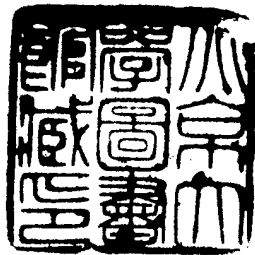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六一冊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史部第一六一册目次

史部・載記類

高麗史一百三十七卷目錄

二卷（三）

〔朝鮮〕鄭麟趾撰

雲南大學圖書館藏明景泰二年朝鮮活字本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　教修

選舉一

三國以前未有科舉之法高麗太祖首建學校而科舉取士未遑焉光宗用雙冀言以科舉選士自此文風始興大抵其法頗用唐制其學校有國子大學四門又有九齋學堂而律書算學皆肄國子其科舉有製述明經二業而醫卜地理律書算三禮三傳何論等雜業各以其業試之而賜出身其國子升補試亦所以勉進後學也雖名卿大夫未必不由科目進而科目之外又有遺逸之薦門蔭之敍成衆愛馬之選補南班雜路之陞轉所進之途非一矣原其立法定制之初養育之方選取之制銓注之法井然有條累世子孫遵彝而維持之東方文物之盛擬諸中華自權臣私置政房政以賄成銓法大壞而科目取

士亦從而汎濫於是黑冊之謗粉紅之誚傳播一時而高麗之業遂衰矣其制度節目之詳遺失殆盡姑採見於史冊者隨其詳略條分類聚作選舉志

科目一

光宗九年五月雙冀獻議始設科舉試以詩賦頌及時務策取進士兼取明經醫卜等業　十一年只試詩賦頌　十五年復試以詩賦頌及時務策　景宗二年親試進士　成宗二年始臨軒覆試然不為常例親試覆試例用詩賦　六年除頌試以詩賦及時務策　穆宗七年三月改定科舉法先時每春月試取秋冬放榜至是定以三月開場鎖闈貼禮經十條明日試詩賦越一日試時務策至十日定奏科第乃開鎖其明經以下諸業上年十一月畢選與進士同日放榜　顯宗元年四月國子司業孫夢周奏只試詩賦不試時務策　二年禮部侍郎周起奏定糊名試式　八年十月判東堂監試給暇兩大業試前三朔醫卜律書業二朔算業一朔　十年六月翰林學士郭元奏除對策試以論必用禮記中義為題　十五年十二月判諸州縣千丁以上歲貢三人五百丁以上二人以下一人令界首官試選製述業則試以五言六韻詩一首明經則試五經各一机依例送京國子監更試入格者許赴舉餘並任還本處學習如界首官貢非其人國子監考覈科罪　靖宗二年七月判生徒入學滿三年方許赴監試　十一年四月判五逆五賊不忠不孝鄉部曲樂工雜類子孫勿許赴舉　文宗二年十月判各州縣副戶長以上孫副戶正以上子欲赴製述明經業者所在官試貢京師尚書省國子監審考所製詩賦違格者及明經不讀一二机者其試貢員科罪若醫業須要廣習勿限戶正以上之子雖庶人非係樂工雜類並令試解　九年十月內史門下

奏氏族不付者勿令赴舉　十六年三月國
子司業黃抗之考試國學諸生署科甚濫命
中書舍人鄭惟產改試惟產請行封彌之法
貢闈封彌始此　三十三年六月判三禮何
論政要業監試於諸業畢試後國子監與本
業貢試取　宣宗即位詔進士以下諸業自
今許三年一試　元年十一月判三禮三傳
業亦前代取人之典不可停廢三禮業以禮
記二十卷爲偏業大經貼經十處通六以上
摘難十處破文通口問口對義理通六以上
以周禮儀禮爲小經一經摘難十處破文通
義理通六以上一經破文讀二机三傳業以
左傳爲肄業大經貼經十處通六以上摘難
十處破文通義理通六以上以公羊穀梁傳
爲小經一傳摘難十處破文通義理通六以
上一傳只讀二机　八年十二月判內侍人
吏行卷依被蓋赴舉例試前爲限納之又進
士遭父母喪者其喪未遠前服闋則行卷家

狀修送貢院雖限內姓名未錄許令赴試諸
業舉人亦依此例　獻宗定製述明經諸業
監試隔一年試選　肅宗七年閏六月式目
都監奏三禮三傳業出身者不別錄用漸致
衰微今後爲先量敍後生業此者國子監勸
勵　睿宗五年二月除論試以詩賦策　九
月判製述明經諸業新舉者屬國子監三年
仕滿三百日者各業監試許赴西京則留守
官選上鄉貢則東南京八牧三都護等界首
官依前式試選中省　十一年十一月判試
業舉人十一月始明經爲先選取進士則明
年二月晝夜平均時選取諸生行卷家狀及
試官差定諸事都省及樞密院國子監徵稟
施行諸業初舉及一度停舉者依式聞奏連
次赴舉者只考家狀痕瑕赴試遭父母喪者
屬部坊里典及本鄉其人事審官處聞奏二
十七朔已滿則考其家狀痕瑕赴舉凡姓名
記錄進士則限十二月二十日家狀行卷終

明經以下則限十一月終限外雜暇已滿者
及因公出使限內不及上京者試日爲限修
送貢院　十四年東堂始用經義　十六年
五月判明經業以下諸業監試司業以上官
同各業貢試選　仁宗五年三月詔復用詩
賦論　九年三月判防丁監試雜入仕必以
詩賦選取　十四年八月中書門下奏國學
諸生行藝分數十四分以上直赴第三場十
三分以下四分以上赴詩賦場　十一月判

凡製述業經義詩賦連卷試取凡明經業試
選式貼經二日內初日尚書偏業貼周易周
易偏業貼尚書各十條翌日毛詩貼十條各
通六條以上第三日以後讀大小經各十机
破文兼義理通六机每義六問破文通四机
又周易偏業讀尚書毛詩春秋各秩一机例
隨秩捕籌小經謂業經大經禮記凡明法業
式貼經二日內初日貼律十條翌日貼令十
條兩日並全通第三日以後讀律破文兼義

理通六机每義六問破文通四机讀令破文
兼義理通六机每義六問破文通四机凡明
算業式貼經二日內初日貼九章十條翌日
貼綴術四條三開三條謝家三條兩日並全
通讀九章十卷破文兼義理通六机每義六
問破文通四机讀綴術四机內兼問義二机
三開三卷兼問義二机謝家三机內兼問義
二机凡明書業式貼經二日內初日貼說文
六條五經字樣四條並全通翌日書品長句

詩一首眞書行書篆書印文一窠讀說文十
机內破文兼義理通六机每義六問破文通
四机凡醫業式貼經二日內初日貼素問經
八條甲乙經二條翌日貼本草經七條明堂
經三條兩日各通六條以上讀脉經十卷破
文兼義理通六机破文通四机針經九卷難
經一卷幷十卷破文兼義理通六机破文通
四机又讀灸經破文通二机凡呪噤業式貼
經二日內初日貼脉經十條翌日貼劉涓子

方十條並通六條以上讀小經瘡疽論七卷
明堂經三卷內兼義理通六机讀大經針經
十机內兼義理通六机又讀七卷本草經二
机凡地理業式貼經二日內初日貼新集地
理經十條翌日劉氏書十條兩日並通六條
以上讀地理決經八卷經緯令二卷并十卷
破文兼義理通六机破文通四机讀地鏡經
四卷口示決四卷胎藏經一卷謌決一卷并
十卷破文兼義理通六机破文通四机又讀

蕭氏書十卷內破文一机凡何論業式貞書
奏狀小貼喫算讀何論十机孝經曲禮各二
机律前後帙各一机凡明經業監試格注丁
十二机以周易尚書毛詩各二机禮記春秋
各三机白丁九机以周易尚書各一机毛詩
禮記各二机春秋三机凡書業監試字說文
三十卷內白丁三冊注丁五冊各破文試讀
又令眞書凡算業監試白丁業經三机算二
机注丁業經五机算二机凡律業監試白丁

律二机令三机注丁律三机令三机凡醫卜
地理業各其本司試選凡諸州貢士依前定
額數若有才堪貢選不限其數所貢之人將
申送日行鄕飮酒禮牲用小牢以官物充
十七年十月禮部貢院奏范仲淹云先策論
以觀其大要次詩賦以觀其全才以大要定
其去留以全才升其等級斯擇才之本致理
之基也我朝製述業於第三決場迭試策論
之無著韻偶對者因此詩賦學漸爲衰廢今

後初場試經義二場論策相遞三場詩賦求
爲格式且國學未立前初場試以貼經立學
以後兼試大小經義舉子難之令後除兼經
義只試本經義　十八年閏六月中書門下
奏明法業但讀律令其登科甚易且於外敍
必六經州牧實爲出身捷徑緣此兩班子弟
及貢士求屬者漸多製述明經兩大業及醫
卜地理業國家所不可廢而今赴舉者少令
後明法業出身者淸白爲公啟譽著聞方許

擢用仍禁貢士求屬長兼　二十年二月判
東堂監試赴舉諸生須赴冬夏天都會許錄
姓名在外生徒各於界首官鄉校都會給狀
赴試　毅宗八年五月更定初場迭試論策
中場試經義終場試詩賦又國學生考以六
行積十四分以上者許直赴終場不拘其額
仍除三場連卷法國制以藍衫就試者例不
過三赴時文克謙以删定都監判官屢舉不
中乃曰白衣且十赴藍衫何止三赴請以五
赴爲限朝議從之遂爲恒規　忠烈王六年
五月王親試文臣賜黃牌籍内侍王留意詩
文或諸生之登第者親試之中者謂之殿試
門生待遇異常殿試之制唯試當年登第者
僧祖英得幸於王其姪子及所親舊不限登
第久近競依勢赴之　十四年九月宰相蔡
仁規子禑中第居同進士頭國制科舉之目
乙科三人丙科七人同進士二十三人世以
同進士頭官不達人皆忌之指爲閑頭王爲
禑嫌之聞於承旨李混混云可加丙科八人
置禑其末從之　忠肅王二年正月瀋王改
東堂爲應舉試　七年六月李齊賢朴孝修
典舉革詩賦用策問　七月教曰近以選上
國應舉秀才而廢考藝試成均七館諸生皆
赴初場未合古制其令依舊皆赴考藝試定
其分數直赴中場　十七年十二月始令舉
子誦律詩四韻一百首通小學五聲字韻乃
許赴試　忠穆王即位之年八月改定初場
試六經義四書疑中場古賦終場策問　九
月令將軍郭允正領忽只呵禁試闈　恭愍
王十一年洪彥博柳淑掌試復用詩賦　十
四年十月李仁復李穡建議禁舉子挾册易
書試卷以防假濫　十六年林樸上書請科
舉一依中朝搜撿通考之法　十七年親試
用經義　十八年始用元朝鄉試會試殿試
之制定爲常式　二十年三月教自今年未
滿二十五歲者毋得赴舉　二十三年三月

教各道鄕試諸生各於本貫赴擧已有成規令諸生或有赴他道試者毋赴會試　四月擧子於試卷或有不錄年甲者王怒其違制停放牓　辛禑二年五月政堂文學洪仲宣革林樸所建對策取士之法復以詩賦取士罷鄕試會試殿試議者非之　五年正月諫官上言玄陵崇信經學養士取人近年以來詩賦取士專尚詞章經學漸廢今後一遵玄陵己酉年科擧之法　十二年五月李穡知

貢擧復用策問嚴立禁防擧子年未滿二十不許赴擧　辛昌教科擧之法一依己酉年之規以時擧行州縣之學貢士不充額數者罪及守令　恭讓王元年十二月大司憲趙浚等上書曰今之學者以彫篆之學幸中科第取榮一身自以爲足從仕之後盡棄所業昧於施措以負國家崇儒重道之意願自今聚各年及第四品以下對策殿庭中者使掌製教不中者左遷以振儒風

凡選場或比年或間歲未有定期其取士亦無定額光宗九年五月翰林學士雙冀知貢擧取進士賜甲科崔暹等二人明經三人卜業二人及第　十一年三月雙冀知貢擧取進士賜甲科崔光範等七人明經一人醫業三人及第　十二年四月雙冀知貢擧取進士賜王擧等七人明經一人及第　十五年三月翰林學士趙翌知貢擧取進士賜金策及明經卜業各一人及第　十七年翰林學

士王融知貢擧取進士賜甲科崔居業等二人及第　二十三年王融知貢擧金柅同知貢擧取進士賜楊演等四人及第　二十四年二月王融知貢擧取進士賜白思柔等二人及第　二十五年三月王融知貢擧取進士賜韓蘭卿等二人及第　景宗二年三月親試進士賜甲科高凝等三人乙科三人及第　四年三月王融知貢擧取進士賜甲科元徵衍等及第　成宗二年五月王融知貢

舉取進士賜崔行言等五人及第　十二月
正匡崔承老左執政李夢游兵官御事劉彥
儒左丞盧奕取進士王覆試賜甲科姜殷川
乙科二人明經一人及第　三年三月王融
知貢舉取進士賜乙科李琮丙科二人及第
　四年五月王融知貢舉取進士賜乙科秦
亮丙科二人及第　五年三月李夢游知貢
舉取進士賜崔英蘭等及第　六年三月李
夢游知貢舉取進士八月下教賜夢游所舉

甲科鄭又玄明經一人卜業一人醫業二人
明法業二人及第　七年三月王融知貢舉
取進士九月下教賜乙科李緯等二人丙科
二人醫業二人及第　八年三月王融知貢
舉取進士十二月下教賜乙科崔得中等十
人丙科八人明經一人卜業二人及第　十
年閏二月翰林學士白思柔知貢舉取進士
賜甲科崔沆乙科六人明經三人及第　十
二年三月翰林學士崔暹取進士八月下教

賜甲科李維賢等二人乙科三人同進士五
人明經三人明法三人及第　十三年三月
王融知貢舉取進士八月覆試賜甲科崔元
信等四人乙科四人明經九人及第　十四
年三月白思柔知貢舉取進士九月覆試下
教賜甲科李子琳乙科四人明經三人及第
　十五年三月崔暹為都考試官取進士十
二月下教賜甲科郭元等四人乙科三人明
經六人及第　十六年八月禮部侍郎柳邦

憲知貢舉取進士　穆宗元年正月賜邦憲
所舉甲科周仁傑等二人乙科三人明經七
人明法五人明書三人明筭四人三禮十人
三傳二人及第　三月左司郎中崔成務知
貢舉取進士賜甲科姜周載等七人乙科二
十五人同進士十八人恩賜一人明經二十
人明法二十三人明書五人明筭十一人及
第　三年柳邦憲取進士賜甲科宋翃等八
人乙科七人明經八人及第　五年三月崔

成務知貢舉取進士八月下教賜乙科朴元徽等三人丙科六人明經十九人及第　七年四月內史舍人崔沆知貢舉取進士下教賜甲科黃周亮等五人乙科十人明經四人及第　八年三月崔沆知貢舉取進士四月下教賜甲科崔冲等七人乙科十人明經三人及第　十年六月禮部侍郎高凝取進士賜乙科趙元等二人丙科四人明經三人及第　十一年三月中樞院直學士蔡忠順取

進士賜甲科孫元仙等四人乙科五人明經二人及第　顯宗初即位禮部侍郎姜邯贊知貢舉取進士賜甲科安昌齡乙科四人同進士三人明經二人及第　元年四月國子司業孫夢周知貢舉取進士賜甲科徐㮣丙科六人同進士一人明經三人及第　四年八月左僕射金審言知貢舉取進士覆試賜乙科林維幹等三人丙科三人同進士二人明經一人及第　五年四月秘書監周佇知

貢舉取進士賜高贊符等十一人及第　七年七月禮賓卿李龔知貢舉取進士覆試賜金顯等九人明經五人及第　八年三月禮部侍郎郭元知貢舉取進士賜乙科鄭倍傑丙科五人同進士五人及第　九年五月給事中金猛知貢舉取進士賜乙科黃靖丙科四人同進士四人明經十人及第　十一年五月國子祭酒劉徵弼知貢舉取進士覆試賜乙科李元顯丙科三人同進士六人明經

三人及第　十二年八月散騎常侍李龔知貢舉取進士覆試賜甲科趙霸丙科一人同進士五人明經四人及第　十四年六月黃周亮知貢舉取進士覆試賜丙科張喬等二人同進士二人明經二人及第　十五年三月禮部尚書劉徵弼知貢舉取進士賜丙科李子淵等二人同進士七人明經十人及第　十七年三月內史舍人崔冲知貢舉取進士賜甲科崔毗等二人丙科二人同進士七

入明經一人及第　十九年三月郎中李作仁知貢舉取進士覆試賜乙科鄭在元丙科二人同進士七人明經一人及第　二十一年四月禮部郎中朴有仁知貢舉取進士覆試賜乙科崔惟善等十八人及第　德宗元年二月尚書左丞李作忠知貢舉取進士賜乙科白可易等三人丙科六人恩賜四人及第　二年三月禮部侍郎朴有仁知貢舉取進士賜丙科崔希穆等五人同進士三人明

經二人恩賜二人及第　靖宗元年三月刑部尚書崔冲知貢舉取進士賜乙科金無滯等四人丙科四人同進士六人明經一人及第　三年三月禮部尚書黃周亮知貢舉取進士下詔賜乙科盧延霸等四人丙科四人同進士三人明經二人及第　五年二月左諫議大夫林惟幹知貢舉取進士賜乙科黃抗之等五人丙科八人同進士五人明經二人恩賜一人及第　七年二月門下侍郎黃

周亮知貢舉取進士賜乙科俞暢丙科四人明經五人及第　十年四月內史侍郎李作忠知貢舉取進士賜乙科金元鉉等四人丙科五人同進士七人明經二人恩賜二人及第　十二年三月門下侍郎崔融知貢舉取進士賜乙科李仁挺等四人丙科六人同進士七人明經一人及第　文宗元年四月中樞院副使鄭倍傑知貢舉取進士賜乙科金鼎新等二人丙科九人同進士六人明經三

人及第　三年五月中樞院使金廷俊知貢舉取進士覆試賜乙科朴仁壽等二人丙科七人同進士六人恩賜一人明經四人及第　五年四月內史侍郎李子淵知貢舉取進士下詔賜乙科崔錫等七人丙科六人同進士六人明經三人及第　七年三月刑部尚書崔惟善知貢舉取進士下詔賜乙科禹相等六人丙科九人同進士六人明經二人及第　八年四月知中樞院事金顯知貢舉取

進士賜乙科柳善餘等六人丙科八人同進
士十一人明經二人及第　十年四月尚書
右僕射李令幹知貢擧取進士覆試賜乙科
李幹方等二人丙科四人同進士七人恩賜
二人明經四人及第　十一年四月左散騎
常侍趙霸知貢擧取進士賜乙科李俊等三
人丙科九人同進士二人明經四人及第
十三年二月翰林學士金化崇知貢擧取進
士覆試賜丙科楊信麟等八人同進士九人
明經四人恩賜四人及第　十五年三月翰
林學士崔惟善知貢擧取進士賜乙科羅繼
含等六人丙科八人同進士六人明經二人
及第　十七年五月翰林學士金行瓊知貢
擧取進士覆試下詔賜乙科洪器等四人丙
科十四人同進士十二人明經一人恩賜五
人及第　二十年四月起居舍人盧寶知貢
擧取進士下詔賜乙科高仲臣等三人丙科
七人同進士四人明經二人及第　二十二

年四月崔尚知貢擧取進士覆試下詔賜乙
科崔駉等二人丙科五人同進士十人明經
二人恩賜一人及第　二十四年四月尚書
左僕射金行瓊知貢擧取進士覆試下詔賜
乙科崔翼臣等三人丙科七人同進士十一
人恩賜二人明經一人及第　二十六年三
月秘書監李成美知貢擧取進士覆試下詔
賜乙科朴維恪等二人丙科十一人同進士
九人明經二人及第　二十七年十月以翰
林學士鄭惟産爲明年知貢擧二十八年四
月命太子覆試惟産所取進士下詔賜乙科
李嘏等二人丙科十人同進士十四人明經
二人及第　三十年三月禮部尚書李靖恭
知貢擧取進士覆試賜乙科李昱等二人丙
科七人同進士二十一人明經二人及第
三十二年三月叅知政事文正知貢擧取進
士命太子覆試下詔賜乙科崔元齡丙科七
人同進士十二人明經五人及第　三十四

年五月禮部尚書盧旦知貢舉取進士賜乙
科金尚磾等二人丙科九人同進士七人明
經三人及第 三十六年三月吏部尚書崔
奭知貢舉取進士崔淵等十九人放榜時有
大學生田德稛等托論場私圻官封詩賦名
紙事覺命來春改試 三十七年三月中書
侍郎崔奭知貢舉侍講學士朴寅亮同知貢
舉取進士賜乙科陰鼎等二人丙科六人同
進士六人明經三人恩賜一人及第 宣宗
元年五月同知中樞院事崔思諒知貢舉吏
部侍郎金上琦同知貢舉取進士下詔賜乙
科高旻翼等三人丙科七人同進士六人明
經四人及第 二年四月中樞院使盧旦知
貢舉尚書禮部侍郎李預同知貢舉取進士
下詔賜乙科金晙等三人丙科七人同進士
十二人明經三人恩賜二人及第 三年五
月中樞院副使李子威知貢舉禮部侍郎金
覲同知貢舉取進士覆試下詔賜乙科朴景

伯等四人丙科八人同進士十八人明經三
人及第 五年三月判尚書吏部事崔奭知
貢舉禮賓少卿崔思諏同知貢舉取進士賜
乙科金富弼等五人丙科七人同進士十一
人明經三人恩賜一人及第 七年四月門
下侍郎金良鑑知貢舉諫議大夫孫冠同知
貢舉取進上覆試下詔賜乙科李景泌等三
人丙科九人同進士十四人明經二人恩賜
三人及第 九年四月吏部尚書金上琦知
貢舉禮部侍郎伍咸庥同知貢舉取進士覆
試下詔賜乙科金成等五人丙科十人同進
士十八人明經三人恩賜二人及第 十一
年三月知中樞院事李預知貢舉禮部侍郎
魏繼廷同知貢舉取進士下詔賜乙科鄭克
恭等二人丙科九人同進士十七人明經四
人恩賜四人及第 獻宗元年四月叅知政
事柳爽知貢舉左承宣崔弘嗣同知貢舉取
進士下詔賜乙科俞進等三人丙科九人同

進士十四人明經三人恩賜三人及第　肅宗元年三月叅知政事崔思諏知貢舉禮部侍郎林成槩同知貢舉取進士覆試下詔賜乙科金輔臣等五人丙科十人同進士十五人明經四人恩賜四人及第　二年四月叅知政事黃瑩知貢舉吏部尚書庾晳同知貢舉取進士覆試下詔賜乙科林元通等五人丙科十人同進士十八人明經四人恩賜四人及第　三年四月禮部尚書魏繼廷知貢舉國子祭酒洪器同知貢舉取進士下詔賜乙科李德允等三人丙科八人同進士十六人明經三人恩賜五人及第　五年四月同知樞密院事李頫知貢舉知奏事柳伸同知貢舉取進士覆試下詔賜乙科韓淑旦等三人丙科十一人同進士二十二人明經三人恩賜六人及第　七年三月知奏事尹瓘知貢舉司宰卿李宏同知貢舉取進士覆試下詔賜乙科康滌等五人丙科十一人同進士

十七人明經三人恩賜五人及第幷召試投化宋進士章忱賜別頭乙科及第仍賜紅牌鞍馬　九年二月翰林學士鄭文知貢舉禮部侍郎劉載同知貢舉試進士命太子覆試下詔賜宋璋等三人丙科八人同進士十六人明經二人恩賜五人及第　睿宗元年四月門下侍郎崔弘嗣知貢舉禮部侍郎金緣同知貢舉取進士賜皇甫許等三十四人及第　二年任懿知貢舉朴景綽同知貢舉取韓即由等　三年五月禮部尚書李瑋知貢舉國子祭酒李載同知貢舉取進士覆試賜盧顯庸等三十四人明經三人恩賜三人及第　四年三月門下侍郎李頫知貢舉禮部尚書金商祐同知貢舉取進士覆試下詔賜乙科李正升等四人丙科九人同進士十六人恩賜六人明經三人及第　七年三月平章事吳延寵知貢舉侍郎林彥同知貢舉取進士賜乙科鄭之元等三人丙科六人同進

士十六人明經三人及第、 九年三月平章事金緣知貢擧左承宣韓皦如同知貢擧取進士四月覆試賜乙科白曘等五人丙科十一人同進士二十二人明經三人及第宋進士林完別賜乙科 十年五月平章事趙仲璋知貢擧翰林學士朴昇中同知貢擧取進士其合格人對策頗蹈襲古作落第者訴之王覆試賜金精等三十九人及第 十一年四月知樞密院事金晙知貢擧直門下省李壽同知貢擧取進士合格者二十四人王覆試進士二十四人及前赴御試十人鎖廳四人進士八擧不中二十人別喚四人幷六十二人賜裴祐等三十八人及第 十三年五月政堂文學李軌知貢擧禮賓卿金沽同知貢擧取進士賜金福允等二十三人及第 十五年五月韓安仁知貢擧金富佾同知貢擧取進士覆試賜李之氐等三十八人及第 是擧幷試策武擧式 十七年八月左散騎常侍朴昇中知貢擧知奏事金仁揆同知貢擧取進士賜羅景純等三十一人及第 仁宗元年四月中書侍郞林有文知貢擧禮部尚書洪灌同知貢擧取進士賜卞純夫等三十人及第 二年四月中書侍郞金若溫知貢擧兵部侍郞金富軾同知貢擧取進士賜高孝冲等三十七人及第 三年五月同知樞密院事李之美知貢擧知奏事金富佾同知貢擧取進士賜李陽伸等三十七人及第

五年六月李公壽知貢擧金富轍同知貢擧取進士賜王佐材等三十三人及第 六年四月文公仁知貢擧崔濡同知貢擧取進士賜李元括等二十九人及第 八年四月金富軾知貢擧康候顯同知貢擧取進士賜朴東柱等三十二人及第 十年閏四月平章事崔滋盛知貢擧吏部侍郞林存同知貢擧取進士賜崔光遠等二十五人及第 十一年八月禮部尚書金富儀知貢擧知奏事

洪彝敍同知貢舉取進士賜金于蕃等二十
五人及第　十二年五月叅知政事任元敳
知貢舉右承宣鄭沆同知貢舉取進士賜許
洪材等二十九人及第　十五年三月同知
樞密院事李仲知貢舉尚書左丞康滌同知
貢舉取進士賜李信等二十八人及第　十
六年三月平章事崔濡知貢舉尚書右丞李
之氐同知貢舉取進士賜李大有等二十九
人及第　十七年六月平章事金富軾知貢
舉禮部侍郎金端同知貢舉取進士賜崔攸
等二十人及第　十八年五月知樞密院事
李之氐知貢舉國子祭酒林光同知貢舉取
進士賜彭希密等二十六人及第　二十年
三月樞密院使王冲知貢舉刑部侍郎權迪
同知貢舉取進士賜高僑等三十人明經二
人恩賜五人及第　二十二年五月韓惟忠
知貢舉崔惟淸同知貢舉取進士賜金敦中
等二十六人及第　二十三年五月任元敳

知貢舉尹彥頤同知貢舉取進士賜趙文振
等三十二人及第　二十四年李仁實知貢
舉崔誠同知貢舉取黃文富等　毅宗元年
五月金永寬知貢舉金子儀同知貢舉取進
士賜李兪昌等三十二人及第　二年閏八
月高兆基知貢舉庾弼同知貢舉取進士賜
柳廷堅等二十五人及第　四年文公元知
貢舉李之茂同知貢舉取安永有等　六年
四月庾弼知貢舉任克忠同知貢舉取進士
賜金儀等二十七人及第　五月親試取劉
義等三十五人及第　七年八月金永錫知
貢舉劉錫同知貢舉取進上賜郭元等三十
人明經三人及第　八年四月門下省事崔
允儀知貢舉左承宣金存中同知貢舉取進
士賜皇甫倬等及第　十年六月李之茂知
貢舉李元膺同知貢舉取進士賜黃文莊等
二十七人及第　十二年五月樞密院使李
陽升知貢舉右承宣李公升同知貢舉取進

士賜金正明等二十七人及第 十四年五月金永夫知貢舉李知深同知貢舉取進士賜崔孝著等三十三人明經三人及第 十六年四月中書侍郎崔允儀知貢舉秘書監李德壽同知貢舉取進士賜李繼元等二十九人明經三人及第 十七年九月同知樞密院事金永胤知貢舉左承宣金諹同知貢舉取進士賜李純祐等二十八人明經三人及第 十八年九月中書侍郎李之茂知貢

舉左承宣許洪材同知貢舉取進士賜金元禮等二十八人明經三人及第 二十年五月知門下省事金永胤知貢舉禮部尚書徐淳同知貢舉取進士賜朴紹等三十人及第 二十二年三月金永胤知貢舉金光中同知貢舉取張令才等二十七人明經四人 二十三年四月許洪材知貢舉金子儀同知貢舉取李翼忠等二十九人 明宗元年五月政堂文學韓就知貢舉右諫議金莘尹同知

貢舉取進士賜林遂等二十八人明經四人及第 二年七月同知樞密院事金闈知貢舉右諫議韓彥國同知貢舉取進士賜張閒慶等二十九人及第 三年六月平章事尹鱗瞻知貢舉禮部侍郎文克謙同知貢舉取進士賜崔時幸等二十二人及第 五年十月樞密副使閔令謨知貢舉諫議大夫郭陽宣同知貢舉取進士賜白龍變等二十八人明經三人及第 六年八月禮部尚書李文

鐸知貢舉大府卿韓文俊同知貢舉取進士賜秦幹公等三十人明經四人及第 七年四月樞密院副使文克謙知貢舉判大府事廉信若同知貢舉取進士賜崔基靜等三十五人明經四人及第 八年六月樞密院副使韓文俊知貢舉右諫議大夫李應招同知貢舉取進士賜陳光脩等三十人明經三人恩賜四人及第 十年六月門下平章事閔令謨知貢舉國子祭酒尹宗諴同知貢舉取

進士賜李得玉等二十九人明經三人及第
十二年六月政堂文學韓文俊知貢擧右
散騎常侍李知命同知貢擧取進士賜許徵
等三十人明經四人及第　十四年九月叅
知政事文克謙知貢擧知奏事林民庇同知
貢擧取進士賜琴克儀等三十一人明經五
人及第宋進士王逢辰別賜乙科　十六年
四月林民庇知貢擧皇甫倬同知貢擧取進
士賜宋惇光等三十三人明經五人及第

十八年六月叅知政事林民庇知貢擧崔詵
同知貢擧取進士賜李唐髦等二十九人及
第　二十年五月政堂文學李知命知貢擧
左承宣任濡同知貢擧取進士賜皇甫緯等
三十人明經五人恩賜七人及第　二十二
年四月叅知政事趙永仁知貢擧翰林學士
柳公權同知貢擧取進士賜孫希綽等二十
九人及第　二十四年四月樞密院使崔瑜
賢知貢擧判秘書事崔詵同知貢擧取進士

賜金君綏等三十一人及第　二十六年七
月樞密院使崔詵知貢擧國子祭酒李資文
同知貢擧取進士賜趙挺觀等三十七人及
第　二十七年五月叅知政事崔讜知貢擧
左諫議大夫閔公珪同知貢擧取進士賜房
衍寶等三十人及第　神宗元年六月中書
侍郞任濡知貢擧國子祭酒崔孝著同知貢
擧取進士賜田敏儒等三十三人及第　二
年九月叅知政事崔詵知貢擧秘書監金平

同知貢擧取進士賜崔得儉等三十三人及
第　三年任濡知貢擧白光臣同知貢擧取
趙文拔等　四年五月簽書樞密院事閔公
珪知貢擧國子大司成金平同知貢擧取進
士賜崔宗俊等三十三人及第　五年五月
樞密院使金平知貢擧右承宣趙準同知貢
擧取進士賜黃克中等三十三人明經四人
及第　七年十月樞密院使閔公珪知貢擧
右承宣安有孚同知貢擧取進士賜印得俠

等三十人及第　熙宗元年七月簽書樞密院事李桂長知貢舉判禮賓省事崔洪胤同知貢舉取進士賜馬仲奇等三十人及第　二年六月門下侍郎任濡知貢舉右承宣崔坦同知貢舉取進士賜庾亮才等三十三人及第　四年閏四月參知政事李桂長知貢舉右副承宣琴儀同知貢舉取進士賜皇甫瓘等三十三人明經六人恩賜二人及第　六年六月樞密院副使崔洪胤知貢舉秘書

監柳澤同知貢舉取進士賜金泓等三十三人明經七人恩賜七人及第　七年十月門下侍郎李桂長知貢舉大司成趙冲同知貢舉取進士賜姜昌瑞等三十八人明經五人及第　康宗元年六月政堂文學崔洪胤知貢舉知奏事琴儀同知貢舉取進士賜田廖成等二十九人明經六人及第　二年七月同平章事李桂長知貢舉左諫議大夫崔甫淳同知貢舉取進士賜許受等三十一人明

經五人及第　高宗元年五月簽書樞密院事琴儀知貢舉右散騎常侍蔡靖同知貢舉取進士賜金華鼎等二十二人明經五人恩賜三人及第　二年五月平章事崔洪胤知貢舉左諫議大夫朴玄圭同知貢舉取進士賜康瑚等三十一人明經七人恩賜五人及第　三年五月樞密院副使蔡靖知貢舉殿中監任永齡同知貢舉取進士賜庾碩等三十人及第　六年五月政堂文學趙冲知貢

舉國子祭酒李得紹同知貢舉取進士賜金仲龍等二十八人明經一人恩賜七人及第　七年六月樞密院副使韓光衍知貢舉大司成李宗規同知貢舉取進士賜朴承儒等二十九人明經二人及第　九年四月參知政事崔甫淳知貢舉右承宣金良鏡同知貢舉取進士賜梁機等三十一人及第　十年六月右僕射柳澤知貢舉殿中監崔溥同知貢舉取進士賜曹均正等二十九人明經三

人恩賜九人及第　十一年三月樞密院副
使韓光衍知貢舉判秘書省事崔正份同知
貢舉取進士賜孫琬等三十三人明經四人
恩賜六人及第　十二年三月門下平章事
崔甫淳知貢舉衛尉卿崔宗梓同知貢舉取
進士賜林長卿等三十人明經三人恩賜七
人及第　十三年四月簽書樞密院事崔正
份知貢舉秘書監俞升旦同知貢舉取進士
賜吳乂等三十二人明經一人恩賜九人及
第　十五年三月平章事崔甫淳知貢舉判
衛尉事李奎報同知貢舉取進士賜李敦等
三十一人及第　十七年三月政堂文學俞
升旦知貢舉國子祭酒劉冲奇同知貢舉取
進士賜田慶等三十三人明經恩賜各三人
及第　十九年五月翰林學士承旨金仁鏡
知貢舉翰林學士金台瑞同知貢舉取進士
賜文振等二十九人明經二人及第　二十
一年五月知門下省事李奎報知貢舉大司

成李百順同知貢舉取進士賜金鍊成等三
十一人明經二人恩賜八人及第　二十三
年五月叅知政事李奎報知貢舉判禮部事
朴廷揆同知貢舉取進士賜乙科朴曦等三
人丙科八人同進士十八人明經三人及第
二十五年四月簽書樞密院事李方茂知
貢舉刑部尚書任景肅同知貢舉取進士賜
乙科池珣等三人丙科七人同進士二十人
明經三人及第　二十七年五月樞密院副
使任景肅知貢舉右承宣崔璘同知貢舉取
進士賜乙科張天驥等三人丙科七人同進
士四人明經四人及第　二十八年四月叅
知政事宋恂知貢舉國子祭酒鄭晏同知貢
舉取進士賜乙科崔宗均等三人丙科七人
同進士二十三人明經二人及第　二十九
年四月樞密院副使金敞知貢舉判禮賓省
事薛愼同知貢舉取進士賜乙科洪之慶等
三人丙科七人同進士十七人明經二人恩

賜八人及第　三十一年四月左僕射任景肅知貢舉秘書監洪均同知貢舉取進士賜魏珣等三十二人明經二人恩賜九人及第　三十三年四月樞密院副使崔璘知貢舉國子祭酒朴暄同知貢舉取進士賜梁貯等三十一人及第　三十五年三月樞密院使洪均知貢舉大僕卿閔仁鈞同知貢舉取進士賜金鈞等三十三人明經三人恩賜二人及第　三十七年五月平章事任景肅知貢

舉尚書左丞金孝印同知貢舉取進士賜金應文等二十九人明經三人恩賜八人及第　三十九年四月樞密院副使崔滋知貢舉判大府事皇甫琦同知貢舉取進士賜乙科柳成梓等三人丙科七人同進士二十三人明經五人恩賜六人及第　四十一年六月知樞密院事趙脩知貢舉左副承宣尹克敏同知貢舉取進士賜尹正衡等三十三人明經二人恩賜五人及第　四十二年六月樞

密院副使崔温知貢舉判司宰監事金之岱同知貢舉取進士賜乙科郭王府等三人丙科七人同進士二十三人明經二人恩賜二人及第　四十五年六月平章事崔滋知貢舉諫議大夫洪縉同知貢舉取進士賜張漢文等三十三人及第　元宗元年九月叅知政事李藏用知貢舉同知樞密院事柳璥同知貢舉取進士賜乙科魏文卿等三人丙科七人同進士二十一人明經二人及第　二

年五月知樞密院事金之岱知貢舉禮部尚書鄭芝同知舉貢取進士賜乙科鄭謙等四人丙科七人同進士十九人明經一人及第　三年柳璥知貢舉俞千遇同知貢舉取趙得珠等　五年四月知中樞院事崔允愷知貢舉右承宣朴倫同知貢舉取進士賜金周鼎等二十五人及第　七年五月洪縉知貢舉郭汝益同知貢舉取進士賜閔漬等二十七人明經一人恩賜二人及第　九年四月

門下侍郎柳璥知貢擧國子祭酒金坵同知
貢擧取進士賜尹承琯等三十三人明經二
人恩賜八人及第　十三年九月元傅知貢
擧許珙同知貢擧賜金滉等三十三人恩賜
七人明經一人及第　十四年十月叅知政
事金坵知貢擧右承宣李顗同知貢擧取進
士賜鄭賢佐等二十九人明經一人及第
十五年五月中書侍郎俞千遇知貢擧同知
樞密院事張鎰同知貢擧取進士賜朱錠等
二十五人明經一人恩賜三人及第　忠烈
王元年十月左僕射韓康知貢擧承宣朴恒
同知貢擧取進士賜崔之甫等二十五人明
經一人及第　二年十月密直司使許珙知
貢擧右副承宣薛恭儉同知貢擧取進士賜
李益邦等三十三人明經一人恩賜三人及
第　五年六月賛成事朴恒知貢擧典法判
書郭汝弼同知貢擧取進士賜趙簡等三十
三人明經二人恩賜八人及第　六年四月

賛成事元傅知貢擧大司成白文節同知貢
擧取進士賜李伯琪等三十三人明經一人
恩賜一人及第　五月親試文臣取書籍店
錄事趙簡等九人　八年十一月知密直司
事李尊庇知貢擧承旨郭預同知貢擧取進
士賜崔伯倫等三十二人及第　十年十月
判密直司事金周鼎知貢擧判衛尉寺事權
咺同知貢擧取進士賜趙宣烈等三十三人
明經二人恩賜一人及第　十一年十月知
僉議府事薛公儉知貢擧左承旨崔守璜同
知貢擧取進士賜郭麟等三十一人及第
十二年十月賛成事韓康知貢擧國子祭酒
李益培同知貢擧取進士賜李榑等三十一
人及第　十四年九月中賛許珙知貢擧左
承旨安珦同知貢擧取進士賜尹宣佐等三
十三人及第　十六年五月政堂文學鄭可
臣知貢擧判秘書事金賆同知貢擧取進士
賜崔咸一等三十一人及第　二十年十月

安珦知貢舉閔漬同知貢舉取進士賜尹安
庇等三十三人及第　二十一年十月鄭可
臣知貢舉金恂同知貢舉取進士賜姜膻等
二十七人及第　二十六年九月全昇知貢
舉鄭允宜同知貢舉取進士賜李資歲等三
十三人及第　二十七年五月密直司事權
永知貢舉左副承旨趙簡同知貢舉取進士
賜盧承綰等三十三人及第　二十八年四
月密直司事吳祈知貢舉三司左使池禹功
同知貢舉取進士賜崔凝等三十三人及第
　五月親試取乙科曹匡漢等二人丙科五
人　二十九年六月密直司事金台鉉知貢
舉秘書尹金祐同知貢舉取進士賜朴理等
三十三人及第　三十一年五月贊成事鄭
瑎知貢舉知申事宋璘同知貢舉取進士賜
張子贇等三十三人及第　三十三年十一
月密直司事許有全知貢舉版圖摠郎李顗
同知貢舉取進士賜安奮等三十三人及第

忠宣王五年八月權漢功知貢舉崔誠之
同知貢舉取進士賜安震等三十三人及第
忠肅王二年正月李瑱考試官尹奕同考
試官取進士賜朴仁幹等三十三人及第
四年九月延興君朴全之考試官摠部典書
白元恒同考試官取進士賜洪義孫等及第
七年六月李齊賢考試官朴孝修同考試
官取進士九月賜崔龍甲等三十三人及第
十三年權準朴瑗取崔元遇等　十七年
十月順興府院君安文凱知貢舉右代言李
湛同知貢舉取進士賜宋天鳳等三十三人
明經恩賜各二人及第　忠惠王元年四月
密直提學韓宗愈知貢舉右代言李君侅同
知貢舉取進士賜周贇等三十三人及第
忠肅王後五年正月蔡洪哲知貢舉安珪同
知貢舉取進士賜南宮敏等三十三人及第
　忠惠王後元年金永旽知貢舉安軸同知
貢舉取李公遂等　後二年七月密直副使

李君俊知貢舉判典儀寺事金光轂同知貢
舉取進士賜安元龍等三十三人及第　後
三年七月政堂文學金禎知貢舉知申事辛
裔同知貢舉取進士賜李資乙等三十三人
及第　後五年十一月朴忠佐知貢舉李儕
同知貢舉取進士賜河乙沚等三十三人及
第　忠穆王三年十月陽川君許伯知貢舉
韓山君李穀同知貢舉取進士賜金仁琯等
三十三人及第　恭愍王二年五月金海君
李齊賢知貢舉贊成事洪彥博同知貢舉取
進士賜乙科李穡等三人丙科七人同進士
二十三人明經二人及第　四年二月贊成
事李公遂知貢舉密直提學安輔同知貢舉
取進士賜安乙起等三十三人及第　六年
四月政堂文學李仁復知貢舉簽書樞密院
事金希祖同知貢舉取進士賜廉興邦等三
十三人及第　九年十月政堂文學金得培
知貢舉樞密院直學士韓方信同知貢舉取

進士賜鄭夢周等三十三人及第　十一年
十月右侍中洪彥博知貢舉知都僉議柳淑
同知貢舉取進士賜朴實等三十三人及第
　十四年閏十月興安府院君李仁復知貢
舉簽書密直司事李穡同知貢舉取進士賜
尹紹宗等二十八人及第　十七年四月幸
九齋親試賜李詹等七人及第　十八年六
月興安伯李仁復知貢舉三司左使李穡同
知貢舉取進士賜柳伯濡等三十三人及第
　二十年三月李穡知貢舉田祿生同知貢
舉取進士六月親試賜金潛等三十一人及
第　二十三年四月政堂文學李茂芳知貢
舉密直副使廉興邦同知貢舉取進士王親
試取金子粹等三十三人至十二月賜及第
　辛禑二年政堂文學洪仲宣知貢舉知密
直韓脩同知貢舉取進士賜鄭摠等三十三
人明經四人及第　三年四月竹城君安克
仁知貢舉政堂文學權仲和同知貢舉取進

士賜咸石珥等三十三人及第　六年五月瑞城君廉興邦知貢舉密直使朴形同知貢舉取進士賜李文和等三十三人明經六人及第　八年五月順興君安宗源知貢舉判厚德府事尹珍同知貢舉取進士賜柳亮等三十三人及第　九年四月門下評理禹玄寶知貢舉政堂文學李仁敏同知貢舉取進士賜金漢老等三十三人及第　十一年四月瑞城君廉國寶知貢舉政堂文學鄭夢周

同知貢舉取進士賜禹洪命等三十三人及第　十二年五月韓山府院君李穡知貢舉三司左使廉興邦同知貢舉取進士賜孟思誠等三十三人及第　辛昌即位之年十月密直提學鄭道傳知貢舉知申事權近同知貢舉取進士賜李致等三十三人及第　元年九月判開城府事柳源知貢舉厚德府尹李種學同知貢舉取進士賜金汝知等三十三人及第　恭讓王二年六月門下評理成

石磷知貢舉評理趙浚同知貢舉取進士覆試賜李慥等三十三人及第　四年五月判三司事偰長壽知貢舉政堂文學李元紘同知貢舉取進士覆試賜金繼等三十三人及第

志卷第二十七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
教修

選舉二

科目二

凡試官光宗始命雙冀爲知貢舉自後命文
臣一人爲知貢舉二十三年增置同知貢舉
尋罷之　景宗二年以王融爲讀卷官親試
則稱讀卷官　成宗十五年改知貢舉爲都
考試官明年復稱知貢舉　文宗三十七年
復增置同知貢舉一人遂以爲常　仁宗十
年閏四月崔滋盛知貢舉林存同知貢舉存
出賦題云聖人耐以天下爲家省奏按耐古
能字奴登切今以奴代爲韻非是請改命他
人再試不允因命滋盛等更試之又命題云
天道不閑而能久省臺又奏按禮記云天道
不閑而能久鄉本家語以不閑爲不閉者蓋
謬語耳今貢院不考正經而謬錯本請罷兩
貢舉職仍停今年選舉王不允命簡取經義
論中格者　元宗十四年十月叅知政事金
坵知貢舉舊制二府知貢舉卿監同知貢舉
其赴試諸生卷首寫姓名本貫及四祖糊封
試前數日呈試院試前日午後貢舉具三場
題脚於狀詣闕實封進呈王親自拆封各於
題上落點封押而出貢舉賫奉到試院試日
未明放題承宣奉金印至同知貢舉庭迎知
貢舉避位待之詳在禮志越一日承宣又往
拆名而後放榜第二場亦如之至第三場貢
舉各於入格卷子背上望科次以啓並依貢
院之望而放榜焉至是初場日承宣洪子藩
至貢院詰曰予承命而來知貢舉必庭迎金
坵不得已下階　忠肅王二年改知貢舉爲
考試官同知貢舉爲同考試官十七年復稱
知貢舉同知貢舉國俗掌試者謂之學士門
生稱之則曰恩門門生座主之禮甚重學士
有父母若座主在就放榜必具公服往謁而

門生綴行隨之學士拜於前門生拜於後衆
賓雖尊長皆下堂庭立俟禮畢揖讓而升以
次拜賀於是學士邀至其第奉觴稱壽
凡崇奬之典光宗始取進士親御威鳳樓放
榜　十五年御天德殿宴群臣命新及第金
策釋褐賜公服赴宴　景宗二年親試進士
即令釋褐　成宗六年三月放榜下教曰省
令所舉諸生詩賦策文辭踳駁格律猥瑣皆
不堪取唯進士三人詩賦策及明經以下諸
業通計六人對義名狀一如所奏進士鄭又
玄五夜方闋二篇已就雖非卓異之才亦是
敏捷之手宜置前列用勸後來明經以下諸
業學生各勤本業方成厥志宜降優柔之澤
俾升擢用之科其令有司准例叙用自今進
士諸生不依考官格式放縱違律者勿許試
取永以爲式放牓下教始此　顯宗十年正
月定新及第榮親之法無兩親者代以待養
父母妻父母皆無則代以伯叔父母　二十

一年四月王製詩賜新及第特加奬異　文
宗三十年十二月判凡州縣闕榜至三十年
或四五十年登製述明經科者給田十七結
百年後登者給田二十結奴婢各一口　是
月判國制製述明經明法明書算業出身初
年給田甲科二十結其餘十七結何論業出
身義理通曉者第二年給田其他手品雜事
出身者亦於四年後給田唯醫卜地理業未
有定法亦依明法書算例給田　宣宗七年
七月引見新及第賜酒食仍賜公服各一襲
　肅宗二年九月引見新及第林元通等賜
酒食衣服　是年賜金富轍母米四十石舊
制三子登科歲給母大倉米三十石以富轍
兄弟四人登科加賜十石遂以爲常　七年
七月式目都監奏由三傳三禮業出身者宜
授官勸後制可　十一月引見新及第賜衣
服酒食　九年十月引見新及第宋瑋等賜
酒食　睿宗二年四月引見新及第皇甫許

等　四年二月引見新及第盧顯庸等賜衣
酒　八年三月引見新及第鄭之元等命左
正言胡宗旦押賜酒食于閤門仍令釋褐
十一年二月引見新及第金精等賜酒食于
閤門仍令釋褐　十一月新及第林許允等
許令釋褐賜酒食及衣各一襲　仁宗十一
年十二月判四子登製述明經科者令五部
兩京諸州府郡縣辨報其父母別賜米三十
石已沒者超一等封爵　毅宗三年正月判

兄弟三人登製述明經科者其父授職其母
別賜米二十石歿者封贈　五年四月引見
乙丑年以來新及第等賜宴閤門仍令釋褐
　十年六月詔令年壯元黃文莊乃丙寅科
狀元文富之弟也兄弟俱占魁科在古罕聞
宜准三子登科例歲給母粟三十石　明宗
六年八月新及第者榜許於街路騎樂以爲
榮觀比因兵亂久廢至是復之　八年六月
御史臺奏舊制新及第紅牌降使就賜于家

迎待煩費寒士不克供辦自今請於籬前賜
牌中書門下府駁奏先王之制必降賜于家
者將以榮耀里閭使人歆羨勸學況行之已
久仍舊便制可　二十二年四月丙科第四
人崔祇義兄祇元祇禮弟祇忠先已登第舊
制三子登第者賜母米二十七石令以四子
登科命有司加賞　高宗十七年崔瑀始遣
新及第儀物以寵之　元宗元年九月以魏
文卿兄弟俱爲狀元廩其母　七年五月命

新及第綴行令八坊廂父老士庶笙歌盛服
隨從以寵之　忠烈王二十八年五月親試
各賜白銀三斤馬一匹　忠穆王三年十月
金仁琯等魁三場賜馬紅鞓許著金花帽王
親授紅牌寵渥尤厚　是月命新及第四日
成行尋令六日成行國制凡登科者特賜藍
袍犀帶戴花張盖以榮之
凡恩例穆宗即位詔進士明經十舉不第及
書筭地理學生滿十年者並許脫麻　元年

三月取恩賜一人東堂取恩賜自此始然不
為常例　二年十月鎬京醫卜業生在學滿
二十年年踰五十者並許脫麻　顯宗四年
八月舉人崔弘正以赴舉年滿特賜釋褐
五年四月石邦賓等二人以赴舉度滿並賜
釋褐　文宗十九年六月叅知政事金義珍
知貢舉取進士王覆試以盧旦奏事忤旨怒
不設科惟取卜上不第者賜李元長等五人
恩賜出身又賜明經二人及第　肅宗詔進

士明經十舉不第者許令脫麻　高宗四十
年六月詔諸業東堂監試各一度進士明經
各十度已滿者一度中場入格許令脫麻
忠宣王即位教曰諸業東堂監試各許一度
進士明經赴舉已滿十度者亦許脫麻
制科景宗元年遣金行成如宋入學國子監
二年行成在宋登第　五年遣崔罕王琳如
宋入學十一年罕琳登賓貢科授秘書郎
穆宗元年金成積入宋登第　肅宗四年二

月宋詔許舉子賓貢　睿宗十年七月遣金
端甄惟底趙奭康就正權迪如宋赴大學十
二年迪奭端登上舍及第　忠肅王元年正
月元頒科舉詔令選合格者三人貢赴會試
二年正月遣朴仁幹等三人應舉皆不第
四年十二月遣安震應舉五年震中制科
第三甲十五名　七年十月遣安軸崔瀣李
衍宗應舉八年瀣中制科勑授遼陽盖州判
官　十年十二月遣安軸趙廉崔龍甲應舉

十一年軸中制科　後二年李穀中制科第
二甲授翰林國史院檢閱官　忠惠王後三
年李仁復中制科授大寧路錦州判官　忠
穆王初年十一月遣尹安之安輔郭珚應舉
明年輔中制科　三年九月遣尹安之白彌
堅朴中美應舉　忠定王元年安之中制科
授大寧路判官　二年遣白彌堅金仁琯應
舉　恭愍王二年以李穡充書狀官應舉三
年穡中制科第二甲第二名授應奉翰林文

辛 十九年六月

大明頒科擧詔令就本國鄉試貢赴京師至

會試不拘額數選取 八月李仁復李穡爲考試官通考三場文字取李崇仁朴實權近金濤柳伯濡以充貢士崇仁近以年未滿二十五不遣 二十年濤中制科第二十五名授東昌府丞 二十二年六月白文寶權仲和取應擧試金潛宋文中權近曹信金震陽近又以年少不赴

武科 恭愍王元年四月進士李穡上書請設武擧之科事未施行 恭讓王二年閏四月都評議使司奏文武二道不可偏廢本朝只取文科不取武科故武藝成材者少嘗以甲申巳亥試武科其試官則以兩府以上一員同考試官則以三四品中文武各一員試取給牌一如文科儀一等三人取諸家兵書俱通且精武藝者二等七人取粗習武藝通兵書者三等二十三人取或還兵書或精一藝者永爲恒式從之

國子監試 德宗始置試以賦及六韻十韻詩厥後或稱成均試或稱南省試文宗二十五年只試六韻十韻詩毅宗二年試以賦及十韻詩忠宣王廢之忠肅王四年以九齋朔試代之七年稱擧子試恭愍王十七年王欲選通經者爲試官辛旽欲以監察大夫孫湧爲之宦者李剛達欲以判典校寺事李茂芳權思復爲之王惡其爭乃曰監試所取例皆童蒙非經明行修之士無益國家罷之辛禑二年復之

凡國子試試員以三品以下官爲之高宗十四年三月庾敬玄掌試以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爲十韻詩題擧子請解題敬玄誤解信字爲誠信之信有一生前詰是非敬玄怒黜之時人欺之忠烈王十三年五月林貞杞掌試出律賦題曰太宗好堯舜之道如魚依水不可暫無以好堯舜道不可暫無爲韻諸

生進曰韻中六字皆則音何如貞杞㡜改之
曰好堯之道如魚依水諸生又進曰韻中五
字皆平音何如貞杞大㡜又改之曰好堯舜
道如魚依水辛禑十一年三月尹就掌試所
取皆勢家乳臭之童時人欺之爲粉紅榜以
其兒童好着粉紅衣也
凡國子試之額無定制德宗初年命右拾遺
廉顯取鄭功志等六十人　文宗三年二月
右副承宣金尚甯取韓復等三十九人　二

十五年十月秘書少監高維取七十五人
宣宗八年三月禮部郎中李顥取金蓋等九
十一人　肅宗元年三月中書舍人李載取
安之忠等八十九人　十一年二月國子祭
酒洪瓘取俞坦升等九十九人　十二年三
月文德殿學士金沽取王存等一百三人
仁宗十七年林光取林景等　十八年崔誠
取韓梓等　十九年三月禮部侍郎李仁實
取卓光裕等　二十一年朴景山取皇甫存

等　二十三年金永寬取朴彥猷等　二十
四年四月張脩取金大年等　毅宗元年李
之茂取朴緩等　二年四月崔允儀取詩賦
梁忠贇等十一人十韻詩朴有時等八十人
三年五月左承宣鄭襲明取詩賦吳光允
等十四人十韻詩趙挺時等四十人　五年
四月金永胤取詩賦高英瑾等十五人十韻
詩河挺材等七十二人　七年三月知奏事
劉碩取詩賦金世賴十韻詩李東粹等　八
年四月右承宣李元膺取詩賦朴世南等十
八人十韻詩金遇等九十三人明經五人
九年五月御史中丞李公升取詩賦金端寶
十韻詩黃文莊等百餘人　十一年四月給
事中崔應清取李陽秀等一百餘人　十三
年五月國子祭酒李德壽取七十八人　十
五年五月金諹取高克中等八十三人明經
五人　十七年四月起居注尹鱗瞻取鄭成
澤等九十四人　十八年四月大府少卿崔

祐甫取金謀直等一百人　十九年五月右常侍徐淳取詩賦金滕等十五人十韻詩九十人明經五人　二十一年金敦中取閔湜等　二十二年鄭嗣忠取王光純等　二十三年金敦時取林廷等　明宗元年正月大僕卿柳德林取詩賦李希祐等十三人十韻詩李世卿等七十六人明經八人　二年三月判衛尉事高子思取金光祖等一百十五人　三年三月將作監廉信若取詩賦金徵魏等二十八人十韻詩李滋祐等七十八人　五年六月刑部侍郞閔令謨取詩賦承丘源等十二人十韻詩方希進等六十人　六年六月國子祭酒崔汝諧取詩賦李晉升等八人十韻詩鄭世俊等三十八人明經一人　七年四月諫議大夫崔遇淸取詩賦朴敦章等十五人十韻詩金角章等六十八人明經三人　九年五月左副承宣李文中取李陟高等八十一人　十一年四月林民庇取

洪永植等八十九人　十三年五月尚書左丞崔讜取詩賦吳[illegible]十人十韻詩金瑀等八十九人明經六人　十五年五月右承宣趙永仁取詩賦崔文牧等十韻詩丁光祐等明經五人　十六年閏七月大司成皇甫倬左散騎常侍李知命判將作監崔詵取梁公俊等三十二人明經五人　十七年七月秘書監金英富取池宗濬等八十人明經九人　十九年五月右承宣柳公權取詩賦鄭守剛等十九人十韻詩李奎報等六十二人　二十一年李純祐取洪儆等　二十五年六月禮部侍郞張自牧取詩賦申敍等二十一人十韻詩李膺賁等八十六人明經十三人　二十七年四月諫議大夫王儀取百人　神宗元年四月秘書監金平取詩賦智大成等十九人十韻詩段世儒等七十二人明經七人　二年四月秘書監李桂長取詩賦陸永儀等二十人十韻詩李唐仁等七十五

人明經五人　三年閏二月禮賓卿高瑩中取詩賦陳澕等二十二人十韻詩曹元規等七十三人明經七人　四年三月禮部侍郎崔弘脩取詩賦鄭公札等二十二人十韻詩朴維弼等七十人明經五人　五年四月左承宣安有孚取詩賦秦陽脩等十四人十韻詩宋咸等七十三人明經五人　六年五月國子祭酒崔孝思取詩賦金命予等二十一人十韻詩李世興等七十二人明經七人

熙宗元年四月判小府監事李頤取李葳等九十人　三年五月大司成張允文取詩賦金南石十韻詩權時偉等九十餘人　五年六月國子祭酒趙冲取詩賦秋永壽等十六人十韻詩申李伯等五十人　七年三月大司成蔡靖取詩賦鄭宗諝等二十人十韻詩鄭弘柱等六十九人　康宗元年五月右諫議大夫崔甫淳取詩賦閔櫶等二十八人十韻詩魏大輿等六十二人明經二人　二年四月秘書監李淳中取詩賦陳璥十韻詩金華良等八十一人明經十五人　高宗元年四月左諫議大夫朴玄圭取詩賦尹得之等二十五人十韻詩張貂等六十二人明經十人　二年四月大司成任永齡取金文老等八十六人明經六人　三年三月國子祭酒李得紹取文昌瑞等五十八人明經六人　六年四月衛尉卿崔宗靜取詩賦金守堅十韻詩蘇文悅等六十七人明經五人　七年

五月右承宣金良鏡取詩賦陳昌德等二十四人十韻詩徐子敏等三十六人明經一人　八年四月右諫議大夫崔先旦取李陽茂等八十六人　十年四月左諫議大夫劉冲基取韓景允等六十人　十一年三月右諫議大夫俞升旦取詩賦金璨十韻詩梁龍藏等七十四人明經一人　十二年二月國子祭酒李奎報取詩賦李惟信十韻詩元良允等六十六人明經三人　十三年三月右副

承宣崔宗藩取詩賦庾松栢十韻詩張良允等五十九人明經二人　十四年三月右諫議大夫庾敬玄取詩賦俞亮十韻詩高宗賚等七十一人明經二人　十六年五月取詩賦金良純等二十八人十韻詩盧希管等五十三人　十八年四月任景謙取詩賦李旦等二十五人十韻詩李仁等四十一人　二十年將作監李百順取詩賦康洪正十韻詩曹伯等七十人明經一人　二十四年四月大僕寺事金敞取詩賦吳壽十韻詩曹希蔚等八十一人明經四人　二十七年四月判秘書省事宋國瞻取詩賦吳恂十韻詩李石崇等四十一人　二十九年三月大司成閔仁鈞取詩賦權琊十韻詩劉勃忠等七十四人明經二人　三十年六月右承宣趙伯琪取詩賦韓璟等二十人十韻詩六十人明經二人　三十二年五月左承宣庾弘取詩賦閔陽宣等二十九人十韻詩朴文正等五十八人明經二人　三十四年四月大僕卿崔滋取詩賦鄭淳十韻詩康守貞等九十人明經五人　三十六年四月判秘書省事趙脩取詩賦孫昌衍十韻詩鄭一麟等九十五人明經六人　三十八年四月判秘書省事李淳牧取詩賦盧元等三十九人十韻詩明經并六十人　四十年四月大司成李藏用取詩賦金仲偉等三十人十韻詩金命等六十人明經八人　四十一年四月秘書監河千旦取詩賦李邵等三十三人十韻詩郭洪雅等五十二人明經三人　四十二年五月大僕卿柳璥取詩賦王偁等三十四人十韻詩李受庚等五十四人明經四人　四十四年閏四月尚書右丞崔允愷取詩賦林椿壽等十七人十韻詩黃公石等二十七人明經一人　四十五年三月大僕寺事韓就取李源等六十五人　元宗元年五月許遂取詩賦吳漢卿等八十人十韻詩金得鈞等二十五人

明經一人　二年五月尚書右丞俞千遇取詩賦金守衍等二十一人十韻詩林杞等三十五人　四年五月左諫議大夫鄭義取金良裕等五十五人　六年任睦取朴安等八年金祉取李繪等　十年四月元傅取方宣老等九十人　十二年五月大司成韓康取梁淳等五十三人　十四年九月翰林侍讀學士任翊取詩賦文貫之等十九人十韻詩梁均等三十九人明經一人　忠烈王元年四月尚書右丞李仁成取詩賦金台鉉等二十一人十韻詩趙戩等四十九人明經二人　二年八月判秘書寺事朱悅取詩賦李之桓等三十人十韻詩李緣等二十八人　三年左諫議大夫金周鼎取詩賦鄭公旦等三十一人十韻詩鄭䵷等三十九人明經三人　五年五月右司議大夫鄭興取詩賦白元恒等三十二人十韻詩鄭時等三十一人明經二人　八年三月右司議大夫潘阜取詩

賦朴文靖等三十八人十韻詩安碩等五十一人明經二人　九年五月秘書少尹金應文取詩賦李樟等三十八人十韻詩李膺等四十六人　十一年四月判秘書寺事安戩取詩賦尹莘傑等三十一人十韻詩二十四人　十二年五月崔甸取詩賦任弘基等三十六人十韻詩四十人　十三年五月林貞杞取李摎等八十五人　十五年十月右副承旨李混取金承印等七十人　十八年六月左承旨鄭瑎取李彥忠等六十一人　二十一年九月金晅取李琯等七十餘人　二十二年九月左承旨尹鉥取崔凝等七十餘人　二十五年九月金台鉉取李齊賢等七十餘人　二十六年三月右副承旨吳祈取金璵韻等六十九人　二十七年四月鄭倩取李鳳龍等七十七人　二十八年三月朴頲取梁成梓等七十人　二十九年五月吳演取具桓等九十九人　三十一年三月右承旨

安于器取李文彦等七十三人　忠肅王四年朴孝修掌九齋擲試取金玄具等　七年八月右代言許富取古賦鄭乙輔十韻詩裵仲輔等八十餘人　十三年李蘐取李達中等　十七年九月代言尹之賢取孫光嗣等九十九人　忠惠王元年四月成均祭酒金右鏐取車光茂等九十人　忠肅王後八年正月尹澤取安元龍等九十九人　忠惠王後元年金積取梁允軾等　二年金光載取

成元達等　三年取金鷹等九十九人　忠穆王初年祭酒田淑蒙取安保麟等九十九人　三年四月代言鄭思度取詩賦朴形等五十二人十韻詩金得齊等四十六人　恭愍王二年四月執義宋天鳳取韓達漢等八十二人明經五人　四年正月右代言柳淑取全翊等九十五人　六年三月御史大夫申君平取李璹等九十八人　九年九月御史大夫李嶠取朴季陽等九十九人　十一

年九月知申事元松壽取許時等百一人　十四年十月典理判書韓蔵取古賦閔安仁等五十五人十韻詩林幹等四十一人　辛禑二年五月知申事鄭樞取鄭熙等九十九人　三年三月知申事金濤取鄭悛等九十九人　六年五月右代言徐均衡取李汝良等九十九人　八年四月上護軍李崇仁取李升商等九十九人　九年四月知申事廉廷秀取禹洪命等九十九人明經六人　十

一年四月左代言尹就取任公緯等九十九人　十二年四月知申事權執經取鄭坤等九十九人　辛昌即位之年八月知申事李種學取孟思謙等九十九人　元年八月知申事權鑄取黃訥等九十九人　恭讓王二年閏四月知申事閔開取李遜等九十九人

四年三月知申事李詹取李孟畯等九十九人

升補試即生員試毅宗元年始置試以詩賦

經義取任谿公等五十五人　六年七月取
吳世文等二十五人　十二年九月命國子
祭酒廉直諒司業崔婁伯取尹敦敍等十六
人　明宗二年九月取李鵾鶴等三十八人
六年十月取皇甫沆等四十五人明經三
人　八年八月取高得一等四十一人　十
年九月取朴仲臧等四十餘人　二十年九
月取安社基等三十二人　二十二年九月
取李仲誠等三十八人　神宗五年九月取崔

天祐等四十三人　七年二月取鄭承祖等
四十一人　八年五月取金守剛等五十二
人　十五年八月取石延年等四十七人
元宗五年六月取李方衍等四十七人　七
年六月取鄭誧等三十一人　忠烈王十年
十一月諫議大夫潘阜取南宣用等三十三
人　十一年十一月取李瑞等三十八人
十二年取鄕貢進士權悰等二十九人　二
十七年七月國子祭酒安于器取崔瀣等一

百五十人　忠肅王七年十月右常侍林仲
沇取鄭宗輔等　忠穆王元年五月典儀令
甲誼取李天驥等十九人　忠定王二年五
月成均祭酒全卿取李玖等　恭愍王二年
六月祭酒李挺取楊以時等五十人　十年
十月大司成許佺取八人　十一年十一月
大司成金安利取鄭天益等五人　十七年
八月取全伯英等三十七人　二十三年四
月取李就等一百人　辛禑三年五月取史

聚等　六年六月祭酒權近取洪尙彬等百
十人　八年五月取鄭龜晉等一百人　九
年四月取王昇等百九人　十一年五月司
藝鄭摠取崔蠲等六十餘人　恭讓王四年
五月取許遇等一百二十人

學校

太祖十三年幸西京創置學校命秀才廷鶚
爲書學博士別創學院聚六部生徒教授後
太祖聞其興學賜綵帛勸之兼置醫卜二業

又賜倉穀百石爲學費　成宗詔令諸州郡
縣選子弟詣京習業　五年七月敎曰朕素
慚薄德尙切崇儒欲興周孔之風冀致唐虞
之理庠序以養之科目以取之令諸州所上
學士慮有思鄕之人皆令從便去留其歸寧
學生二百七人可賜布一千四百匹願留者
五十三人亦賜幞頭一百六枚米二百六十
五石仍差通事舍人高榮嵩就客省宣諭賜
酒果　六年八月以前年許還學生無師敎
授敎選通經閱籍者爲經學醫學博士於十
二牧各遣一人敦行敎諭其諸州郡縣長吏
百姓有兒可敎學者幷令訓戒若有勵志明
經孝弟有閑醫方足用者令牧宰知州縣官
依漢家故事具錄薦貢京師以爲恒式　八
年四月敎曰大學助敎宋承演南海道羅州
牧經學博士全輔仁誨人不倦宜加奬擢承
演可超九等授國子博士仍賜緋公服一襲
輔仁可賜公服一襲米五十石自今凡文官

有弟子十人以下者有司於政滿遷轉之時
具錄奏聞以爲襃貶其十二牧經學博士無
一箇門生赴試者雖在考滿復令留任責其
成効量授官階以爲恒式　八年下敎申勸
十二牧諸州府經學醫學博士仍賜酒食
十　年十二月敎有司相得勝地廣營書齋
學舍量給田莊以充學粮又創國子監　穆
宗六年正月敎令三京十道博士師長奬勸
生徒有勤効者錄名申聞管內有才學者逐
年薦擧勿墜恒規　文宗十七年八月制國
子監諸生近多廢業責在學官自今精加勉
勵至年終較藏否定去留儒生在監九年律
生六年荒昧無成者並令屛黜　肅宗七年
閏六月宰相邵台輔等奏國學養士糜費不
貲實爲民弊且中朝之法難以行於我國請
罷之不報　睿宗卽位制三京八牧通判以
上及知州事縣令由文科出身者兼管勾學
事　二年制曰置學養賢三代以降致治之

本也而有司議論未定宜速奏施行睿宗方
嚮文學遂下此制士類莫不欣然大臣無一
人奉承時議惜之　四年七月國學置七齋
周易曰麗澤尚書曰待聘毛詩曰經德周禮
曰求仁戴禮曰服膺春秋曰養正武學曰講
藝試取大學崔敏庸等七十人武學韓自純
等八人分處之　九年二月國子生張仔等
六十人詣闕請立國學　十一年四月制曰
文武兩學國家敎化之根源早降指揮欲令

立其兩學養育諸生以備將來將相之舉而
有司各執異論未有定議宜速奏定施行
十四年七月國學始立養賢庫以養士自國
初肇立文宣王廟于國子監建官置師至睿
宗將欲敎育而未遑睿宗銳意儒術詔有司
廣設學舍置儒學六十人武學十七人以近
臣管句事務選名儒爲學官博士講論經義
以敎導之　仁宗朝式目都監詳定學式國
子學生以文武官三品以上子孫及勳官二

品帶縣公以上幷京官四品帶三品以上勳
封者之子爲之大學生以文武官五品以上
子孫若正從三品曾孫及勳官三品以上有
封者之子爲之四門學生以勳官三品以上
無封四品有封及文武官七品以上之子爲
之三學生各三百人在學以齒序凡係雜路
及工商樂名等賤事者大小功親犯嫁者家
道不正者犯惡逆歸鄉者賤鄉部曲人等子
孫及身犯私罪者不許入學其律學書學算

學皆隸國子學律書算及州縣學生並以八
品以上子及庶人爲之七品以上子情願者
聽國子大學四門皆置博士助敎必擇經學
優長景行修謹堪爲師範者分經敎授諸生
每授一經必令終講未終講者不得改業年
終計講授多少以爲博士助敎考課等第律
書算學只置博士律學博士掌敎律令書學
掌敎八書算學掌敎算術凡經周易尚書周
禮禮記毛詩春秋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各

為一經孝經論語必令兼通諸學生課業孝經論語共限一年尙書公羊穀梁傳各限二年半周易毛詩周禮儀禮各二年禮記左傳各三年皆先讀孝經論語次讀諸經幷算習時務策有暇兼須習書日一紙幷讀國語說文字林三倉爾雅　五年三月詔諸州立學以廣敎道　八年六月國學奏近年以來明經浸衰宜選取三十人以下入學養育兼差敎導官叅上叅外各一員以勸學　七月國子諸生詣闕上書曰臣等竊聞御史臺奏國學養士大多供給甚費請簡留行修業成者若干人在學餘悉出之臣等上爲國家惜之夫崇學育才乃理國之本古之聖賢必以是爲先務焉孔子雖不得位周流四方猶養三千之徒唐韓文公謫守潮州潮下州也猶曰州學廢久不聞業成貢于王庭亦州之恥也乃命趙德秀才掌州學以聚生徒出己俸以給廚饌況我國家奄有三韓旣富而敎風俗

文物擬諸三代而國學生徒不過二百有司以爲費財而欲削之豈吾君尊道崇儒之意耶且佛氏寺觀周遍中外齊民逃役飽食逸居者不知其幾千萬焉有司曾不是思而反言國學之費非公言至論也願陛下却而不用詔可　九年三月中書門下奏叅外文臣各定業經注錄政案量差學官從之　十一年正月判武學齋生赴擧者少故策論雖不合格隨分選取得第甚易諸學生爭屬武學棄本逐末非徒士風僥倖率皆才器駑下或委兵事有名無實且武學漸盛將與文學人角立不和深爲未便自今已登第者與文士一體敍用武學取士及齋號並停罷　十三年判國學諸生四季私試通考分數直赴科場大寒大熱兩朔免試　十五年九月門下省奏國學六齋諸生各持所講大小經升堂博士學諭執經升講每日不過五人每人不過二問從容論難悟疑辨惑　毅宗二十二

年三月詔曰化民成俗必由學校自祖宗以來於外官差遣文師一員又有儒臣爲守則兼管勾學事以勸學近聞任是職者但以謀利爲先勸學之方略不留意志學之士無由聞達朕甚憫焉如有各官文師及管勾學事者勸學育才以副朕意則兩界兵馬使各道按察使注名馳報朕將不待政滿隨即擢用

高宗五年七月中軍宰樞議生徒未登仕版者試以詩選取八十人其不中者皆令從軍　元宗二年三月置東西學堂各差別監教學教導　忠烈王六年三月教令儒士唯習科擧之文未有博通經史者其令通一經一史者教授國子　三十年五月安珦建議令各品出銀布有差以充國學贍學錢王亦出內庫錢穀以助之珦以餘貲遣江南購六經諸子史以來於是願學之士七管十二徒諸生橫經受業者動以數百計　六月國學大成殿成初使臣耶律希逸以殿宇隘陋甚

失泮宮制度言於王新之　忠宣王卽位賜養賢庫銀五十斤令藝文館召致郡縣有茂才者給牒任以訓導　忠肅王十二年教曰學校風化之源嚴加勸勵以備擢用　恭愍王元年二月教曰學校庠序風化之源國學名存實無十二徒東西學堂頹圮不修宜令葺治養育生徒其有能通一經者錄名以聞

四月進士李穡上疏請外而鄉校內而學堂考其才而陞諸十二徒十二徒又摠而考之陞之成均限以日月程其德藝貢之禮部中者依例與官不中者亦給出身之階除在官而求擧者其餘非國學生不得與試　六年正月命修中外學校　十二年五月教曰近因干戈教養頗弛自今成均十二徒東西學堂諸州郡鄉校嚴加教誨作成人才其土田人口或被豪強所兼幷者官爲析辨以贍學用　十六年成均祭酒林樸上言請改造成均館命重營國學于崇文館舊址令中外

儒官隨品出布以助其費增置生員常養一
百始分五經四書齋　二十年十二月教曰
文武之用不可偏廢內自成均外至鄕校開
設文武二學養成人才以備擢用　恭讓王
元年十二月大司憲趙浚等上疏曰學校風
化之源國家理亂政治得失莫不由斯近因
兵興學校廢弛鞠爲茂草鄕愿之托儒名避
軍役者至五六月閒集童子讀唐宋絶句至
五十日乃罷謂之夏課爲守令者視之䝉然
曾不介意如此欲得經明行修之士以補國
家之盛理其可得乎願自今以勸敎博學者
爲教授官分遣五道各一人周行鄕縣其馬
匹供億並委鄕校主之又以外方閑居業儒
者爲本官教導令子弟常讀四書五經不許
讀詞章而教授官循環周行嚴立課程身自
論難考其通否書諸名籍誘掖獎勸以成實
材其有得人才之多者擢以不次若不能教
誨而無成效者亦將論罰　二年二月置東

中五部及西北面府州儒學教授官三年正
月各道牧府亦置之　六月金贍等上疏請
元子及宗室子弟入學
凡私學文宗朝大師中書令崔冲收召後進
教誨不倦靑衿白布塡溢門巷遂分九齋曰
樂聖大中誠明敬業造道率性進德大和待
聘謂之侍中崔公徒衣冠子弟凡應擧者必
先肄徒中而學焉每歲暑月借僧房結夏課
擇徒中及第學優才贍而未官者爲教導其
學則九經三史也閒或先進來過乃刻燭賦
詩榜其次第呼名而入仍設酌童冠列左右
奉樽俎進退有儀長幼有序竟日酬唱觀者
莫不嘉歎自後凡赴擧者亦皆肄名九齋籍
中謂之文憲公徒又有儒臣立徒者十一曰
弘文公徒侍中鄭倍傑一稱熊川徒曰匡憲
公徒叅政盧旦曰南山徒祭酒金尚賓曰西
園徒僕射金無滯曰文忠公徒侍中殷鼎曰
良愼公徒平章金義珍一云郞中朴明保曰

貞敬公徒平章事[illegible]曰忠平公徒柳監曰貞憲公徒侍中文正曰徐侍郎徒徐碩曰龜山徒未詳幷文憲公沖徒世稱十二徒然沖徒最盛　仁宗十一年六月判各徒儒生背會受業師移屬他徒者東堂監試毋得許赴　十七年六月判東堂監試後諸徒儒生都會日時國子監知會使習業五十日而罷會接寺三十日私試十五首以上製述者教導精加考覈各其名下注接寺若干日私試若干首論報方許赴會諸徒教導不離接所勸學者學官有闕爲先塡差以示褒奬　恭愍王六年七月翰林院言前者夏課之終必使知制誥爲試員以考諸生能否近來廢不行請復之　七年六月十二徒朔試　恭讓王三年六月罷十二徒

志卷第二十八

志卷第二十九　高麗史七十五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　敎修

選擧三

銓注

凡選法成宗八年四月始令京官六品以下四考加資五品以上必取旨以爲常式　明宗時吏部員點初筮仕者姓名入奏號曰點奏於是求入仕者皆賂白銀以爲贄上自判事下至令史皆以爲常競占下點　十一年正月中書門下郎舍議奏舊制文吏散官外補者皆有年限非有功不得超遷今有一二年而超受者有三十餘年而不調者政濫人怨請限及第登科者閑五年自胥吏爲員者閑八年以上許得施行餘皆追寢之詔可時政出權門奔競賄賂無復廉恥自重房上將及宿衛之臣有氣勢者各擧一人占官請調如不得請執政家張奉極口[illegible]

許之銓注猥濫故有是議然其追寵者亦行
賂遺故崔忠烈韓文俊之徒力排其議曰前
朝文臣各執已意臧否人物以至於敗何復
踵往轍耶卽命吏疾速施行諸郞無復詰之
二十年增省宰爲八員先是省宰增至七
時論謂非古制及是又增爲八里巷謂曰皇
國實無寺省中置七齋七齋令夫了八齋復
入來蓋宰與齋聲相近爲廋辭以譏之　神
宗三年六月重房奏門下錄事中書注書堂

後官二員並令周年拜叅職然唯注書與堂
後之文官者周年　五年四月式目都監使
崔詵等奏文班叅外五六品並令帶階爲叅
秩王曰員數大多豈可一時陞秩乃增叅秩
六七人　熙宗時崔忠獻專權須政無常舊
例須政六月謂權務十二月謂大政吏兵部
判事與諸僚會本部陟功黜罪皆稟王命過
此時雖有闕不補又吏部每歲調選百司胥
吏有仍有徙名爲動靜　高宗十二年崔瑀

置政房於私第擬百官銓注選文士屬之號
曰必者赤舊制吏部掌文銓兵部掌武選第
其年月分其勞逸標其功過論其才否具載
于書謂之政案中書擬升黜以奏之門下承
制勑以行之自崔忠獻擅權置府與僚佐私
取政案注擬除授授其黨與爲承宣謂之政
色承宣僚佐之任此者三品謂之政色尚書
四品以下謂之政色少卿持筆豪從事於其
下者謂之政色書題其會所謂之政房　忠

烈王初承宣朴恒掌銓注始留宿禁中除擬
訖乃出故事政房員每當除授晨入暮出于
謁頗門私邸改之　二十四年正月忠宣王
卽位敎曰本朝三品之階貳於宰相未嘗輕
授雖至四品容有年滿而未拜者近來或以
五品超授致仕受祿者倍於顯官各領校尉
以下困於國役而有終年未受祿者誠爲未
便其以五品超授者有司論罷　四月忠宣
罷政房以翰林院主選法　三十三年七月

典理軍簿更定選法　忠宣王二年十月文武銓選分委選部摠部以曾經相領之然一二宰臣以他官兼之又兩不易　忠肅王七年復政房　十六年九月密直金之鏡掌銓注專擅除授及批目下用事者爭相塗抹竄定朱與墨至不可辨時人謂之黑冊政事黑冊者革用事而抽之以改其字　忠穆王即位之年十一月命典理軍簿五品以下點望申聞　十二月罷政房歸文武銓注于典理軍簿尋復政房

恭愍王元年二月復罷之　三月典理判書白文寶上書曰爲政之要在於得人知人之難聖賢所重孔子曰舉爾所知書曰無求備于一人若指瑕掩善則人無可用隨器授任則士無可棄莫若使在位達官各舉所知則克協至公野無遺賢矣乞依司馬光所議設十科以舉士其一科行義純固可爲師表二科經術該博可備顧問三科方正議大體可爲臺諫四科文章典麗可備著述五科[illegible][illegible]

法令盡公得失六科廉義理財賦公私俱便七科公正有風力可寄方面八科愛民礪節可作守令九科智勇才略防禦將帥十科行止合度可爲與禮應職事官自兩府諸察翊至從三品以上侍從官自僉議監察提學外製六品以上每歲須於十科內舉堪當一科者一人有堪舉者不必拘於一科舉非其人以致敗與舉主俱免典理軍簿古之政府也古者文武異路世官不相交文資則典理武

資則軍簿各任銓注宜矣自毅王以後文武世通官亦交授故兩司政官於大內別廳一會議政宜當文武官資一時注擬此所謂政貴變通酌古準今者也近代選法大壞不論資序功罪隨代番更官類積薪前職滿國擬奔競僥倖者滔滔皆是又先王制定衙門之外別立諸色冗員都目數多不盡勤慢競求冒進宜當減併衙門沙汰不急之任合錄都目厭絕爭名之路　五年六月敎曰政房設

自權臣竊爵人於朝之意令宜永罷其三品
以下與宰相共議進退七品以下吏兵部擬
議奏聞　六年正月命都目吏曹人通四書
者使赴任不通者爲校尉隊正定爲恒式然
今注擬日逼未易遽學四書姑令畢讀千字
文千字內能書百字者許赴任不能者年雖
久不許錄用　十二月復歸銓選于吏兵部
十年二月王召吏部郎中李岡曰爾叅銓
選其臺諫曠職者黜之賢才遺逸者陟之丁
憂終制者亦須擢用　十一年密直提學白
文寶上剳子曰自九品至一品每品各給職
牒所以防奸近世品職朝謝初則僉署終則
一官署故始難終易吏緣爲奸今後六品以
上各自寫牒投省具署經印七品以下典理
軍簿具署經印每品同品轉移者只給謝牒
十七年十二月用循資格　辛禑元年十
月憲司請革剳子房以文武之選分隸吏兵
部從之不果行　二年九月權臣[illegible]政

批累日而下時謂之隱批　六年六月諫官
李崇仁等言近年官爵員添相雜其謝牒但
有堂後署而無印信恐後日必有假濫乞東
班典理司西班軍簿司各令印信署給　九
年三月憲司言本朝以從仕久近勞逸多小
循資升秩以賞功勞比來奔競成風名器日
賤有勞者不敘無功者冒受願自今精加撿
察循次敘用以明銓選之法　辛昌即位之
年八月始復銓選法舊制府衛則自隊正以
上諸司則自九品以上與夫府史胥徒皆錄
歲月功過每於歲抄升黜謂之都目政自禑
時權奸竊國官爵一出私門都目政久廢至
是追錄其勞　是月趙浚請公卿士大夫之
幼弱子弟不許拜東班九品以上之官其有
冒受者父母論罪　恭讓王元年十二月門
下府郞舍具成祐等上䟽曰名器爵祿所以
養賢而待士也官職自有定制銓選亦有成
法我太祖統三之初省五樞七之設國人爵

原缺第九、十葉

傳聞也自事元之後省樞之合坐始肅添設
倍多東西各品無不繁冗不書甲寅以來奸
臣擅政籍奪旅田宅以賄之則不論人之賢
不肖擢以省樞賄賂多而官數少遂稱商議
數至七八十矣其爲省樞者則雖有合坐之
名旅進旅退不與國政者多於是名器混淆
而官爵亂矣夫人主之職論相而已相得其
人則治不得其人則亂宰相之職論道經邦
燮理陰陽正心以正百官進君子退小人而

已令之五六十宰相果能一一如是乎古者
無其人則闕其位願殿下遵太祖之成法勿
以親疏新舊之殊惟賢不肖之爲察以官擇
人則官有餘而人不足其省五樞七之制何
患不復乎宜自今非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正
己以正百官者非清白忠直國耳忘家者非
戰勝攻取勇冠三軍威加敵國者則不許入
兩府　二年十二月都評議使司乘田先王
設都目政以差年劄省錄用近來各目各

山林鄉曲如有經明行修茂才苦節之士按
廉使以聞典理軍簿隨才擢用　五年六月
教曰懷才抱道肥遁不仕者所在官錄其德
行敦遣赴朝　十年二月命宰相百官各薦
賢良二人　辛禑十四年正月令宗室耆老
臺省六曹舉文武賢良　恭讓王二年十二
月令百官各舉賢良二人　三年六月金[illegible]
等上疏請舉用茂才孝廉　十一月令臺省
六曹各舉賢良三人

凡考課之典顯宗九年八月判凡官吏自正
月初一日至十二月晦日實仕及諸暇日數
具錄呈考功謂之年終都歷　文宗元年八
月制尚書考功職在考績百僚令只據審廉
能否自今可悉考中外見官殿最　二年四
月制各司巳初赴衙酉初罷已有成規然四
時晷刻短長不同自今日永辰初日短巳初
赴衙　毅宗十八年七月詔近百僚廉司不
肯夙夜擬官曠職有違委任責成之意有司

考其勤怠以黜陟　忠烈王六年十月令監
察司檢諸司勤怠謂之衙時每以冬夏孟月
行之　二十三年十二月忠宣在元敎曰闕
諸司員吏怠於供職務行非理自今每於月
終考覈賢否勤怠以聞　恭愍王五年六月
敎監察典法都官長官每朔課員吏決訟多
少至六朔以殿最黜陟　十九年十一月正
言李詹請令考功考各司公座簿凡在官者
日出而聚日午而散有不如法憲司糾察

恭讓王元年十二月趙浚上言京外大小官
吏除目既下不即上官赴任以致公事稽遲
願自今除臺省政曹外自下批後京官限三
日外官限十日進闕謝恩即行上官赴任稱
權知行事新舊相對將文書錢穀契券手相
交付以憑考課待出謝即眞　三年四月都
堂請考臺省勤慢一不仕者抵罪三不仕者
削職

凡選用守令成宗元年六月崔承老上書曰
聖王理民非家至而日見之故分遣守令往
察百姓利害太祖統合之後欲置外官蓋因
草創未遑今竊見鄕豪每假公務侵暴百姓
民不堪命請置外官雖不得一時盡遣先於
十數州縣幷置一官官各設兩三員以委撫
字　穆宗九年四月詔文班常叅以上各擧
才堪治民者一人視所擧當否賞罰　顯宗
九年二月新定諸州府員奉行六條一察民
庶疾苦二察黑綬長吏能否三察盜賊姦猾

四察民犯禁五察民孝弟廉潔六察吏錢穀
散失　明宗八年四月兵部奏武散官試職
奏以擬外補　元宗元年十月中書省奏大
官自求補外侵漁百姓令官高者不差外任
制可　忠烈王元年六月王欲武官交差守
令承宣李汾成言武人可臨民者少如有才
兼文武實績有聲者宜勿論東西班擬之上
納之　自庚寅以來權臣柄國偶爲文武交差
之例每以武官補外及剗復舊銓注自王回

寄選東班仕路故東班必補外然後得執
朝官西班則循次以進何必求外寄遂不補
外至是武官托左右請復之　恭愍王三年
十二月教曰沿海守令職兼防禦誠難其人
自奉翊以下代言以上各舉清白有武才者
二人　四年七月命兩府各舉堪爲守令者
五年八月命宰相選廉公諳吏治者爲守
令　八年全以道請監務縣令專任文士舊
例監務縣令皆用登科上流近世專以諸司
胥吏爲之貪汚虐民且階皆七八品秩甲人
微寡強輕之恣行不法鄉邑殘弊王納以道
之言以五六品爲安集欲革舊弊然安集非
出於批目皆用時宰所舉以白牒之任其後
軍功添設之官與工商之賤皆得爲之　十
一年五月令省郎薦六品以上可鉩任者
十月臺諫上言田里休戚在於守令雖有臺
諫政曹保舉之令皆徇面情所薦至有不識
字者願自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別見舉其名實舉非其人令

舉主必罰　十二年五月教曰守令賢否民
之休戚係焉今後僉議監察及六曹五品以
上各舉所知以備擢用所舉非人罪及舉主
二十二年九月命都堂各舉才堪守令者
數人　辛禑元年二月教守令考績之法以
田野闢戶口增賦役均詞訟簡盜賊息五事
爲殿最其遞任者必待新官交付去任朝叅
十二月令宰相及六曹臺省各舉才兼文
武可爲守令者　四年十二月憲司上言守
令分憂重任自古必選有名望者近因軍國
事殷安集不擇賢否故侵漁病民者甚衆請
令臺諫擬議差遣　六年六月諫官李崇仁
等言守令遷代大速雖得其人未見其効請
倣三載考績之法滿三年方許遞代令按廉
殿最以聞如有政迹尤著者不次擢用　八
年二月令臺省及各司舉可當外任者　九
年三月憲司言守令近民之職不可不謹近
年奸佞貪饕之徒付托權勢求爲守令恣行

不法憑公營私塗炭生民州府郡縣日就彫
獘願自今令臺省六曹舉廉正寡欲純良勤
儉者分遣郡縣使都巡問使按廉使黜陟賢
否以明賞罰如有謬舉罪及舉主黜陟不明
憲司糾理　辛昌即位之年六月令都評議
使司臺省六曹各舉所知務得公廉有才幹
者以委外任仰都巡問按廉使嚴加考覈以
憑黜陟其貪汚不材者痛行懲罰　八月趙
浚言近日所除守令頗有士林所不知者願

自今非經各司顯秩有名望者非歷試中外
有聲績者不許除授監務縣令職又近民近
世仕出多門人恥爲之乃以府史胥吏除之
使不學墻面之輩以毒其民願以臺諫六曹
所舉有材幹者差遣陞階叅官使與州牧同
批以重其任安集一切罷之　是月令臺諫
六曹舉堪爲守令者又復以士人爲縣令監
務自禑時權奸秉政競用私人隨喜怒以爲
黜陟或一年三四易諸州縣安集例多不識

字者奪人田民納之權門至其權臣馬牛鷹
犬求媚媒進貪殘之禍甚於胥吏至是始用
士流　恭讓王二年十二月憲司上言守令
迹任頻數雖有才能未布政令民未受惠且
送舊迎新其弊不貲願自今三年已滿有聲
績者擢授京官不勝其任者貶黜以勵士風
凡選用監司　文宗十年八月諸州牧刺史通
判縣令尉及長吏政績勤慢淸濁百姓貧富
皆樂遣使按撿　仁宗五年三月詔曰遣使

郡國廉察刺史縣令賢否以褒貶之　明宗
十一年九月以往年察訪使黜陟多有乖戾
其被黜官吏依舊敍用國制重外寄遣按察
使巡察州縣問民疾苦以春秋更代而又間
發察訪使黜陟幽明自仁宗壬戌以後不遣
察訪唯委按察爲按察者但循故常不能彈
舉故官吏略無畏忌務爲侵漁流亡相繼庚
癸之後政令益苛民生愈困歲戊戌寅相繼
有仁奪尤極舉雖議乃發十道察訪使俾往

升[illegible]職者九百九十餘人至是原之　十八年三月因宰樞所奏下制曰百姓乃國家根本朕欲其安土樂業故遣朝臣分憂宣化近聞守令因公事不急之務侵漁勞擾民不堪弊流移逃散轉于溝壑朕甚愍之其令兩界兵馬使五道按察使巡察吏理期於覈實各官貪吏廉貪勤怠精究巡問小有割民受贈憑公自利遍問驗實以罪貶奏其有清白守節興利除害獄訟平決者以功褒奏

恭愍王五年六月教曰存撫按廉州縣官所以分憂共治者也存撫按廉憑公營私以害吾民及罷軟不事事者都評議司監察司聞奏黜削州縣官貪不能其任存撫按廉體察糾理　辛禑四年十二月憲司上言各道按廉軍國重事民生疾苦守令得失刑獄爭訟皆委統察所任至重令六朔更代故凡行公事未畢見遞以至廢弛且一年兩度送迎有弊願自今滿一歲方許遞代　十三年十一月令諸道按廉使考將帥能否殿最月季報都堂　辛昌即位之年七月趙浚言按廉之職國初節度使也揔攝軍民專制方面守令奉職而民安其業方鎮懾服而戰守必力事權歸一人無異望至令號為一方統察令賊破州郡而方鎮無所畏憚擁兵養威坐視而不戰賊勢日益張守令自恣公行賄賂流連聲色百姓塗炭而不之恤為按廉者區區於簿書錢穀之間而未能嚴於黜陟賞罰之

典以振起軍民之政者無他　知官皆正順奉順之貪方鎮府尹州牧都護亦兩府之大臣奉翊之達官故按廉不以王人大體為念反以秩卑小節為嫌紀綱不振願法祖宗遣兩府之成憲體唐室遣大臣之故事擇兩府有廉威明幹四善者為都按廉黜陟大使以田野闢戶口增詞訟簡賦役均學校興巡察州郡而黜陟之以號令嚴器械精兵卒鍊屯田修海寇息巡臨方鎮而賞罰之而軍官敗績

設一州郡守令貪汚招納賄賂者斬次罪罷
職論罪次罪論罰行公以振紀綱守令三年
遞任不被都按廉譴責者即除京職其都按
廉使許令臺諫薦舉俟依貼出乃遣之自元
帥以下皆郊迎呈叅不許坐雖以五六品爲
廉使者一年相遞之期黜陟考課之法與都
按廉同更相迭遣不爲常例都按廉不能黜
陟州郡方鎭者司憲府申聞罷職痛理 八
月諸道都觀察黜陟使皆用臺諫之薦

凡官寺之職毅宗五年以鄭誠權知閤門祇
候御史臺以宦者叅朝官無古制爭之 高
宗四十五年七月宦者金仁宣有衛社之功
然其官極于南班七品金仁俊請除叅職王
亦欲授之恐後人援以爲例終不許 元宗
元年六月下制宦者閔世冲自予幼時以至
今日再救朕疾功不可負限六品敍用宦官
拜叅始此 恭愍王元年五月諫官上疏閹
人授檢校官食祿者大多請加沙汰 辛禑

六年六月諫官李崇仁畫設官分職各有攸
當故先王置內侍府以待中官是爲令典不
可改也乞復置此官將中官之小心謹愼者
隨品轉用毋與朝官不聽 恭讓王元年十
二月臺諫交章請依舊制宦官不許拜六品
在僞朝已拜叅官者追奪告身放還田里
趙浚上言宦者自國初至慶陵朝不得叅官
近來以宮中傳命之任得與論道經邦之列
非所以尊朝廷願遵慶陵之制不許拜朝官

左司議吳思忠等言祖宗之制宦寺無官
文廟之世宦寺給事不過十數人亦未嘗食
祿忠烈王朝亦不拜叅官至于玄陵使宦寺
得與兩府八衛之列卒致萬生之變今復宦
內侍府階三品復蹈亡國之轍願宮中給事
者只給衣食罷內侍府判曰自今不許朝官
毋革內侍府
凡限職靖宗六年四月與南班及流外人吏
將校等子不付工匠業者依父祖有痕咎人

例入仕　文宗七年十月判樂工有三四子者以一子繼業其餘屬注膳幕士驅史轉陪戎副尉校尉限至矅武校尉　十年十二月判雜路人子孫從父祖曾祖出身仕路外孫許屬南班若祖母之父係雜路者許敍東班　十二年五月式目都監奏製述業康師厚十舉不中例當脫麻然是堂引上貢會孫堂引是驅史之官伏審戊子年制電吏所由注膳幕士驅史門僕子孫登製述明經及雜科

或成軍功者許升朝行又兩中年制雜路人子孫蒙恩入仕者合依父祖仕路今謂不宜脫麻從之　是月判嫁大功親所產禁仕路　十六年判僧人之子仕路禁錮至孫方許通　二十七年正月有司奏按令典工商家執技事上專其業不得入仕與士齒軍器注簿崔忠幸良醞令同正梁將金工人外孫別將羅禮隊正禮順亦皆工人嫡孫自業九流去其所業已登朝行不可復尤工匠乞各

限時職不許遷除制曰可依辛亥年郎將忠孟限大將軍例許通任用中書省駁奏忠幸等無大功能掩匿世累冒入流品不宜與忠孟邊功例論制曰除淸要理民職外一如前制　宣宗二年四月判同父異母姉妹犯嫁所產仕路禁錮　肅宗元年二月判嫁小功親所產依大功親例禁仕路　七月判注膳幕士所由門僕電吏杖首等雜類雖高祖以上三韓功臣只許正路南班限內殿崇班加

轉　六年十月判嫁大小功親所產並許通　睿宗十一年八月判大小功親犯嫁者禁錮　仁宗三年正月判電吏杖首所由門僕注膳幕士驅史大文等子孫依軍人子孫許通諸業選路例赴擧其登製述明經兩大業者限五品醫卜地理律算業者限七品若堅貞節操有名聞者兩業特異者擢大業甲乙科則許授淸要理民職丙科同進士則三品職醫卜地理律算業則四品職其非登科入

仕者亦限七品至玄孫許通　十二年十二月判嫁大小功親所産曾限七品今後仕路一禁　十八年六月判工商樂人之子雖有功只賜物禁仕路　毅宗元年十二月判大小功親內只禁四寸以上犯嫁五六寸親黨不曾禁嫁緣此多相昏嫁遂成風俗未易卒禁已前犯産人許通仕路今後一皆禁錮　六年二月判京市案付恣女失行前所産限六品職失行後所産禁錮　三月判僧人子孫限西南班七品　高宗四十五年二月崔竩以家奴李公柱爲郎將舊制奴婢雖有大功賞以錢帛不授官爵崔沆秉政欲收人心始除其家殿前公柱崔良伯金仁俊爲別將聶長壽爲校尉金承俊爲隊正至是奴等曰公柱身事三世年老有功請加叅職奴隷拜叅始此　元宗元年四月下旨散員康俊才以本系微賤限在七品然能通蒙古語宜限五品　忠烈王二年閏三月僉議府上言近內豎微賤者以隨從之勞許通仕路混雜朝班有乖祖宗之制請收成命不允國制內僚之職限南班七品謂之常式七品如有大功異能只加賞賜未有至五六品者元宗朝始通其路然拜將軍郎將者不過一二及忠烈即位內人無功者拜豐官高爵腰鞓帶貴至子孫許通臺省政曹者甚多若別將散員不可勝數　辛禑五年正月諫官言工匠之徒雖或有勞勿許授職其已授者追奪職牒

凡蔭敍諸以蔭出身者皆限年十八以上　穆宗即位敎文武五品以上子授蔭職　顯宗五年十二月敎兩班職事五品以上子孫若弟姪許一人入仕　肅宗即位詔職事四品以上及致仕貟戶爵一子　五年二月詔兩京文武顯職四品及給舍中丞諸曹郎中致仕見存者許一子蔭職　睿宗三年二月詔兩京文武班五品以上各許一子蔭官無適子者許收養子及孫　仁宗五年正月判收

養同宗支子許承蔭收養遺棄小兒良賤難
辨者東西南班並限五品　十二年六月判
致仕見任宰臣直子軍器注簿同正收養子
及內外孫甥姪良醞令同正前代宰臣直子
良醞令同正內外孫令史同正樞密院直子
良醞令同正收養子及內外孫甥姪良醞丞
同正左右僕射六尚書以下文武正三品直
子良醞令同正收養子及內外孫甥姪主事
同正從三品直子良醞令同正收養子及內

外孫甥姪令史同正正從四品直子良醞丞
同正正從五品直子主事同正　十三年閏
二月判前代宰臣直子良醞丞同正內外孫令
中同正外孫史同正　高宗四十年六月詔
宰樞及文武三品致仕見存者各許一子蔭
官無直子許姪甥女婿收養子內外孫一名
承蔭先代宰樞內外無名之孫一名許初職
文武四品給舍中丞諸曹郎中中郎將以上
各許一子蔭職　忠烈王八年五月文武致

顯三品以上許蔭一子無子者甥姪婿若過
房付籍者許一名初職先代宰臣密直內外
孫無名者亦戶許一名初職文武職事四品
中郎與書侍丞諸曹正郎以上勿論解官試
攝許蔭一子外敍貟用前所任朝官降等許
蔭　忠宣王即位敎曰宰樞及文武三品以
上致仕見存者各許一子蔭官無子則甥姪
女婿內外孫及收養子許一名初職先代宰
樞內外孫無名者許文武初職四品及給舍

中丞諸曹郎中中郎將解官者勿論試攝各
授一子蔭官凡實行後爲外官者亦降等許
蔭　忠宣王復位敎曰宰臣直子許一名初
授七品顯官致仕三品各許一子職事無子
者甥姪女婿一名許蒙文武四五品顯官解
官各許一子蔭職

凡敍祖宗苗裔肅宗即位詔太祖苗裔在軍
籍者免無職者許入仕　三年十月賜祖宗
苗裔無職者爵一級　五年二月詔太祖內

玄孫之孫外玄孫之子及太祖同胞昆弟玄
孫之子及外玄孫後代正統君王玄孫之子
及外玄孫各戶齡一人　睿宗三年二月詔
太祖內玄孫之孫外玄孫之子許初入仕一
人屬南班者改屬東班　四月詔大廟十陵
諸孫無官者許初職　毅宗十六年太祖之
裔未得祿仕者令有司選補　二十一年九
月詔太祖苗裔許初職　二十三年四月詔
太祖內外苗裔敍用　神宗即位詔太祖苗

裔太祖同産兄弟正統君王子孫並許入仕
高宗四十年六月詔太祖苗裔挾十一女
一戶一名許初入仕已爲貞者政抄別錄敍
用充軍者許免　忠烈王八年五月教聖祖
苗裔雖挾二十女一戶例許一名入仕已爲
貞者政抄別錄若在南班改東班勿差國仙
在軍行者除軍籍聖祖親兄弟之孫一戶例
許一名入仕　忠宣王即位教曰太祖苗裔
無名者例以一戶一名許初入仕太祖同胎

兄弟貴延于世內外五世玄孫之子曾孫各許
一戶一名初入仕正統君王內外孫亦如之
忠宣王復位教曰祖聖苗裔無名者雖挾
二十二女例以一戶一名許初職已入仕者
別錄敍用屬南班者改東班勿差國仙亦免
充軍祖王親兄弟內玄孫之玄孫之孫外玄
孫之玄孫之子及歷代先王內玄孫之玄孫
之子外玄孫之玄孫例以一戶一名許初職
忠肅王十二年教祖王苗裔雖挾三女許

初入仕屬南班者改屬東班勿差國仙仍免
軍役
凡敍功臣子孫顯宗五年十二月錄太祖功
臣子孫無官者　文宗六年十月制裴玄慶
等六功臣佐我太祖肇開大業功德勒于鍾
鼎其後嗣至于曾玄男女僧尼無官者授初
職有官者增級　三十七年閏六月判三韓
功臣承蔭者其功臣職牒雖或遺失的是功
臣子孫許初入仕　肅宗即位詔太祖代及

三韓功臣內外孫無職者戶許一人入仕
廟功臣河拱辰將軍宋國華及庚戌年如契
丹見留使副許其子孫一人入仕　睿宗三
年二月詔祖代六功臣三韓前後功臣代代
配享功臣西京興化龜宣慈州仇比江潘嶺
等固守負將子孫各許初入仕一人　四月
詔配享功臣內外孫無官者許初職　六年
爵太祖功臣子孫　仁宗八年十二月判功
臣子孫付薄點職　毅宗二十一年九月歷

代功臣之後皆許初職　二十三年四月三
韓壁上功臣子孫許初職　神宗即位詔曰
祖代六功臣三韓功臣子孫並許入仕　高
宗四十年六月詔祖代六功臣三韓功臣內
玄孫之玄孫之孫外玄孫之玄孫之子挾七
女夫蒙戶一名許初入仕三韓後壁上功臣
內玄孫之玄孫之玄孫之子外玄孫之玄孫
之玄孫挾六女夫蒙戶一名許初入仕代代
配享功臣內玄孫之玄孫外玄孫之曾孫挾

五女夫蒙戶一名初入仕　忠烈王八年五
月聖祖代六功臣三韓壁上功臣歷代壁上
功臣配享功臣戰沒功臣亦許其孫戶各一
名入仕　忠宣王即位教曰祖代功臣之內
外五世玄孫之子代代配享功臣內外五世
玄孫之曾孫太祖代衛社戰亡金樂金哲中
崇謙及能使丹兵還退徐熙河拱辰盧戩楊
規等內外孫與玄孫中一名許初入仕顯宗
南幸時有功者及始終隨從功臣與西京興

化龜宣慈州仇比江盤嶺成功戰亡者交戰
將校典軍人等內外孫與玄孫中一名例許
初職甲申丁亥年東蕃元帥尹瓘吳延寵爲
國亡身庾益懷節寵方崔甫及出衆成功對
戰亡身兩班軍人及行諜未還記事儒一內
外玄孫中例許一名初職乙卯年西事成功
及戰亡兩班負將庚戌年昌化軍衛社景純
李雄等內外孫中一名許初職平章事崔思
尋於先代救難使王孫緣選其內外玄孫錄

上及職事七品以上父母妻各加官封　二
年十月鎬京文武三品以上妻寡居守御者
封爵　顯宗五年十二月敎歷代功臣封贈
官爵　德宗即位判中郎將准諸曹員外郎
別將准七品父母封爵　靖宗即位詔散官
四品職事常參以上爵其父母妻散官五品
職事七品以上爵其父母　五年十二月四品
以上封父母爵　睿宗三年二月兩京文武
兩班各以官品高低許加父母妻封爵　四

月配享功臣各加追封　毅宗三年正月判
三子赴戰有功者父母依三子登科例封贈
賜朱　高宗四十年六月詔代代功臣各加
封爵文武職事常參散官四品以上父母妻
封爵職事七品散官五品員父母封爵　忠
宣王即位敎太祖代衛社功臣及却退丹兵
人等加封爵號內外文武職事常參以上散
官四品以上父母妻封爵三品以上員除父
母之封以祖曾祖請封曾者亦許之　恭愍

王十一年十月金續命上言今針線娘子內
僚之女亦有封翁主宅主者僭擬踰分殊失
尊卑之體除不得已宗室勳舊外勿許封爵
已封者請奪之　十二年十一月敎擊走紅
賊三等功臣並父母妻超三等封爵　二十
年三月戰亡將上悉加追贈　辛禑五年正
月門下郎舍言僧人封君及依例外翁主宅
主封爵並皆除之　九年二月左司議權近
言近封宅主僧封諸君及府外封君皆繫官

爵輕賤並許禁斷　恭讓王元年十二月諫
官請罷無功封君者　二年正月憲司請勿
許封爵婦人僧徒從之　十二月趙浚上言
非有功不侯我朝之法金富軾削除僭亂平
定西都封樂浪侯金方慶伐叛耽羅問罪東
倭封上洛公自今宰相非安社定遠功臣毋
得封君　三年八月憲司上言聖人制禮嚴
嫡庶之分嫡子然後得承襲父爵支子不與
焉若宗子無子而亡則衆子之次者乃得襲

歸本爵王子之後不論嫡庶不辨親疎一皆許襲實非古制且所謂承襲者父沒然後繼其位也今父在而其子不論多少皆得封君不惟嫡庶無等有乖於禮亦難以有限爵祿封無窮之子孫也請令有司考覈宗籍凡爲先王親子之後正從嫡長及殿下之伯叔親弟及親衆子乃許封君其封君之後許令長子襲爵其族屬疏遠而已封君者悉收告身其中擇有才幹者於文武隨才任用以遵先王之制以別宗族之親不報　都評議使司上言自古天子之配爲后諸侯之配爲妃天子之女謂之公主諸侯之女謂之翁主上下之禮不可紊亂所以定名分而別尊卑也我國家近代以來紀綱陵夷不循禮制后妃翁主宅主之稱或出時君之所欲或因權勢之私情皆失其義至於臣僚妻室之封祖宗之贈皆無定制願自今定以王之正配稱妃册授金印世子正配稱嬪册授銀印王子正

配稱翁主王女稱宮主並下批銀印王之有服同姓姊妹姪女及同姓諸君正妻稱翁主文武一品正妻封小國夫人二品正妻封大郡夫人三品正妻封中郡夫人母並大夫人四品正妻封郡君母郡大君五六品正妻封縣君母縣大君三子登科之母無職人妻特封縣君歲賜如舊有職人妻加二等凡婦人須自室女爲人正妻者得封父無官嫡母無子而次妻之子有官者許封嫡母其次妻雖不得因夫受封所生之子有官者當從母以子貴之例受封縣君已上命婦夫亡改嫁者追奪封爵三十歲前守寡至六十歲不失節者勿論存沒旌門復戶士大夫追贈祖考二品以上贈三代父准子職祖曾祖遞降妣並同三品贈二代四品至六品贈考妣並吏曹受判給牒從之

添設職恭愍王三年六月大都判書摠郞除政曹外皆倍設添設各司五四品亦皆添設

又於四十二都府每領添設中郎將郎將各二人別將散員各三人以授之謂之賞軍政添設之職始此　十二年閏三月除臺諫吏兵部外增置東班三品以下六品以上西班五品以下職額　二十年十二月命左承宣金興慶曰今兵革未偃錢財罄竭有軍功者無以賞之設添文官三品武官五品以下官以賞軍功　辛禑二年正月以添設職賞軍士自奉翊通憲至七八品無算時人有車載斗量之譏　四年八月憲司上言添設官職只爲賞軍功也無功閑居者亦或貪緣冒得使名器至賤自今除從軍立功外勿授添職　五年正月諫官上言設官分職自有定制今兩府之額多至六十密直以下封君及通憲以上添設甚衆請皆罷之正順以下添設官勿許帶館職且本國出謝循例滿百日則不出添設雖非實職年久者亦出實非古制況因年久並與襯似者間或用讎冒出請丁

巳年以前添設大小職毋得出謝　九年二月左司議權近言比來四方兵興國用虛耗其有戰勝之功者錢財不足而難以盡賞官職有限而難以盡授故先王權設添職而有其數以賞其功非有軍功者不敢虛授今添設大繁至無其數功否混淆僥倖日開至於工商賤隷皆得冒授官爵之賤至如泥沙我國家所賴以賞有功靡人心者只有官爵而官爵不重人皆輕之則後雖有功何以賞之且彼戰攻之士豈望添設輕賤之職以赴難測危亡之地乎願自今賞功添設之職一遵先王定數除赴戰有功外勿許除授　恭讓王元年十二月諫官上疏請罷僞朝添設職汰恭愍王丙申癸卯二年添設之職命汰丙申年添設　二年正月憲司請收僞朝添設職牒不聽　是月王謂鄭道傳曰罷僞朝添設職其術何如對曰古之用人之法有四曰文學曰武科曰吏科曰門蔭以此四科舉之

當則用之否則舍之其誰有怨又問秩高者處之何如對曰曾趙宋時爲散官設大丹館福源宮或授提調或授提舉今亦効此別置宮城宿衛府而位密直奉翊者爲提調宮城宿衛事三四品提舉宮城宿衛事然則政得其宜體統嚴矣又問居外者處之何如對曰居京城者處之如此則在外者爭來赴衛王室矣然後以秩高下或爲提調或爲提舉從之

役官之制未知始於何代樞密院堂後官門下錄事權務八祿以上人費白銀六七十斤得拜叅職謂之役官後因穀貴無一人請補勤令衣冠子弟爲之或辭職或逃避高宗四十三年乃以五軍三官七品爲首者受大倉粟供辦　忠宣王三年三月教曰役官姑停點望令倉庫供其費　恭愍王元年正月典理司上役官之制王親選下判　恭讓王二年六月都堂啓門下錄事注書三司都事密直堂後內院令丞膳官令丞皆用私財以供官費名爲役官有違設官之意請自今其宣飯紙札皆令官給從之

鬻爵之制　忠烈王元年以國用不足令人納銀拜官以所納多少爲差　三年二月令無功及不次而求官者科等納銀授職　忠穆王四年征東省都事吳友上書請行入粟補官之法白身入從九品者輸米五石每級遞加五石有前職者米十石陞一等　辛禑二年令西北面納粟補官以充軍需

成衆官選補之法　曰內侍院曰茶房曰司楯曰司衣曰司彝其沿革歲月不可考明宗十六年重房武臣請擬屬內侍茶房則其選猶高矣　恭讓王二年十月都堂啓內侍茶房必入禁闥其任匪輕以無定額趨避罪役者爭相充補纔及數月便歸鄉里不供其役動至數百乞擇儀狀端正者百人充之分左右番番各五十人從之三年四月吏曹又啓明

內侍茶房司楯司衣司彝等成衆阿幕備
衛近侍之任不可不擇其始設也必考其世
籍才藝容貌乃許入屬近來謀避軍役爭相
投屬容有世籍不現形狀不完才藝不通者
亦或混雜及其仕滿不論賢否但以都目而
授職故拜朝官者或不稱職除守令者亦或
病民非細故也其入屬者不可不愼簡焉願
自今本曹必考戶籍及初入仕朝謝觀其容
貌仍試其藝其於書筭射御中通一藝者許

令入屬雖舊屬者亦皆考覈且內侍茶房其
數已定司楯司衣司彝則尙無定額入屬之
徒無有紀極請删定員數司楯四番各五十
人司衣四番各四十人司彝四番各三十人
從之
事審官太祖十八年新羅王金傅來降除新
羅國爲慶州使傅爲本州事審知副戶長以
下官職等事於是諸功臣亦效之各爲其本
州事審事審官始此　成宗十五年定凡事
審官五百丁以上州四員三百丁以上州三
員以下州二員　顯宗初年判父及親兄弟
爲戶長者勿差事審官　十年判凡差事審
官從其人古姓擧望其擧望雖小如朝廷顯
達累代門閥者並奏差曾坐謟曲奸邪之罪
者勿差　文宗十一年判事審官歸鄕作弊
者按廉使監倉使推送京師科罪仍令事審
主掌使辭連逓差　仁宗二年判鄕吏子孫
雖免鄕其親黨猶爲鄕役者勿差事審官

十二年判宰樞內外鄕妻鄕祖曾祖妻鄕等
五鄕內三鄕兼差上將軍以下三品以上內
外鄕祖曾祖妻鄕等四鄕內二鄕兼差四品
以下叅上以上內外鄕祖妻鄕等三鄕內一
鄕差叅外員內外鄕內一鄕差各以文武平
均交差　忠烈王九年罷諸州事審官
忠肅王五年四月罷州郡事審官民甚悅之
然未幾權豪復自爲之害甚於前五月下敎
曰事審官之設本爲宗主人民甄別流品均

平賦役衰正風俗今則不然廣占公田多匿民戶若小有差役例收祿轉則吏之上京者敢於私門決杖徵銅還取祿轉擅作威福有害於鄉井補於國已盡革罷其所匿田戶推刷復舊　恭愍王十八年辛旽欲自爲五道都事審官令三司上書請復事審官王曰我皇考値旱災書告天罷此官天乃雨寡人可忘先王之意乎焚其書

其人　國初選鄉吏子弟爲質於京且備顧問其鄉之事謂之其人文宗三十一年判凡其人千丁以上州則足丁年四十以下三十以上者許選上以下州則半足丁勿論兵倉正以下副兵倉正以上富強正直者選上其足丁限十五年半丁限十年立役半丁至七年足丁至十年許同正職役滿加職　高宗四十年六月詔其人加村分職　忠肅王五年敎其人役使甚於奴隷不堪其苦逋亡相繼所司計日徵直州郡不勝其弊多至流

亡以事審官及除役所除戶代之令亡州郡其除之（除役所即官司及所屬民戶不供賦役者）

鄉職一品曰三重大匡重大匡二品曰大匡正匡三品曰大丞佐丞四品曰大相元甫五品曰正甫六品曰元尹佐尹七品曰正朝正位八品曰甫尹九品曰軍尹中尹　成宗二年改州府郡縣吏職以兵部爲司兵倉部爲司倉堂大等爲戶長大等爲副戶長郎中爲戶正員外郎爲副戶正執事爲史兵部卿爲兵正筵上爲副兵正維乃爲兵史倉部卿爲倉正　穆宗元年三月判諸州縣戶長年滿七十屬安逸　顯宗九年定凡州府郡縣千丁以上戶長八人副戶長四人兵正副兵正各二人倉正副倉正各二人史二十人兵倉史各十人公須食祿史各六人客舍藥店司獄史各四人五百丁以上戶長七人副戶長二人兵正副兵正倉正副倉正各二人史十四人兵倉史各八人公須食祿史各四人客

倉藥店司獄史各二人三百丁以上戶長五人副戶長兵倉正副兵倉正各二人史十人兵倉史各六人公須食祿史各四人客舍藥店司獄史各二人百丁以下戶長四人副戶長兵倉正副兵倉正各一人史六人兵倉史各四人公須食祿史各三人客舍藥店史各一人東西諸防禦使鎭將縣令官千丁以上戶長六人副戶長兵倉正副兵倉正各二人史十人兵倉史各六人公須史各四人客舍藥店司獄史各二人百丁以上戶長四人副戶長以下並同千丁以上州縣百丁以下戶長二人副戶長兵倉正副兵倉正各一人史六人兵倉史各四人公須客舍藥店司獄史各二人　是年判諸道外官戶長擧望時考其差年久近壇典行公年數具錄申省方許給貼　十三年四月崔士威奏鄕吏稱號混雜自今諸州府郡縣吏仍稱戶長鄕部曲津驛吏只稱長從之　十六年二月判諸州倉

長吏病滿百日後京官例遞職收田　文宗五年十月判諸州縣吏初職後壇史二轉兵倉史三轉州府郡縣史四轉副兵倉正五轉副戶正六轉戶正七轉兵倉正八轉副戶長九轉戶長其公須食祿正准戶正副正准副兵倉正客舍藥店司獄正准副戶正副正准州府郡縣史以家風不及戶正副兵倉正者差之若累世有家風子息初授兵倉史其次初授後壇史　十六年三月判各州縣鄕吏爲僧者直子禁副戶長戶長職孫以下許通　二十三年三月判別將則副戶長以上校尉則兵倉正戶正食祿正隊正則副兵倉正副戶正諸壇正並弓科試選兼差　忠宣王四年禁鄕吏之子冒受伍尉　忠肅王十二年敎本國鄕吏非由科擧不得免役從仕近者逋亡附勢濫受京職又令子弟不告所在官司投勢免役内多濫職外損戶口今後外吏及其子弟毋得擅離本役其受京職者限

七品罷職從鄕　恭愍王十二年五月敎曰年外吏規免本役多以雜科出身以致鄕邑彫廢自今只許赴正科毋令與於諸業　辛禑九年二月左司議權近等言國之安危係守州郡盛衰比年以來外方州縣吏輩規免本役撓爲明書業地理業醫律業皆無實才出身免役故鄕吏日減難支公務至於守令無所役使諸業出身者退坐其鄕悉行所欲守令莫之誰何是以州縣僅存之吏皆生覬

覦之心臣等切恐州縣因此益衰乞東堂雜業監試明經一皆罷之禑令東堂雜業監試明經依舊施行鄕吏則三丁一子許赴試

恭讓王元年十二月趙浚上言比年以來紀綱陵夷爲鄕吏者或稱軍功冒受官職或憑雜科謀避本役或托權勢濫升官秩者不可勝紀州縣一空八道凋弊願自今雖三丁一子三四代免鄕而無的實文契者軍功免鄕而無特立奇功受功牌者雜科非成均典校典法典醫出身者自添設奉翊眞差三品以下勸令從本以實州郡令後鄕吏不許明經雜科出身免役以爲恒式

志卷第二十九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
教修

百官一

高麗太祖開國之初參用新羅泰封之制設官分職以諧庶務然其官號或雜方言蓋草創未暇革也二年立三省六尚書九寺六衛略倣唐制成宗大新制作定内外之官内有省部臺院寺司館局外有牧府州縣官有常守位有定貟於是一代之制始大備文宗睿宗雖少加增損大抵皆襲成宗之舊子孫有所遵守自忠烈改官制凡擬上國者悉改之忠宣受禪父子互相紛更而官爵大紊及恭愍嗣位二十年之閒改官制者四而或從舊制或用新制遂不勝其煩矣大抵高麗之法因時沿革繁簡有異當其立法之始宰相統六部六部統寺監倉庫簡以制繁卑以承尊省不過五樞不過七宰相之職舉而庶司百

寮各供其職及其弊也省宰增至七八自事元以來事多倉卒僉議密直每於都評議司會議而商議之名又起與國政者至六七十人於是六部徒爲虛設百司渙散無統而政事不復修舉矣其設官之制終始得失蓋如此凡諸衙門所統所屬其詳未可攷今姑以大小品秩爲次錄之其隨立隨罷者亦幷錄之以著一時之事若因事散見而無首尾可攷者略之且都監各色因事而置事已則罷或遂置而不罷其名號多出於武臣任意撰定率皆鄙俚然亦皆附錄作百官志

三師三公大師大傅大保爲三師大衛司徒司空爲三公無其人則闕其始置歲月不可考文宗定三師三公各一人皆正一品忠烈王罷恭愍王五年復置十一年又罷之

門下府掌百揆庶務其郎舍掌諫諍封駁國初稱内議省成宗元年改内史門下省文宗十五年改中書門下省忠烈王元年倂尚書

省爲僉議府五年元賜僉議府正四品印七年元陞秩爲從三品十九年元改爲都僉議使司又陞從二品恭愍王五年復稱中書門下省別立尚書省十一年復改都僉議府十八年改門下府

判門下國初稱内議令成宗改内史令文宗改中書令定一人秩從一品忠烈王元年廢不置二十一年置都僉議令以金方慶爲之尋以嫌於上國中書令改判都僉議使司事後改領都僉議恭愍王五年復改中書令十一年復改領都僉議十八年改領門下辛禑改判門下

侍中成宗置門下侍中文宗定一人秩從一品忠烈王元年改僉議中贊置左右各一人二十四年忠宣受禪改都僉議侍中尋復改中贊三十四年忠宣在元改政丞省一人忠肅十七年忠惠王復改中贊後復改右左政丞恭愍王五年復改侍中尋復改右左政丞

五年改門下侍中守侍中十一年復改僉議右左政丞十二年改僉議左右侍中十八年改門下左右侍中守侍中

贊成事成宗置内史侍郞平章事門下侍郞平章事文宗定門下侍郞平章事中書侍郞平章事各一人又於中書門下各置平章事並秩正二品忠烈王元年改爲僉議侍郞贊成事僉議贊成事二十四年忠宣以宰執員冗論議異同事多稽滯乃罷之尋又復之三十四年忠宣改中護定三人秩仍正二品後復稱贊成事恭愍王五年復文宗舊制九年稱平章政事十一年復爲僉議贊成事十八年改門下贊成事

評理穆宗時有參知政事文宗定一人秩從二品忠烈王元年改僉議參理三十四年忠宣改評理增爲三人忠肅王十七年復改參理恭愍王五年復改參知政事十一年復改僉議評理十八年改參知門下府事二十一

年改門下評理
政堂文學文宗定一人秩從二品忠烈王元年改叅文學事十六年復改政堂文學忠宣王罷後復置之
知門下省事文宗定知門下省事一人秩從二品忠烈王元年改知僉議府事忠宣王罷恭愍王五年復改知門下省事十一年改知都僉議事十八年改知門下府事
常侍穆宗時有左右散騎常侍文宗定左右

各一人秩正三品後改左右常侍忠烈王二十四年忠宣復改左右散騎常侍尋復改左右常侍恭愍王五年復改左右散騎常侍十一年復改右左常侍十八年復改左右散騎常侍二十一年復改左右常侍
直門下文宗定一人秩從三品睿宗十一年詔立本品行頭忠烈王二十四年忠宣罷恭愍王元年置直都僉議五年復改直門下十一年復改直都僉議後復改直門下

司議大夫穆宗時有左右諫議大夫文宗定左右各一人秩正四品睿宗十一年詔立本品行頭後改左右司議大夫忠烈王二十四年忠宣改左右諫議大夫降從四品後復改左右司議大夫恭愍王五年復改諫議大夫陞從三品班在直門下上十一年復改右左司議大夫十八年復改左右諫議大夫二十一年復改左右司議大夫
給事中文宗定一人秩從四品後改獻納事

忠烈王二十四年忠宣復改給事中三十四年忠宣罷恭愍王元年復置中事尋罷之
舍人太祖十三年置內議舍人成宗改內史舍人文宗改中書舍人定一人秩從四品忠烈王二十四年忠宣改都僉議舍人陞正四品恭愍王五年復改中書舍人降從四品十一年改內書舍人十八年改門下舍人
起居注文宗定一人秩從五品睿宗十一年詔立本品行頭恭愍王五年陞正五品

起居郎文宗定一人秩從五品恭愍王五年陞正五品

起居舍人文宗定一人秩從五品恭愍王五年陞正五品

獻納穆宗時有左右補闕睿宗改左右司諫各一人秩正六品後改左右補諫忠烈王二十四年忠宣復改左右司諫三十四年忠宣改左右獻納陞正五品恭愍王五年復改左右司諫降從五品十一年復改右左獻納陞正五品十八年復改左右司諫二十一年復改左右獻納

正言穆宗時有左右拾遺睿宗十一年改左右正言各一人秩從六品忠烈王三十四年忠宣改思補陞正六品恭愍王五年復稱左右正言

錄事穆宗時有門下錄事文宗定一人秩從七品忠烈王二十四年改都僉議錄事陞正七品恭愍王五年復改門下錄事十一年復改僉議錄事爲階梯正七品十八年復改門下錄事

注書穆宗時有內史主書文宗改中書注書定一人秩從七品忠烈王二十四年改都僉議注書陞正七品恭愍王五年復改門下注書十一年復改僉議注書十八年復改門下注書

典務令一人從七品丞二人從八品錄事二人正九品並忠烈王三十四年忠宣始置置尋罷之

首領官經歷一人都事二人並忠宣始置尋罷之

掾屬文宗置主事六人令史六人書令史六人注簿三人待詔二人書藝二人試書藝二人記官二十人書手二十六人直省八人唐鄕各四人電吏百八十人門僕十人忠宣王加置照磨一人令史二十人譯史二人通事二人知印二人奏差十人

尚書省太祖仍泰封之制置廣評省摠領百
官有侍中侍郎郎中員外郎太祖時又有內奉省三國史云內奉省即今都省公華與此不同成宗元年改廣評省爲御
事都省十四年改尚書都省文宗定尚書令
一人秩從一品左右僕射各一人正二品知
省事一人從二品左右丞各一人從三品左
右司郎中各一人正五品左右司員外郎各
一人正六品都事二人從七品掾屬主事四
人令史六人書令史六人記官二十人算士

一人直省二人忠烈王元年併于中書門下
爲僉議府并罷員吏二十四年忠宣設左右
僕射於僉議府又置左右司郎中員外郎都
事各二人會都僉議府別廳治事尋並罷之
恭愍王五年革三司復置尚書省並復文宗
舊制唯不置知省事陞都事正七品十一年
罷尚書省復置三司

三司掌摠中外錢穀出納會計之務太祖啟
泰封調位府爲三司顯宗五年因武臣之請

罷三司置都正司十四年復置三司文宗定
判事一人宰臣兼之使二人正三品知司事
一人副使二人從四品判官四人睿宗十一
年詔本司員立本品行頭忠烈王置左右使
忠惠王元年置都事恭愍王五年罷爲尚書
省十一年復置三司定判事一人從一品左
右使各一人正二品左右尹各二人從三品
副使四人正四品判官二人正五品都事階
梯正七品十八年改副使爲少尹辛禑始置

領三司事　吏屬文宗置主事六人令史十
一人書令史二人記官二十五人重監二人
計史二人算士四人吏屬文宗前後史闕未攷諸司倣此

密直司掌出納宿衛軍機之政成宗十年兵
官侍郎韓彥恭使宋還奏宋樞密院即我朝
直宿員吏之職於是始置中樞院顯宗初罷
位罷中樞院及銀臺南北院置中臺省以掌
三官機務有使副使直中臺兼直中臺二年
罷中臺復置中樞院十四年中樞院日直員

爲左右承宣各有副仍以副樞以下兼之文
宗定判院事一人院使二人知院事一人同
知院事一人並從二品副使二人簽書院
事一人直學士一人並正三品知奏事一人
左右承宣各一人左右副承宣各一人亦正
三品堂後官二人正七品獻宗元年改樞密
院肅宗十一年詔承宣立本品行頭忠烈王
初即位置執奏以崔忠粹死執奏之職廢至
是復之元年改密直司二年改承宣爲承旨

二十四年忠宣改光政院刪定員吏使從一
品同知院事正二品副使從二品僉院事正
三品同僉院事從三品都承旨從五品承旨
副承旨並從六品計議官正七品計議參軍
正八品尋復改密直司使一人知司事二人
同知司事三人副使四人並從二品知申事
一人左右承旨各一人左右副承旨各一人
並正三品堂後官正七品三十四年忠宣罷
及即位復之加置判司事二年密直司陞秩

與僉議府同稱兩府改承旨爲代言三年副
使降正三品恭愍王三年判司事知申事四
代言皆爲祿官五年復改樞密院員秩並復
文宗舊制十一年復改密直司判司事司使
知司事簽書司事同知司事並從二品副使
提學知申事右左代言右左副代言並正三
品堂後官階梯正七品十八年降簽書正三
品改提學爲學士代言爲承宣後復改學士
爲提學承宣爲代言　吏屬文宗置別駕十

人主事十人試別駕二人令史二人記官八
人通引四人
資政院忠烈王二十四年忠宣新置之使秩
從一品同知院事正二品僉院事從二品同
僉院事正三品判官正五品計議官正七品
計議參軍從八品尋罷之
吏曹掌文選勳封之政國初稱選官有御事
侍郎郎中員外郎成宗十四年改爲尙書吏
部文宗定判事一人宰臣兼之尙書一人秩

正三品知部事一人他官兼之侍郎二人正四品郎中一人正五品員外郎一人正六品忠烈王元年併吏禮部爲典理司改尚書爲判書侍郎爲摠郎郎中爲正郎員外郎爲佐郎二十四年忠宣改爲銓曹別立禮部復改判書爲尚書仍一人摠郎爲侍郎增三人其一以他官兼之正郎爲郎中佐郎爲員外郎並增三人其一皆以西班兼之仍罷六曹判事知事尋復之三十四年忠宣併吏兵禮爲

選部仍以選軍堂後衛尉併焉改尚書爲典書增三人侍郎爲議郎郎中爲直郎員外郎爲散郎正仍三人加設注簿二人正七品以他官兼之後復稱典理司恭愍王五年復立六部吏部置尚書侍郎郎中員外郎品秩並復文宗舊制十一年復改典理司以尚書爲判書侍郎爲摠郎郎中爲正郎員外郎爲佐郎十八年復改選部稱尚書議郎直郎散郎二十一年復改典理司仍復判書摠郎正郎

佐郎之號恭讓王元年改吏曹　吏屬文宗置主事二人令史二人書令史二人記官六人

考功司掌考覈官吏功過國初稱司績成宗十四年改尚書考功文宗定郎中二人秩正五品員外郎二人正六品忠烈王元年改郎中爲正郎員外郎爲佐郎二十四年忠宣併於銓曹恭愍王五年復置考功司郎中員外郎十一年復稱正郎佐郎十八年改直郎散

郎二十一年復稱正郎佐郎　吏屬文宗置主事二人令史四人書令史四人計史一人記官二人算士一人

兵曹掌武選軍務儀衛郵驛之政太祖元年置兵部令卿郎中後稱兵官有御事侍郎郎中員外郎其屬有庫曹（太祖元年有徇軍部令郎中十六年有兵禁官郎中史光宗十一年改徇軍部爲軍部其職掌未詳疑皆是掌兵之官後並廢之）成宗十四年改兵官爲尚書兵部仍改庫曹爲尚書庫部顯宗二年罷庫部文宗定兵部

判事一人宰臣兼之尚書一人秩正三品知部事一人他官兼之侍郎二人正四品郎中二人正五品員外郎二人正六品忠烈王元年改軍簿司仍改尚書爲判書侍郎爲摠郎郎中爲正郎員外郎爲佐郎二十四年忠宣改爲兵曹又改判書爲尚書增二人其一班主兼之摠郎爲侍郎增三人其一以他官兼之正郎爲郎中佐郎爲員外郎並增三人其一皆以西班兼之三十四年忠宣併于選部

後改摠部又復稱軍簿司恭愍王五年復改兵部稱尚書侍郎郎中員外郎十一年復改軍簿司以尚書爲判書侍郎爲摠郎郎中爲正郎員外郎爲佐郎十八年復改摠部稱尚書議郎直郎散郎二十一年復改軍簿司仍復稱判書摠郎正郎佐郎恭讓王元年復改兵曹　吏屬文宗置主事二人令史二人書令史二人記官十二人

戸曹掌戸口貢賦錢糧之政國初稱民官有御事侍郎郎中員外郎其屬有司度金曹倉曹成宗十四年改爲尚書戸部仍改司度爲尚書度支金曹爲尚書金部倉曹爲尚書倉部後並罷屬官文宗定戸部判事一人宰臣兼之尚書一人秩正三品知部事一人他官兼之侍郎二人正四品郎中二人正五品員外郎二人正六品忠烈王元年改爲版圖司仍改尚書爲判書侍郎爲摠郎郎中爲正郎員外郎爲佐郎二十四年忠宣改爲民曹又

改判書爲尚書仍一人摠郎爲侍郎增三人其一以他官兼之正郎爲郎中佐郎爲員外郎並增三人其一皆以西班兼之三十四年忠宣改爲民部仍以三司軍器都監院併焉改尚書爲典書增三人摠郎爲議郎正郎爲直郎佐郎爲散郎並仍三人後改版圖司恭愍王五年復改戸部稱尚書侍郎郎中員外郎十一年復改版圖司以尚書爲判書侍郎爲摠郎郎中爲正郎員外郎爲佐郎十八年

復改民部稱尚書議郎直郎散郎二十一年
復改版圖司仍復稱判書摠郎正郎佐郎恭
讓王元年改戶曹　吏屬文宗置主事六人
令史六人書令史十人計史一人記官二十
五人筭士一人
刑曹掌法律詞訟詳讞之政太祖仍泰封之
制置義刑臺後改刑官有御事侍郎郎中員
外郎成宗十四年改尚書刑部文宗定判事
一人宰臣兼之尚書一人秩正三品知部事
一人他官兼之侍郎二人正四品郎中二人
正五品員外郎二人正六品又別置律學博
士一人從八品助教二人從九品忠烈王元
年改爲典法司仍改尚書爲判書侍郎爲摠
郎郎中爲正郎員外郎爲佐郎二十四年忠
宣改爲刑曹又改判書爲尚書仍一人摠郎
爲侍郎增三人其一以他官兼之正郎爲郎
中佐郎爲員外郎並增三人其一皆以西班
兼之三十四年忠宣改爲讞部仍以監傳色

都官典獄併焉改判書爲典書增二人摠郎
爲議郎復減爲二人郎中爲直郎員外郎爲
散郎並仍三人後復稱典法司恭愍王五年
復改刑部稱尚書侍郎郎中員外郎十一年
復改典法司仍復稱判書摠郎正郎佐郎十
八年改爲理部稱尚書議郎直郎散郎二十
一年復改典法司又復稱判書摠郎正郎佐
郎恭讓王元年復改刑曹　吏屬文宗置主
事二人令史六人書令史四人計史一人記
官六人筭士二人杖首二十六人
都官掌奴婢簿籍決訟文宗定尚書都官郎
中二人正五品員外郎二人正六品忠烈王
元年改郎中爲正郎員外郎爲佐郎二十四
年忠宣復改郎中員外郎三十四年忠宣併
於讞部忠宣王二年以訴良者多而讞部不
能辨復設都官置正郎佐郎恭愍王五年改
郎中員外郎九年加員外郎二人十一年加
置摠郎正四品改郎中爲正郎員外郎爲佐

郎十八年革摠郎改正郎爲直郎佐郎爲散
郎二十一年復稱正郎佐郎　吏屬文宗置
主事六人令史六人書令史六人計史一人
記官五人算士一人
禮曹掌禮儀祭享朝會交聘學校科舉之政
國初稱禮官有御事侍郎郎中員外郎其屬
有祠曹成宗十四年改禮官爲尙書禮部仍
改祠曹爲尙書祠部顯宗二年罷祠部文宗
定禮部判事一人宰臣兼之尙書一人秩正

三品知部事一人他官兼之侍郎一人正四
品郎中二人正五品員外郎二人正六品忠
烈王元年併于典理司二十四年忠宣復置
稱儀曹尙書一人侍郎三人其一以他官兼
之郎中員外郎並三人其一皆以西班兼之
三十四年忠宣復併于選部恭愍王五年復
立禮部置尙書侍郎郎中員外郎十一年改
禮儀司仍改尙書爲判書侍郎爲摠郎郎中
爲正郎員外郎爲佐郎十八年復稱禮部又

改判書爲尙書摠郎爲議郎正郎爲直郎佐
郎爲散郎二十一年復改禮儀司稱判書摠
郎正郎佐郎恭讓王元年改禮曹　吏屬文
宗置主事二人令史四人書令史二人記官
六人篆書書者二人
工曹掌山澤工匠營造之事國初稱工官有
御事侍郎郎中員外郎其屬有虞曹水曹成
宗十四年改工官爲尙書工部仍改虞曹爲
尙書虞部水曹爲尙書水部後廢虞水部文

宗定工部判事一人宰臣兼之尙書一人秩
正三品知部事一人他官兼之侍郎一人正
四品郎中二人正五品員外郎二人正六品
忠烈王元年罷二十四年忠宣復置稱工曹
尙書一人侍郎三人其一以他官兼之郎中
員外郎並三人其一皆以西班兼之後復罷
之恭愍王五年復立工部置尙書侍郎郎中
員外郎十一年改典工司以尙書爲判書侍
郎爲摠郎郎中爲正郎員外郎爲佐郎十八

年復稱工部仍改判書爲典書摠郎爲議郎
正郎爲直郎佐郎爲散郎二十一年復改典
工司稱判書摠郎正郎佐郎恭讓王元年復
改工曹　吏屬文宗置主事二人令史四人
書令史四人計史一人記官八人
司憲府掌論執時政矯正風俗糾察彈劾之
任國初稱司憲臺成宗十四年改御史臺有
大夫中丞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顯
宗五年武臣金訓等請罷御史臺置金吾臺

使副使錄事並無常員六年罷金吾臺復以
御史臺爲司憲臺置大夫中丞雜端侍御司
憲殿中侍御司憲監察司憲十四年復改御
史臺靖宗十一年陞權知監察御史班在閤
門祗候上文宗定判事一人大夫一人秩正
三品知事一人中丞一人從四品雜端一人
侍御史二人並從五品殿中侍御史二人正
六品監察御史十人從六品 文吏各五人 睿宗十
一年詔知事雜端立本品行頭神宗五年御

史二人陞爲叅秩忠烈王元年改監察司仍
改大夫爲提憲中丞爲侍丞侍御史爲侍史
監察御史爲監察史二十四年忠宣改爲司
憲府改提憲復爲大夫陞從二品侍丞復爲
中丞增二人陞從三品侍史改內侍史殿中
侍御史改殿中內侍史監察史改監察內史
省爲六人新置注簿一人正七品減知事雜
端尋復改監察司以內侍史復爲侍御史殿
中內侍史爲殿中侍御史監察內史爲監察

御史三十四年忠宣復改司憲府改大夫爲
大司憲陞正二品中丞爲執義陞正三品侍
御史爲掌令陞從四品殿中侍御史爲持平
陞正五品監察御史爲糾正增十四人其四
兼官仍從六品忠宣王三年降大司憲正三
品執義從三品後復改監察司以大司憲爲
大夫恭愍王五年復改御史臺大夫如故陞
執義爲中丞省一人掌令爲侍御史持平爲
殿中侍御史降從五品糾正爲監察御史十

一年復改監察司仍復改中丞為執義侍御史為掌令殿中侍御史為持平陞正五品監察御史為糾正十八年復稱司憲府改大夫為大司憲革執義置知事兼知事從三品掌令改侍史持平改雜端降從五品加置兼糾正二十一年革知事復置執義改侍史復為掌令雜端為持平　吏屬文宗置錄事三人令史四人書令史六人計史一人知班二人記官六人筭士一人記事十人所由五十人

開城府成宗始置尹顯宗罷府置縣令文宗復稱開城府置知府事忠烈王三十四年忠宣併給田都監及五部於開城府掌都城內判府尹一人從二品尹二人一兼官正三品少尹三人一兼官正四品判官二人正五品記室參軍二人正七品並隨品帶繕工職事別置開城縣令掌都城外恭愍王五年改定尹從二品少尹正四品判官正五品參軍正七品縣令亦正七品縣丞正八品十一年加

置判府事復在尹上亦從二品恭讓王元年令掌家舍財物追倍二年依中朝應天府置府中書省例令本府直報都評議司且擢用孝子順孫旌表義夫節婦監考大小學校以養人才禁惡逆奸偽以正風俗又掌農桑戶婚田土適文宿債牧民之任

藝文館掌制撰詞命太祖仍泰封之制置元鳳省後改學士院有翰林學士顯宗改為翰林院文宗定判院事宰臣兼之學士承旨一

人正三品學士二人正四品侍讀學士一人侍講學士一人直院四人其二權務醫官二人肅宗十一年制定員吏學士承旨學士並正三品侍讀學士侍講學士並正四品諸兼本院官並令本品行頭諸知制誥亦立本品行頭翰林院官兼者謂之內知制誥他官兼者謂之外知制誥後改知製誥後改直院為八品高宗七年復以直院為權務忠烈王元年改文翰署二十四年忠宣命直史館一人直文翰一人更用直文翰署

又總改爲使本署主選法尋改爲詞林院委以出納之任學士承旨陞從二品學士二人正三品侍讀侍講學士各一人從三品新置待制一人正四品尋復改文翰署後改學士爲司學三十四年忠宣併文翰史官爲藝文春秋館仍以右文館進賢館書籍店併焉置大詞伯三人從二品詞伯二人正三品直詞伯二人正四品應敎二人正五品供奉二人正六品已上兼官修撰二人正七品注簿

二人正八品檢閱二人正九品忠宣王三年改詞伯爲提學忠肅王十二年分藝文春秋爲二館藝文館置修撰注簿各一人檢閱二人後改供奉正七品修撰正八品檢閱正九品恭愍王五年復稱翰林院置學士承旨正三品待制正五品供奉一人正七品檢閱一人正八品直院二人正九品九年加置大學士二人十一年復稱藝文館改大學士爲大提學從二品置提學正三品直提學正四品

應敎正五品供奉仍正七品修撰正八品檢閱降正九品十八年提學例改學士二十一年復改提學恭讓王元年復併爲藝文春秋館　吏屬文宗置錄事二人承事郎二人待詔二人記官一人書手一人

春秋館掌記時政國初稱史館監修國史侍中兼之修國史同修國史二品以上兼之修撰官翰林院三品以下兼之直史館四人其二權務後陞直館爲八品高宗復以直館爲

權務官忠烈王三十四年忠宣併於文翰署爲藝文春秋館忠肅王十二年分藝文春秋爲二館春秋館置修撰注簿各一人檢閱二人後改供奉正七品修撰正八品檢閱正九品又有領館事監館事首相爲之知館事同知館事二品以上爲之充修撰官充編修官兼編修官三品以下爲之恭愍王五年復稱史館置編修官一人正七品檢閱一人正八品直館二人正九品十一年復稱春秋館供

奉正七品脩撰正八品檢閱正九品恭讓王元年史官崔蠲等上書曰史官之任君上之言行政事百官之是非得失皆得直書以示後世而垂勸戒故自古有國家者莫不以史職爲重本朝設藝文春秋館選有文行者八人同任史翰之職又置兼官以領之所以重其任也近年以來史翰歧而爲二兼官亦不供職但以供奉以下四人當之不能備記非國家置史之本意也願自今以史翰八人同

其職任各修史草二本秩滿當迁一納于館一藏于家以備後考兼官克脩撰官以下各據見聞錄爲史草悉送史館又本館直廬京外大小衙門凡所施爲之事一一錄報以憑記錄奉爲恒式從之　吏屬文宗置書藝四人記官一人

寶文閣睿宗十一年禁中作清讌閣還置學士直學士直閣各一人朝夕講論經書學士視從三品直學士視從四品直閣視從六品又置校勘四人其二以御書院校勘充之其二以職事兼之尋以清讌閣在禁內學士直宿出入爲難就其旁別置閣改官號曰寶文加置待制官班視給舍直賜金紫仍修紅樓下南廊爲學士會講之堂賜號曰精義就其左右爲休息之所充其選者皆一時豪傑又置提舉同提舉管勾同管勾皆以中樞內臣兼之後加置大學士一人毅宗五年始置文牒所於寶文閣以文士十四人及寶文閣校

勘專掌其事命司空林光爲別監忠烈王元年改寶文署二十四年忠宣併於同文院（文宗以同文院爲丙科權務官使一人三品兼之副使一人五品兼之錄事四人二兼官）忠肅王元年瀋王鈞旨復置寶文閣大提學從二品提學正三品直提學正四品恭愍王五年改大提學爲大學士減提學改直提學爲直學士置待制正五品十一年復改大學士爲大提學復置提學改直學士爲直提學減待制置直閣正四品十八年提學例改學士

[illegible]置應教正五品二十一年復用十一年官制忠烈王以後寶文閣徒有其名忠肅王初立大臣請置書筵官分四番更日侍講恭愍王元年開書筵亦分番入侍辛禑元年令五品以下四人爲侍學分兩番進講及逝官陞四品恭讓主二年改稱經筵置領經筵事知經筵事講讀官

諸館殿學士廢置沿革未詳率皆選文臣之有才學者入銜兼帶以備侍從成宗十四年以崇文館爲弘文館置學士文宗定官制諸殿大學士秩從二品學士正四品睿宗十一年詔諸殿學士立本品行頭仁宗十四年改

文德殿爲修文殿延英殿爲集賢殿文德延英古有大學士學士今隨殿改號神宗二年凡帶學士職者並許叅侍臣之列舊制雖帶學士非臺諫知制誥則不得與侍從至是中書奏改之忠烈王二十四年忠宣置弘文館學士直學士又復置崇文館學士仍改修文殿爲館尋復改爲殿二十九年改學士爲司學後並廢之置右文館進賢館三十四年併右文進賢館於文翰署尋復置右文館大提學正二品提學正三品直提學正四品進賢館大提學從二品提學直提學同右文恭愍王五年廢兩館置修文殿集賢殿大學士直學士十一年復置右文館進賢館大提學提學直提學十八年復置修文殿集賢殿例改提學爲學士二十一年復置右文進賢館改學士爲提學

成均館掌儒學教誨之任成宗置國子監有國子司業博士助教大學博士助教四門博士助教文宗定提舉同提舉管句各二人判事一人皆兼官祭酒一人秩從三品司業一人秩從四品丞從六品國子博士二人正七品大學博士二人從七品注簿從七品四門博士正八品學正二人學錄二人並正九品學諭四人直學二人書學博士二人算學博士二人並從九品睿宗十一年改判事爲大司成從三品祭酒降正四品忠烈王元年改國子監仍改祭酒爲典酒司業爲司藝二十四年

忠宣改成均監陞大司成正三品復改典酒爲祭酒司藝爲司業國子博士爲成均博士加置明經博士明經學諭三十四年忠宣改成均館刪定員吏置祭酒一人從三品樂正一人從四品丞一人從五品成均博士二人正七品諄諭博士二人從七品進德博士二人從八品學正二人學錄二人並正九品直學二人學諭四人並從九品後復置大司成正三品樂正改司藝丞改直講進德博士陞

正八品恭愍王五年復稱國子監大司成正三品祭酒從三品司業從四品直講從五品國子博士正七品大學博士從七品四門博士明經博士並正八品律學博士從八品學正學錄正九品直學學諭書學博士明經學諭算學博士律學助教從九品十一年復稱成均館改司業爲司藝國子博士爲成均博士四門博士爲諄諭博士陞從七品十八年改祭酒爲司成　吏屬文宗置書史二人記

官二人

典校寺掌經籍祝疏國初稱內書省成宗十四年改秘書省有監少監丞郎校書郎正字文宗定判事秩正三品（文宗五年內史門下省奏諸司判事宰皆權帶行皆爲兼官有違古制請改之從之）監一人從三品少監一人從四品丞二人從五品郎一人從六品校書郎二人正九品正字二人從九品校勘二人忠烈王二十四年忠宣改秘書監藏判事降丞爲從六品郎從七品併留院官敎校勘

文宗定（御書院知院事副知院事判院兼得院二人檢計官二人留院官二人御書二人書手二十五人）三十四年忠宣降爲典校署爲藝文館所轄丞一人正五品郎一人正七品校勘一人正九品又置權知校勘十二人後陞爲典校寺置判事正三品令從三品副令從四品丞從五品郎正七品注簿正八品校勘正字並從九品恭愍王五年復稱秘書監改令爲監副令爲少監置著作郎二人正七品郎增二人降從七品復置秘書郎四人正八品

校勘陞正九品判事丞正字如故十一年復
稱典校寺改監爲令少監爲副令革著作郎
陞郎爲正七品革校書郎置注簿正八品校
勘復降從九品餘並仍十八年復用五年官
制二十一年復用十一年官制　吏屬文宗
置主事一人令史一人書藝十人記官二人
書手十五人
通禮門掌朝會儀禮穆宗朝有閤門使副使
祗候文宗定判事秩正三品知事兼官使正

五品引進使二人正五品引進副使從五品
閤門副使正六品通事舍人四人祗候四人
正七品權知祗候六人睿宗十一年詔知閤
門事立本品行頭神宗五年祗候文吏各三
人陞爲叅秩忠烈王元年改通禮門二十四
年忠宣復改爲閤門判事以下皆復舊制唯
祗候增爲八人減權知祗候三十四年忠宣
改爲中門改定貟吏使二人正三品副使二
人正四品判官二人正五品舍人二人正六

品祗候十四人其四以郎將兼之從六品後
復改通禮門以使爲判事恭愍王五年復改
閤門判事如故知事從三品引進使正四品
引進副使正五品通事舍人祗候並從六品
十一年復改通禮門引進使改副使引進副
使改判官通事舍人改舍人十八年復改閤
門又改副使爲引進使判官爲引進副使舍
人爲通事舍人二十一年復稱通禮門仍改
稱副使判官舍人　吏屬文宗置承旨四人

聽頭二十人記官一人
典儀寺掌祭祀贈謚穆宗朝有大常卿少卿
博士司儀齋郎文宗以大常府爲丙科權務
官使一人三品兼之副使一人五品兼之錄
事四人亦兼官忠烈王二十四年忠宣改大
常府爲奉常寺置卿二人秩正三品少卿一
人正四品丞一人正五品博士一人從七品
大祝一人奉禮郎一人並正九品三十四年
忠宣改爲典儀寺置領事二人皆兼官改卿

爲令省一人少卿爲副令增二人丞仍一人革博士大祝奉禮郎置注簿一人正六品直長二人正七品錄事二人正九品後置判事正三品降令從三品丞從五品恭愍王五年改大常寺改令爲卿副令爲少卿革注簿復置博士陞正六品判事丞直長錄事如故十一年復稱典儀寺又改卿爲令少卿爲副令降從四品革博士復置注簿餘並仍十八年復稱大常寺改令爲卿副令爲少卿陞正四

品注簿爲博士二十一年復用十一年官制

吏屬文宗置記事書者

宗簿寺掌族屬譜牒穆宗朝有殿中省監少監丞內給事文宗定判事秩正三品監一人從三品少監一人從四品丞二人從五品內給事一人從六品後改殿中寺改監爲尹少監爲少尹忠烈王二十四年改宗正寺革判事改尹爲卿少尹爲少卿丞內給事仍舊新置注簿從七品後改殿中監復稱尹少尹忠宣王二年改爲宗簿寺置判事正三品令從三品副令從四品丞從五品注簿從七品恭愍王五年復稱宗正寺改令爲卿副令爲少卿十一年復稱宗簿寺又改卿爲令少卿爲副令十八年復稱宗正寺例改爲卿少卿二十一年復稱宗簿寺仍改爲令副令　吏屬文宗置主事四人令史四人書令史四人記官四人筭士一人

衛尉寺掌儀物器械太祖元年置內軍卿光

宗十一年改內軍爲掌衛部後稱司衛寺成宗十四年改衛尉寺文宗定判事秩正三品卿一人從三品少卿一人從四品丞二人從六品注簿二人從七品忠烈王二十四年忠宣革判事增卿爲二人減丞一人尋改卿爲尹少卿爲少尹三十四年忠宣併於吏部忠惠王元年復置判事正三品令從三品少尹從四品丞從六品注簿從七品恭愍王五年改令爲卿少尹爲少卿十一年復改卿爲尹

少卿爲少尹十八年復改尹爲卿少尹爲少卿二十一年復改爲尹少尹恭讓王元年罷併於重房　吏屬文宗置書史六人記官

司僕寺掌輿馬廐牧文宗定大僕寺判事秩正三品卿一人從三品少卿一人從四品丞一人從六品注簿二人從七品忠烈王二十四年忠宣革判事置卿爲二人三十四年忠宣改司僕寺以尚乘典牧諸牧監併焉置領事一人從二品兼之正二人其一兼官正三

品副正二人其一兼官正四品丞二人正五品直長二人正七品後改定判事正三品副令從四品丞從六品直長從七品恭愍王五年復稱大僕寺革副令置卿從三品改直長爲注簿判事丞如故十一年復稱司僕寺改卿爲正加置副正從四品復改注簿爲直長十八年復稱大僕寺又改正爲卿副正爲少卿直長爲注簿二十一年復稱司僕寺又改爲正副正直長　吏屬文宗置書史四人記

官一人

禮賓寺掌賓客燕享太祖四年置禮賓省成宗十四年改客省後復改禮賓省文宗定判事秩正三品卿一人從三品少卿一人從四品丞二人從六品注簿二人從七品忠烈王二十四年忠宣改典客寺革判事增卿爲二人減丞爲一人尋改禮賓寺改卿爲尹少卿爲少尹三十四年忠宣復改典客寺置領事二人兼官改卿爲令陞正三品少卿爲副令

增二人陞正四品丞增二人陞正五品注簿陞正七品後改定判事正三品令從三品副令從四品丞從六品注簿從七品錄事從八品恭愍王五年復稱禮賓寺改令爲卿副令爲少卿十一年復稱典客寺改卿爲令少卿爲副令十八年復稱禮賓寺例改爲卿少卿二十一年復稱典客寺又改爲令副令恭讓王二年復改禮賓寺　吏屬文宗置書史八人令史八人記官四人算士一人承旨四人

孔目十五人都衙十五人
典農寺掌供粢盛穆宗時有司農卿後廢之
忠宣王置典農司其司貨吏出使者皆稱務
農盜鐵使尋改為儲積倉恭愍王五年復置
司農寺判事秩正三品卿從三品少卿從四
品丞從五品注簿從六品直長從七品十一
年改典農寺改卿為正少卿為副正丞直長
十八年復稱司農寺又改正副正為卿少卿
復置直長十九年罷藉田官令一人歸本寺
二十一年復稱典農寺仍復為正副正
內府寺掌財貨廩藏文宗定大府寺判事秩
正三品卿一人從三品少卿二人從四品知
事兼官丞二人從六品注簿四人從七品忠
烈王二十四年忠宣改外府寺革判事增卿
二人減少卿一人丞一人注簿二人後復稱
大府寺改卿為尹少卿為少尹三十四年忠
宣改內府司改卿為令陞正三品少尹為副
令增二人陞正四品丞復增二人陞正五品
注簿陞正七品復改內府寺置判事正三品
令降從三品副令降從四品丞降從五品注
簿降從七品恭愍王五年改大府監改令為
卿副令為少卿降從六品十一年復稱內
府寺改卿少卿為令副令十八年復稱大府
寺仍復為卿少卿二十一年復稱內府寺又
改為令副令　吏屬文宗置書史十二人計
史一人記官六人算士一人
小府寺掌工技寶藏太祖仍泰封之制置物
藏省有令卿光宗十一年改為寶泉後改小
府監有監少監丞注簿文宗定判事秩從三
品監一人正四品少監一人從四品丞二人
從六品注簿二人從七品忠烈王二十四年
忠宣改內府監革判事陞監從三品三十四
年忠宣併於繕工司忠惠王元年復置為小
府寺判事正三品尹從三品少尹從四品丞
從六品注簿從七品恭愍王五年復稱小府
監改尹為監少尹為少監十一年復稱小府

寺改監少監爲尹少尹十八年復稱少府監
又改爲監少監二十一年復稱小府寺仍復
爲尹少尹恭讓王二年罷之委其任於內府
寺　吏屬文宗置監史六人記官四人算士
一人
軍資寺掌軍需儲積恭讓王二年革小府寺
置軍資寺又革轉輸都監其錢穀文書悉委
之判事正三品尹從三品少尹從四品丞從
六品注簿從七品

繕工寺掌土木營繕穆宗朝有將作監監少
監丞注簿文宗定判事秩從三品監一人正
四品少監一人從四品丞二人從六品注簿
二人從七品忠烈王二十四年忠宣改繕工
監革判事陞監從三品三十四年忠宣改繕
工司以小府宮闕都監倉庫都監燃燈都監
國贐併焉置領事一人從二品改監爲令增
三人陞正三品少監爲副令增三人陞正四
品陞丞正五品注簿正七品自領事至注簿
皆兼官後改繕工寺改定判事正三品令從
三品副令從四品丞從六品注簿從七品恭
愍王五年復稱將作監改令爲監副令爲少
監十一年復稱繕工寺改監爲令少監爲副
令十八年復稱將作監又改令副令爲監少
監二十一年復稱繕工寺仍復爲令副令恭
讓王元年趙浚建議繕工務劇貢少以重房
上大將軍郎別將兼判事以下官　吏屬文
宗置監作六人記官三人算士一人

司宰寺掌魚梁川澤文宗定司宰寺判事秩
正三品卿一人從三品少卿一人從四品丞
二人從六品注簿二人從七品忠烈王二十
四年忠宣改司津監革判事改卿爲監少卿
爲少監尋復稱司宰寺改監爲尹少監爲少
尹三十四年忠宣改都津司刪定員吏令三
人其一兼官正三品長三人其一兼官正四
品丞二人正五品注簿二人正七品後復改
司宰寺置判事正三品令降從三品革長置

副令從四品陞丞從六品注簿從七品恭愍
王五年改令爲卿副令爲少卿十一年復改
卿爲令少卿爲副令十八年改司宰監復改
令副令爲監少監二十一年復稱司宰寺仍
改爲令副令　吏屬文宗置書史六人記官
二人筭士二人
司水寺掌兵船軍忠宣王以都府署爲都津
司所轄恭讓王二年罷都府署爲司水署尋
改爲寺判事正三品令從三品副令從四品
丞從六品注簿從七品三年都堂啓請於司
水寺依漢都船令例置都船指諭依齊官船
典軍例置官船典軍從之
軍器寺掌營造兵器穆宗朝有軍器監監少
監丞注簿文宗定判事秩從三品監一人正
四品少監一人從五品丞二人正七品注簿
四人正八品忠烈王二十四年忠宣革判事
省注簿二人三十四年忠宣併於民部恭愍
王五年復置軍器監判事正三品監從三品
少監從四品丞從五品注簿從六品直長從
七品十一年加置錄事正八品後改軍器寺
恭讓王元年趙浚建議軍器寺務劇員少以
畫房上大將軍郎別將兼判事以下官　吏
屬文宗置監史八人記官四人筭士二人
書雲觀掌天文曆數測候刻漏之事國初分
爲太卜監太史局太卜監有監少監四官正
丞卜博士卜正太史局有令丞靈臺郎保章
正挈壺正司辰司曆監候顯宗十四年改太
卜監爲司天臺文宗定司天臺判事秩正三
品監一人從三品少監二人從四品春官正
夏官正秋官正冬官正各一人從五品丞二
人從六品注簿二人從七品卜正一人卜博
士一人並從九品太史局判事一人知局事
一人令一人從五品丞一人從七品靈臺郎
二人正八品保章正一人挈壺正二人並從
八品司辰二人正九品司曆二人監候二人
並從九品睿宗十一年改司天臺爲監忠烈

王元年改司天監爲觀候署後復改司天監三十四年忠宣倂太史局爲書雲觀刪定員吏置提點一人兼官正三品令一人正三品正一人從三品副正一人從四品丞一人從五品注簿二人從六品掌漏二人從七品視日三人正八品司曆三人從八品監候三人正九品司辰二人從九品後罷提點改令爲判事餘並仍舊恭愍王五年復改司天監判事以下並復文宗舊制但加置卜助教從九品又別立太史局令以下品秩亦復文宗舊制十一年復倂司天太史爲書雲觀改定員吏判事正三品正從三品副正從四品丞從五品注簿從六品掌漏從七品視日正八品司曆從八品監候正九品司辰從九品十八年復分爲司天監太史局員吏品秩用五年官制二十一年復倂爲書雲觀用十一年官制

典醫寺掌醫藥療治之事穆宗朝有太醫監監少監丞博士醫正文宗定判事秩從三品監一人正四品少監二人從五品博士二人丞二人並從八品醫正二人助教一人呪噤博士一人並從九品醫針史一人注藥二人藥童二人呪噤師二人呪噤工二人忠烈王三十四年忠宣改司醫署改定員吏置提點二人兼官正三品令一人正三品正一人從三品副正一人從四品丞一人從五品郎一人從六品直長一人從七品博士二人從八品檢藥二人正九品助教二人從九品後改典醫寺罷提點改令爲判事郎爲注簿恭愍王五年復稱大醫監改正爲監副正爲少監革檢藥十一年復稱典醫寺改監爲正少監爲副正復置檢藥十八年復稱大醫監又改正副正爲監少監二十一年復稱典醫寺仍改爲正副正

通文館忠烈王二年始置之令禁內學官等叅外年未四十者習漢語禁內學官秘書史館翰林寶文閣御

書同文院也幷式目都兵馬迎送謂之禁內九官時舌人多起微賤傳語之間多不以實懷奸濟私叅文學事金坵建議置之後置司譯院以掌譯語

志卷第三十

志卷第三十一　高麗史七十七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教修

百官二

寢園署掌守衛宗廟文宗定大廟署令一人秩從五品丞二人正七品神宗五年陞令爲叅秩忠烈王三十四年忠宣改爲寢園署屬典儀寺令降正七品丞省一人降正八品後又降令從七品丞從八品恭愍王五年復改大廟署復陞令正五品丞從七品加置注簿從八品十一年復改寢園署員吏如故十八年復改大廟署二十一年復改寢園署　吏屬文宗置史四人記官二人

諸陵署掌守護山陵穆宗朝有諸陵署令丞文宗定令一人秩從五品丞二人從七品神宗五年陞令爲叅秩忠烈王三十四年忠宣爲典儀寺所轄恭愍王五年只置丞仍從七品十一年復置令從五品丞仍舊　吏屬文

宗置史六人記官二人
司醞署掌供酒醴文宗定良醞署令二人秩正八品丞二人正九品後改爲掌醴署肅宗三年復爲良醞署忠烈王五年罷宣送酒色併於本署加置叅上叅外別監各一人三十四年忠宣改爲司醞署置提點三人兼官正五品令仍二人其一兼官陞正五品丞仍二人其一兼官陞正六品加置直長一人正七品副直長一人正八品後罷提點降令正六品丞正九品直長副直長如故恭愍王五年復改良醞署又陞令正五品丞正六品十一年復改司醞署員吏如故十八年復改良醞署二十一年復改司醞署　吏屬文宗置史六人記官二人

司膳署掌供膳羞穆宗朝有尚食局奉御直長食醫文宗定奉御一人秩正六品直長二人正七品食醫二人正九品忠烈王三十四年忠宣改司膳署以御廚別廚迎送併焉置提點一人兼官正五品令三人其一兼官正五品丞三人其一兼官正六品直長三人正七品副直長三人正八品後罷提點丞副直長降令爲正六品復置食醫正九品恭愍王五年復改尚食局改令爲奉御直長食醫如故十一年復改司膳署改奉御爲令十八年復改尚食局復稱奉御二十一年復改司膳署又復稱令　吏屬文宗置書令史四人記官二人筭士一人雜路八人

奉醫署掌和御藥穆宗朝有尚藥局奉御侍御醫直長醫佐文宗定奉御一人秩正六品侍醫二人從六品直長二人正七品醫佐二人正九品醫針史二人藥童二人忠宣王二年改掌醫署後改奉醫署置令正六品直長正七品醫佐正九品恭愍王五年改尚醫局改令爲奉御直長醫佐如故十一年復改奉醫署改奉御爲令十八年復改尚醫局又改稱奉御二十一年復改奉醫署仍改爲令恭

讓王三年併於典醫寺　吏屬文宗置書令
史二人算士二人
掌服署掌供御衣穆宗朝有尚衣局奉御直
長文宗定奉御一人秩正六品直長一人正
七品忠宣王二年改掌服署改奉御爲令直
長如故恭愍王五年復改尚衣局改令爲奉
御十一年復改掌服署改稱令十八年復改
尚衣局又稱奉御二十一年復改掌服署又
稱令恭讓王三年併於工曹　吏屬文宗置
書令史四人記官二人注衣一人
司設署掌供鋪設穆宗朝有尚舍局奉御直
長文宗定奉御一人秩正六品直長二人正
七品忠烈王三十四年忠宣改司設署置提
點一人兼官正五品令二人亦正五品丞二
人正六品直長二人正七品副直長二人正
八品後罷提點降令正六品丞正九品罷副
直長恭愍王五年改尚舍署改令爲奉御直
長丞如故十一年復改司設署又改奉御爲
令罷丞十八年復改尚舍署又改令爲奉御
復置丞二十一年復改司設署仍改爲令
吏屬文宗置書令史四人記官二人算士四
十人
奉車署掌內廐穆宗朝有尚乘局奉御直長
文宗定奉御一人正六品直長二人正七品
忠宣王二年改奉車署以奉御爲令恭愍王
五年復改尚乘局以令爲奉御十一年復改
奉車署又改奉御爲令十八年復改尚乘局
又改稱奉御二十一年復改奉車署又改爲
令恭讓王三年併於重房　吏屬文宗置書
令史四人承旨五十人
供造署掌御用器玩穆宗朝有中尚署令文
宗定令一人秩正六品丞二人正八品忠宣
王二年改供造署恭愍王五年復改中尚署
以令爲奉御十一年復改供造署以奉御爲
令十八年復改中尚署令丞如故二十一年
復改供造署　吏屬文宗置史六人記官二

人筭士一人
京市署掌句檢市廛穆宗朝有京市署令文宗定令一人秩正七品丞二人正八品忠烈王二十四年忠宣陞令權叅三十四年忠宣增丞爲三人恭愍王五年降丞從八品　吏屬文宗置史三人記官二人
膳官署掌祀宴饌膳穆宗朝有大官署令文宗定令二人秩從七品丞四人從八品忠烈王三十四年忠宣改爲膳官署屬司膳署貟額品秩仍舊恭愍王五年復改大官署十一年復改膳官署十八年復改大官署二十二年復改膳官署　吏屬文宗置史六人記官二人筭士一人
掌冶署掌鎔冶之事文宗定令二人秩從七品丞二人正八品忠烈王三十四年忠宣罷掌冶署置營造局使從五品副使從六品直長從七品忠宣王二年罷營造局復置掌冶署令從七品丞從八品恭讓王三年倂於工曹　吏屬文宗置史四人記官二人筭士一人
都校署掌工作之事文宗定令二人秩從八品丞四人正九品忠烈王三十四年忠宣罷都校署置雜作局使從五品副使從六品直長從七品忠宣王二年罷雜作局復置都校署令正八品丞正九品恭愍王五年降令從八品恭讓王三年倂於繕工寺　吏屬文宗置監作四人書令史四人記官二人
典樂署掌教閱聲律穆宗朝有大樂署令文宗定令一人秩從七品丞二人從八品忠烈王三十四年忠宣改爲典樂署屬紫雲坊改定貟吏置令二人正七品長二人從七品丞二人史二人並從八品直長二人從九品（紫雲坊亦是年置有提點一人正五品使一人正五品副使一人正六品判官二人正七品尋罷之）後降令從七品罷長陞直長從七品加置副直長從九品恭愍王五年復改大樂署令仍從七品復置長亦從七品史丞仍從八品

直長復降從九品罷副直長十一年復改典樂署員秩並仍十八年復改大樂署二十一年復改典樂署恭讓王三年別置雅樂署習宗廟樂歌　吏屬文宗置史六人記官二人

內園署掌諸園苑文宗置令二人秩從七品丞二人從八品忠烈王三十四年爲司膳署所轄增丞爲四人　吏屬文宗置史四人記官二人算士一人

供驛署掌諸道程驛文宗定令二人秩從七品丞二人從八品恭讓王二年司憲府啓供驛署主鋪馬起發而每於私所開印移文人輕職要請托易行驛馬日減驛卒日散願自今令常坐公廳必據都堂公牒印給　吏屬文宗置史四人記官二人算士四十人

典廐署掌飼雜畜穆宗朝有典廐署令文宗定令一人秩從七品丞二人從八品忠烈王三十四年忠宣爲典儀寺所轄　吏屬文宗置史三人記官二人算士一人

掌牲署掌薦犧牲文宗置令一人秩從八品丞二人正九品沿革未攷　吏屬文宗置史三人記官二人

都染署掌染色文宗定令一人秩正八品丞二人正九品忠烈王三十四年忠宣併雜織署爲織染局屬繕工司置使二人其一兼官從五品副使一人從六品直長一人從七品後忠宣以織染等事闕廢令內謁者監內侍伯內謁者長源亭直各二人任其事二年分爲都染署復置令正八品丞正九品　吏屬文宗置史四人記官二人

雜織署掌織紝文宗定令二人秩正八品丞二人正九品忠烈王三十四年忠宣併於都染署爲織染局後復置雜織署令丞如故　吏屬文宗置史四人記官二人

司儀署掌贊禮文宗定令一人秩正八品丞二人正九品忠烈王三十四年忠宣增令爲二人降從八品丞仍二人降從九品　吏屬

文宗置史四人記官二人
守宮署掌供帳幕文宗置令二人秩正八品丞二人正九品沿革未攷 吏屬文宗置史六人記官三人幕士五十人
典獄署掌獄囚國初始置典獄署成宗十四年改爲大理寺有評事文宗復改爲典獄署置令一人秩正八品丞二人正九品忠宣王罷恭愍王十一年復置令從八品丞從九品
吏屬文宗置史二人記官三人

大倉署穆宗元年有大倉署令文宗定令二人秩從七品丞四人從八品沿革未攷 吏屬文宗置史五人記官四人算士二人
大盈署文宗定令一人秩從七品丞二人沿革未攷 吏屬文宗置史三人記官二人算士一人
豊儲倉掌供上米廩文宗時京城有左右倉以近侍爲別監忠烈王三十四年忠宣改右倉爲豊儲倉置使一人秩正五品副使一人正六品丞一人正七品恭愍王降使從五品副使從六品丞從七品增置注簿從八品
廣興倉掌百官祿俸忠烈王三十四年忠宣改左倉爲廣興倉置使一人秩正五品副使一人正六品丞一人正七品恭愍王降使從五品副使從六品丞從七品增置注簿從八品
料物庫掌御廩米穀忠宣王二年改脩用司爲料物庫置使秩從五品副使從六品注簿從八品
義盈庫忠烈王三十四年忠宣置使一人秩從五品副使一人從六品直長一人從七品恭愍王增置注簿從八品
長興庫忠烈王三十四年忠宣以大府上庫爲長興庫置使一人秩從五品副使一人從六品直長一人從七品恭愍王降使從六品革副使直長置注簿從八品
常滿庫忠宣以大府下庫爲常滿庫置使一

人秩從五品副使一人從六品直長一人從七品恭愍王降使從六品革副使直長置注簿從八品

内庫文宗置使一人秩從六品副使二人正八品忠烈王三十四年忠宣以使爲權叅吏屬文宗置史四人承旨二十人

内房庫忠宣王元年併雲蔟倉於富興倉尋改爲義成倉置使秩從五品副使從六品丞從七品忠肅王十二年改爲内房庫罷員吏十七年復爲義成倉置員吏委糾正監之恭愍王四年復稱内房庫罷祿官及糾正置提舉別監

德泉庫忠宣王時有德泉倉使秩從五品副使從六品丞從七品忠肅王十二年改爲德泉庫罷員吏十七年復置員吏委糾正監之恭愍王四年罷祿官及糾正置提舉別監

義盈倉恭愍王置丞秩從七品注簿從八品

常積倉忠烈王三十四年忠宣始置之使一人正五品副使一人正六品丞一人正七品沿革未攷

寶興庫忠肅王後八年忠惠王私置之忠惠後四年罷有備倉併於本庫忠穆王罷之以其所聚土田奴婢還本處有備倉有使從五品副使從六品丞從七品注簿從八品

典廐庫恭愍王五年置令秩從七品丞從八品十一年革令十八年復置令

架閣庫掌藏圖籍恭愍王五年置丞秩從七品注簿從八品

惠濟庫恭愍王十一年置令秩從七品丞從八品錄事從九品

義濟庫恭愍王十年置令秩從七品丞從八品錄事從九品恭讓王三年併於惠濟庫

資贍司忠烈王三十四年忠宣置濟用司知事二人秩正五品使四人其二兼官正五品副使二人其一兼官正六品丞二人正七品忠宣王二年改爲資贍司革知事陞使從四

品副使正五品革丞置注簿正八品尋罷之
恭讓王四年置資贍楮貨庫尋又罷之
寶源解典庫恭愍王十八年置使秩從五品副使從六品丞從七品注簿從八品錄事從九品恭讓王三年併供辦署濟用庫於本庫（恭讓曾罷准濟色置濟用庫）
大清觀忠宣王置判官秩從九品主藏醮凡出征必禡于本觀恭愍王將討紅賊制大醮設官爲醮赤幸禡三年以醮赤每歲斂用其弊不細汰之
五部太祖二年立（東南西北中五部）文宗定五部使一人四品以上副使一人五品以上錄事各二人甲科權務後五部錄事陞八品高宗四年改置判官二人錄事二人捜檢亡卒七年以錄事復爲權務後復置副使忠烈王十三年改副使爲副令秩從六品三十四年忠宣併於開城府忠惠王元年復置五部令後改令爲副令恭愍王五年改定五部令從六品

錄事權務十一年改令爲副令十八年復改爲令
延慶宮提擧司文宗定延慶宮使一人副使一人錄事二人丙科權務忠宣王五年始置提擧司提擧一人副提擧二人提控二人正七品司鑰八人正八品司涓八人正九品吏屬文宗置記事二人記官二人史二十人
掖庭局國初稱掖庭院成宗十四年改掖庭局文宗定官制内謁者監一人正六品内侍伯一人正七品内謁者從八品監作一人書令史記官給使三人又南班之職本限七品職事員凡三十六人内殿崇班四人正七品東西頭供奉官各四人從七品左右侍禁各四人正八品左右班殿直各四人從八品殿前承旨八人正九品又有殿前副承旨尚乘内承旨副内承旨爲南班初入仕路睿宗十一年改殿前承旨爲三班奉職副承旨爲三班借職尚乘内承旨爲三班差使副内承旨

爲三班借差忠烈王四年金周鼎建議以內寮不可皆令除事擇人爲申闡色內寮傳命者稱辭掌門者稱金直不知始於何代三十四年忠宣改爲內謁司置伯二人正五品令二人從三品正二人正四品副正二人從四品饌二人正五品謁者二人從五品丞二人正六品直長二人從六品內殿崇班四人正七品東頭供奉官四人西頭供奉官四人並從七品右侍禁四人左侍禁四人並正八品右班殿直四人左班殿直四人並從八品內班從事四人從九品忠宣王元年罷內謁司復爲掖庭二年改爲巷庭後復改掖庭置內謁者監正六品內侍伯正七品內謁者從八品又置內殿崇班從七品東頭供奉西頭供奉從七品左侍禁右侍禁左班殿直右班殿直並從八品內班從事從九品

內侍府恭愍王五年改宦官職設內詹事內常侍內侍監內承直內給事宮闈丞奚官令後置內侍府秩比開城府判事一人正二品檢校三人同判事一人從二品檢校三十二人知事一人正三品檢校三十八人僉事一人從三品檢校二十八人同知事二人正四品同僉事二人從四品左承直二人正五品右承直二人從五品左副承直一人正六品右副承直一人從六品司謁一人正七品謁者一人從七品宮闈丞一人正八品奚官令一人從八品給事一人正九品通事一人從九品辛禑罷之恭讓王復之陞三品

內職

內職國初未有定制后妃而下以某院某宮夫人爲號顯宗時有尚宮尚寢尚食尚針之職又有貴妃淑妃等號靖宗以後或稱院主院妃或稱宮主文宗定官制貴妃淑妃德妃賢妃並正一品命婦公主大長公主正一品國大夫人正三品郡大夫人郡君正四品縣君正六品忠宣王改宮主爲翁主忠惠以後後宮女職尊卑無等私婢官妓亦封翁

主宅主

宗室諸君 異姓諸君

國初宗親稱院君大君顯宗以後封公侯下
者爲元尹正尹或有兼尚書中書令又或帶
大尉司徒司空忠烈王二十四年忠宣改官
制定大君院君正一品諸君從一品元尹正
二品正尹從二品忠宣王二年教曰元尹正
尹古之高爵自今宗親除之者坐於政丞之
上異姓坐於本品之列恭愍王五年復置公
侯十一年復用忠宣之制恭讓王三年憲府
上䟽曰宗親不任以事古之制也近年多帶
成衆愛馬倉庫宮司提調乞皆停罷以尊王
親其元尹正尹年滿十五歲許除授其未滿
者雖制下毋得受祿從之

異姓諸君初用公侯伯子男之號忠宣王改
官制定諸君從一品元尹從二品正尹正三
品恭愍王五年改諸君爲公侯伯十一年改
府院君正一品諸君從一品

東宮官

顯宗十三年立太子置師保及官屬司議郎
一人司直一人通事舍人二人丞注簿錄事
各一人文宗八年命有司選三品官之孫五
品以上官之子二十人爲東宮侍衛公子五
品官之孫七品以上官之子十人爲侍衛給
使永爲定制二十二年置大師大傅大保各
一人從一品少師少傅少保各一人從二品
賓客四人正三品左右庶子各一人正四品
左右諭德各一人正四品侍講學士侍讀學
士各一人從四品左右贊善大夫各一人中
舍人一人中允一人並正五品洗馬一人典
內一人並從五品文學一人司議郎一人並
正六品侍讀事一人詹事府知府事一人詹
事一人正三品少詹事一人從三品丞一人
正六品司直一人正七品注簿一人從七品
錄事一人正九品又置家令一人從四品僕
一人從五品內直郎一人從六品宮門郎從

六品率更寺事率更令從五品率更丞二人
藥藏郞一人正六品藥藏丞正八品左右司
禦率府率副率左右監門率府率副率左右
清道率府率副率左右內率府率副率又有
侍衛上大將軍肅宗三年立太子備宮僚依
文宗之制睿宗十一年定太子官屬大少師
傅保賓客庶子諭德侍講侍讀學士贊善中
舍人中允詹事小詹事率更令品秩並依文
宗之制餘並不置仁宗九年立詹事府左右
詹事各一人司直一人注簿一人錄事一人
春坊通事舍人二人神宗即位以文武官子
弟三十餘人充春坊侍衛公子給使忠烈王
二年置世子詹事府丞司直注簿錄事各一
人又置春坊通事舍人一人三年置世子師
傅保貳師調護詹事府知事左右贊德左右
庶尹其餘官皆置之三十四年忠宣置世
子府諮議一人正三品兼官贊善一人正五
品伴讀一人從五品直講一人正六品丞一
人從六品司直一人從六品記室參軍二人
正七品恭讓王二年置知書筵同知書筵及
侍學尋改知書筵爲世子左右師同知書筵
爲左右賓客侍學三品爲左右輔德四品爲
左右弼善五品爲左右文學六品爲左右司
經三年置澄源堂改世子左右司經爲澄源
堂左右司經又立春坊院專掌東宮事務置
知院事一人正四品左右衛率各一人正五
品以武官爲之諮議一人正六品洗馬一人
正七品長史一人從七品　吏屬顯宗置書
令史二人掌固二人文宗置令史二人書令
史一人書藝二人計史一人記官二人書者
二人書者四人

諸妃主府 諸王子府

凡冊封妃主則必立殿置府備僚屬文宗定
官制府置左右詹事少詹事注簿錄事各一
人令史書令史書藝各一人記官二人殿置
通事舍人二人錄事二十人忠烈王加置府

丞一人指諭行首各二人牽龍四人侍衛軍五十人守護員二人殿書題二人恭愍王改官制府置左右司尹正三品丞注簿舍人正七品錄事正九品又或置左右司禁小府不置司尹

諸王子必置府僚文宗定官制諸王府典籤一人從八品錄事一人從九品書藝一人忠烈王三十四年忠宣改官制王子府置翊善一人正五品伴讀一人正六品直講一人從六品記室參軍一人正七品妃父及尚公主者亦立府置典籤錄事

諸司都監各色

都評議使司 國初稱都兵馬使文宗定官制判事以侍中平章事參知政事政堂文學知門下省事爲之使以六樞密及職事三品以上爲之副使六人正四品以上卿監侍郎爲之判官六人少卿以下爲之錄事八人甲科權務吏屬有記事十二人記官八人書者四人算士一人忠烈王五年改都兵馬使爲都評議使司凡有大事使以上會議故有合坐之名事元以來事多倉卒僉議密直每爲合坐恭愍王元年令五軍錄事皆勾都評議使司案牘辛昌時都評議司六色掌改爲吏禮戶刑兵工六房錄事又知印二十員分十人爲知印十人爲宣差宣差使[illegible]外又以開城厚德慈惠府判事及尹皆兼都評議司恭讓王二年加置經歷司以統六房經歷一人三四品都事一人五六品皆以文臣爲之又以各年貢舉雜業不仕者屬爲典吏階七八品以任書寫又以門下府三司密直司正員爲判司事同判司事兼司事其餘商議及開城府藝文館員不許兼之四年各司受稟公事皆令直報都堂勿經六曹

式目都監 文宗定使二人省宰副使四人正三品以上判官六人五品以上錄事八人甲科權務忠宣王二年改曰式目學[illegible]國重事其以僉議政丞判三司事判直使會議贊成事三司左右使僉議評理爲判事以知密直以下爲使又置商議式目都監事

三軍都摠制府 恭讓王三年省前軍後軍只置中軍左軍右軍爲三軍都總制府統中外軍事以受田散官及居諸營京猪者四十二都府各成衆愛馬分屬[illegible]都摠制使一人侍中以上三軍摠制使各一人省宰以上副摠制使各一人通憲以上[illegible]事官二人正順以下五品以上經歷一人四五品都事一人五六品六房錄事各一人軍錄事一人六房典吏各三人

巡軍萬戶府 有都萬戶上萬戶萬戶副萬戶鎮撫千戶提控恭愍王十八年改爲司平巡衛府置提調一人判事三人參詳官四人巡衛官六人評事官五人辛禑復改爲巡軍萬戶府恭讓王元年使掌補詮禁亂

尚瑞司 即政房吏禑知印房或稱剳子房辛昌改爲尚瑞司判事四人兩府兼之尹一人代言兼之少尹一人丞注簿直長錄事各二人亦皆以他官兼之

印符郎 掌王府印信毅宗時有符寶郎忠烈王二十四年忠宣定印符郎二人秩從六品尋罷之

承旨房 掌出納之任忠烈王二十四年忠宣罷承旨房

[illegible]定於是大豪[illegible][illegible]時[illegible]田民還其本主中外大悅獨豪勢恣之[illegible]大刑上服之又三百人訴解而復之又尋罷之八年後置宗理辨違都監尋又罷之

火者據執田民推考都監忠肅王七年置

盤纏都監忠肅王十五年王將入朝置之忠定王元年又置盤纏色令百官出布布有差辛禑八年又置盤纏色令大小文武官支出馬匹及布麻布有差以備朝廷歲貢九年又置進獻盤纏色

吏學都監忠惠王元年置之忠穆王四年置判事七人副使二人判官三人錄事四人

整治都監忠穆王三年置判事四人判官直以上爲之使九人副使七人判官十二人錄事六人分遣諸道量田忠定王元年罷

孩兒都監忠穆王三年置

末福都監忠穆王初即位爲支應金剛山榆岾寺置之恭愍王定判官從五品錄事權務

弘福都監恭愍王定判官從五品錄事權務恭讓王四年罷

興福都監

典寶都監

崇福都監[illegible]恭愍王定判官從五品錄事權務辛禑六年皆罷之

禮儀推正都監恭愍王元年置十年又置禮儀推正色

推刷色恭愍王元年置

刷卷都監恭愍王二年貸官錢逋欠者多故置恭監檢之延及狀錄里閭侍收其本前判密直金逃逢上流陳其狀罷之

興王都監恭愍王十一年罷判官甲科權務

習射都監恭愍王十一爲丙科權務

禁殺都監恭愍王十一年置之以紅賊陷京城牛馬殆盡申發車教之禁

祿轉捧上色恭愍王十一年轉之自捧運以來林權山納不供倉官別立一防習之條轉捧上色

刑人推正都監恭愍王十四年以政罪置理學

都監恭愍王二十一年置教授官

供辦都監恭愍王二十二年正陵仁熙殿各置供辦都監恭讓王三年罷

都摠都監恭愍王二十二年置點坊里軍

火㷁都監辛禑三年判事崔茂宣建議置之辛昌罷屬軍器寺

三蘇造成都監明宗四年制左蘇白岳山右蘇白馬山北蘇箕達山置延基宮闕造成官辛禑四年議欲遷都以圖讖有三蘇創建宮闕之文置三蘇造成都監

折給都監辛禑八年置以筆摠七八人爲別坐分給土地以均田里辛昌又置

推徵色辛禑十年置之徵鄕縣逋欠貢賦

戚[illegible]都監辛禑十年譯人中郎將鄭海龍獻議置之

點牛色辛禑十年爲進獻置

別酒色

別鞍色辛禑十一年置

十學恭讓王元年置十學教授官分隸禮學于成均館樂學于典儀寺兵學于軍候所律學于典法字學于典校寺醫學于典醫寺風水陰陽等學于書雲觀吏學于司譯院

漢文都監恭讓王三年改漢語都監爲漢文置教授官

世子朝見色恭讓王三年置

諸宮殿官權務文宗置使副使判官或置使副使錄事或只置直或只置錄事恭愍王罷使除並仍之

諸陵直雜權務

諸眞殿直雜權務

諸館直雜權務

諸壇直雜權務

諸神廟直雜權務

諸牧監直丙科權務

諸寰直丙科權務

諸亭院直權務

西班

太祖初有馬軍將軍大將軍是武職也二年

置六衛穆宗五年備置六衛職貟後置鷹揚龍虎二軍在六衛之上後又設重房使二軍六衛上大將軍皆會焉毅明以降武臣用事重房之權益重忠宣罷而旋復終高麗之世不能廢焉至恭讓王時二軍六衛並稱八衛

鷹揚軍一領軍置上將軍一人正三品大將軍一人從三品領置將軍一人正四品〔恭讓王改將軍爲護軍諸衛同〕中郎將二人正五品郎將二人正六品別將二人正七品散員三人正八品尉二十人正九品隊正四十人〔鷹揚龍虎二軍上大將軍稱近仗上大將軍將軍稱親從將軍中郎將以下亦稱近仗又鷹揚軍上將軍兼軍簿典書者稱主班〕

龍虎軍二領軍置上將軍一人正三品大將軍一人從三品每領置將軍各一人正四品中郎將各二人正五品郎將各五人正六品別將各五人正七品散員各五人正八品尉各二十人正九品隊正各四十人〔忠宣王改龍虎爲虎賁後改親禦軍後復改爲龍虎軍〕

左右衛保勝十領精勇三領衛置上將軍一人正三品大將軍一人從三品每領置將軍各一人正四品中郎將各二人正五品郎將各五人正六品別將各五人正七品散員各五人正八品尉各二十人正九品隊正各四十人〔中郎將以下皆有攝並各品之從諸衛同〕

神虎衛保勝五領精勇二領衛置上將軍一人正三品大將軍一人從三品每領置將軍各一人正四品中郎將各二人正五品郎將各五人正六品別將各五人正七品散員各五人正八品尉各二十人正九品隊正各四十人

興威衛保勝七領精勇五領衛置上將軍一人正三品大將軍一人從三品每領置將軍各一人正四品中郎將各二人正五品郎將各五人正六品別將各五人正七品散員各五人正八品尉各二十人正九品隊正各四十人

金吾衛精勇六領役領一領衛置上將軍一人正三品大將軍一人從三品每領置將軍各一人正四品中郎將各二人正五品郎將各五人正六品別將各五人正七品散員各五人正八品尉各二十人正九品隊正各四十人忠宣王改金吾爲備巡恭愍王五年復稱金吾衛十一年復爲備巡衛十八年復稱金吾衛後復改備巡衛

千牛衛常領一領海領一領衛置上將軍一人正三品大將軍一人從三品每領置將軍各一人正四品中郎將各二人正五品郎將各五人正六品別將各五人正七品散員各五人正八品尉各二十人正九品隊正各四十人

監門衛一領衛置上將軍一人正三品大將軍一人從三品領置將軍一人正四品中郎將二人正五品郎將五人正六品別將五人正七品散員五人正八品尉二十人正九品隊正四十人

六衛長史各一人從六品恭愍以後罷之錄事各二人正八品掌衛中諸務吏屬有史三人記官二人

都府外中郎將一人郎將三人別將二人散員三人尉隊正數闕

儀仗府一領郎將一人別將一人散員二人尉五人隊正十人

堅銳府一領別將一人尉二人隊正四人

忠勇四衛恭愍王五年始置之每衛置將軍各一人中郎將各三人郎將各三人別將各五人散員各五人尉長各二十人隊長各四十人

外職

今有祖藏並外邑使者之號國初有之成宗二年罷

兵馬使成宗八年置於東西北面兵馬使一人三品玉帶紫襟親授斧鉞赴鎮專制閫外知兵馬事一人亦三品兵馬副使二人四品

兵馬判官三人五六品兵馬錄事四人又以門下侍中中書令尚書令爲判事留京城遙領之後以西北路邊圉事煩錄事增爲七人靖宗五年兵馬使奏北朝通好關塞無虞每春秋遞代亭驛勞弊請減錄事一員從之毅宗庚寅以後武臣用事西北界防戍將軍始兼兵馬判官神宗陞爲副使

行營兵馬使文宗元年七月制曰舊制邊陲有處置則命兩府宰臣往專軍事號大番兵馬名義未稱改爲行營兵馬使

轉運使國初有諸道轉運使顯宗二十年罷

安撫使顯宗三年置七十五道安撫使九年罷睿宗二年分遣諸道安撫使問民疾苦察守令殿最忠烈王二年改安撫使爲巡撫使忠肅王十七年忠惠以平壤道存撫使亦爲巡撫使

按廉使專制方面以行黜陟即國初節度使之任顯宗三年罷節度使後置按察使文宗十八年改爲都部署睿宗八年復改爲按察使忠烈王二年改按察使爲按廉使二十四年忠宣即位以慶尚全羅忠清三道地大事劇加置按廉副使交州西海兩道地小不置副使又罷東界安集使以交州按廉兼之辛昌八月以按廉秩卑改爲都觀察黜陟使以兩府大臣爲之賜教書斧鉞以遣之恭讓王元年始革京官口傳別用除授以專其任二年置各道觀察使經歷司四年罷諸道觀察使復按廉使

監倉使東西北面置之

廉問使舊制畿縣皆直隸恭讓王三年都評議使司獻議以京畿根本之地困於差役日就彫廢置左右道廉問使兩府謂之都廉問使奉翊通憲謂之廉問使四品以上謂之廉問副使其刑名錢穀軍情事務以至官吏殿最民間詞訟無不糾理

勸農使五道兩界皆有之明宗三年七道按

察使慶尚州道晉陝州道全羅州道忠清州道楊廣州道西海道春州道五道監倉使北界雲中道興化道東界溟州道朔方道沿海道皆兼勸農使後別置勸農使忠烈王十三年以各道勸農使聚歛傷民罷之以按廉使兼其任

察訪使仁宗罷明宗復之

計點使忠烈王六年置諸道計點使判官錄事各二人

指揮使忠烈王六年罷各道指揮使判官錄事

節制使恭讓王元年改都巡問使爲都節制使元帥爲節制使或帶州府之任先是巡問元帥皆以京官口傳至是始用除授以專其任置經歷都事四年罷經歷都事復置掌務錄事

都統使恭愍王十八年置各道都摠都統使鎭撫二人一從二品一正三品經歷二人四品知事二人五六品

西京留守官太祖元年置平壤大都護府遣重臣二人守之置叅佐四五人成宗十四年置知西京留守事一人三品以上副留守一人四品以上判官二人六品以上司錄叅軍事二人掌書記一人並七品以上法曹一人八品以上睿宗十一年改判官爲少尹仁宗十四年平西京仍置留守使明宗八年更定副留守一人正三品判官二人五六品司錄一人七品書記一人八品錄事四人二差上京人令史四人書令史八人記官十六人書手二人筭士二人印直二人電吏二十五人高宗三十九年復置副留守一人判官一人司錄兼掌書記一人自畢賢甫之亂西京廢爲丘墟至是復置忠宣王以後改平壤府置尹從二品少尹正四品判官正五品叅軍正七品忠肅王以安定遺存撫使兼平壤府尹恭愍王五年復改西京留守仍從二品少尹判官叅軍如故又留守始不帶京官諸留守同十一年復改平壤尹仍從二品餘並仍之

其屬官沿革附見于後

太祖五年置廊官(廊者官號方書曹數)侍中一人侍郎二人郎中二人上舍一人史十人衙官(衙亦官名方言掌書)具壇一人卿二人監一人粲一人理決一人評察一人史一人兵部令具壇一人卿一人大舍一人史二人納貨府卿一人大舍一人史二人珍閣省卿一人大舍二人史二人內泉府令具壇一人卿二人大舍二人史二人六年併內泉府于珍閣省九年增置國衆部令具壇一人卿二人大舍二人史四人十七年增置官宅司掌供賓客之事卿二人大舍二人史二人都航司卿一人大舍一人史一人大馭府卿一人大舍一人史一人成宗九年置修書院令諸生抄書籍藏之其院官令御事選官奏差睿宗十一年改諸學士院爲分司國子監判事一人三品兼之祭酒

一人少監以上兼之司業一人員外郎以上兼之博士一人八品助教一人九品刻漏院爲分司大史局知事不限員數常參兼之參外三人七八九品各一人醫學院爲分司大醫監判監知監不限員數以本職高下兼之參外二人八九品各一人禮儀司爲典禮司知司事二人常參兼之判官二人本司兼主祭享其閑閱樂不便別立閑樂院知院一人常參兼之判官二人權務其兩班政事與上京同仁宗十四年命兩府大臣議西京官班沿革監軍分司御史臺並仍舊其餘官並省之十六年設儀曹兵曹戶曹倉曹賓曹工曹各置令二人八品丞二人九品八關都監置副使一人判官一人東南面西北面都監諸學院各置判官一人聖容殿置直員一人自平定西京後朝論不一或者以謂西京

根本之地且太祖所設因舊制便或者以謂西京叛逆之地宜一切革故如東京之制以故久不處置至是始置此官明宗八年更定官制儀曹令丞各一人文武交差吏二人一差上京人記事一人記官三人算士二人禮儀司正設院八關寶迎送并屬焉戶曹貟吏與儀曹同戶部五部司宰寺貨泉務并屬焉兵曹貟吏亦同上兵部軍器監內廐司左

右營監軍四面并屬焉寶曹貟吏亦同上大府小府陳設司綾羅店圖畫院并屬焉倉曹貟吏亦同上大倉大官良醞鹽店迎仙店咸和店并屬焉工曹貟吏亦同上雜材營作院都航司并屬焉法曹司法曹一人記事一人錄匠二人諸學院文師一人記事二人算士一人記官二人書者二人藥店醫師一人記事二人醫生五人恭讓王三年都堂啓曰

平壤府土官之數本因公事緩急而定也自經紅亂古籍散失因此生謀衙門貟吏數多添設窺免徭役廣占日耕軍粮國用由是乏絕其冗雜衙門及貟吏二皆沙汰從之

東京留守官成宗以慶州爲東京置留守使一人三品以上副留守一人四品以上判官一人六品以上司錄叅軍事一人掌書記一人並七品以上法曹一人八品以上醫師一

人文師一人並九品睿宗十一年改判官爲少尹忠烈王三十四年改雞林府置尹判官司錄法曹

南京留守官文宗以楊州爲南京置留守一人三品以上副留守一人四品以上判官一人六品以上司錄叅軍事掌書記各一人並七品以上法曹一人八品以上文師一人醫師一人並九品以上睿宗十一年改判官爲少尹忠烈王三十四年改漢陽府置尹判官

司錄

團練使都團練使刺史觀察使成宗爲州府之職穆宗罷之

大都護府文宗定官制使一人三品以上副使一人四品以上判官一人六品以上司錄兼掌書記一人七品以上法曹一人八品以上醫師一人文師一人並九品睿宗十一年改大都護牧判官爲通判後只置使判官司錄恭愍王五年牧都護知官使副使並不帶京官舊制補外者並帶京官赴任若秩高者補外品秩不相當則以本職帶前字赴任辛禑元年牧都護知官皆帶兵馬之職

諸牧員吏品秩同大都護恭愍王二年或以宰相爲使

大都督府亦同上

中都護府文宗定使一人四品以上副使一人五品以上判官兼掌書記一人六品以上法曹一人八品以上後只置使司錄或置使法曹

防禦鎮文宗定使一人五品以上副使一人六品以上判官一人七品法曹一人八品以上或加置文學一人以任講學醫學一人以任療病

知州郡員吏品秩同防禦鎮後只置知事判官或只置知事

諸縣文宗定令一人七品以上尉一人八品睿宗三年諸小縣置監務高宗四十三年罷諸縣尉恭愍王二年縣令監務以京官七品以下充之後改諸道縣令監務爲安集別監以五六品爲之辛昌時復改爲縣令監務秩仍五六品

諸鎮文宗定將一人七品以上副將一人八品

館驛使國初稱諸道巡官顯宗十九年以巡字犯王嫌名改爲諸道館驛使恭讓王元年始置驛丞皆用參官爲之四年罷驛丞分定別監尋復置驛丞

勾當成宗十三年置鴨綠渡勾當使後諸津
渡皆有勾當
儒學教授官恭讓王三年置各道牧府儒學
教授官四年罷尋復之

勳

勳二階有上柱國柱國文宗定上柱國正二
品柱國從二品忠烈王以後廢之

爵

爵五等有公侯伯子男文宗定公侯國公食
邑三千戶正二品郡公食邑二千戶從二品
縣侯食邑一千戶縣伯七百戶開國子五百
戶並正五品縣男三百戶從五品忠烈王以
後廢之恭愍王五年復用公侯伯子男並正
一品十一年罷之十八年復之二十一年又
罷之

文散階

國初官階不分文武曰大舒發韓曰舒發韓
曰夷粲曰蘇判曰波珍粲曰韓粲曰閼粲曰
一吉粲曰級粲新羅之制也曰大宰相曰重
副曰台司訓曰輔佐相曰注書令曰光祿丞
曰奉朝判曰奉進位曰佐眞使泰封之制也
太祖以泰封主任情改制民不習知悉從新
羅唯名義易知者從泰封之制尋用大匡正
匡大丞大相之號成宗十四年始分文武官
階賜紫衫以上正階改文官大匡爲開府儀
同三司正匡爲特進大丞爲興祿大夫大相
爲金紫興祿大夫銀青光祿大夫爲銀青興
祿大夫文宗改官制文散階凡二十九從一
品曰開府儀同三司正二品曰特進從二品
曰金紫光祿大夫正三品曰銀青光祿大夫
從三品曰光祿大夫正四品上曰正議大夫
下曰通議大夫從四品上曰大中大夫下曰
中大夫正五品上曰中散大夫下曰朝議大
夫從五品上曰朝請大夫下曰朝散大夫正
六品上曰朝議郎下曰承議郎從六品上曰
奉議郎下曰通直郎正七品上曰朝請郎下

曰宣德郎從七品上曰宣議郎下曰朝散郎正八品上曰給事郎下曰徵事郎從八品上曰承奉郎下曰承務郎正九品上曰儒林郎下曰登仕郎從九品上曰文林郎下曰將仕郎忠烈王元年改金紫光祿爲匡靖銀青光祿爲中奉其餘擬上國者悉改之二十四年忠宣改從一品曰崇祿大夫正二品曰興祿大夫從二品曰正奉大夫正三品曰正議大夫從三品曰通議大夫正四品曰大中大夫

從四品曰中大夫正五品以下有上下並仍文宗舊制後有榮列正獻朝顯大夫之階三十四年忠宣又改官制一品始置正曰三重大匡從一品曰重大匡正二品曰匡靖大夫從二品曰通憲大夫正三品上曰正順大夫下曰奉順大夫從三品上曰中正大夫下曰中顯大夫正四品曰奉常大夫從四品曰奉善大夫五品始爲郎曰通直郎六品曰承奉郎七品曰從事郎八品曰徵事郎九品曰通

仕郎尋於三重大匡重大匡之上加壁上三韓之號忠宣王二年去壁上三韓之號改正一品曰三重大匡從一品曰重大匡正二品上曰大匡下曰正匡從二品上曰匡靖大夫下曰奉翊大夫正三品上曰正順大夫下曰奉順大夫從三品上曰中正大夫下曰中顯大夫正四品曰奉常大夫從四品曰奉善大夫正五品曰通直郎從五品曰朝奉郎正六品曰承奉郎從六品曰宣德郎七品曰從事

郎八品曰徵事郎九品曰通仕郎恭愍王五年改正一品上曰開府儀同三司下曰儀同三司從一品上曰金紫光祿大夫下曰金紫崇祿大夫正二品上曰銀青光祿大夫下曰銀青榮祿大夫從二品上曰光祿大夫下曰榮祿大夫正三品上曰正議大夫下曰通議大夫從三品上曰大中大夫下曰中大夫正四品曰中散大夫從四品曰朝散大夫正五品曰朝請郎從五品曰朝奉郎正六品曰朝

請郎從六品曰宣德郎七品曰修職郎八品曰承事郎九品曰登仕郎十一年改正一品上曰壁上三韓三重大匡下曰三重大匡從一品曰重大匡正二品曰匡靖大夫從二品曰奉翊大夫正三品上曰正順大夫下曰奉順大夫從三品上曰中正大夫下曰中顯大夫正四品曰奉常大夫從四品曰奉善大夫正五品曰通直郎從五品曰朝奉郎正六品曰承奉郎從六品曰宣德郎七品曰從事郎八品曰徵仕郎九品曰通仕郎十八年改正一品上曰特進輔國三重大匡下曰特進三重大匡從一品上曰三重大匡下曰重大匡正二品上曰光祿大夫下曰崇祿大夫從二品上曰榮祿大夫下曰資德大夫正三品上曰正議大夫下曰通議大夫從三品上曰大中大夫下曰中正大夫正四品上曰中散大夫下曰中議大夫從四品上曰朝散大夫下曰朝列大夫正五品以下同五年之制二十一年又改階號未考

武散階

國初武官亦以大匡正匡佐丞大相爲階成宗十四年定武散階凡二十有九從一品曰驃騎大將軍正二品曰輔國大將軍從二品曰鎭國大將軍正三品曰冠軍大將軍從三品曰雲麾大將軍正四品上曰中武將軍下曰將武將軍從四品上曰宣威將軍下曰明威將軍正五品上曰定遠將軍下曰寧遠將軍從五品上曰遊騎將軍下曰遊擊將軍正六品上曰耀武將軍下曰耀武副尉從六品上曰振威校尉下曰振武副尉正七品上曰致果校尉下曰致果副尉從七品上曰翊麾校尉下曰翊麾副尉正八品上曰宣折校尉下曰宣折副尉從八品上曰禦侮校尉下曰禦侮副尉正九品上曰仁勇校尉下曰仁勇副尉從九品上曰陪戎校尉下曰陪戎副尉本以見於史冊者考之則武官皆無散階其

沿革廢置未可考

志卷第三十一

志卷第三十一　高麗史七十八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教修

食貨一

三國末經界不正賦歛無藝高麗太祖即位首正田制取民有度而惓惓於農桑可謂知所本矣光宗定州縣貢賦景宗立田柴科成顯繼世法制愈詳文宗躬勤節儉省冗官節費用大倉之粟紅腐相因家給人足富庶之治於斯爲盛毅明以降權姦擅國斲喪邦本用度濫溢倉廩殫竭及至事元誅求無厭朝覲饋遺國贐等事家抽戶歛徵科萬端由是戶口日耗國勢就弱高麗之業遂衰叔季失德版籍不明而良民盡入於巨室田柴之科廢而爲私田權有力者田連阡陌標以山川徵租一歲或至再三祖宗之法盡壞而國隨以亡當初食貨出入之制未爲不詳而屢經兵火不可備考今採見於史牒者條分類聚

一曰田制二曰戶口三曰農桑四曰貨幣五曰鹽法六曰借貸七曰科斂八曰漕運九曰祿俸十曰常平義倉十一曰賑恤具著于篇作食貨志

田制 經理 田柴科 公蔭田柴 公廨田柴 祿科田 踏驗損實 租稅 貢賦

高麗田制大抵倣唐制括墾田數分膏塉自文武百官至府兵閑人莫不科授又隨科給樵採地謂之田柴科身沒並納之於公唯府兵年滿二十始受六十而還有子孫親戚則遞田丁無者籍監門衛七十後給口分田收餘田無後身死者及戰亡者妻亦皆給口分田又有功蔭田柴亦隨科以給傳子孫又有公廨田柴給莊宅宮院百司州縣館驛皆有差後又以官吏祿薄給畿縣祿科田其踏驗損實租稅貢賦之制并附于後

經理顯宗十三年二月戶部奏泗州長豐浦之地前此抽減民田屬之宮莊民不堪征稅乞於州境內量宜公田如數償之從之 靖宗七年正月戶部奏尙州管內中牟縣洪州管內槥城郡長湍縣管內臨津臨江等縣民田多寡膏塉不均請遣使量之均其食役從之 文宗八年三月判凡田品不易之地爲上一易之地爲中再易之地爲下其不易山田一結准平田一結一易田二結准平田一結再易田三結准平田一結 十三年二月尙書戶部奏楊州界內見州置邑已百五年州民田畝累經水旱膏塉不同請遣使均定制可 二月西北面兵馬使奏安北都護及龜泰靈渭等州通海縣民田量給已久肥塉不同請遣使均定從之 十八年十一月戶部奏廣州牧自春至秋久旱不雨重以雨雹闔境禾穀一無所收又鳳州曾於庚子年大水盧舍禾穀漂蕩幾盡民無定居請停兩宮轄下發使量田從之 二十三年定量田步數田一結方三十三步 六寸爲一分十分爲一尺六尺爲一步

二結方四十七步三結方五十七步三分四結方六十六步五結方七十三步八分六結方八十步八分七結方八十七步四分八結方九十步七分九結方九十九步十結方一百四步三分　高宗四十一年二月分遣使于忠慶全三道及東州西海道巡審山城海島避難之處量給土田　四十三年十二月制曰今想諸道民不聊生彼此流移甚可悼也其避亂所與本邑相距程不過一日者許往還耕田其餘就島內量給土田不足則給沿海閑田及宮寺院田　四十六年九月以江華田二千結屬公廩三千結屬崔竩家又以河陰鎭江海寧之田分給諸王宰樞以下有差　元宗元年正月給田都監議請文武兩班前受之田肥磽不均隨職改給權勢之家皆占良田惡其不便於己沮其議　忠烈王十一年三月下旨諸王宰樞及扈從臣僚諸宮院寺社占閑田國家亦以務農重穀

之意賜牌然憑藉賜牌雖有主付籍之田並皆奪之其弊不貲擇人差遣鞫推辨覈凡賜牌付田起陳勿論苟有本主皆令還給且本雖閑田百姓已曾開墾則並禁奪占　二十四年正月忠宣王即位下敎一先王制定內外田丁各隨職役平均分給以資民生又支國用邇來姦猾之徒托稱遠陳標以山川冒受賜牌爲己之有不納公租田野雖闢國貢歲減又其甚者托以房庫宗室之田其於租稅一分納公二分歸己或有全不納者玆弊莫大宜令諸道按廉及守令窮詰還主如無主者其給內外軍閑人立戶充役一京畿八縣田元有其主國家近因多故以兩班祿俸之薄初給墾地其餘荒地頗多自利爲先者乘閒受賜不許其主不納官租專收其利甚者又并兩班折給之田使不得隨職遞受者多矣令有司更爲審驗和會折給江華田亦令均分　忠惠王後五年十二月京畿祿科

田爲權貴所奪者悉還其主 忠肅王二年
十一月分遣田民別監于楊廣全羅慶尚道
義成德泉有備倉田及諸賜給田標內濫執
公私田推刷悉還本主 十一年密直提學
白文寶上箚子曰京師近地平廣膏腴可以
耕稼者爲牧場而奪其利宜移牧於山谷島
嶼以興地利且畿內八縣田上亦不須頒祿
科均給大夫士祭田以濟居京者之所急
十二年五月教曰田法弊久國匱民貧仰都

評議使司當於農隙遴選官吏改行經理以
便公私 辛禑八年十二月設折給都監以
判開城朴形等爲別監分給土田 十四年
八月昌令六道觀察使各擧副使判官改量
土田

田柴科太祖二十三年初定役分田統合時
朝臣軍士勿論官階視人性行善惡功勞大
小給之有差 景宗元年十一月始定職散
官各品田柴科勿論官品高低但以人品定

之紫衫以上作十八品一品田柴各一百一十結二品田柴各一百五結三品田柴各一百結四品田柴各九十五結五品田柴各九十結六品田柴各八十五結七品田柴各八十結八品田柴各七十五結九品田柴各七十結十品田柴各六十五結十一品田柴各六十結十二品田柴各五十五結十三品田柴各五十結十四品田柴各四十五結十五品田四十二結柴四十結十六品田三十九結柴三十五結十七品田三十六結柴三十結十八品田三十二結柴二十五結

文班丹衫以上作十品一品田六十五結柴五十五結品田六十結柴五十結三品田五十五結柴四十五結四品田五十結柴四十二結五品田四十五結柴三十九結六品田四十二結柴三十結七品田三十九結柴二十七結八品田三十六結柴二十四結九品田三十三結柴二十一結十品田三十結柴十八結

緋衫作八品一品田五十結柴四十結二品田四十五結柴三十五結三品田四十二結柴三十結四品田三十九結柴二十七結五品田三十六結柴二十結六品田三十三結柴十八結七品田三十結柴十五結八品田二十七結柴十四結

綠衫以上作十品一品田四十五結柴三十五結二品田四十二結柴三十三結三品田三十九結柴三十一結四品田三十六結柴二十八結五品田三十二結柴二十五結六品田三十結柴二十二結七品田二十七結柴十九結八品田二十五結柴十六結九品田二十三結柴十三結十品田二十一[illegible]

殿中司天延壽尚膳院等雜業丹衫以上作十品一品田六十結柴五十五結二品[illegible]三[illegible]田[illegible]十五結柴

四十五結四品田五十結柴四十二結五品田四十五結柴三十九結六品田四十二結柴三十結七品田三十九結柴二十七結八品田三十六結柴二十四結九品田三十三結柴二十一結十品田三十結柴十八結緋衫以上作八品一品缺二品田四十五結柴三十五結三品田四十一結柴三十結四品田三十九結柴二十七結五品田三十六結柴二十結六品田三十三結柴十八結七品田三十結柴十五結八品田二十七結柴十四結綠衫以上作十品一品缺二品田四十二結柴三十二結三品田三十九結柴三十一結四品田三十六結柴二十八結五品田三十三結柴二十五結六品田三十結柴二十二結七品田二十七結柴十九結八品田二十五結柴十六結九品田二十二結[illegible]十三結十品田二十一結柴十[illegible][illegible]武班丹衫以上作五品一品田六十五結柴五十五結二品田六十結柴五十結三品田五十五結柴四十五結四品田五十結柴四十二結五品田四十五結柴三十九結以下雜吏各以人品支給不同其未及此年科等者一切給田十五結

穆宗元年三月賜郡縣安逸戶長職田之半十二月改定文武兩班及軍人田柴科第一科田一百結柴七十結內史令侍中第二科田九十五結柴六十五結內史門下侍郎平章事致仕侍中第三科田九十結柴六十結叅知政事左右僕射檢校太師第四科田八十

五結柴五十五結六尚書御史大夫左右散騎常侍大常卿致仕左右僕射太子太保第五科田八十結柴五十結秘書殿中少府將作監開城尹上將軍散左右僕射第六科田七十五結柴四十五結左右丞諸侍郎諫議大夫大將軍散六尚書第七科田七十結柴四十結軍器大常少卿給舍中丞太子賓客太子詹事散卿監侍郎第八科田六十五結柴三十五結諸少卿少監國子司業諸衛將軍太卜監散軍器監上將軍太子庶子第九科田六十結柴三十三結諸郎中軍器少監秘書殿中丞內常侍國子博士中郎將折衝都尉大醫監閤門使宣徽諸使判事散少府少監第十科田五十五結柴三十結諸員外郎侍御史起居郎舍諸局奉御內給事諸陵令郎將果毅太卜[illegible][illegible]太史令閤門副使散郎中大將軍閤門使[illegible][illegible]監太子諭德家令率更令僕第十一科田五十結柴二十五結殿中侍御史左右補闕寺監丞秘書郎國子助教大學博士大醫少監尚乘奉御通事舍人宣徽諸史使太子中允中舍人散員外郎太卜少監太史令諸奉御閤門副使第十二科田四十五結柴二十二結大常博士左右拾遺監察御史內謁者監六衛長史六局直長軍器丞太子洗馬四官正散諸衛將軍寺署丞大醫少監尚乘奉御宣徽諸使使第十三科田四十結柴二十結主簿錄事都事內侍伯寺監注簿四門博士大學助教及中尚京市武庫大官大倉典廐僕御

永業田上將軍李洪叔嘗犯憲章流配嶺表其妻子孫不當給田制曰洪叔昔在定州丹兵來攻城垂陷固守不下成不朽之功可賞延于世以激將來宜令給田　文宗元年二月判六品以下七品以上無連立子孫者之妻給口分田八結八品以下戰亡軍人通給妻口分田五結五品以上戶夫妻皆死無男而有未嫁女子者給口分田八結女子嫁後還官　二十三年十月判軍人年老身病者許令子孫親族代之無子孫親族者年滿七十閒屬監門衛七十後只給口分田五結收餘田至於海軍亦依此例　三十四年三月判諸退死降敵軍將田勿許親子連立擇給親戚堪役者諸衛軍充補　閏九月選軍別監奏定凡臨戰陷敵逃還人職田勿奪仍給
　明宗十八年三月下制凡州縣各有京外兩班軍人家田永業田乃有姦黠吏民欲托權要妄稱閑地記付其家有權勢者又稱爲

我家田要取公牒即遣使喚過書屬托其州貢僚不避干請差人徵取一田之徵乃至二三民不堪苦楚訴無處寃悲衝天災沴閒作禍源在此據此傳與枷械申京記付吏民痛懲推罪

功蔭田柴　景宗二年三月賜開國功臣及向義歸順城主等勳田自五十結至二十結有差　顯宗十二年十月判功蔭田直子犯罪移給其孫　文宗三年五月定兩班功蔭田柴法一品門下侍郎平章事以上田二十五結柴十五結二品叅政以上田二十二結柴十二結三品田二十結柴十結四品田十七結柴八結五品田十五結柴五結傳之子孫散官減五結樂工賤口放良員吏皆不得與受功蔭田者之子孫謀危社稷謀叛大逆延坐及雜犯公私罪除名外雖其子有罪其孫無罪則給功蔭田柴三分之一　二十七年正月判無子人功蔭田傳給女壻親姪養子

義守　忠烈王二十四年正月忠宣王即位
下教曰功臣之田子孫繼世相承他人占取者
勿論年限傳給遺給同宗中若一戶合執者
聽其足丁半丁均給　忠肅王五年五月下
教功臣賜田山川為標所受日廣而不納稅
貢賦之田日益減縮其數外剩占者窮推還
本　十二年十月下教權勢之家奪人土田
田屬勢家稅仍本主甚為民害自今受賜田
雖功臣毋得過百結式目都監考覈賜牌削
其贏數　辛禑六年六月諫官李崇仁等上
疏曰有功而賞人必相勸無功而賞人必相
沮故傳曰賞一人而千萬人勸然則賞典不
可輕以與人也國家土田賜牌本以待有功
近來冒受賜牌占田太多者有之乞令有司
根究推刷功不在累次講下南幸興王癸卯
三等者收其田雖在三等之例其所占過元
數者收其贏數以充軍需仍乞功臣之號除
有功外宜重惜之

公廨田柴成宗二年六月定州府郡縣館驛
田千丁以上州縣公須田三百結五百丁以
上公須田一百五十結紙田十五結長田五
結二百丁以上缺一百丁以上公須田七十
結紙田十結一百丁以下公須田六十結長
田四結六十丁以上公須田四十結三十丁
以上公須田二十結二十丁以下公須田十
結紙田七結長田三結鄉部曲千丁以上公
須田二十結一百丁以上公須田十五結五
十丁以下公須田十結紙田三結長田二結
大路驛公須田六十結紙田五結長田二結
中路驛公須田四十結紙田長田各二結小
路驛公須田二十結紙田二結大路館田五
結中路四結小路三結　十二年八月判給
諸州府郡縣驛路公須柴地千丁以上八十
結五百丁以上六十結五百丁以下四十結
一百丁以下二十結十二牧勿論丁多少一
百結知州事雖百丁以下六十結東西道大

路驛五十結中路驛三十結兩界大路驛四十結中路驛二十結東西南北小路驛十五結　顯宗十四年六月式目都監議定諸事府公廨田給十五結供紙一戶　明宗八年四月更定西京公廨田有差留守宮公廨田五十結紙位田二百七十二結三十七負七束六曹公廨田二十結紙位田十五結法曹司公廨田十五結諸學院公廨田十五結書籍位田五十結文宣王油香田十五結先聖油香田五十結先聖即箕子　藥店公廨田七結僧錄司公廨紙位田各十五結　忠惠王後四年七月令五教兩宗亡寺土田及先代功臣田盡屬內庫　十月左右道收司判事崔孫荊等盡奪京畿諸賜給田屬有備倉

祿科田高宗四十四年六月宰樞會議分田代祿遂置給田都監　元宗十二年二月都兵馬使言近因兵興倉庫虛竭百官祿俸不給無以勸士請於京畿八縣隨品給祿科田時諸王及左右嬖寵廣占腴田多方沮毀王頗惑之右承宣許珙等屢言之王勉從之十三年正月議以品祿減少分給文武官京畿田有差以近地給校尉隊正蓋爲苦役也　忠烈王四年十二月改折給祿科田　五年二月傳旨曰功臣受賜田在京畿八縣者勿充祿科田時畿縣之田權貴皆以賜牌各占故都兵馬使言勿論賜牌量給職田王許之又聽受賜者請有是命　忠惠王元年八

月罷畿內賜給田以充祿科　忠穆王元年八月都評議使司言先王設官制祿一二品三百六十餘石隨品差等以至伍尉隊正莫不准科數以給故衣食足給一切奉公其後再因兵亂田野荒廢貢賦大減倉庫虛竭宰相之祿不過三十石於是權畿縣兩班祖業田外半丁量祿科田隨科折給近來諸功臣權勢之家冒受賜牌自稱本田山川爲標奪先據執有違古制乞依先王制定京畿八縣

土田更行經理御分宮司田郷吏津尺驛子雜口分位田考覈元籍量給兩班軍閑人口分田元宗十二年以上公文考覈折給其餘諸賜給田並皆收奪均給職田餘田公收租稅以充國用制可　恭讓王三年正月都評議使司請於平壤府職土官量墾田華日耕頒地祿從之地祿五品十結六品八結七品六結八品四結九品三結餘田公收

辛禑十四年六月昌敎曰近來豪強兼幷田法大壞其救弊之法仰都評議使司司憲府版圖司擬議申聞其料物庫屬三百六十莊處之田先代施納寺院者悉還其庫東北面西北面本無私田如有稱爲私田濫執者御都巡問使痛行禁理其所執文契沒官　七月大司憲趙浚等上書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正田制而足國用厚民生此當今之急務也國祚之長短出於民生之苦樂而民生之苦樂在於田制之均否文武周公井田以養民故周有天下八百餘年漢薄田稅而有天下四百餘年唐均民田而有天下幾三百年秦毀井田得天下二世而亡新羅之末田不均而賦稅重盜賊群起太祖龍興即位三十有四日迎見群臣慨然歎曰近世暴斂一頃之租收至六石民不聊生予甚憫之自今宜用什一以田一負出租三升遂放民間三年租當是時三國鼎峙群雄角逐財用方急而我太祖後戰功先恤民即天地生物之心而堯舜文武之仁政也三韓既一乃定田制分給臣民百官則視其品而給之身沒則收之府兵則二十而受六十而還凡士大夫受田者有罪則收之人人自重不敢犯法禮義興而風俗美府衛之兵州郡津驛之吏各食其田土著安業國以富強雖以遼金虎視天下而與我接壤不敢吞噬者由我太祖分三韓之地而與臣民共享其祿厚其生結其心爲國家千萬世之元氣故也自是以來關人功

除投化入鎭加給補給登科別賜之名代有增益掌田之官不堪煩瑣授田收田之法漸致隳弛奸猾乘間欺蔽無窮已仕已嫁者尚食閑人之田不踐行伍者冒受軍田父匿挾而私授其子子隱盜而不選於公既食役分又食閑人又食軍田授受之官不問其已見任在官而當食役分者耶未仕未嫁當食閑人者耶其身果府兵歟其父果入戍於鎭邊歟其祖果自異國而來投王化歟祖宗授田收田之法既壞而兼并之門一開爲宰相而當受田三百結者曾無立錐之可資爲宰相而受祿三百六十石者尚不滿二十石兵者所以衛王室備邊虞者也國家割膏腴之地以祿四十二都府甲士十萬餘人其衣糧器械皆從田出故國無養兵之費祖宗之法即三代藏兵於農之遺意也今也兵與田俱亡每至倉卒則驅農夫以補兵故兵弱而餌敵剝農食以養兵故戶削而邑亡以祖宗至公

分授之田爲一家父子之所私不一出門而仕朝行不一再趍而躡軍門者錦衣玉食坐享其利蔑視公候而雖以開國功臣之後夙夜侍衛之臣百戰勤勞之士反不得一畝之食立錐之耕以養其父母妻子其何以勸忠義而賞事功礪戰攻而禦外侮哉內而版圖典法外而守令廉使廢其本職日聽田訟不避寒暑揮汗呵凍幻稽文券撿覆證左訊之佃戶訊之故老凡其辭連盈獄滿庭廢農待決數月之業積如丘山一畝之爭連數十年忘寢廢食剖決不給者以私田爲爭端而訟煩也子之於父母一畝之求或不如意則反生怨恨如視路人甚者纔釋衰經鞭其侍病之奴婢求其某田之公文至親尚爾而況於兄弟乎是以私田而陷人倫於禽獸也朝廷上大夫貌相好而心相猜至於陰中傷之此以私田而爲讎敵也至於近年兼并尤甚奸兇之黨跨州包郡山川爲標皆指爲祖業之

田相攘相奪一畝之主過於五六一年之租
收至八九上自御分至于宗室功臣侍朝文
武之田以及外役津驛院館之田凡人累世
所植之業所籍之室皆奪而有之哀我無辜
流離四散塡于溝壑祖宗分田所以厚臣民
者適足以害臣民也此以私田爲亂之首也
兼幷之家收租之徒稱兵馬使副使判官或
稱別坐從者數十人騎馬數十匹陵轢守令
摧折廉使飮食若流破費廚傳自秋至夏成

群橫行縱暴侵掠倍於盜賊外方由此凋弊
及其入佃戶則人厭酒食馬厭穀粟新米先
納絲麻脚錢㯲栗棗脩至於抑責之斂十倍
其租租未納而産已空矣及其履畝之際則
負結高下隨其意出以一結之田爲三四結
以大豆而收租一石之收以二石而充其數
祖宗之取民止於什一而已今私家之取民
至於十千其如祖宗在天之靈何其如國家
仁政何田以養民反以害民豈不悲哉民之

出私田之租也稱貸於人而不能充也其所
貸者賣妻鬻子而不能償也父母飢寒而不
能養也寃呼之聲上徹于天感傷和氣召致
水旱戶口由是而一空倭奴以之而深入千
里暴屍莫有禦者貪饕之聲聞于上國社稷
宗廟危於累卵臣等願遵聖祖至公分授之
法革後人私授兼幷之弊非士非軍非執國
役者毋得授田令終其身不得私相授受嚴
立禁限與民更始以足國用以厚民生以優

朝臣以贍軍士則國富而兵強禮義興而廉
恥行人倫明而詞訟息社稷之基安盤石而
壯泰山國家之慼震雷霆而熾炎火雖有外
侮將自焦而自糜矣古人有言曰國無三年
之畜國非其國近者西北之行纔數月耳尚
且公私不支上下俱困脫有二三年水旱之
災其何以賑之千萬軍饋餉之費其何以應
之況今中外倉廩一時俱匱軍國之需無從
而出邊警之虞在所不測如有倉卒難以戶

欽今當量田之時定數給田之前限三年權
行公收可以充軍國之需可以給在官之俸
其正田制定目條具于後一祿科田柴自侍
中至庶人在官各隨其品計田折給屬之衙
門當職食之一口分田在內諸君及自一品
以至九品勿論時散隨品給之其受添設職
者考其實職給之皆終其身其妻守節亦許
終身現任外前銜與添設受田者皆屬五軍
其在外者只給軍田充役凡受田者有罪則

納之於公陞級以次加給一軍田試其才藝
二十而受六十而還一投化田向國之人食
之終身身歿則還公受官職有口分田者不
許一外役田留守州府郡縣吏津鄉所部曲
莊處吏院館直口分田前例折給皆終其身
一位田城隍鄉校紙匠墨尺水汲刀尺等位
田前例折給一白丁代田百姓付籍當差役
者戶給田一結不許納租其在公私賤人嘗
有役者亦許給之明白書籍一寺社田祖聖

以來五大寺十大寺等國家裨補所其在京
城者廩給其在外方者給柴地道詵密記外
其新羅百濟高句麗所創寺社及新造寺社
不給一驛田其驛位口分田前例折給皆終
其身一外祿田自留守牧都護至知官監務
隨品定從人口數計口給祿科田一公廨田
視各司品秩高下吏員多少給之一凡作丁
公私之田一切革去或以二十結或以十五
結或以十結每邑丁號標以千字文不係人

姓名以斷後來冒認祖業之弊量田既定[illegible]
後分受之以法公私收租每一結米二十斗
以厚民生一主掌官授田加給一結者加受
一結者收田減一結者遺田匿一結者父子
不告私相授受者父死其子不遵父所食田
者奪他人田一結以上匿公田一結者皆處
死受代田白丁匿傍田一結者收租奴不受
官牒不轉官斗者杖一百[illegible]奴增一斗以
上者杖八十會田者知奴剩取田租不嘗者

杖七十量田時匿田十卜以上者處死漏田
者同収租奴二名馬一匹違者主奴杖七十
凡犯田禁者經赦不宥籍名於版圖及憲府
其子孫不許仕省政曹　諫官李行等又上
疏曰豪強兼并國用乏竭租稅倍生民凋
悴強弱相吞爭訟繁多骨肉相猜風俗壞敗
此私田之弊也富強失利怨謗難弭士族失
業生理難繼田地廣多審覆難悉簿書煩紊
考核難精奸吏隱匿覺察難及風雨盜[illegible]

積難密道路遠近轉漕難均出入斂散耗損
難理此革弊之難也雖然事出於公正合於
人心悅之者衆怨謗可弭矣士之無職者授
田使得躬耕有職者給俸以代其耕生理可
繼擇公廉有重望者爲按廉擇廉敏精幹者
爲守令守令各考一邑以核其事實按廉總
察一道以黜陟守令之殿最田地審覆可悉
簿書核察可精奸吏隱匿可察矣置倉府固
門垣嚴積可貯矣計輕重度遠近給脚力之

價漕轉可均矣平量槩明契券耗損可理矣
其斂之之術何難之有至於倉廩實而儲胥
有餘祿俸厚而廉恥可興橫斂息而民生可
紓爭訟絶而風俗可厚田野闢而賦斂薄戶
口繁而徭役均其革之之利爲如何哉臣等
謹按祖宗田制役口之分戶別之丁皆爲國
田父不得與之子必告有司而與之如其無
子且或有罪則必歸於公不敢私也自選軍
之法廢而兼并遂起稱爲雜件以爲已有指

山川以爲標連阡陌而爲界雖宗室之曾功
臣之嗣與夫戎戰之卒侍衛之士至于小民
曾無立錐之地父母妻子飢寒離散臣等甚
痛之或曰今權豪之徒伏辜殆盡宜委辨正
都監考察訟人高曾契券其有年代久遠派
系明白者各還其主則冤枉銷而國家無事
臣等以爲不然惟我祖宗立法之意蓋欲諸
君兩府以下至于軍士皆受國田仰事俯育
無至失所今也法廢田無限制老婦幼子爲

疾廢疾之徒不出其門持其祖父文券坐食
國田至百千結者有之雖使官司至公明決
何有一毫之補於軍國哉嗚呼三韓尺寸之
地皆我太祖櫛風沐雨險夷艱難之所啓也
今海寇縱暴封疆日蹙國田之租半入於兼
用之人軍士飢色轉輸告匱雖伊周之相方
召之將不革私田而歸之國將何以爲今日
社稷中興之計乎臣等甚痛之傳曰更化則
可善理又曰仁政必自經界始今殿下即位
之初不革私田以追祖宗之美意則何以發
政施仁以開萬世大平之基乎伏惟殿下舉
而行之 版圖判書黃順常等上疏曰足食
安民之道在正田制而已本朝田法自文武
官僚以至於軍各給土田公私兩足明有定
制近年以來豪強之徒憑藉兼幷良田沃壤
悉爲己有高山大川以爲經界各家所遣奸
猾之奴侵漁橫斂其害百端民不聊生邦本
日危諸倉庫宮司御分之田並皆奪占私據
百倍於公賦倉廩空虛國用乏絕祿俸日減
勸士無門各執高曾之券互相爭奪以詞
訟日繁尊卑長幼視如仇讎兄弟親戚反爲
途人風俗之敗實爲痛心因仍襲弊不革私
田則姦蠹民生凋瘵風俗不美而已倘有不
虞之中興師動衆當時蓄積一月糧餉尚且
不足況期年之師累歲之旅乎爲今之計一
革私田正風俗厚民生廣蓄積以周國用幸
甚 典法判書趙仁沃等亦上疏曰伏覩殿
下深致意於田法之毀臣等亦以爲此正今
日之急務社稷之安危生民之休戚係焉不
可不重田法正則社稷安矣否則社稷安危
未可知也竊惟祖宗分田之制躬耕籍田所
以奉天地宗廟之祀也三百六十莊處之田
所以奉供上也田柴口分之田所以優士大
夫礪廉恥也州府郡縣鄉所部曲津驛之吏
以至凡供國役者莫不受田所以厚民生而
殖邦本也四十二都府四萬二千之兵皆授

以田所以重武備也世守成憲社稷盤安垂
五百年近來貪墨擅權疵處因緣外役軍田
皆入其門簇盛供上或時而不繼士大夫之
當職勞於王事者無以資其生養其廉州縣
津驛供國役者喪其田宅困於一畝之五六
主一年之五六收父母凍餒而不能養妻子
離散而不能保無告流亡戶口一空是以國
用軍須祿俸之出蕩然掃地國無旬月之儲
軍無數月之食家宰之俸徒存舊額今所受
者纔十數石耳況其下官乎府田亡而府兵
亦亡無賴之徒安坐其家不知征役之苦以
其先世私授之田謂之祖業食至千百結不
以爲國家之田而以爲父母之德百無報國
之心而從軍之士忘軀命冒矢石得生百戰
之餘者反不得一畝之田軍士之赴敵者其
父母妻子飢寒流移國無斗粟尺帛之賜而
彼無賴坐食之徒馬厭粟而妾曳縠此非細
故也奈何以太祖艱難所得之地不以養軍

士反以資無賴之徒乎是故寇盜熾而莫之
禦士馬困而無以養如有緩急將何以待之
宗廟社稷危如累卵誠可痛惜又有甚於此
者兄弟爭田而或至於相殘將相爭田而或
至於相殺骨肉反爲路人同列變爲仇敵獄
訟煩而風俗敗陷人道於禽獸醜聲上聞雖
歲勤貢獻不獲於天子者皆由田弊之所致
也不正田弊不復祖宗之制而欲社稷之安
臣等所未敢知也傳曰國無三年之蓄國非
其國方今之積猶可哀痛國非其國則雖欲
安富尊榮其可得乎全羅慶尚楊廣三道國
家之腹心倭奴深入虜掠我人民焚蕩我府
庫千里蕭然而又西北之虞在於不測兵食
匱竭人民困瘁此誠危急存亡之時也願殿
下毋失事機自今年權收公私田租以備軍
食然後復祖宗分田之法以待士民則軍國
之務備而士民之望安矣八月教私田之租
一皆公收則朝臣必患艱食姑今年收其租

以充國用　九月右常侍許應等上䟽曰臣等近與司憲府版圖典法交章申聞請復先王均田之制而殿下依允四方聞者莫不欣悅惟巨家世族之兼幷者獨以爲不便嘵嘵多言變亂衆聽一時士大夫有田者同聲應之尋有不收宗廟社稷道殿神祠功臣登科田之議臣等以爲此必有唱之以沮變法之端者不日果有半收之命夫立法所以革弊也法立而弊未生遽自中止無乃不可乎近來以國用軍需俱不足故初有均田之議今若信浮言行之不已則祿俸糧餉何以足之常程緩急何以當之上國立衛遼東窺覘我疆者有年又海寇深入作耗無所不至是誠畏首畏尾之時也捨此不慮乃以國家之公田以與無功坐食之人非計之得也伏惟殿下任衆口之煩囂復均田之舊制使軍國之須皆有羸餘士大夫無不受田則國家幸甚昌遂寢私田半收之令　辛昌元年八月大司憲趙浚等上䟽曰竊惟私田利於私門而無益於國公田利於公室而甚便於民利於私門則兼幷以之而作用度由是而不足利於公室則倉廩實而國用足爭訟息而民生安矣有國家者當以經界爲仁政之始豈可開兼幷之門使民陷於塗炭乎夫田本以養人而適足以害人私田之弊至此極矣幸賴天佑國家聖神誕作袪曠世之積弊其復革利害分明可見而世臣巨室猶踵弊風以爲本朝成法不可一朝遽革苟革之則士君子生理日蹙必趨工商相與胥動浮言以惑衆聽欲復私田以保富貴其爲一家之計則得矣其如社稷生民何如或復之是擧三韓百萬之衆而納之膏火之中也今欲圖治而反貽患於生靈無乃不可乎竊謂當以京畿之地爲士大夫衛王室者之田以資其生以厚其業餘皆革去以充供上祭祀之用以足祿俸軍需之費杜兼幷之門絶爭訟之路以定

無疆之令典　十二月恭讓王即位大司憲趙浚等又上疏論田制曰上天悔禍群凶已滅辛氏已除當一革私田以開斯民富壽之域此其幾也而世臣巨室不念社稷之大計倡言弊風相與流言煽動人心欲復私田而殿下中興即位旬日軫念生民之塗炭深懲積世之巨害遠述成周圭田采地之法近遵文廟開廣京畿之制京畿則給居京侍衛者之田以優士族即文王仕者世祿之美意也

三十八

諸道則止給軍田以恤軍士即祖宗選軍給田之良法也乃使中外之經界截然不得相亂杜兼并之門塞爭訟之路誠聖制也然當田於京畿而數未滿者欲於外方給之是殿下復開兼并之門置三韓億兆之民於湯火之中也臣等甚爲殿下中興之盛惜之也不先正田制而欲致中興之理非臣等所敢知也今六道觀察使所報墾田之數不滿五十萬結矣而供上不可不豊也故以十萬而屬

右倉以三萬而屬四庫祿俸不可不厚也故以十萬而屬左倉朝士不可不優也故以畿田十萬而折給之其餘止十七萬而已凡六道之軍士津院驛寺之田鄉吏使客廩給衙祿之用尚且不足而軍須之出則無地矣而今又欲給私田於外方未審供上祿俸之費津院驛寺諸位之田何從而出乎方鎭之兵海道之軍何以供給乎萬一有三四年水旱之災何以賑之千萬軍饋餉之費何以供之

三十七

殿下上繼太祖之洪業下啓中興無疆之基不於此時儲國用以足祭祀賓客之用豊祿俸以厚百官足兵食以養三軍而乃反嫌巨室之流言不念生民之大害復私田於外方以開奸猾兼并之門飢三軍而長六道之邊寇薄俸祿而隳百官之廉恥缺國用而乏祭祀賓客之供豈經國濟民之政乎願殿下凡居京者只給畿內田不許外方給之定爲成憲與民更始以足國用以厚民生以優朝士

以贍軍食　恭讓王二年九月燒公私田籍
于市街火數日不滅王歎息流涕曰祖宗私
田之法至于寡人之身而遽革惜哉　三年
五月都評議使司上書請定給科田法從之
依文宗所定京畿州郡置左右道自一品至
九品散職分爲十八科其京畿六道之田一
皆踏驗打量得京畿實田十三萬一千七百
五十五結荒遠田八千三百八十七結六道
實田四十九萬一千三百四十二結荒遠田
十六萬六千六百四十三結計數作丁丁各
有字號載之于籍抅收公私往年田籍盡行
撿覆覈其眞僞因舊損益以定陵寢倉庫宮
司軍資寺及寺院外官職田廩給田鄕津驛
吏軍匠雜色之田京畿四方之本宜置科田
以優士大夫凡居京城衛王室者不論時散
各以科受第一科自在內大君至門下侍中
一百五十結第二科自在內府院君至檢校
侍中一百三十結第三科贊成事一百二十

五結第四科自在內諸君至知門下一百十
五結第五科自判密直至同知密直一百五
結第六科自密直副使至提學九十七結第
七科自在內元尹至左右常侍八十九結第
八科自判通禮門至諸寺判事八十一結第
九科自左右司議至典醫正七十三結第十
科自六曹摠郎至諸府少尹六十五結第十
一科自門下舍人至諸寺副正五十七結第
十二科自六曹正郎至和寧判官五十結第
十三科自典醫寺丞至中郎將四十三結第
十四科自六曹佐郎至郎將三十五結第十
五科東西七品二十五結第十六科東西八
品二十結第十七科東西九品十五結第十
八科權務散職十結外方王室之藩宜置軍
田以養軍士東西兩界依舊充軍需六道閑
良官吏不論資品高下隨其本田多少各給
軍田十結或五結令辛未年受田科不足者
辛未年以後新來從仕未受田者不論其父

文契有無將其或犯罪或無後或科外餘田
隱科遞受無所任閑良官不在此限京畿荒
遠之田開墾之田有職事從仕者告官作丁
科受凡受田者身死後其妻有子息守信者
全科傳受無子息守信者減半傳受本非守
信者不在此限父母俱亡子孫幼弱者理合
恤養其父田全科傳受待年二十歲各以科
受女子則夫定科受其餘田許人遞受軍
田者赴京從仕則許以科受京畿之田軍鄉

吏及諸有役人如有老病死亡無後者逃避
本役者赴京從仕者則代其役者遞受其田
庚午年受賜功臣之田許於科外子孫相傳
凡加科受田新作公文者繳連原卷合為一
通毋得另作文卷分父母田者原卷納官並
筆標注其上曰某丁某子某孫所受仍勾銷
之原卷還長子雖田少子多不許破丁減自
己田與子孫及他人者並沒其子科外餘田
夫役無子減半田於原卷標注勾銷知上原

卷還其主盡以其田與他人者告官遞給原
卷還官凡足科受田者父母沒後願以其田
易父母田者聽犯罪及無後者之公文其家
人隱匿不納官者痛行理罪凡人毋得施田
於寺院神祠違者理罪已將庚午年已前公
私田籍盡行燒毀敢有私藏者以毀國法論
籍沒財產今後凡稱私田其主雖有罪犯不
許沒為公田犯應受者各以科遞受其犯杖
以上罪謝貼收取者犯嫁期功以上親者閑

良官除父母喪葬疾病外無故不赴三軍撫
制府宿衛百日已滿者判禁已後同姓為婚
者受守信田再嫁者有田地不作公文者身
死無妻子者其田并許人陳告科受公私賤
口工商賣卜盲人巫覡倡妓僧尼等人身及
子孫不許受田凡公私田租每水田一結糙
米三十斗旱田一結雜穀三十斗此外有橫
斂者以贓論除陵寢倉庫宮司公廨功臣田
外凡有田者皆納稅水田一結白米二斗旱

田一結貢豆二斗舊京畿納料物庫新京畿
及外方分納豐儲廣興倉京畿公私田四標
內有荒閑地聽民樵牧漁獵禁者理罪田主
奪佃客所耕田一負至五負笞二十每五負
加一等罪止杖八十職牒不收一結以上其
丁許人遞受佃客毋得將所耕田擅賣擅與
別戶人如有死亡移徙戶絕者多占餘田
故令荒蕪者其田聽從田主任意區處己巳
年不及打量海濱海島田打量時脫漏田打
量不如法餘剩田新開墾田各道都觀察使
每年隨即差官踏驗作丁續書于籍申報主
掌官以充軍需不許諸人擅占違者理罪辛
未年受田後科外冒受及侵奪公私田者依
律決罪所受科田許人遞受如有妄告他人
無證奸盜等事又以雷電猛獸水火盜賊所
害指爲罪名規奪人田者痛行禁理如有調
發大軍糧餉不足不問公私田隨費多少臨
時定數公收支用無事則止

踏驗損實成宗七年二月判禾穀不實州縣
近道限八月中道限九月十日遠道限九月
十五日申報戶部以爲恒式 文宗四年十
一月判田一結率十分爲定損至四分除租
六分除租布七分租布役俱免 是月判凡
州縣水旱虫霜禾穀不實田疇村典告守令
守令親驗申戶部戶部送三司三司移牒檢
覈虛實後又令其界按察使差別員審檢果
災傷租稅蠲減 高宗十六年十二月崔瑀
奏今年大旱禾穀不實請遣使五道審檢損
實從之 恭讓王三年五月都評議使司請
定損實十分爲率損一分減一分租損二分
減二分租以次准減損至八分全除其租踏
驗則其官守令審檢辨報監司監司差委官
更審監司首領官又審之如有踏驗不實者
罪之各品科田損實則令其田主自審收租
租稅太祖元年七月謂有司曰泰封主以民
從欲惟事聚斂不遵舊制一頃之田租稅六

頃管轄之戸賦絲三束遂使百姓輕耕廢織
流亡相繼自今租稅征賦宜用舊法　光宗
二十四年十二月判陳田墾耕人私田則初
年所收全給二年始與田主分半公田限三
年全給四年始依法收租　成宗十一年判
公田租四分取一水田上等一結租二石十
一斗二升五合五勺中等一結租二石十一
斗二升五合下等一結租一石十一斗二升
五合旱田上等一結租一石十二斗一升二
合五勺中等一結租一石十斗六升二合五
勺下等一結缺　又水田上等一結租四石七斗五升中等一結三石七斗
五升下等一結二石七斗五升旱田上等一結租二石二斗七升五合中等一結一石十
一斗二升五合下等結一石三斗七升五合　顯宗四年十一月
判文武兩班諸宮院田受三十結以上一結
例收稅五升　靖宗七年正月三司奏諸道
外官員僚所管州府稅貢一歲米三百碩租
四百斛黃金一十兩白銀二斤布五十匹白
赤銅五十斤鐵二百斤鹽三百碩絲緜四十
斤油蜜一碩未納者請罷見任從之　四月
門下省奏北路寧州等三十三州東路高和
等州隣於狄境防禦事殷未嘗徵稅己卯年
閒有司奏定稅額前項兩路州鎭一年貢布
五萬二百九匹折納餱糧一萬四千四十九
斛由此邊民不樂請除放稅籍從之　九年
七月判州縣稅糧納官時令輸人自量　文
宗二年十二月判諸道館驛公須田租大路
一百石中路五十石小路三十石儲峙以支
廩給餘租各輸州倉　七年六月三司奏舊
制稅米一碩收耗米一升今十二倉米輸納
京倉累經水陸欠耗實多輸者苦被徵償請
一斛增收耗米七升制可　二十三年定田
稅以十負出米七合五勺積至一結米七升
五合二十結米一碩　肅宗五年二月制舊
州縣公私田川河漂損永荒不得耕種
如有官吏當其佃戶及諸族類隣保人徵斂
稅粮侵害作弊者內外所司察訪禁除　六

年八月判三年以上陳田墾耕所收兩年全給佃戶第三年則與田主分半二年陳田四分爲率一分田主三分佃戶一年陳田三分爲率一分田主二分佃戶　仁宗五年三月詔曰取民有制常租調外毋得橫斂　明宗六年七月初左右倉斗槩不法納米一石贏至二斗外吏因緣重斂久爲民弊近欲釐正下制一石幷耗米不過十七斗群小洶洶至是下制仍舊　忠宣王二年十一月宰樞議遣採訪使于諸道更定稅法或曰今郡縣田野盡闢宜量田增賦以贍國用宰樞恐其騷占田園入官事遂寢　後元年三月傳旨曰典農司所收諸寺社及有勢功臣田租皆遣給其餘田租並入龍門倉以米三百石分賜大藏都監普濟寺社　忠肅王五年五月下敎一大尉王軫念州縣稅額日減民生日殘遣使巡訪均定貢賦今於荒田徵銀及布以充貢額不惟貢賦無實士民怨咨自今勿收荒

田租一巡訪使所定田稅每歲州郡據額收租權勢之家拒而不納鄉吏百姓稱貸充數無有紀極失業流亡其不納稅者勿避權貴糾察以聞　恭愍王五年六月下旨一西北面並田未嘗收租委之防戍其來尚矣近來權勢多所兼幷自今可官爲檢括每一結收一石以支軍須一古者租稅之納許民自量自槩今之官吏大斗剩量民甚苦之其令州郡官躬親監視中外公私同其斗斛　十一年密直提學白文寶上箚子國田之制取法於漢之限田十分稅一耳慶尚之田則稅與他道雖一而漕輓之費亦倍其稅故田之所食十八其一充定足丁則七結半丁則三結加給以充稅償　十二年五月下敎一田稅自量之令已嘗頒示州縣之吏觀爲文具弊復如前宜令本管官司嚴覈糾毋得縱吏爲奸京倉交納亦許外吏自量一諸官司倉庫之奴收租之際主典者縱以爲常今後

各道存撫按廉照依各項田土元籍及時收納州縣之吏如有容私作弊隨數倍償痛行理罪　辛禑元年二月宥旨甲寅年量田以後三稅之田屢因誅流負將沒入倉庫不入三稅拘該官司一據元案徵納州郡病之仰都評議使司移牒各道按廉使其有稅之田先許納稅方收其餘以革前弊　二年九月憲司以兵革旱荒連歲相仍軍食磬竭請於功臣田租三分取一寺社田收其半兩殿府屬宮司田科歛外羨餘並充軍需從之　九年二月左司議權近等上書曰傳曰民者邦之本也財者民之心也故失其心則民散失其本則邦危比年以來征戰不息水旱相仍民有饑色野有餓殍加之一田三兩其主各徵其租以割民心所在官司按廉察訪不能呵禁哀此煢獨誰因誰極邦本之危莫此爲甚臣等每念及此深爲痛心願自今一依本國田法京中版圖司外方按廉使斷決所爭

勝者收租一田一主使民蘇息如有違者痛行禁理　八月我太祖獻安邊之策曰東北一道州郡介於山海地狹且塉令其收稅不問耕田多寡唯視戶之大小和寧於道內地廣以饒皆爲吏民地祿而其地稅官不得收取民不均餉軍不定令後道內諸州及和寧一以耕田多寡科稅以便公私

貢賦定宗四年光宗即位命元甫式會元尹信康等定州縣歲貢之額　文宗二十年六月判諸州縣每年常貢牛皮筋角以平布折價代納　睿宗三年二月判京畿州縣常貢外徭役煩重百姓苦之日漸逃流主管所司下問界首官其貢役多少酌定施行銅鐵瓷器紙墨雜所別貢物色徵求過極匠人艱苦而逃避仰所司以其各所別常貢物多少酌定奏裁　九年十月判貢中布一匹折貢平布一匹十五尺貢紵布一匹折貢平布二匹

貢緜紬一匹折貢平布二匹 明宗十八年
三月下制諸州府郡縣百姓各有貢役邇來
守土貪傲斜屬使令徵取役價其貢賦經年
除免掾吏之徒並邀此式役之不均貢戶之
民因此逃流各道使者巡行按問如此官以
罪奏聞其餘掾吏依刑黜職令均貢役 忠
烈王四年二月下旨以安東京山府管內郡
縣貢賦除大府迎送少府等庫所納外皆輸
元成殿 五年三月傳旨都評議使司曰可

遣使諸道檢察往年三歲納否戶口增耗自
今年吏定歲額并點鹽戶以徵其稅寧樞以
謂三歲納否各有司存察戶口增耗兼時
所行遂停之 十四年九月遣使于忠清全
羅慶尚西海道酌定貢賦 二十二年六月
中贊洪子藩上書一曰令諸道收歛細紵布
民實不堪宜令官婢免役者紡績以紓民力
二曰貢賦已有定額又於諸道家抽細麻布
實係橫歛宜禁絶之三曰回易役主亡丁多

矣民無恒心逃戶衆矣凡有貢賦仍令遺民
當之此所以日益彫弊也宜令賜給田隨其
多少納其貢賦四曰諸道貢賦已有定數今
又以虎豹熊皮爲貢不唯科歛煩重恐致猛
獸害人誠宜禁之 忠肅王元年正月忠宣
王諭田民計定使曰先王置州縣定貢賦歛
民以時以充國用兵興以來戶實田荒貢賦
之入不古若自己巳量田定額之後提察守
令因執其額徵歛不止病民實多宜以見在

田口更定貢賦民流野荒者限年蠲免其餘
雜貢亦宜詳定有減無加凡諸民弊隨宜革
正 二月以知密直事蔡洪哲爲五道巡訪
計定使內府令韓仲熙爲副使民部議郎崔
得枰爲判官量田制賦凡便民事宜將式目
都監所啓條畫酌定損益其諸道提察使及
守令有罪者無論輕重直行科斷 閏三月
忠宣王傳旨曰巡訪計定使蔡洪哲等所定
貢賦視州郡殘盛均定其額以贍國用罷本

百姓安業　後八年五月監察司榜示諸令
兩倉權轉各司貢物近因輸納失期用度不
足致使貨殖之徒乘時射利先納其本即往
其鄉倍收利息民何以堪其各道存撫按廉
守令等官輸納後期者嚴加糾劾　忠惠王
後四年七月追徵各道往年貢賦餘羨縣吏
不堪其苦遂自刎　恭愍王元年二月下宥
旨諸官司外郡貢賦未輸者先徵郡人住京
者住京者稱貸而倍收於民又先二三年或

四五年徵其貢賦弊莫甚焉今後凡貢賦守
令按廉及期送納監察嚴加體察以除民害
　辛禑十四年三月九妃三翁主諸殿上供
之物浩繁倉庫匱竭預徵三年貢物猶不足
又加橫斂民甚苦之　宣宗五年七月定雜
稅栗栢大木三升中木二升小木一升漆木
一升麻田一結生麻十一兩八刀白麻五兩
二周四刀　忠惠王後四年十一月江陵道
歙山稅松子三千石　恭愍王五年六月下
旨賊臣之黨擅占山澤重收其稅國用日乏
民生益凋自今山林屬繕工澤梁屬司宰弛
禁輕稅

志卷第三十二

志卷第三十三　高麗史七十九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
教修

食貨二

戶口

國制民年十六爲丁始服國役六十爲老而免役州郡每歲計口籍民貢于戶部凡徵兵調役以戶籍抄定　仁宗十三年二月判居京大小人員子弟謀避徭役各於本貫觀成戶籍類付以致名實混淆自今京人付外籍者痛禁　忠烈王五年九月分遣計點使於諸道初都評議使司言大祖與五道州郡經野賦民皆有恒制近來兵饉相仍倉儲懸罄橫歛重於常貢逋戶累其遺黎是宜計戶口更賦稅以革姑息之弊由是累發計點使而未見成効及東征之役發民爲兵故復有是命　十八年十月教曰諸道之民自兵興以來流亡失業在元王己巳年計點民戶更定貢賦厥後賦歛不均民受其病可更遣使量戶口之贏縮土田之墾荒計定民賦以遂民生　忠肅王十二年十月下教一開城府五部及外方州縣以百姓爲兩班以賤人爲良人僞造戶口者據法斷罪一權勢之家廣置田莊招匿人民不供賦役者所在官司推刷其民以充貢戶　恭愍王二十年十二月下教一本國戶口之法近因播遷皆失其舊自壬子年爲始幷依舊制良賤生口分揀成籍隨其式年解納民部以備參考一單丁從役自丙申年已在禁限官吏不體予意役使如初尤可憐憫須給助役毋令失業年滿六十免役一東西兩界新附人戶理宜安集其令都巡問使給糧與田無令失業　辛禑四年十二月遣柳曼殊于東北面吳季南于全羅道安翊于楊廣道南佐時于江陵道王安德于西海道慶補于交州道計點戶口　十四年八月大司憲趙浚上疏曰近來戶籍法壞

守令不知其州之戶口按廉不知一道之戶口當徵發之際鄉吏欺蔽招納賄賂富壯免而貧弱行貧弱之戶不堪其苦而逃則富壯之戶代受其苦亦貧弱而逃矣其任徵發者憤鄉吏之欺蔽痛加酷刑割耳劓鼻無所不至鄉吏亦不堪其苦而逃矣鄉吏百姓流亡四散州郡空虛者戶口不籍之流禍也願令當量田審其耕作之田以所耕多寡定其戶上中下三等良賤生口分揀成籍守令貢于按廉按廉貢于版圖朝廷凡徵兵調役有所憑依及時發遣而守令按廉如有違法者輒繩以理　恭讓王二年七月都堂啓舊制兩班戶口必於三年一成籍一件納於官一件藏於家各於戶籍內戶主世系及同居子息兄弟姪壻之族派至於奴婢所傳宗派所生名歲奴妻婢夫之良賤一皆備錄易以考閱近年以來戶籍法廢不唯兩班世系之難尋或壓良爲賤或以賤從良遂致訟獄盈庭案牘紛紜願自今倣舊制施行其無戶籍者不許出告身立朝且戶籍不付奴婢一皆屬公王納之然竟未能行

農桑

農桑衣食之本王政所先太祖即位之初首詔境內放三年田租勸課農桑與民休息成宗五年五月敎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若欲懷萬姓之心惟不奪三農之務咨爾十二牧諸州鎭使自今至秋並停雜務專事勸農予將遣使檢驗以田野之荒闢牧守之勤怠爲之襃貶焉　六年六月收州郡兵鑄農器　顯宗三年二月敎曰西北州鎭自經兵亂民乏資粮令當農作之時無以墾植其令本道官吏給糧與種毋使失業　三月敎曰洪範八政以食爲先此誠富國強兵之道也比者人習浮靡棄本逐末不知稼穡其諸道錦綺雜織甲坊匠手並令抽減以就農業　七年正月敎曰江南郡縣以去歲不

登民多饑饉所在官給糧種以勸農耕　九
年二月都兵馬使奏興化鎭自經寇亂民戶
並無牛畜乞借官牛以助農耕從之　十一
月以于山國被東北女眞所寇廢農業遣李
元龜賜農器　十年四月以洞州管內遂安
谷州管內象山峽溪岑州管內新恩等諸縣
民困於丹兵官給糧種　十六年三月判外
人來京辨訟者自三月初一日並令歸農
十九年正月判令諸道州縣每年桑苗丁戶

二十根内丁十五根田頭種植以供蠶事
德宗三年三月教田農桑衣食之本諸道州
縣官勉遵朝旨無奪三時以寧百姓　靖宗
二年正月御史臺言諸道外官使民不時有
妨農事請遣使審察黜陟從之　三年正月
判立春後諸道外官並停獄訟專務農事勿
擾百姓如有違者按察使糾理　七年二月
門下省論奏郡縣比年不登民常艱食實由
方岳官吏政不合民心刑不順天意致傷和

氣以至於此請下令恤刑勸農以救民瘼制
可一文宗元年二月西北路兵馬使楊帶春
奏轄下連州防禦長吏軍民等八百餘人告
云防禦副使蘇顯自下車以來勸課農桑存
恤民庶政績茂著理合升闕制令吏部准制
量用一三年三月東北路監倉使奏交州防
禦判官李惟伯所部連城長楊吏民等言惟
伯上任已來勸農恤民雖秩滿當代願得見
借十二月東北路兵馬使奏永興鎭軍成厚

等三百二十餘人狀告鎭將尙會直長丁作
鹽勸農桑均賦役修城郭備戰具又撥沙石
不耕之地勸種雜穀歲收二百餘斛功課爲
最雖已考滿願借留任　王嘉歎並許之　二
十年四月制曰書曰食哉惟時十大不耕必
有受其飢者郡牧之職農桑爲急諸道外官
之長皆令帶勸農使　肅宗四年四月許令
州府郡縣各耕屯田五結　睿宗三年二月
制近來州縣官嫌以営院朝家田令人耕種

其軍人田雖膏腴之壤不用心勸稼亦不令養戶輸粮因此軍人飢寒逃散自今先以軍人田各定佃戶勸稼輸粮之事所司委曲奏裁　仁宗五年三月詔勸農力田以給民食　六年三月詔曰勸農桑足衣食聖王之所急務也令守令多以聚斂爲利鮮有勤儉撫民倉庾空虛黎庶窮匱加之以力役民無所措手足起而相聚爲盜賊甚非富國安民之意其令州郡停無用之事罷不急之務躋民安富副朕憂勤　二十三年五月輸養都監奏令諸道州縣地品不成田畝桑栗漆楮隨地之性勸課栽植從之　明宗三年閏正月以七道按察使五道監倉使皆兼勸農使　十八年三月下制以時勸農務修堤堰貯水流潤無令荒耗以給民食亦以桑苗隨節栽植至於漆楮栗栢梨棗菓木各當其時栽以興利　高宗十二年四月禁內外興作勿奪農時　三十年二月遣諸道巡問使閱職于慶尙州道孫襲卿于全羅州道宋國瞻于忠清州道又遣各道山城兼勸農別監凡三十七人名爲勸農實乃備禦也巡問使尋以煩冗請罷勸農別監從之　四十二年五月分遣諸道勸農使　四十三年二月制諸道被兵凋殘租賦耗少其令州縣其人耕閑地收租補經費又令文武三品以下權務以上出丁夫有差防築梯浦瓦浦爲左屯田狸浦草浦爲右屯田　四十六年二月發新興倉白銀十斤易穀種給貧民　三月令州縣守令率避亂民出陸耕種　元宗十二年四月分遣諸道農務別監催納農牛農器于黃鳳州以備元屯田之需　十五年五月元遣使詔勸課農桑儲峙軍粮仍命洪茶丘提點農事　忠烈王三年二月置農務都監　十八年正月敎曰忠淸西海二道民失農業不止於飢至於穀種不曾收蓄難以播種其以監察史金祥郞將金良粹爲二道勸農使貿易穀

種均給　二十四年忠宣王即位下教足食之道惟在務農所在官司勤加勸課當耕種時不急之役與收斂一切禁斷又禁縱放牛馬踐損禾稼違者斷罪倍償　三十四年八月忠宣復位十一月下教農桑衣食之本宜有司勸課不至曠損無賴之徒不得縱牛馬食踐禾稼其遣水旱去處各道提察檢聞可蠲免一年租賦　忠肅王十二年十月下教農桑王政所先其罷不急之役以時勸課毋致失業　恭愍王五年六月教曰無衣無褐何以卒歲宜令中外人家種桑藝麻各以口數爲率　十一年密直提學白文寶上箚子江淮之民爲農而不憂水旱者水車之力也吾東方人治水田者必引溝澮不解水車之易注故田下有渠曾不足尋丈之深下瞰而不敢激是以汚萊之田什常八九宜命界首官造水車使效工取樣可傳於民間此備旱墾荒第一策也又民得兼務於下種揷秧則亦可以備旱不失穀種　二十年十二月教曰農桑衣食之本諸道巡問按廉考其守令種桑墾田多少具名申聞以憑黜陟

貨幣 市估

貨幣之制爲國所先蓋以贍國用而裕民力也　成宗十五年四月始用鐵錢　穆宗五年七月教曰自古有國家者率先養民之政務崇富庶之方或開三市以利民或用二銖而濟世遂使生靈滋潤風俗淳厖惟我先朝式遵前典爰頒丹詔俾鑄青蚨數年貫索盈倉方圓適用仍命重臣而開宴既諏吉日以使錢自此以來行之不絶寡人叨承丕緒祗奉貽謀特興貨賈之資嚴立遵行之制近覽侍中韓彦恭上疏言欲安人而利物須仍舊以有恒今繼先朝而使錢禁用麤布以駭俗未遂邦家之利益徒興民庶之怨嗟朕方知啓沃之精詞詎可弃遺而不納便存務本之心用斷使錢之路其茶酒食味等諸店交易

依前使錢外百姓等私相交易任用土宜
肅宗二年十二月教曰自昔我邦風俗朴略
迄于文宗文物禮樂於斯爲盛朕承先王之
業將欲興民間大利其立鑄錢官使百姓通
用 六年四月鑄錢都監奏國人始知用錢
之利以爲便乞告于宗廟 是年亦用銀瓶
爲貨其制以銀一斤爲之像本國地形俗名
闊口六月詔曰金銀天地之精國家之寶也
近來奸民和銅盜鑄自今用銀瓶皆標印以
爲永式違者重論 七年十二月制富民利
國莫重錢貨西北兩朝行之已久吾東方獨
未之行今始制鼓鑄之法其以所鑄錢一萬
五千貫分賜宰樞文武兩班軍人以爲權輿
錢文曰海東通寶且以始用錢告于太廟仍
置京城左右酒務又於街衢兩傍勿論尊卑
各置店鋪以興使錢之利 九年七月命州
縣出米穀開酒食店許民貿易使知錢利時
泉貨之行已三歲矣民貧不能興用故有是
命 睿宗元年中外臣僚多言先朝用錢不
便七月詔曰錢法古昔帝王所以富國便民
非我先考殖貨而爲之也況聞大遼近年亦
始用錢予凡立一法衆謗從起故曰民不可
慮始不意群臣託太祖遺訓禁用唐丹狄風
之說以排使錢然其所禁蓋謂風俗華靡耳
若文物法度則捨中國何以哉 忠烈王十
三年四月禁市中合鑄銀銅時用碎銀爲貨
以銀銅合鑄故禁之 是月元遣使詔頒至
元寶鈔與中統寶鈔通行以至元鈔一貫當
中統鈔五貫使爲子母用 二十二年五月
中贊洪子藩上書國用金銀爲重而無出處
宜令東西各房行役各官新除行役所斂物
件內三分取二以補國用 忠惠王元年四
月始用新小銀瓶一當五綜布十五匹禁用
舊瓶 恭愍王五年九月都堂令百司議幣
諫官獻議曰本國近古以碎銀權銀瓶之重
爲幣而以五升布翼以行之及其久也不能

無弊銀瓶日變而至于銅𣏌縷日麤而不成布議者欲復用銀瓶愚等以爲一銀瓶其重一斤其直布百餘匹今民家蓄一匹布者尚寡若用銀瓶則民何以貿易哉或議曰宜用銅錢然國俗久不用錢一朝遽令用之民必興謗或曰宜用碎銀然散出民間而無標誌則貨幣之權不在於上亦爲未便令銀一兩其直八匹宜令官鑄銀錢錢有標誌隨其兩數輕重以準帛穀多寡比之銀瓶鑄造易而用力少比之銅錢轉輸輕而取利多官民兼旅庶幾有便凡產銀之所復其居民令採納官其國人所蓄銀器悉令納官鑄錢以與之并用五升布則公私便矣且其布子自丁酉爲始納官標印然後方許買賣其掌印之官内則京市署丞御史臺考之外則知官以上主之務擇廉以時糾察如有用無印布及掌印看循徇縱者並理以法則錢布之間將見弊絶而物價平矣　恭讓王二年六月以　大明錢貫與本國布匹難以準計今後每一貫准布五匹　三年三月中郎將房士良上書曰天下之物雖方殊而俗異其士農工商各以其業資其生以有易無彼此通用者錢也自禹鑄塗山鐵九府以來至于今通行者無他其質堅貞其用輕便火不燒水不濕貿迁而益光致遠而無咎鼠不能耗刃不能傷一鑄之成萬世可傳故天下寶之本朝麤布之法出於東京等處若干州郡且此布之幣用無十年之久乍遭烟濕便爲灾朽縱盈公廩未免鼠漏之傷願立官鑄錢兼織楮幣爲貨一禁麤布之行　王納之　四月命三司會計中外錢穀出納　七月都評議使司奏罷弘福都監爲資贍楮貨庫請造楮幣曰竊聞禹九年水湯七年旱以歷山莊山之金並鑄幣以救民困至周太公又立九府圜法此錢貨之始也自漢至今代各有錢若宋之會子元之寶鈔則雖變錢法實祖其遺

意盖亦莫非備灾患而便民用也吾東方之錢如三韓重寶東國通寶東國重寶海東重寶東海通寶載之於中國傳籍盖可考也近古又造銀瓶爲貨皆與布匹子母相權後因法弊銅錢銀瓶俱廢不行遂專用五綜布爲貨近年以來布縷麤疎漸至於二三升女功雖勞而民用不便輸之則牛汗積之則鼠耗商賈不行米穀踴貴盖由於此今殿下勵精圖治政化更新唯此一事尚循舊弊如有一二年水旱之災數十萬軍旅之費則將何以處之爲今之計銀銅既非本國所產錢瓶之貨卒難復行宜令有司參酌古今依倣會子寶鈔之法置高麗通行楮貨印造流布與五綜布相兼行使聽民閒買賣諸物及赴京外倉庫場所折納諸色米貢物貨其踈縷之布一切禁之庶爲便益　四年四月侍中沈德符等上言一曰革資贍楮貨庫其已印楮貨還合作紙其印板則令燒毀之二曰國家錢

財出納都評議使司於該司直行文牒而該司以其原額及糜費之數每當月晦輒報三司

市估顯宗五年六月三司奏物價騰踴麤布一匹直米八斗雖因歲稔乃穀賤何請量其輕重增損其價從之　肅宗七年九月制曰四民各專其業賈爲邦本今聞西京習俗不事商業民失其利留守官其奏差貨泉別監二員日監市肆使商賈咸得懋遷之利　忠烈王三年二月出牓令諸王百官以至庶民出米豆有差以充茶丘軍馬粮料時銀幣一斤直米五十餘石及張牓三日直米四十餘石聞茶丘還收其牓市價復高　八年六月都評議使司牓曰民生之本在於米穀白金雖貴不救飢寒自今銀瓶一事折米京城率十五六石外方率十八九石京市署視歲豐歉以定其價　九年七月監察司出牓舊例銀瓶直米二十石今改定十石九月以市人

不行貿易乃許復舊　忠肅王十五年十二月資贍司狀申銀瓶之價日賤自今上品瓶折實布十匹貼瓶折布八九匹違者有職徵銅白身及賤人科罪判可時鑄銀瓶雜以銅銀少銅多故官雖定價人皆不從　忠惠王後四年七月令各寺院買古銅瓶隨等差以進少不下三十口瓶價更高　恭愍王十一年十一月米四斗直布一匹金銀價賤或有金一錠米當五六石中外皆然　辛禑七年八月京城物價踴貴商賈爭利錐刀權鑿疾之凡市物令京市署評定物價識以稅印始許買賣無印識者將鉤脊筋殺之於是懸大鉤於署以示之市人震慄事竟不行　恭讓王三年三月中郎將房士良上書曰司馬遷曰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臣亦以謂四民之中農最苦工次之商則遊手成群不蠶而衣帛至賤而玉食富傾公室僭擬王侯誠理世之罪人也竊觀本朝農則履畝而稅工則勞於公室商則既無力役又無稅錢願自今其紗羅綾段綃子緜布等皆用官印隨其輕重長短逐一收稅潛行買賣者並坐違制

鹽法

國家所資鹽利最大國初之制史無可攷　忠烈王十四年三月始遣使諸道榷鹽　十八年七月分遣鹽稅別監于慶尚全羅忠清三道　二十一年七月又遣鹽稅別監於慶尚全羅道　二十二年六月中贊洪子藩上書曰鹽之有稅已有定額今於州縣強行科斂誠宜禁之　二十四年正月忠宣王即位教曰鹽稅自古天下公用今諸宮院寺社與勢要之家皆爭據執不納其稅國用不足有司窮推除罷　忠宣王元年二月傳旨曰古者榷鹽之法所以備國用也本國諸宮院寺社及權勢之家私置鹽盆以專其利國用何由可贍今將內庫常積倉都鹽院安國社及

諸宮院內外寺社所有鹽盆盡行入官估價銀一斤六十四石銀一兩四石布一匹二石以此爲例令用鹽者皆赴義鹽倉和買郡縣人皆從本管官司納布受鹽若有私置鹽盆及私相貿易者嚴行治罪於是始令郡縣發民爲鹽戶又令營置鹽倉民甚苦之楊廣道鹽盆一百二十六鹽戶二百三十一慶尚道鹽盆一百七十四鹽戶一百九十五全羅道鹽盆一百二十六鹽戶二百二十平壤道鹽盆九十八鹽戶一百二十二江陵道鹽盆四十三鹽戶七十五西海道鹽盆鹽戶并四十九諸道鹽價布歲入四萬匹　忠肅王五年五月下教大尉王深慮朝聘之需不給以諸道鹽盆悉屬民部平價給鹽以利公私今鹽場官先徵價布鹽不及民者十常八九其考未受鹽者悉給之　八年三月民部以京中四鹽鋪所責鹽皆歸權勢親故不及踈賤榜曰非受本部牒者不得賣　十二年十月下教各處鹽戶人有定數責有定額近年以來鹽戶日損責數仍存內外管鹽官不行審体以逋戶貢鹽加徵貢戶以充本數民甚苦之如有逋逃者所在官司推還本役其有未得推尋與夫故沒無後者並除貢數諸倉貢民亦依此例　後八年監察司牓示禁令鹽鋪之設本爲和賣惠及貧民近者各鋪之吏不畏公法惟務徇私至使鰥寡孤獨不得貿易深爲未便今後和賣者体察究理　忠惠王元年七月置五道鹽場別監尋罷之　恭愍王六年九月分遣諸道鹽鐵別監右諫議李穡起居舍人田祿生右司諫李寶林左司諫鄭樞等上書論鹽鐵別監之弊曰今特遣別監以鹽鐵爲名民聽必駭下一新本吏緣爲奸弊生百端別監必欲多得税布因而要寵民不受鹽無異平日網布之苦今益甚矣若令存撫按廉行之民以爲常不至驚駭持以歲月課其功緒民不敢違必有成効况永陵

之時凡所聚斂無所不爲獨於鹽鐵別監一
試之而不復議况今一遵祖宗之法以淸明
爲治而議及於此恐爲盛代之累王召宰相
臺省問鹽鐵利害穡寶林稱疾祿生樞固執
前議左諫議南褫與同列素不相能獨曰遣
之便左侍中廉悌臣亦言鹽鐵使業已定矣
不可改也王從之　九年四月除各道鹽稅
　十一年十月自諸君宰樞至成衆愛馬令
納布一匹給鹽　是年密直提學白文寶上

箚子忠宣王時所定鹽戶因散亡元額日減
朔鹽不足然民閒朔布則一依前例收納故
鹽没布在吏緣爲奸民雖納布而未受一升
之稅今後以鹽多寡准布之數均給以此爲
式　十二年五月敎曰鹽法之設本以裕國
便民法久弊生反爲民患宜令各道存撫按
廉使取勘鹽戶見數給鹽方許納布　十九
年十二月門下府啓曰榷鹽之法尚矣是以
先王置鹽倉於濱海之州乃令深陸之民納

稅和賣以通上下之利近者法久弊生納稅
而未受者或至十年民無所賴私販遽興非
先王之本意也請自今令鹽戶安其所業又
使守令償民所納仍禁私販王從之　恭讓
王二年八月都堂啓東西兩界境連上國且
因水旱民生艱難請減鹽稅從之　三年七
月都堂啓鹽鐵國課之大者本朝鐵人皆私
之而官未立法宜置冶官鐵戶一如鹽法以
資國用上從之然事竟不行

科斂

凡國有大事用度不敷則臨時科斂以支其
費焉　毅宗十一年十月以太府寺油蜜告
匱徵斂諸寺院以充齋醮之費　高宗十三
年三月令諸王及大小臣民出豆有差以助
元軍屯田牛料　十八年十二月令百官出
衣有差以助國贐諸王宰樞以上卷錦二色
綾衣三四品二色綾衣五品權叅以上綿紬
衣各一領　四十年十二月以進奉及饋遺

蒙古諸官人永寧公妃主妃母洪福源等金
銀布帛不可勝計府庫皆竭令文武四品以
上出白金一斤五品紵布四匹權務以上三
匹八品以上一匹以充其費　四十六年四
月遣太子供奉表如蒙古文武四品以上各
出白金一斤五品以下出布有差以充其費
元宗元年十月中書門下奏收外官銀器
於新興倉以支國用　二年四月遣太子諶
如蒙古賀平阿里孛哥時宰樞至四品人出

銀一斤五品人出白紵布二匹六品一匹七
八九品二人幷一匹以助行李之費　五年
七月命外方各道科斂白銀以備覲朝盤纏
七年七月權臣金俊令四品以上出銀有
差充國贐　十一年十一月命宗室百官出
紬絹有差以供軍衣　十二年二月命有司
歛銀物布貨宰樞各出白銀一斤三品紵布
四匹四品三匹五六品二匹七八品一匹以
充覲朝之費　十一月以蒙古軍馬久留府

庫匱竭供給不支歛馬料于京中戶二石民
多逃散乃減一石　十三年十二月又歛馬
料于各品三品六石四品五石以至微官收
歛有差　是月世子諶如元出大府黃金三
斤七兩長興庫白金四百三十斤七兩興王
寺一百五十斤安和寺一百斤普濟寺七十
斤又令宰樞承宣以上各出一斤以充行纏
十四年二月令六品以上出酒有差以餉
軍士六品以下輸馬料于闕城又令諸王宰

樞四品以上各出馬一匹五六品二幷出一
匹或奪民馬以換軍士瘦馬　五月令百官
出銀有差以充世子嘉禮之費　忠烈王元
年三月以帑藏匱竭歛白金諸王宰樞承宣
班主八兩宰樞致仕及三品六兩三品致仕
及四品四兩五品三兩六品二兩以充使客
之求　十二月置盤纏色歛銀諸王宰樞承
宣班主一斤宰樞致仕者正三品十三兩從
三品十一兩以至權務尉正各出有差坊里

戶并一兩又斂銀及紵布于各道　四年正月令諸王宰樞至權務出草料有差以餉忻都茶丘軍馬二月又令諸王至權務出蒭豆以給忻都茶丘軍馬　十二月宰樞請覲朝許之令自諸王至五六品出細紵布有差以充國贐　五年十月斂諸王百僚銀紵有差以充盤纒　十四年十月兩府宰樞議先王設倉庫儲蓄積以充國用而備凶荒比來郡縣惟患賦稅多欠百官月俸且未唯給國

家如有不虞之需將何以支宜立直倉貨吏掾兩班祿科田數當秋科斂以贍其用從之於是張榜約日斂米隨品有差至於工商賤隷科等收納　十五年二月遼東饑元遣張守智等令本國措辦軍粮十萬石輸于遼東王命群臣出米有差諸王承旨以上七石致仕宰樞三品以上五石散官宰樞三石散官三品二石致仕三品顯任四品四石散官四品一石五品三石散官五品八斗侍衛將軍

六品二石七八品叅上副使僧錄職事一石九品叅外副使八斗權務隊正別賜散職七斗軍官百姓公私奴婢以五斗三斗爲差富商大戶三石中戶二石小戶一石各道輸米有差唯除東界平壤二道　三月又令群臣加出米有差諸王宰樞承旨班主十三石致仕宰樞顯官三品十石散官宰樞四石致仕三品東西四品七石散官三品三石東西五品六石散官四品二石東西六品侍衛將軍

五石散官五六品一石東西七八品叅上副使及僧錄職事二石東西九品叅外副使一石權務隊正八斗有官守散職五斗近侍左右番二十石茶房左右番二十石三都監五軍二十石阿闍赤三十石禁內學館十五石鷹坊四番一百石大殿忽赤三番一百石巡馬左右番一百石漢語都監宮闕都監各二百石國贐色元成殿僚屬世子府僚屬各十石世子府忽赤三番二十石鞘貫人五石僉

議府密直重房將軍房三十石典理監察司
薄版圖典法六衛五部觀候司天膺事府十
石通禮門十五石雜類五斗諸寺社二百石
四大業一百石時王別置御庫名曰內房庫
使黃門一人掌之分遣朝臣于各道稱爲勸
農使擇公私良田聚民耕種除其貢賦又牒
郡縣戶斂銀紵皮幣油蜜至於竹木菓果悉
皆徵納輸之內庫勸農使緣得六品而往者
不數年間超拜大官或登樞府由是爲勸農

使者爭以掊克聚斂爲事郡縣日益彫弊內
庫之物上御分賜諸黃門及左右嬖幸亦無
所儲　十五年八月元以海都兵犯邊遣使
徵兵令諸王時散百官出縣布有差以給北
征軍　十八年八月令百官出銀紵布有差
以充入朝盤纏之費　二十一年四月遣大
將軍劉福和秪候金之兼等送錢幣于世子
時世子請婚其費不貲內則七品以上科斂
白金外則減慶尚道甲午年租稅分給郡縣

每白金一斤折米三十石徵求急於星火民
甚苦之又遣中郎將宋玠等航海往益都府
以麻布一萬四千匹市楮幣王欲親往爲世
子行聘禮乃於全羅忠淸兩道家抽麻布以
軍粮抑買怨讟益興　二十二年六月中贊
洪子藩上書國用漸乏除積勞者有功者從
王入朝者外新除官者隨品納稅以資國用
　二十八年六月令城中人家出細紵布有
差以資國贐　忠肅王三年四月令宰樞至

九品皆出紵布有差以支國用　十五年十
二月王將入朝罰盤纏都監令各品及五部
坊里出白紵布有差又於京畿八縣民戶斂
布有差於是奸吏因緣橫斂中外騷擾內豎
又因內出瓶子市米誅求無藝已兩府患之欲
遣察訪于五道以救民瘼內人從中止之
十七年四月兩府以行邸用度不足科斂文
武官布貨抽索富人財　忠惠王四年三月
政丞蔡河中等請蠲職稅先是嬖人寧夫金

承命往江陵道索人參時參貴不多得懼丞
罪己擅徵職稅還說王曰臣於江陵道見有
職者退居鄉里病民頗衆故臣爲殿下徵其
職稅藏諸州郡以待上命有職居外者非獨
江陵五道皆然若從臣計有利於國王納之
代言閔漬勸之於是分遣變人諸道徵職稅
六品以上布百五十匹七品以下百匹散職
十五匹人聞令下或挈家登山或乘舟而逋
焚山澤而索之禍及於族民甚怨之故河中
等請除其弊王欲從之漬又勸之徵稅益急
慶尚道有一散員同正者貧甚賣盡家産不
充其額其女痛父被辱斷髮貿布以納父及
女皆縊死又徵船稅雖無舟者亦被其害其
船稅財帛巨萬途道轉輸牛馬踣斃沿海州
郡之民逃匿山島至有漕運不通王雖淫縱
無道至於商財計利分析絲毫常事經營奪
入田民盡屬寶興庫群小托付爭相進計以
售其奸由是舉國騷擾　八月復徵職稅

十月令諸君宰樞下至權務出材木有差以
創新樓　忠定王元年七月命置路次盤纏
色令百官出紵布有差　恭愍三十一年九
月以調度不給增斂於民大戶米豆各一石
中戶米豆各十斗小戶米豆各五斗名之曰
無端米民甚苦之（無端方言無妨）　辛禑二年九月
以軍餉不足收品米有差三四品三石五六
品二石其餘從品秩而降時官爵猥濫工商
賤隸皆冒受故品米之出多額焉　五年三
月置盤纏色令諸君兩府至九品時散勿論
各出五升布隨品有差　十年八月令兩府
至六品出金銀有差又括斂諸道以充歲貢
是月都堂取魯國大長公主眞殿金銀器以
充其不給　十一年十一月令國人隨官品
出馬以充歲貢　十三年二月令兩府下至
巫覡術士出馬有差以充進獻一品出大馬
二匹六月李仁任以進獻不敷元數三百餘
匹令省宰各出馬八匹樞密六匹　恭讓王

四年二月令百官出息有差以充進獻

借貸

凡公私借貸以米十五斗取息五斗布十五疋取息五尺以爲恒式　成宗元年十月制令民間貸債出息者子母相侔更勿取息　顯宗二十二年五月令公私貸民穀米者只取其本蠲其息　靖宗九年十二月判諸公私米布貸者身歿後勿許追徵　文宗元年立子母停息之法貸一石者秋納一石五斗二年一石十斗三年二石四年停息五年三石六年後停息　肅宗六年五月詔曰朕以長生庫積粟既多出糶取息令闕歲又粟腐民或病之其令管勾負貿銀布以除其弊　仁宗五年三月詔曰無以官庫陳穀抑配貧民強取其息又無以陳朽之穀強民舂米　明宗十八年三月下制各處富強兩班以貧弱百姓賒貸未還劫奪古來丁田因此失業益貧勿使富戶兼幷侵割其丁田各還本主

忠烈王三十四年十一月忠宣王下敎一市肆商賈貿遷有無資生在前迎送國贐宴禮諸色官虛給文契取用百物不還其直甚背公然攬奪怨讟不少宜令各司檢考文契如數歸還今後盡行雇買不得騷擾一外方民吏無因科歛煩重至有轉賣男女貸物納官積年未還實可哀矜宜速公還其直付其父母　忠肅王五年五月下敎償債之法止子母停息而貪利之人增息無限貪者賣妻鬻子亦不能償其本息相當而猶責償者收取文契以給貸者　十二年十月下敎公私諸債年月雖多止還一本一利如有倒換文契從行不法者官治其罪貧民未償宿債賣其子女者所在官司贖還父母役使歲月既准其價官收文契各令放還　恭愍王元年二月有旨公私息錢雖積年月止還一本一利其寺院常住息錢取利不等或過二分有司量宜定法毋使任意取息貧民鬻子女都

過三年不放者監察司按廉使痛加理罪
五年六月教曰富戶稱貸取息利中生利貧
民朝不謀夕典賣子女甚可哀也仰監察典
法司按廉使臨民官盡心体察凡利中息利
者悉皆禁斷　十一年密直提學白文寶上
箚子貧民歲耕數畝租稅居半故不能卒歲
而乏食至明年東作之時稱貸富戶之粟以
備種食令官吏不恤民息以禁富民縱貸倍
息自後勸勉富民優其假貸依例子母停息
貸者延引歲月而妄訴債主者當科其罪
十二年五月教曰債負無文契元借錢人已
物故者斷自辛丑十一月以前並不許追徵
其質當子女者計傭令歸父母　二十年十
二月教曰債負止於一本一利貪利之徒不
畏公法取息無已重困吾民仰中外官司取
勘元契果有違犯者將本錢沒官利錢還付
貸者貧民或有賣子女者計傭償直令還父
母　辛禑元年二月有旨一外吏上京因各

司催納貢物及徵拖欠稱貸私錢倍償其直
害及於民仰都評議司置常平濟用庫止取
其本以便借用其外方州府亦令置之除任
領內倍償之弊各官司除都評議司行移外
毋得擅行徵納一公私營息錢糧止取一本
一利貸者不在毋令徵及族人有取利中之
利徵還貸者洪武八年二月十三日以前典
當子女無論久近並許放還　四年十二月
憲司上疏論時弊諸道公庾所儲米豆貧民
多糴利其無滋息累歲不納按廉守令互相
遞代不能糾察因此國用日就虛竭乞依元
糴之額督徵輸倉自今於一石取息三斗以
救其弊　恭讓王元年十二月大司憲趙浚
等上疏凡公私滋息一本一利耳比來貪狠
之徒惟利是視一本之利或至于十倍假貸
之徒鬻妻賣子終不能償故國家已有禁令
令供辦都監賓米滋息無窮至使貸者喪家
失業非國家恤民之意也願自今一本一利

梯浦（前號連梯浦）恩波浦（前號知沖仇）廣山浦（前號山尺浦）神魚浦（前號小神寺浦並揚根郡）運十八石價一石尚原浦（前號上津村浦淮安郡）和平浦（前號限浦無）鹵水浦（前號末音浦臨陂郡）從山浦（前號居知山浦淵同郡）運二十石價一石德原浦（前號置音浦廣陵郡）深原浦（前號州浦果）同德浦（前號赤同志淮安郡）深遂浦（前號下置音淵浦始興郡）丹川浦（前號枚浦同郡）

靖宗朝定十二倉漕船之數石頭通陽河陽永豐鎮城芙蓉長興海龍海陵安興各船六艘並哨馬船一船載一千石德興二十艘興元二十一艘並平底船一艘載二百石文宗三十三年正月判公私漕運穀米梢工水手等托為敗船溺水私自分用者並令徵之

志卷第三十三

志卷第三十四　高麗史八十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教修

食貨

祿俸（妃主　東宮官　宗室　致仕官　文武班　西京官　權務官　外官　州鎮將相將校　雜別賜　諸衙門工匠別賜）

高麗祿俸之制至文宗大備以左倉歲入米粟麥摠十三萬九千七百三十六石十三斗隨科准給內而妃主宗室百官外而三京州府郡縣莫不有祿以養廉恥而以至雜職胥史工匠凡有職役者亦皆有常俸以代其耕謂之別賜西京官祿以西京大倉歲輸西海道稅糧一萬七千七百二十二石十三斗給之外官祿半給於左倉半給於外邑高元以後國家多故倉廩虛竭祿秩不如元科宰相之俸數斛而已今取其制之可攷者具列于後

妃主祿　文宗三十年定二百三十三石五斗

鍋院二百石貴儀妃諸公主宮主仁宗朝更定三百
石王妃二百石貴淑妃諸公主宮主
宗室祿文宗三十年定四百六十石十斗公
四百石侯三百五十石尚書令三百石守大傅侯
二百四十石守司徒司空伯二百二十石司空仁
宗朝更定六百石國公三百五十石諸公尚書令
三百石諸侯二百四十石諸伯二百二十石
諸守司空
文武班祿文宗三十年定四百石中書尚書令門下侍
中三百六十六石十斗中書門下侍郎三百五十三
石五斗諸殿大學士參知政事中樞院使同知院事三百三十三
石五斗左右僕射三百石六部尚書左右常侍[illegible]史大夫中樞院副使簽
書院事翰林學士承旨三司使中樞院直學士判閣門事上將軍二百八十
石試六尚書左右常侍二百四十六石十斗判禮賓衛尉大府司
宰大僕事二百三十三石五斗六卿秘書殿中監尚書左右丞國子
祭酒判將作少府事大將軍二百十三石五斗試六卿秘書殿中監
尚書左右丞國子祭酒二百石直門下判司天大醫事吏部諸曹侍郎給事中
中書舍人御史中丞將軍一百八十石[illegible]

丞一百七十三石五斗司天監左右諫議將作少府軍器監一
百六十石引進使試諫議作少府軍器監將一百五十三石
五斗大醫監六少卿國子司業秘書殿中將作少府少監內常侍閣門使試引進使
一百四十石試大醫監六少卿國子司業秘書殿中將作少府少監一
百二十石司天軍器少監左右司吏部諸曹郎中御史雜端秘書殿中丞起居
郎起居舍人閣門副使中郎將一百石起居注試司天軍器少監左右司吏部諸
曹郎中御史雜端秘書殿中丞九十三石五斗侍御史八十六
石十斗左右司吏部諸曹員外郎左右補闕殿中侍御史六局奉御郎將八
十六石四斗大醫少監八十三石五斗試起居郎起居舍人
八十石引進副使太史令七十三石五斗試大[illegible]少[illegible]
吏部諸曹員外郎六局奉御六十六石十斗司天四官正殿[illegible]內給事
左右拾遺六衛長史七寺丞侍御史試引進副使太史令大初春德門重光殿侍衛六
十三石五斗閣門祗候六十石諸陵大正試四官丞令五十
三石五斗秘書郎國子大府將作內庫使試諸陵大廟令丞四十六
石十斗門下錄事中書注書六局直長軍器丞別將試秘書郎國子大府將作丞
內庫使四十六石內殿崇班四十石五斗司天丞四十
石尚書都事七寺主簿少府將作國子主簿試軍器丞門下錄事中書注書三十
六石十斗試尚書都事七寺主簿少府將作國子主簿三十三石

五斗掖庭內侍伯散員三十三石試司天丞三十石國子博士
東西頭供奉官二十七石大學博士試國子博士二十六石十
斗太師太傅太保大尉司空司徒中尚大倉大官大盈大樂掌冶供驛內園典廐令大
史丞司天主簿左右侍禁二十五石試大學博士二十三石十
斗試掖庭內侍伯二十三石五斗左右班殿直校尉諸中尚大倉大官
大盈大樂掌冶供驛內園典廐令二十二石五斗諸陵大廟丞二
十石四門博士武學博士六衛錄事中尚京市丞軍器主簿都染雜織良醞司儀典
試守宮令內庫副使靈臺郎保章正錄書校書郎殿前承旨試諸陵大廟丞十八
石正陽殿侍衛十六石十斗諸殿學士大倉大官大盈大樂掌冶供驛

內園典廐丞都校掌牲令諸王府典籤內謁者翰林醫官大醫博士丞律學博士太史挈
壺正隊正四十石內謁者監十三石五斗三司副使十石國學
學正學錄都染雜織良醞司儀典使守宮都校掌牲丞太史司辰司曆監候尚藥醫佐尚
食食醫尚乘司庫司廩秘書正字律學助教司天卜正博士書算博士呪禁博士諸王府
錄事大醫助教醫正仁宗朝更定四百石門下侍中中書令
三百六十六石十斗門下平章中書平章三百三十三
石五斗叅知政事左右僕射三百石六部尚書左右常侍御史大夫判閣
門事上將軍二百五十石判國子監事守大尉二百四十六
石十斗判五寺三監事國子大司成二百三十三石五斗

國子祭酒秘書殿中監大府大僕禮賓衛尉司宰卿尚書左右丞判少府將作事大將軍
試六尚書左右常侍御史大夫攝上將軍二百十三石五斗試國子大
司成二百石判大醫司天事諸曹侍郎給事中中書舍人御史中丞諸將軍試祭
酒五寺卿左右丞秘書殿中監攝大將軍一百七十三石五斗少府
將作軍器司天監判大廟事一百六十石閣門引進使一百五
十三石五斗大醫監國子司業閣門使五寺少卿秘書殿中少府將作少監
試諸曹侍郎給舍中丞少府將作軍器司天監一百二十石司天軍器少監
閣門副使諸曹郎中起居舍人起居郎秘書殿中丞諸中郎將試大醫監司業少卿將作
少府秘書殿中少監閣門引進使閣門使攝將軍九十三石五斗侍御

史八十石閣門引進副使太史令七十六石十斗殿中侍御
史左右司諫大醫少監六局奉御閣門通事舍人諸曹員外郎試秘書殿中丞諸曹郎中
引進副使起居郎起居舍人司天軍器少監近仗諸衛郎將攝中郎將六十六
石十斗左右正言監察御史殿中內給事四官正諸陵大廟令試諸曹員外郎奉
御閣門通事舍人太醫少監五十三石五斗閣門祗候內庫使七寺丞
六衛長史秘書郎內殿侍御醫試太史令殿中內給事司天四官正四十六石
十斗軍器丞六局直長門下錄事中書注書試諸陵大廟令近仗諸衛別將攝郎將
四十石司天丞掖庭內謁者監七寺主簿尚書都事試閣門祗候六衛長史秘書
郎侍御醫七寺丞三十三石五斗掖庭內侍伯試門下錄事中書注書

坊通事舍人三十六石十斗詹事府主簿三十三石五
斗試詹事府司直春坊通事舍人二十三石十斗太師太傅太保少師
少傅少保二十三石試詹事府主簿十六石十斗左右庶子左右
諭德十三石五斗侍讀學士家令中允中舍人率更令僕十石左右
贊善大夫洗馬典內詹事府錄事六石十斗司儀郎文學四石藥藏
郎藥藏丞仁宗朝更定四十六石十斗詹事府丞四
十石春坊通事舍人詹事府司直三十三石五斗試詹事府丞
三十石十斗詹事府主簿試春坊通事舍人詹事府司直二十六
石十斗太師太傅太保少師少傅少保二十石賓客詹事少詹事知府事
充東宮侍衛左右僕射上將軍十六石左右庶子左右諭德詹事兼東宮侍衛
六尚書上將軍十三石五斗侍講學士中舍人中允家令僕率更令充東宮
侍衛大將軍左右司禦率府率左右清道率府率左右監門率府率左右衛率府率十
石左右贊善大夫東宮侍讀事典內洗馬主右率府率文學司儀郎宮門郎詹事府錄
事五石司藝率更事率更丞旅賁中郎將四石藥藏郎藥藏丞
八致仕官祿仁宗朝定三百石門下侍中中書令一百
八十石五斗門下平章中書平章事一百六十六石十
斗參知政事左右僕射一百五十石尚書上將軍一百二十
三石五斗判禮賓衛尉大府大僕司宰寺秘書殿中省事大司成一百

十六石十斗試尚書判少府將作事左右常侍御史大夫尚書左右丞攝上
將軍大將軍五寺三監等官卿監
西京官祿文宗三十年定二百四十六石十
斗兵戶部尚書二百二十六石十斗攝尚書二百石
大府司宰卿少府監一百八十六石十斗攝卿監一百七
十五石五斗兵戶部侍郎一百四十六石十斗攝侍
郎軍器監一百三十三石五斗大府司宰少卿少府少監一百
十三石五斗攝少卿少監九十三石五斗兵戶部郎中軍
器少監八十石試郎中軍器少監六十六石十斗兵戶部貟
外郎五十三石五斗試貟外郎四十石大府少府司宰丞左右書
[illegible]文三十三石五斗軍器丞試大府少府司宰丞左右營長安二十
六石十斗大府少府司宰主簿試軍器丞二十石大倉大官令試主簿
十六石十斗軍器主簿良醞雜材令試大倉大官令十石大倉大官
丞八石良醞署材丞權務官四十石五部禮儀營作勾覆院四
面都監使二十六石十斗五部禮儀營作勾覆院四面都監副使十
六石十斗正設陳設院別定都監藥使店雍和迎仙綾羅店副使十三石
五斗大悲院諸學院八閭資貨泉務副使十石十斗五部禮儀營作勾覆
院四面都監判官錄事八石十斗正設陳設院副定都監藥店雇和迎仙綾

羅店大悲院講學院八關寶貨泉務判官醫學院博士明宗八年四
月更定食祿米一年納一萬三千一百三十
六石幷移納上京倉轉米稅租幷一萬三千
一百三十六石十三斗三升除六曹令丞及
別將校尉隊正歲給祿六百二十石燃燈八
關齋祭客使等年內用度都計四千三百二
十一石二斗及年內別齋祭等不虞之備一
千五百石外幷移納上京倉留守貢及法曹
一貢歲給西京倉祿都計三百二十石九升

幷以龍岡咸從成州祿位餘田歲入三百五
十五石三斗一升支給
外官祿德宗元年七月定東京官祿二百五
十石留守一百三十石判官七十石司錄六十石掌書
記三十石法曹文宗朝定二百七十石知西京留
守事二百二十三石東京留守使二百石西京副留守南京留
守八牧使安西大都護使一百二十石南京副留守八牧副使安西大都護
副使一百石府禮金梁豐等州防禦使八十六石十斗開城府使
東西南京判官八牧判官安西大都護判官仁水原公洪忠春東交平谷等州使天安南

原長興京山安東等府使古阜靈光靈巖寶城昇平等郡使六十六石十
斗東京副留守四十六石十斗東西南京司錄參軍事禮金豐等州
防禦副使四十石開城府副使東西南京掌書記八牧安西大都護司錄仁水原
公洪陝春東交平谷等州副使天安南原京山安東長興等府副使古阜靈光靈岩寶城
昇平等郡副使蔚梁州防禦副使白嶺鎮將三十三石五斗禮金州防
禦判官三十石五斗蔚梁州防禦判官三十石開城府判官
二十六石十斗仁水原公洪陝春東交平谷州判官天安南原京山安東
古阜靈光靈岩寶城昇平判官江東江西中[illegible][illegible]和江華固城南海巨濟一善管城大丘
[illegible]城廣安基陽遂安瓮津臨陂進禮金堤富城嘉林陵城耽津海陽金溝等縣令白嶺鎮

副將二十石東西京八牧安西大都護法曹江華一善管城大丘費城順安臨陂
進禮金堤富城嘉林陵城耽津瓮津海陽等縣尉十六石十斗固城縣尉
十三石五斗開城法曹肅宗六年二月判外官
吏邑祿給公須租仁宗朝定二百石西京留守
一百六十六石十斗東南京留守一百二十石安西
安北大都護副使安邊安南小都護使八牧副使八十六石十斗東西
南京判官安邊安南都護副使安北安西都護判官八牧判官諸知州府郡事六十
石雲龍延昌靜朔鐵孟定長義等州[illegible][illegible]定戎平虜威遠寧朔清塞寧仁宣德元興鎮
德寧遠鎮副使等四十六石十斗西京[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豐等

折四石中絹一匹折一石緜紬一匹折六斗常平紋羅一匹折一石七斗五升大紋羅一匹折二石五斗　明宗十年七月左倉別監奏隨祿科多少以田米四石當粳米三石賜給從之　十四年正月減文官試職之祿十六年九月左倉竭無以頒祿借典牧司所蓄白金六百二十四斤布六千匹將作監布三萬匹以補之　高宗四十六年正月大倉御史奏倉廩已匱無以頒祿乃以崔竩私庫米一萬五千石補四品以下祿俸　十一年大倉頒五品祿倉廩只給數十人　忠烈王六年十月以修戰艦營室右倉儲竭不支令左倉量減雜權務封倉祿俸以補右倉之費從前右倉所入摠數輸還於左倉來端午祗對倉藏米前料雜權務嚧糧各一石耳　九年正月賜武士昇職者六十餘人各米俸政房欲釋怨止當故有是命　十四年五月命追給內僚丙戌丁亥兩年祿殿中侍史田儒左倉別監張巡等以謂倉儲殫竭當年祿俸猶未贍宜俟羨餘乃給內僚訴於王下儒等于獄　忠宣王二年八月檢校宰臣請俸者衆李公世朴全之金瑠李瑥申涉桂趙延壽白頤正閔頔外餘皆停祿瑥宦者也宦者檢校受祿自瑥始　忠肅王七年八月下旨異姓諸君亦除顯官宰樞前者倉官奏降一科給祿未合於理自今與顯官宰樞同科給祿　十一年三月教曰食君之祿而二其心非人臣也其上書京師請立瀋王者三品致仕以上皆停祿俸　十六年十月廣興倉頒祿時國無紀綱人無廉恥諸衛散員別將等親到倉門或冒受或劫奪糾正不能糾治手執鞭杖終不能禁　恭愍王元年正月監察司啓諸君閑居食祿請停俸從之　二月下旨重祿勸士國初蓋有成法中世以降井地不均公府漸耗官吏不足以養廉欲望其礪節難矣有司祛不急之官禁兼并之家以

實倉廩以增俸祿　五年六月敎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宜令有司量宜加給且雞林福州京山府所貢綾羅紬布毋得納德泉庫輸之廣興倉以補百官之俸　六年九月須祿時因倭寇漕運不通九品祿料不給　七年五月都評議使司啓近因倭寇漕運不通百官祿俸不給請諸封伯已行侍中者從宰樞料其餘伯依異姓諸君料從之　十一年二月議定成衆各司給料　六月監察司上書

大軍之後公私俱匱甚可慮也况慶尙道國之根柢宜廣儲蓄以備不虞今隨駕貧吏仰資廩給者月費三千餘石朝官衛士不可減省冗官之輩未有定額耗廩太多除供職外餘悉汰去又今軍餉不給而各道賜米頗多自今不得已有內賜則下旨都堂施行　是年密直提學白文寶上箚子曰三代之制大國方百里其次方七十里大國之卿祿可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可食七十人士可食三

十六人下士與庶人可食九人今吾東方千里者二山林雖居其半十倍於百里之國而卿大夫之祿不足以食九人况其餘乎重祿之術宜令所司五品以上更議申聞　辛禑元年二月令德泉庫輸納元係廣興倉紬布一依丙申年宣旨還屬廣興倉以贍百官之俸　四年五月以漕船不通始須初番祿權勢家奴操挺叫號爭先奪攘蹂躪死者二三人　十二月憲司上疏略曰古者非有功不

侯今封君甚衆近因倭寇漕運不通倉廩虛竭除省宰封君外其餘封君請勿須祿　六年五月憲司上疏曰古者各領負將專爲宿衛防禦而設近來不考勤慢皆給其祿故負將安坐食祿以致宿衛單寡請自今考其勤王事者給祿禑納之　七年八月須祿舊制須祿必以七月七日今因倭寇貢賦不至至是始須然宰相之俸不過數斛七品以下只給布子　十三年正月以廣興倉告匱減百

官俸　恭讓王二年七月都堂啓曰非有功不封古之制也近下論功德之有無官資之崇卑封君者太多乞自今非立大功封君及贊成事以上對君者不許給祿從之　三年正月三司左使成石璘請官祿每品減一等王只罷月俸　十月頒封倉祿一品至三品各賜一石其餘各品不及

常平義倉

常平義倉昉於漢唐饑不損民豐不傷農誠救荒之良法也國初祖其意而創置黑倉至成宗五年七月教曰予聞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國以人爲本人以食爲天肆我太祖爰置黑倉賑貸窮民著爲常式今生齒漸繁而所儲未廣其益以米一萬碩仍改名義倉又欲於諸州府各置義倉仗司檢點州府人戶多少倉穀數目以聞　十二年二月置常平倉于兩京十二牧教曰漢食貨志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價以年豐歉行糶糴民有餘則歛之以輕民不足則散之以重今依此法行之以千金准時價金一兩直布四十匹則千金爲布六十四萬匹折米十二萬八千石半之爲米六萬四千石以五千石委上京京市署糶糴令大府寺司憲臺共管出納餘五萬九千石分西京及州郡倉一十五所西京委分司司憲臺州郡倉委其界官貟管之以濟貧弱　顯宗十四年閏九月判凡諸州縣義倉之法用都田丁數收歛一科公田一結租三斗二科及宮寺院兩班田租二斗三科及軍其人戶丁租一斗已有成規脫遇歲歉百姓阻飢以此救急至秋還納毋得濫費　仁宗五年三月詔務儲官穀以待救民　明宗十八年三月下制倉穀本爲百姓種子日料春頒秋歛實得成實年來不實因此失農非先王爲民制法之意也若有糟糠相半監收不實則以其罪罪之　忠烈王三十二年六月中贊洪子藩上書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

國家責無儲蓄倘有凶荒難以振活宜於中
外創置義倉戶斂米穀以時收積以備緩急
恭愍王二十年十二月教曰救荒賑飢王
政所急忠宣王嘗置有備倉又設烟戶米法
其慮甚遠比來名存實亡殊失賑濟之意其
復忠宣王常平義倉之制　辛禑四年八月
憲司上言諸道連年旱荒軍食不給民轉溝
壑誠可痛心宜令守令審今歲豐凶之狀量
戶大小出穀有差藏之州庫以救來歲之荒

且備不虞之用　辛昌元年八月楊廣道都
觀察使成石璘啓道內之民因水旱不得耕
耨糧食俱乏今後請於州郡置義倉從之
恭讓王元年十二月大司憲趙浚等上疏曰
常平義倉之法救荒之長策耿壽昌義倉之
奏長孫平社倉之議其法盖出於周官委人
之職有國家者所當先務也去歲盛夏興師
加以倭寇耕種愆期收穫失候今年又被水
災東南州郡蕭然亦立救荒之策不可不慮

也國家既革私田所至皆乏蓄積願自今郡
縣皆置常平倉其豐凶斂散之法一依近日
都評議司所奏竊聞楊廣道已置常平倉宜
令各道依此施行守令有不如法者斷之
三年四月置五部義倉

賑恤　恩免之制　災免之制　鰥寡孤獨賑貸之制　水旱疫癘賑貸之制　納粟補官之制

恩免之制太祖元年八月詔曰朕聞昔漢高
祖收項氏之亂後令民保山澤者各歸田里

減征賦之數審戶口之虛耗又周武王黜殷
紂之虐乃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以給貧
民者盖爲亂政日久人不樂其生故也朕深
慚寡德獲繞丕基雖資天助之威亦賴民推
之力冀使黎元按堵比屋可封然承前主之
圯運尚不蠲租稅勸農桑何以臻家給人足
乎其免民三年租役流離四方者令歸田里
仍大赦與之休息　光宗二十六年景宗即
位蠲欠債減租調　景宗六年成宗即位放

三年役減租稅之半　成宗七年十月宋遣
禮部侍郎呂端來冊王王宣赦蠲欠負恤賑
窮乏　十三年四月有事大廟大赦恤孤獨
貧耆舊蠲欠負放逋懸　十六年八月幸東
京減所過州縣今年田租之半　十二月穆
宗即位放三年役除一年租恤耆舊蠲欠負
放逋懸　穆宗二年十月幸鎬京齋祭除鎬
京一年租所歷州縣半之　四年十一月幸
中原府巡省風俗所歷州縣減田租一年其
就行程㭊奉州縣半之　七年十一月幸鎬
京齋祭蠲鎬京田租一年北邊沿路州縣半
之　十年十月幸鎬京齋祭蠲田租一半沿
路州縣半之　顯宗五年十二月減今年租
稅之半蠲壬子年以前逋欠　七年正月蠲
抱州等十九縣今年租調　九年十二月蠲
州郡二年以前逋欠租　十年五月蠲道州
管內獐山永州管內解顏等縣今年租稅
十二年二月復安州民戶二年蠲庚戌年以

來逋租之半　二十年九月幸海州蠲海鹽
州今年租稅之半　二十一年六月築羅城
營重光寺赴役者減今年調布諸州郡縣逋
欠限戊辰年蠲免　靖宗五年十一月制曰
八關會雖是前規旣行盛禮宜播德音其犯
公徒私杖以下及諸徵贖皆免之　文宗四
年九月制曰朕以涼德托于臣民之上擬憑
佛教以致理平開大法筵今當罷會欲霈洪
恩其今日以前贖罪徵收之類可悉除免
十年十一月侍中李子淵上言近因創造興
王寺移德水縣於楊川由是百姓營葺廬舍
未遑寧處男負女提道路相繼貧者有擠壑
之憂富者無按堵之所當今視民如子覆民
如天請蠲德水縣一歲賦役制特蠲兩年
十一年四月詔曰兩行封冊使副同時偕至
其所過州縣減今年租稅之半　三十六年
九月王南巡至溫泉十月還京緣路州縣程
驛減今年租稅之半　獻宗元年冬肅宗即

位詔免州縣今年租稅其徭貢未納者限癸
酉年蠲免　肅宗三年十月祫享于大廟諸
州府郡縣部曲減今年租稅之半　五年二
月免州府郡縣部曲雜所今年稅布半　七
年十一月王自西京還次臨津驛宣赦沿途
州縣減今年田租　睿宗元年三月西海按
察使奏谷州峽溪縣民多流亡頗闕貢賦請
蠲三年租稅制可　三年二月以封王太后
諸州郡縣進奉長吏從卒等各田丁稅布全

故內莊宅及宮院諸寶寶者方言以錢穀施納存本取息利於久遠故謂之寶穀未請貸未還者限乙未年東西州
鎮及諸州縣鄉部曲等雜所長吏編戶雜物
色徵還及徭貢未收者限乙酉年銀金限癸
卯年並皆放除　仁宗七年三月王至自西
京蠲放西京及所過州縣今年租稅　八年
十月王至自西京詔緣路州縣復今年租稅
十四年五月詔諸州縣兵築城者水軍轉
輸軍餉者賜今年田租之半　毅宗十六年

四月蠲諸道郡縣逋租　二十一年九月王
自南京還蠲南京廣州今年稅租輸役其餘
州縣半之　二十三年四月[illegible]西京下詔
曰所歷州府郡縣貢稅輸役許令全放公私
息利亦皆減除　明宗二十七年十一月神
宗即位詔曰貢賦徵輸公私息利不便於民
者並放　高宗二十二年五月詔廣州於辛
卯壬辰年被兵圍攻能固守不下其免常徭
雜役　四十年六月宣旨轉米以下雜貢稅

及諸宮院所同公廨田科式未收限庚戌年
全放諸宮院內外兩班大小寺社不實穀食
據給年遠一切放下諸州府郡縣百姓受公
私穀食物故者雖入秋成依前判死及流配
勿徵之意並蠲除殘亡尤甚州縣輸養限
庚戌年以上全放兩界州鎮將相將校等及
例食停給者還給將作監梁撲求取限庚戌
年以上全放　四十四年閏四月蠲丙辰年
以上逋租　元宗元年六月下制蠲丁巳年

以上公私逋租　十年十二月以西海道諸
郡有迎駕供億之艱蠲今年租賦　忠烈王
四年四月敎曰歷觀西海郡縣凋弊已甚自
丁丑至今年租稅徭貢皆免之　八年二月
蠲征東戰亡者欠負官錢　五月敎曰開城
聖祖之鄕常稅外他徭役皆蠲之　九年五
月蠲免公私逋欠錢　二十二年正月下旨
蠲外貢三年貧民因租稅而鬻子者官贖還
之　二十四年正月忠宣王即位下敎一哈

二十八

丹入境州郡望風迎降唯原州以孤城摧挫
賊鋒其邑常徭雜貢宜復三年一開城是祖
鄕三大貢外除常徭雜貢一諸州府郡縣稅
及常徭雜貢往年未收者幷今年徭貢亦令
全除一各道柴炭貢諸院寺官司所屬公廨
田諸寶米等往年未收限丁酉年以上除之
一入朝過行西海道三稅大貢外常徭雜貢
及各驛柴炭貢限今年全除　三十四年八
月忠宣王復位十一月下敎諸州府郡縣轉

稅及常徭雜貢諸寶米各驛柴炭貢如有欠
少宜限一年勿徵　忠肅王十二年十月下
敎一西海平壤兩道近因行李往來供億煩
劇平壤道官給粮以賑之西海道復今年租
稅之半一漢陽當今値南巡扈多供億其
復今年租稅一官吏貢賦欠納者截自甲子
年以前一切蠲免　恭愍王元年二月下旨
諸官司貢賦自庚寅年以前一切蠲免　十
二年五月下敎一庚子年以前諸道州縣三

二十九

稅雜貢未到官者並免追徵一辛丑年以後
所沒諸家之田悉充軍需其所奪田土人民
悉還舊主一畿甸之民因乱流離田野多荒
若非寬恤何以招來其京畿公私田租限三
年三分減一一自龍駒以北諸驛三道之衝
供費尤多其柴炭貢與免三年　二十年十
二月敎曰民惟邦本近來軍國事繁差發尤
重其免洪武三年以前各道逋欠賦稅　辛
禑元年二月宥旨近年以來軍須田戶困於

運斂遠輸多致荒畬凡係軍須田入量減三分之一　十四年六月辛昌即位教曰貢賦之設自有定制近因多故徵斂無藝民受其害各道州府郡縣往年逋負未納貢物一皆蠲免今戊辰年貢物亦以被罪入籍家財充用其有先納私鐵下鄉倍徵者止償其本自己巳年始納貢如舊其已發到官者不在此限　恭讓王二年九月都堂啓義州泥城江界爲國藩屛宜加撫恤請蠲徭役從之

災免之制成宗七年十二月判水旱虫霜爲災田損四分以上免租六分免租布七分租布役俱免　十年十月辛酉都民戶有以疾疫失農業者免其租賦　穆宗九年二月詔有司曰比年秋穀不登百姓艱食自統和二十一年以來貢賦未納者並除之其有絶食無穀種者開倉賑給　六月戊戌震天成殿肆赦仍減今年稅布之半幷蠲甲辰年前逋欠租稅　顯宗二十年七月以朔方道登溟

州管內三陟蔚珍鶴浦派川歙谷金壤著山臨道雲岩豢猳高城安昌列山杆城翼嶺洞山連谷羽溪等十九縣並被蕃賊侵擾特蠲租賦　靖宗二年六月三司言去年密城管內牢山部曲等三所大水漂損田禾請放一年租稅從之　十二月有司奏金州管內州縣水潦暴至隄防潰溢壞廬舍損田苗今年租稅合在蠲免請遣使宣慰從之　文宗四年二月西北面興化道監倉使奏去戊子年道內昌州有蝗災其年已納租稅者請依今文以損分多少折放從之　五年十一月雲中道監倉使奏肅州通海永清縣安戎鎭春夏旱乾旱秋霜雹禾穀不登請免今年租稅從之　六年四月有司奏金堤萬頃沃溝利城等四縣往年久旱禾穀不登百姓飢饉請蠲租賦從之　八年十一月東北路兵馬使奏文湧二州連年大水損傷禾穀乞省減賦役從之　十五年正月浿西道撫問使尚書

考功員外郎韓丁翊奏管內龍泉驛驛被水災公館民居並皆漂沒今方遷徙創造館宇民力勞瘁請減今明兩年租稅從之　二月有司奏密城管內昌寧等九郡去年暴水損稼請減今年夏稅從之　三十年四月有司奏黃州牧管內鳳州比因水災遷徙新創公廨民廬民業未復請蠲今年租稅徭役從之

宣宗七年六月制曰今年以來災變屢作時雨愆期朕甚懼焉其內外公徒私杖以下輕罪悉令放除吏民於丁卯年借貸新興倉穀米未還者咸使蠲免　肅宗六年六月以長湍縣頻年水旱免賦役三年　十一月都兵馬使奏東京管內郡縣旱氣太甚民被其災乞放公私長生庫及諸倉逋欠米穀俟豐年收納制可　七年三月三司奏東京管內州郡鄉部曲十九所因去年久旱民多飢困乞依令文損四分以上免租六分以上免租調七分以上課役俱免已輸者聽折減來年租稅制可　明宗二十五年九月詔曰刑政不中譴見于天比來吏政多奇逋租宿貸督斂無已嗷嗷者衆致有變異嗚呼痛哉其爾郡縣吏敬聽朕言其逋租限五年寬假公私宿債亦所不問　高宗二十二年九月制國家移都民方瘡痍又經狄兵甚可憐恤其蠲癸巳年以來諸道貢賦之逋欠者　三十三年五月制以西海道州郡被兵蠲徭貢七年又減谷州樹德兩所銀貢五年　四十二年三月以諸道郡縣經亂凋弊蠲三稅外雜稅　四十五年二月免海島移入州縣一年租

忠烈王三年十一月以慶尚道禾穀不稔減租稅　七年五月京城饑民菜食無鹽限九月蠲鹽稅　十七年七月以旱乾禾穀不實分遣安集別監于諸道檢踏田畝量減租稅　九月命被兵州郡蠲免租稅又以忠清交州西海三道因軍旅失業減柴炭貢　十八年五月下敎田比經兵賊百姓困弊雖已

蠲免租稅諸司不体至意一切徵納自今痛
令禁約毋致失業　四月下旨慶尚道管城
安邑利山等縣須因避賊于清州山城民失
農業宜與中道並蠲貢賦　七月以全羅忠
淸道民飢除朝覲盤纏　十九年六月以黃
驪郡經賊蠲賦稅　恭愍王元年二月宥旨
西海平壤道近年風水爲災凡被災州縣量
其輕重免其租稅　五年六月敎曰鹽戶因
倭寇莫輸其貢官未給鹽民徒納布爲害尤

甚自今年七月至明年七月其鹽稅布三分
減一　九年四月敎曰令茲百姓勞於兵革
困於飢饉其除各道鹽稅　辛禑元年二月
宥旨各道州郡屢因倭寇加以水旱民生凋
瘵仰都評議司自癸丑年以前祿轉雜貢未
收者一皆蠲免其沿海州郡被害尤甚去處
甲寅年雜貢亦行蠲免已納到官者准作下
年之數延祐甲寅以後加定貢物量宜蠲除
閏九月[illegible]各道州縣屢經倭亂

殘亡太甚其沿海各官常徭雜貢及鹽稅等
全羅道限五年楊廣慶尚道限三年蠲免從
之　七年三月全羅道按廉報民多餓死諸
戍卒及人民逃散過半崔瑩議請蠲濱海州
郡三年租稅從之　恭讓王二年正月以年
凶減田租六分之一　三年六月敎諸道有
水旱霜雹蝗災州郡驗覆免租
鰥寡孤獨賑貸之制成宗十年七月判無父
母族親孩童有病者官給租救恤　十月幸

西都篤疾廢疾者給藥且謂有司曰此行雖
因齋祭亦爲省方所歷州郡男女年八十以
上者特加賑恤　十三年三月命有司曰少
孤無養育者限十歲官給粮過限者許從所
願居住　顯宗二年十二月敎曰古先哲王
視民如子朕居司牧敢不盡心方當歉歲又
屬祈寒恤愍鰥寡孤獨未免飢凍其令所在
賑給衣糧勿使失所　忠烈王三十四年十
一月下敎一七十以上無守護者其子孫把

罪流配宜以罪之輕重移免孝養一八十以
上篤疾癈疾不能自存者隨其所望勿論親
踈許一名免役護養者無親踈護養宜令東
西大悲院聚會安集公給口粮差官提調
忠宣王元年八月鈞旨曰孤惸民食不足置
倉中外以廣積儲近因水旱民不聊生已發
民部庫賑窮調之尚慮惸獨未盡蒙惠爾有
司加發有備倉以賑之　忠肅王十二年十
月下教年九十以上官給資糧七十以上給
侍丁一人復其身鰥寡孤獨癈癃殘疾者所
在官司優加賑恤　恭愍王元年二月宥旨
鰥寡孤獨篤疾癈疾官爲賑恤毋令失所
五年六月教曰贓臣之家所有米穀減價糶
賣以救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　十二年五
月下教鰥寡孤獨癈疾之人在所當恤諸人
窮乏不能自存者亦宜矜愍所在官司務加
賑濟　二十年十二月下教鰥寡孤獨仁政
所先宜加矜卹

水旱疫癘賑貸之制顯宗三年五月教曰去
年西京水旱爲災穀價騰踊民用困乏朕夙
興夜寐念之惻然其令所司發倉賑之　七
年九月三司奏江南饑饉請轉關內倉穀賑
之從之　八年七月賑京城貧民　九年正
月以興化鎭比因兵荒民多寒餓給縣布鹽
醬　靖宗二年十一月修東大悲院以處飢
寒疾病之無所歸者給衣食　五年三月制
東南海諸道州縣去歲禾穀不稔民多饑饉
其令有司發義倉賑之　四月制東北路諸
州去年大水漂沒禾稼百姓貧乏其令本路
勸農使發倉米鹽賑之　六年二月靈光郡
及臨陂縣饑發義倉賑之　七月詔曰去歲
以來水旱作沴生民被災苗稼空於農疇貲
財盡於私室此寡人不德之所致深有痛焉
其發倉廩以賑之　文宗元年五月制去年
久旱邊民饑餓其發義倉賑之　三年四月
制曰去歲霖雨損禾民食不周遣使賑恤務

要全活　六月命有司集疾病飢餓者於東
西大悲院救恤　四年四月中書省奏曰關
內西道州縣前歲不登民有飢色請發司倉
公廨粟以助耕耘其貧不能自存者發義倉
以賑從之　五年二月制去歲不稔黎民阻
飢以御史雜端金化崇爲西京關內西道宣
撫使兵馬判官金繼參爲北界宣撫使發倉
賑之　六年二月以關西安北兩道饑遣御
史中丞金化崇發倉賑之　三月制曰東北
路諸州鎭戍邊之卒連年旱蝗饑饉相仍可
令兵馬監倉使及首領官分遣賑恤仍賜衣
服又以京城饑命有司集飢民三萬餘人賜
米粟鹽豉以賑之　四月移龍門倉粟八千
石于鹽白二州以給農民　八年四月制文
湯登三州鎭溟縣長平鎭往年被水災其發
義倉賑之又移春交東等州倉粟給種食
五月制諸道州郡民多飢歉流移失業令諸
州通判以上官吏巡行存問發義倉賑之

十五年二月西海按察使奏黃鳳二州去年
大水漂沒田疇居民飢乏請發義倉賑之從
之　九月有司奏去年大水損禾都人阻飢
請發倉賑之從之　十八年三月制曰去歲
水潦暴溢損害秋稼言念黎元宜急救恤其
令太僕卿閔昌壽自今月至五月於開國寺
南設食以施窮民　四月又制自五月十五
日至七月十五日於臨津普通院設漿水蔬
菜以施行旅　二十一年四月制關內西
道往歲禾稼不登人民飢乏發安瀾倉賑之
二十二年三月制去歲京北郡縣秋稼不
登民多飢乏遣國子司業尹成美發倉賑之
二十五年十二月發玄德宮米五百石設
食於西普通院施窮民　宣宗三年十二月
以清全二州水潦損穀遣禮部員外郞庾晳
發倉賑之　十年四月制東路州鎭去年禾
稼不登民多阻飢言念黎元豈忘救恤宜遣
刑部員外郞井㵎民發義倉米鹽賑之　十

一年二月以東路高和文湧定長登交等八
州宣德元興寧仁長平永興龍津等六鎭因
往年水旱民多飢餓遣東路監倉使員外郎
金義璿朔方道監倉使閤門祗候蘇忠監察
御史林衍等宣撫賑濟　肅宗六年四月詔
民貧不能自存者令濟危寶限麥熟賑恤又
於臨津縣普通院施食行旅三月　七年命
有司設食賜飢民限自四月至立秋　睿宗
元年三月命東西濟危都監賑貧病　四年

正月以西京驛路百姓饑饉發倉賑之　五
月制曰京內人民罹于疫疾宜置救濟都監
療之且收瘞屍骨勿令暴露分遣近臣賑東
北西南二道飢民　十二月分遣近臣賑興
化雲中西海南京廣州忠清州等諸道飢民
　仁宗五年三月詔濟危鋪大悲院厚蓄積
以救疾病　六年詔以定州饑發倉賑之
七年三月以西京民勞於創闕發倉賑之
九年三月制東西大悲院濟危鋪以救民

疾　六月以猛州旱暵移龍門倉粟賑之
七月發大倉粟賑貧民　毅宗三年二月以
尙州慶州饑遣使賑之　十六年四月發倉
廩賑貧窮失所者　明宗十八年八月制曰
近聞東北面兵馬使所奏關東諸城多遭水
災禾穀損傷人民漂溺僅存遺氓並被饑饉
朕甚憫焉宜遣京內東西大悲院例設食接
濟活人多少以爲褒貶又令移粟於朔方諸
城仍遣使發倉賑民　二十三年三月分遣

使于慶尙全羅楊廣道發倉賑飢　九月發
倉賑京城飢民　高宗十二年三月制曰去
年東方大水損傷禾稼民多失業流亡相繼
其令東北面兵馬使諸道按察使開倉賑貸
十三年三月制曰全羅道飢甚有蓄儲州
郡宜發倉賑給其無蓄儲州郡各於私處取
其贏餘賑給待豐年償之自甲申年後三稅
常徭雜貢並皆停減以待豐年收納　十七
年閏二月[illegible]以年饑請發大倉賑之　四

十二年三月簽書樞密院事崔坪奏今春大饑民多死亡請發倉賑恤從之　七月發新興倉賜甲寅歲守京城坊里百姓　四十三年六月發新興倉賑守城軍卒及合入州縣吏民　四十五年四月救急都監以年饑發崔竩倉穀賜太子府二十斛諸王宰樞各六十斛宰樞致仕及顯官三品以上各三十斛三品致仕及文武四品各二十斛五六品各十斛九品以上七斛又賜兩班寡婦及城中居民軍士僧徒諸役人有差　四十六年正月城中飢人相食移昇天府給粮與田又發倉賑宰樞寡婦前銜六品以下官及諸衛軍坊里人　三月金剛城防護別監王仲宣率合入州縣民五百餘口到昇天城出米三十斛賑之　忠烈王六年四月發兵粮二萬石賑全羅道飢民又遣將軍金允富如元告糴中書省借兵粮二萬石賑慶尚全羅道至秋償之　十三年二月賑東界飢民　三月全羅道饑發倉賑之　十七年六月元遣海道萬戶黃興張侑千戶殷實唐世雄以船四十七艘載江南米十萬石來賑飢世子嘗奏比年國人征戍轉餉失其農業以致饑饉故有是賜於是頒米于七品以下七品七石八品六石九品五石權務隊正四石坊里大戶三石中戶二石小戶一石帝意本在貧乏令不先貧民富者所得居多　十八年三月下教以忠清道因賊失農賜去年祿轉徭貢全羅道亦除祿轉一千石以賑之　閏六月元詔江南漕運萬戶徐興祥等二人運米十萬石來賑飢民遭風漂失唯來輸四千二百石王頒米于諸領府及五部戶各一石　二十一年四月元遼陽省奉帝旨以江南運米三千石賑雙城　忠宣王三年三月傳旨東西大悲院本爲醫理疾病而設今開城府同本院錄事受有備倉米以養疾病　忠肅王五年五月下敎諸道窮民如訴無食按察鹽場官

發倉賑給令待秋償本　十二年十月下教惠民局濟危寶東西大悲院本爲濟人令皆廢圮宜復修營醫治疾病　忠穆王四年二月遣使賑西海楊廣二道飢置賑濟都監王減膳以充其費發有備倉米五百石令賑濟都監施粥餓人又發全羅道倉米萬二千石以賑飢　三月宰樞議請太史府庫米三十石黃豆五十石義成德泉倉米一百石內府常滿庫布一百匹給賑濟色　四月京城大饑疫道殣相望漕運全羅道米一千四百石以六百石分賑忠清西海二道以八百石減價換布五部貧民　恭愍王三年六月以年饑發有備倉粟減價以市民置賑濟色于演福寺發有備倉米五百石糜粥以濟飢民　七年四月賑東北面　五月又賑交州江陵道　九年六月京城饑大布一匹纔直米五升王發廩二千石令民納大布一匹受米一斗　十年二月設賑濟場于普濟寺　三月龍州饑人相食發倉賑之　十一年四月發龍門倉穀一萬石賑貸京畿飢民　二十年十二月下教一東西大悲院先王本爲惠民而設近年以來主者不爲用心致使貧病流離之人無所仰給予甚憫焉仰都評議使司司憲府常加體察取勘元屬田民以贍醫藥粥飯之資一醫藥活人仁政所先國初郡縣皆置醫師民無夭札自今守令其訪醫人修合藥物以濟民命一近因倭寇漕運不通遠近輸轉皆由陸路其令州郡修葺院館儲峙薪芻以便行旅　二十二年四月全羅慶尚道饑遣使賑之　辛禑二年四月以李淑林爲西北面完護使往歲征北軍馬久留騷擾民多饑乏故遣淑林賚布千五百匹以賑之

四年二月以租三百石賑江華府饑　七年二月遣使賑慶尚全羅道饑　八年二月賑慶尚全羅江陵道饑

納粟補官之制忠烈王元年十二月都兵馬

使以國用不足令人納銀拜官白身望初仕者白銀三斤未經初仕望權務者五斤經初仕者二斤權務九品望八品者三斤八品望七品者二斤七品望叅職者六斤軍人望隊正隊正望校尉者三斤校尉望散員者四斤散員望別將者二斤別將望郎將者四斤

三年二月都兵馬使言古之鬻爵非令典也然國庫殫竭無以生財請如乙亥年判令無功及不次而求官者科等納銀國贐都監而後授職從之

忠穆王四年二月征東省都事岳友章從事前負外郎石抹完澤奉議等上書于王曰竊念民飢餓荐蓋因歲否年凶令高麗西海楊廣在城等三處自去年旱澇霜災百物枯槁人民死者甚衆誠可哀憫本國已有選法將比合元朝入粟補官之例賑恤飢民似爲不負聖朝恤民之意其補官輸米者白身入從九品者米五石正九品十石從八品十五石正八品二十石從七品二十五石正七品三十石而止或有前職輸米一十石者陞一等四品至三品以上不拘此例

辛禑二年十二月令西北鄙納粟補官以充軍食自白身補伍尉者出米十石豆五石自檢校補八品者出米十石豆十五石自八品補七品者米豆各十五石自七品補六品者米豆各二十石

志卷第三十四

志卷第三十五　高麗史八十一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教修

兵一

兵者所以禦暴誅亂有天下國家者固不可廢而兵制之得失國家之安危係焉高麗太祖統一三韓始置六衛衛有三十八領領各千人上下相維體統相屬庶幾乎唐府衛之制矣逮至肅宗東女眞構釁於是銳意捍禦

日事鍊兵遂置別武班自散官吏胥以至商賈賤隸緇流莫不隸焉是雖不合古制然亦用之一時而收效有足稱者毅明以後權臣執命兵柄下移悍將勁卒皆屬私家國有方張之寇而公無一旅之師卒至倉皇不振然後始多方調發或抄京都無問貴賤或閱文武散職白丁雜色或僉四品以上家僮或以屋間多少爲差國勢至此雖欲不危得乎國之大事在戎其制固宜詳備惜前史之不悉也今特紀其可考者曰兵制曰宿衛曰鎭戍曰看守軍曰圍宿軍曰撿點軍曰州縣軍曰船軍曰工役軍其他站驛馬政屯田城堡亦兵之類也故幷附焉作兵志

兵制

二軍

鷹揚軍一領

龍虎軍二領

六衛

左右衛保勝十領　精勇三領

神虎衛保勝五領　精勇二領

興威衛保勝七領　精勇五領

金吾衛精勇六領　役領一領

千牛衛常領一領　海領一領

監門衛一領

諸府

都府外

儀仗府

堅銳府

弩府

別號諸班

神騎　神步　梗弓　精弩　石投

大角　鐵水　剛弩　跳盪　射弓

發火

五軍

中軍置兵陣都指諭及都將校五兵都指諭及將校都業師神騎都領及指諭左右梗弓都領及指諭左右精弩都領及指諭神步石投大角鐵水發火跳盪剛弩亦各置都領及指諭前後左右軍亦各置兵陣都指諭神騎神步精弩都領及指諭

太祖二年正月置六衛　十六年置兵禁官郎中史各一人以掌戍事　定宗二年以契丹將侵選軍三十萬號光軍置光軍司　成宗九年十月置左右軍營　穆宗五年五月作六衛軍營備置職員將帥令其軍士鐲除

雜役　顯宗五年六月教曰軍人在防戍若在途死者官給斂具函其骨驛送于家　八年九月御宣政殿閱兵　九年二月御宣化門閱射　賜海弩二軍校尉船頭以下茶布有差　八月教自乙卯年以來北鄙戰亡將卒父母妻子賜茶薑布物有差　九月御宣化門集三衛鷹揚軍功臣子孫及文班六品以下有武藝者試定科等　十年七月都兵馬使奏令禦契丹戰陣有功者九千四百七十二人乞各增階職從之　九月御威化門閱六衛將校射御　十一年三月蔡忠順請軍士有父母年八十以上者免軍就養從之　五月乙卯有司奏前制凡人年八十以上及篤疾者給侍丁一名九十以上二名百歲者五名唯征防人不與焉謹按丁酉年閒清州人成允罪當移鄉以其父年滿七十除流侍養況父子俱無罪責而父母年七八十者豈以律文所無而不許侍丁古今存恤無貴

賤一也請依舊制征防人亦免役養親 九
月御咸和門閱諸將射御 二十年閏二月
始令文官四品以上年未六十者每暇日習
射于東西郊 禁中外軍士請托規免征役
二十二年二月文班有武藝者改授將校
德宗元年三月尚舍奉御朴元綽請令有
司作革車繡質弩雷騰石砲又請以八牛弩
二十四般兵器置邊城從之 十一月遣使
九道選軍士 靖宗二年七月制諸衛軍人
家貧而名田不足者頗衆令邊境征戍未息
不可不恤其令戶部分公田加給 五年六
月制曰自前朝偃武修文蓋有年矣雖四方
無事不可忘戰周禮以軍禁糾邦國以蒐狩
習戎旅傳曰以不教人戰是謂弃之宜遣使
兩京兩路諸州簡取驍勇教習弓馬 六年
二月賜兩京軍士有邊功者衣著有差 八
月西北路兵馬使奏金海兵書武略之要訣
也請沿邊州鎭各賜一本從之 十月西面

兵馬都監使朴元綽造繡質九弓弩以獻極
爲神巧王命造置於東西邊鎭 八年判國
子監諸業學生年壯不成才者充光軍 十
一年五月揭榜云國家之制近仗及諸衛每
領設護軍一中郎將二郎將五別將五散員
五伍尉二十隊正四十正軍訪丁人一千望
軍丁人六百凡扈駕內外力役無不爲之比
經禍亂丁人多闕丁人所爲賤役使祿官六
十代之因此領役艱苦爭相求避伍尉隊正
等未能當之若有國家力役乃以秋役軍品
從五部坊里各戶刷出以致騷擾令國家大
平人物如古宜令一領各補一二百名京中
五部坊里除各司從公令史主事記官有蔭
品官子有役賤口外其餘兩班及內外白丁
人子十五歲以上五十歲以下選出充補令
選軍別監依前田丁連立其領內十將六十
有闕除他人並以領內丁人遷轉錄用中禁
都知白甲別差亦以丁人當差丁人戶各給

津貼務要完恤復立都監擇公廉官吏掌之勿令容私如有飾詐求免者著枷立市決杖七十七下配島指揮人並令徵銅其間諸宮院及兩班等以丘史賤口拘交造飾求請者宮院則所掌員兩班則勿論職之有無依例科罪諸衛門詐稱通粮丘史追錄名籍知情規避者亦皆科罪　文宗即位侍中崔齊顔等奏曰兵書云萬人之軍取三千爲奇千人之軍取三百爲奇請以六衛軍每一將軍領下選二百人爲先鋒軍從之　判凡軍人有七十以上父母而無兄弟者京軍則屬監門外軍則屬村留二三品軍親没後還屬本役
元年二月衛尉寺奏請依定制送弩手箭六萬隻車弩箭三萬隻于西北路兵馬所從之　七月制西京監軍與分司御史選猛海軍共一十領依上京例每千人選先鋒三百以郎將一人領之仍屬左府　四年十月都兵馬使王寵之奏曰安不忘危又曰無恃

敵之不來恃吾有備故國家每當仲秋召會東南班員吏於郊外教習射御而況諸衛軍士國之爪牙宜於農隙教金鼓旌旗坐作之節又馬軍皆不練習請先選先鋒馬兵每一隊給馬甲十副俾習馳逐仍令御史臺兵部六衛掌其教閱從之　判近仗將校以諸領府將校中御選有身彩多功勞者充差　五年判有蔭奇光軍以文武七品以上之子五品之孫京職大常以上之子爲之　六年三月制曰東北路諸州鎭戍邊之卒連年旱暵飢饉相仍可令兵馬監倉使及首領官分道賑恤仍賜衣服　九年九月都兵馬使准舊制請以九月遣使訓鍊中外軍士從之　十一年五月參知政事金元鼎奏曰今尚書兵部請遣軍卒以備東西兩界近來軍民困於封冊使迎送又赴興王寺之役不得休息廩料亦乏乞依封冊軍例賜物以遣制可　十二年判四面奇光軍以年十五以上六十以

下無疾病者爲之　十三年三月命有司訓鍊禁衛軍士　九月賜東北邊戍卒冬衣　十月訓鍊近仗諸軍於東郊　十五年判東西界防戍軍徵發時一領內百人以上一隊三人以上有闕者將軍領隊正罷職一校尉領七人一別將指諭領十五人一郎將領三十人所領內有闕罷領軍職叅以上申奏叅外直罷　十七年二月諸州鎭兵已點戰馬二科以上神騎及曾經戰事步班並蠲苦役只許情願役事將戰馬隨例調習者亦免苦役　十八年閏五月兵部奏軍班氏族成籍旣久蠧損朽爛由此軍額不明請依舊式一成帳籍從之　八月以緜袍緜袴毛冠各一千賜西北面戍邊軍士貧乏者　十二月命出征袍庫緜衣袴毛冠及鞾賜兵卒貧乏者　二十三年三月判諸州一品別將則以副戶長以上校尉則以兵倉正戶正食祿正公須正隊正則以副兵倉正副戶正諸壇正試選

弓科而差充　十月以繡質九弓弩習射于北郊　判軍人年老身病者許令子孫親族代之無子孫親族者年滿七十閒屬監門衛至於海軍亦依此例　二十五年六月制曰近聞諸衛軍人亡命者甚多是由執事不公富強者托勢以免貧窮者獨受其勞衣食乏絶而略無休息雖每降恩詔減省而有司營作不已近年以來軍民頗興怨咨以爲朕不之恤也自今宜除不急之役其各處監點檢之卒減前數之半所隷官司及其軍將勿得擅自驅使違者罪之宜令兵部選軍別監准制行之　二十七年三月命州鎭入居軍人例給本貫養戶二人　二十九年判征防軍人有疾病必使醫藥療治身死者給棺槨令隊典護屍遞傳并其資財付諸妻子官給葬時所需　三十年正月命有司量給袍袴于赴防軍士貧乏者　九月有司請依前例習射繡質九弓弩於南郊從之　二十五年

十月判凡內外軍丁親年七十以上無他兄
弟者並令侍養親沒許令充軍　判發鎭將
相將校鞋脚米將軍以下郞將以上十五石
攝郞將以下散員以上十石校尉隊正八石
借隊正吏米三石二斗四升四合造米三石
七斗五升六合　宣宗元年十一月風雪寒
甚王念戍邊士卒衝冒苦寒以乾明庫平布
一千餘匹命征袍都監製衣袴分賜　三年
九月召兩京武官閱射于東亭數月而罷十
二月召兩京文官亦如之　八年正月西北
面兵馬使柳洪請造兵車藏之龜州以備不
虞制可　八月都兵馬使奏安不忘危有國
之急務請於戶部南廊閑地置射場一所諸
領軍卒及凡學射者皆令肄習若有中鵠者
賞以銀椀楪一事制可　十年六月都兵馬
使奏少監朴元綽所造千鈞弩實爲有利故
每令於郊原習射廢久乞自今年更依舊法
行之制[illegible]　八月都兵馬使奏兵書云惡行

軍者着縛絡令縫衣是也乞以大盈庫盡布
付征袍都監製三四千領分送東北兩界藏
於營庫有急許着之制可　肅宗元年八月
御龜齡閣親閱武班將軍以下隊正以上射
御四月而罷　御東池射亭召左僕射黃仲
寶等及近仗六衛上大將軍侍臣中禁都知
賜弓矢令射侯御史中丞金景庸先中鵠心
賜銀楪五事廐馬一匹其餘中者皆有賜
六年十月御東池龜齡閣閱近仗六衛諸將
士射御　七年六月御東池龜齡閣召宰樞
閱騎兵賞賜　十月御會福樓命選東班臣
僚射　幸長慶寺閱兩京及靜州將士馬隊
命宰樞及扈駕臣僚射侯中者賜廐馬綾絹
有　九年十二月尹瓘奏始置別武班自
文武散官吏胥至于商賈僕隷及州府郡縣
凡有馬者爲神騎無馬者爲神步跳盪梗弓
精弩發火等軍年二十以上者非擧子皆屬
神步兩班與諸鎭府軍人四時訓鍊又選僧

徒爲降魔軍國初內外寺院皆有隨院僧徒
常執勞役如郡縣之居民有恒產者多至千
百每國家興師亦發內外諸寺隨院僧徒分
屬諸 集保勝軍閱兵陣 睿宗元年正
月東界兵馬使吳延寵奏令所徵發內外神
騎軍有父母年七十以上獨子者聽免一戶
內三四人從軍者减一人宰臣樞密之子非
自募從軍者亦免從之 親閱神騎軍 八
月遣使諸道敎習兵陣 分遣九道點軍使
以選壯士 四年判神步班屬諸白丁願受
內外族親田地者田雖在他邑名隸本邑者
許令充補樂工及犯奸盜者良賤未辨者勿
許 五年九月御南明門閱神騎神步精弩
跳盪班軍將等仍令神騎打毬賜物有差
仁宗五年下旨撫恤軍士以時閱武外無令
服勞 六年判諸領府軍人遭父母喪者給
暇百日 十年三月閱騎步軍於丹鳳門外
二十二年判西京東西州鎭入居軍人屬

本貫雜役若有侵擾者罪其色典記官 二
十三年判兵馬員吏衛身從卒以閑人白丁
公私奴子率行仍給公料元帥副元帥各十
人都知兵馬六人各軍使十五人各軍知兵
馬使十二人各軍副使十人各軍判官八人
各軍軍候使用樂員五人各軍諸色員各四
人各軍兵馬人吏諸色人吏各二 自毅宗
三年八月中軍兵馬使奏古制天子六軍大
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請改五軍爲三
軍制可 西北面兵馬使曹晉若奏定烽燧
式平時夜火晝烟各一二急二三急三四急
四每所防丁二白丁二十人各例給平田一
結 明宗五年南賊執捉兵馬使奏與賊戰
不利士卒多亡請募僧以濟師 十八年三
月制曰撫恤戰軍不奪其時公私營造一切
禁止無令服勞 十月大閱于東郊凡十日
自庚寅以來國家多故且懼有變久廢不行
至是而復 高宗三年十月以鄭叔贍爲行

營元帥率五領軍馬以禦丹賊又括京都不論職之有無凡可從軍者皆屬部伍又抄僧爲軍共數百　十一月宰樞重房奏勿論太祖苗裔及文科出身悉令充軍從之　四年五月以大將軍任輔爲東南道加發兵馬使選城中公私隷充部伍以遣之　五年七月宰樞議生從未登仕版者試以詩選取八十人其不中者皆令從軍　八月賜戰沒孤兒爵　三十九年八月設充實都監點閱閑人白丁充補各領軍隊　四十年八月習水戰于甲串江　元宗十一年五月罷三別抄初崔瑀憂國中多盜聚勇士每夜巡行禁暴因名夜別抄及盜起諸道分遣別抄以捕之其軍甚衆遂分爲左右又以國人自蒙古逃還者爲一部號神義是爲三別抄權臣執柄以爲爪牙厚其俸祿或施私惠又籍罪人之財而給之故權臣頤指氣使爭先効力金俊之誅崔竩林衍之誅金俊松禮之誅惟茂皆

藉其力及王復都舊京三別抄反懷疑二故罷之　十二年四月司空田份左僕射尹君正等閱府衛兵不滿其額乃并閱文武散職白丁雜色及僧徒以充之　五月遣將軍邊亮李守深等領舟師三百討珍島賊令四品以上出家奴一口充水手　十三年二月置戰艦兵粮都監　十五年五月僉東征軍各領府爭捕東班散職人及白丁以告或誤捕私奴者　忠烈王元年七月遣使于慶尚全羅忠清東界諸道點閱軍器　三年二月分遣各道軍器別監先是令各道造器既畢故閱之藏于京山府碩州　六年十月以將征日本命密直副使朴球等閱京外遣使于慶尚全羅忠清東界交州道點兵　始閱東西班時散官能赴征者　十一月閱三官五軍　七年四月大閱于合浦　敎士卒雖遭父母喪過五十日即從軍　八年二月除征東戰亡者欠負官錢　九年三月重房調散職

學生白丁充東征軍往往有徹屋而逃重房
請奪田丁以與從軍者四隣不告徵白金一
斤舍匿者二斤　尹秀揚言諸生應舉不中
者皆補東征軍諸生畏懼不出都評議司榜
曰敢捕諸生補軍伍者其領府都將尉必重
罰之　遣使于諸道備兵粮造器械修戰艦
四月命判密直金周鼎閱軍於燃燈都監
五月命上將軍羅裕揀忽只三番各十人
補東征軍　十一年五月王閱乃顏大王叛
請舉兵助討遂閱兵羅裕孔愉等詔留侍
衛軍至發禁學兩館儒生及第趙宣烈崔倫
倫皆以狀元及第屬巡馬　十四年五月闕
兵相府議并調文官及第進士生徒命止之
十六年正月聞東賊來諸君宰樞會議選
只鷹坊巡馬皆合為一五月點兵自五品以
下文官及內侍茶房三官五軍禁學兩館皆
令從軍　六月僉議贊成事宋玢等點留京
軍卒於崇文館　忠宣王三年四月復置選

軍　忠肅王三年八月置巡鋪三十三所
忠惠王後五年五月罷內乘鷹坊會入仕者
七品以下九品以上分屬忽只四番隊正散
職分屬謁羅赤八加赤巡軍四番　忠定王
三年八月置松嶽山烽燧所　恭愍王元年
閏三月令宰樞以下至各司令史人備弓一
矢五十戈一劍一點閱之　五年六月下教
曰一推刷行省弓所諸軍萬戶府隸屬丁口
用備戍兵一征戍之卒雙丁僉一丁亦非便
已單丁可除勿使從軍一方今軍興僧之犯
律者勒令還俗以充行伍一國家以田十七
結為一足丁給軍一丁古者田賦之遺法也
凡軍戶素所連立為人所奪者許陳告還給
又奸詐之徒雖無兒息妄稱闕人連立土田
無有限極仰選軍別監根究推刷以補戍卒
其逆賊之田計結為丁亦給補卒一各處逆
賊之奴自稱達魯花赤等人土田役使良民
蓄積財產其令所在官籍沒以補戍卒　九

月宰樞會崇文館圖西北面防禦兵仗放銃
筒于南岡箭及順天寺南墜地沒羽　十一
月西北面都元帥廉悌臣上箋戍邊之法以
時而代今軍士盛夏北來淹至冬月無衣無
褐何以禦寒設使驅而納諸矢石之間豈竭
其力乎請以半年爲一期更代又軍中雖値
親喪不免行伍其在人子之情何可忍也自
今凡遭喪者許以人代之如有代者計日給
暇　置忠勇四衛衛各置將軍一人中郞將
郞將各二人別將散員各五人尉長二十人
隊長四十〈辛禑〉七年五月倭焚喬桐京城戒
嚴發忽只四番各十五人忠勇衛左右前三
番各十人赴喬桐又發忠勇衛三番各三十
人阿加赤三番各十人波吾赤三番各十人
忠勇衛三番各十五人譯語各五人赴阻江
赤口朽石等處發五部坊里成衆愛馬鰥寡
外正軍五百人赴西江赤江等處又以城門
修理五都監判官等爲倭賊防禦兵馬判官
各率坊里兵五百人赴之　月都評議使
奏前銜三品以下各以坊里點數有變則四
面都監官員先以一里一人率領赴防從之
九年五月倭寇龍城等十餘縣以柳濯爲
京畿都統使括坊里人爲軍大戶二人小戶
一人屯東西江又令百官助征唯各司行首
有司及御史臺城門都監等不與焉　十年
十月募兵凡應募者除私賤外士人鄕吏官
之官司奴隷良之或賞錢帛聽其自願　十
一年六月監察司上言國家寇盜連年兵不
團結每至危急徵兵於農非惟擾民亦無救
於倉卒自今選揀丁壯以備緩急初置忠勇
衛祿其將士同於八衛者盖欲効民於倉卒
也南幸之際未有一人扈駕者誠爲虛設徒
費廩祿請罷之分屬諸衛收其俸祿以補國
用　八月遣使諸道調兵慶尙道一萬一千
楊廣全羅道各一萬江陵朔方交州道共一
萬西海道盡僉丁壯　十二年五月下教陣

亡軍戶餬雜役優加存恤州縣之吏發兵防戍免富差貧以逞其欲所在官司痛行禁理七十以上與免戍役庚寅以來防戍有功者存撫按廉體察申聞錄用　十六年二月以諸道閑散官隸五軍專罷　十八年十一月令西京萬戶府左翼右翼前軍後軍精銳精毅忠毅忠誠新僉新成十軍安州萬戶府左勇右勇左猛右猛前勇後勇前猛後猛八軍義州萬戶府左精右精忠信義勇四軍泥城萬戶府鎭平鎭江鎭靜鎭遠四軍江界萬戶府鎭邊鎭成鎭安鎭寧四軍皆置上副萬戶　二月各司各愛馬五部閑良品官皆分屬五軍旗幟衣服隨方色有別　二十年七月羅州牧使李進修上疏曰盜賊四起國家軍務一無統紀倉卒臨時何暇而可宜四怯薛外別置軍帥府倘令左右前後軍各有將帥僚佐以管時散文武品官受約束於都統使都統使受約束於怯薛官怯薛官專無

鉅細聞奏施行雖在外方亦各以其方東面屬左軍南面屬前軍西海屬右軍北界屬後軍然則內外上下脉絡相通綱擧目張矣　十二月教曰選軍給田已有成法近年田制紊亂府兵不得受田殊失募軍之意其復舊制兵興以來戰亡將士悉加褒贈官其子孫卒伍則存恤其家　二十一年十月倭船二十七艘入陽川浦諸將出戰而敗命成衆愛馬及五部坊里人分隸五軍　諫官禹玄寶等上疏曰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況戰者危事一勝一負存亡關焉不可不愼國家素無預備民不知戰一旦有變搶攘顚倒方始驅聚以充卒伍兵刃未交望風披靡以此而戰焉乎有成雖孫吳爲將亦無能爲矣宜預選將帥蒐卒鍊兵教而習之使人人耳熟金鼓目慣旌旗皆以戰爭不爲驚駭可爲之事則雖遇勍敵皆能敢鬪豈有狼狽失次者乎用兵之道專在於將良將之才自古爲難宜擇子

弟有器識者並令學兵法習武藝常加敎閱訓養精銳待其成才而用之良將何難得而用兵其有失律之患哉古有兵書取人之科即此意也食者民天不可不重孔子言兵先言足食食如不足兵雖衆將焉用哉國家用兵已多年矣未有蓄積以備不虞况今兩澤愆期豐歉難知宜廣儲偫以贍軍食　二十二年八月募人設義勇左右軍置判事知事以領之

辛禑元年正月五部都摠都監坐興國寺點各領及坊里軍器　二月下旨選軍募軍給田賞功仰都評議使詳酌立法以廣軍額防禦都監月課支用量宜加給以行勸督　八月改定都城五部戶數凡屋間架二十以上爲一戶出軍一丁間架小則或倂五家或倂三四家爲一戶　二年五月體覆使郭璇還自全羅道奏曰先帥於原定別抄外又抄煙戶軍又抄別軍民將失農乃罷煙戶軍與別軍歸農　七月都評議使奏令倭賊興行但以防禦都監軍器難於周用宜令各司用司中錢物刻日造兵器以備緩急禑從之　禑曰四方盜賊未息軍政當時所急今後每當興師之際令各道都巡問使兼元帥軍目道官負兼兵馬使知兵馬使與各道元帥各軍目道兵馬使知兵馬同帥各道曾屬品官軍人上京大小品官幷及子弟閑散兩班百姓諸宮司倉庫私奴漢才人禾尺僧人鄕吏中擇便弓馬者各備兵器及冬衣戎衣二朔料麤末乾飯以待如有緩急元帥各軍目道兵馬使及期來會([illegible])　八月遣使諸道點兵楊廣道騎兵五千步卒二萬慶尙道騎兵三千步卒二萬二千全羅道騎兵二千步卒八千交州道騎兵四百步卒四千六百江陵道騎兵二百步卒四千七百朔方道騎兵三千步卒七千平壤道騎兵六百步卒九千西海道騎兵五百步卒四千五百　三年正月新置安

州二翼軍號新勇新猛安州本有八翼今更
爲二翼總十翼與西京軍同。 月召募良
家子弟善射御者及郡縣吏有膂力者防倭
覈諸司貪吏告歸田里久不還者削職取其
田給有戰功者 三月徵造戰船僧徒於京
山及各道楊廣道一千人交州西海平壤道
各五百人京山三百人令曰僧徒如有苟避
者輒以軍法論移牒諸道其船匠一百人鹹
庫及其妻孥 都城諸門皆置元帥分領五
部坊里軍以備之 判三司事崔瑩至行營
調諸元帥從事各十人及各愛馬宮司倉庫
人爲江華防戍之軍總其部伍不一使請於
禑曰臣願斬部伍之長禑曰都統使毋乃已
殺乎請輕之重者杖之輕者原之 四月點
五部街里戶數以屋三十間出丁三人二十
間出丁二人十三間出丁一人九間以下令
出從軍者軍具 五月都評議使懼倭賊犯
京令街里烟戶軍約東部伍畫地以守之失

畫地者斬乃以崔瑩曹敏修治兵甲楊廣全
羅慶尚三道倭賊方熾京城益戒嚴乃出良
家子弟諸元帥從事各司謁告歸鄕者徵至
京城不應者籍沒其家 五月烽火自江華
晝舉不絕京城戒嚴遣諸元帥分戍東西江
召募勇士官給布人五十匹 六月都評議
使閱各道所調閑散軍先是各道抄軍使等
抄閑散子弟慶尚道六百全羅道一千三百
四十楊廣道七百無馬者畏刑至有鬻子易
馬盡賣家產又賣已耕之田以求馬匹雖名
閑汝其實農民及戍邊鎭者居半至是皆令
放歸 七月開城府狀曰其一倭賊向京城
對戰事則曰我國家夜別抄三番皆步卒有
勇力者也近年以來倭賊深入陸地騎馬窮
民強稱馬兵不論射御能否皆以凋弓殘箭
以與軍額如遇長槍利劒攙鋒挫銳之寇無
所措手多致喪亡誠可痛也願自今射御驍
勇者爲馬兵其民軍則爲步卒皆貫槍劒白

捧隨其所用以禦賊鋒可也其二各道各官依東西北面例各翼設立事則曰輕變先王之制似乎不可然無知之民不慮社稷安危規免出征彼此流移軍額日縮職此之由宜分揀強弱以成軍籍其三五部元帥定體事則曰城内鰥寡孤獨稍多其無男丁各戶外烟戶男丁調發出軍其四定遼軍馬對敵事則曰嚴器械謹烽燧馬兵步卒各持所能軍器養兵靜守如有彼敵兩班百姓公私賤隷僧俗勿論悉皆調發力戰勢如難濟各入山城堅壁固守乘閒伺隙四出攻之　十月始置火桶都監　徵諸道兵以備倭慶尚道騎兵六百江陵平壤道各三百朔方西海道各二百交州道騎步幷五百　四年四月定火桶放射軍於京外各寺大寺三名中寺二小寺一　十二月都堂議置軍翼遣各道計點元帥下旨限倭寇寢息依西北面例各道皆置軍翼擇清白能射御者自奉翊至四品爲

千戶五六品爲百戶叅外爲統主千戶統千名百戶百名統主十名錄軍籍其餘三品至六品分屬各翼備軍器衣甲以兩班百姓才人禾尺爲軍人人吏驛子官寺倉庫宮司奴私奴爲烟戶軍定頭目聽自願備弓箭槍劒中一物五人爐臼一斧三鎌二各其官押領習戰令元帥府及軍目長官點檢無事歸農有變押領赴征違者以軍法論流移魁首及引誘許接人並皆軍法斷罪　五年正月諫官上言易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尸凶今元帥甚衆令出多門故體統紊亂紀綱不立請依舊制置一元帥餘則罷之加以他號並聽元帥節制又倭賊日熾侵掠諸道而國家待其告急然後遣將出師道里悠遠將帥垂至而賊已浮海不及與戰假令與戰倂日倍馳軍馬疲困屢至敗績請於諸道預遣將帥寇至則擊之　閏五月憲司上䟽論五道新置翼軍之弊曰古語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又云

食足兵雖已安之國忘戰則危況未安之
國有事之時乎古人論兵必先足食者兵雖
衆食不足則是無用之兵也故用兵之道足
食爲先足食之道勸農爲本今者各道分遣
元帥計口徵發以成軍籍依西北面例翼置
頭目而守令不顧大體家至戶到殘忍刻剝
至於單丁寡婦令出子孫俠居剝膚椎髓無
所不至以至斬屍梟首人皆恟懼不惟見存
子孫至於身死已久者及從宦遠適者亦悉

付籍及其點考督使充額方値農時妻孥囚繫
萬誰得治農於是盡賣家財以贖其罪遂失
產業轉于溝壑且各翼頭目必差有職者故
不論所居程途遠近如得有職人則定爲頭
目或三四日或五六日賫糧往還其弊不可
勝言又爲頭目者雖當無事不放軍歸農每
舉田獵而奴使之如或闕進日徵布三四匹
無布則家產衣服器皿並徵不遺致民不忍
苦稍稍逃散可謂於邑者西北面則全委僧

務貢賦一皆蠲免特置各翼收其田租悉充
軍餉以故軍政無缺他道則不然大小貢賦
差役皆由而出加以翼軍農民失業田野蕭
然以致兵食不足國勢日蹙願罷各翼籍見
存丁壯爲軍無事則歸農有變則數發以爲
常式禑下其書都堂擬議罷之　六年六月
諫官上疏曰興師動衆不能無弊故遣將帥
宜有節制國家已於各道置三元帥一道之
任宜專委三元帥近來一有小寇三元帥外

別遣諸元帥諸兵馬使非惟委任不專卒無
成功往返之閒民受其苦乞自今令本道之
任專委三元帥隨其成敗以明賞罰仍乞各
道元帥依六道都巡察使軍目統率本道軍
官毋得奪占以致紛擾　七年七月都堂關
火桶都監火藥與防禦都監軍器　以倭寇
方熾在外前銜奉翊通憲皆令赴征　九年
七月發防里人守四門時才人禾尺等成群
摽掠故有此令　八月我

太祖獻安邊之策曰一禦寇之方在於鍊兵齊衆今也以不教之兵散處遠地及寇之至倉皇招集比其至也寇已擄掠而退雖及與戰其如不熟旗鼓不習擊刺何願自今鍊兵訓卒嚴立約束申明號令待變而作無失事機一軍民非有統屬緩急難以相保是以先王丙申之教以三家爲一戸以百戸統主隷於帥營無事則三家番上有事則俱出事急則悉發家丁誠爲良法近來法廢無所維繫每至徵發散居之民逃竄山谷難以招集今又旱饑民心益離彼用錢穀餌以招納潛師以求虜掠而歸一界窮民既無恒心又皆雜類彼此觀望惟利之從實爲難保乞依丙申之教更定軍戸使有統屬固結其心」 十年八月鷹揚軍上護軍李茂上言府兵虛弱請選諸道閑良子弟號補充軍以實府兵從之

十一年正月講武藝於馬巖分作兩陣各以諸色匠人被甲持盾者爲一隊執槍旗者

爲一隊繼以弓手軍鼓噪相格傷者頗多十三年十一月以西北有變加定各道元帥分遣抄軍每烟戸出軍一名令時散品秩各出軍粮且減中外兩班田地以補軍須 十四年二月籍諸道兩班百姓鄉驛吏爲兵令無事力農有事徵發 八月憲司上疏曰西北一面國之藩屛者奸凶擅國廣置私人元帥萬戸加於舊額州郡供億不貲民不堪命相與流亡願自今擇文武兼備威望宿著者一道元帥一人上副萬戸各一人餘皆罷之商賈貪徒競托權門以干千戸之任侵漁掊克靡所不至願自今令其道元帥擇威惠爲民素所服信者除授毋數易置 恭讓王元年二月諫官上疏論府兵曰我太祖設府兵令軍簿司典馬攝之政身彩武藝備完者得與其選是以將得其人卒伍精強近年以來入仕多門兵政一壞或拘於都目或出於請謁不問老幼才否而授之於是襁褓幼子

工商奴隷無尺寸之功坐耗天祿一有緩急
將何以用之甚非先王設兵之意也願令精
選勇略兼備者以代尸祿之輩常習武藝考
覈其能否而黜陟之大護軍上護軍王之爪
牙兵之師長毋令老髦與童稚爲之諸色工
匠其有勞者賞以錢穀不許職事除先王所
設官額外增置員數一皆削之　十二月憲
司上疏一府兵領於八衛八衛統於軍簿四
十二都府之兵十有二萬而隊有正伍有尉
以至上將以相統屬所以嚴禁衛禦外侮也
自事元以來昇平日久文恬武嬉禁衛無人
乃於近侍忠勇皆設護軍以下等官以代禁
衛之任而祿之於是祖宗八衛之制皆爲虛
設徒費天祿而其迢達赤速古赤別保等各
愛馬寒暑夙夜勤勞甚矣而不得食斗升之
祿而食四十二都府五員十將尉正之祿者
非幼弱子弟即工商賤隷或食其祿而曠其
職或勤於王事而不得食豈祖宗忠信重祿

之意哉伏願倂近侍於左右衛司門於監門
衛司楯於備巡衛忠勇於神虎衛其餘各愛
馬以類倂於諸衛使之番日入直考其勤怠
各以其尉內護軍以下至於尉正之職隨品
錄用使食其祿而勤其職則人樂仕而國祿
省禁衛嚴而武備張矣一近年以來將兵之
任不問其才但位宰相則率命遣之節制失
宜賊勢益張以致侵掠郡縣蕭然古人謂君
不擇將以其國與敵將不知兵以其主與敵
擇將制侮誠今日之急務也願令都評議使
臺諫各擧威德夙著者命爲將帥以中軍政
且軍政多門則號令不肅令之一道三節制
非古制也願自今東西北面外每一道只遣
一節制餘皆罷去一兵者民之司命國之大
政所以衛王室而消禍亂也本朝五軍四十
二都府蓋漢之南北軍唐之府衛兵也逮金
氏接壤兩界立晉帝而子之虎視天下求好
於我而我太祖絕之及遼宋二帝割據四海

而莫敢旁窺式至于今者以祖宗之軍政得
其律令也近世兵制大毀用兵三十餘年軍
政無統以無術之將驅不教之民望風奔潰
千里暴骨叢爾倭奴爲國之病可不爲痛心
哉願自今前銜四品以上屬之三軍軍置將
佐五品以下屬之府衛而統于軍簿使上下
相維體統相聯軍政出于一衆心統于一然
後申明軍令訓鍊士卒百萬之衆如身之使
臂臂之使指何守不固何攻不取哉近世奸
臣亂政材非將帥者布列重房百戰勤勞者
方除添設賞罰無章軍士解體所至無功願
自今其有摧堅陷敵之功斬將搴旗之勇百
戰勤勞之効者大則上大護軍次則護軍中
郞將以至別將散員皆受眞差以獎殺賊之
功則人皆親其上而死其長矣近日[illegible][illegible]
亂之時從事于軍者亦加官賞以勸後人一
軍士與倭奴戰而所得馬疋器仗與凡民殺
賊所得之物所在軍民官[illegible][illegible]境內物如盜
賊者論之京師以希重賞罔上毒民莫甚於
此故軍士離心賊勢益張甚非計也願自今
諸道將帥破賊者獻馘而已軍民所得倭物
勿使推勒書爲令典則人樂其利而勇於戰
矣其犯令者內而憲司外而觀察使以不廉
論　二年十二月憲司上狀我國百姓有事
則爲軍無事則爲農故軍民一致近年以來
各道節制使爭先下牒使道內郡縣及京畿
農民雖無事時累朔居京人馬疲困民怨爲
甚非唯貫賦百姓至於鄕社里長亦皆隸屬
不利於國不便於民令後擇才智兼全者爲
節制使定其額數使統中外軍士其餘節制
使一皆革罷外方及京畿郡縣軍民亦皆放
還勸農安業以固邦本從之　三年正月三
軍都摠制府關兵　以受田品官幷屬三軍
三日中郞將房士良上䟽曰民惟邦本本
固邦寧古今之至論也今西北一路乃國家
之要害强兵之所在也頃者奸雄用事萬戶

千戸之屬不是姻婭附己則必出於賄賂苞
苴之中乃以頑暴貪利者舉而加諸衆人之
首彼焉有為王敵愾之忠效死勿去之義乎
願自今西北面管軍千戸之屬許用兩府以
下臺省六曹之薦　七月都堂啓請籍水陸
軍丁仍帶號牌　兵曹上書定忠勇近侍別
保三衛額數汰去老幼及無才者

志卷第三十五

志卷第三十六　高麗史八十二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
教修

兵二

宿衛

成宗元年六月正匡崔承老上書曰我朝侍
衛軍卒在太祖時但充侍衛宮城其數不多
及光宗信讒誅責將相自生疑惑簡選州郡
有風彩者入侍時議以為繁而無益至景宗
朝雖稍減削洎于今時其數尚多伏望遵太
祖之法但留驍勇者餘悉罷遣則人無嗟怨
國有儲積　顯宗十年二月禮司奏請禁衛
士春月擐鐵甲從之　文宗十八年六月宮
城使奏宮闕守衛軍士當衣紫帶劒今有衣
皂不持兵仗者請罷職從之　毅宗二十一
年正月屯府兵于闕庭以備不測自是選取
驍勇者號内巡檢分為兩番常番紫衣持弓
劒分立仗外不避雨雪夜則巡警達曙　明

宗五年十一月時因西征衛卒之少加發四百人號衛國抄猛班皆持劒戟環衛毬庭　十一年七月夜自壽昌宮北垣投石抵御寢北牖者三四宿衛皆驚巡索禁垣竟不得重房奏請每夜一將軍領手下軍校伏兵宮門外及諸要害處以備警急從之　元宗十年二月時誅金俊以勢家子弟持弓矢入衛殿內稱後壁將軍金保宜林惟茂趙允番崔宗紹等以後壁賜紅改衛　十五年八月忠烈王即位以衣冠子弟嘗從爲禿魯花者分番宿衛號曰忽赤　元年正月以忽赤四番爲三番　八年五月以達達人分屬忽赤三番依中朝體例令各番三宿而代牽龍等諸宿衛亦然　九年七月選衣冠子弟充世子府宿衛　十三年閏二月令忽赤鷹坊三品以下佩弓箭輪次入直　忠宣王元年六月復分忽赤爲四番　忠肅王七年十月無賴之徒往往成群殺人故別定巡行以至蟾燭輩

皆爲之　十二年五月命巡軍忽赤等別行巡綽禁街衢閑雜人　恭愍王元年五月宰樞以倭賊近境慮窜賊請令各司官吏一人令史一人備弓矢宿衛從之　三年七月柳濯廉悌臣等大臣老將四十餘人率精銳二千赴征宿衛空虛王疑懼募弓手于西海道以備不虞　十三年七月選諸道良家子弟補充八衛輪番宿衛楊廣道八千五百人全羅道五千五百人慶尚道九千人交州道三千人江陵道一千人分屬五軍屯于京城各門江陵道子弟屯于本道以備東北　十六年八月令諸道散官赴京宿衛　二十年七月羅州牧使李進修上疏曰侍衛之於宮闕猶四支之於身体仁義識理者爲最勇敢者次之宜置四怯薛官各那演若干人不拘文武賢德其有八上將軍十六大將軍四十二都府忽赤忠勇各四番均分屬之訓鍊士卒嚴明器械晝日侍衛環行宰令又兼管中外

帥府則其於軍國重事著身之使指身安而事舉矣　辛禑元年十一月令宰臣樞密皆持兵宿衛先是宰臣樞密各一人輪次入直至是勿論番次皆令宿衛　三年十二月命成衆愛馬勿論番次皆入直又以所乘馬置紫門以備不虞　命翼衛軍宿衛於闕外四隅宰樞各以伴倘宿于私第　四年十月改忽赤四番爲近侍左右前後衛置四品以下祿官　恭讓王二年二月三軍摠制府閥所統兵分番宿衛　都堂啓入直大小員吏及愛馬別差者無考課之法禁衛虛踈自今宜令密直重房入直者點檢從之

鎭戍

各州鎭於農隙每月六衙日習弓弩令界官行首員與色員親監弓四十步弩五十步置的十射五中者及連中者兩京職事員將則進祿年加轉散職東南班則内外職敍用人吏則從自願任其職事散職將相將校則進其年限加轉無職員則隨宜用之

太祖三年三月以北界鵲巖城數爲北狄所侵命庾黔弼率開定軍三千至鵲巖於粟山築一大城以居由是北方晏然　十年八月修拜山城命正朝悌宣領兵二隊戍之　十一年二月遣大相廉卿能康等城安北府以元尹朴權爲鎭頭領開定軍七百人戍之　四月城運州玉山置戍軍是歲王巡北界移築鎭國城改名通德鎭以元尹忠仁爲鎭頭

十二年三月遣大相廉相城安定鎭以元尹彦守考鎭之　九月遣大相式廉城安水鎭以元尹昕平爲鎭頭又城興德鎭以元尹阿次城爲鎭頭　十三年二月城昵於鎭改名神光鎭徙民實之　八月遣大相廉相城馬山以正朝昕幸爲鎭頭　十四年以元尹平奐爲剛德鎭鎭頭　十七年遣大相廉相城通海鎭以元甫才萱爲鎭頭　成宗元年六月正匡崔承老上書曰我國家統三以來

士卒未得安枕糧餉未免糜費者以西北隣
於戎狄而防戍之所多也以馬歇灘爲界太
祖之志也鴨江邊石城爲界大朝之所定也
乞擇要害以定疆域選土人能射御者充其
防戍又選偏將以統領之則京軍免更戍之
勞芻粟省飛輓之費　顯宗即位造戈船七
十五艘泊鎭溟口以禦東北海賊　文宗元
年正月制霜陰鶴浦兩縣沿海處設置軍戍
以扼番賊之衝　高宗四年正月遣大將軍
吳壽祺以步卒數千防守東界兼領其界諸
軍　元宗十一年十一月萬戶高乙麻領兵
二百戍南方以備三別抄　忠烈王元年三
月以耽羅戍卒缺少募人授職以遣　七月
遣府兵四領戍濟州　八年三月遣上將軍
印侯戍合浦　十年正月以宰樞可兼萬戶
者令鎭東邊　十三年七月遣朴之亮以兵
一千戍東界備女眞　十五年十二月遣知
密直司事金忻同知密直司事羅裕調東界
防戍軍　十六年二月遣中軍萬戶鄭守琪
屯禁忌山洞左軍萬戶朴之亮屯伊川縣界
韓希愈屯雙城右軍萬戶金忻屯豢猳縣界
羅裕屯通川界以備丹賊　忠肅王五年四
月判鎭邊別抄本以前銜散職及在京兩班
輪番赴防近年以來主掌官吏看循面情以
人吏百姓代之因此貢賦日減且無識之人
相繼逃散當所居州縣徵闕多重民弊不少
自今復以前銜散職在京兩班窮推輪番赴
防　十二年十月下旨合浦等處鎭戍軍人
大小郡縣數目不均今後巡撫鎭邊使斟酌
殘盛改定數目凡侵擾營鎭以濟私欲者嚴
加禁恤　恭愍王五年六月敎各處加定別
抄不論老弱單丁勒令遠戍往來疲頓轉相
避逃其令沿海軍民悉充防戍仍蠲徭役遠
地之民代供其役勿令赴防兩得其便且人
之懷土習俗固然宜令東界交州之軍以戍
雙城北界西海以戍鴨江楊廣全羅慶尚委

以禦倭其材勇者選用無方　九月遣使諸
道刷濟州人及禾尺才人補西北面戍卒　二
六年正月都評議使請令東西北面戍卒二
月遞代軍官則八月遞代軍官與卒一時更
代防戍空虛宜以二月三月八月九月爲先
後番以次更戍其三月遞代須及上旬勿令
妨農　二十二年五月以倭寇近島閱城中
諸戶以十戶爲一統出一人赴防五日一代
七月以倭寇西江括城中烟戶並令赴防

閏十一月之都總都監括城中諸戶大中
戶幷五爲一小戶幷十爲一各僉一人中東
部赴東江南西北部赴西江防倭　辛禑元
年九月初慶尚楊廣全羅各道募軍號翊衛
軍屯東西江至是西北面赴征刷五部坊里
各戶人及城外諸陵屬雜人兩江赴防　二
年七月都評議使出榜使守城元帥領坊里
軍守四門又令百官率下屬鎭沿海不與防
禦者唯門下省司憲府內侍茶房知製敎[illegible]

文春秋兩館及各司城上而已　訛言倭將
寇都城夜半發坊里軍守城又聞賊將先登
松岳山發僧爲軍分守要害　三年三月崔
瑩令諸元帥各出從事十人又發各愛馬宮
司倉庫人爲兵遣戍江華　恭讓王三年正
月置安州鴨綠龍泉大同諸要害處把截官
及站夫

站驛

狻猊道掌十　狻猊(開城)金谷(白州)深洞(塩州)清端
嘉栗　望汀　金剛　楊溪(安西)維安([illegible])任
丘(永康)

金郊道掌十六　金郊(江陰)興義(牛峯)王地(江陰)安
信　白原(牛峯)金岩　寶山　安城(平州)龍泉(洞州)
班石　騏麟　温泉(平州)管山(俠溪)令勿(谷州)桃吾
(俠溪)泉頭(谷州)

岊嶺道掌十一　岊嶺(鳳州)洞仙　丹林([illegible])
工(鳳州)金洞(安州)射侶(遂安)迴郊　生陽　高原
神地　雲峯(西京)

興郊道掌十二 興郊(淸州) 興材 雲岳(□州) 通
德(肅州) 迎德 深原(永淸) 安定 林原 玄岳(西京)
迎和(咸從) 連城(龍岡) 安壽(安戎)
興化道掌二十九 長寧(寶州) 安信(嘉州) 新安
雲興(郭州) 林畔 通陽(宣州) 豐陽(鐵州) 光池(寧州) 昌泰
(寧德)鴨綠(靜州) 會元(義州) 名駒(龍州) 靈麒(麟州) 從化(威遠) 長
興(泰州) 城陽 三妓 通義 大平(龜州) 寶峯
懷仁(安義) 花田 臨川(定戎) 銀岳 榛田(寧朔) 邑倉
(龜州)芳田 昌平(朔州) 安富 新驛(安義)

雲中道掌四十三 長壽(西京) 通德 善田
金川(慈州) 長梨 長歡 豐歲(連州) 蘇民 新定
通路(鐵州) 圓林(延州) 永安(靑塞) 石城 櫻谷 平寧
(平壤)寬洞(成州) 窑田 咸德(順州) 安德 安洞 德
林(博州) 牽牛 淄潭 寬川(寧遠) 臨洞(撫德) 淸澗(陽嵒)
新豐(撫州) 雲谷 東山 泰來(孟州) 寬化 石牛
(渭州)葦溪 安泰(泰州) 閭平 沙川 豐川(延州) 玉
兒 雲畔(雲州) 玉關 榟田(昌州) 長林(成州) 興德(殷州)
桃源道掌二十一 桃源(松林) 白嶺(湍州) 玉溪(章州)

龍潭 楓川(東州) 臨湍(平康) 松閒 丹林(廣谷) 銀溪
(交州)臨江驛 田原(東州) 桃昌 南驛 丹岳(金化)
洞陰驛 朔寧驛 烽谷(僧嶺) 通堰(交州) 梨嶺
直木(金城) 熊灘(安峽)
朔方道掌四十二 孤山(衛山) 嵐山(文州) 寶龍(碧谷)
朔安(登州) 原深(永州) 瑤池(鶴浦) 追風(霜陰) 鐵關 通達
(高)知遠(和州) 德嶺(文州) 長春 通波(長州) 長昌(定州) 茂
林(長州) 歸厚(□□) 安身(靑邊) 靜山(寧仁) 懷寧 宣德
巨川(元興) 朝東(鎭溟) 平元(永興) 通化(長平) 長豐(金□) 同德

(歙谷)藤路(臨道) 超靈(雲嵒) 高岑(高城) 養麟(□□) 泰康(安昌) 竹
苞 淸澗(杆城) 灌木 雲根(列山) 長富(龍津) 碧木
林雲 巨坊 溢守 長岐 富寧(雲嵒)
靑郊道掌十五 靑郊(開城) 通波(臨津) 馬山(峯城) 碧
池(高峯) 迎曙(南京) 平理(德水) 橡林 丹棗(積城) 淸波(南京) 綠
蘆原(南京) 幸州驛 從繩(守安) 金輪(樹州) 重林(仁州) 綠
揚(見州)
春州道掌二十四 保安 貢壤 富昌
仁嵐(春州) 甘井(嘉平) 川原 芳春 山梁 原貞

狼川遂仁楊口連同勒宗甘泉 連峯横川横川驛
瑪瑙麟蹄嵐橋瑞禾桑樹豐壤雙谷 安遂抱州南京
驛 佽谷南京臨川沙川簷峯 含春横川
平丘道掌三十 平丘南京奉安廣州娛賓楊根田
谷 伯冬砥平幽原原州楊化川寧嘉興忠州連原忠州
黄剛 壽山 安陰清風丹丘 安壤 神林
原州泉南提州延平 溫山 正陽寧越靈泉 長
林丹山義豐永春樂壽平昌新興 新津黄利昌樂興州
平恩 昌保剛州幽洞甘泉道深奉化

十二

溟州道掌二十八 大昌 横溪 珍富
大化 芳林 雲橋溟州安昌 烏原横川木界
安仁 丘山 高坦溟州樂豐羽溪同德連谷餘
粮旌善平陵 史直 橋柯 龍化 沃原三陟
壽山 德新 興府 祖召尉珍祥雲 翼令
降仙襄州驎駒洞山
慶州道掌十五 德豐 慶安 長嘉 安
業 南山廣州良梓果州金領龍駒佐贊 分行竹州
五行 安利利川無極陰竹遂安陰城丹月 安富

槐州
忠清州道掌三十四 同和 長足 青好
水州嘉川陽城栗峯 雙樹 猪山 長池清州長
楊 堆粮鎮州燕山驛 金沙燕岐蒲谷全義成歡
稷山新恩天安金蹄豐歲長世牙州昌德新昌理興溫水日
興禮山廣庭 日新公州坦平公州銀山扶餘維鳩新豐
榆楊定山汲泉伊山洪州驛 光世大興金井青陽得
熊余黄要熊貞海靈榆嘉林非熊鴻山
全公州道掌二十一 參禮全州良村礪陽鷺谷

十三

伊城玉庖雲梯材谷咸悅彩平金馬榛林 內材金堤蒼
原古阜新保 居山泰山川原井邑蘇安臨坡進賢進禮
珍化珍同濟元進禮敬天公州平川連山得延 利道
公州貞民懷德
昇羅州道掌三十 青巖羅州仙巖 敬陽光州
德奇潭陽慶新 清淵 龍溪務安廣里南平仁物
綾城永新珍原烏林鐵冶嘉林和順綠沙靈光丹巖長城青
松茂松街豐咸豐德樹牟平永保靈嵒通谷道康淥山海南
碧山遂寧別珍竹山南里黄原軍知樞成嘉新寶城波清

兆陽樂新樂安益新　蟾居光陽栗陽昇州

山南道掌二十八　盤石全州築山高山丹嶺鎮安

平居　正樹　竈村　小男晉州灌栗泗州新安

江城栗原　橫浦河東平沙岳陽常寧鎮海浣沙昆明富

多班城知男宜寧速陽　勸賓陝州星奇居昌茂村居昌

有隣嘉樹沙斤利安春原　排頓　望隣固城德新

南海烏壤巨濟獺溪清巨

南原道掌十二　銀嶺　昌活　通道南原烏

原任實鑽燧求禮熒樹居寧印月雲峯葛覃九皐大寓玉果

知新谷城高陽　樂水富有

慶州道掌二十三　活里　牟良　阿弗

知里　奴谷　仍巳　仇於旦蔚州長守新寧清

通　新驛　加火永川凡於壽城押梁章山六吡神光

安康驛　松蘿清河仁比杞溪柄谷　赤冗橙州阿

吡達平海酒峴　南驛盈德琴田英陽

金州道掌三十一　德山　省仍　赤頂

金谷　大驛金州靈浦　昌仁七原自如義安繁谷

咸安近珠合浦無乙伊　永安　用家密城內也昌寧

省乙峴　楡川　西之　買田清道立山玄風一門

桂城溫井靈山梁州驛　黃山　源浦　渭川梁州

蘇山東萊阿等良　撥長驛　屈火　肝谷蔚州

德川彥陽

尚州道掌二十五　幽谷　洛原　洛東尚州

青路　鈇波義城智保龍宮通明甫川德通咸昌靈泉

安基安東安郊豐山聊城聞慶守山多仁雙溪比屋安

寶曹　通山　松蹄臨河連鄉　仇於善州

午谷上林海平曹溪孝令文居　和目安德

京山府道掌二十五　安堰　踏溪京山安林

求鄉　綠情八莒舌火花園茂淇加利金泉金山屬

溪黃澗長谷知禮順陽陽山土峴利山利仁安邑增若管城

作乃知禮洛陽　洛山尚州會同永同褒岩　舍林

報令秋風御侮常平中牟安谷普州長寧化令扶桑開令

分各驛丁戶為六科以金郊臨波金岩寶山

安城龍泉昌嶺洞仙高原生陽懷蛟林原為

一科以安定迎德通寧雲吉興林興郊長若

安信新安雲興林畔通陽豐陽興化鎭驛為

二科以白嶺玉雞龍潭嵐泉林端松開丹林銀漢孤山藍山寶龍鐵關德嶺通達和遠城陽康樂大平長興玉兒峯溪朔安爲三科以通德善田金川長利長樂嵐端通壞縣壤通蕃長壽爲四科以金谷深洞清端望丁金剛丹林沙溝石牛興泉密田桃摘田原臨江縣驛利嶺直木保安安撫甘泉山梁高岑竹苞濟安對邑清淵安奇桑樹雙谷大昌橫深珍富大和芳林雲樓安仁壽山新池雲峯驪驛

原石湖王金洞管山深源德新洞陰縣驛泉五科以錫溪嘉原青淵長材雲平金化縣驛豐嶺縣驛銅峯縣驛元貞芳春遂入富昌豐泉遊峯仁嵐蒼峯嵐嘯圓壤瑞瑶希嘯縣驛臨川周德驛駒樂豐革陵喬柯史直龍化沃源興富邑召木界蒼原慈山降仙王池白原鬼山縣驛溫泉仙谷泉顧令加雲昌長林驛六科一科丁七十五二科丁六十三科丁四十五四科丁三十五科丁十二六科丁七披猊

雖在兩京間比他驛役事不緊故仍定五十丁林原雖非兩京間役事最緊故在一科朔安雖爲三科非沿路故定爲二十五丁桃源雖爲三科在東西要衝故定爲五十丁若有田而丁口不足以本驛白丁子枝自願者充立　懸鈴傳送（懸鈴謂皮帒盛文貼傳送）三急三懸鈴二急二懸鈴一急一懸鈴隨事緩急行之　津驛皮角傳送自二月至七月三急六驛二急五驛一急四驛八月至正月三急五驛二急四驛一急三驛　二年判諸驛長大路四十丁以上長三中路十丁以上長二小路亦依中路例差定　顯宗二十三年判京所司於外方州府公貼行移時須報尚書省商確可否而後付青郊驛館使轉送若諸所司及宮衙與有不遵行者館驛使將文貼及事由申省隨即科罪　肅宗八年判諸驛吏立馬不實者降爲常戶　高宗十三年有旨兩江內青郊通波馬山碧池迎曙清波蘆原縣

楊丹衆等驛困於迎送凋弊莫甚其令臨津課橋別監巡視撫恤　元宗十三年正月分遣程驛鞍復別監于各道　十五年判各道出使大小負鋪馬宰樞十匹三品員及按廉使七匹參上別監五匹參外別監及外官參以上三匹參外二匹參上都領指諭等差使員三匹將校一匹　忠烈王二年三月令諸道按察使禁忽赤擅乘驛馬　五年六月都評議使言今年正月帝令於朝聘路次置伊里干以供役使尋遣塔伯海等就瀋州遼陽之間撥與土田標定四至其鴨綠江內令本國自置兩所今請於所賜之地名營城伊里干者刷各道富民二百戶徙居之擇副戶長別將等爲頭目各管五十人五年而遞所徙民父母兄弟之留鄕者復之頭目之有功者賞之其所徙二百戶戶給銀一斤七綜布五十匹爲屋舍之費白苧布三匹七綜布十五匹爲農器之直白苧布二匹七綜布十五匹

爲口粮又給紬四匹緜四斤六七綜布十五匹毛衣冠皮鞋各二爐臼一食器二農牛二頭特牛三頭駄駝鞍一油單草席各五又給兩界亡丁投化丁田各四結令吏者遞受擇能蒙漢語者各二人押去管領其管領六人賜銀一斤白苧布一匹廣苧廣布各十五匹紬五匹緜三斤米十五石馬三匹歲賜其家紬苧布各三匹米十石鴨綠江內伊里干二所各一百戶戶給苧二匹六七綜布五匹爲農器苧二匹六七綜布七匹爲口粮又給紬二匹緜二斤六七綜布五匹毛衣冠皮鞋各二爐臼一馬一匹牛三頭駄駝鞍一油單草席各三押領官二人人賜苧布五匹紬三匹緜二斤廣苧廣布各五匹米七石傔者各一人人苧一匹米二石從之　六年八月王如元自金郊至生陽站驛馬羸瘦每站各置內廐馬二匹以備入朝之行　三十四年八月忠宣王即位十一月下教曰西海道岊嶺至

七站及會源耽羅指沿路站戶頃在東征時
以各道人戶并流移人物限年入居至今因
循未還或有物故令本邑充其數馬匹亦如
之忽啓尤甚令有司擇選當差者以充站役
其各邑人戶並許還本　忠宣王三年三月
傳旨近來館舍不修使者無所寓可於閑曠
處營建十館　忠肅王十二年十月教驛路
凋弊蓋因內外官司濫騎驛馬或持私馬須
索供給所在官司不能禁止以致驛戶逃移

今後影占驛戶者推還本驛嚴行懲罰　後
五年五月教曰西海平壤安定各站以三運
盤纏民部盤纏令打軍每名下官馬外私馬
亦皆喂養侵擾各站今後禁之　六年十二
月忠清道馬山碧池青坡等驛吏逃匿北界
靜州等處令其道存問使李玳推刷還本
忠穆王元年整理都監狀行省巡軍忽赤等
以不緊公事乘馹橫行者收鋪馬文字職名
傳報品官及僧俗雜類等多騎私馬以私事

受公券村驛橫行者衆上因從人衆外因當
身收所持私馬各驛定屬　恭愍王五年六
月下旨置郵傳命軍興所急其令刷賊臣及
行省所占人物從來不明者悉充驛戶不急
鋪車鋪馬一皆禁止　十二年五月下教各
道館驛比因多故日益凋殘其元屬土田爲
人所奪者官爲究治以安生業龍駒以北諸
驛三道之衝供費尤多其柴炭貢與免三年
十三年九月令各司出馬官貫之補給西

北面各站　二十年十二月教曰置郵本爲
傳命近年諸司凡有轉輸皆委驛戶致令人
馬困斃自今都評議使司諸道按廉嚴加禁
治　辛禑十四年六月教曰館驛之設所以
傳命近因豪強兼并失其土田廚傳如舊以
致凋弊誠可憫焉仰都巡問按廉使復其土
田整理站道濫騎及過行隣驛者務加存恤
毋致失所　七月大司憲趙浚等上書曰傳
命之任先王於巡問按廉之外不許徵遣其

慎重之意可見共興以乘使命煩多冠蓋相望乘驛者一匹之命瀰至八九匹一使之供多至數十人兼訪多而豺狼之迹未屏宣慰繁而破賊之書飛聞加之以巡問按廉之差使諸元帥之發遣亦皆乘驛橫行州郡馳鶩館驛此門一開成衆受馬之往來京外閑散之私行紛如麻葉更出迭入公然受廩恬不知愧殘鄉破驛之吏垂頭拱手無所控訴以有限之供億應無窮之使客州郡凋弊驛路流亡願自今州郡庶務一委巡問按廉以責其成雖元使命不許發遣朝廷文字皆以懸鈴行移非軍情緊急重事不給驛馬非乘驛馬者不得入諸郡各驛以受廩給違者主客皆罷職不敘使各道巡問按廉一法朝廷比制不敢違越違者痛理之　八月趙浚等又上疏曰有旨館驛受害特加存恤臣等以爲雖有仁心仁聞不行先王之政則民不被其澤矣供驛署全掌八道之驛上國之賓朝聘

之使巡問按廉諸奉使者以至出將入相之鋪馬起發以他官兼其使不坐公廳開印私家行移文牒人輕職要凡權勢豪強之托親戚朋友之請推審田民還徵稱貸看病問安之往來大而正馬細而知路交錯於前絡繹於後驛馬僵仆而日減驛卒困苦而日散館驛凋殘職此之由願自今以供驛署屬之軍簿司指路知路亦據都堂公緘常坐本司開印發遣　恭讓王元年十二月趙浚等又上疏曰近來驛戶凋弊凡鋪馬傳遞知路指路之役州郡代受其苦以至流亡欲使州郡復業當先恤驛戶國家雖置程驛別監安集諸驛而一人不能獨理每驛置私屬以爲耳目然非都堂差遣人人得以侵侮不能安集願自今每驛置五六品丞一人其保舉如守令例給半印而遣之其有能致驛戶富盛鋪馬充立者觀察使報都堂以補守令之闕且授京官以示褒賞邊遠驛丞令觀察使舉補

馬政

諸牧場龍驤(黃州)隴西(洞州)銀川(白州)羊欄(開城)左牧(貞州)懷仁(淸州)常慈院(見州)葉戸峴(廣州)江陰 東州
顯宗十六年判牧監養馬青草節大馬四匹養奴一名黃草節一日一匹法末三升實豆三升青草節豆末三升(青草節五六七八九月黃草節正二三四十十一十二月) 文宗二十五年判島陸馬畜不能監養致死者仍償島吏科罪又州鎭官馬齒老及亡失者以公須屯田所收貿立 仁宗二十三年判西北面諸城州鎭官馬齒老及物故者以官馬實及他諸寶公須屯田科空亡雜位所收貿賣充立勿使徵斂貧乏百姓 毅宗十三年典牧司奏定諸牧監場畜馬料式 戰馬一匹黃草節一日稗一斗豆二升末豆四升青草節稗一斗末豆三升 雜馬一匹黃草節一日稗四升豆二升末豆三升青草節稗三升末豆二升 駱駝一首黃草節一日稗五斗豆二斗塩五合青草節稗二斗豆九升塩三合 驢騾各一匹黃草節一日稗六升豆二升末豆三升青草節稗六升末豆三升 役牛一頭黃草節一日稗六升豆二升青草節稗四升末豆二升 犢牛一頭黃草節一日稗四升豆二升青草節稗三升末豆二升
尚乘局御馬一匹黃草節田米實豆及末豆各五升青草節只除實豆 件馬一匹黃草節田米實豆末豆各三升青草節亦除實豆 役騾一匹稗一斗實豆二升末豆三升青草節亦除豆 牝馬一匹稗一斗豆二升末豆三升青草節稗一斗末豆三升 二歲駒稗四升豆二升青草節稗三升豆二升 把父馬一匹一日加稗三升豆二升 典廐役騾一匹一日稗一斗五升實豆末豆各三升青草節除實豆 大牛一頭一日稗八升實豆三升黃草七束 大僕寺別立馬稗一斗三升實豆三升末豆四升青草節除實豆

常立馬秤一斗實豆三升末豆四升青草節
除實豆　役騾秤一斗實豆二升末豆三升
青草節除實豆　元宗十四年二月令諸王
宰樞四品以上各出馬一匹五六品二負弁
出一匹或奪民馬以換軍士瘦馬　忠烈王
元年七月遣使慶尙全羅道點閱諸島牛馬
　十三年五月令百官出戰馬及器皿宰樞
秩鄕馬各一匹致仕宰樞顯官判事三品秩
馬一匹致仕三品顯官四品鄕馬一匹五六
品二負弁鄕馬一匹七八品二負弁鍮鐵器
一事權務九品三負弁一　十四年二月
置馬畜滋長別監先是放馬於諸島使之蕃
息簡出壯者以充尙乘其餘班賜諸王宰輔
文武臣僚而耽羅之出居多自逆賊之亂元
令島民陸居而耽羅別屬於元馬畜不繁歲
貢甚少國有親朝助征之事令外官獻馬又
品斂百官而至奪外郡良馬內外苦之朝議
以謂若置官選牝馬牸牛使之蕃息則可備
將來於是有是命　[illegible]愍王三年六月令百
官出馬官以鈔貫之給征高郵軍士三品以
上諸君宰樞以下出馬三匹六品以上四品
以下出馬一匹僧徒亦隨所住寺高下出馬
　八年十二月令承宣以上出馬一匹又括
禪教各寺僧徒馬以充軍用　十年十月令
各道括僧寺出戰馬有差　十一月令公侯
以下出戰馬有差　十一年十月令文臣出
戰馬　辛禑元年九月徵諸寺住持僧戰馬
各一匹

城堡

太祖二年城龍岡縣一千八百七間門六水
口一城平壤　三年城咸從縣二百三十六
間門四水口三城頭四遮城二　四年城雲
南縣　五年始築西京在城在者方言畎也凡六年
而畢　八年城成州六百九十一間門七水
口五城頭七遮城一堞垣八十七間　城運
州玉山　命庾黔弼城湯井郡　王巡北界

移築鎭國城　十二年城安定鎭又城永清安水興德等鎭　十三年城安北府九百一十閒門十二城頭二十水口七遮城五　城朝陽鎭八百二十一閒門四水口一城頭遮城各二　城馬山號安水鎭　築青州羅城連州城　十七年城通海縣五百十三閒門五水口一城頭四　十八年城伊勿及肅州二十年城順州六百十閒門五水口九城頭十五遮城六　二十一年城永清縣　城

陽嵒鎭二百五十二閒門三水口城頭遮城各二　築西京羅城　城龍岡平原　二十二年城肅州一千二百二十五閒門十水口一城頭七十　城大安州　二十三年築殷州城七百三十九閒門八水口四城頭二遮城四　定宗二年城德昌鎭又築西京王城及鐵甕三陟通德等城　城德成鎭　城博州一千一閒水口一門九城頭十六遮城九光宗元年城長青鎭威化鎭　二年城撫

州六百三閒門五水口二城頭八遮城三三年城安朔鎭　十一年城濕忽及松城十八年城樂陵郡　十九年城威化鎭　二十年城長平鎭五百三十五閒門四　城寧朔鎭　城泰州八百八十五閒門六水口一城頭三十七遮城四　二十一年城安朔鎭二十三年城雲州　二十四年城和州一千十四閒門六水口三重城一百八十閒城高州一千十六閒門六　城長平博平二

鎭及高州又修信都　城嘉州一千五百十九閒　城安戎鎭　景宗四年城清塞鎭成宗二年城樹德鎭二百三十五閒門四水口一城頭遮城各九　三年城文州五百七十八閒門六　十三年命平章事徐熙率兵攻逐女眞城長興歸化二鎭及郭龜二州十四年命徐熙帥兵深入女眞城安義興化二鎭　城靈州六百九十九閒門七水口二城頭十二遮城二　城猛州六百五十五閒

門五水口四城頭十九遮城二　十五年城
宣州一千一百五十八閒門六城頭三十六
水口一遮城三　穆宗三年城德州七百八
十四閒門五水口九城頭二十四遮城三
四年城永豐平虜二鎭　六年修德州嘉州
威化光化四城　八年城鎭溟縣五百一十
閒門五　城金壤縣七百六十八閒門六
城郭州七百八十七閒門八水口一城頭五
遮城二　九年城龍津鎭五百一閒門六

城龜州一千五百七閒門九水口一城頭四
十一遮城五重城一百六十八閒　十年城
興化鎭蔚珍又城翼嶺縣三百四十八閒門
四　十一年城通州　城登州六百二閒門
十四水口二　顯宗元年城德州　二年增
修松岳城築西京皇城　城淸河興海迎日
蔚州長鬐　三年城慶州長州金壤又城弓
兀山　五年城龍州一千五百七十三閒門
十水口一城頭十二遮城四　六年城懷林

鎭　七年城宣州六百五十二閒門五鐵州
城七百八十九閒門七水口一城頭十八遮
城四　八年城安義鎭八百三十四閒門五
水口一城頭二遮城三　十年城永平鎭
十二年修東萊郡城　十四年城耀德鎭六
百三十四閒門六　十六年城霜陰縣　十
七年城順德　十八年城東北界顯德鎭
城淸塞鎭八百二十一閒門七水口四城頭
十五遮城四　十九年修龍津鎭城　城鳳

化山南以從高州　二十年遣平章事柳韶
等修古石城置威遠鎭築城八百二十五閒
門七水口一城頭十二遮城十二城定戎鎭
八百三十五閒門七水口三城頭十二遮城
五　二十一年城麟州一千三百四十九閒
門九水口二城頭二十三遮城六重城五十
五閒城寧德八百五十二閒門七水口一城
頭十四遮城七　德宗元年城朔州八百六
十五閒門八水口二城頭十七遮城五　二

年命平章事柳韶創置北境關防起自西海
濱古國內城界鴨綠江入海處東跨威遠興
化靜州寧海寧德寧朔雲州安水清塞平虜
寧遠定戎孟州朔州等十三城抵耀德靜邊
和州等三城東傅于海延袤千餘里以石爲
城高厚各二十五尺　城安戎鎭杆城縣又
城靜州鎭一千五百五十三間門十水口一
城頭四十五遮城九重城二百六十間　三
年修湨州城　靖宗元年築長城於西北路
松嶺迆東以扼邊寇之衝又城梓田徙民實
之　五年都兵馬副使朴成傑奏東路靜邊
鎭蕃賊窺覘之地請城之從之　城肅州
六年城金海府　七年崔沖城寧遠平虜二
鎭寧遠城七百五十九間堡子八區內金剛
戍四十二間宣威戍六十一間宣德戍五十
間長平戍五十三間鼎岑戍三十八間鎭河
戍四十二間鐵墉戍六十一間定安戍三十
二間關城一萬一千七百間平虜城五百八

十二間堡子六區內撫戎戍三十六間鎭兇
戍三十間直岑戍四十一間降魔戍五十間
折衝戍三十間靜戎戍三十間關城一萬四
千四百九十五間　城東路蓁猳縣一百六
十八間　九年城寧朔撫德二鎭　十年命
金令器王寵之城長州定州及元興鎭長州
城五百七十五間戍六所曰靜北高嶺掃兇
掃蕃歷川定遠定州城八百九間戍五所曰
防戍押胡弘化大化安陸元興鎭城六百八
十三間戍四所曰來降壓虜海門遵安　城
宣德鎭　十二年城永興鎭四百二十四間
門四　文宗即位遣兵部郎中金瓊自東海
至南海築沿邊城堡農場以扼海賊之衝
四年修渭州城六百七十五間　城安義鎭
榛子農場爲寧朔鎭以扼蕃賊要衝六百六
十八間門六水口三城頭十三遮城五　二
十一年城德州六百四十二間門四　二十
八年修元興鎭龍州渭州城共一千九百三

十餘閒　宣宗八年兵馬使奏安邊都護府境內霜陰縣最爲邊地要害乞築城壘以防外寇制可　睿宗二年尹瓘於蒙羅骨嶺下築城廊九百五十閒號英州火串山下築九百九十二閒號雄州吳林金村築七百七十四閒號福州弓漢伊村築六百七十閒號吉州　三年城咸州及公險鎭　尹瓘等令諸軍撤內城材瓦以築九城徙南界民實之號咸州日鎭東軍置戶一萬三千號英州日安嶺軍雄州日寧海軍谷置戶一萬福吉宜三州各置戶七千公險通[illegible]平戎三鎭各置戶五千　四年撤東界崇寧通泰二鎭城　撤英福咸雄四州及眞陽宣化二鎭城　十年復城來清縣六百七十一閒門四水口一城頭四遮城二　城東界預州十二年城義州八百六十五閒門五城頭十七遮城七　十四年增築長城三尺金邊吏發兵止之不從且報曰修補舊城　仁宗十五年復城安戎鎭三百四十九閒門四水口一城頭遮城各一　毅宗三年復城嘉州

門五水口一城頭二十六　四年城延州門十水口五城頭十九遮城八　高宗九年城宣州和州鐵關凡四旬而畢　二十年築江華外城　三十七年始築江都中城周回二千九百六十餘閒大小門凡十七　三十八年城金州以備倭寇　三十九年始營昇天府城廊　恭愍王十八年城嘉州　辛禑三年開城府狀曰其一外城修葺事則曰定國立都者必先高城深池此古今之通制也我國家太祖創業宏遠而城郭不修至於顯廟始築外城置城上羅閣以固守世遠城頹且古基周回廣遠一二年閒難竭民力終未能重修也宜鍊兵息民以待其變其二內城新築事則曰惟事事乃必有備有備則無患矣今也倭寇横行肆毒京內之民如有急難無所依據誠可畏也願令堅築內城其三外方山城修補事則曰唐鑑以高麗因山爲城爲上策也山城相近之地隨宜修葺使之烽燧

相望攻戰相救可也其四牧府郡縣築城事則曰休兵息民有國之先務也比來倭患相仍民不聊生且曾築四方周回長城與癸丑年所築東西江等城徒勞民費財而已其外方平地築城宜令停罷 四年十二月甲子憲司上疏曰諸道州郡山城國家往往遣使修築多發軍丁不日畢功旋致崩毀其弊甚巨請自今勿復遣使令守令徵發傍郡軍丁農隙修葺若未畢則停待明年以爲年例

恭讓王三年三月城機張郡及海州甕津

屯田（兵糧付）

顯宗十五年正月都兵馬使奏發西京畿內河陰部曲民百餘戶徙嘉州南屯田　靖宗十年二月以禮成江兵船一百八十艘漕轉軍資以實西北界州鎭倉廩　文宗十八年二月命有司以禮成江船一百七艘一年六次漕轉龍門倉米于麟龍鐵宣郭等州及威遠鎭以充軍粮　二十一年六月制漕運安瀾倉米二萬七千六百九十石于朔北以充軍資　二十七年四月西北路兵馬使奏長城外墾田一萬一千四百九十四頃請待秋收穫以資軍備制可　肅宗八年判州鎭屯田軍一隊給田一結田一結收一石九斗五升水田一結三石十結出二十石以上色員褒賞徵斂軍卒百姓以充數者科罪　元宗十一年閏十一月令百官出米有差以助軍餉　十三年五月世子諶遣使諸道各三人

巡視兵粮所出田疇　忠烈王三年二月令諸王百官以至庶民出米有差以充洪茶丘軍粮　四年正月以西海道丁丑年轉米給元帥茶丘軍　五年四月遣使諸道審檢兵粮　七年三月分給官絹二萬匹于兩班及京外民戶糴兵粮　十月發龍門倉兵粮給領府　八年四月東征所支兵粮十二萬三千五百六十餘石　九年二月命各道祿轉米輸京者悉充軍糧　三月令諸王百官及

工商奴隷僧徒出軍糧有差諸王宰樞僕射
承旨米二十石致仕宰樞顯官三品十五石
致仕三品顯官文武四五品十石文武六品
侍衛護軍八石文武七八品叅上解官六石
東班九品叅外副使校尉南班九品四石正
雜權務隊正三石東西散職業中僧一石白
丁抄奴所由丁吏諸司下典獨女官寺奴婢
十斗買人大戶七石中戶五石小戶三石唯
年七十以上男女勿斂　十五年三月發御

庫米四千石以補兵糧　十六年二月喩丹
犯邊令諸王宰樞承旨班主各出米七石坊
里庚人出米有差以充東界防戍軍糧　九
月傳旨東界州郡轉米一千石及雙城近處
盈德興海德原淸河等沿海各州今年轉米
並輸于雙城以充軍糧　雙城鎭守別抄馬
二百五十匹料自今年十月至明年二月計
凡一千二百五十石以雙城旁近盈德長鬐
德原興海淸河延日安康杞溪神光等州令

年雞貢皮穀計折輸送　恭愍王元年二月
下旨前者以軍糧不足權借米粇以百石准
四十石其數過重今改定十石准三石百石
准三十石今月二十二日鑰匙下送其不從
國令人負仰軍粮色處分開閉以時在數並
沒入　五年六月敎曰一全羅道臨坡屯田
近來權勢之家稱爲賜給奪占殆盡仰都評
議使別置屯田官諸家占奪一皆復舊沿海
之地築堤捍水可作良田者往往而有宜令

有司相地用防倭之卒爲之農夫諸衆賜給
田平衍膏腴可屯田者以賊家及行省所占
人物分隊給地以責其事各道凡古屯田處
皆用臨坡屯田之例一外方州縣所有亡寺
院官吏收其田租爲公用所在皆是今當[illegible]
興時其亡寺院田租皆給防護軍糧　十一
月廉悌臣上疏曰食爲民天兵藏於農宜令
軍士有事操兵無事屯田則轉餉省而軍食
足矣軍師之職在於儲峙令師興有日而餽

輸之路阻脩如還其精強分屯要害移其餘
卒就食安州等處觀變而動則輓粟之勞減
而養兵之勢強矣　二十年十二月教曰屯
田之法有益軍需仰都評議使行移各道防
禦大小員官相其地利役以軍入耕種以省
漕輓之費　辛禑元年二月下旨屯田之法
役以戍兵閑民擇其曠地量宜屯種以省漕
輓之費令戶給種子不論豐歉收入無法民
甚苦之仰都評議使行移各道家戶屯田一

皆禁止其餘屯田亦從優典量力屯種以補
糧餉　九月取諸寺田租以充軍資　十月
備北元諸軍久屯北界北界舊無私田官收
租以充軍粮後勢家爭占爲私田以故轉餉
不繼取粮於民民甚苦之安州以北尤受其
害　二年九月都評議使以各道軍資無數
日之費令各道在外品官又烟戶各里差等
抽斂以補軍須　辛樞議曰近因軍征軍糧
之少宜令京外品官大小各戶出軍糧有差

兩府以下通憲以上造米四石三四品三石
五六品二石七八品一石權務十斗散職鄉
吏十斗百姓公私奴則量其戶之大小徵之
　閏九月憲府以兵革旱荒連歲相仍軍食
罄竭請於功臣田租三分取一寺社田收其
半兩殿所屬官司田科歛外羨餘並充軍需
從之　三年三月崔瑩言於禑曰喬桐江華
乃倭賊防戍之地也兩處土田之出皆入兼
并之門私費何益唯摩尼山塹城祭田及府

官祿俸外餘田皆以軍簿收之且置營兩處
以備粮餉禑從之　四年正月門下府郎舍
上疏論時弊其詞曰國無三年之儲國非其
國我國一年之畜尚且不足一有緩急事勢
可畏屯田之法當今急務各道各州屯田法
制不行分種各戶秋收以爲實客之供願自
今痛行禁理隨州郡殘盛定屯田之數每年
按廉別定守令秋收入庫報數都堂用是以
爲守令殿最東西兩界用兵最急宜於閑曠

之地設屯田遣公廉者備官牛農器勸督耕
耘以備軍須甲寅年後公私加耕之田兵息
爲限並屬軍須倉庫宮司所屬田土令各道
按廉別定守令踏驗收納如有不得已國用
都堂量給其賞其餘並屬軍須京畿各道功
臣田上丙申年以來被罪人土田一依憲司
所奏並屬軍須　九年五月全羅道按廉使
呂稱啓倉庫虛竭無以供軍乃令道內居人
隨職品高下出米以助之奉翊通憲三十斗

正順奉順中正中顯二十斗奉常奉善十五
斗五六品十斗七八品七斗　十月宰輔曹
敏修等與耆老宰輔共議諸賜給田口分田
各寺社田並皆屬公盡收其租以備軍國之
需　十三年十一月命收私田半租以備軍
餉　十四年八月憲司上疏曰諸島漁鹽之
利畜牧之蕃海產之饒國家之不可無者也
我神聖之未定新羅百濟也先理水軍親御
樓船下錦城而有之諸島之利皆屬國家資

其財力遂一三韓自鴨綠以南大抵皆山肥
膏不易之田在於濱海沃野數千里之稻田
陷于倭奴蕭瑟際天倭奴之來前無横草出
入山郡如蹈無人之地國家旣失諸島漁鹽
畜牧之利又失沃野出穀之府願用漢氏募
民實塞下防凶奴故事許於亡邑荒地開懇
者限二十年不稅其田不使國役專仰水軍
萬戶府修立城堡屯其老弱遠斥候謹烽燧
居無事時耕耘漁鹽鑄冶而食以時造船寇

至則淸野入保水軍出船擊之自合浦以至
義州皆如此則不出數年流亡盡還其鄉邑
而邊境州郡旣實則諸道漸次而充戰艦多
而水軍習海寇適而邊郡寧漕轉易而京師
富水軍萬戶各道元帥能立屯田能修戰艦
能結人心能施號令能滅賊能安邊者賜之
島田世食其入傳之子孫其失一城堡一州
郡者軍法從事毋得輕宥以示勸懲
志卷第三十六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教修

兵三

看守軍

典牌庫將校二雜職將校二軍人五　鹵簿都監將校二散職將相二軍人四　征袍庫將校二軍人五　仁恩館將校二　龍門倉將校二散職將相二軍人十五　雲興倉將校二軍人五　內莊宅將校二軍人八　良醞署雜職將校四　將作布庫將校九軍人三　長興庫將相三將校二軍人五　掌冶署將校二　廣化門布庫軍人六　順天館將校六散職將相四散職將校四　大明宮將校四軍人六　諸殿器用造成色將校二　中軍旗造色將校軍人各二　新興館將校二軍人五　奉先庫將校雜職將校各二軍人六　松岳烽燧將校二　部烽燧將校二軍人三十三　泰定門庫將校二　麗景門庫將校二　大盈署將校二　宣教門庫將相一　大府寺將相一將校三　金銀新庫將校一　玄武廊上庫將校一　外右金剛庫將校一　長平西廊兵仗庫將校一　油蜜庫將校一　迎送庫將校一　宣教攄上庫將校一　新定西化布庫將校三　大盈庫將校八　鋪陳都監將校二雜職將校二　開明宅大府將校二　左牧監將校二

羊欄牧監將校二軍人十七　江陰牧監將校二　國子監雜職將校二散職將相六　都祭庫雜職將校二散職將相二　大廟署散職將相二十四雜職將校二　吏部雜職將校四散職將相四　軍器監雜職將校二監門衛軍四　三司雜職將相四　尚食庫散職將相二　都省庫散職將相二　養賢庫散職將相二　小府監雜職將校二　都兵馬雜職將校一　內都校雜職將校二

外都校雜職將校二　館都校雜職將校
二　梨房庫散職將相二　福源天皇堂散
職將相二　司宰寺雜職將校二　內園署
雜職將校二　太僕寺雜職將校二　社稷
壇散職將相二　兵書藏散職將相二　仁
恩館散職將相二　延恩館散職將相二
中尚署雜職將校二　長興庫雜職將校一
刑部雜職將校二　將作監雜職將校一
尚舍局雜職將校二　尚乘局雜職將校

二　內都鹽院散職將相二　司儀署散職
將相二　征袍庫散職將相二　常平倉散
職將相二雜職將校二　左右倉散職將相
各二　東西大悲院散職將相各二　圖[illegible]
散職將相二　籍田散職將相二　守宮署
雜職將校二　大醫監雜職將校二　大官
署雜職將校二　惠民局雜職將校二　長
源亭散職將相四　習射都監雜職將校二
史館雜職將校二西京修理色散職將相

四　供驛署雜職將校二　大常府雜職將
校二　式目都監雜職將校二　橋路都監
雜職將校二　九曜堂散職將相二監門衛
軍二　弓箭庫雜職將校二　典廐署雜職
將校二　會同館雜職將校二　諸陵署雜
職將校二　禮服造成都監雜職將校二
幞頭店雜職將校二　西郊亭雜職將校二
朝宗館雜職將校二　新鹽店雜職將校
二　馬政色雜職將校二　祭器都監雜職

將校二

圍宿軍

廣化門職事將校一散職將相大監門衛軍
五同門事知將校一監門衛軍二同門水口
將校一　通[illegible]門散職將相二監門衛軍二
朱雀門散職將相二監門衛軍二　安祥
門散職將相二監門衛軍二　迎秋門散職
將相二監門衛軍二　通[illegible]門散職將相二
監門衛軍二　[illegible]武門散職將相二監門衛

軍二　金耀門散職將相二監門衛軍二
太和門散職將相二監門衛軍二　上東門
散職將相二監門衛軍二　朝宗門散職將
相二監門衛軍二　青陽門散職將相二監
門衛軍二　宣仁殿東紫門大將軍一將軍
一同殿侍衛中郎將二南紫門中郎將一加
差將相一同門東末門將相一　康安殿南門
將相一同殿東末門將相一　千齡門將相
一同門西廊後壁將相一　儲祥門將相一
靜德宮東門將相一　景靈殿將校一同
殿屏障將相一　集賢殿東門將相一　揑
淸殿東門將相一　奉元門將相一　宣慶殿
北門將校一　宴親殿將校一　永壽殿將
相一　雲興門將相一　儀鳳門將相一
棣通門前將軍一將相一加差散職將相五
泰定門前將軍一將相一加差將相八同
門水中將校一　麗景門將相將校各一加
差散職將相五　安興門將相將校各一加

差將相五　向虔門將相將校各一加差將
相五　宣敎門將相將校各一加差散職將
相五　掖庭局將校二雜職將校四　望雲
樓將校一　歸仁門將校一散職將校二監
門衛軍二　長平門職事將校一散職將相
二監門衛軍二　宣仁門職事將校一散職
將相二監門衛軍二同門水口監門衛軍二
福源宮雜職將校二散職將相二　承德
宮散職將相二　延德宮散職將相二　興
慶宮散職將相二　永昌宮散職將相二
玄德宮散職將相二　福寧宮散職將相二
明福宮散職將相二　安和寺眞殿弘圓
寺眞殿興王寺眞殿天壽寺眞殿大雲寺眞
殿重光寺眞殿弘護寺眞殿玄化寺眞殿國
淸寺眞殿崇敎寺眞殿乾元寺眞殿散職將
相各二　奉恩寺眞殿散職將相四　深陵
良陵壽陵宣陵濟陵懷陵明陵隱陵德陵貞
陵齊陵質陵宜陵永陵定陵豐陵成陵慈陵

穆陵戴陵昌陵寧陵恭陵端陵莊陵玄陵夷陵幽陵元陵仁陵翼陵惠陵堅陵平陵乾陵崇陵靈陵容陵和陵節陵悼陵信陵靜陵匡陵簡陵肅陵周陵散職將相各二　憲陵順陵義陵景陵顯陵英陵康陵安陵榮陵泰陵散職將相各四裕陵綏陵散職將相各六
延陽門散職將相二監門衛軍二　紫安門散職將相二監門衛軍二　安和門散職將相二監門衛軍二　德山門散職將相二監門衛軍三　鶯溪門散職將相二監門衛軍二　安定門散職將相二監門衛軍二　弘仁門散職將相二監門衛軍二　成道門散職將相二監門衛軍二　崇仁門將校一軍人二散職將相二監門衛軍二同門水口散職將相二　靈昌門將校一軍人二散職將相二監門衛軍一　宣旗門將校一軍人二散職將相二監門衛軍二同門水口散職將相二　長霸門將校一軍人二散職將相二監門衛軍三同門水口散職將相二　會賓門將校一軍人二散職將相二監門衛軍一　泰安門將校一軍人二散職將相二監門衛軍一　永同門將校一軍人二散職將相二監門衛軍一　豐德門將校一軍人二散職將相二監門衛軍二　仙溪門將校一軍人二散職將相二監門衛軍二　宣義門將校一軍人二散職將相二監門衛軍一　乾陽門將校一軍人二散職將相二監門衛軍一　保泰門將校一軍人二散職將相二監門衛軍一　永平門將校一軍人二散職將相二監門衛軍二　狻猊門將校一軍人二散職將相二監門衛軍一　仙巖門將校一軍人二散職將相二監門衛軍一　光德門將校一軍人二散職將相二監門衛軍一
昌信門將校一軍人二散職將相二監門衛軍一

檢點軍

市裏檢點將相一將校二軍人十一 街衢監行將校二螺匠十一都典十一軍人四十 左右京裏檢點將相各二將校各二軍人各八 五部檢點將相各二將校各二軍人各八 四郊細作立將相各二將校各一軍人各七 安和生木立將相一將校一軍人六 宮北檢點將相一將校一軍人六 選軍檢點將校二軍人三十二 獄直檢點將校四軍人四十五 地倉檢點將校二軍人二 左倉檢點將校二軍人十五 右倉檢點將校五軍人二十五 金吾衛檢點將校二軍人四 五正檢點將校一軍人三 松岳左右樵人檢點將校各一散職將相各二軍人各二 東郊炭峴禿山狄逾峴小梓尾等生木立將校各一散職將相各一軍人各六 西郊藥師院亏知岩熊川大峴西普通亭之谷馬川高寺等生木立將校各一散職將相各二軍人各六 爐谷生木立將相一將校一散職將相二軍人六 惡迮生木立散職將相二 大廟檢點將校二軍人十

州縣軍

高麗兵制大抵皆倣唐之府衛則兵之散在州縣者意亦皆屬于六衛非六衛外別有州縣軍也然無可考姑以此目之

北界

西京精勇一領內都領別將一人左右府別將各二人校尉十人隊正二十人䕶頭行軍幷九百七十人保昌雜軍十九隊內行首行軍幷九百三十一人海軍一隊內行首一人行軍四十九人元定兩班軍閑人雜類都計九千五百七十二丁

安北府都領中郎將一中郎將二郎將七別將十四校尉二十八隊正五十八行軍一千五百十五人抄軍十六隊內馬四隊右軍四隊內馬一隊左軍二十六隊內馬隊各二保昌七隊白丁二十七隊

龜州都領中郎將一中郎將二郎將七別將
十五校尉三十隊正六十行軍一千六百四
十二抄軍二十四隊內馬四隊左軍二十隊
內馬四弩二保昌八隊
宣州都領中郎將一中郎將二郎將六別將
十二校尉二十五隊正五十行軍一千三百
三十七人抄軍二十六隊內馬四隊左軍二
十隊內馬弩各二右軍四隊內馬一隊保昌
六隊白丁七十六

龍州都領中郎將一中郎將二郎將八別將
十九校尉二十三隊正六十行軍一千七百
七十八人抄軍三十二隊左軍三十二隊內
馬四弩二右軍四隊保昌六隊白丁七十四
沙比江別將一校尉二隊正四行軍九十九
人
靜州都領中郎將一中郎將二郎將九別將
十九校尉三十九隊正七十九行軍二千七
十五人抄軍三十六隊內馬六隊左軍三十

隊內馬弩各四右軍四隊保昌六隊白丁二
十八隊神騎一百八人
麟州中郎將二郎將九別將十八校尉三十
六隊正七十二行軍一千八百九十三人抄
精勇三十六隊內馬六隊左軍三十四隊內
馬弩各四右軍四隊保昌四隊白丁三十六
隊
義州中郎將三郎將六別將十二校尉二十
四隊正四十八行軍一千二百四十九人

朔州中郎將一郎將五別將十校尉二十二
隊正四十五行軍一千二百九人精勇十八
隊內馬六隊左軍十八隊內馬二隊弩一隊
右軍四隊內馬一隊保昌五隊神騎四十五
人白丁四十八隊步班十二隊
昌州中郎將一郎將四別將九校尉十八隊
正三十六行軍九百七十一人精勇十六隊
內馬二隊左軍十隊內馬弩各二隊右軍三
隊內馬一隊保昌四隊神騎二十二人步班

二十一隊白丁二十二隊
雲州中郎將一郎將三別將八校尉十六隊
正三十一行軍九百二十六人精勇十二隊
内馬弩各二左軍十二隊内馬二弩一右軍
四隊内馬一保昌四隊神騎三十三人白丁
四十九隊
延州中郎將一郎將四別將九校尉十八隊
正四十一行軍一千五十二人精勇十二隊
内馬二隊左軍十隊内馬弩各二右軍三隊
保昌四隊白丁五十隊神騎二十六人
博州中郎將一郎將五別將九校尉十九隊
正三十九行軍一千三百八十七人精勇十
四隊内馬二左軍十四隊内馬弩各五右軍
四隊内馬一隊保昌五隊白丁一百二十隊
步班二十五人神騎四十九人
嘉州中郎將一郎將五別將十校尉二十一
隊正四十三行軍一千一百十九人精勇十
五隊左軍十三隊内弩一隊右軍二隊内馬
一隊保昌四隊白丁百十三隊步班四十人
神騎五十人
郭州中郎將一郎將四別將九校尉十八隊
正三十六行軍九百六十六人精勇十三隊
内馬三隊左軍十四隊内馬三弩一右軍二
隊保昌四隊神騎五十三人步班四十二人
白丁一百四十二隊
鐵州中郎將一郎將四別將八校尉十六隊
正三十二行軍八百七十人精勇十二隊内
馬二隊左軍十二隊内馬弩各二右軍二隊
保昌四隊神騎三十二人步班二十九人白
丁六十二隊
靈州郎將四別將七校尉十四隊正二十八
行軍七百二十九人精勇十隊内馬一隊左
軍十隊内馬二弩一右軍二隊保昌四隊神
騎十五人步班十七人白丁二十五隊
猛州郎將三別將五校尉十隊正二十行軍
六百三十人精勇十隊内馬二隊左軍八隊

內弩一隊右軍二隊内馬一隊保昌四隊神騎二十八人步班二十五人白丁九十六隊
德州郎將四別將七校尉十四隊正二十八行軍七百七十八人精勇十隊内馬二隊左軍十隊右軍二隊保昌四隊神騎二十六人步班二十三人白丁五十五隊
撫州郎將四別將七校尉十四隊正二十九行軍八百一人精勇十隊内馬弩各一隊右軍三隊保昌三隊神騎三十五人白丁七十八隊
順州中郎將一郎將二別將七校尉十三隊正二十七行軍七百五十五人精勇十隊内馬二隊左軍十隊内馬弩各一隊右軍二隊保昌三隊神騎四十人步班二十人白丁一百五十四隊
渭州郎將五別將八校尉十六隊正二十行軍九百十八人精勇十二隊内馬二隊左軍十二隊内馬弩各一隊右軍三隊保昌五隊神騎步班各三十二人白丁八十三隊
泰州郎將四別將七校尉十四隊正二十八行軍八百九十五人精勇十三隊内馬三隊左軍十隊内馬一隊保昌三隊神騎二十二人步班三十九人白丁五十七隊
成州中郎將一郎將三別將七校尉十二隊正二十七行軍七百四十四人精勇十隊内馬弩各一隊左軍九隊内馬弩各一隊右軍三隊保昌五隊神騎十七人步班三十三人白丁二百一隊
殷州郎將五別將八校尉十八隊正三十三行軍九百十七人精勇二十二隊内馬弩各一隊左軍十二隊右軍三隊保昌四隊神騎三十四人步班五十九人白丁八十五隊
肅州都領郎將一郎將四別將八校尉十五隊正三十二行軍九十五人精勇十二隊内馬二隊左軍十二隊内馬弩各二隊右軍三隊保昌四隊神騎三十九人步班五十人白

丁三十七隊
寧德城中郎將一郎將四別將八校尉十六
隊正三十二行軍八百三十二人精勇十五
隊內馬三隊左軍十隊內馬弩各二隊右軍
二隊保昌三隊神騎四十九人白丁五十一
隊
威遠鎮郎將四別將六校尉十二隊正二十
五行軍六百八十九人精勇十二隊左軍七
隊內馬弩各二隊右軍二隊保昌四隊神騎
二十七人步班二十四人白丁五十二隊
定戎鎮中郎將一郎將三別將七校尉十四
隊正二十八行軍七百十三人精勇十隊內
馬四隊左軍八隊內馬弩各一隊右軍四隊
內馬一隊保昌五隊神騎三十三人步班十
人白丁五十六隊
寧朔鎮郎將五別將八校尉十隊正三十二
行軍八百五十一人精勇十三隊內馬四隊
左軍十三隊內馬二隊弩一隊保昌四隊神

騎二十九人步班二十三人白丁十五隊
安義鎮郎將四別將七校尉十四隊正二十
八行軍七百十一人精勇九隊內馬二隊左
軍六隊保昌七隊神騎三十人步班十七人
白丁五十四隊
清塞鎮中郎將一郎將三別將七校尉十五
隊正三十一行軍八百三十人精勇十二隊
內馬二隊左軍十隊內弩一隊右軍三隊保
昌五隊神騎五十人步班三十六人白丁六
十二隊
平虜鎮中郎將一郎將三別將七校尉十五
隊正二十一行軍八百四十七人精勇十三
隊內馬三隊左軍十隊內馬二隊右軍三隊
保昌四隊神騎二十八人步班四十二人白
丁四十二隊
寧遠鎮郎將四別將七校尉十三隊正二十
八行軍七百八十三人精勇十隊左軍十隊
內馬弩各一隊右軍一隊保昌五隊神騎二

十三人步班五十一人白丁三十隊
朔陽鎭將一副將一中郎將一郎將五別將
八校尉二十隊正四十一行軍一千一百四
十三人精勇十五隊內馬二隊左軍十五隊
內馬弩各二右軍三隊保昌五隊神騎四十
二人步班四十四人白丁六十七隊
陽嵒鎭將一中郎將一郎將三校尉七隊正
十四行軍四百二十二人精勇五隊內馬一
隊左軍五隊內馬弩各一隊右軍一隊保昌
三隊神騎十一人步班十二人白丁三十七隊
樹德鎭將一別將一校尉二隊正五行軍一
百五十三人精勇二隊內馬一隊左軍二隊
保昌一隊神騎十人白丁二十二隊
安戎鎭將一郎將一別將二校尉四隊正八
行軍二百六人精勇二隊左軍三隊保昌一
隊神騎十一人步班二十七人白丁三十三
隊
通海縣郎將一別將二校尉五隊正十行軍
二百七十四人精勇四隊左軍三隊[illegible]
隊保昌一隊神騎五人步班十四人通海江
校尉一隊正二行軍四十三人
永清縣郎將三別將四校尉八隊正十六行
軍四百三十二人精勇六隊左軍五隊右軍
保昌各二隊神騎二十八人步班九人白丁
一百隊
咸從縣郎將一假郎將三別將六校尉十三
隊正二十六行軍七百二十九人精勇八隊
左軍十隊右軍二隊保昌四隊神騎二十人
步班三十一人白丁四十九隊
龍岡縣郎將三別將六校尉十二隊正二十
四行軍六百五十六人精勇八隊左軍八隊
右軍一隊保昌四隊神騎三十五人步班四
十人白丁五十九隊
三和縣別將一校尉二隊正五行軍一百三
十五人
三登縣假別將一校尉二隊正五行軍一百

二十一人

東界

安邊府都領一郎將二別將四校尉十二隊正二十七抄軍左右軍各八隊寧塞軍三隊五人計百五十工匠一梗計三十三人

瑞谷縣別將一校尉二隊正三左軍一隊右軍二隊寧塞一隊三十一人工匠一梗

汶山縣右軍一隊工匠一梗

衛山縣校尉一左軍二隊右軍一隊寧塞一隊工匠一梗

翼谷縣校尉一左軍一隊寧塞一隊　鐵垣戍右軍寧塞各一隊　凝川貢所左軍寧塞各一隊行軍四十六

孤山縣別將一校尉三隊正七抄軍左右軍各二隊寧塞一隊

鶴浦縣別將一校尉二隊正四抄軍二隊左右軍各一隊寧塞一隊歷戍戍校尉一隊正二左右軍各一隊寧塞七人

霜陰縣校尉一隊正二左右軍各一隊寧塞一隊禾登戍左右軍各一隊寧塞五人　福寧鄕校尉一隊正二左右軍寧塞各一隊

和州都領一郎將三別將七校尉十三隊正三十二抄軍左軍各十隊右軍八隊寧塞四隊工匠一梗

高州都領一郎將三別將七校尉十五隊正三十二抄軍左軍各一隊右軍八隊寧塞二隊投化田匠各一梗

宜州都領一別將三校尉七隊正十六抄軍左軍各五隊右軍四隊寧塞二隊工匠一梗

文州都領一郎將二別將四校尉九隊正二十二抄軍六隊左軍八隊右軍五隊寧塞一隊工匠一梗

長州都領一郎將二別將四校尉九隊正三十三抄軍六隊左軍八隊右軍六隊寧塞三隊鉎川軍四隊

定州都領一郎將四別將八校尉十六隊正

三十七抄軍十四隊左軍十三隊右軍六隊
寧塞四隊
德州都領一郎將二別將四校尉八隊正二
十抄軍左軍各九隊右軍四隊寧塞六十六
人
元興鎭都領一郎將二別將五校尉十三隊
正二十九抄軍左軍各九隊右軍四隊寧塞
四隊沙工四隊
寧仁鎭都領郞將各一別將三校尉七隊正
十六抄軍四隊左軍六隊右軍四隊寧塞二
隊
耀德鎭都領郞將各一別將八校尉九隊正
二十抄軍八隊左軍四隊右軍六隊寧塞二
隊工匠一梗
鎭溟縣都領一別將二校尉六隊正十一抄
軍五隊右軍二隊寧塞一隊田匠一梗
長平鎭都領一別將二校尉六隊正十三抄
軍左軍各五隊右軍二隊寧塞一隊

龍津鎭都領一別將二校尉四隊正十抄軍
右軍各二隊左軍四隊寧塞二隊工匠一梗
永興鎭都領一別將二校尉五隊正十一抄
軍左軍各四隊右軍三隊寧塞二隊
靜邊鎭都領一校尉五隊正十一抄軍四隊
左軍三隊右軍四隊寧塞四十人
雲林鎭校尉一隊正三左軍二隊右軍一隊
寧塞一隊
永豐鎭別將一校尉二隊正五左右軍各二
隊寧塞一隊
隘守鎭別將一校尉二隊正六左軍三隊右
軍二隊寧塞一隊工匠一梗
金壤縣別將二校尉四隊正十抄軍四隊左
右軍各三隊寧塞一隊
高城縣別將一校尉四隊正九抄軍一隊左
軍一隊右軍三隊寧塞二隊
杆城縣別將一校尉五隊正十抄軍左軍各
四隊右軍二隊寧塞一隊

翼令縣別將三校尉三隊正九抄軍右軍各
四隊左軍二隊寧塞一隊
溟州別將五校尉十隊正二十三抄軍左右
軍各八隊寧塞四隊工匠一梗
三陟縣別將一校尉八隊正十六抄軍左軍
各四隊右軍九隊寧塞一隊工匠一梗
蔚珍縣別將一校尉三隊正八抄軍左軍各
二隊右軍三隊寧塞一隊

交州道

春州道內合保勝一百三十三人精勇七百
七十六人一品五百七十二人
東州道內合精勇九百七十一人一品六百
五十人
交州道內精勇四百七十七人一品三百五
人

楊廣道

廣州道內保勝二百五十八人精勇五百四
十六人一品五百三十六人

南京道內保勝一百三十三人精勇八百六
十四人一品五百二十九人
安南道內保勝一百五十九人精勇二百九
十二人一品二百八十二人
仁州道內保勝一百九十四人精勇一百八
十七人一品二百二十七人
水州道內保勝一百七十五人精勇二百九
十一人一品三百七十二人
忠州牧道內保勝二百四十一人精勇三百
五十七人一品五百二十人
原州道內保勝一百二十二人精勇二百三
人一品二百四十八人
清州牧道內保勝五百三十八人精勇七百
八人一品八百五十人
公州道內保勝三百二十六人精勇五百五
十三人一品五百二十七人
洪州道內保勝三百三十八人精勇四百九
十七人一品七百十三人

嘉林道內保勝九十八人精勇二百五十一人一品二百一人

慶尙道

蔚州道內保勝一百三十四人精勇一百四十五人一品一百八十一人

梁州道內保勝五十七人精勇一百四十七人一品一百七十三人

金州道內保勝一百八十八人精勇二百七十八人一品四百三十一人

密城道內保勝二百四十五人精勇四百二十七人一品五百三十二人

尙州牧道內保勝六百六十五人精勇一千三百七人一品一千二百四十一人

安東大都護府道內保勝五百九十一人精勇九百五十三人一品一千十八人

京山府道內保勝五十四人精勇八百一人一品六百四十七人

晉州牧道內保勝二百七十七人精勇四百四人一品七百三十人

陜州道內保勝三百七十三人精勇二百二十九人一品四百四十八人

巨濟道內精勇五十八人一品一百二十八人

固城道內保勝二十六人精勇五十三人一品一百九人

南海道內保勝行首并十七人精勇十七人一品六十四人

全羅道

全州牧道內保勝一百五十人精勇一千二百十四人一品八百六十七人

南原道內保勝二百五人精勇八百人一品六百三十六人

古阜道內保勝五十四人精勇六百十八人一品五百四十五人

臨陂道內精勇三百四十一人一品二百人

進禮道內精勇二百十一人一品一百五十二人

羅州牧道內保勝四百五十四人精勇八百四十八人一品九百二十二人
靈光道內精勇四百一人一品三百六十八人
寶城道內保勝三百二十二人精勇四百十二人一品五百十三人
昇平道內保勝二百四十人精勇一百八十四人一品四百十五人

西海道

黃州道內保勝二百十四人精勇三百二十人一品二百七十七人
谷州道內保勝二百九十五人精勇二百九十三人一品二百九十一人
安西大都護道內保勝四百五十人精勇八百七十四人一品八百三十八人
豐州道內保勝三百三十三人精勇四百五十五人一品二百三十五人
甕津道內精勇二百十人保勝一百七人一品六百十二人

京畿

開城府道內保勝五十二人精勇二百四十八人一品一百九十人
承天府道內保勝五十人精勇一百六十人一品一百十三人
江華道內保勝一百九十九人精勇五十四人一品一百七十一人
長湍道內保勝一百三十四人精勇三百四十三人一品三百三人

船軍

忠烈王三十四年忠宣王卽位下敎曰船軍旣屬本司如有冒受蠲旨以圖免役者卽便斷罪配島　恭愍王二十二年五月諫官禹玄寶等上疏曰議者以爲賊善舟楫不可以水戰若造戰艦是重困吾民是不然水賊不可以陸攻其勢明甚且攘賊禁暴本欲爲民其可念小弊於民而貽大患於國乎今東西

江並置防守賊泛海揚揚而來我軍臨岸拱手而已雖精百萬其如水何哉宜作舟艦嚴備器仗順流長驅塞其要衝賊雖善水安能飛渡儻得勢便擒捷掃蕩亦可必也二十三年正月檢校中郎將李橲上書曰今倭寇方熾乃驅烟戶之民不習舟楫者使之水戰每至敗績臣生長海邊曾習水戰願率海島出居民及自募人慣於操舟者與之擊賊期以五年永清海道中郎將鄭准提亦上書獻策

王大悅以橲爲楊廣道安撫使准提爲全羅道安撫使兼倭人追捕萬戶以橲伴倘六十七人准提伴倘八十五人皆授添設職又令密直司畫給空名千戶牒二十百戶牒二百初六道都巡察使崔瑩造船二千欲以六道軍騎船捕倭百姓畏憚破家逃役者十常五六及准提等建議事遂寢　辛禑三年十月出市廛商賈以充海道之軍　四年二月僉五都坊里軍令乘船捕倭　十三年四月僉

京圻左右道軍人爲騎船軍以防東西江倭寇　恭讓王元年十月以朴麟祐爲楊廣左右道水軍都萬戶下旨曰領道內兵船察其萬戶千戶領船頭目人等能否有不能者擇有才幹威望者代之令預備器械追捕倭賊若各船萬戶等擅自放軍以營己私隱泊深浦不及赴變者各船大小軍官及都萬戶依軍法斷罪　三年都堂啓曰召募海邊人民三丁爲一戶定爲水軍諸道濱海之田不收

租稅以贍水軍妻子從之

工役軍

明宗二十一年八月分外方役軍爲三番舊制諸州一品軍分爲二番當秋而遞使之循環比經營造合而役之至是分焉　忠宣王元年三月重新康安延慶二宮令郡縣送民爲夫其數不可紀宰臣議發兩宮營造夫見任宰相及諸君日出三名致仕宰相及見任三品日出二名四品以下出有差是謂品從

又以其人爲夫其人者主當修營官府使
令之役郡縣吏之子必經是役然後得補吏
職　忠惠王後四年五月新宮別造成都監
令出諸君宰樞品從五名三品四名四品三
名五六品二名七八品一名九品權務丁一
名各限五日輸材木違者重罰又令各司納
鍮銅諸君役夫日役三十人大君四十人其
下有差者闕一日即徵布如其人例

志卷第三十七

志卷第三十八　　　　　　　高麗史八十四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
教修

刑法一

刑以懲其已然法以防其未然懲其已然而
使人知畏不若防其未然而使人知避也然
非刑則法無以行此先王所以並用而不能
偏廢者也高麗一代之制大抵皆倣乎唐至
於刑法亦採唐律參酌時宜而用之曰獄官
令二條名例十二條衛禁四條職制十四條
戶婚四條廐庫三條擅興三條盜賊六條鬪
訟七條詐僞二條雜律二條捕亡八條斷獄
四條摠七十一條刪煩取簡行之一時亦不
可謂無據然其弊也禁網不張緩刑數赦姦
宄之徒脫漏自恣莫之禁制及其季世其弊
極矣於是有建議雜用元朝議刑易覽大明
律以行者又有兼採至正條格言行事宜成
書以進者此雖切於救時之弊其如大綱之

已隳國勢之已傾何令以見於史者記其
槩使考得失作刑法志

名例

笞刑五

一十折杖七贖銅一斤

二十折杖七贖銅二斤

三十折杖八贖銅三斤

四十折杖九贖銅四斤

五十折杖十贖銅五斤

杖刑五

六十折杖十三贖銅六斤

七十折杖十五贖銅七斤

八十折杖十七贖銅八斤

九十折杖十八贖銅九斤

一百折杖二十贖銅十斤

徒刑五

一年折杖十三贖銅二十斤

一年半折杖十五贖銅三十斤

二年折杖十七贖銅四十斤

二年半折杖十八贖銅五十斤

三年折杖二十贖銅六十斤

流刑三

二千里折杖十七配役一年贖銅八十斤

二千五百里折杖十八配役一年贖銅九十斤

三千里折杖二十配役一年贖銅一百斤

死刑二

絞贖銅一百二十斤

斬贖銅上同

刑杖式 尺用金尺

脊杖長五尺大頭圍九分小頭圍七分

臀杖長五尺大頭圍七分小頭圍五分

笞杖長五尺大頭圍五分小頭圍三分

辜限

手足毆傷人者限十日

以他物毆傷人者限二十日

以刃及湯火毆傷人者限四十日
折跌支體及碎骨限五十日（被傷日曉則當至限月之曉使）

禁刑

國忌

十直（初一日初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卜口日三）

俗節（元正上元寒食上巳端午重九冬至八關秋夕）

愼日（歲首子午日二月初一日）

公式

相避

本族

父子孫　同生兄弟　堂兄弟　同生姊妹
之夫　堂姊妹之夫（臺省政曹外許同官）　伯父叔父　伯
母叔母之夫　姪女之夫（臺省政曹外許同官）　女壻
孫女壻

外族

母之父母　母之同生兄弟　母之同生姊
妹之夫　母之同生兄弟姊妹之子

妻族

妻之祖父　妻之同生兄弟（臺省政曹外許同官）　妻之
同生姊妹之夫（同上）　妻之伯父叔父（同上）　妻之伯
母叔母之夫（同上）　妻之兄弟姊妹之子（同上）　姪女
之夫（同上）

官吏給暇

每月初一日初八日十五日二十三日　每
月入節日（一日）　元正（前後幷七日）　立春（一日）　蠶暇（正月內子
午）　人日（正月七日）　上元（正月十五日前後幷三日）　燃燈（二月十五日）　十
春社（一日）　春分（一日）　諸王社會（三月三日）　寒食（三日）　立夏
（三日）　七夕（一日）　立秋（一日）　中元（七月十五日前後幷三日）　秋夕（一日）
三伏（三日）　秋社（社稷祭日）　秋分（一日）　授衣（九月初一日）　重陽
（九月九日）　冬至（一日）　下元（十月十五日）　十　八關（十一月十五日前後幷三日）
日　臘享（前後幷七日）　日月食（各一日）　端午（一日）　夏至（前後
幷三日）

成宗元年判兩親忌給暇一日兩實祖父母
遠忌無親子者亦依此例　四年新定五服

給暇式斬衰齊衰三年給百日齊衰期年給
三十日大功九月給二十日小功五月給十
五日緦麻三月給七日　十五年判凡官吏
父母喪三年每月朔望祭暇一日第十三月
初忌日小祥齋暇三日其月晦小祥祭暇三
日第二十五月第二忌大祥齋暇三日其月
晦大祥祭暇七日至二十七月晦禫祭暇五
日　顯宗十一年判外官父母病者除往返
程給暇二十日　諸文武員僚父母年七十
以上無他兄弟者不許補外其父母有疾給
告二百日護視　二十一年十二月判父母
居外方或外任有病其子從仕於京者給由
往返給馬父母在京而子外任者給馬又公
券出使者遭父母病往返並給馬職事當爲
以上散官五品以上並給從人　靖宗三年
正月判兩親及祖父母歸葬者除往返程給
暇二十一日　十一年二月制文武官父母
在三百里外者三年一定省給暇三十日無

父母者五年一掃墳給暇十五日並不計程
途五品以上奏聞六品以下有司給暇登第
者定省掃墳日限亦依此例　文宗二年判
大小官吏四仲時祭給暇二日　三年九月
制外方官吏遭兄弟姊妹喪者若在遠州除
申請京官直於外官請暇妻父母服不計妻
之先後並許給暇　二十三年判外官之妻
在京身病者給暇三十日又外官身病者限
百日給暇父母病三子俱爲外任者從父母
願一子給暇二百日其餘子各給暇五十日
其限滿者並解官　三十五年三月詔定父
母年七十以上八十以下侍丁一人九十二
人百歲五人　宣宗三年二月判新除外官
身病請暇者常叅以上令大醫監胗視給暇
久未痊愈啓達遞差妄告病者科罪　五年
判病親浴溫井者計程途遠近給暇　睿宗
四年判叅上員告病者旬旬給暇叅外員據
里典狀報大醫監看候給暇並限百日父母

病者限二百日　仁宗十八年判無親子祖
父母忌依宋制給暇一日兩宵　判入流品
以上者妻父母服給暇三十日其忌日依外
祖父母例給暇一日兩宵　忠穆王判叅外
員身病告暇者令部審其虛實給暇外官身
病者亦令界首官審之方許上京調理　判
年六十以上父母有病長子給暇侍藥　判
外任父母欲見其子除程途二十日給暇

避馬式

顯宗即位禮儀司奏定文武官路上相見禮
一品官正三品以上馬上祗揖從三品以下
下馬迴避三品官五品以上馬上祗揖六品
以下下馬迴避四品官六品以上馬上祗揖
七品以下下馬迴避五品官七品以上馬上
祗揖八品以下下馬迴避六品官八品以上
馬上祗揖九品以下下馬迴避七品官九品
以上馬上祗揖流外雜吏下馬迴避　德宗
二年十二月判政要曰三品以上六尚書九

卿遇親王不合下馬親王班皆次三公下諸
王立一品文班從三品以上與武班上將軍
以上馬上祗揖文班四品以下武班大將軍
以下下馬迴避於宰臣叅知政事政堂文學
左右僕射文班四品以上及給舍中丞武班
大將軍南班宣徽使馬上祗揖文班五品以
下及武班諸衛將軍南班引進使文班四品
慢路少卿少監國子司業下馬迴避三品以
上文班少卿少監司業等五品武班諸衛將
軍南班引進使馬上祗揖五品慢路六局奉
御諸陵令太史令及文班六品武班中郎將
閤門副使下馬文班四品以上文班常叅六
品及武班中郎將南班閤門通事舍人文班
緊路補闕殿中馬上祗揖文班叅外六品及
七品以下武班郎將閤門祗候以下下馬迴
避五品隔文班七品以上武班郎將閤門祗
候文班緊路拾遺監察馬上祗揖叅外八品
以下及武班別將崇班以下下馬迴避六品

文班叅外八品以上及武班別將㫴班供奉官馬上祗揖文班九品以下及武班散員南班侍禁以下下馬迴避七品文班九品以上武班散員南班左右侍禁左右班殿直馬上祗揖以下下馬迴避以爲恒式　宣宗十年六月判文武官職事四品以下散官三品以下於中丞職事五品以下散官四品以下於雜端侍御職事六品以下常叅以上散官五品以下於殿中侍御監察御史皆避馬若吏部侍郎尚書左右丞給舍既准諸曹三品且以侍臣在公倸之上與中丞馬上相揖知製誥亦非常例一從官品馬上相揖郎舍補遺勿論官品與雜端以上並馬上相揖若大夫則除宰臣樞密左右僕射近臣外並皆避馬

公牒相通式

京官

內史門下尚書都省於六官諸曹七寺三監出納門下侍郎以上不姓草押拾遺以上叅

姓草押録事注書都事內位者姓名六官諸曹七寺三監於三省侍郎少卿以下具位姓名御史卿以上者姓草押六官諸曹於七寺三監員外郎以上者姓草押七寺三監於六官諸曹少卿以下具銜姓名七寺三監於諸署局丞注簿者姓草押諸署局於七寺三監直長以上者姓名諸下局署於三省諸曹式目七寺三監直長以下具位姓名吏部臺省於六官諸曹七寺三監門下侍郎平章以下拾遺以上者姓草押録事具銜姓名於諸署局録事注書者草押諸署局於三省直長以上具銜姓名

外官

別命使臣於牧都護當云某使貼某牧都護奉使事重備記事下典七品以上使者姓草押八品使者姓名署雖六七品使奉使事輕無人吏下典者具銜者姓名署牧都護於七八品使副使以上者姓草押以下者姓名於

奉使事重使及常叅以上獨使署姓草押副
使以下著姓名別命使臣於中都護知州防
禦縣令鎭將官雖無記事下典六七品使則
署姓草押八品使則署姓名署於鎭將縣令
署姓草押中都護知州防禦縣令鎭將官於
七八品使署姓草押副使　下署姓名署於
奉使事重使及常叅使則皆署姓名三軍兵
馬使於西京留守官判官以上署姓草押以
下員署姓名署東西巡檢使於留守官副使

十二

以上署姓草押留守官於中軍兵馬使留守
署草押副留守署姓名於左右東西都巡檢
使副留守以上署草押判官以下署姓名西
京監軍使於中軍兵馬使署姓於東西巡檢
使署草押西京留守三軍兵馬使於監軍判
官以上署姓草押東西都巡檢使於監軍副
使以上署姓草押西京留守三軍兵馬使東
西都巡檢使都部署於八牧二大都護府諸
道府官並皆署姓草押八牧二大都護於三

軍兵馬使及西京留守官監軍使東西都巡
檢使東西海巡察使署姓名於諸都部署使
署姓草押副使以下著姓名中都護知州以
下諸道外官於兵馬使西京留守官東西都
巡檢使東西海巡察使都部署署姓名中軍
兵馬使於左右軍東界都巡檢使判官以上
署姓草押以下署姓名左右軍東界都巡檢
使於中軍兵馬使使署姓草押副使以下署
姓名慶尚道巡檢使西海巡察使猛州都知

十三

兵馬使於西京留守及監軍使副使以上署
姓草押以下著姓名諸都部署於西京留守
官監軍使叅以上員爲都部署副使則副使
以上署姓草押叅外員爲副使則署姓草押
副使以下署姓名留守官監軍使於諸都部
署判官以上署姓草押以下署姓名三道巡
察使兵馬使於中軍兵馬使署姓名唯三品
以上巡察兵馬使署姓草押三軍兵馬使諸
都部署於慶尚道西海巡察使猛州都知兵

馬使書姓草押諸都部署於三軍兵馬使書姓名於左右軍兵馬使則三品以上使以大將軍兼文班卿監者書姓草押以下書姓名西京留守於中省狀書姓草押副留守以下監軍使東西都巡檢使等別命使臣及諸道外官雖三品以上書姓名鎭將縣令監倉驛巡官於防禦鎭使以上官具銜書姓名　睿宗九年六月禮儀詳定所奏曰近來朝廷之間所行表狀書簡稱號不正非所以正名之義臣等欲望凡上表者稱聖上陛下上箋稱太子殿下諸王曰令公中書令尚書令曰太師令公兩府執政官曰太尉平章司空叅政樞密僕射各隨時職稱之三品以下員寮並不得稱相公宜直呼官名　忠烈王五年五月元中書省牒云據來文行移體例照得品同往復用平牒正從同三品於四品並今故牒六品以下皆指揮四品於五品用平牒於六品七品今故牒八品以下皆指揮如回報五品於三品牒呈上六品以下並申六品於四品牒呈上七品以下並申凡干公事除相統屬並須指揮外若非統屬照依前項體式行移　二十四年五月忠宣王即位敎曰於朝廷聞有僭越尊稱者實非禮也宜於諸王則書籖直稱某公侯宰樞稱令侯令旨宰執諸一品官書籖除令公宰樞稱鈞旨鈞侯諸三品隨職稱之宰樞稱台旨台侯率以為常違者治之以法　三十三年六月忠宣王在元遣使來傳旨僉議密直相呼為令公至於書狀例稱令侯令旨不亦冒禮之甚乎自今易以台候台旨違者處以重法

職制

官吏臨監自盜及臨監內受財枉法者徒杖勿論收職田歸鄉僧人盜寺院米穀歸鄉充補戶貿易官物者除歸鄉依律科罪　監臨贓一尺笞四十一疋五十二疋杖六十三疋七十四疋八十五疋九十六疋一百八疋徒

一年十六匹一年半二十四匹二年三十二
匹二年半四十匹三年五十匹流一千里與
者減五等罪止杖一百如監臨官於部內乞
取者加一等若以威力強乞取者准枉法贓
論　枉法贓一尺杖一百一匹徒一年二匹
一年半三匹二年四匹二年半五匹三年六
匹流二千里七匹二千五百里八匹三千里
十五匹絞有官品人犯者官當收贖一匹以
上除名無祿減一等二十匹絞　不枉法贓

十六

一尺杖九十二匹一百四匹徒一年六匹一
年半八匹二年十匹二年半十二匹三年十
四匹流二千里三十匹加役流有官品人犯
者令官當收贖四匹以上免官無祿者減一
等四十匹加役流　坐贓一尺笞二十一匹
三十二匹四十三匹五十四匹杖六十五匹
七十六匹八十七匹九十八匹一百十匹徒
一年二十匹一年半三十匹二年四十匹二
年半五十匹三年與者減五等　在官侵奪

私田一畝杖六十三畝七十七畝八十十畝
九十十五畝一百二十畝徒一年二十五畝
一年半三十畝二年三十五畝二年半園圃
加一等　因官挾勢乞百姓財物一匹笞二
十二匹三十三匹四十四匹五十五匹杖六
十六匹七十七匹八十八匹九十十匹一百
二十匹徒一年三十匹一年半四十匹二年
五十匹二年半與人物者減一等若親故與
者勿論貿易官物除歸鄉依律科罪　判夜

十七

毋得刑人　判死不再生人命至重令外方
重刑界貟例不親問使外吏於多事中雜治
之甚爲不可自今牧都護所推獄使以下貟
寄坐知州縣令所推獄界首一貟親進覆驗
無有差謬然後連銜署名臨問貟每七月初
一日內親覆上來　犯殺人罪初段堅問九
端隔三七日二段堅問十二端隔四七日三
段堅問十五端　判外獄囚西京則分臺東
西州鎮則各界兵馬使關內西道則按察使

東南海陽都部署其餘各界首官判官以上
無時監行推檢輕罪量決重囚則所囚年月
具錄申奏如有滯獄官吏科罪論奏　諸察
獄之官先備五聽又驗諸證事狀疑似不首
實然後拷掠每訊相去二十日若訊未畢更
移他司仍須鞫者違寫本案移送即通前訊
以充三度若無疑似不須滿三度若因訊致
死者皆具狀申牒當處長官與糾彈官對驗
　諸妖誑雜占一禁犯者當該官并科罪

犯斬罪免死者脊杖五十絞罪脊杖四十刑
決付處　判鎭人犯歸鄕罪者仍留配本處
若受田丁者收其田與他犯流罪者東界鎭
人則移配北界北界則移東界勿令配南界
　三年一度考閱僧籍　成宗五年八月始
令十二牧挈妻子赴任　七年判諸道轉運
使及外官凡百姓告訴不肯聽理皆令就決
於京官自令越告人及州縣長吏不處決者
科罪　顯宗七年五月刑部奏官吏監臨自

盜者勿計贓物多少並除名流本貫從之
靖宗十二年判每年春秋平校公私秤斛斗
升平木長木外官則令東西京四都護八牧
掌之　文宗七年判內外官斛長廣高方酌
定米斛則長廣高各一尺二寸稗租斛長廣
高各一尺四寸五分末醬斛長廣高各一尺
三寸九分太小豆斛長廣高各一尺九分
十一年下旨內外街路曝露骸骨京內東西
大悲院外方各領界官考察收拾埋瘞又新

羅高麗百濟先王塚廟及古賢聖廟近處禁
耕稼侵毀　十六年制曰刑政民命攸繫古
先哲王惟刑是恤朕適追古訓愼選刑官猶
懼不得其人以致冤枉自今必備三員以上
然後訊鞫囚徒以爲定制　宣宗十年判請
暇滿百日者解官　肅宗元年敎曰舊制凡
官吏決訟小事五日中事十日大事二十日
徒罪以上獄按三十日已有定限其令內外
所司申明擧行　二年判被差充丁夫雜匠

移留不赴一日笞四十四日五十七日杖六十十日八十十三日九十十九日一百二十三日徒一年將領主司各加一等　十年十月睿宗即位禁士與內官交通干謁　十三年判五家以上火燒點檢將校科罪　十六年制曰官吏因緣公法苛刻作弊或以腐朽之穀強給取息或徵荒田之租或興不急之役者令中外攸司一切禁洽　高宗十四年十二月御史臺禁閑良養鵓鴿鷹鷂以有職者廢公務無職者起爭訟也　元宗元年八月中書省議奏令叅外叅上官道遇三品以上官趨拜馬前拜揖朝行諂諛成風禮失過恭請皆禁之　二年正月御史臺請權勢之家奪人田者痛繩以法制可　忠烈王四年九月命各司員吏從他務者必赴本司議事然後別坐　十二年三月下旨外方奴婢相訟者例當就守令及按廉使處決事曲者依付權勢請移京官使對訟者贏粮遠來今後悉令其處守令及按廉使聽理所任外別銜處決一禁　十四年三月下旨文武官非秉傳不得出郊外　二十二年五月中贊洪子藩條上便民事一近有鍮銅匠多居外方凡州縣官吏及使命人貪爭斂鍮銅以爲器皿故民戶之器日以耗損宜令工匠立限還京一諸州縣官出使員吏皆於出身衙門及第進士送納貨物稱爲封送一縷一粒民膏民脂誠宜禁之一諸州縣及鄉所部曲人吏無

一戶者多矣外吏依勢避役者悉令[illegible]丁吏亦令減數歸還一豪勢之家遣人州縣以銀瓶等物強市民間細布綾羅韋席等物實爲民弊誠宜禁之一近來外方多故納貢失時諸司官吏及謀利之人先納己物受其文憑下鄉剩取其直民實不堪誠宜禁之一大府迎送國贐等庫凡有所須之物即於京市求之雖云和買實爲強奪誠宜禁之一諸州之吏留京聽候謂之其人近以其人爲之役

夫外方多故其人或闕計其年月以徵其傭所以州縣日漸殘弊雖則量減尚有不均令宜於十室之邑減一名五室全免一牛以耕田馬以乘載民生之所急也近有商賈之人多將牛馬出疆及令州縣出馬以資國贐不可不禁一各官守令新舊迎送之費實爲民害今後只令公衙屬人迎送一出使人員將丁吏上守所至州縣皆有贈遺謂之例物亦令禁止王嘉納　二十四年教曰臺之設專爲彈糾百官近來風俗大毀隱匿不論今後彈糾百執肅清朝廷　是年正月忠宣王即位下教曰一太祖創立禪教寺社皆以地鉬相應置之今兩班私立願堂虧損地德又其議寺社住持率以賄賂濫得並令禁斷一凡州府郡縣先王因丁田多少以等差之近來兩班內外鄉貫無時加號甚乖古制有司論罷一州府郡縣鄉吏百姓依投權勢多授軍不須散員或入仕上典侵漁百姓陵冒官貟

宜令按廉使及所在官收職牒充本役又領府隊尉隊正無功超授軍不領散員謀避本領職役付托勢家橫行外方濫乘驛馬侵擾貧民亦令有司收職牒充本役一古制遣使唯按廉祭告馬場耳近因多故每事皆遣別監及將校下典州郡困於支待驛馬罷弊又按廉及諸別銜饋遺勢家多以銀布米粁甚者以人物充其農莊又守令貪暴按廉不之察自今每番褒貶以聞一民無恒心因無恒產憚於賦役彼此流移凡有勢力招集以爲農場按廉使與所在官推刷還本貫錄以聞一聽訟官或挾私淹延告者積怨今後不即決者罪其主司一凡論功如崔凝徐熙楊規姜邯贊崔思全趙沖金方慶等然後方可謂之功臣而錄用其子孫也今者親朝行李年年有之自求扈從便謂之功超等受賞錄其子孫加號本貫王有痕咎之人許通甚爲未便今後勿令許通違者所司固執論罷一各

道按廉與別銜侵漁百姓以爲私贐傳驛騷
送之弊甚大今後雖絲毫之物皆禁一守令
以自己便否不待三年互換移任迎送之弊
莫甚一切禁止一凡侍朝兩班不得受人賄
賂至於茶藥紙墨亦不可受違者罪之一王
京一國之本要令人物安堵不可搔擾自今
以後各司凡所須不得於市廛侵奪如不得
已而徵求當與其直一忽只鷹坊尚乘巡馬
宮闕都監阿車赤等當新負赴任之時遽徵

封送因而取斂於民一切禁斷乃至按廉及
諸別銜抄與丁吏亦不得贈與一寺院及齋
醮諸處所據執兩班田地冒受賜牌以爲農
場今後有司窮治各還其主　忠烈王三十
四年忠宣王復位下敎曰一提察之任在於
察吏問民往往守令貪汚不法至於民吏所
犯可決杖者反徵銀物以充其欲各道提察
不加糾劾其令各道考其徵物各還其人績
議守令賢否以聞一權勢之家奸猾之類造

作文契奪人奴婢田丁其主告官官司畏勢
因循不決使告者積怨宜令官司速決無滯
詐偽者罪之　三年三月傳旨一每遣別監
探取鷂子民受其害今後仰提察司差人探
取一宰相出爲州牧者每因祈恩馳驛往復
其弊爲甚自今提察司嚴行禁止　六月傳
旨宰樞以下因祈恩出江外打圍放鷹者並
行禁止違者罷職　七月傳旨濟州之民理
宜優恤其牧官軍官恣行侵奪民不堪苦宜

遣式目錄事禁之　忠肅王五年五月下敎
一事審官之設本爲宗主人民甄別流品均
平賦役表正風俗今則不然廣占公田多匿
民戶小有差役例收祿轉則吏之上京者敢
於私門決杖徵銅還取祿轉擅作威福有害
於鄉無益於國已盡革罷其所匿田戶推刷
復舊一各道諸島放養牛馬甕失使附近各
村充立民弊不小今後一禁一其人役使甚
於奴隸不堪其苦逋亡相繼所隸之司許日

徵直州郡不勝其弊可以事審官及除役所
蔭戶代之除役所者宮司及所屬民戶不供賦役者全亡州郡其
除之一諸道使臣守令多率衛從乘驛病民
者罪之一事大以來國用煩劇遣使諸道徵
收貢物任其職者憑公營私人甚苦之自今
貢物程驛等任皆委提察一諸道忽赤司僕
巡軍及權門所遣人等影占人民據執土田
者械繫以徇流于遠島一諸道存撫提察鹽
場等使以責內出銀幣爲名私賣權貴所屬

銀幣高價抑賣以濟其私究治以聞一帝所
別造海産若蝦蛤等物都津丞申烜於年例
外擅加其數并其舊額載之貢案大爲民害
已將申烜下吏治罪其削烜所增額　十二
年十月教曰守令分憂宣化當小心供職務
安百姓近賞罰不明無有勸懲率皆貪汚慶
職各道存撫提察考其殿最以聞風憲之司
糾察百官非違凡官政廢舉民生休戚所係
其司憲部獻部各思所職彈糾不諱以振紀

綱如有挾私邀害者亦加理罪　後八年五
月監察司榜云諸倉庫寺署官吏每外方納
貢不即收納故延日月勒要苞苴令後一禁
　忠穆王元年整理都監狀外方官吏貪婪
不公擾害百姓者令存撫按察使糾理體察
不能者科罪行省行移外方公事報都評議
使使移文存撫按廉使施行例也近年以來
行省令宣使螺匠等授牌字發送搔擾民閒
令後稱宣使螺匠作弊者械送于京　恭愍

王元年二月教曰內外官吏未取諸囚招辭
面縛亂打傷肌膚害性命予甚憫焉令後毋
得法外亂刑違者罪之其軍人逃役者隨所
犯杖之吏民有罪者亦加笞杖並勿罰布貪
汚犯贓者不在此限　三年八月諸道按廉
陞辭仍教毋用贖罰　九月令僉議監察各
一員共會慮囚輕罪免放　四年正月教曰
凡爾百僚日仕本官各勤乃職聽訟官審理
冤抑違者憲司劾之　八年七月宰樞所以

爲常時合坐者靴坐高床六色掌持事啓課
不宜俯仰接對作高床各置座前以紫帛作
巾覆之謂紫羅酒臺又於文字不宜操筆各
署刻木作署凡於文字以刻署署之效元朝
法也　十一年六月監察司上言舊制外官
例進朔膳外無供別膳者今大小官名爲別
膳歛民土宜及酒肉等物饋遺權貴其弊莫
甚自今請罷別膳　十二年五月敎曰比來
各處防禦軍官率兵田獵不以其時敗傷禾

高麗史卷八十四　二十八

穡有乖仁政仰諸道存撫按廉使痛行禁理
十四年七月敎曰差使別監行李次庶子
以下下馬祗迎已有成規諸衙門官與差使
別監違禮頡頏者有矣自今以違命論又各
衙門常坐員上下無禮以至公事遲緩者有
之自今禁之又參上員朝路步行並論罪
二十年七月羅州牧使李進修上疏曰官爵
人君任賢擇能之器也安有人臣盜主之恩
掠美於僚友妄自尊大者乎屬吏外諸司官

貪投謁權門又稱伴倘騎從者及常選外諸
都監雜路薦狀一皆命法司痛理斷之既有
各掌百官何必別立都監既有憲史丘史何
必品官騎從乎品官非宰相之臣僕諸司公
事啓課者進達於合坐所其一至權門者削
其職再至者加之以罪三至者終身不敍其
餘至百田民屬公王嘉之　十二月敎曰一
百僚庶務斷自都堂近年諸司凡有公事擅
移諸道存撫按廉遣人徵督甚者直牒州縣

高麗史卷八十四　二十九

病民實多自今並令稟都評議司區處一諸
人未受度牒不許出家已嘗著令主掌官司
奉行未至致使丁口規避身役不修戒行至
敗教門今後情願爲僧者先赴所在官司納
訖了錢五十匹布方許祝髮違者罪師長父
母自鄕吏及津驛公私有役人等並行禁約
一民之流離蓋爲官吏無良苟當差役寧有
彼此今後各處流移人口除鄕吏官寺津驛
人外餘並仍舊當差　辛禑元年二月敎曰

諸倉庫官司及波吾赤等房依憑內用徵斂
州縣又有忽只忠勇各愛馬多般求請作弊
爲甚仰都評議司一行禁斷違者所在官司
呈報憲司糾罪一京畿王化所先今內乘及
造成都監小吏等因公爲奸橫行侵擾深爲
未便仰都評議司定著約束以革前弊　三
年二月令中外決獄一遵至正條格　四年
八月憲司上言近來州郡屢經倭寇凋弊已
甚而守令每爲賓客多張宴樂耗費錢穀侵

漁細民爲按廉者若莫聞知其弊日甚自今
請令按廉條啓民瘼及守令得失以憑黜陟
　十二月憲司上䟽曰奉翊通憲官例未得
出外今憑內香多率伴人乘馹橫行其弊不
小願自今科罪禁止且各鎭軍官因軍人小
錯贖罰太重以致失業流移今後軍人隨所
犯輕重依例斷罪毋得贖罰　六年六月憲
府上䟽曰凡大辟必三覆奏君臣同議斷決
者乃先王之成憲而今中外官吏斷大辟皆

不奏聞擅決遂致無辜殞命請自今中外大
辟所在官吏具報都堂擬議以聞施行從之
　十四年六月敎曰近年各道元帥都巡問
按廉使州府大小軍民官營進私膳皆令禁
斷違者罪之使命繁多害及於民今後都評
議使軍事下都巡問使民事下按廉使雜泛
使命不許差遣其公行廩給外私幹往來者
勿論尊卑悉停供給違者主客皆論其罪
七月司憲府上書曰爲守令者察民休戚斷

獄訟均賦役父母斯民其職也巡問按廉如
調兵州郡也責辦其宰則戶口之多寡丁夫
之壯弱其所知也兵必得其精今也巡問按
廉每所徵發慮守令私其邑也調南郡之兵
則必命北郡之宰北郡之宰至於南郡也以
未經之耳目恐其欺妄先施鞭撻俄而調兵
北郡之牒至南郡南郡之宰投袂而起直趨
北郡未下車而先刑人繫累其父母鞭撻其
妻子非止調兵而然也凡戶口之點檢軍須

之轉輸徵督百端無有紀極於是兩郡相怨
遂成仇讎互相報復莫有仁愛民不堪苦戶
口蕭然其承流宣化之意安在州縣皆是生
民奚賴令也雖使臺省六曹各舉所知不革
此弊則雖使龔黃之輩盡爲州郡之守令未
嘗一坐其邑而視事何益於民生哉令願守
令不許出境專理其邑有不勝其任者按廉
即罷其職而黜之申報朝廷以承其闕　八
月憲司上疏竊見近年奸凶相次執政士風
一變賢奸佞而鄙廉恥朝夕奔走於權門甚
竊天祿虛曠天工方今更化之初餘風未殄
各司怠職願令攸司各以斷獄決訟之事當
兩衙日上之各司日坐本司視事其有奔走
權門不坐攸司者憲司停職徵祿一典披一
官皆文學之臣無他所掌願委刪定刑書以
憲萬世凡朝廷儀禮中外官司相接之節文
書相通之格亦使刪定頒行如有稽緩令憲
司糾之一聽訟決事及出納錢穀之司交通

私書顚倒是非耗竊官物其弊彌甚一切禁
止如有違者請者聽者以不廉論一司僕掌
乘輿之馬政周之伯冏之任也昵近左右其
選最重近代別立內乘內竪之徒專擅其職
日者縱暴尤甚其收芻也劫奪萬端轉輸
入城也農牛瘡仆殘破畿縣流毒諸郡一州
之納穀草之價布幾至九百匹州郡皆是而
又驅其貢戶名爲驅從至千百人不付公籍
私置農莊而役使之若奴隸然害民病國甚
可哀痛願自今以尙乘屬之司僕寺不許內
竪除授謹擇廉幹者任之吏日入直凡其芻
豆身親量給畿內芻藁計馬定數分月而供
且使糾正監檢每一番置獸醫五人騶從三
十人餘皆罷之屬之府兵一公私奴隸鄕吏
驛子工商雜類冒受官職請令本府不論官
品直收爵牒　九月典法司上疏曰政以立
法刑以補理法如不行不可無刑以齊之然
書曰敬哉敬哉惟刑之恤哉又曰明德愼罰

則刑者所不能無者而亦不可不恤者也自
古理天下國家者必先修其典輕重有差國
臨刑者不遂受罪者無憾矣前元有天下頒
以條格通制本律中華尙難其煩而未究復
以中國俚語爲律而名之曰議刑易覽欲令
天下之爲吏者皆得而易曉也然本朝俚語
與中國不通則尤難曉之又無講習者故凡
施刑者皆出妄意而或受賄賂或諂權勢或
諱親故而罪雖可殺尙不受一笞一杖而無
辜或陷於極刑至於愚婦赤子咸被殺戮怨
成怨積而乾文失道地怪屢警歲不登而民
不聊生兵不暫停而國以日縮三韓之業幾
覆墜矣今殿下年方幼冲人心所歸遂即大
位鑑何遠取伏惟殿下遠小人親君子雖晦
而興暮夜而休不廢學業崇信德教平其政
刑以事大國今 大明律考之議刑易覽斟
酌古今尤頗詳盡況時王之制尤當倣行然
與本朝律不合者有之伏惟殿下命通中國

與本朝文俚者斟酌更定訓導京外官吏一
笞一杖依律而施行之若不按律而妄意輕
重者以其罪罪之司掌刑之官而一國刑戮
摠不得知固非立官之意也今後京外官司
若有刑戮者須令通報於司按律行移然後
施行之毋得擅行但外官守令則罪之合於
笞者依律直行杖者報觀察使受命而施行
大辟則除將軍臨戰外具罪狀報都觀察使
使轉告于司司按律可殺而後報都評議使
使具聞于上上察而命司依律行移而後施
行之則人無枉死者矣向者罪及妻孥而家
財田民亦皆沒官古無其法須當停息近年
官司賤口冒受官職者雖以數計今後雖忝
以上如有現告除守直受判直取謝貼親問
論罪諸色匠人受官職者如有問罪事亦如
之去洪武三年十二月日判付內田民推決
至於仍執等田民事付版圖都官司則專掌
刑決禁亂近年不依判旨因循前習田民推

徵事日繁月積而所掌刑決禁亂尚爲餘
事寃獄久滯因繫致死者多今後田民事一
依前判各還都官版圖至於推徵雜務亦付
主掌開城府司則專修所職判付都評議使
擬議施行　十月憲司又上書曰古之爲國
者必先立紀綱國之有紀綱猶身之有血脈
也身無血脈氣有所不通國無紀綱令有所
不行法令不行國非其國矣殿下即位大開
言路相臣憲臣各陳時務然舊弊甫革新法

不行怨讟方興紀綱紊亂病自血脈達于膏
肓雖有扁鵲卒難治也願自今判付法制式
板施行堅如金石信如四時敢有犯法觸禁
者一委憲司治之士大夫之仕宦于朝者雖
已委質從仕克勤乃職固其分也今則不然
顧官任職者託以覲親省墓冒干口傳[illegible]
鄉曲淹延歲月曠官廢職非事君致身之義
也願自今父母奔喪外不許出關外其事有
不獲已者必辭職然後乃行違者痛理其人

[illegible]奴隸各處役之如奴隸至有逋亡者主司督
徵隣人日徵闕布人十匹主人不能償之直
趣州縣倍數督徵州郡凋弊願自今一切罷
去使還鄉里其各殿之役以近日革罷倉庫
奴婢代之各司之役使者亦以辨正都監屬
公奴婢充之司設幕士注選之屬亦皆革去
以安民生　辛昌元年四月都評議使司啓
自立春至立秋停死刑在京五覆啓在外三
覆啓方許斷罪事干軍機及叛逆不在此限

恭讓王元年十二月憲司上疏曰[illegible]
愼文王罔敢知于茲此成周之致理隆平不
知錢穀之數君子謂知宰相體以其不侵官
也本朝之制都堂惣百揆綱號令憲司察百
官糾風俗典法都官辨曲直決獄訟其職也
近者僥倖貪利之徒欺罔大內冒弄都堂訟
隸雲委行移之間因循苟且不勝其煩非設
官分職之本意也願自今訟者各就攸司其
直達大內都堂者一切禁之以尊大內以嚴

都堂三司及六部官以時親到所屬各司將其所報拘校文書會計點考毋致陵夷如有不奉法者使憲司糾理大罪降等别敍除名不敍隨罪論之小罪下牒巡軍笞杖還職凡京外大小官吏除目既下京司不即上官赴任以致公事稽遲其文書錢穀皆為奸吏所容隱此則弊之大者而又非臣子誠心事君之道也願自今除臺省政曹外其京官大小員吏自下批之後京官限三日外官限十日進闕謝恩即行上官赴任稱權知行事新舊相對將文書錢穀明立契券手相交付以憑考課謝後即眞有不如法者京中憲司外方觀察使痛繩以法　三年四月都堂請考臺省勤慢一不仕者抵罪三不仕者削職　六月都堂啓請停服制後行之命

奸非

監臨主守於監守內犯奸和徒二年有夫二年半強三年和奸婦女減一等　部曲人及奴奸主及主之周親尊長和絞強斬和者婦女減一等奸主緦麻以上親減一等　奸父祖妾伯叔母姑姊妹子孫之婦兄弟女和絞奸父祖幸婢減二等　凡人奸尼女冠和徒一年半強徒二年尼女冠與和徒二年半強不坐　肅宗元年六月禁功親婚嫁　仁宗五年判凡諸寺院僧奸女色有無職勿論依律處決充常戶　毅宗即位始禁堂姑從姊妹堂姪女兄孫女相婚　忠烈王三十四年閏十一月憲司請禁外家四寸通婚　恭愍王十六年五月監察司請禁人妻死繼娶妻之姊妹及娶異姓再從姊妹

戶婚

漏戶以入丁多寡分為九等定其賦役　家長漏口及增減年壯免課役者一口徒一年二口一年半五口二年七口二年半九口三年若增減非免課役四口為一口罪止徒一年半　里正不覺漏脫增減出入課役一口

笞四十四口五十七口杖六十十口七十十
三口八十十六口九十二十口一百三十口
徒一年四十口一年半五十口二年六十口
二年半若知情同家長法科之 被差充丁
夫雜匠稽留不赴一日笞四十二日五十七
日杖六十十日七十十三日八十十六日九
十十九日一百二十三日徒一年將領主司
各加一等 隣里被強盜聞而不救杖八十
告而不救九十官司不救一百竊盜減二等

同五保内徒罪不糺杖六十流罪不糺一
百死罪不糺徒一年徒以下罪不糺不坐
養異姓男與者笞五十養徒一年無子而捨
去者二年養女不坐其遺弃小兒三歲以下
異姓聽養 祖父母父母在子孫別籍異財
供養有闕徒二年服内别籍徒一年 和賣
子孫爲奴婢徒一年略賣一年半和而故賣
者加一等 和賣親弟姪外孫爲奴婢徒二
年半略賣徒三年未售減一等和而故賣者

減一等 和賣堂弟堂兄弟之子孫爲奴婢
流二千里略賣流三千里不售減一等知而
故賣者亦減一等餘親同凡人 官私奴婢
招誘良人子賣買者女人則初犯依律斷之
再犯歸鄉男人則初犯歸鄉再犯充常戶
妻擅去徒二年改嫁流二千里妻擅去徒一
年半改嫁二年半娶者同罪不知有夫不坐
郡縣人與津驛部曲人交嫁所生皆屬津
驛部曲津驛部曲與雜尺人交嫁所產中分

之剩數從母 靖宗十二年判諸田丁連立
無嫡子則嫡孫無嫡孫則同母弟無同母弟
則庶孫無男孫則女孫 文宗二十二年制
凡人無後者無兄弟之子則收他人三歲前
弃兒養以爲子即從其姓繼後付籍已有成
法其有子孫及兄弟之子而收養異姓者一
禁 制禁以伯叔及孫子行者爲養子 睿
宗三年判有夫女淫錄恣女案針工定屬
元宗十三年正月御史臺奏庚午之變朝官

以其家屬陷賊率多改娶今賊平其舊室雖有還者或疑有所汚或悅新昏遂棄而不顧以敗人倫以致多怨請禁之從之　無父母和論無故弃妻者停職付處　忠肅王十二年十月敎曰官私奴子妄稱南班引誘良家婦女婚嫁據法禁理　恭愍王二十年十二月敎曰單丁從役自丙申年已在禁限官吏役使如初尤可憐憫須給助役毋令失業年滿六十免役　辛禑元年二月敎曰使民之道務從優典今後外方各處民戶一依京中見行之法分揀大中小三等其中戶以二爲一小戶以三爲一凡所差發同力相助毋致失所　十四年八月憲司上疏曰禾尺才人不事耕種相聚山谷詐稱倭賊不可不早圖願自今所在州郡課其生口成籍不得流移擇曠地勸令耕種與平民同違者所在官司編之以法　恭讓王元年九月都堂啓散騎以上妻爲命婦者毋使再嫁判事以下至六品妻夫亡三年不許再嫁違者坐以失節散騎以上妾及六品以上妻妾自願守節者旌表門閭仍加賞賜

大惡

謀殺周親尊長外祖父母夫婦之父母雖未傷斬道士女冠僧尼謀殺師主同叔伯父母

謀殺周親卑幼徒二年半已傷三年已殺流三千里有所規求謀殺加一等　謀殺大功尊長流二千里已傷絞已殺斬謀殺小功緦麻尊長者亦同　謀殺大功以下緦麻以上卑幼徒三年已傷流三千里已殺絞有所規求加一等　毆祖父母父母斬告詈絞誤傷過失詈徒三年過失毆流三千里　詈伯叔父母外祖父母徒一年毆三年傷流二千里折傷絞至死斬過失傷各減本傷罪二等

詈親兄姊者杖一百毆徒二年半傷三年折傷流二千里折支絞至死斬過失傷各減本傷罪二等　毆堂兄姊者徒一年半折齒

以上徒三年折筋以上流二千里二事以上絞誤傷者减本傷罪二等　毆緦麻兄姉杖一百折一齒以上徒一年半二齒以上二年折筋以上二年半折支以上流二千里二事以上流三千里至死絞尊屬又加一等至死斬　毆小功兄姉徒一年折齒以上徒二年折二齒以上二年半折筋以上三年二事以上流三千里至死斬尊屬又加一等　毆兄之妻及夫之弟妹手足杖七十拔髮以上九

十他物傷徒一年折一齒以上一年半二齒以上二年損筋以上二年半折支以上流二千里二事以上流三千里至死絞不傷笞五十妄犯者加一等　妻妾詈夫之祖父母父母徒二年毆絞傷斬過失傷徒二年半過失殺三年　毆殺弟妹及兄弟之子孫與外孫徒三年故殺流二千里誤殺過失殺勿論　夫毆傷妻他物傷杖八十折一齒以上九十二齒以上一百折筋以上徒一年折支以上

二年二事以上三年至死絞故殺斬拔髮以上杖六十過失殺勿論以妻毆妻同　毆殺堂弟妹堂姪孫流二千里故殺絞毆妻父母准十惡不睦論　告周親尊長外祖父母夫婦之祖父母雖得實徒二年流罪徒三年死罪流三千里誣告加所誣罪二等告周親卑幼罪杖六十　告大功尊長罪雖得實徒一年半流罪二年半死罪三年誣告加所誣罪二等　告小功緦麻尊長雖得實徒一年流

罪二年死罪二年半　文宗元年七月長淵縣民文漢假言托神顚狂殺其父母及親妹小兒等四人棄市尚書刑部奏縣令崔德元尉崔德望等不能善政化民致有不辭之變且申報稽遲宜罷其職從之　肅宗六年正月注簿李景澤妻金氏欲殺夫之繼母陰使婢置毒於食以進母知之以告御史臺金不服御史臺請更鞫問王曰犯狀已白宜即論決以金先朝外戚减死流安山縣景澤死獄

中

殺傷

靖宗四年五月東界兵馬使報威雞州住女眞仇屯高刀化二人與其都領將軍開老爭財乘開老醉毆殺之侍中徐訥等議曰女眞雖是異類然既歸化名載版籍與編氓同固當遵率邦憲今因爭財毆殺其長罪不可原請論如法內史侍郎黃周亮等議曰此輩雖歸化爲我藩籬然人面獸心不識事理不慣

風教不可加刑且律文云諸化外人同類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況其鄰里老長已依本俗法出犯人二家財物輸開老家以贖其罪何更論斷王從周亮等議　文宗十二年開城救監直貞李啓私遣人捕府軍金祚祚乃投河而死刑部奏當脊杖配島制除名收田　仁宗十二年判毆人折齒者徵銅與被傷人　毅宗十六年五月官婢善花與一孕婦爭豆粟殺之配紫燕島　明宗十五年八月

有南原郡人與郡吏有隙至其家縛吏于柱遂焚其家而燒殺之群臣議以鬪殺論制云原其罪狀宜鈒面充常戶又有陵城人以鞭繫貧兒女女驚怖投水死群臣亦以鬪殺論制曰使母子一時俱死其以劫殺論　恭讓王三年有爲父殺人者刑曹擬罪杖八十郞舍以爲雖爲親殺人厥罪匪輕王曰爲親殺人其罪可赦竟原之

志卷第三十八

志卷第三十九　高麗史八十五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
教修

刑法二

禁令

聞父母喪若夫喪忘哀作樂雜戲徒一年釋
服從吉徒三年匿不舉哀流二千里詐稱祖
父母父母死以求暇及有所避徒三年　祖
父母父母被囚而嫁娶者徒罪杖一百死罪
徒一年祖父母父母命者勿論妾減三等
凡決後誣以爲誤決淹延其事者笞以下直
囚四品以下申聞科罪以投匿名書論　私
作秤斗在市執用有增減者一尺杖六十一
匹七十二匹八十三匹九十四匹一百五匹
徒一年十匹一年半十五匹二年二十匹二
年半二十五匹三年三十匹流二千里三十
五匹二千五百里四十匹三千里　用秤斗
尺度出入官物不平入己者一尺杖六十一
匹七十二匹八十三匹九十四匹一百五匹
徒一年十匹一年半十五匹二年二十匹二
年半二十五匹三年三十匹流二千里三十
五匹加役流有增減者坐贓論　妄認公私
田并盜貿賣者一畝笞五十五畝杖六十十
畝七十十五畝八十二十畝九十二十五畝
一百三十畝徒一年三十五畝一年半四十
畝二年五十畝二年半妄認未得准妄認財
物未得論　盜耕公私田一畝笞三十五畝
四十十畝五十十五畝杖六十二十畝七十
二十五畝八十三十畝九十三十五畝一百
四十畝徒一年五十畝一年半荒田減一等
強加一等　盜葬他人田笞五十墓田杖六
十告里正移埋不告而移笞三十盜耕人墓
田杖一百傷墳者徒一年　侵巷街阡陌杖
七十種植笞五十穿垣杖六十雖種植無防
廢不坐主司不禁同罪　恐嚇取人財物
者一尺杖七十一匹八十二匹九十三匹一

百四匹徒一年五匹一年半十匹二年十五
匹二年半二十匹三年二十五匹流二千里
三十匹二千五百里三十五匹三千里滿二
十匹首處死　斫伐他人塚墓內樹木者一
尺杖六十一匹七十二匹九十四匹一百五
匹徒一年十匹一年半十五匹二年二十匹
二年半二十五匹三年三十匹流二千里三
十五匹二千五百里四十匹三千里伐親屬
墓內樹者亦同　於他人田園輒將瓜菓而
去者一尺杖六十一匹七十二匹八十三匹
九十四匹一百五匹徒一年十匹一年半十
五匹二年二十匹二年半二十五匹三年三
十匹流二千里三十五匹二千五百里四十
匹三千里強將去者以盜論輒食者坐贓論
　知盜詐之贓而故買者一匹笞二十二匹
三十四匹五十五匹杖六十六匹徒一年三
十匹一年半四十匹二年五十匹二年半知
而爲藏者減一等　知人詐欺得物而從乞
取者一尺笞二十一匹三十二匹四十三匹
五十四匹杖六十五匹七十六匹八十七匹
九十八匹一百十匹徒一年二十匹一年半
三十匹二年四十匹二年半五十匹三年知
而買者減爲藏者二等　應分財物不平者
二匹笞二十三匹三十四匹四十五匹五十
六匹杖六十七匹七十八匹八十十匹九十
二十匹一百三十匹徒一年四十匹一年半
五十匹二年　違方詐療病因取財物者一
尺杖六十一匹七十二匹八十三匹九十四
匹一百五匹徒一年七匹一年半十五匹二
年二十匹二年半二十五匹三年三十匹二
千里三十五匹加役流不在收贖之例　枉
徵租稅入已一尺杖一百一匹徒一年二匹
一年半三匹二年四匹二年半五匹三年六
匹流二千里七匹二千五百里八匹三千里
有祿者三十匹加役流無祿者二十五匹加
役流　負債不告官司強牽財物過本者一

尺笞二十一匹三十二匹四十三匹五十四
匹杖六十五匹七十六匹八十七匹九十八
匹一百十匹徒一年二十匹一年半三十匹
二年四十匹二年半五十匹三年仍勒依元
契還主　故放畜產損食人田苗者一尺笞
二十一匹三十二匹四十三匹五十四匹杖
六十五匹七十六匹八十七匹九十八匹一
百十匹徒一年二十匹一年半三十匹二年
四十匹二年半五十匹三年若因走失者減

二等並勒償所損　弃毁制書及官文書者
一尺杖六十一匹七十二匹八十三匹九十
四匹一百五匹徒一年十匹一年半十五匹
二年二十匹二年半二十五匹三年三十匹
流二千里三十五匹二千五百里四十匹三
千里詐僞官文書有增減者同亡失及誤毁
者減二等　諸失火者二月一日已後十月
三日已前燒野田者笞五十延燒人宅舍財
物杖八十贓重者坐贓論減三等故燒官府

廟社及私家舍宅財物無問屋舍大小財物
多寡徒三年贓滿五匹流二千里十匹絞殺
傷人者以故殺傷論　故燒人屋舍蓄積五
穀積聚者首處死從者脊杖二十　以博戲
賭錢物者各杖一百其停止主人及出九和
合令戲者亦杖一百賭飲食弓射習武藝者
雖賭錢物無罪　禁鄉部曲津驛兩界州鎭
編戶人爲僧　禁京外豪富劫占負債貧人
仍爲奴婢使喚者　禁僧人寓宿閭閻　宰

牛人良賤勿論鈒面刑决遠陸州縣充入
越縣城杖九十州鎭徒一年未越者減一等
從溝瀆出入與越同　景宗元年二月定文
武兩班墓地一品方九十步二品八十步墳
高並一丈六尺三品七十步高一丈四品六
十步五品五十步六品以下並三十步高不
過八尺　成宗元年四月令男子十歲以上
着帽　六月正匡崔承老上書曰新羅之時
公卿百僚庶人衣服鞋襪各有品色公卿百

僚朝會則着公襴具穿執退朝則逐便服之
庶人百姓不得服文彩所謂別貴賤辨尊卑
也由是公襴雖非土產百姓自足用之我朝
自太祖以來勿論貴賤任意服着官雖高而
家貧則不能備公襴雖無職而家富則用綾
羅錦繡我國土宜好物少而麤物多文彩之
物皆非土產而人人得服則恐於他國使臣
迎接之時百官禮服不得如法以取恥焉乞
令百僚朝會一依中國及新羅之制其公襴
穿執奏事之時着襪靴絲鞋革履庶人不得
着文彩紗縠但用紬絹僧人往來郡縣止宿
館驛鞭撻吏民責其迎候供億之緩吏民疑
其銜命畏不敢言弊莫大焉自今禁僧徒止
宿館驛以除其弊世俗以種善爲名各隨所
願營造佛宇其數甚多又有中外僧徒競行
營造普勸州郡長吏徵民役使急於公役民
甚苦之願嚴加禁斷令遠而安南安東近而
御事都省撿劾罪其長吏以除百姓勞役權

云天子堂九尺諸侯堂七尺自有定制近來
人無尊卑苟有財力則皆以營室爲先由是
諸州郡縣及亭驛津渡豪右競構大屋踰越
制度非但盡一家之力實勞百姓其弊甚多
伏望命禮官酌定尊卑家舍制度令中外遵
守其已營造踰制者亦令毀撤以戒後來新
羅之季經像皆用金銀奢侈過度終底滅亡
使商賈竊毀佛像轉相賣買以營生產近代
餘風未殄願嚴加禁斷以革其弊　三年始
定軍人服色　六年正月教自二月至十月
萬物生成之時禁放火山野違者罪之着爲
常式　顯宗元年禁僧人奴婢相爭又禁僧
尼釀酒　三年禁市賣綾絹扇　教曰比見
沙門衣服漸盛奢僭與俗無異令有司定其
服式　四年三月教曰禮云伐一樹不以時
非孝也史云松栢百木長也近聞百姓所伐
松栢多不以時自今除公家所用外違時伐
採者一切禁斷　五年禁民佩七首　八年

正月令中外官吏捕故燒人家竊取財物者
復禁人捨家爲寺婦女爲尼　十二年六月
司憲臺奏禁諸寺僧飲酒作樂　七年復禁
寺院釀酒　九月禁黃州世長池及龍林麓
漁樵　十四年五月司憲臺奏百官於朝會
跪膝私語或單拜起居搪揬班行殊失朝儀
請加嚴禁從之　十六年四月禮部奏准御
史臺格兩班官吏於朝門街衢公處以私禮
拜伏者隨即糾罪謹按禮記君子行禮不求

變俗又云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
宜況非禮無以辨上下長幼之序如御史臺
新格卑幼之於尊長何以致敬何以辨位請
於朝廟禮會班行切禁私禮拜伏外任便爲
宜從之　九月御史臺請禁中外民庶衣服
器物龍鳳紋樣從之　十八年八月禁僧服
白衫轍頭袴綾羅勒帛旋襴衫皮鞋彩冒笠
等冠纓　十九年二月教曰僧尼誑誘愚民
鳩聚財物輸以驛馬害莫大焉今官司嚴加

禁斷　二十二年判立春後禁伐木　靖宗
九年四月禁中外男女錦繡銷金龍鳳紋綾
羅衣服　十一年復禁人佩匕首　文宗八
年以將作監商人故燒官炭庫判決脊杖二
十級面配島　三十一年判三伏內禁工作
三十二年十月中書門下省請依宋制禁
臣民著梔黃淡黃色衣從之　肅宗六年六
月詔曰金銀天地之精國家之寶也奸民和
銅盜鑄自今用銀甁皆標印違者重論　禁

男女僧尼群聚萬佛會及舍家爲寺　十年
十一月睿宗即位詔曰朕聞民間買賣所用
米穀及銀品甚惡故前代以來以嚴法禁之
而至今未免其懲戒者盖姦猾之類不畏法
禁惟利是求乃以沙土和米銅鐵交銀以眩
惑愚民甚非天地神明之意民之貧困實由
於此可懲之以法然堯舜畫衣冠民不犯法
刑措不用比屋可封朕甚慕焉庶幾內外軍
民工商雜類改心革慮遷善遠罪則自然刑

罰清而德教洽矣富壽之業大平之風豈難
致哉如有不識此意故有違犯者必罰無赦
仁宗九年五月停內外錦繡工作限十年
禁庶人羅衣絹袴騎馬都中及奴隷革帶
六月陰陽會議所奏近來僧俗雜類聚集成
群號萬佛香徒或念佛讀經作爲詭誕或內
外寺社僧徒賣酒鬻葱或持兵作惡踴躍遊
戲亂常敗俗請令御史臺金吾衛巡檢禁止
詔可　毅宗元年御史臺奏當兩界軍資論

運時諸宮院權勢賣品惡匹段布貨及絲綿
就兩界依付當道別常高價納之收價於西
南西南兩界之民俱受其弊今後兩界兵馬
使及臺監按察使推考執送別常不能禁者
及指揮者並科罪　二十二年三月教曰昔
周王卑服卽康功漢帝器不雕鏤朕切慕焉
近見內外公私奢侈成風衣服必用錦繡器
皿必用金玉甚乖寡人節儉之意自今內外
所司痛行禁斷　明宗三年四月執奏宰樞

方置平斗量都監平升皆用鐵犯者黥配于
島未踰年復如初　十一年七月宰樞重房
臺諫會普濟寺定市價平斗斛犯者配海島
十八年三月制曰京人於鄉邑盛排農莊
作弊者破取農場以法還京道門僧人諸處
農舍冒認貢戶良人以使之又以麤惡紙布
強與貧民以取其利悉皆禁止凡供御物膳
各因土宜隨卽進獻其餘玩好熊虎豹皮無
以勞民徵取密進又無以驛路贈送私門

二十二年五月制曰古先哲王之化天下崇
節儉斥奢靡所以厚風俗也今俗尚浮華凡
公私設宴競尚誇勝用穀粟如泥沙視油蜜
如瀋滓徒爲觀美糜費不貲自今禁用油蜜
果代以木實小不過三器中不過五器大不
過九器饌亦不過三品若不得已而加之則
脯醢交進以爲定式有不如令有司劾罪
二十三年三月御史臺禁用和租雜米　二
十四年四月御史臺奏近來主試者例請兩

府及賓僚宴于其家競事奢侈糜費甚廣請
禁之從之　神宗二年二月禁工匠著幞頭
高宗十九年五月禁衣食器皿華侈　三
十三年五月禁端午鞦韆鼓吹之戲　十一
月始禁楮幣飾金箔　元宗元年二月御史
臺榜曰叅上負衣冠不稱者僧人笠子不中
者及賤隷騎馬朝路者一依前判禁之不從
令者収付所司　二年五月京市署奏今市
肆物價踴貴不可不禁令宜折定物價違音

按律科罪從之　忠烈王元年六月大司憲
言東方本位色尚青而白者金之色也國
人自著戎服多褐以白紵衣木制於金之象
也請禁白色服從之　非父母忌齋禁往寺
社　四年二月令境内皆服上國衣冠三月
都兵馬使據判出牒云大朝令諸路斷酒國
家亦宜行之聖節日上朝使臣迎接内宴燃
燈八關不可無酒令良醞署供進國行祭享
藥酒良醞署亦別建造釀都祭庫燒錢色傳

請供設此外公私一皆禁斷如有違者有職
者罷黜無職者論罪閭里有私釀飮之屬部
官比長等知而不告者論罪已釀之酒限今
月二十一日盡用已造之麴限今月皆納右
倉倉給其直外方亦令按廉安集使限日禁
斷麴亦納官官給其直輸于右倉　十一月
王下旨紅大燭闕内所用凡婚姻喪制一皆
禁斷　八年九月王畋于忠淸道行從都監
禁油蜜果及遠道守令來謁　九年正月監

察司張榜曰兩班諂媚權貴非族長而皆拜
于下自後拜與受者皆罪之又禁扈從群臣
相顧笑語及以朝服徒行庶人乘馬見大官
不下者取其馬送典牧司　五月禁州郡吏
民徵銅監察司禁鞦韆戲　十一年三月下
旨外方人吏等以所耕田賂諸權勢干請別
常謀避其役者有之令後窮推還定又公私
處久遠接居人内人吏之避役者勿論久近
皆還本役　十二年三月下旨令諸院寺社

忽只鷹坊巡馬及兩班等以有職人負殿前
上守分遣田莊招集齊民引誘猾吏抗拒守
令以至毆撻差人作惡萬端下界別銜不能
懲禁且東西兩班及有官守散官等依附別
常外方下去侵害殘民今後窮推執送于京
推徵宿債與者貸者俱存方許聽理農時則
一禁與者貸者俱沒執傳傳文契徵督族類
者官收文契勿令徵給　十三年四月禁市
中合鑄銀銅　十四年四月監察司榜曰國

家連因旱乾禾穀不登無識之徒因祭松岳
群飲山谷因緣失行者有之故法司已曾論
請受判然禁防稍弛今復盛行且露衣著笠
兩班妻郊外之服今嗇夫奴隸之妻亦皆著
之尊卑無別自今一皆禁斷違者犯物沒官
重論其罪僧徒及奴僕雜類騎馬公行朝路
無所畏忌或走馬踏殺行人自今攸司捕捉
監禁犯人論罪送馬于典牧若本主不能教
令奴隸犯禁者並與其主論罪又榜差遣外

官稽留不發迎來騶從到京久留其弊不貲
不即發行者論罪申聞　十月禁六品以上
使行品官拜階下者　二十一年十二月禁
閭巷儺　二十二年正月監察司言無賴之
徒擅殺牛馬非時放火山野燒殺物命有違
好生之德請禁之從之　二十五年九月復
禁白衣笠　三十三年禁僧同雪笠大禪師
大德已上者八面八頂笠圓頂笠違者罪之
忠宣王二年令曰迎駕山臺已有禁令毋

復爲之公私宴油蜜果絲花並皆禁之違者
痛治　二年四月禁祭紺岳山時尚鬼公卿
士庶皆親祭紺岳或有過長湍溺死者憲司
上疏禁之　四年六月禁人不用了母法追
徵私債　九月置僧人推考都監禁諸寺勸
化僧來集京師聚錢財肆爲穢行者　忠肅
王元年五月禁擊毬鞦韆　三年三月禁有
職人及僧人商販　十二年二月教曰近者
紀綱不振惡小成群奪人財物淫人婦女擄

宰牛馬人甚怨憝仰司憲巡軍體察究理山林川澤與民共利近來權勢之家自占爲私擅禁樵牧以爲民害仰憲司禁約違者治罪不畜雞豚宰殺牛馬甚爲不仁自今畜養雞豚鵝鴨以備賓祭之用宰殺牛馬者科罪州縣吏有三子者毋得剃度爲僧雖多子須告官得度牒許剃一子違者子及父母俱治其罪　後八年五月監察司牓示禁令一令國有大喪理宜禁酒若有群飮歌舞者有職徵

布七十匹白身決杖七十七四隣知而不告徵布五十匹一各司新舊之禮侈靡日增以至司外供設招引雜客歌舞喧譁令後一禁凡所用金銀酒器屛簇褥席等物亦令禁之犯者痛治一巫覡之輩妖言惑衆士大夫家歌舞祀神汙染莫甚舊制巫覡不得居城內仰各部盡行推刷黜諸城外一各戶奴婢役之甚苦在所矜恤或有病不肯醫治弃諸道路死又不埋轉相曳弃肉餧群狗誠爲可憐

令後以重法論一近年禪敎寺院住持私其土生專事爭奪以致隳壞寺宇甚者犯奸作穢曾莫之恥令後禁斷一城中婦女無尊卑老少結爲香徒設齋點燈群往山寺私於僧人者間或有之其齊民罪坐其子兩班之家罪坐其夫　一公私賤口並不許城中乘馬一僧人不許雜居閭里及賫願文亂行勸化一古者葬先遠日所以禮葬令士大夫例用三月葬殊非禮典又有不躬廬墓以奴代之焉

得爲孝並宜禁之犯者科罪　忠穆王元年五月禁端午擲石戲　整理都監狀官宦族屬及權勢之家於田地沃饒處爭設農莊奸吏因緣用事奪占人田劫取牛馬令後推考痛懲又招引流移人吏及官寺奴婢驛子群聚作黨長利稱名借貸平民倒換文契利中生利令後將所納物色還其本主收文契依例決罪又憑依宿債怯良人爲奴婢使喚者依前判賤口役價一年五升布三十二匹平

例計徵還償悉皆免役行省三所忽只巡軍
波吾赤投屬成黨橫行者推考收取差帖還
本定役各衙門公廨田收取人等非處橫行
作弊者收馬匹各驛定屬國制內乘鷹坊投
屬人並皆革罷令各縣別抄及貢戶定役令
忽只等冒受賜牌遣無賴人將在逃人陳荒
田計年徵之其弊莫甚今後禁之田地收租
人等每年一田四五度徵斂使百姓失業流
移者頗多今後窮推械送于京　恭愍王五

年六月下教鄉驛吏及公私奴隷規逃賦役
擅自爲僧戶口日蹙自今非受度牒者毋得
私剃　十二月禁中外漁獵　七年四月都
評議使上言比來按廉守令紀綱不立諸道
鄉吏縱逞其欲點兵則不及富戶收租則私
作大斗歷京丁爲其田聚良人爲其隷誅求
於民靡有紀極宜令御史臺及諸道按廉使
究其元惡者車裂輕者杖流從之　八年四
月重房言自古緇流不得入闕門今崇信佛

法出入無防請禁之從之　十二月禁人擅
爲僧尼　十年御史臺禁僧入市街　二十
年十二月敎曰無故宰殺明有禁令市井無
賴之徒州郡公須伎會之家必用屠宰有乖
禮典所在官司比附前例痛行禁斷　二十
一年十一月禁圜丘及諸祭壇山陵鎭山裨
補田獵又禁養鷹　二十三年五月禁效胡
剃頭　辛禑元年二月敎曰人不知儉侈用
傷財今後如燒酒錦繡段匹金玉器皿等物

一皆禁斷雖婚姻之家止用紬紵務從儉約
以成風俗閑散之人托名各愛馬稱爲通粮
規避徭役致使齊民勞逸不均今後司憲府
巡問按廉所在官司盡行推刷以當差役
三年二月立防於各道要衝以遏流移戶口
　五年正月門下府郎舍上疏曰東西北面
境連異土尤宜祛弊存恤近者守令萬戶都
相識所屬布帛分諸民戶徵收米穀或換軍
須傳次輸運民不堪苦流徙異土願自今一

皆禁斷違者送布人及守令憲司申聞科罪
米布偏軍須且元帥所統軍官常騎馬隨行
馬不休息因而困斃願自今城内毋率騎從
又禁兩府門外迎餞　十二年八月禁僧乘
馬王國師乃許乘驢　十四年五月司憲府
禁編髮胡笠　六月教曰近來權奸用事招
納賄賂奔競成風女謁盛行廉恥道喪作司
憲府痛行禁斷　八月憲司上䟽一各司各
廐衆愛馬求請及外宮負饋謝一皆禁止如
有違者與者受者以不廉論一權勢之家反
同稱名競爲互市凡珍異之物無不徵斂民
甚苦之自今一切禁止違者痛繩以法　恭
讓王元年憲司上䟽曰葬者藏也所以藏其
骸骨不暴露也近世浮屠氏茶毗之法盛行
人死則舉而葬之烈焰之中焦毛髮爛肌膚
只存其骸骨甚者焚骨揚灰以施魚鳥乃謂
必如是然後可得生天可得至西方也此論
一起士大夫高明者亦皆惑之死而不葬於

地者多矣嗚呼不仁甚矣人之精神流行和
通生死人鬼本同一氣祖父母安於地下則
子孫亦安不爾則反是且人之生世猶木之
托根於地焚其根株則枝葉凋悴燒其枝葉
則根株亦病矣安有發榮滋長之理乎此愚
婦之所能知也聖人制以四寸之棺三寸之
槨猶恐其速朽斂衣數十襲猶恐其或薄也
置榖棺中猶恐其螻蟻之或侵也送終之禮
如是而反用裔戎無父之教可謂仁乎願自
今一切痛禁違者論罪　司憲府出榜禁胡
䟽行揖禮　二年四月籍京市工商其寓居
隱漏不付籍者主客論罪　三年三月中郎
將房士良上䟽一書云不貴異物賤用物民
乃足我朝只用土宜細紵麻布而能多歷年
所上下饒足今也無貴無賤爭貿異土之物
路多帝服之奴巷遍后飾之婢願自今士庶
工商賤隷一禁紗羅綾段之服金銀珠玉之
飾以弛奢風以嚴貴賤一人家子孫或家貧

無鐵以錦褥綾衾之黍辦度幣衣服之未備
淹延歲月婚姻失時甚至父母亡而或托
屬或依奴婢因此失禮幾敗人倫者往往有
之願自今婚姻之家專用緜布一禁異土之
物如有仍行舊弊者以違制論一鍮銅本土
不産之物也願自今禁銅鐵器專用瓷木以
革習俗　一曰令出惟行若令出而不行則
國非其國矣今也令非不嚴也征商之徒什
伍成群牽牛帶馬懷金挾銀日趨異域驢騾

駑鈍之物遍於國中願自今潛行越江賣牛
馬者及將官印之馬賣彼不還者以違制加
刑一西伯爲池堀得死人之骨西伯曰葬之
吏曰此無主之骨何必葬爲西伯曰有天下
者天下之主有一國者一國之主寡人固其
主矣更以衣衾葬之天下聞之曰西伯澤及
枯骨況於人乎是知八百年帝周之籙實原
於文王一念之仁豈不美哉今都城四門之
外一國大小臣民先人之塚存焉弱者暴之

骸者火之或遍爲菜圃或耕爲粟田嗚呼凡
厥孝子仁人得不痛此而泚其顙乎願自今
凡墳塚所存差定山直使之蕃茂王納之　七
五月禁商賈私持金銀牛馬賣買上國
月都評議使司上書曰凡國家利害軍機重
務及告發奸狀者須要明注日月指陳實事
其暗投匿名書及造言興謗攪亂國政者令
憲府法司嚴加體察敗露被劾者無問宗親
貴戚不待啓聞直收職牒鞫問論罪王許之

都堂啓請禁巨家世族用金銀寫經　命
使臣宴享外油蜜果一皆禁止　復禁婦女
往來佛宇　四年二月人物推辨都監上書
一凡告官訟奴婢者並於都監聽候陳訴不
得於私門爭訟違者論罪一凡訟奴婢者其
事不直除兩府以上申聞科罪外奉翊以下
就便鞫問如有沮毀公事者依律論罪　三
月憲司上疏言時事一濫入宮殿門既有其
律見今宮門不嚴大小負將引伴倘奴隷無

時出入甚至雜亂或有司門者阻當反致陵辱無有懲禁至如御殿宴享賓客臨朝聽政之際僕從雜類闌入混雜朝儀不肅若不嚴切禁理誠為未便願自今除特奉宣喚及應直宿衛人員啓稟公事官吏外其餘閑人毋得擅入其應入者二品以上將引根隨人二名四品以上一名其餘毋得將引輒入違者治罪車沙几及各門把直人員不能禁禦者幷罪之一都城之虛實係乎人家之多少自辛丑年後人家半爲空基強者多兼幷反爲穀田弱者無容膝之地雖欲造家焉能得乎是故民居日減誠不可不慮也乞令開城府踏驗空基俾其主定基造家若於期限內不肯營造將兼幷之基以給自望造家者則戶口日增矣其受田而不造家者空家而不接者壞家而爲田者痛繩以法一醫官之設本爲民生近來醫業之人居官食祿不顧其任安自尊大出入自尊人有告疾雖呼而救之非豪富之家自不往救甚非先王分職之意也自今一切患病之人奔告請救醫官似前自尊不即奔救者許諸人陳告痛行以法

盜賊 捕盜附

應犯竊盜滿五貫處死不滿五貫脊杖二十配三年不滿三貫脊杖二十配二年不滿二貫脊杖十八配一年一貫以下量罪科決女免配竊盜一匹杖六十二匹八十三匹九十四匹一百五匹徒一年十匹一年半十五匹二年二十匹二年半二十五匹三年三十匹流二千里三十五匹二千五百里四十匹三千里同居卑幼將人盜己家財以私輒用財物論加二等凡人減常盜一等盜緦麻小功親減一等大功親減二等周親減三等 犯盜配所逃亡者刑決鈒面配遠陸州縣 諸投化人犯盜配南界水路不通州縣 顯宗七年十月敎南界強盜頗多令諸州縣嚴加追捕 肅宗七年判捕盜贓物現告者以贓

務分半給之　内外強竊盜知認捕捉者有職次第職無職許初職不應受職人賜物僧人則寺職賤人放良不監撿者内則五部貟吏別監里正外則色貟長吏將校衛前決罪許接人囚禁罪之　睿宗七年判大府寺賊捕捉者爲先錄用以勵後人　仁宗二年判羅城内外群聚強盜捕捉者許加職　忠宣王二年傳旨曰巡軍府本爲捕盜而設民間鬪毆宰殺牛馬等事皆可理之其餘土田奴

婢事並勿理以巡綽爲事

軍律

睿宗元年正月都兵馬使奏曰頃者東蕃之役軍令不嚴故將帥無敢力戰卒伍亦皆奔潰屢致敗績書云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昔孫武殺寵姬二人西破強楚北威齊晉莊賈失期穰苴斬之燕晉之師聞之而退李靖兵法曰善爲將者必能十卒而殺其三次者十殺其一故須百殺十人千殺百人以嚴其令然後衆心一矣伏見辛亥戊午年間顯廟行師之令曰初當訓勵時不至者勿論官職高下杖脊十五二次不至者及進退失伍者或持卜筮訛言以惑衆者誤墜失兵仗者隊正以下聞令不傳及傳之而不行者爲卒雖救其上不能使免者或私洩謀於敵或敵入軍中知而不告者皆杖脊二十發兵而不及期者有亡走心或臨敵不戰或當戰

妄動者士卒不從其將節制者兵仗器械拋弃敵中者爲卒不救其上以致敗沒者見戰者危急以非已部伍不救者奪人弓劒爭入首級者將軍將校臨陣不戰或亡入軍中或言降於敵者或陣而不能拒俾敵衝突者皆斬其投降於敵者籍其家孥其妻子敵自降不告而妄殺者斬願遵此令以勵軍士但敵自降不告而妄殺者不宜斬請杖二十從之時國家有東征之議故申明軍法

恤刑

諸流移人未達前所而祖父母父母在鄉喪者給暇七日發哀周喪承重亦同　諸婦人在禁臨產月者責保聽出死罪產後滿二十日流罪以下滿三十日　諸犯死罪在禁非惡逆以上遭父母喪夫喪祖父母喪承重者給暇七日發哀流徒罪三十日責保乃出　諸流移囚在途有婦人產者並家口給暇二十日家女及婢給暇七日若身及家口遇患

或逢賊津濟水漲不得行者隨近官每日驗行堪進即遣若祖父母父母喪者給暇十五日家口有死者七日　年七十以上父母無守護其子犯罪應配島者存留孝養　顯宗九年閏四月門下侍中劉瑨等奏民庶疫癘陰陽愆伏皆刑政不時所致也謹按月令三月節省囹圄去桎梏無肆掠止獄訴四月中氣挺重囚出輕繫七月中氣繕囹圄具桎梏斷薄刑決小罪又按獄官令從立春至秋分

不得奏決死刑若犯惡逆不拘此令然恐法吏未盡審詳伏請今後內外所司皆依月令施行從之　德宗三年七月教曰省刑部奏讞斬絞之文法在必誅然罪疑惟輕惟刑之恤前王之令典其歐家主及謀殺人強盜者杖流無人島縱犯強盜傷人持杖以下罪竄有人島於是京城減死六十九人　文宗元年八月尚書刑部覆奏死刑王曰人命至重死者不可再生寡人每聽死囚必待三覆尚

慮失其情實倘有冤枉欲訴無路飲恨吞聲可不痛哉其審慎之　二年正月制犯罪配鄉人若有老親權留侍養親沒還配　十六年二月制曰刑政者民命攸繫古先哲王惟刑是恤朕適追古訓慎選刑官猶懼不得其人以致冤枉自今必備三員以上然後訊鞫囚徒以為定制　二十年七月制諸官人歸鄉者充常戶諸因畏懼致死者以絞論有乖於義皆除之　三十三年江陰縣有一盲謀

奸人妻因殺人當死依律文八十以上十歲
以下及篤疾例論減死配島　肅宗十年判
進士雖無蔭凡輕罪贖銅唯犯偷盜諂曲強
奸鬪傷人依律斷罪　睿宗元年七月詔曰
乙亥年犯惡逆流配者宜各量移敍用緣坐
沒爲奴隷者免之其不屬賤者並加撫恤其
僧徒犯奸永充鄉戶經赦不原幾乎苛法宜
令有司撿察並充軍役其中外法司問罪雖
有明證必三拷問以爲常所犯非深重者因

而致死其於與其殺不辜寧失不輕之意何
自今法司體朕欽恤之意其已伏罪者無論
輕重不必拷問　六年判依月令孟夏之月
出輕繫仲夏之月挺重囚之說四月保放輕
囚五月重囚緩枷鏁以爲永式　仁宗元年
清州有人因救父殺人判云事理可恕除入
島只移鄉　二年判推問罪人不審罪之輕
重使無識杖首慘酷結縛官吏習以爲常亦
不禁之使無辜殞命今後臺省內侍貟當四

季監獄時按問隨即科罪其杖首亦令囚禁
決罪移充苦役　九年判拷訊罪人多般亂
杖衝刺使不忍其苦誣服致死今後凡諸囚
訊問不敢移時其犯輕罪者勿用非法拷訊
十四年五月詔曰今法官論殺牛者唯殺
人之罪鈒面配島此非律文本意自今以本
罪罪之　判無養獄囚徒官給贓贖錢以饌
之　十六年判八十以上及篤疾人雖犯殺
人除杖刑配島　明宗十八年三月制曰盜

賊殺人外其餘囚徒平決免放勿令滯獄
二十三年四月詔曰比來掌刑之官不能率
職使無辜之民久在囹圄冤抑未伸以致乾
文失次時令不調未知異日將爲何變其令
憲臺審治寃獄皆原之　恭愍王六年十二
月王曰人命至重絕不復續聞決事官多枉
刑致死自今有枉刑者都評議使御史臺科
罪申聞刑部重刑依古制申聞　十二年五
月敎曰刑罰失中民怨所萃今後中外之囚

毋得宪滯刻日䟽理期致平允 密直提學白文寶上箚子曰春爲喜神秋爲怒神若喜神一忤歲功不成方春夏時輕刑固宜放免重刑亦宜減等量決速出至三四月五六月停務大辟則待冬節謀危社稷不在此限 二十年十二月敎曰罰懲非死民極于病比來中外官曾不恤刑既杖且贖民何以堪自今毋得並行杖贖如有違者許諸人赴官陳訴倍數徵還刑罰明有條例不宜輕重出入

自逆臣擅柄凡用笞杖必中虛怯既敗之後陰囑管押之人中路殺之深爲慘毒今後中外執法官吏敢有如此者都評議使申聞斷罪 辛禑元年二月敎曰刑法聖人所恤三代以上罪不相及刑簡而民不犯秦用峻法反不勝理仰都評議使申勑司憲府典法司都巡問按廉使詳究情法毋用律外之刑徒役有年限其已滿者放免禁錮作賤亦宜根究以聞 二年七月禑曰諸州流配之人與

妻子南北異居豈無怨曠酌其輕重可赦者釋之未赦者從便宜量移還妻子同居 九月以金義殺使奔元下母妻子巡軍將殺之憲司上言義雖叛逆婦女何知請勿殺乃沒爲尚州官婢 六年五月憲府上䟽曰凡大辟必三復奏君臣同議斷決者乃先王之成憲而今中外官吏斷大辟皆不奏聞擅決遂致無辜殞命感傷和氣請自今中外大辟所在官吏具報都堂擬議以聞施行禑納之

十四年六月敎曰刑罰輕重當有定法近來中外官司出入由己致令平民冤抑無告召傷和氣實爲憐憫今後中外官司務加矜恤毋致冤枉其杖與贖毋得並行其徒役沒官爲奴婢年限已滿者放遣 恭讓王元年十二月都評議使司啓自立春至立秋停死刑在京五覆啓在外三覆啓方許斷罪事干軍機及叛逆不在此限 憲司上䟽曰書曰罰不及嗣傳曰罪人不孥故舜極鯀而相禹武

王誅紂而封武庚即天地生物之心也至於近世殺人如飲食殲人之族猶恐其有後不仁甚矣願自今凡有罪者法三代盛王之制妻子無隨坐以示盛朝不忍之政　四年三月憲司上疏曰典獄罪人所聚厲氣蒸染疾病易生死非其罪甚可恤也乞醫官一員六朔相遞仝仕典獄每日察病因證候劑藥救療以備橫禍又令刑曹正佐郎一員於月令內并下提牢官考察獄官醫員勤慢

訴訟

睿宗十七年判凡父祖田無文契者適長爲先決給　恭讓王三年十月郎舍上疏曰殿下即位首革私田之弊明立差科肅清訟源誠三韓風俗之萬幸也但有民口者本無限際又謂之私財爭訟萬端有甚於爭田之弊也歲在丁未元朝遣闊里吉思平章本朝儀制一皆革正并擧一國之爭田民者推覈明正而尚有更改之煩敎丙申年宣旨一款內忠烈王丁未年以前事雖祖業田土人口毋得爭訟又以五決從三三決從二每降宣旨以遏爭訟之風頑貪未革爭訟蠭起而聽之者亦媚於權勢牽於朋比不論前判所禁又不覈事之是非互相更改而簿書山積爭訟無窮至於骨肉反爲仇讎多興謗毁之俗而無敦篤之風和氣不達妖孼屢臻此殿下之深慮也今縱令都官每衙朝獻課訟者雲屯願有積年未決者豈可以都官遽絶其冤訟

爭伏惟殿下命立別司擇其才幹明正授以其任并及主掌官仍令臺省各一員爲之考覈自今限三年除丁未年前事五決之三三決之二及戊辰年以後辨正都監決外皆令限日納狀推明以解冤濫以正風俗但令遠方人等取正於京師則往還之勞留京之苦必有含冤未告者矣命考察臺省中一員并主掌官分遣各道立司中央大官令觀察使擇其守令之可任決訟者并差叅決凡京外

訴訟者如有僥倖妄告即令考察官照以竊盜計民多少輕重論罪聽訟或徇於人情顚倒是非者亦從重論其在京外不告限內者及限內已決正者皆不許更考違者俱以判旨不從論罪從之　四年二月人物推辨都監定決訟法一[illegible]平以來戶口法弊有戶口者失於兵亂權奸之輩揣知其然抅占良民妄稱父祖奴婢被抅之人訴良無據官司亦不能辨淹延歲月寃抑滋甚以傷和氣自今

訴良者雖無良籍其賤籍不明者良之本主雖無賤籍累代驅使明白者決給在前載末辨帳者亦當良之一凡公私奴婢決斷文案分作二本一給其主一置於官以憑考驗永爲恒式一丙寅年前無爭訟明文丁未年前事及戊辰年以後辨正都監及都官已決者不許陳告五決從三度三決從二度一依判旨不動其決數雖多不覈兩邊文證假決者不在此限妄告者反坐一凡告官訟奴婢者

並於都監聽候陳訴不得於私門似前爭訟違者論罪　都官上書曰國家創制立法設官分職各有攸司凡事之難者當理處決歷年既久隨事弊生弊之巨者無若爭訟以令日納司文契觀之皆援引數百年閒玄遠事迹則知訴訟所由古矣近來人不習法先王法制懵然莫知訟者由是而背理聽者以之而致疑若不更新條令習人耳目則爭訟之弊未易遽革令遵先王判旨內事意附以一

二殘見條列于後一爭訟者或相爭或訴良多者十餘年小者不過五六年官司雖得正決強者仍執而不許弱者寃抑而更訴以致爭訟日繁姦僞日滋願自今決後仍執者免賤不放者令刑曹接狀推考痛行禁理一凡相爭及訴良者契卷豈皆均敵必有一正一邪之辨閒有奸貪之輩冒謂誤決還受原卷不一二年飾辭更呈以致爭訟曲直循環無窮願自今決絶後其不正文契令憲司推考

以防紛爭一近年以來貪風未戢爭奪愈起
援引久遠爲謀百端爭訟盈庭聽者不能蔡
聽簿書連屋觀者不能遍觀以致辨析訛誤
訴訟未弭願自今擇告狀年月久遠者一房
各十件合議出榜以簡辭訟其出榜已決者
屬議充數一辛丑冬賊犯京城公私文卷亡
失殆盡奸凶乘緣擬生爭端或無契籍者冒
受許文或實有原卷者反爲無文以致眞僞
難覈決絶未當願自今無辛丑年爭訟明文

者不許陳告一僞朝十六年間大小人賞賚
望恩德權奸所贈奴婢其一族還受爲要妻
稱合執亂雜呈省今後告者無傳繼明文一
皆禁斷一奴婢爭訟所起多原於合執願自
今財主未分奴婢合執者或分執而不均者
許人陳告一父祖奴婢爲人所有其子孫能
爭訟得決者理合全執願自今其他使孫不
與聞訟者一禁爭望一無子息者因一時喜
怒將自已奴婢互相贈與後日爭端由此叔

與願自今無子息人負已許他人奴婢更與
他人者具錄辭緣告官然後方許成文一凡
奴婢被奪陳告爭訟其執持者利於役使多
方規避願自今不曾對辨者京中限三朔外
方限五朔給暇原告以沮奸黠一凡告官爭
訟兩邊文契披閱聞備言辭窮盡得失明白
然後出等給榜其中奸惡者將欲延援面對
官負詆毀百端願自今如此等人令憲司將
兩邊文契辨明是非如其正決痛懲詆毀者

若有違誤責及官吏從之

一 奴婢

昔箕子封朝鮮設禁八條相盜者沒入爲其
家奴婢東國奴婢蓋始於此士族之家世傳
而使者曰私奴婢官衙州郡所使者曰公奴
婢年代愈遠漸至蕃盛於是慮其爭奪之相
尚兼併之日滋設官以理之其禁防甚嚴夫
東國之有奴婢大有補於風教所以嚴內外
等貴賤禮義之行靡不由此焉高麗奴婢聽

理之法可採者多矣故於刑法志并附焉
奴娶良女主知情杖一百女家徒一年奴自
娶一年半詐稱良人二年　公賤年滿六十
放役　凡公私奴婢引誘逃亡放賣他人者
一度歸鄕再度充常戶　成宗元年六月正
匡崔承老上書曰本朝良賤之法其來尙矣
我聖祖創業之初其群臣除本有奴婢者外
其他本無者或從軍得俘或貨買奴之聖祖
嘗欲放俘爲良而慮動功臣之意許從便宜
至于六十餘年無有控訴者逮至光宗始令
按驗奴婢辨其是非於是功臣等莫不嗟怨
而無諫者大穆王后切諫不聽賤隷得志陵
轢尊貴競搆虛僞謀陷本主者不可勝紀光
宗自作禍胎不克遏絶至於末年枉殺甚多
失德大矣昔侯景圍梁臺城近臣朱异家奴
踰城投景景授儀同其奴乘馬披錦袍臨城
呼曰朱异仕官五十年方得中領軍我始仕
侯王已爲儀同於是城中僮奴競出投景臺

城遂陷願聖上深鑑前事勿使以賤陵貴於
奴主之分執中處之大抵官高者識理鮮有
非法官卑者苟非智足以飾非安能以良作
賤乎惟宮院及公卿雖或有以威勢作非者
而今政鏡無私安能肆乎幽厲失道不掩宣
平之德呂后不德不累文景之賢唯當今判
決務要詳明俾無後悔前代所決不須追究
以啓紛紜　五年七月敎凡隱占人逃奴婢
者依律文一日絹三尺例日徵布三十尺給
本主日數雖多毋過元直奴年十五以上六
十以下直布百匹十五以下六十以上五十
匹婢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百二十匹十五
以下五十以上六十匹　六年七月敎放良
奴婢年代漸遠則必輕侮本主令或代本主
於路赴戰或廬墓三年者其主告于攸司考
閱其功年過四十者方許免賤若有罵本主
又與本主親族相抗者還賤役使　顯宗四
年判還賤奴婢更訴良者杖之鈒面還主

靖宗五年定賤者隨母之法 文宗三年判公私奴婢三度逃亡者鈒面還主 仁宗十年判無後人奴婢屬官 十三年禁奴婢代身償 十四年判私奴婢背主因而有恨自縊者勿罪其主 忠烈王四年禁公私奴婢放良 五年七月下旨今後奴婢相訟駕前申呈及紫門教授判付一皆除之 十一月收還諸臣受賜官奴婢屬都官 九年九月令賤者隨母無詮判前後 二十四年正月

教曰一近來壓良爲賤者甚多其令有司推其無文契及詐僞者罪之一不念公理的望外官奴婢冒受賜牌者一切禁斷一兩班奴婢以其主役各別自古未有公役雜斂今良民盡入勢家不供官役反以兩班奴婢代爲良民之役今後一禁乃至奴妻婢夫任許其主 二十六年十月闊里吉思欲革本國奴婢之法王上表略曰昔我始祖垂誡于後嗣子孫云凡此賤類其種有別愼勿使斯類從良者許從良後必通仕漸求要職謀亂國家若違此誡社稷危矣由是小邦之法於其八世戶籍不干賤類然後乃得筮仕凡爲賤類若父若母一賤則賤縱其本主放許爲良於其所生子孫却還爲賤又其本主絶其繼嗣亦屬同宗所以然者不欲使終良也恐或有逃脫而爲良雖切防微而杜漸亦多乘隙而發奸或有因勢托功擅作威福謀亂國家而就滅者益知祖訓之難違猶恐奸情之莫禦

三十四年忠宣王復位敎曰一外方奴婢各有本役權勢之家冒受賜牌宜一切禁斷一四件奴婢（四件奴婢曰寄上曰投屬曰先王所賜與及入相貿易者）充役一申椿奴婢盡數根捉四件奴婢一體若有職閑不出者徵銀二斤以其奴婢准數使用 恭愍王元年判決後奴婢仍執不許者四品以上申聞科罪五品以下決杖遠配 辛禑元年二月敎曰抑良爲賤感傷和氣自王旨後限一月悉皆放免違者痛理 十

四年六月辛昌立八月憲司上疏一都官所屬奴婢宮司倉庫奴婢及近日誅流負將祖業奴婢新得奴婢令辨正都監亦計口成籍毋使遺漏每有土木營繕之役賓客佛神之供皆以役之其於坊里雜役一皆除去以安其生以衛王室　恭讓王三年郎舍上疏曰比年以來奔競成風皆欲冒寵於權門雖有子孫者祖業人口盡與他人故其子孫益以窮迷猶怨祖父之無德則安有孝順之可稱

者乎奴婢雖賤亦天民也例論財物恬然買賣或以牛馬易之一匹之馬給二三口猶未足償則以牛馬爲重於人命也昔廐焚孔子曰傷人乎不問馬則聖人之貴人賤畜如此安有以人易馬之理乎世俗皆迷自作殃咎納民於寺以圖求福若以佛爲正則安有納賂免禍之理乎然則非惟未蒙其福徒自勞苦貽患乎孫耳伏惟殿下幷察焉祖業人口不許孫外相傳雖無後者養其夫婦中同宗

者相傳其買賣之人納寺之弊幷行禁治則豈無補於聖理之萬一乎從之　四年人物推辨都監定奴婢決訟法一良賤相婚自今依律禁斷如有洪武二十五年正月以後違律相婚者主奴論罪所出之子亦許爲良其主不知者不坐一將自己奴婢投贈權勢施納佛宇神祠者痛行禁理一同宗之子及三歲前遺棄小兒戶口付籍爲收養者即同己子傳給外自今竊得奴婢冒稱收養者一切

禁之無子孫無收養者使孫告官平分其族文契錄恩功與他人者雖親戚毋得爭訟一奴婢役價依成王五年判年月雖多不過其直其容隱役使他人奴婢者依律論罪一今後奴婢買者無孫許親戚無親戚者役官賣者毋得還執一奴婢放賣痛行禁理其爲飢寒所迫及因公私宿債勢不得已者具狀告官方許買賣如以酒色博弈狗馬財貨之故放賣者奴婢沒官一財主未分奴婢合執者

徵劣人奴婢奪占者派別奴婢濫執者他人奴婢容隱者文契僞造使用者壓良爲賤者典當奴婢永執者中國人拘占役使者官司決後仍執者京中以當年二月爲限外方以三月爲限一皆放還自首者免罪其出限外者以不從判旨論其内雖有合使奴婢亦令沒官　都官上書一無子孫身死者其夫得全妻之奴婢其妻守信則亦得全夫之奴婢止許終身役後各歸本孫其別有文契者不

者不慮後弊有放至子孫有非分之心冒名受職以混淆或謀害本主不畏自今論情愛功勞而放役[illegible]孫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教修

年表一

高麗太祖降羅滅濟盡有三韓之地子孫傳守世通上國傳世凡三十二王歷年并僞主共四百七十五歲其始終有可考焉作年表

	上國	高麗
戊寅	後梁末帝貞明四年 契丹太祖神冊三年	[illegible]年
己卯	後梁貞明五年 契丹神冊四年	天授二年
庚辰	後梁貞明六年 契丹神冊五年	天授三年
辛巳	後梁龍德元年 契丹神冊六年	天授四年
壬午	後梁龍德二年 契丹天贊元年	天授五年

年	中國	本國
辛丑	後晉天福六年 契丹會同四年	二十四年
壬寅	後晉天福七年 契丹會同五年	二十五年
癸卯	後晉出帝仍稱天福八年 契丹會同六年	二十六年 五月太祖薨太子武即位
甲辰	後晉開運元年 契丹會同七年	惠宗元年
乙	後晉開運二年	二年
巳	契丹會同八年	二年 九月惠宗薨弟堯即位
丙午	後晉開運三年 契丹會同九年 改國號遼	定宗元年
丁未	後晉開運四年 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 遼太宗大同元年 世宗天祿元年	二年
戊申	後漢隱帝乾祐元年 遼天祿二年	三年 九月始行後漢年號
己酉	後漢乾祐二年 遼天祿三年	四年 三月定宗薨母弟昭即位
庚戌	後漢乾祐三年 遼天祿四年	光宗元年 光德
辛亥	後漢乾祐四年 後周太祖廣順元年 遼穆宗應曆元年	光德二年 始行後周年號 十二月
壬子	後周廣順二年 遼應曆二年	三年
癸丑	後周廣順三年 遼應曆三年	四年
甲	後周廣順四年	
寅	世宗顯德元年 遼應曆四年	五年
乙卯	後周顯德二年 遼應曆五年	六年
丙辰	後周顯德三年 遼應曆六年	七年
丁巳	後周顯德四年 遼應曆七年	八年
戊午	後周顯德五年 遼應曆八年	九年

干支		
己未	後周顯德六年 遼應曆九年	十年
庚申	後周宗訓元年 宋太祖建隆元年 遼應曆十年	十一年
辛酉	宋建隆二年 遼應曆十一年	十二年
壬戌	宋建隆三年 遼應曆十二年	十三年
癸亥	宋乾德元年 遼應曆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二月始行宋年號
甲子	宋乾德二年 遼應曆十四年	十五年
乙丑	宋乾德三年 遼應曆十五年	十六年
丙寅	宋乾德四年 遼應曆十六年	十七年
丁卯	宋乾德五年 遼應曆十七年	十八年
戊辰	宋開寶元年 遼應曆十八年	十九年
己巳	宋開寶二年 遼景宗保寧元年	二十年
庚午	宋開寶三年 遼保寧二年	二十一年
辛未	宋開寶四年 遼保寧三年	二十二年
壬申	宋開寶五年 遼保寧四年	二十三年
癸酉	宋開寶六年 遼保寧五年	二十四年
甲戌	宋開寶七年 遼保寧六年	二十五年
乙亥	宋開寶八年 遼保寧七年	二十六年 五月 宋貴太子伷卿
丙子	宋開寶九年 太宗太平興國元年 遼保寧八年	景宗元年

干支	中國	高麗
丁丑	宋太平興國二年 遼保寧九年	二年
戊寅	宋太平興國三年 遼保寧十年	三年
己卯	宋太平興國四年 遼乾亨元年	四年
庚辰	宋太平興國五年 遼乾亨二年	五年
辛巳	宋太平興國六年 遼乾亨三年	六年 七月景宗疾篤召堂弟開寧君治禪位乃薨
壬午	宋太平興國七年 遼乾亨四年	成宗元年
癸未	宋太平興國八年 遼聖宗統和元年 復國號契丹	二年
甲申	宋雍熙元年 契丹統和二年	三年
乙酉	宋雍熙二年 契丹統和三年	四年
丙戌	宋雍熙三年 契丹統和四年	五年
丁亥	宋雍熙四年 契丹統和五年	六年
戊子	宋端拱元年 契丹統和六年	七年
己丑	宋端拱二年 契丹統和七年	八年
庚寅	宋淳化元年 契丹統和八年	九年
辛卯	宋淳化二年 契丹統和九年	十年
壬辰	宋淳化三年 契丹統和十年	十一年
癸巳	宋淳化四年 契丹統和十一年	十二年 十月契丹來侵遣使請和
甲午	宋淳化五年 契丹統和十二年	十三年 二月始行契丹年號

干支	宋・契丹	高麗
乙未	宋至道元年 契丹統和十三年	十四年
丙申	宋至道二年 契丹統和十四年	十五年三月契丹遣使來冊王
丁酉	宋至道三年 契丹統和十五年	十六年十月成宗寢疾召開寧君誦傳位薨穆宗即位
戊戌	宋眞宗咸平元年 契丹統和十六年	穆宗元年
己亥	宋咸平二年 契丹統和十七年	二年
庚子	宋咸平三年 契丹統和十八年	三年
辛丑	宋咸平四年 契丹統和十九年	四年
壬寅	宋咸平五年 契丹統和二十年	五年
癸卯	宋咸平六年 契丹統和二十一年	六年

十

干支	宋・契丹	高麗
甲辰	宋景德元年 契丹統和二十二年	七年
乙巳	宋景德二年 契丹統和二十三年	八年
丙午	宋景德三年 契丹統和二十四年	九年
丁未	宋景德四年 契丹統和二十五年	十年
戊申	宋大中祥符元年 契丹統和二十六年	十一年
己酉	宋大中祥符二年 契丹統和二十七年	十二年二月大良院君詢即位康兆廢穆宗尋弑之
庚戌	宋大中祥符三年 契丹統和二十八年	顯宗元年十一月契丹帝來侵王幸羅州
辛亥	宋大中祥符四年 契丹統和二十九年	二年二月王還[illegible]
壬子	宋大中祥符五年 契丹開泰元年	三年

十一

癸丑	宋大中祥符六年 契丹開泰二年	四年
甲寅	宋大中祥符七年 契丹開泰三年	五年
乙卯	宋大中祥符八年 契丹開泰四年	六年 十一月遣使如宋貢方物告契丹連歲來侵
丙辰	宋大中祥符九年 契丹開泰五年	七年 行宋年號
丁巳	宋天禧元年 契丹開泰六年	八年
戊午	宋天禧二年 契丹開泰七年	九年
己未	宋天禧三年 契丹開泰八年	十年
庚申	宋天禧四年 契丹開泰九年	十一年 契丹[illegible]二月[illegible]
辛酉	宋天禧五年 契丹太平元年	十二年

壬戌	宋乾興元年 契丹大平二年	十三年 四月契丹遣使來冊王自是復行契丹年號
癸亥	宋仁宗天聖元年 契丹大平三年	十四年
甲子	宋天聖二年 契丹大平四年	十五年
乙丑	宋天聖三年 契丹大平五年	十六年
丙寅	宋天聖四年 契丹大平六年	十七年
丁卯	宋天聖五年 契丹大平七年	十八年
戊辰	宋天聖六年 契丹大平八年	十九年
己巳	宋天聖七年 契丹大平九年	二十年
庚午	宋天聖八年 契丹大平十年	二十一年

干支	宋・契丹	高麗
辛未	宋天聖九年 契丹興宗景福元年	二十二年 五月顯宗薨太子欽即位 十月遣使如契丹請毁鴨綠城橋不許停賀正使仍用太平年號
壬申	宋明道元年 契丹重熙元年	德宗元年 正月契丹使至不納
癸酉	宋明道二年 契丹重熙二年	二年
甲戌	宋景祐元年 契丹重熙三年	三年 九月德宗薨弟平壤君亨即位
乙亥	宋景祐二年 契丹重熙四年	靖宗元年 五月契丹移牒責我絶通好
丙子	宋景祐三年 契丹重熙五年	二年
丁丑	宋景祐四年 契丹重熙六年	三年 十二月遣使如契丹請復通好
戊寅	宋寶元元年 契丹重熙七年	四年 八月始行重熙年號
己卯	宋寶元二年 契丹重熙八年	五年 四月契丹遣使來冊王
庚辰	宋康定元年 契丹重熙九年	六年
辛巳	宋慶曆元年 契丹重熙十年	七年
壬午	宋慶曆二年 契丹重熙十一年	八年
癸未	宋慶曆三年 契丹重熙十二年	九年 十一月契丹遣使來冊王
甲申	宋慶曆四年 契丹重熙十三年	十年
乙酉	宋慶曆五年 契丹重熙十四年	十一年
丙戌	宋慶曆六年 契丹重熙十五年	十二年 五月靖宗薨弟樂浪君徽即位
丁亥	宋慶曆七年 契丹重熙十六年	文宗元年 九月契丹遣使來冊王
戊子	宋慶曆八年	二年

干支	宋・契丹	年
戊子	契丹重熙十七年	
己丑	宋皇祐元年 契丹重熙十八年	三年 正月契丹遣使來冊王
庚寅	宋皇祐二年 契丹重熙十九年	四年
辛卯	宋皇祐三年 契丹二十年	五年
壬辰	宋皇祐四年 契丹重熙二十一年	六年
癸巳	宋皇祐五年 契丹重熙二十二年	七年
甲午	宋至和元年 契丹重熙二十三年	八年
乙未	宋至和二年 契丹度宗清寧元年	九年 五月契丹遣使來冊王
丙申	宋嘉祐元年 契丹清寧二年	十年
丁酉	宋嘉祐二年 契丹清寧三年	十一年 三月契丹遣使來冊
戊戌	宋嘉祐三年 契丹清寧四年	十二年
己亥	宋嘉祐四年 契丹清寧五年	十三年
庚子	宋嘉祐五年 契丹清寧六年	十四年
辛丑	宋嘉祐六年 契丹清寧七年	十五年
壬寅	宋嘉祐七年 契丹清寧八年	十六年
癸卯	宋嘉祐八年 契丹清寧九年	十七年
甲辰	宋英宗治平元年 契丹清寧十年	十八年
乙巳	宋治平二年 契丹咸雍元年	十九年 四月遣使來冊王
丙午	宋治平三年	二十年

干支	宋·遼	高麗
午	契丹咸雍二年 復國號遼	
丁未	宋治平四年 遼咸雍三年	二十一年
戊申	宋神宗熙寧元年 遼咸雍四年	二十二年 七月宋人黃愼來
己酉	宋熙寧二年 遼咸雍五年	二十三年
庚戌	宋熙寧三年 遼咸雍六年	二十四年 八月宋湖南荊湖兩浙發運使羅拯復遣黃愼來
辛亥	宋熙寧四年 遼咸雍七年	二十五年 三月遣民官侍郎金悌奉表禮物如宋
壬子	宋熙寧五年 遼咸雍八年	二十六年 六月金悌自宋[illegible]
癸丑	宋熙寧六年 遼咸雍九年	二十七年
甲寅	宋熙寧七年 遼咸雍十年	二十八年
乙卯	宋熙寧八年 遼大康元年	二十九年
丙辰	宋熙寧九年 遼大康二年	三十年
丁巳	宋熙寧十年 遼大康三年	三十一年
戊午	宋元豐元年 遼大康四年	三十二年 五月宋[illegible]
己未	宋元豐二年 遼大康五年	三十三年
庚申	宋元豐三年 遼大康六年	三十四年
辛酉	宋元豐四年 遼大康七年	三十五年
壬戌	宋元豐五年 遼大康八年	三十六年
癸亥	宋元豐六年 遼大康九年	三十七年 七月文宗薨太子勳即位是爲順宗 八月順宗薨[illegible]國原公運即位

干支	宋・遼	高麗
甲子	宋元豐七年 遼大康十年	宣宗元年
乙丑	宋元豐八年 遼大安元年	二年 十一月遼遣使冊王
丙寅	宋哲宗元祐元年 遼大安二年	三年
丁卯	宋元祐二年 遼大安三年	四年
戊辰	宋元祐三年 遼大安四年	五年
己巳	宋元祐四年 遼大安五年	六年
庚午	宋元祐五年 遼大安六年	七年
辛未	宋元祐六年 遼大安七年	八年
壬申	宋元祐七年 遼大安八年	九年

干支	宋・遼	高麗
癸酉	宋元祐八年 遼大安九年	十年
甲戌	宋紹聖元年 遼大安十年	十一年 四月宣宗薨 元子昱即位
乙亥	宋紹聖二年 遼壽隆元年	獻宗元年 十月大叔雞林公熙受禪即位
丙子	宋紹聖三年 遼壽隆二年	肅宗元年
丁丑	宋紹聖四年 遼壽隆三年	二年 閏二月獻宗薨 十二月遼遣使來冊王
戊寅	宋元符元年 遼壽隆四年	三年
己卯	宋元符二年 遼壽隆五年	四年
庚辰	宋元符三年 遼壽隆六年	五年
辛巳	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 遼天祚乾統元年	六年

壬午	宋崇寧元年 遼乾統二年	七年
癸未	宋崇寧二年 遼乾統三年	八年
甲申	宋崇寧三年 遼乾統四年	九年 四月遼遣使來冊王
乙酉	宋崇寧四年 遼乾統五年	十年 十月肅宗薨 太子俁即位
丙戌	宋崇寧五年 遼乾統六年	睿宗 元年
丁亥	宋大觀元年 遼乾統七年	二年
戊子	宋大觀二年 遼乾統八年	三年 尹瓘還[illegible] 立碑公險鎮以爲界
己丑	宋大觀三年 遼乾統九年	四年
庚寅	宋大觀四年 遼乾統十年	五年

辛卯	宋政和元年 遼天慶元年	六年
壬辰	宋政和二年 遼天慶二年	七年
癸巳	宋政和三年 遼天慶三年	八年
甲午	宋政和四年 遼天慶四年	九年
乙未	宋政和五年 遼天慶五年 金太祖收國元年	十年
丙申	宋政和六年 遼天慶六年 金收國二年	十一年 四月以遼爲金所侵正朔不可行凡文牒除去天慶年號但用甲子 六月宋賜大晟樂詔
丁酉	宋政和七年 遼天慶七年 金天輔元年	十二年 三月金遣使寄書請和親
戊戌	宋重和元年 遼天慶八年 金天輔二年	十三年
己亥	宋宣和元年 遼天慶九年	十四年

干支	紀年	本國
（己亥）	…天輔三年	
庚子	宋宣和二年 遼天慶十年 金天輔四年	十五年
辛丑	宋宣和三年 遼保大元年 金天輔五年	十六年
壬寅	宋宣和四年 遼保大二年 金天輔六年	十七年 四月睿宗薨太子楷即位
癸卯	宋宣和五年 遼保大三年 金天輔七年 太宗天會元年	仁宗元年
甲辰	宋宣和六年 遼保大四年 金天會二年	二年
乙巳	宋宣和七年 遼保大五年 金天會三年	三年 是歲金滅遼
丙午	宋欽宗靖康元年 金天會四年	四年 二月李資謙叛流之 四月遣使如金上表稱臣
丁未	宋靖康二年 高宗建炎元年 金天會五年	五年 九月金遣使來諭虜宋二帝
戊申	宋建炎二年	六年 六月宋遣使請假道往問二帝

干支	紀年	本國
（戊申）	金天會六年	行在王上表陳以金未得承稟之意
己酉	宋建炎三年 金天會七年	七年
庚戌	宋建炎四年 遼天會八年	八年
辛亥	宋紹興元年 金天會九年	九年
壬子	宋紹興二年 金天會十年	十年
癸丑	宋紹興三年 金天會十一年	十一年
甲寅	宋紹興四年 金天會十二年	十二年
乙卯	宋紹興五年 金熙宗仍天會十三年	十三年 正月僧妙清等據西京叛
丙辰	宋紹興六年 金天會十四年	十四年 二月金富軾平西京
丁	宋紹興七年	十五年

干支	宋・金	高麗
(丁)巳	金天會十五年	
戊午	宋紹興八年 金天眷元年	十六年
己未	宋紹興九年 金天眷二年	十七年
庚申	宋紹興十年 金天眷三年	十八年
辛酉	宋紹興十一年 金皇統元年	十九年
壬戌	宋紹興十二年 金皇統二年	二十年 五月金遣使來冊王
癸亥	宋紹興十三年 金皇統三年	二十一年
甲子	宋紹興十四年 金皇統四年	二十二年
乙丑	宋紹興十五年 金皇統五年	二十三年
丙(寅)	宋紹興十六年 金皇統六年	二十四年 六月仁宗薨傳位于太[illegible]
丁卯	宋紹興十七年 金皇統七年	毅宗元年
戊辰	宋紹興十八年 金皇統八年	二年
己巳	宋紹興十九年 金皇統九年 海陵王天德元年	三年
庚午	宋紹興二十年 金天德二年	四年
辛未	宋紹興二十一年 金天德三年	五年
壬申	宋紹興二十二年 金天德四年	六年
癸酉	宋紹興二十三年 金貞元元年	七年
甲戌	宋紹興二十四年 金貞元二年	八年
乙(亥)	宋紹興二十五年	九年

高麗史八十七

表卷第二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教修

年表二

年	上國	高麗
辛卯	宋孝宗乾道七年 金世宗大定十一年	明宗元年
壬辰	宋乾道八年 金大定十二年	二年 五月金遣使來冊王
癸巳	宋乾道九年 金大定十三年	三年 六月金甫當等啚反正至巨濟奉毅宗出居鷄林府九月鄭仲夫等殺文臣殆盡 月李義旼弑毅宗
甲午	宋淳熙元年 金大定十四年	四年 九月西京留守趙位寵起兵
乙未	宋淳熙二年 金大定十五年	五年
丙申	宋淳熙三年 金大定十六年	六年
丁酉	宋淳熙四年 金大定十七年	七年
戊戌	宋淳熙五年 金大定十八年	八年
己亥	宋淳熙六年 金大定十九年	九年 九月慶大升誅鄭仲夫
庚子	宋淳熙七年 金大定二十年	十年
辛丑	宋淳熙八年 金大定二十一年	十一年
壬寅	宋淳熙九年 金大定二十二年	十二年
癸卯	宋淳熙十年 金大定二十三年	十三年
甲辰	宋淳熙十一年 金大定二十四年	十四年
乙巳	宋淳熙十二年 金大定二十五年	十五年

干支	宋・金	高麗
丙午	宋淳熙十三年 金大定二十六年	十六年
丁未	宋淳熙十四年 金大定二十七年	十七年
戊申	宋淳熙十五年 金大定二十八年	十八年
己酉	宋淳熙十六年 金大定二十九年	十九年
庚戌	宋光宗紹熙元年 金章宗明昌元年	二十年
辛亥	宋紹熙二年 金明昌二年	二十一年
壬子	宋紹熙三年 金明昌三年	二十二年
癸丑	宋紹熙四年 金明昌四年	二十三年
甲寅	宋紹熙五年 金明昌五年	二十四年
乙卯	宋寧宗慶元元年 金明昌六年	二十五年
丙辰	宋慶元二年 金承安元年	二十六年 四月崔忠獻殺李義旼
丁巳	宋慶元三年 金承安二年	二十七年 九月崔忠獻廢明宗放太子立王弟平凉公旼
戊午	宋慶元四年 金承安三年	神宗元年
己未	宋慶元五年 金承安四年	二年
庚申	宋慶元六年 金承安五年	三年
辛酉	宋嘉泰元年 金泰和元年	四年
壬戌	宋嘉泰二年 金泰和二年	五年 十一月明宗薨 十二月東京叛遣將討之
癸亥	宋嘉泰三年 金泰和三年	六年

壬午 宋嘉定十五年 金元光元年 蒙古太祖十七年 九年

癸未 宋嘉定十六年 金元光二年 蒙古太祖十八年 十年

甲申 宋嘉定十七年 金哀宗正大元年 蒙古太祖十九年 十一年 以金國衰微不用年號

乙酉 宋理宗寶慶元年 金正大二年 蒙古太祖二十年 十二年 正月蒙使還中途爲盜所殺蒙古疑我遂與之絶

丙戌 宋寶慶二年 金正大三年 蒙古太祖二十一年 十三年

丁亥 宋寶慶三年 金正大四年 蒙古太祖二十二年 十四年

戊子 宋紹定元年 金正大五年 蒙古太祖二十三年 十五年

己丑 宋紹定二年 金正大六年 蒙古太宗元年 十六年

庚寅 宋紹定三年 金正大七年 蒙古太宗二年 十七年

辛卯 宋紹定四年 金正大八年 蒙古太宗三年 十八年 蒙古兵圍京城 十二月[illegible]

壬辰 宋紹定五年 金哀宗開興元年又改天興 蒙古太宗四年 十九年 七月崔瑀奉王遷都江華

癸巳 宋紹定六年 金天興二年 蒙古太宗五年 二十年 五月西京人畢賢甫叛擒斬之

甲午 宋端平元年 金天興三年 蒙古太宗六年 二十一年

乙未 宋端平二年 蒙古太宗七年 二十二年

丙申 宋端平三年 蒙古太宗八年 二十三年 八月蒙古兵入南京

丁酉 宋嘉熙元年 蒙古太宗九年 二十四年 八月蒙[illegible]

戊戌 宋嘉熙二年 蒙古太宗十年 二十五年

己亥 宋嘉熙三年 蒙古太宗十一年 二十六年

干支	中國紀年	本國紀年
庚子	宋嘉熙四年 蒙古太宗十二年	二十七年
辛丑	宋淳祐元年 蒙古太宗十三年 太宗崩皇后臨朝五年	二十八年 四月永寧公綧入蒙古為禿魯花
壬寅	宋淳祐二年	二十九年
癸卯	宋淳祐三年	三十年
甲辰	宋淳祐四年	三十一年
乙巳	宋淳祐五年	三十二年
丙午	宋淳祐六年 蒙古定宗元年	三十三年
丁未	宋淳祐七年 蒙古定宗二年	三十四年
戊申	宋淳祐八年 蒙古定宗三年 [illegible]臨朝	三十五年
己酉	宋淳祐九年	三十六年
庚戌	宋淳祐十年	三十七年
辛亥	宋淳祐十一年 蒙古憲宗元年	三十八年
壬子	宋淳祐十二年 蒙古憲宗二年	三十九年 七月蒙古遣人來督復舊京
癸丑	宋寶祐元年 蒙古憲宗三年	四十年 九月蒙使來主出迎于昇天府 十二月遣安[illegible]公淐如蒙古乞退師
甲寅	宋寶祐二年 蒙古憲宗四年	四十一年
乙卯	宋寶祐三年 蒙古憲宗五年	四十二年 九月蒙古車羅大兵闌入南界
丙辰	宋寶祐四年 蒙古憲宗六年	四十三年
丁巳	宋寶祐五年 蒙古憲宗七年	四十四年 五月車羅大復來又[illegible] 上親[illegible] 令王子朝[illegible]求可無[illegible] [illegible]永安公僖[illegible]

干支	中國紀年	本國紀年
申	元至元九年	從元俗辮[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還國人驗之 十二月世子如元
癸酉	宋咸淳九年 元至元十年	十四年 四月金方慶與忻[illegible][illegible]討三別抄餘黨于耽羅平之
甲戌	宋咸淳十年 元至元十一年	十五年 五月世子尚元帝女安平公主 六月元宗薨 八月世子還國即位 十月金方慶與元元帥忽敦洪茶丘軍征日本至一岐戰敗軍不還者萬三千五百餘人
乙亥	宋恭帝德祐元年 元至元十二年	忠烈王元年
丙子	宋端宗景炎元年 元至元十三年	二年
丁丑	宋景炎二年 元至元十四年	三年
戊寅	宋帝昺祥興元年 元至元十五年	四年 四月王及公主世子源如元 九月還
己卯	宋[illegible]二年 元至元十六年	五年
庚辰	元至元十七年	六年 八月王如元議征日本事 九月還 十二月元册王
辛巳	元至元十八年	七年 五月金方慶與忻都茶丘征日本至覇家臺戰敗軍不還者十萬有奇
壬午	元至元十九年	八年
癸未	元至元二十年	九年 六月元册王
甲申	元至元二十一年	十年 四月王及公主世子如元 九月還
乙酉	元至元二十二年	十一年
丙戌	元至元二十三年	十二年
丁亥	元至元二十四年	十三年
戊	元至元二十五年	十四年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元大德八年	元大德九年	元大德十年	元大德十一年	元武宗至大元年	元至大二年	元至大三年	元至大四年
三十年	三十一年 十一月王如元	三十二年	三十三年忠宣迎立武宗功第一封瀋陽王五月王還自元八月元加冊王	三十四年七月忠烈王薨忠宣還國發即位十月元遣使來冊王依前瀋陽王十一月王如元	忠宣王元年	二年	三年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元仁宗皇慶元年	元皇慶二年	元延祐元年	元延祐二年	元延祐三年	元延祐四年
四年	五年 [illegible]	忠肅王元年 元 正月忠宣加	二年	三年二月忠宣請遜于帝帝許之王遣如元三月忠宣奏于帝傳瀋王位于世子暠自稱大尉王七月王娶營王之女亦憐真八剌公主十月王與公主還自元	四年

干支	元	高麗
癸酉	元順帝元統元年	二年 四月王[illegible] 元
甲戌	元元統二年	三年
乙亥	元至元元年	四年
丙子	元至元二年	五年 三月王如元 十二月忠惠還自元
丁丑	元至元三年	六年 十二月王還自元
戊寅	元至元四年	七年
己卯	元至元五年	八年 三月忠肅王薨 九月征東省請忠惠襲[illegible] 十一月元遣使傳國印于忠惠 還執以歸
庚辰	元至元六年	忠惠王後元年 正月元囚忠惠于刑部 三月釋之復王位 四月東還

干支	元	高麗
辛巳	元至正元年	二年
壬午	元至正二年	三年
癸未	元至正三年	四年 十一月元遣使執王以歸 十二月流于揭陽
甲申	元至正四年	五年 正月行至岳陽縣薨 二月元子昕在元帝命襲王位 四月東還 五月元遣使來[illegible]
乙酉	元至正五年	忠穆王元年
丙戌	元至正六年	二年
丁亥	元至正七年	三年
戊子	元至正八年	四年 十二月忠穆王薨
己丑	元至正九年	忠定王

干支	大明	高麗
庚申	大明洪武十三年	六年
辛酉	大明洪武十四年	七年
壬戌	大明洪武十五年	八年
癸亥	大明洪武十六年	九年
甲子	大明洪武十七年	十年
乙丑	大明洪武十八年	十一年
丙寅	大明洪武十九年	十二年
丁卯	大明洪武二十年	十三年
戊辰	大明洪武二十一年	十四年 三月大明設鐵嶺衛 四月禑以曹敏修爲[illegible]軍都統我太祖爲右軍都統往攻遼東停洪武年號 五月[illegible]次威化島 太祖舉義回軍 六月廢禑放于江華子昌立 復行洪武年號
己巳	大明洪武二十二年	辛昌元年 十一月我太祖與沈德符等定策立定昌府院君瑤放昌于江華 恭讓王元年 十二月誅禑昌
庚午	大明洪武二十三年	二年
辛未	大明洪武二十四年	三年
壬申	大明洪武二十五年	四年 七月廢王放于原州

表卷第二

列傳卷第一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教修

后妃一

高麗之制王母稱王太后嫡稱王后妾稱夫人貴妃淑妃德妃賢妃是為夫人秩並正一品自餘尚宮尚寢尚食尚針皆有貞次靖宗以後或稱宮主或稱院主或稱翁主改復不常未可詳也太祖法古有志化俗然狃於土習以子娉女諱稱外姓其子孫視為家法而不之恠惜哉蓋夫婦人倫之本也國家理亂罔不由之可不慎歟故作后妃傳而嬪嬙夫人并各附于其次

太祖神惠王后柳氏貞州人三重大匡天弓之女天弓家大富邑人稱為長者太祖事弓裔為將軍引兵過貞州息馬古柳下后立路傍川上見其有德容問汝誰氏女對曰此邑長者家女也太祖因至宿焉其家饗一軍甚豊以后侍寢厥後絶不相聞后守志削髮為尼太祖聞之召以為夫人弓裔末洪儒裴玄慶申崇謙卜智謙諸太祖第將議廢立不欲令后知之謂后曰園中豈有新瓜乎可摘來后知其意出從北戶潛入帳中於是諸將遂言推戴之意太祖作色拒之甚堅后遽從帳中出謂太祖曰舉義代虐自古而然今聞諸將議妾猶奮發況大丈夫乎手提甲領以被之諸將扶擁而出遂即位太祖十六年

後唐明宗遣太僕卿王瓊等來冊后官告曰為人之妻能從夫以貴著是為宜其家無曾邑之制彝典所垂俾增伉儷之光以獎國君之齋大義軍使特進檢校太保使持節玄菟州都督上柱國高麗國王妻河東柳氏內言必正同獎圖多贊虎幄之嘉謨保魚軒之盛數輔成忠節諒屬柔明爰降殊榮載踰常等勉助勤王之志是謂報國之規可封河東郡夫人薨謚神惠王后祔葬顯陵

莊和王后吳氏羅州人祖富伅父多憐君世
家州之木浦多憐君娶沙干連位女德交生
后后嘗夢浦龍來入腹中驚覺以語父母共
奇之未幾太祖以水軍將軍出鎭羅州泊舟
木浦望見川上有五色雲氣至則后浣布太
祖召幸之以側微不欲有娠宣于寢席后即
吸之遂有娠生子是爲惠宗面有席紋世謂
之襵主常以水灌寢席又以大瓶貯水洗臂
不厭眞龍子也年七歲太祖知有繼統之德

恐母微不得嗣位以故笥盛柘黃袍賜后后
示大匡朴述熙述熙揣知其意請立爲正胤
后薨諡莊和王后
神明順成王太后劉氏忠州人贈太師內史
令兢達之女生太子泰定宗光宗文元大王
貞證通國師樂浪興芳二公主薨謚神明順
聖太后
神靜王太后皇甫氏黃州人太尉三重大匡
忠義公悌恭之女生戴宗及大穆王后初封

明福宮大夫人成宗二年七月薨成宗早喪
宣義太后長於后故哀慕盡禮率百僚臨于
殯殿上謚曰神靜大王太后冊文曰德侔附
寶功比姜嫄曾表異於手文亦炳靈於胎教
端逢聖祖始卜好逑廣妙選於六宮贊昌基
於厥政克修婦道爰備坤儀節儉之風行乎
閫閾箴規之義播在朝廷樊姬之不食鮮禽
楚王改過衛女之不聽淫樂齊主知非矧乃
辟輦之謙群情所伏破環之智列辟攸尊頃

業之興由其儆誡洪圖之盛仗乃賢謀旋屬
駕枉商山天崩杞國嫠居四紀鞠育諸孫名
在景鍾事光彤管顧惟眇質早遘閔凶纔當
齠齔之年旣違慈母比及幼沖之歲又喪嚴
親便歸祖妣之懷中似接高堂之膝下旨甘
輟口每加吐哺之恩軟暖附身幾沐字孤之
惠盖因撫養以至長成幸承門蔭之功叨獲
禪傳之位欲報祖先之德誓輸孫子之誠豈
期太史書氛靈臺告祲松齡未享爾質俄捐

惠軒靜兮鑑殿並空十亂缺兮百身難贖九族銜靡依之歎衆民含罔極之悲今則遠日已臻玄宮欲閟啓殯堂兮殮儀必備仍泉隧兮空具將加特命禮官敎徵茂實考前芳而累行表徽號以易名今遣某官某謹上謚曰神靜大王太后葬壽陵穆宗五年四月加謚定憲顯宗五年三月加懿敬十八年四月又加宣德文宗十年十月加謚慈景册文曰鷰石開祥鳩洲協德漲家成國內伸弼贊之勞

翼子謀孫旁及慈和之訓嬪風載睦王化由宣所以契二儀合配之尊處百代不遷之廟但臣因叨慶系彌注孝思奉群序以合升執溥羞而親饋屬兹龜獻仍益鴻稱謹奉册加上尊謚曰慈景仁宗十八年四月加柔明高宗四十年十月加貞平

神成王太后金氏新羅人匝干億廉之女新羅王金傳遣使請降太祖待以厚禮使歸告曰今王以國與寡人其爲賜大矣願結婚宗室以永甥舅之好傳報曰我伯父億廉有女德容雙美非是無以備內政太祖遂取之生安宗顯宗即位追謚神成王太后陵曰貞

貞德王后柳氏貞州人侍中德英之女生王位君仁愛君元莊太子助伊君文惠宣義二王后

獻穆大夫人平氏慶州人佐尹俊之女生壽命太子貞穆夫人王氏溟州人三韓功臣太師三重大匡景之女生順安王大妃東陽院

夫人庾氏平州人太師三重大匡黔弼之女生孝穆太子義孝隱太子肅穆夫人史失其姓氏鎭州人大匡名必之女生元寧太子天安府院夫人林氏慶州人太守彥之女生孝成太子琳珠孝祗太子興福院夫人洪氏洪州人三重太匡規之女生太子稷公主一後大良院夫人李氏陜州人大匡元之女大溟州院夫人王氏溟州人內史令乂之女廣州院夫人王氏廣州人大匡規之女小廣州院

夫人王氏亦規之女生子廣州院君東山院
夫人朴氏昇州人三重大匡英規之女禮和
夫人王氏春州人大匡柔之女大西院夫人
金氏洞州人大匡行波之女小西院夫人金
氏亦行波之女行波善射御太祖賜姓金太
祖幸西京行波率獵徒道謁請至其家留信
宿以二女各侍一夜後不復幸二女皆出家
爲尼太祖憐之召見曰爾等既出家志不可
奪也命於西京城中作大小西院兩寺置田

民令各居之故稱大小西院夫人西殿院夫
人史失其氏族信州院夫人康氏信州人阿
飡起珠之女生一子早卒養光宗爲子月華
院夫人大匡英章之女史失姓氏小黃州院
夫人元甫順行之女史失姓氏聖茂夫人朴
氏平州人三重大匡智胤之女生孝悌孝明
二太子法登資利二君義城府院夫人洪氏
義城府人太師三重大匡儒之女生義城府
院大君月鏡院夫人朴氏平州人太尉三重

大匡守文之女夢良院夫人朴氏平州人太
師三重大匡守卿之女海良院夫人海平人
大匡宣必之女史失姓氏
惠宗義和王后林氏鎭州人大匡曦之女太
祖四年十二月冊惠宗爲正胤以后爲妃生
興化君慶化宮夫人貞憲公主薨謚義和王
后葬順陵祔惠宗廟穆宗五年四月加謚成
懿顯宗五年三月加景信十八年四月加謙
宣高宗四十年十月加靖順

後廣州院夫人王氏廣州人大匡規之女清
州院夫人金氏清州人元甫兢律之女宮人
哀伊主慶州人大干連乂之女生太子濟明
惠夫人
定宗文恭王后朴氏昇州人三重大匡英規
之女薨謚文恭王后葬安陵祔定宗廟穆宗
五年四月加淑節顯宗五年三月加孝愼十
八年四月加景信後又加宣穆順聖文宗十
年十月加貞惠高宗四十年十月加寧徽

文成王后朴氏亦英規之女生慶春院君公
主一
清州南院夫人金氏元甫兢律之女
光宗大穆王后皇甫氏太祖之女生景宗孝
和太子千秋寶華二夫人公主一光宗七年
命按檢奴婢辨其是非奴背主者甚衆陵上
之風大行人皆嗟怨后切諫之光宗不納薨
謚大穆王后祔光宗廟穆宗五年四月加安
靜顯宗五年三月加宣明十八年四月加懿

正後又加信敬文宗十年十月加恭平高宗
四十年十月加靜睿
慶和宮夫人林氏惠宗之女惠宗二年王規
譖王弟堯及昭有異圖惠宗乃以女妻昭以
強其勢語在規傳
景宗獻肅王后金氏新羅敬順王之女也薨
謚獻肅王后祔景宗廟穆宗五年四月加溫
敬顯宗五年三月加恭孝十八年四月加良
憲後又加懿穆順聖文宗十年十月加懷安

高宗四十年十月加仁厚
獻懿王后劉氏宗室文元大王貞之女
獻哀王太后皇甫氏戴宗之女生穆宗穆宗
即位冊上尊號曰應天啓聖靜德王太后穆
宗年已十八太后攝政居千秋殿世號千秋
太后與金致陽通而生子欲以其子嗣王位
時顯宗爲大良院君太后忌之強令出家寓
居三角山神穴寺時稱神穴小君太后屢遣
人謀害一日使內人遺以酒餅皆和毒藥內

人到寺求見小君欲親勸食寺有僧匿小
君於地穴中紿之曰小君出遊山中安知去
處耶及內人還散之庭中烏雀食而即斃凡
忠臣義士尤所忌憚多以非罪陷之穆宗不
能禁十二年正月千秋殿災太后入長生殿
後康兆殺致陽父子流太后親屬于海島又
使人弑穆宗於是太后遷居黃州者二十一
年顯宗二十年正月薨于崇德宮壽六十六
葬幽陵

獻貞王后皇甫氏亦戴宗之女景宗薨出居王輪寺南私第嘗夢登鵠嶺旋流溢國中盡成銀海卜之曰生子則王有一國后曰我既寡何以生子時安宗第與后第相近因與往來遂焉有娠彌月人莫敢言成宗十一年七月后宿安宗第家人積薪于庭而火之火方熾百官奔救成宗亦亟往問之家人遂以實告乃流安宗后慚恨哭泣比還其第纔及門感動攀門前柳枝免身而卒成宗命擇姆以

養其兒是爲顯宗顯宗即位追尊爲孝肅王太后陵曰元陵八年五月加惠順十二年六月改惠順爲仁惠十八年四月加宣容高宗四十年十月加明簡

大明宮夫人柳氏宗室元莊太子之女

成宗文德王后劉氏光宗之女初適弘德院君後配成宗薨謚文德王后祔成宗廟穆宗五年四月加孝恭顯宗五年三月加順聖十八年四月加英睿後又加肅節文宗十年十月加元獻高宗四十年十月加宣威

文和王后金氏善州人贈侍中元崇之女初稱延興宮主或稱玄德宮主生貞元王后顯宗二十年四月封爲大妃九月贈元崇特進守大尉兼侍中上柱國和義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五百戶母王氏和義郡大夫人祖光義尚書左僕射上柱國和義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祖母金氏和義郡大夫人后薨謚文和王后

延昌宮夫人崔氏右僕射行言之女生元和王后

穆宗宣正王后劉氏宗室弘德院君圭之女薨謚宣正王后祔穆宗廟顯宗五年三月加懿節後加安獻貞愼文宗十年十月加寬堅高宗四十年十月加元貞

宮人金氏有寵號邀石宅宮人慶州人融大詐稱新羅元聖王遠孫認良民五百餘口爲奴婢以贈金氏及平章韓藺卿侍郎金諾爲

控御史臺按問得實奏請罪之穆宗命罰金
氏銅一百斤流關卿諸于外聞者皆賀
顯宗元貞王后金氏成宗之女顯宗即位納
爲后稱玄德王后元年王避契丹兵南幸后
從行九年四月薨諡元貞葬和陵十八年加
謚惠
元和王后崔氏亦成宗之女生孝靜公主天
壽殿主初稱恒春殿王妃後改帶春殿亦從
王南幸八年十二月贈后外祖崔行言尚書

左僕射外祖母金氏豐山郡大夫人母崔氏
樂浪郡大夫人薨謚元和王后
元城太后金氏安山人侍中殷傳之女生德
宗靖宗仁平王后景肅公主初顯宗南幸及
賊退還至公州殷傳時爲節度使使后製御
衣以進因納之稱延慶院主九年七月生靖
宗改院號爲宮遣使賜禮物十三年九月追
贈殷傳爲推忠守節昌國功臣開府儀同三
司守司空上柱國安山郡開國侯食邑一千

戶妣安山郡大夫人壽妍爲王妣十五年
又贈祖肯弼爲尚書右僕射上柱國安山縣
開國侯食邑一千五百戶祖妣安山郡大夫
人外祖李許謙尚書左僕射上柱國邵城縣
開國侯食邑一千五百戶十八年九月賜后
舊宅號爲長慶宮十九年七月薨謚元成王
后葬明陵祔顯宗廟德宗即位追尊爲王太
后後加容懿恭惠文宗十年十月加英穆後
又加良德信節順聖仁宗十八年四月加慈

聖高宗四十年十月加廣宣
元惠太后金氏亦殷傳之女生文宗平壤公
基孝思王后初稱安福宮主顯宗十一年五
月改安福爲延德十三年六月卒謚元惠葬
懷陵十六年四月追贈王妃十八年五月加
謚平敬王后文宗時尊爲太后
元容王后柳氏宗室敬章太子之女顯宗四
年五月納爲妃薨謚元容王后
元穆王后徐氏利川人內史令訥之女顯宗

十三年八月納爲淑妃稱興盛宮主十七年三月追贈母崔氏爲利川郡大夫人繼母鄭氏利川郡大君文宗十一年五月卒有司奏禮展母有子者緦麻三月興盛宮主無子上不宜服制可輟朝三日又制興盛宮主火殯訖令有司瘞骨置陵定侍衛貟吏及守陵戶歲時奉祀中書省奏伏審乙未十二月判旨景興院主貴妃依文和大妃例葬除其陵號興盛景興皆是聖考妃追孝之禮不宜有異

兄興盛無後上既無服請除陵號及歲時奉祀制從之贈謚元穆五后

元平五后金氏亦殷傳之女生孝敬公主■宗十九年十月贈元平五后陵號曰宣

元順淑妃金氏史失其鄉平章事因渭之女生敬成王后初稱景興院主顯宗十五年五月冊爲德妃九月授因渭尚書左僕射參知政事柱國京兆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仍令致仕

元質貴妃王氏淸州人中書令可道之女

貴妃庾氏史失世系初爲宮人顯宗十六年封貴妃宮人韓氏名蕢英揚州人平章事蘭卿之女生檢校太師忠宮人李氏給事中彥述之女宮人朴氏全州人內給事同正溫其之女生一女阿志

德宗敬成王后金氏顯宗之女德宗三年二月納爲王后宣宗三年七月薨謚敬成葬質陵肅宗元年六月祔德宗廟仁宗十八年四

月加柔貞高宗四十年十月加寬肅

敬穆賢妃王氏中書令可道之女德宗即位納爲妃尋冊爲賢妃生殤■公主卒謚敬穆

孝思王后金氏顯宗之女

李氏扶餘郡人工部侍郞稟焉之女劉氏忠州人檢校少監寵居之女史皆失其稱號

靖宗容信王后韓氏端州人贈門下侍中祚之女靖宗初爲平壤君納以爲妃及即位號延興宮主元年后生子賜名詗冊爲惠妃後

封定信王妃二年七月薨八月葬玄陵文宗
二年三月追謚容信王后十年十月加定懿
仁宗十八年四月加明達高宗四十年十月
加禧穆
容懿王后韓氏亦祚之女靖宗四年四月冊
爲麗妃號昌盛宮主後改玄德宮六年二月
冊爲王后生哀殤君昉樂浪侯璥開城侯[illegible]
容穆王后李氏扶餘郡人工部侍郎稟焉之
女號昌盛宮生悼哀公主

容節德妃金氏慶州人門下侍中元冲之女
號延興宮主肅宗七年三月卒王降弔慰教
書追封德妃謚容節
延昌宮主盧氏未詳世系初靖宗聞其美潛
納宮中遂專房寵文宗立以遺命賜盧氏延
昌宮門下省及御史臺駁奏盧氏納不以禮
且先王亂命不可從也王終不允二年三月
卒
文宗仁平王后金氏顯宗之女

仁睿順德太后李氏仁州人中書令子淵之
長女號延德宮主文宗六年二月封爲王妃
冊曰王化興邦首述關雎之義坤元立配固
推神馬之占蓋所以敦序二儀甄揚四德彪
簡編而可久柬賢淑以爲先盍據前修用旌
殊寵咨爾延德宮主李氏含章有順飾性無
虧[illegible]以玉衣早膺嘉瑞貯之金屋克協幽求
爰將五可之稱來演六宮之慶葛覃之詠采
著於睦和蘭夢之徵誕彰於蕃衍執組紃之

妙致景慕共姜守閨壼之令猷思齊大姒顧
惟弘懿宜示正封遂頒命於鷗衡俾加榮於
翟服今遣使某官某持節備禮冊爲王妃於
戱后妃之職國家所宗勵乃柔規效餘芳於
翼夏竟令彤史免專美於熙殿永孚于休毋
忘厥訓以父子淵爲太尉母樂浪郡君金氏
爲大夫人后生順宗宣宗肅宗大覺國師煦
常安公琇普應僧統規金官侯丕卞韓侯愔
樂浪侯忱聰慧首座璟積慶保寧二宮主宣

宗三年二月冊封爲太后諸道皆表賀州縣
並獻布無慮十萬餘匹乇羅亦來賀獻方物
九年九月薨于西京歸葬戴陵后性好佛創
國清寺又願銀書瑜伽顯揚論至肅宗乃成
仁宗十八年四月加謚聖善高宗四十年十
月加孝穆
仁敬賢妃李氏亦子淵之女號壽寧宮主文
宗三十六年正月封淑妃生朝鮮公燾扶餘
公燧辰韓公愉卒謚仁敬

仁節賢妃李氏亦子淵之女號崇敬宮主文
宗三十六年七月卒謚仁節
仁穆德妃金氏侍中元沖之女號崇化宮主
宣宗十一年六月卒謚仁穆
順宗貞懿王后王氏宗室平壤公基之女
宣禧王后金氏慶州人大卿良儉之女順宗
在東宮選入宮有寵然文宗惡之勅還外第
故終無子號延福宮主仁宗四年二月卒追
謚宣禧王后八年四月命有司祔于大廟祔

順宗廟仁宗十八年四月加謚恭懿高宗四
十年十月加和順
長慶宮主李氏仁州人戶部郎中顥之女順
宗即位納以爲妃王薨在外宮與宮奴通事
覺廢
宣宗貞信賢妃李氏仁州人平章事預之女
宣宗爲國原公納以爲妃生敬和王后而卒
謚貞信
思肅太后李氏仁州人工部尚書碩之女號

延和宮妃初宣宗爲國原公納之生獻宗及
遂安宅主宣宗即位冊爲王妃獻宗嗣位尊
爲太后殿號中和置府曰永寧王幼弱不能
聽決機務太后稱制凡軍國大小事咸取決
焉獻宗薨有司奏罷永寧府及中和殿號薨
謚思肅太后睿宗二年四月王欲以貞信賢
妃祔宣宗諫官奏曰貞信爲國原公妃年月
不久思肅自嬪公府以至踐祚內助居多及
太子繼統臨朝稱制者三年獻宗遜位于肅

宗乃遜居舊宮終無失德宜以恩肅升祔制
曰嫡庶之分不可不別更詳禮典以聞諫官
復奏曰春秋之義國君即位未踰年者不合
列序昭穆國君尚如此況后妃乎請以恩肅
升祔王從之仁宗十八年四月加謚貞和高
宗四十年十月加匡肅
元信宮主李氏仁州人平章事顗之女號元
禧宮妃生漢山侯昀獻宗立妃兄中樞使資
義欲奉昀爲王事覺誅肅宗即位流宮主及
昀于慶源郡
肅宗明懿太后柳氏貞州人門下侍中洪之
女號明福宮主後改號延德宮主肅宗二年
宮主生子王遣使下教賜銀器匹段布穀鞍
馬四年三月封爲王妃冊曰殷聘有莘而作
配周徵太任以爲妃而皆致王業之勃興載
史編而彪煥合遵舊制特擧寵章咨爾延德
宮主李氏霽月儲精曾沙協慶結褵外邸行
婦道以有聞鳴珮中闈贊皇猷而匪懈旋被

神明之福祐得諧胤嗣之蕃昌今遣某官某
持節備禮冊命爲王妃於戲絲綸降命俾正
位於璇宮褕翟加儀永流芳於彤管教訓斯
在敬愼勿忘后生睿宗及上黨侯佖圓明國
師澄儼帶方公俌大原公侾齊安公偦通義
侯僑大寧興壽安壽福寧四宮主睿宗即位
尊爲王太后殿曰天和府曰崇明生辰曰至
元節三年正月冊曰臣聞冊后之制歷代相
因稱皇太者秦漢之通規以子貴者春秋之
格語凡爲後胤合効前修伏惟我聖母德備
母儀位居坤極伸資淑哲蚤儲沙麓之祥性
蘊貞明獨稟塗山之訓遂令大業永保中興
臣叨膺顧命嗣守宗祧自承鞠育之恩暫奉
慈嚴之教雖日以萬錢之養未能盡於孝誠
而尊加三字之封庶永光於信牒度尋舊典
率籲群情爰撰吉辰用上尊號臣不勝大願
謹遣某官某奉玉冊金寶上尊號曰王太后
伏願遵前古之憲章順上天之眷佑俯迴睿

鑑誕受嘉稱七年七月病革王馳詣請入大
内行至信朴寺薨王率百官上謚明懿王太
后冊曰禮以飭終爲子之達孝謚以旌德歷
代之成規合舉舊章用申哀懇伏惟大行王
太后柔嘉賦性恭儉律身自先王之在藩作
好仇而宜室輔佐志存於卷耳肅和德茂於
穠華於文祖有逮事之勤於戴陵有思齊之
敬屬君臨於大寶整后服於六珈吉協黃裳
羨流彤管顧惟冲眛仰荷劬勞洎襲丕圖動

煩慈訓馨海宇奉長樂之養以寶冊稱太上
之尊八載母臨萬姓孩慕令聞動於中夏具
恩浹於東朝何其不愁之深惟此乃徂之睠
攀號莫及創鉅奚勝令有禮官恭稽謚法[illegible]
見先識曰明溫和聖善曰懿以彰莫大之德
盍求無窮之傳謹奉冊上尊謚曰明懿主太
后伏惟誕膺典冊幽贊邦家八月葬崇陵八
年遼遣使致祭其文曰惟靈溫惠毓德柔嘉
成儀以母道教于一方以親恩睦于九族基

蘭香氣本自芬芳桃李有華加之黃實先臣
謝世長嫡承家棘風方亟於吹噓薤露遽悲
於零落人生至此天道難知朕方撫存侯藩
知恤臣意彼死生雖以數至于母子其如哀
何爰遣介軺往陳奠禮魂兮不昧歆我殊私
百官奏曰本朝自祖宗以來太后升遐隣國
未嘗遣使弔祭今始見是禮又前夕雨雪暴
作及車駕行禮日色清明人心喜悅宜令百
僚朝賀王從之仁宗十八年四月加謚柔嘉

高宗四十年十月加光憲
睿宗敬和王后李氏宣宗之女長於外家封
延和公主睿宗納爲妃容儀淑麗甚有寵年
三十一薨葬慈陵謚敬和王后
文敬太后李氏朝鮮國公資謙第二女選入
宮號延德宮主睿宗四年生元子於私第是
爲仁宗王遣使下詔曰汝肅穆以著儀柔順
以迪性有俔天之德主於內朝應彌月之期
誕我元子固祖宗之基構得匪康之歡欣宜

示寵嘉以彰眷遇仍賜銀器綾羅錦絹鞍馬
布米妃上表謝九年冊爲王妃冊曰在天成
家尚有軒星之躔理國齊家必崇坤極之位
上以承宗廟下以厚人倫求惟興替之本靡
不由此焉夏之興也以塗山殷之興也以莘
野朕若稽於典憲祈協于神民咨爾延德宮
主李氏性惠而明儀靜而肅惟乃烈祖克勤
王家累爲姻親積有善慶篤生聖后世繼哲
王覃及後昆産茲懿媛學朕登位來嬪于京

闕睢之化行樛木之恩逮常有進賢之志固
無私謁之心以至協熊夢之祥誕生冢嗣申
雞鳴之戒密輔朕躬宜加顯號以表中闈今
遣某官某持節備禮冊命爾爲王妃夫惟先
王肇厥士女始自內理御于邦家於戲予思
大賚之人褒升令德爾以相成之道益礪芳
猷同濟宏休永綏遐福后生仁宗承德興慶
二宮主十三年薨后性柔嘉聰慧有寵於王
自寢疾王親調藥餌及薨屢舉哭臨謚順德

王后葬綏陵王親祖送于神鳳門外後又幸
魂堂諫官上疏曰前日初喪悲哀過度及葬
祖祭親拜獻爵臣民瞻望竊謂過禮今又守
小信屈至尊以臨靈帳恐傷大體王曰祖庭
之事非自朕起嘗聞宋帝祖送靖和皇后出
端門外親酌拜奠故倣而爲之況一幸魂堂
何害於義仁宗即位追尊爲文敬王太后十
八年四月加謚慈靖
文貞王后宗室辰韓侯愉之女選入宮王薨

出居求貞宮仁宗七年封貴妃十六年薨王
避正殿素服三日百官亦素服三日謚文貞
王后
淑妃崔氏參政湧之女選入宮號長信宮主
仁宗七年封淑妃二十二年贈其父湧守司
空尚書右僕射參知政事明宗十四年卒
仁宗廢妃李氏朝鮮國公資謙第三女資謙
恐他姓爲妃權寵有所分強請納之仁宗不
得已納之冊爲延德宮主資謙敗諫官累疏

言宮主於上爲從母不可以配極王乃出之
雖以資謙故出恩賚優渥十七年卒
廢妃李氏資謙第四女資謙圖不軌置毒餅
中以進妃密白王以餅投烏烏斃又送毒藥
令妃進于王妃捧椀陽蹶而覆之資謙敗亦
以讒官書廢王念覆椀之功賜田宅奴婢恩
眷甚厚毅明二王亦事之謹明宗二十五年
卒葬以后禮
恭睿太后任氏中書令元厚之女門下侍中

李瑋之外孫妃誕夕瑋夢有黃大旗竪於其
第中門旗尾飄縈於宣慶殿鴟尾妃生瑋奇
愛之曰此女後當遊宣慶殿及笄平章事金
仁揆子之孝聘之婚夕之孝至門妃暴疾幾
死乃謝遣卜人占病曰勿憂此女貴不可言
必爲國母時李資謙已納兩女于王聞其言
惡之即奏貶元厚爲開城府使歲餘府倅夢
太守廳事樑棟坼作大竇黃龍從竇而出詰
朝倅具朝服詣元厚具陳其夢以賀曰使君

家必有異慶公其識之仁宗嘗夢得荏子五
升黃葵三升以語拓俊京俊京對曰荏者任
也納任姓后妃之兆也其數五者誕五子之
瑞也黃者皇也與皇王之皇同葵者揆也與
道揆之揆同所謂黃葵者皇王執道揆御邦
家之瑞也其數三者五子之中三子御國之
兆也王既出資謙二女四年選入宮號延德
宮主五年生毅宗王遣使下詔曰汝任氏起
自德門入司陰敎受儆戒相成之道無險詖

私謁之心得純震之長男協斯干之吉夢茲
勅邇臣式將好賜賜銀器彩段布穀鞍馬七
年冊爲王妃詔曰古先哲王之有天下也莫
獨由己德之茂盖亦有內助之賢朕叨承景
命嗣守丕基王假有家重人倫之大義夫作
之合宜君子之好俅咨爾任氏夙以婦才起
於德閥動必由於禮節居不忘於女功自初
作嬪爰得有子豈特室家之好實增邦國之
休是用舉以典章加之位號今遣某官某持

節冊命爲王妃於戲儉約可以保厥身肅恭
可以共其職當體朕意永孚于休八年生大
寧侯暻王又遣使下詔曰汝以俔天之資居
儷極之貴樂關雎之窈窕服卷耳之勤勞乃
符帶礪之祥載見弄璋之慶歎嘉無已恩禮
當優仍賜禮物九年生明宗王又遣使下詔
曰玆爾任氏典予內職正位中宮震索得男
既主其器螽斯多子亦由爾賢謂玆羆熊之
祥協彼燕媒之后宜膺寵數永保洪休十六

年妃母李氏卒王素服避正殿百官素服
衣三日贈李氏辰韓國大夫人后生毅宗及
大寧侯暻明宗元敬國師沖曦神宗承慶德
寧昌樂永和四宮主毅宗即位尊爲王太后
殿曰厚德立府曰善慶置官屬初后愛次子
欲立爲太子以故王怨之一日侍坐語侵后
跣下殿仰天而誓忽雷雨大震電光入座王
驚懼俛入太后衣下俄而震殿柱王悔悟從
爲母子如初明宗十二年沖曦死王恐后悲

痛不白居數月后聞之意諸將害之憤恚得
氣攻爲病時神宗封平諒公亦患瘡久不入
覲后疑神宗與曦同禍王命腰輿入謁后且
喜且泣曰吾以爲死不意復見爾面平諒公
曰母后之疾勞心致然請張樂悅解於是奏
管絃王與平諒公上壽爲樂氣少下未幾復
篤薨壽七十五葬純陵上謚恭睿太后明年
金遣使來祭其文曰惟靈早自慶閥來嬪侯
藩始以婦道相其夫終以母慈保厥子遽違

榮養良可哀憐宜加賻贈之恩仍致酒穀之
奠貞魂如在寵數其歆

宣平王后金氏兵部尚書璿之女仁宗五年
納爲次妃毅宗尊爲王太妃延壽宮主明宗
九年卒謚宣平王后

毅宗莊敬王后金氏宗室江陵公溫之女毅
宗爲太子時納爲妃仁宗遣使下詔仍賜禮
物毅宗即位封爲興德宮主生孝靈太子祈
敬德安貞和順三宮主高宗四十年十月加

謚惠資

莊宣王后崔氏叅知政事端之女

明宗光靖太后金氏江陵公溫之女封義靜王后生康宗延禧壽安二宮主薨康宗立追冊爲光靖太后冊曰貴以子春秋之成式謚知行戴禮之格言欲伸永慕之懷須擧追尊之典恭惟我聖母姿凝偃月慶洽玄雲妙齡作配於先皇婦道正儀於中饋謂當眉壽以長生坐膺至理乃乘莽渺而奄棄已積流年

而臣今居莫大之崇高實本難名之鞠育罔殫九州之富而無以致養唯極天下之美而庶幾薦名謹遣某官某奉玉冊追尊爲太后謚曰光靖術納丕稱曲垂陰援高宗四十年十月加謚恭平

神宗宣靖太后金氏江陵公溫之女神宗爲平諒公納之及卽位立爲元妃三年封爲宮主冊曰朕聞自古有國有家立政立事非獨咨謀於外輔亦先求助於中閫咨爾金氏星婺分精銀潢聯派貞明之性本自天成柔靜之儀不煩姆訓動而中節於環佩居則專精於組紃緊朕躬之在藩以淑質而作配早協坤貞之吉不顯其光果符震長之尊則篤其慶豈獨室家之正始實惟社稷之延休共潛光於二十年聿修婦道今踐祚於九五位盡贊皇猷今遣使某官某持節冊命爲宮主於戲能以儉約率其身克紹關雎之化亦以法度供其職遠循彤管之風祇服訓辭永膺天

祿后生熙宗及襄陽公恕孝懷公主敬寧宮主熙宗立尊爲王太后府號應慶殿號長秋俄改府號爲膺慶殿號爲綏福后自幼勤女功當忠獻廢立之際備嘗艱難謹愼自守高宗九年薨王哀悼命有司以禮葬于眞陵上謚宣靖太后高宗四十年十月加信獻

熙宗成平王后任氏宗室寧仁侯稹之女諱稱任氏熙宗七年封爲咸平宮主冊曰朕聞易贊坤元所以配乾剛之道詩稱后德所以

明王化之基故塗山適而夏業興大任歸而
周室盛蓋賴內助之美以臻外理之功有在
前書貽爲後範朕祗承景命纘守宏圖國
先家所重人倫之本自天作合豈無君子之
逑咨爾元妃任氏婁宿分輝天潢毓粹夙著
肅雍之德而無險詖之心朕初在藩乃爲嘉
耦比登大寶益贊洪猷允協斯干之吉夢長
發其祥果符純震之得男克昌厥後豈特室
家之慶實惟邦國之光旣婦德之若斯宜恩

章之特厚肆頒爵號俾正宮庭今遣某官某
持節備禮冊命爾爲王妃咸平宮主於戲躬
勤儉以保身循法度以供祀宜思厭服罔或
不祗后生昌原公祉始寧侯禕慶原公祚大
禪師鏡智沖明國師覺膺安惠太后承昌德
昌嘉順貞禧四宮主高宗三十四年薨葬紹
陵上謚成平王后冊曰功崇則禮優德盛則
謚重爰稽古典式薦鴻休伏惟大行王后宗
室之英王姬之女聖皇知其有相留養後宮

上皇納以爲妃俾專中饋篤生我嬪并配朕
躬夢幻倏然縱有千秋之痛子孫壽矣已猶
萬葉之傳凡此嬪功職由母訓何上壽未滿
即大期奄臻冥寞難可憑蒼蒼不可問但於
疇昔歷諸險難恐積心勞因以疾化徒洒悲
從之泣追揚不朽之芬謹遣某官某奉冊上
謚曰成平王后惟冀上靈俯膺嘉冊四十年
十月加貞章
康宗思平王后李氏義方之女康宗爲太子

義方納之生壽寧宮主義方誅見黜
元德太后柳氏宗室信安侯珹之女生高宗
康宗元年冊爲延德宮主詔曰爲君克艱理
內尤劇大舜之化天下也蓋賴娥皇之贊周
王季之肇邦基也亦因摯仲之思齊顧予天
匹之賢明有古后妃之輔弼盍加顯冊以答
潛功今遣某官某持節備禮冊命爾爲王妃
延德宮主兼賜印綬衣對金銀器匹段布貨
奴婢鞍馬冊曰后妃之德王化所基周文興

渭水以立嬪本支益茂夏禹娶塗山而作匹
曆數遐昌惟用前規特舉彝典洽爾王妃柳
氏天生淑質玉潤奇姿内無險陂之心外有
柔嘉之行感赤龍之入寢誕得元良覿黃鳥
之集枝廣施仁恩顧險功之既著合徽號之
優加茲擇吉時載頒竹冊今遣某官某持節
備禮冊命爾爲王妃延德宮主於戲能循厥
度淑愼其身高宗二十六年薨葬坤陵上謚
元德太后四十年十月加貞康

高宗安惠太后柳氏熙宗之女熙宗七年冊
爲承福宮主高宗五年納爲妃生元宗安慶
公淐壽興宮主十九年薨百官玄冠素服三
日上謚安惠元宗元年追尊爲王太后忠宣
王二年元武宗降制曰崇德報功法舉追榮
之典分邦列爵恩須及内之章酬我舊勳同
茲顯號高麗國王王璋曾祖母柳氏傳芳令
族作配高門屬皇祚之興隆偕名藩而臣附
明賢所化貞信無頗傳子至孫極富與貴三

韓保國位同異姓之侯王五等跡封名亞褰
君之宗室聿新殊渥庸慰淑靈可追封高麗
王妃

元宗順敬太后金氏慶州人莊翼公若先之
女封爲敬穆賢妃高宗二十二年元宗爲太
子納爲妃生忠烈王而薨元宗三年追封爲
靜順王后忠烈王即位追尊順敬太后忠宣
王二年元武宗降制曰昭令德于前人爵以
隆于三世受介福于王母恩特侈于再傳高

麗國王王璋祖母金氏淑愼其儀柔嘉維則
東藩作儷北闕聯姻不墜督主功有武公之
父子親承盟饋禮如王氏之舅姑一則彰夙
夜之勤一則示閨門之肅嗣爲貴壻況有賢
孫諄襲請跡之來閒赫奕徽彝之並舉鳳綈
鸞檢翟茀魚軒於戲寔莫重於傳家有懿含
飴之訓榮莫榮乎錫號往歆加禮之章可追
封高麗王妃

慶昌宮主柳氏宗室新安公佺之女號慶昌

宮主元宗元年冊爲王后生始陽侯玿順安公悰慶安咸寧二宮主王欲封忠烈爲太子后譖於王曰太孫聞殿下東還稍無喜色且儲副繼體者也豈可立權府之甥乎王頗信之金俊力諫疑乃釋忠烈王三年誣坐呪詛廢爲庶人

列傳卷第一

列傳卷第二　高麗史八十九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 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
教修

后妃二

忠烈王齊國大長公主名忽都魯揭里迷失元世祖皇帝之女母曰阿速眞可敦元宗十五年忠烈以世子在元尚公主元宗薨王嗣位東還遣樞密院副使奇蘊迎公主于元王幸西北面迎之又令妃嬪諸宮主及宰樞夫人出迎宰樞百官迎于國淸寺門前王與公

主同輦入京父老相慶曰不圖百年鋒鏑之餘復見太平之期時帝令脫忽送公主脫忽先至張穹廬被以白羊毳明年正月冊爲元成公主百官皆賀宮曰敬成殿曰元成府曰膺善置官屬以安東京山府爲湯沐邑九月生元子于離宮是爲忠宣王諸王百官皆賀公主從者在門凡入者悉褫其衣謂之設比兒貞和宮主宴賀生男宮人小尼者布廊于

東廂王曰不如正寢小尼不告公主就正寢
置平牀爲公主坐式篤兒曰平床之坐欲使
同於宮主也公主大怒遽令移席西廂盖以
西廂舊有高榻也及宮主行酒王顧見公主
公主曰何白眼視我耶豈以宮主跪於我乎
遂命罷宴下殿大哭曰將往吾兒處遂促輦
式篤兒將進輦王杖走之公主乳母曰主者
出老婢必死于此手搤其吭視將自絶公主
乃止時王遣式篤兒如元請朝式篤兒將行

謂大將軍印公秀曰公主使我奏宮主事者
奏之必不利於國如何則可公秀曰伉儷之
閒妬媢之言何足上聞君既奏之脫公主後
悔將何及已式篤兒然之二年公主以安平
公女許嫁忻都子王欲不許公主邀慶昌宮
主及安平公妃令與忻都妻面約婚宮主安
平公之姨也有吐蕃僧自元來自言帝師遣
我爲公主國王祈福宰樞備旗盖出迎閭巷
皆焚香其僧食肉飮酒常言瘋法不忌酒肉

唯不遇女色無何潛宿倡家又請設曼陁羅
道塲令備金帛鞍馬雖羊以粉爲人長三尺
置壇中又以粉作小兒及燈塔各百八列置
其傍吹螺擊鼓凡四日僧戴花冠手執一箭
繫邑布其端周回踴躍車載粉人令旗者二
甲者四弓矢者三十隨弃城門外公主施銀
甚厚其徒爭之訴曰僧非帝師所遣其佛事
亦僞也公主詰之皆伏遂黜金郊外公主取
興王寺黃金塔入內其埶嚴多爲忽刺歹三

哥等所竊公主將毁用之王禁之不得但淨
泣而已後王與公主如興王寺僧乞還金塔
公主不許又令忽刺歹撤大府寺銀入內郎
將王涓宗室踈屬也慶平公讒奪其奴婢涓
壻密直金俶訟而得之後征倭溺死讒獻其
奴婢于公主公主召老奴閱其奴婢與讒奴
婢連婚接族者幾三百人公主幷取之讒扣
頭宮門請還之不許有一尼獻白苧布細如
蟬翼雜以花紋公主以示市商皆云前所未

覩也問尼何從得此對曰吾有一婢能織之
公主曰以婢遺我如何尼愕然不得已納焉
公主嘗以松子人參遣江南獲厚利後分遣
宦官求之雖不產之地無不徵納民甚苦之
三年以將入朝預設燃燈公主先出閱樂於
彩棚前王將如奉恩寺宰樞不及王怒因僉
議府吏旣而令右承旨薛公儉語宰樞曰公
主請我夙駕而卿等後至恐公主責我且因
府吏卿等毋以我爲躁也是年夏以公主生

女設滿月宴俄而母訃音至以才免身秘之
後五日乃告公主痛哭食肉如舊翌日達魯
花赤設收淚宴王疾革宰樞請公主停嘗
縱鷹鷂又請曰凡可以禬禳者無不盡心唯
興王寺金塔在宮中願還之公主皆許之王
聞之大喜令承旨李尊庇還其塔于興王寺
王將親御天孝寺王先至山下公主繼至以
陪從少怒而還王不得已亦還公主以杖迎
擊之王投帽其前遂怒刺刃罵曰此皆汝曾

所爲予必罪汝公主怒稍弛至天孝寺又以
王不待而先入且詬且擊欲上馬往竹坂宮
文昌裕謂薛公儉曰辱豈有大於此者乎公
主嘗請工匠于元至是木匠提領盧仁秀使
三哥告公主曰宮室之役興罷盍歸我乎公
主大怒詰宰樞曰我只罷役徒奈何亦遣工
匠乎宰樞曰罷役是日官之言臣等何知公
王益怒曰豈淺視我耶必懲一宰樞以警其
餘宰樞難其對李槢曰向者臣等以王疾篤

請罷役修省幸而見聽工匠妄謂役罷辭去
耳今召而復作亦未晚也公主意解旣而日
官又固請勿構三層閣不聽發諸道役夫督
之愈急四年公主生男群臣宴賀夏王及公
主如元嘉林縣人告達魯花赤曰縣之村落
分屬元成殿及貞和院將軍房忽赤巡軍唯
金所一村在今鷹坊迷剌里又奪而有之我
等何以獨供賦役達魯花赤曰非獨汝縣若
此者多矣將使巡審諸道以蠲其弊請王遣

人嘗往宰樞令李之氐白王曰達魯花赤使
人巡審諸道得其實以報朝廷非細事也乞
收王旨與宮旨籍民歸本役王從之公主不
肯乃止王及公主到京師謁帝帝宴慰之王
率群臣入自東南隅立庭中公主張小紅傘
率末寧公王惣管夫人及諸姬媵入自東北
隅獻金銀器皿細苧布拜訖由東西上殿永
寧公及從臣元傅李汾禧朴恒宋玢康允紹
衛之玢以下坐東偏軍儀皆與焉公主以世

子及小王女謁皇后獻銀十錠細苧布二十
匹后見世子愛之賜酒巵刀子公主又抱世
子見于太子妃妃名之曰益智禮普化皇后
賜公主彩段一車及東還公主請王欲令入
京日兩殿率龍着金花帽宰樞文武百官以
禮服迎謁王遣李槢傳旨印公秀以謂不可
請用時服從之只令率龍巡檢白甲指諭都
將校樂官禮服迎駕王與公主入京百官致
仕宰樞及三品諸宮院副使班迎于郊及宮

義門王與公主同詣國學七管諸徒東西學
堂諸生進歌謠五年王在元公主出內府樂
器命伶官奏樂竟日膺坊忽赤三番連日設
宴又結層棚于宮中燃子燈且令伶人奏樂
達曙又禿哥押生虎至公主登圓亭觀之六
年帝流皇子愛牙赤于大青島公主迎于城
外遂張樂宴于館從者止之曰皇子以帝命
之貶所豈可耽樂遂罷九月以世子生展置
宴新殿時東征事急除女樂雜戲但奏漢樂

群臣各以贄見世子奉觴壽王與公主歡甚
序元使也速達于僉議宰相下崔仁普于上
將軍下也速達謂盧英曰吾與崔知事一也
何令坐下也公主聞之曰仁普蒙漢耶高麗
耶坐上將軍之下足矣也速達慙七年皇后
訃音至公主將奔喪科歛銀苧布又選良家
處女以行至豐州帝勅還國乃還八年王與
公主畋于忠清道渡臨津公主趣責王曰遊
畋非急務何為引我至此王無以對次安南

責王曰此北無熊羆但請王遂來又謂王
曰田遊田是務奈國事何王慚憤露坐於外
王必纖民有發禾者償其直公主謂趙仁規
曰民之病已不可言扈從者亦勞矣盍歸乎
遂還十一年王以內僚上將軍金子廷爲東
京副使公主謂王曰予聞東京是王之妣鄉
然乎王曰然公主曰家奴爲邑宰可乎南班
人得居中外重任始自何代王曰自元廟始
公主曰王眞元王之子也王有慚色王留意

音律嘗使內豎與伶人鼓樂公主遣人告王
曰以絲竹而理國家非所聞也遂罷之十三
年公主將入覲命選良家子女使忽赤搜索
人家雖無女者亦驚擾怨泣聲徧閭巷遂選
西原侯瑛大將軍金之瑞侍郎郭番別將李
德守女又遣中郎鄭允耆于江華搜奪民家
所藏白金五十斤乃與世子如元次溫泉世
子有不豫色忽刺歹問其故曰吾將娉西原
侯女今在選中以故不悅忽刺歹以告公主

即遣其女公主至西京聞賊起咸平府道梗
遂還有告中郎將金仲卿以美女獻王者公
主遂囚仲卿巡馬所初世祖以亡宋醫鍊德
新賜王德新能合助陽丸得幸於王及公主
伍允孚嘗痛憤以爲此藥不宜胎產使三韓
支胤不蕃者必此人也公主連歲有身及王
得德新藥更不妊娠十七年元將薛闍干平
哈丹謁公主獻所俘男女五十良馬五匹王
與公主置宴慰之公主坐當中那蠻歹坐其

右王坐其左都歡大王阿后駙馬河西國王
重慶郡王薛闍干闍梨帖木兒塔出等皆以
次坐翼日亦如之十九年王與公主如元次
金郊王怒供億稽緩杖西海按廉使庾瑞至
鳳州瑞享王溫言慰之公主曰前日金郊則
受譴今日鳳陽則取悅所進膳羞盡是民膏
還駕時勿以歛民取悅爲事二十年世祖崩
成宗即位冊公主曰朕嗣有令緒時肅展親
睠先朝帝女之賢視今日宗藩之貴肆揚徽

號用寧翼章蠢降高麗國王公主忽都魯揭里迷失毓秀天潢承徽宸極孝恭有則早閑壼範之慈警戒無違特借公宮之重正嬪儀於貳館敦王化於三韓車服不係其夫義方以教其子既優既渥是惟茅土之分來歸來寧與覲邦國之慶因廷臣之建議即邑國以疏封于以錫丹闈紫禁之恩于以彰赤𦈢黼車之寵於戲周王姬爲婦道之準以成其肅雍唐漢陽以皇姑之尊深戒乎驕侈罔俾前代得專令名可封安平公主二十二年王與公主如元明年晋王將之國帝幸其邸餞之王與公主侍宴酒酣公主歌王起舞是年五月還國時壽寧宮芍藥盛開公主命折一枝把玩良久感泣尋得疾薨于賢聖寺壽三十九遣副知密直元卿如元告喪元遣火魯忽孫來弔喪皇太后賜賻又轉藏經追福公主嘗入朝親命畫工寫眞至是來自元安于仁和殿九月葬高陵謚莊穆仁明王后二十四

年晋王遣使致祭高麗史亦遣使賜賻是年忠宣王受禪追尊爲仁明太后二年武宗降制曰三韓爲國五季已主雖居東海之濱實事南面之奉由其先有功於太祖許帝室以通姻故季女鍾愛於世皇即公宮而命聽方襁青軒之桃李俄睎白露於蕭葭永懷懿親用隆恤典高麗王璋妣皇姑安平公主高麗王妃發祥坤極分派天潢以舜妃癸比之賓明爲古公亶父之姜女譽於媲德車服不矜其夫家欒有娠賢茅土已續其父服可謂全妻道之終始苟不因湯沐之安平厥進大封曷彰尊屬於戲自他邦而北關最遹路之五千移近甸於東秦盡山河之十二關豐可作妹報是承可追封皇姑齊國大長公主高麗國王妃

貞信府主宗室始安公絪之女忠烈即位冊爲貞和宮主二年有人投匿名書于達魯花赤石抹天衢館又呼於道曰有衣則衣有食

則食勿爲他人所得明日遣[illegible]花赤以告王
及齊國公主其書曰貞和宮主失寵使女巫
呪詛公主公主遣忽剌歹三哥車古歹等囚
宮主于螺匠家封其府庫賴柳璥力辨得釋
宮主自公主釐降恒居別宮與王絶不相通
公主薨忠宣受內禪奉迎王及宮主上壽宮
主生江陽公滋靜寧明順兩院妃忠肅六年
卒

淑昌院妃金氏尉衛尹致仕良鑑之女有姿
色嘗嫁進士崔文早寡齊國公主薨忠宣爲
世子疾幸姬無比專寵斬之欲慰解忠烈意
以金氏納之後封淑昌院妃忠烈薨忠宣烝
殯殿遂幸妃兄金文衍家與妃相對移時人
始訝之後十餘日移御文衍家烝焉未幾進
封淑妃妃日夜百態妖媚王惑之不親政
遂命停八關會元皇太后遣使賜妃姑姑
姑蒙古婦人冠名時王有寵於皇太后故[illegible]
之妃戴姑姑宴元使宰樞以下用[illegible]

以四月八日張燈後園設火山具絃管以自
娛其黃簾繡幕皆供御之物觀者如市三日
乃罷妃嘗居母憂邀宴宰樞又如銀字院設
法會宰樞亦與焉時王在元妃或宴元使或
遊朴淵或如寺院飯僧出入無度車服衣仗
與公主無異

忠宣王薊國大長公主寶塔實憐元晉王甘
麻剌之女忠烈二十二年忠宣以世子在元
尚主二十四年公主自元來帝使太子阿木
哥丞相雍吉剌歹護行忠烈率金郊百官親
迎儀仗妓樂如迎王禮是年忠宣受禪號公
主宮曰中和府曰崇敬置官僚公主妬趙妃
專寵作畏吾兒字書付隨從闊闊不花闊闊
歹二人如元達于皇太后畏吾兒古回鶻也
元古無字八思巴始制蒙古字然往來書多
用畏吾兒字其書云趙妃詛呪公主使王不
愛王使朴景亮問二人書中事二人不應反
詬之王懼白忠烈忠烈率公主府慰安之又

以所籍都成器金繻玄宗社張祜等家產入
口賜闊闊不花闊闊歹章吉徹里等又以繻
嬖賜闊闊不花欲解公主怒公主猶遣闊闊
不花闊闊歹與大將軍金精吳挺圭等如元
告之頃之有人貼匿名書於宮門云趙仁規
妻尋神巫呪詛使王不愛公主而愛其女公
主下仁規及其妻于獄又囚仁規子瑞璉瑚
女壻朴義盧穎秀等及妻又遣徹里如元告
貼榜者乃司宰注簿尹彥周也上洛

伯金方慶等諸致仕宰相請公主乞留徹里
不從王又使人請之亦不聽闊闊不花等與
太后使者還自元以帝命囚崔沖紹及將軍
柳溫于巡馬所又囚趙妃元又遣使來鞫仁
規凡乘傳者百餘遂以仁規如元又鞫仁規
妻極慘酷妻不勝苦誣服元又遣使執趙妃
及宦者李溫以歸太后遣番僧五人道士二
人來祓公主呪詛又遣洪君祥享王欲使王
與公主合懽人謂王自尚主以來有歡夫婦

之道然嬪妻或進御有身故致妬忌之釁是
年忠烈復位王與公主如元二十七年忠烈
遣都僉議司使閔萱表請改嫁公主萱不敢
進而還語在世家三十二年王惟紹等譖于
皇后欲以瑞興侯琠改尚公主琠貌美忠烈
使之袪服數往來以觀公主公主素不謹每
與內僚諸人亂王益不屑故遂屬意於琠語
在惟紹傳王復位二年元封爲韓國長公主
五年與王還國王使順妃淑妃迎于金巖驛

覲用幣宰樞亦如之僧徒亦迎拜獻幣公主
所乘車二兩飾以金銀錦綺後車五十兩氈
帳有大小大者可載十四車金瓮一鍾二大
鍾子六只里麻鍾子孛藥只鍾子及盞兒各
十銀札思麻十四番瓶二大鍾子只里麻鍾
子各十孛藥只鍾子十四寨刺盞兒寨渾盞
兒各六灌子二猪觜瀞子及胡蘆各一揔金
四十錠二十九兩銀六十八錠三十四兩諸
器名皆蒙古語也車服斷送之盛前世所未

肅忠肅二年公主如元帝遣院使闊闊歹等
迎之忠宣時在元請迎于道帝許之乃至薊
州之南迎之公主在元尋不豫太后遣院使
廣古歹問疾仍令侍疾未幾薨奉柩東還帝
命中書省御史臺百官奠于道明年喪至自
元百官玄冠素服迎于郊殯永安宮葬以禮
忠惠西年元追封薊國大長公主
懿妃也速眞蒙古女生世子鑑忠肅王忠肅
三年薨于元還葬于國追贈懿妃

靜妃宗室西原侯瑛之女忠穆元年薨追贈
靜妃
順和院妃洪氏南陽人府院君奎之女
趙妃祥原郡人平壤君仁規之女忠烈王十
八年忠宣爲世子納以爲妃二十四年韓國
公主妬妃專寵譖于元語在薊國公主傳
順妃許氏孔巖縣人中贊珙之女嘗嫁平陽
公眩生三男四女眩死忠烈王三十四年忠
宣納之及即位册爲順妃後淑妃册奉順妃

之女入侍皇太子謀屬淑妃白太子令淑妃
赴都中郎將尹吉甫以擊毬得出入東宮故
請於太子止其後元遣使賜妃姑姑百僚宴
妃第用幣以賀妃與淑妃不平至是王令淑
妃往賀終宴之閒二妃五出更衣以服飾相
高忠肅後四年卒元遣完者來會葬
忠肅王濮國長公主亦憐眞八剌元營王也
先帖木兒之女忠肅三年王在元娶之是年
冬與王來六年薨殯于延慶宮追贈靖和公

主遣元尹任子松如元告訃郎將李麟告訃
于營王營王遣使來弔喪皇太后亦遣中使
於侁不花來弔七年葬明年元中書省遣宣
使李常志來因公主宮女胡剌赤女子及賽
人韓萬福問公主薨故萬福云去年八月王
寵德妃於延慶宮公主妬被王毆鼻衄又
於九月王如妙蓮寺毆公主於侁夫介等救
之常志遂執胡剌赤女子及萬福等以歸白
元烜朴孝脩等上書中書省辨萬福誣告是

年冬奉安公主眞于順天寺忠惠四年元追
封濮國長公主
曹國長公主金童元順宗子魏王阿木哥之
女忠肅十一年王在元娶之明年與王來從
王幸漢陽龍山生子是爲龍山元子未幾公
主薨于行宮年十八元遣左司郎脫必歹來
致奠忠惠四年元追封曹國長公主
慶華公主伯顏忽都蒙古女王在元娶之後
二年與王來五年開府曰慶華置官屬王薨

忠惠再宴公主于永安宮公主亦邀忠惠宴
及酒罷忠惠佯醉不出暮入公主臥內公主
驚起忠惠使宋明理輩扶之使不動且掩其
口遂烝焉翌日公主恥之欲還于元使買馬
忠惠命李儼尹繼宗等禁馬市不得賣馬元
使頭麟等來進御酒于公主執忠惠以歸公
主內贊成事鄭天起于征東省仍命金之謙
權征東省金賞提調都僉議使司忠惠五年
薨葬以禮恭愍十六年元贈謚肅恭徽寧公

主
明德太后洪氏南陽人府院君奎之女生而
聰慧端恪王即位選入宮冊爲德妃勤遵禮
法王甚重之二年生子禎百官賀是爲忠惠
王又生恭愍王後忠肅尚元濮國長公主以
公主妬忌后出居定安公第王數夜幸之尹
碩孫奇等密白王移御定安公第遷后於隣
家以便往來有女巫以妖言出入后宮頗見
信愛后尋知妖妄籍其財産令左右撲殺之

忠惠既即位忠肅聽鄭萬吉姜融金元祥讒
間遂勸后歸田里不許母子相見元執忠惠
以歸宰相事后以慰之后引見政丞蔡河中
曰卿爲首相見君之惡何不匡救以至於此
其阿諛順旨不一諫者徒欲固其祿位也今
王被執而去卿曾不遣一介齎問起居醜然
無恥今雖具酒食予何忍下咽而却之初
立府曰德慶及恭愍即位改號文睿尊爲大
妃元年王欲躬祿大室判書雲事崔保以陰

門乃忘言今年不可親祀都堂責之曰祀大
事也何沮之有姦臣告于后后固止之十年
王以紅賊逼京奉后南狩十五年德寧公主
奉后于文睿府時旽方得君勢甚熾從王
入見后不賜坐旽趨出主曰僉議國之柱石
何不賜坐后正色曰吾未亡人安敢與外僧
共坐王默然旽銜之譏間百計十七年侍中
柳濯以諫馬巖役繫獄后使人諭王釋之王
不聽十八年夏旱王謁后語及旱災后曰王

知天之所以旱耶去年不雨百姓饑死今又
大旱民不聊生王孰與為君奈何委政臣下
多殺有功無罪之人大興土木以傷和氣乎
王為元子時百姓屬望惟恐王不為君怨恩
惠無適我亦以為然忠惠時歲屢豐而殺人
少今何反不及耶且王年非幼何假國柄他
人乎因泣下王有不豫色曰母后何彰予
之過若是歟多殺人非臣之罪但禁亂臣耳
自是王怨后旽之譏間亦行孝遂衰十九年

太祖高皇帝遣尚寶司丞偰斯來錫王命又
賜后段線羅紗王構佛宇上樑壓死者二十
六人肢體異處不可忍視后聞之請罷役不
聽二十年旽伏誅王以濯為旽黨將殺之后
使人請赦王怒縛使者繫獄王父闕定省及
后有疾乃往省之二十一年正月王上尊號
赦二罪以下冊曰王化之本莫先於孝人子
之職宜顯其親況聖善之有恩盍封崇之以
禮恭惟王大妃夙傳家業克著母儀貞靜本

乎天資柔順形於日用配先考專治于內警
戒無違保小子式至于今劬勞罔極年垂八
秩位冠東闈以言其德則宗社之所由安以
言其功則臣民之所共賴持蠡抱甕雖未足
以形容檢玉泥金庶小伸於愛敬考本朝之
舊典遵歷代之通規謹率百官奉金寶玉冊
上尊號曰崇敬王太后茂對鴻名誕膺鉅曆
躋于萬壽祚我三韓改文睿府為崇敬府其年
夏旱后使人告王曰天之父旱由人所召幸

肫黨人妻妾没爲官婢者可令放之婦人何
與焉王從之惟肫妻妾不赦二十二年王欲
以幸禑爲嗣請就學命成均直講李崇仁授
書后不欲托辭曰兒尚幼稍長就學未爲晚
王曰臣今數竊當死今不立嗣社稷誰托且
影殿之役誰繼吾志后曰影殿壯麗天下罕
比勞民傷財莫甚焉水旱災變靡不由此宜
罷其役又曰人臣出從王事入治家產而金
興慶等諸子弟日夜在内不得歸家豈不役

王王嘗偏信賊肫不聽予言幾至誤國今又
若爾何耶宜令子弟輪番宿衛且萬機至煩
宵旰勤政猶懼不及今王日中而起軍國之
務豈無稽滯王宜夙興夜寐親聽國政以幸
老每王不悅欲辭去后再三言之王對曰謹
從命又問何不御妃嬪王曰無如公主者因
泣下后笑曰一死理之常王亦終不免矣何
慟之甚也恐爲人笑慎勿復然后數對王言
過矣王不悅宦人宦官相戒毋得言王過矣

於后后亦知其然及聞王殺忠惠王孼子釋
器佯不知乃曰昨夢見死屍心不平令膳夫
備素膳以進二十三年九月甲辰王見弑后
欲擇立宗室侍中李仁任率百官立禑三年
倭寇江華恣殺虜后遣楊伯顏言於都堂曰
倭賊肆暴屠害生民不可坐視令倭僧良柔
等奉使而來可遣說賊曰汝亦人耳何殘暴
之甚也汝欲金銀粟帛則我何惜焉雖土地
亦當與之無徒殺人爲也以此開曉之如何

侍中慶千興曰是示弱也乃止五年禑乳媪
張氏有罪百官請下獄禑使人問於后曰古
亦有出乳母者乎后曰豈可以古今有無論
但因時制宜耳百官固請禑不聽后曰善[illegible]
使一女之故令舉國缺望召張氏趣下獄[illegible]
氏在禑前不出后怒命輦欲幸別宮禑由是
竟出張氏六年春正月戊戌薨壽八十三前
夕執禑手曰我國傳世之久將五百年大抵
人君率不聽[illegible]僚言顧王[illegible]大[illegible]決大事[illegible]

咨侍中慶復興李仁任判三司崔瑩及諸相
須勿徑情直行又君舉必書不可數出遊觀
二月葬令陵謚曰恭元恭讓王三年禮曹請
曰忠肅王妃洪氏乃忠惠王恭愍王之母后
忠惠王妃尹氏乃忠定王之母后以正統看
王有後之妃迄今不祀實爲闕典乞二妃忌
祭及眞殿祭悉倣近代先后禮從之
壽妃權氏福州人左常侍衛之女初嫁密直
商議全信子衛以全家不肖欲離之而未[illegible]
忠肅後四年托內旨絶婚遂納于王冊[illegible]
妃忠肅薨忠惠烝焉後元年卒
忠惠王德寧公主亦憐眞班元鎭西武靖王
焦八之女忠肅十七年忠惠在元尚公主生
忠穆王長寧翁主公主嘗請乾洞杜主於[illegible]
天寺受戒忠惠薨忠穆幼冲即位公主方[illegible]
年居中兼佺與康允忠出入得幸有人鑴佺
罪惡貼匿名狀于版圖門公王召諸宰相曰
自今雖佺勿復近侍後佺猶在公主宮中屢

事忠穆不豫公主徙居密直副使安牧第康
務皆取決王薨公主命德城府院君奇轍政
丞王煦攝行征東省事忠定時公主頗與政
王不能沮二年如元恭愍三年還王以主屬
爲嫂事之甚謹供奉視三殿十六年元封貞
順淑儀公主辛禑元年薨葬頃陵三年祔神
孝寺忠惠王眞殿恭讓王二年祔大廟
禧妃尹氏坡平縣人贊成事繼宗之女生忠
定王忠定元年立府曰敬順置丞注簿各一
舍人二忠定遜于江華供膳不充往來又絶
憂愁號泣妃請恭愍往見之留數日還辛禑
六年薨恭讓三年禮官建白妃之忌祭及眞
殿祭悉倣近代先后從之
和妃洪氏評理鐸之女鐸爲慶尚道鎭邊使
王聞其女有姿色賜鐸衣酒後三年未納而
冊爲和妃置于宰臣尹忱第以便往來然臨
幸數日而寵絶
銀川翁主林氏商人信之女丹陽大君之婢

也賞沙器爲業王見而幸之有寵三年王將納和妃林氏妬之乃封爲銀川翁主以慰其意時稱沙器翁主王起三峴新宮其制度不類主居庫屋百間實穀帛廊廡置綵女有二女被選當入泣下王怒以鐵椎擊殺之又多置碓磑皆翁主意也王好熱藥諸妃嬪皆不能當御唯翁主得幸生釋器開福宴奪市人帛爲幣王被執如元高龍普等封內帑翁主泣曰王只着禮服不服重裘今寒甚願獻王

裘龍普許之龍普又放翁主等宮人百二十六人

恭愍王徽懿魯國大長公主寶塔失里元宗室魏王之女王在元親迎于北庭元封承懿公主王即位與之東還置府曰肅雍元年王欲躬祼大室公主勑王侍臣曰若等侍王詣大廟則吾必罪之由是王不得行五年王幸奉恩寺聽僧普虛說法公主從太后繼至侍女僧徒雜遝無別王又邀普虛于內殿公主

太后喜泣下露襟親侑茶果公主施瑠璃盤瑪瑙匙等物八年宰相白公主曰王即位九年未有太子願選良家女充後宮公主許之乃納李齊賢女爲妃寔非王意公主復悔之不進膳於是闔竪女謁譏謗百端公主遂有妬忌十年避紅賊從王南幸事出倉卒去輦而馬見者皆泣下明年興王之變王入太后密室蒙毯而匿公主坐當其戶亂定王乃出十四年二月王以公主有身彌月赦二罪以

下及難產病劇令有司禱于佛宇神祠又赦一罪王焚香端坐暫不離側公主尋薨王悲慟不知所爲贊成事崔瑩請移御他宮王曰吾與公主約不如是不可遠避他處以圖自便命王福命主喪事輟朝三日百官玄冠素服設殯殿國葬造墓齋四都監各置判事使副使判官錄事又設山所靈飯法威儀喪帷轜車祭器喪服返魂服玩小造棺槨墓室鋪陳眞影等十三色各置別監以供喪事令諸

司設幀賞其豐潔昔於是爭務華侈至有稱
貸以辦者王素信釋教至是大張佛事每七
日令群僧梵唄隨魂輿自殯殿至寺門幡幢
蔽路鐃鼓喧天或以錦繡裝其佛宇金銀彩
帛羅列左右觀者眩眼遠近諸僧聞者皆爭
赴遣密直副使楊伯顔如元告喪四月壬辰
葬正陵群臣上謚曰仁德恭明慈睿宣安王
太后將葬王命畫儀衛次第山陵制度觀之
不覺涕泗喪事依本國大長公主例窮奢極

侈以此府庫虛竭王惑浮屠說欲火葬侍中
柳濯不可乃止王手寫公主眞日夜對食悲
泣三年不進肉膳令朝臣除拜及出使者皆
詣陵下如闕門行禮十五年大起公主影殿
于王輪寺之東南令百官輦木石數百夫挽
一木尚不能進呼耶聲動天地晝夜不絕牛
死者相繼于道十六年元遣前遼陽理問忽
都帖木兒賜公主謚曰魯國徽翼大長公主
王幸魂殿告謚命設大事教坊奏新撰樂詞

王坐對公主眞侑食如平生後又幸正陵巡
視塋域排徊悲思御丁字閣奏胡歌獻酬尋
命晩公主謚孝仁復孝稱遂改徽懿以聞從
之十九年置守陵戶納上田臧獲于雲岩寺
王與群臣同盟曰有國有家配匹莫重竊念
內助之賢宜在不忘惟仁德恭明慈睿宣安
徽懿魯國大長公主分派天潢連芳戚畹禮
從親迎來嬪我家濟邸燕京既同甘苦迨及
東旋再定禍亂率丑妖賊犯京播遷于南贊

成克復癸卯興王倉猝之變賊在陛步橫身
障蔽又其兇謀[illegible][illegible]萬乃能[illegible]奇密令收
護俾我國家式至今日比功擐甲亦無忝焉
溫恭小心循蹈婦則[illegible][illegible]克著母儀徽
戒相成多所匡救是宜終始共守宗祧乃以
彌月之辰竟殞厥身興言及此痛毒尤深上
國聘徽懿魯國大長公主之號群臣獻慈睿
宣安之謚葬于雲岩寺東麓號曰正陵神御
之所在城中者曰仁熙御稱太祖以來歷代

成規增益光大朗蓋予心肆興群臣同發誓
願於仁熙殿立千手道場又以德泉庫寶源
庫延德宮永和宮永福宮永興宮屬之以備
供用又於寶源庫別置解典庫又將宮中所
御之物買布一萬五千二百九十三匹分給
州郡隨本多少以取息諸道諸色人匠合納
貢布并妥寶源庫收掌雲岩寺納田二千二
百四十結奴婢四十六口以資冥福置陵戶
百有十四期至不替佛天在上宗杜在下今

我同盟及後代君臣不遵此盟或有侵奪道
用者神必殛之雲岩元係教宗今改昌化屬
禪宗又改光岩

惠妃李氏雞林人府院君齊賢之女曾國大
長公主無子宰相請納名家女宜子者於是
選入封惠妃洪倫韓安之強辱諸妃也妃獨
不從恭愍旣見弑剃髮爲尼

益妃韓氏宗室德豐君義之女以選入封益
妃王嘗宴內殿妃起爲壽王怡然顧謂近臣

長人譏欲以自掩也十三年立府曰慈惠置
官屬明年禑遜于江華百官奉傳國璽獻于
妃遂以妃教立禑子昌昌卽位臺臣以妃及
惠妃愼妃俱非正嫡請只給歲祿明年我
太祖與諸大臣定策奉妃教迎立恭讓王王
尊妃爲貞淑宣明敬信翼成柔惠王大妃冊
曰爲之後者爲之子當推孝敬之心有是實
者有是名盍擧尊崇之典此春秋之大義而
古今之通規恭惟王大妃柔出蟬聯德符窈

窕先朝作配壽遭中否之運一旦主盟坐定
再安之策旣廓除異姓之禍仍遂立宗親之
賢顧以眇末之質獲叨艱大之托化家爲國
實蒙補鍊之功順色承顏恒恭怡愉之養然
不進其嘉號曷足酬其至恩率懽輿情爰擇
穀旦謹奉冊寶上尊號曰貞淑宣明敬信翼
成柔惠王大妃殿曰敬愼誕膺休慶丕敍彝
倫象服是宜化益敷於正始眉壽無害福自
享於大平

原缺

僞雜曰美如何耶及王得心疾令洪倫韓安
等強辱妃妃拒之王怒抽劒欲擊妃懼從之
自是倫等矯旨數往來妃亦知其詐然不拒
遂有身語在倫等傳中禑時臺諫交章請殺
妃州上子從之初中郞將金元桂收其子養
于家不告鞫之乃女也臺諫又請鞫妃禑不
許曰是彰先君之失也恭讓王即位以王女
敬和宮主養于妃家命有司賜妃田

定妃安氏竹州人竹城君克仁之女十五年
以選入封定妃克仁爲同知密直與侍中柳
濯等上書諫馬巖役王大怒出妃歸第曰恭
愍汝也惡汝父也尋召妃還洪倫韓安之強
辱諸妃也妃被髮徒跣欲縊死王怒而止辛
禑即位妃年少美而艶禑每戲之曰予後宮
入何無如母氏者乎數如妃所或一日再三
至或夜至或至而不得入頗有醜聲聞於外
禑一日如妃所妃以有疾不梳不見妃見慕
第判書安淑老女於禑禑納爲賢妃人謂妃

愼妃廉氏瑞原縣人曲城府院君悌臣之女
以選入封愼妃洪倫韓安之強辱諸妃也妃
拒不從恭愍既見弑剃髮爲尼

恭讓王順妃盧氏交河郡人昌城君稹之女
元年十一月立爲順妃開府曰毓德置僚屬
三年三月都評議使司奏曰殿下受命中興
以正大位奉承宗廟社稷之祀中宮所以助
祭祀東宮所以重國本宜令有司舉行冊禮
以正名號又請追贈王大妃國大妃中宮三
代祖考以彰孝理從之七月追謚妃三代八
月授妃竹冊金印妃生世子奭肅寧貞信敬
和三宮主

列傳卷第二

列傳卷第三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 敎修

宗室一

高麗自宗室之親且尊者曰公其次爲侯疏者爲伯幼者爲司徒司空摠稱曰諸王皆不任事所以保親親也今據舊錄作宗室傳公主別附其後

太祖二十五子莊和王后吳氏生惠宗神明王太后劉氏生太子泰定宗光宗文元大王貞證通國師神靜王太后皇甫氏生戴宗旭神成王太后金氏生安宗郁貞德王后柳氏生王位君仁愛君元莊太子助伊君獻穆大夫人平氏生壽命太子東陽院夫人庾氏生孝穆太子義孝隱太子禎肅穆夫人生元寧太子天安府院夫人林氏生孝成太子琳孝祇太子興福院夫人洪氏生太子稷小廣州院夫人王氏生廣州院君聖茂夫人朴氏生孝悌太子孝明太子法登君資利君義城府院夫人洪氏生義城府院大君

太子泰無嗣

文元大王貞史逸封贈之由子千秋殿君尚光宗女阿志君早卒史皆逸其名

證通國師史逸其名

戴宗旭光宗二十年卒子孝德太子成宗敬章太子成宗即位追尊睿聖宣慶太王廟號戴宗即故葬號泰陵祔享大廟穆宗五年加號和簡顯宗五年加恭愼十八年又加顯慶

安宗郁居第在王輪寺南與景宗妃皇甫氏私第近景宗薨妃出居其第郁遂烝有身事覺成宗流郁泗水縣謂曰叔犯大義故流之愼勿焦心命內侍謁者高玄押送玄還郁贈詩曰與君同日出皇畿君已先歸我未歸旅檻自嗟猿似鏁離亭還羡馬如飛帝城春色魂交夢海國風光淚滿衣聖主一言應不改可能終使老漁磯初流郁之日皇甫氏免身

而卒成宗爲擇傳姆養其兒兒至二歲姆常
誨之曰爺一日成宗召見姆抱以入兒仰視
成宗呼云爺就膝上攬衣襟又再呼爺成宗
憐之下淚曰此兒深慕父也遂送泗水以歸
郁是爲顯宗郁工文辭又精於地理嘗密遺
顯宗金一囊曰我死以金贈術師令葬我縣
城隍堂南歸龍洞必伏埋成宗十五年郁卒
于貶所顯宗如其言將葬請伏埋術師曰何
大忙乎明年二月顯宗還京及即位追尊孝
穆大王廟號安宗八年四月移葬乾陵五月
加號憲景十二年改孝穆爲孝懿十八年加
聖德後稱武陵
王位君史逸其名無嗣
仁愛君史逸其名無嗣
元莊太子史逸其名子興芳宮大君亦逸其
名
助伊君史逸其名無嗣
壽命太子史逸其名子弘德院君圭

孝穆太子義生一子出家
孝隱太子史逸其名或稱東陽君性險戾交
結群小潛懷異圖光宗賜死子琳楨孝隱之
死琳楨以幼獲免逃竄糊口民間康兆用事
奏授琳楨爵給臧獲田莊屬宗籍琳尚書左
僕射卒楨太子詹事上輕車都尉顯宗三年
卒謚溫潔贈工部尚書
元寧太子史逸其名子孝當太子
孝成太子琳珠無嗣
孝祗太子史逸其名無嗣
太子稷無嗣
廣州院君史逸其名惠宗二年外舅王規欲
立以爲王謀逆見誅院君亦不知所終
孝悌太子史逸其名早卒無嗣
孝明太子史逸其名早卒無嗣
法登君史逸其名早卒無嗣
資利君史逸其名早卒無嗣資利方言季子
義城府院大君史逸其名無嗣

惠宗二子義和王后林氏生興化宮君宮人
哀伊主生太子濟
興化宮君史逸其名
太子濟無嗣
定宗一子文成王后朴氏生慶春院君
慶春院君史逸其名
光宗二子大穆王后皇甫氏生景宗孝和太
子
孝和太子史逸其名無嗣

顯宗五子元成太后金氏生德宗靖宗元惠
王后金氏生文宗平壤公基宮人韓氏生檢
校太師忠
平壤公基顯宗十二年命名賜禮物二十二
年冊爲弘仁崇孝光德功臣守太尉兼尚書
令開城國公靖宗初冊加守太保冊曰國本
枝而永世往代令猷分寶玉以展親先王義
範是封崇於戚里作藩屛於王家旣有元功
合加寵數咨爾基[illegible]源懿跡偉[illegible]推名忠篤
忠貞身勤夾輔爰遵規於九錫乃授職於三
公賜以奇珍兼之命服令遣某官某備禮冊
命汝爲守太保階勳餘並如故體予丕訓勵
乃深誠文宗初基病下制遣醫視疾又其生
日賜禮幣後改封平壤公三年加守太師兼
內史令十五年又加中書令二十三年卒後
追封靖簡王子璡琚璜璡太尉琚司空早卒
初校尉巨身謀廢王立基二十六年兵士驍
善上變告命誅巨身與其族基已死乃流璡

于海南璜以幼免又以平章事[illegible]崇長寧宮
主李氏遂安宅主李氏與其謀乃杖流崇及
其子理于安東長寧宮主遂安宅主于谷州
擢善爲將軍子孫各賜職一級璡尋卒璜尚
靖宗女保寧宮主封樂浪伯加守司徒獻宗
時拜開府儀同三司進爲侯肅宗加輸忠功
臣守太尉食邑二千戶食實封三百戶睿宗
七年卒年七十謚敬安子楨稷楨檢校尚
書右僕射進檢校司空尚肅宗興壽宮主加

特進檢校司徒守司空承化伯食邑二千戶
食實封三百戶賜贊化功臣號仁宗八年卒
子梓杞梓檢校右僕射守司空毅宗十八年
卒杞尙熙宗女承德公主子瑊璜玶瑊封信
安伯康宗爲太子納其女爲妃後進爲侯明
宗八年卒子沅稹沅封桂城侯子璟瑃禧禥
璟封淸化侯高宗四十六年卒子溫楷綧珽
溫封承化侯元宗十一年三別抄叛逼溫爲
王據珍島蒙古遣綧子雍熙等來討綧囑雍

熙曰救溫死及破珍島洪茶丘先入殺之及
其子守司徒桓楷封丹陽伯子濬封長陽公
綧封永寧公美容儀慷慨有志略善騎射諳
書通大義高宗二十八年稱爲王子入質蒙
古四十年從蒙古也窟大王圍攻忠州王賜
綧書曰昔爾入侍天庭之日出自誠心決然
獨斷以一介孤身代三韓萬姓而往者豈以
一身之安危憂樂爲慮哉但爲國爲家康全
忠孝耳十餘年閒險阻艱難千態萬狀殆不

可容說雖然夙志如彼能不益殫誠懇求安
社稷乎且邈在萬里外猶望庇於本國幸今
至此三韓萬姓冀蒙力護想爾意何如也綧
又竭誠所格天地尙有感動今大王以寬仁
字小爲任尙或見爾孝懇哀哀有不可忍之
者則其有不動心哉汝當切迫陳達俾大軍
解圍反旆則非特老人悅懌擧一國更生矣
其忠孝兩全流名萬世正在此時四十一年
蒙古帝知綧非王親子謂綧曰汝雖非王子

本王族久處吾土卽吾黨也乃奪阿母保馬
三百匹賜之綧又與車羅大師兵五千來攻
諸郡至尙州而還郞將粲取和謂曰捐妻子
從公絶域者欲安國家耳今無一毫事利國
與叛臣無異遂逃還逆豎鄭子明以告綧綧
遣人追斬之初綧之入質也寓於東京摠管
洪福源積不平綧妻奏于帝殺福源語在福
源傳後福源子茶丘訴綧於帝曰眞金太子
中書令也永寧公高麗尙書令故自謂秩等

於皇太子帝大怒奪縛所領兵馬子雍熙讓
禔和琳雍封信安侯子璽司空熙封光化侯
子珩玖皆司空諴封寧仁侯子元司空禔守
司徒和司徒子衍正尹衍子彬永寧君恭愍
十七年來自元曰元朝政亂民饑群盜日盛
元祚不久矣琳和義君子琚和義大君恭愍
五年流南海子瑄義瓊瑄封襄陽君子珪封
壽延君恭讓四年流遠地子評元尹義封德
豐府院君瓊封壽興君子福封保寧君恭讓

四年流遠地璲守司空子維封咸寧侯瑃封
河源公子佺封新安公元宗二年卒禧守司
徒子珪守司徒珪子璥封漢南君禎有容儀
尚明宗安延禧宮主封寧仁侯好文學尤嗜
釋老孜孜為善得保終始高宗七年卒謚肅
懿子侹尚神宗女敬寧宮主初封始興伯後
進為侯又進封淮安公高宗十八年遣侹如
蒙古軍以土物遺其帥撒禮塔侹至見撒禮
塔遙拜階下不答侹以酒饌餉之撒禮塔饋

以漣酪侹隨所勸能飲啖撒禮塔大悅二十
一年卒子樅珨禔樅封桂陽侯珨封新陽伯
姿端麗尚高宗女壽興宮主高宗四十三年
卒追封公子淑澂淑封齊安公為人廉正譜
練典故時稱宗室儀表初尚元宗女慶安宮
主後尚忠烈王女靖寧院妃忠烈二十一年
[illegible]王同事後進封大君忠烈忠宣即位如
元命淑權署征東省事明年王在元遣郎將
申彥卿傳旨曰齊安大君於予為叔翁主亦

是大姊供上依睿殿淑妃例又明年加三重
大匡府院大君四年卒年七十五子眩封平
陽公慶安宮主出也忠烈二十六年卒子璹
禎璹忠宣二年封順正君後進封大君元仁
宗在東宮璹妹伯顏忽篤得幸璹赴召如元
尋授翰林學士三年奉御香還國故事迎御
香不用禮服璹始遣人強百官用禮服忠肅
三年西海道民多流移州郡空虛者五六海
州亦納其印于都堂以璹奉州田五千餘結

故也命執璹家奴在海州擾百姓者流遠島
璹嘗矯制起驛馬又於遼陽瀋海等地影占
人戶二百餘口憑宮掖勢多行不法見王亦
踞傲無禮六年元遣斷事官中糵哈里哈赤
令史丘友直等執璹以來王與元使鞫于行
省杖五十七禎忠宣二年封懷仁君亦依妹
勢恣行不法子瑞封順仁大君瀓封帶方公
忠烈元年卒衣冠子弟十人如元爲禿魯花
王賜景靈殿五室白銀祭器十八年卒子昷

封中原公昷子珣瑀琇珦封淮安大君珦子
証讜諝詷証元尹讜史逸其封諝益城府院
君諝子緩緝緩封益昌君緝一名敍初封益
川君後封益山君尚恭讓王女肅寧宮主[illegible]
讓四年流遠地詷封昌寧君子琦封寧原君
恭讓四年流遠地瑀封昌原君琇封樂浪君
琇子昉封順安君恭讓元年與同知密直司
事趙胖如京師告即位子禹聃禹封永福
君恭讓四年與贊成事權仲和如京師謝

恩子回元尹聃封順寧君恭讓三年與司藝
柳伯淳犯造言謗國之罪臺省刑曹會慈恩
寺鞫之伯淳等不服及拷訊伯淳曰嘗與聃
言諸將受命攻遼逗遛返旆宜若無功而今
反受褒賞其回軍也沮王氏立子昌者亦勢
之然也大臣以此繫獄皆毅宗武臣之亂宜
可鑑也今儒者鄭道傳等謀弄國柄儻有前
日之亂則吾等恐陷其禍聃亦具服臺省刑
曹請加聃罪王曰聃宗室不忍加刑削屬籍

流見州杖流伯淳基州四年聃流遠地譓守
司徒璞尚毅宗女安貞宮主加守司徒封咸
寧伯宮主召伶人學琴遂私之明宗朝以璞
不能治家詔削職居二年復職十五年卒玶
神宗初守大尉上柱國延昌公玶子縝守司
空縝娉爲崔忠粹所嬖明宗末忠粹與兄忠
獻謀廢立乃曰宗室中唯縝博通經史聰明
有度量若立爲主國可中興矣崔忠獻及朴
晉材有異議不果禔睿宗朝授檢校戶部尚

書柱國尋加檢校司徒守司空上柱國
檢校太師忠史逸
靖宗三子容懿麗妃韓氏生哀殤君昉樂浪
侯璥開城侯皚
哀殤君昉史逸
樂浪侯璥文宗六年冊爲開府儀同三司守
太保兼尚書令上柱國樂浪侯食邑三千戶
賜輸誠協理奉德功臣號
開城侯皚文宗六年冊開府儀同三司守太

尉兼尚書令上柱國開城侯食邑二千戶賜
資仁保理佐化功臣號十六年卒謚愼殤
文宗十三子仁睿太后李氏生順宗宣宗肅
宗大覺國師煦常安公琇道生僧統竀金官
侯丕卞韓侯愔樂浪侯忱聰惠首座璟仁敬
賢妃李氏生朝鮮公燾扶餘侯𦞦辰韓侯愉
大覺國師煦字義天避宋哲宗諱以字行文
宗一日謂諸子曰孰能爲僧作福田利益耶
煦起曰臣有出世志惟上所命王曰善遂隨
師出居靈通寺煦性聰慧嗜學始業華嚴便
通五教旁涉儒術莫不精識號祐世僧統煦
欲入宋求法王不許至宣宗時數請宰臣諫
官極言不可二年四月煦潛與弟子二人隨
宋商林寧船而去王命御史魏繼廷等分遣
乘船追之不及遣禮賓丞鄭僅等問過海安
否煦至宋帝引見垂拱殿待以客禮寵數渥
縟煦請遊方問法詔以主客員外楊傑爲館
伴至吳中諸寺皆迎餞如王臣王上表乞令

還國詔許衆還煦至禮成江王奉太后出奉
恩寺以待其迎迓導儀甚盛煦獻釋典及經
書一千卷又於興王寺奏置教藏都監購書
於遼宋多至四千卷悉皆刊行始創天台宗
置于國清寺已而南遊智異山復還居海
印寺及肅宗即位遣使迎還住持興王寺遼
使王萼見興王寺小鐘歎美曰我朝所未有
煦謂萼曰吾聞皇帝崇信佛教請以此鐘獻
之萼曰可煦請鑄金鐘二遣將獻于遼帝遼

屬回謝使孔目官李復先奏其意遼帝以事存使安有求索加峻刑令勿獻及復還刑部奏治其罪煦爲王辛捴持寺問疾尋卒王欲謚大覺中書門下省奏大覺者佛也僭佛號非煦意王不從政堂文學李頫言煦於上雖周親而捨禮出家無服然才行俱優名重遼宋欲追贈國師不可不服於是王與群臣玄冠素服輟朝三日賜賻甚厚遂冊贈大覺國師又賜教門徒弔慰

常安公琇文宗二十五年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尚書令守司空上柱國平壤侯食邑一千戶二十七年王遣中書侍郎金行瓊衛尉卿李靖恭于尚書省行冊禮幷賜印綬衣帶鞍馬匹段銀器布貨等物冊曰周開五等之封增恢茂業漢置七王之輔永耀丕圖伊制理之惟艱必宗藩而是賴宜遵彝矩益闡蕃猷咨爾王子琇天縱聰能生知仁孝劉睦之[illegible]恭[illegible]性孚體聖和始興之清素飭躬雅符僉矚克膺德懋高映戚流乃推敦睦之懷俾示旌庸之眷授之大邑進以崇資今遣使某官某等持節備禮冊爲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尚書令守司空上柱國平壤侯食邑一千戶於戲朕則擧不由私致加於公望爾則動彝遵禮勉奉於官常保以恩榮慎厥終始宣宗三年加守司徒食邑二千戶進封常安公獻宗即位加守太保元年卒謚英良

道生僧統窺文宗二十四年命祝髮從住俗

離寺睿宗七年或告窺與尚書右丞金仁[illegible]全州牧使李汝霖交通圖不軌王流窺于巨濟縣及其黨汝霖仁碩殿中少監河彥碩刑部尚書任申宰大卿李仲平刑部員外郎[illegible]日肅將軍金澤臣宋英漢別將[illegible]原府事李綏寧朔鎮使李日衍[illegible]尚并仁碩汝霖申宰彥碩等于流遠地謫[illegible]尚于中路窺尋卒窺財累鉅萬厚施於人故貪利者多附之終以此敗

金官侯丕烝文宗三十一年授特進檢校司空
上柱國金官侯食邑一千戶丕有學術扶於
公遂嘗娶積慶宮主丕與惰愉等諫以爲不
可娶同姓王不從宣宗三年進檢校尚書令
守司徒食邑二千戶九年卒贈守太尉兼中
書令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五百戶王曰長者
章順侯無後而卒依浮屠法散骨今金官侯
無嗣宜准章順例然此法出於釋氏不足依
據宜卜地厚葬以永春秋之饗有司竟葬不

行謚莊憲
下韓侯愔文宗三十一年授特進檢校司空
上柱國下韓侯食邑八百戶宣宗三年進檢
校尚書令守司徒食邑二千戶九月卒謚[illegible]
順
樂浪侯忱文宗三十七年卒追封樂浪[illegible]
聰惠首座璟
朝鮮公燾文宗十五年冊爲崇仁廣義功臣
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尚書令守司徒上柱國

朝鮮侯食邑二千戶三十一年進封公宣宗
三年加守太保食邑三千戶獻宗即位加守
太師肅宗立增封食邑五千戶食實封五百
戶四年卒贈謚襄憲爵其子滋檢校太保上
柱國源檢校司空柱國溫檢校工部尚書柱
國六年滋以檢校太師守司空卒源肅宗加
輸忠功臣特進檢校太尉守司徒尚肅宗女
安壽公主封廣平伯進開府儀同三司封爲
侯仁宗加守太保廣平公食邑二千戶食實

封五百戶子璥封安平伯尚睿宗女興慶公
主明宗七年卒性恬靜好學經藝方技無不
該貫書畫亦妙然好釋典臨終效禪僧作偈
卒年六十一溫睿宗授上柱國仁宗加守太
尉江陵侯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尋卒
生三女爲毅宗明宗神宗妃子瑛㶊瑛字玄
虛性沉靜寡欲篤志于學毅宗初爲殿中內
給事請赴試王嘉其志然以侯王之子下從
貢士非例不允尚仁宗女承慶宮主封恭化

伷恩顧甚渥明宗即位進爲侯晩年酷好浮
屠法十六年卒年六十一謚定懿子沔尙穀
宗女和順宮主神宗授守司空上柱國廣陵
侯後進爲公高宗五年卒性純厚沉靜工筆
札多技能尤精醫術以畜藥活人爲事凡有
疾癃者皆造其門略無憚色人皆歎服驚殿
中内給事同正
扶餘侯㶇文宗三十四年冊爲扶餘侯冊曰
周樹維藩所以保緜興之運漢崇盤石所以

臻炎盛之期將圖社稷之寧必賴本支之固
盍涓景範用舉寵章咨爾王子㶇克嶷挺姿
至龢稟粹讀書俱下於十行摛藻敏成於七
步聲華既洽奬貢可稽是用迥陟五侯之列
擢陞八座之榮蹤以土茅賜之戶食今遣使
某官某等持節備禮冊命汝爲開府儀同三
司檢校司空守尙書令上柱國扶餘侯食邑
一千戶於戲恩雖立愛義亦在公論德授官
朕罔踰於制度出忠入孝汝祗率於典彝恒

守貴以勿驕益礪誠而匪懈欽佩嘉訓不其
韙歟宣宗三年加守司徒食邑二千戶十一
年進守太保肅宗即位制授守太傅食邑三
千戶食實封三百戶四年以罪流京山府若
木郡王以儒釋書賜之睿宗七年又以罪移
巨濟縣流其子沔于進禮縣差内侍官迹守
之㶇道卒王聞之輟朝三日百官上表陳慰
明年召沔還授司空
辰韓侯愉宣宗三年授檢校太尉守司空獻

宗初進守司徒肅宗時加尙書令食邑六千
戶食實封四百戶四年卒謚和信子沂演沂
睿宗授檢校尙書右僕射柱國進檢校司空
尙睿宗女大寧公主加檢校司徒守司空淮
安伯食邑二千戶食實封三百戶賜贊化功
臣號沂與及第崔道元進士白思允承旨權
思道及吳世英等遊道元學陰陽術思允等
皆無賴薄行沂與道元設醮山寺事聞鞫道
元等不服沂與道元皆坐流沂尋召還仁宗

四年卒演睿宗授檢校戶部尚書柱國尚書
宗幡寧宮主加檢校司徒守司空上柱國晉
康伯食邑三百戶仁宗二十四年卒
宣宗四子思肅太后李氏生獻宗元信宮主
李氏生漢山侯昀二子天史逸其名
漢山侯昀獻宗即位拜守司徒李資義欲奉
昀爲王伏誅肅宗流元信宮主及昀兄弟二
人于慶源郡
肅宗七子明懿太后柳氏生睿宗上黨侯泌

圓明國師澄儼帶方公俌太原公侾齊安公
偦通義侯僑
上黨侯佖肅宗三年冊爲守仁輔德佐理功
臣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保守太尉兼尚書
令上柱國上黨侯食邑二千戶食實封三百
戶四年卒謚順殤
圓明國師澄儼肅宗三年出家以祐世僧統
賜爲師仁宗十九年卒贈謚圓明國師
帶方公俌睿宗七年下敎命名賜禮物睿宗

元年授推忠廣義功臣開府儀同三司檢校
太尉守司徒兼尚書令上柱國帶方侯食邑
二千戶食實封三百戶四年封爲公冊曰興
祖業者必固本支壯王室者須資藩輔眷言
同氣時乃懿親稽典訓之文採臣工之議乃
擇吉日特頒寵章咨爾大弟俌膺帝揔之祥
發靈源之祚仁義忠信曰天所稟自生知詩
書禮樂謂人文敏於時習口不言利欲之事
身不近憸諛之人靜必修誠動斯中節居宗

室則睦友之道盛奉慈闈則愛敬之意深厥
德茂焉朕心嘉止宜出綸而錫命寔備物以
申恩分以上茅爵高於五等賜之衮冕制及
於九章遣某官某等持節冊命爾爲推忠廣
義功臣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保守司徒兼
尚書令帶方公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三百戶
於虖恩莫深於骨肉義莫重於君臣爾其念
骨肉之恩体君臣之義光贊我祖業尊奬我
王室不其韙歟敬哉勗哉五年加輸忠功臣

守太尉帶方公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三百戶僃表讓不允九年加奉順功臣守太保食邑三千五百戶食實封三百五十戶後爲李資謙所構放京山府及資謙敗仁宗欲召還六年卒于貶所王聞之哀悼輟朝三日贈謚良簡追封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師中書令帶方公食邑五千戶食實封五百戶子瑜娶通義侯女仁宗十九年卒瑜子珙尚仁宗女承和宮主封邵城伯明宗十二年進守司徒邵城侯珙性貪鄙凡市物遣家奴占奪不與直雖至樵蘇菜果亦如之賣者或就索其直輒遣毆辱民間多苦之樞密副使曹元正家奴入市賣二死雉珙奴奪之元正誣告法官曰我家奴持犀帶二腰過市珙奴強奪請取還法官囚其奴栲掠甚酷奴誣服珙當並坐賂元正白金六斤得免聞者雖疾元正誣妄亦喜珙挫辱也年四十八疽發背死國人皆喜曰吾儕得活矣珙子祐璿祐尚明宗女壽安宮

主封昌化侯神宗即位拜守司徒上柱國祐子浤守司空璿守司徒柱國爲人寡慾佞佛不營産業高宗三年卒有二女家貧未嫁不克襄事崔忠獻聞于王官庀葬事

大原公侾肅宗七年下敎命名賜禮物睿宗元年授奉義同德功臣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保守司徒兼尚書令上柱國大原侯食邑二千戶食實封三百戶四年冊封大原侯冊曰昔者仁君之於弟親愛故莫不欲其富貴之也於是冊立褒崇之典舉矣朕祗承大統若涉深淵載惟求圖奬進同氣非特私骨肉之好思以奉宗廟之靈咨爾侾迪哲溫文能仁寬博岐嶷之姿日秀孝友之美夙成忠勤而樂乎道克己而從於師宜崇胙土之封以固維城之望是用衍之邑采峻以階資仍加九錫之儀陞以五等之貴今遣某官某等命爾爲奉義同德功臣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保守司徒兼尚書令上柱國大原侯食邑三

千戶食實封三百戶於戲睦族所以厚風俗
立侯所以屏王家汝其居寵祿以當思危謂
宴安而猶懷毒往愼乃位永孚于休五年加
廣孝功臣守太尉俌表讓不允九年加守仁
功臣進爲公食邑三千五百戶食實封三百
五十戶十七年進太保尋爲李資謙所陷竄
南裔仁宗七年召還授奉順同德守節贊化
功臣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守太保兼中
書令上柱國食邑三千五百戶食實封五百

戶八年王賜教曰卿負時偉望爲世宗親貶
在嶺南本非寡人之意今還闕下乃伸猶子
之情錫之第宅之新加以物般之渥益修忠
藎當体眷懷賜甲第一區及金銀器匹段鞍
馬布貨毅宗二十四年卒子瑊授檢校司空
上柱國封江陽伯毅宗二十二年進封侯
齊安公偦肅宗八年下教命名賜禮物睿宗
元年授翊聖致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檢校
尚書令守司空上柱國封齊安侯食邑二千

戶食實封二百戶五年加奉化功臣守司徒
食邑三千五百戶侾表讓不允九年加同德
功臣檢校太保守太尉食邑三千戶食實封
二百五十戶十年冊爲翊聖致理奉化功臣
檢校太保守太尉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二百
五十戶十七年進爵爲公仁宗九年卒時李
資謙用事奏貶帶方大原二公及諸有名望
者侾恐不免請去諸侍衛軍士杜門不接賓
客縱酒自晦故終免於禍諡恩節子璋司空

素無賴好弓馬與直長同正李龜壽飮博蹴
毬毅宗朝僧沖曦在興王寺數往還遊戲興
王寺管勾內侍朴懷俊奏二人意叵測毅宗
九年削璋爵流龜壽于仁州璋憤恚死
通義侯僑肅宗八年下教命名賜禮物睿宗
元年封推仁贊化功臣開府儀同三司檢校
尚書令守司空上柱國通義侯食邑二千戶
食實封二百戶五年加奉節功臣守司徒食
邑二千五百戶僑表讓不允九年加推誠功

臣檢校太保守太尉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二
百五十戶十年冊爲推仁贊化奉節功臣開
府儀同三司檢校太保守太尉上柱國食邑
三千戶食實封二百五十戶冊曰睦九族平
百姓者堯之仁也盡言自邇以及遐立萬國
親諸侯者易之事也所以取法而垂訓故周
詩有麟趾之詠漢制有犬牙之封者是其義
也肆予一人稽若先憲乃眷天倫之屬實惟
宗室之賢特舉寵章方行冊禮非敢私於骨

肉將以固於本支咨爾弟僑生則英奇妙有
淑質少而莊重儼若成人孝悌之行成於內
俊偉之聲達於外先君稚幼以最愛母后憐
孤而至慈況茲藩翰之褒崇實乃朝家之典
故宜頒明命而備物爰講縟儀以申恩是用
授茅土以疏封爲湯沐而賜邑於戲貴不期
驕而驕自至祿不期侈而侈自至有勢榮必
兼義榮得人爵勿弃天爵復斯言而無忽愼
有終而如初衛社稷以盡忠舉君親而思孝

往踐乃位永孚于休十四年卒年二十三謚
英章性聰銳好學愛賓客
仁宗五子恭睿太后生毅宗大寧侯暻明宗
元敬國師冲曦神宗
大寧侯暻毅宗二年冊爲侯暻有度量得衆
心宦者鄭諴謀陷臺諫密誘散員鄭壽開誣
告臺省及臺吏李份等怨王謀推戴暻爲主
王惑其言欲去之諫臣金存中請令有司按
問果無驗黥壽開配黑山島流份於雲梯縣

諴思欲免咎又讒云外戚朝臣出入大寧侯
家誠不誣矣先是存中與太后妹壻內侍郎
中鄭敍及后弟承宣任克正有隙敍性輕薄
有才藝交結大寧侯常與遊戲存中諴等構
飛語以間王疑之宰相崔惟淸文公元庾弼
等率諫官崔子英王軾金永夫朴倫等伏閤
請曰鄭敍交結大寧侯邀其第宴樂遊戲罪
不可赦御史臺又以敍陰結宗室夜聚宴飮
因敍及秘書正字梁碧戎器色判官金義練

大寧府典籤劉遇錄事李施王宥五人罷大寧府流縣奴金昷於懷仁瞽樂工崔[illegible]等流之臺諫伏閣更請知臺事崔允儀直入王府爭之召還李份杖流敍于東萊鄭[illegible]于會津義[illegible]于清州昷于[illegible]島杓敍餉縣惟清借以器至是臺諫又論惟清失大臣体貶南京留守使雜端李綽升在家不參劾貶爲南海縣令皆敍妹婿也未幾吏部請錄敍惟清綽升罪于政簿制可十一年流縣丁天安府更貶惟清爲忠州牧使克正爲梁州防禦使敍婚壻右副承宣金貽永知昇平郡事綽升爲南[illegible]縣令從配敍于巨濟縣時崔藝遇赦還京與妻不協妻誣告藝尚不悛往來大寧侯第王命崔襄備鞫之無驗王素信圖讖不友諸弟疑猶不釋密諭諫臣論劾大寧侯及克正等罪又恐太后救之先遷太后於普濟寺陽若不得已而允之流矢之變王詔責宰樞不得賊於是遂捕紿繹疑大寧侯家僮羅彥有成

黃益等鞫問深刻彥等誣服諸王宰樞百僚耆老詣闕賀得罪人斬羅彥有成黃益及有成妻又以禁衛不謹流韋龍巡檢指諭十四人于田里

元敬國師冲曦一名玄曦明宗七年興王寺僧上變告僧統冲曦潛結僧徒謀逆鞫冲曦從者無驗釋之十年太后患乳瘇召冲曦侍疾冲曦姦亂宮女又通公主穢聲聞外右司諫崔詵上疏諷冲曦穢行請出之王覽書大驚曰不意司諫離間我兄弟遂罷詵自後臺諫無敢言者朝臣皆附冲曦賄賂公行十三年死

毅宗一子莊敬王后生孝靈太子祈

孝靈太子祈初名泓毅宗七年冊封王太子二十四年鄭仲夫作亂遷迎恩館尋放珍島縣

明宗庶子十餘人善思洪機洪樞洪規洪鈞洪覺洪貽皆諸嬖所生俱剃髮爲僧號小君

餘史逸

善思年甫十歲明宗命爲僧衣服禮秩與適
無異出入禁中頗張威福時諸小君直授三
重摠住名寺用事納賄諂佞者多附

洪機洪樞洪規洪鈞洪覺洪貽明宗之嬖同
配海島

列傳卷第三

列傳卷第四　　高麗史九十一

正憲大夫工[illegible]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illegible]教[illegible]

宗室二

神宗二子宣靖太后金氏生熙宗襄陽公恕
襄陽公恕神宗三年封德陽侯後封襄陽公
崔忠獻廢熙宗遷于江華放恕于喬桐縣恕
子璋瑊絪僖瑋守司空高宗三年卒性温裕
相貌奇偉有文雅好賢樂士謚懷敬瑊守司
空子諶瑢禧諝守司徒瑢禧皆守司空絪封
始安公子禎瑛謜禎守司空瑛封西原侯忠
烈王十七年卒子玢琠玢封益陽侯子璪熙
璉璪封淳化侯恭愍九年五月卒子鈞珦璵
鉦鈞初封定原君恭愍四年與大護軍金瓚
如元獻方物五年奉御酒來進封定原伯七
年如元賀正後改封府院君子恭讓王瑀恭
讓二年追加四親爵謚鈞爲三韓國仁孝大
公瑈爲馬韓國仁惠公妃中氏馬韓國明春

妃珍爲辰韓國仁肅公妃朴氏辰韓國莊敬
妃瑛爲卞韓國英憲公妃皇甫氏卞韓國順
安妃瑀初封定陽君恭讓元年進府院君判
門下改領三司宗簿寺事王既追尊四親以
瑀主其祀三年領門下府事至　本朝封麻
田郡歸義君卒謚景禧子珇琯珇封定康君
琯元尹琦初封鶴城侯後封鶴城府院君恭
愍十年如元賀正道梗不果行王避紅賊幸
福州琦與其弟平安君等二人謁行在辛禑
三年宦者金壽萬妻與琦爭田民謀害之乃
與宦者金元老妻誣告琦將不利於上禑命
巡軍守琦家鞫壽萬元老妻服誣妄禑以明
德太后請竟不治勅有司禁宗室擅出入子
和璠和封南平君恭讓四年流遠地子根元
尹璠封寧平君玿封益原府院君子璜封永
原君瑒子瓊玟皆元尹鉦封平安府院君子
琮瓊玽琮封慶平君璯封保定君環玽皆
元尹熙封寶城君子瑜環瑜封永昌府院君

後封慶昌大君恭愍十八年卒子順城君琠
永安君正尹瑛永安君史追其名環封永興
君夏弟辛珣附辛旽伏誅緣坐流武陵島不
知存沒者十九年妻辛氏聞環飄風至日本
國請都堂私備金銀令家奴隨回禮使物色
求之者歡四年昌元年其奴以所謂環者來
爲人形容不類甚癡不知祖父名及所居田
里辛氏從弟前判事克恭及其姻親前判開
城府事朴天祥前密直副使朴可興知密直
李崇仁河崙曰吾等識環甚熟此實非環也
辛氏自京山府來見喜甚曰知夫莫若妻遂
訟于憲府憲府與門下府郎舍典法司巡軍
雜治聚宗室及天祥等對辨環二子及兄僧
昆髓宗室諸君皆曰眞永興也環女壻前判
書李崇文崇仁弟也當初對以不知眞僞及
鞫之乃曰眞吾婦翁也於是天祥克恭可興
崙等坐誣流遠地子珊珩瑾珊順平君珩元
尹瑾正尹璉封益興君子愼封福安君愼子

諟譜諝諹定安君子璇珍璇封福康君珍
元尹譜封福昌君諝封福原君恭讓四年六
月流遠地瑛封瑞興君忠烈朝以尭會在
元王怜紹宋邦英譖于王欲廢忠宣令瑛繼
尚寶高實怜公主以爲移瑛說黃王使之衣
桂服數往來以覘公主公主素不謹行遂屬
意於瑛及惟紹等伏誅忠宣欲宥瑛丞相不
可使刑部并斬於文明門外瑛守司徒位封
永安公元宗四年卒

熙宗五子成平王后任氏生昌原公祉始寧
侯禕慶原公祚大禪師鎰智沖明國師覺膺
昌原公祉熙宗七年加元服冊爲太子冊曰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擬以一索而爲長男離
以重明而照四方故王者之有天下莫不立
元嗣以定群黎咸仰之懷以承爲世不朽之
業咨爾元子祉義禀聰靈之性夙凝岐嶷之
姿寬博而謹愼恭敬而淵文肆朕稽諸方冊
之訓言衆聽士大夫之僉議爰擇良辰俾加寶

冊命遣某官某等持節備禮冊命爾爲王太
子嗚呼勉哉諸事允蹈丕彝踈斥憸侫之人
衆聞方正之言上念祖宗積累之休永享富
貴康寧之慶豈不偉歟及崔忠獻廢王遷于
江華祉放于仁州後封昌原侯元宗三年卒
始寧侯禕熙宗七年封爲侯冊曰封立皇[illegible]
藩屏王室蓋古今之常典亦邦國之宏規朕
續守丕圖欲光先業爰舉褒崇之禮大開冊
命之儀咨爾禕毓德謙勤秉心恭儉驕不好

弄但將書史以爲娛居無求安自得威儀之
卒度學有緝熙之美志存忠孝之全定省不
怠於親闈信厚見稱於公族德行既著容止
可觀肆布寵靈特須爵號今遣某官某等持
節備禮冊命爾爲檢校太尉守司徒上柱國
始寧侯於戲驕奢淫佚勿虧戒愼之心富貴
功名善保久長之慶祗承厥服永孚于休[illegible]
忠獻放于白翎縣于宏司空
慶原公祚忠烈五年卒明習典故世稱知[illegible]

元宗有所疑必問於祚號宗室龜鑑及葬王
許用紅大燭自是士庶人家皆用之子譓昀
譓初名恂封廣平公尚元宗女咸寧宮主忠
烈五年借元使納塔哈伯那監督東征戰艦
于慶尚道十一年卒王没入財物于内昀封
定安侯
大禪師鏡智
冲明國師覺膺
高宗二子安惠太后柳氏生元宗安慶公淐

安慶公淐初名侃初封安慶侯高宗四十年
進爲公使蒙古乞罷兵明年還先遣人奏臣
久染腥膻之臭請經宿進見王曰自爾去後
祈天禱佛庶幾速見今旣無恙還何用宿然
恐焚爾所著衣更衣即來淐夜入謁王爲之
流涕左右皆泣下四十六年王薨淐居喪盡
毁扶杖乃得行林衍廢元宗立淐爲王未幾
蒙古遣使詰衍擅廢立衍復立元宗廢淐後
追謚爲襄宗子儇封漢陽侯尚忠烈王女明

順院妃子侊封桂陽侯
元宗三子順敬太后金氏生忠烈王慶昌宮
主生始陽侯珆順安公琮
始陽侯珆元宗四年賜名加元服封爲侯冊
曰欲理其國先齊其家況子弟之屬封實國
家之令則咨爾珆學就日將德與年豐肆虔
我之好爵用立爾于上公無滛于逸于遊博
究皇王之墳典非禮勿言勿動爲宗室之
表儀茂綏福履之休翊致泰平之業今遣某

官某等持節備禮命爲開府儀同三司檢校
太尉守司空上柱國始陽郡開國侯食邑三
百戶食實封一百戶於戲恩雖父子義兼君
臣體朕意之睠憐肩乃心於忠孝府曰始陽
置典籤錄事各一人七年卒
順安公琮元宗四年賜名加元服封爲侯冊
曰廣置侯封以藩王室是古之常典非朕之
私恩咨爾琮挺岐嶷之資蘊聰明之質朕之
所以鍾愛保愛汲汲望其成人者本惟天性

之自然盡爲本支之益固肆須位號用示寵光今遣某官某等命爾爲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守司徒上柱國順安郡開國侯食邑二百戶食實封一百戶於戲惟仁可以下獲民心惟德可以上承天命曰愼所守時敏厥修夙夜惟寅服勤於予職明哲以保對揚於王休府曰大寧置典籤錄事各一人十年王如蒙古命琮監國十四年琮如元賀冊封帝以琮王愛子賜白金五百斤紵布八百匹他物比

世子行尤多後進封爲公琮素多病忠烈三年母慶昌宮主召盲僧終同問度厄之術遂設醮以禱埋輿饌內竪梁善大守莊等誣告慶昌宮主與其子琮謀令盲僧終同呪咀上欲使琮尙公主爲王王命李槢印公秀李之氏印侯張舜龍車信鞫終同又命中贊金方慶密直使許珙監察侍丞趙仁規等鞫慶昌宮主及琮不服王召琮親鞫寧樞詣宮門請釋王欲藉琮母子家貲成柳璥曰今琮猶不服宮主亦曰非敢呪咀但問禍福宜奏上國詔許然後藉之可也王遣仁規侯表奏公主請藉之王不可公主強之不得已從焉元宗愛琮賜以貨寶無算至是公主盡取之及仁規還自元帝曰順安公母子事任王處置於是廢慶昌宮主爲庶人流琮終同于海島十一年召還二十一年開府置屬

忠烈王三子齊國大長公主生忠宣王貞信府主生江陽公滋侍婢盤珠生小君湑

江陽公滋居長以非公主出不得立忠烈五年遣滋忠清道牙州東深寺以避世子九年召還公主賜衣後封爲公開府置屬三十四年卒子瑱暠塤瑱忠宣二年封丹陽府院大君忠肅後二年王在元瑱爲權嘗初貞和宮主兄僧住桐華寺冒良人爲隷至千數百戶瑱等世役之整治都監申理歸良瑱挾憾欲許于元過鴨綠江寧樞命忽赤等捕還紅賊陷京城瑱與興理判書印安等醉于賊及

賊平監察司劾奏琦等降賊凡沃土可居之
處饑縣米穀府在無不指導蒙國忘親罪莫
大焉不可與愚民一視若以罪經赦宥則乞
禁錮子孫籍沒田民以懲後人王從之子封
陽原君史逸其名仕于元爲御史屬蒙古名
究澤禿忠宣愛爲如已子養之宮中封延安
君忠宣在元傳位忠肅以暠爲世子因留爲
禿魯花忠宣嘗爲瀋王忠肅三年奏帝傳瀋
王位于暠自稱太尉王遂封暠瀋王尚元梁

王女梁王甥國公主兄也暠因得公主寶物
寵幸無比忠宣愛護愈篤暠遂懷覬覦國人
大半歸心暠又得幸英宗皇帝曹頔蔡河中
等左右暠謀奪王位讒訴萬端詔徵王入朝
先是忠宣在元以從臣司僕正白應丘能殖
貨令幹瀋王府事應丘逃還本國暠奏帝遣
貨外郎阿都剌勑王發應丘還都王不時奉
行暠譖云王手裂其勑及王入朝帝怒詰責
之收國王印遣翰林待制沙的等來訊之使

者[illegible]朴瑄等言宰相
曰[illegible]位以來酣酒嗜音不迎帝使不親
庶務夜興辟小變服微行使幸臣尹碩李宜
風孫琦等假稱王命逞其私欲又信讒言枉
殺無辜官人以私不以賢勞父王勲舊之臣
皆竄散地或至流放籍沒其家爾等反爲逢
迎至使國綱大毀尊大之禮後於諸國爾等
自今其省察之前者阿都剌賫去　聖旨爾
國王非唯不行又失所在沙的到日明推以

對沙的在行省鞫式目都監錄事李允纖等
允纖言臣賫　聖旨至王宮授代言安珪時
有別駕徐允公見之沙的執阿都剌及允纖
允公以歸帝命宗正寺鞫珪等珪辭及於王
王未能自明丞相伯顏疑慮久而不決暠惡
本國多輸錢財于王所遣其臣楊成往以帝
命責宰相金剌用徵所輸錢財又以慶斯萬
數[illegible]榜嘗輸送取其辭恐喝之暠又遣人
[illegible]旨曰國王入朝時中外倉庫皆已[illegible]

乃抽斂大小人戶備盤纏以來及被天譴至
隱規免罪與時事權貴賚盡錢物又遣孫琦
安均等于本國重斂于民帝聞之命刑部推
徵國王曾不懲艾與惡小前護軍李恭謀遣
代言安文凱郎將桓允全宰相金忻百戶金
成萬等復加横斂割取民膏連續轉運帝怒
已囚文凱于宗正府遂押恭及允全成萬等
發還宜即杖流海島汝宰樞不能諫正反爲
之助至使民怨益深鄉等雖聚斂以送國畔

九十一　十三

國王所得擅用徒增國怨耳自今一皆禁斷
違者奏聞痛懲於是杖流允全成萬恭及護
軍康呂于島恭性抗直王在東宮屢進直言
怒蹴其目眇及即位念其忠直驟加拔擢與
呂爲王覘暠動靜允全成萬船載布二萬匹
獻王暠以故皆惡之暠黨十餘人忽自都下
來言暠已得國國人盍狀王過惡以達于朝
於是權漢功等上書中書省請立暠語在漢
功傳王留元五年財用匱乏暠知其然遣其

臣祭酒白文珤郎將李淑貞以帝命封諸倉
庫十年泰定帝立明年勑王還國復賜國王
印章忠宣戒諭國人曰從臣引書交構國王
及瀋王以致鬩墻之變其聽姦臣誑誘請立
瀋王者予已諭國王毋念舊惡一皆原宥其
悉知之於是宰樞召民部典書致仕李伯經
前司憲掌令李東吉前民部議郎趙湜前成
均樂正權賀等諭之皆爲暠謀議上書者也
後二年王如元還國暠來謁行宮遂從王還

十四

王薨暠復如元止平壤陰與曹頔謀暠臣朴
全自平壤來詐言暠已爲國王忠惠遣房
忽只六十餘騎於平壤欲止暠不及而還忠
惠後五年暠還國忠穆元年卒葬以公主例
子德壽封江陵大君子篤朶不花帖古不花
篤朶不花襲暠封瀋王奇后兄轍太子妃父
盧頙等謀亂伏誅后與太子憾恭愍欲廢恭
愍立篤朶不花篤朶不花固辭曰叔父無子
百歲後國將焉往今叔父無恙而可奪叔

父位耶乃以德興君塔思帖木兒爲王天下
莫不賢之李公遂還自元言於王王嘉之問
遺甚厚十五年八月遣使來王引見其使厚
禮遣之帖古不花仕元爲中書平章事塤忠
宣封延德君忠肅進封府院大君後坐奸衛
士金永長妻下巡軍永長妻內侍閔元濟女
本有穢行元中書省差脫脫帖木兒樞密院
差脫隣御史臺差也速不花等來鞫塤于行
省塤旣服當抵罪以兄暠私謁釋不治忠憚

二年卒
小君滑初忽烈爲太孫金俊以崔竩婢盞[illegible]
納之得幸生滑公主亦愛之出入禁中號王
小君拜中郎將欲襲王宿衛賂廣守衛以請
守衛以丞相安童言來告曰令滑率禿魯花
來二年王以滑驕悠剃髮爲僧
忠宣王三子懿妃生世子鑑忠肅王德興君
塔思帖木兒史失其母氏位
世子鑑小字宣惠壽爲廣陵君後封世子忠

十二年王在元殺鑑及其從者金義重等
年返葬城南百官素服送之
德興君塔思帖木兒嘗爲僧忠定三年逃奔
于元及奇轍誅皇后怨恭愍會本國人崔濡
在元與群不逞說后謀構恭愍廢之立塔思
帖木兒爲王奇三寶奴爲元子凡國人之在
元者咸署僞官且請發遼陽省兵一萬渡鴨
綠江至隨州捷川爲我軍所敗語在濡傳帝
尋詔放遣遼陽兵達達將吏並赴朝廷塔思

帖木兒止帶素領傔從人等歸止永平王遣
密直副使金庾如元請執送塔思帖木兒庾
至遼陽知樞密院事黑驢謂庾曰帝勅臣杖
塔思帖木兒百七還其本國今方背疽待其
愈杖而歸之庾乃還初護軍裴自富與塔思
帖木兒交通僞授密直副使事覺斬之
忠肅王三子曹國長公主生龍山元子明德
太后洪氏生忠惠王恭愍王
龍山元子史失其名忠肅王與曹國公主幸

洪[illegible][illegible]原龍山生故稱龍山元子卒于元迈
[illegible]年十七
忠惠王一子銀川翁主林氏生釋器
釋器忠定祝髮置萬德寺恭愍時元將召釋
器王聞之遂召還五年王聞前護軍林仲甫
欲奉釋器潛匿不軌囚巡軍按治辭連前政
丞孫守卿前密直洪峻監察大夫孫湧黃淑
卿典校令鄭世功李大年姜不花前判事洪
桂金成前內園丞朴蘭等十餘人悉繫獄時
湧方坐臺承命者來欲執湧以去同坐者皆
錯愕不知所爲獨持平金巡祥正色曰臺官
雖有罪當罷臺後就獄刑不可直入臺中治
事如常湧請巡軍獄官詰仲甫曰汝識孫湧
乎對曰不知遂釋之斬守卿桂成仲甫等貶
贊成事康允忠爲東萊縣令杖世功及漢城
尹洪仲元辥起宗姜贊張萬林朱雲等皆守
卿黨也安置釋器于濟州令李安鄭賓等押
送至海中擠之於水釋器不死亡匿十二年

西北面都巡撫使田祿生報有稱釋器者在
平壤府謀逆遣慶復興林堅味等捕之又分
遣人諸道調兵爲備祿生與西海道都巡問
使金庾獲所謂釋器者斬之傳首于京梟市
又斬銀川翁主父林信及李安鄭賓并斬其
黨金蘇徐天吉等六人然釋器事變未著徒
黨未集而遽殺人頗疑之乃大赦下教曰釋
器非止庶孽實丹陽大君家婢所出往者孫
守卿等倚以謀變既伏厥辜群臣皆謂宜除
禍本予不忍置刑命李安鄭賓安置濟州永
精寺安等回言乘舟時墮海死已布告中外
令西北面都巡問使田祿生密認釋器在都
內誘集兇徒謀不軌與西海道都巡問使金
庾捕獲傳首至京予初疑之遣問釋器舅林
信乃知其實非予失於保全自取顛覆耳李
安鄭賓指生爲死欺罔不忠林信縱其亡命
不即首告俱正典刑其兇徒金光秀金玉鏃
崔黑驢李仁直不赦自餘詿誤一皆除之[illegible]

生之搜捕也釋器亡走匿安峽民尙彥麟家
辛禑元年慶復興李仁任等聞之密奏以睦
仁吉素識釋器貌與密直副使趙仁壁率兵
同往捕之仁吉仁壁奄至彥麟家有英俊者
捕釋器仁吉見之慘然釋器形貌奇偉言語
不凡觀者皆謂此眞王子也來至兎山仁吉
遣人於朝請赦之時太后老不視事禑亦年
幼仁任疑有變詭曰伏誅平壤者卽釋器也
今何妄稱耶乃與復興崔瑩等議累遣中使

督殺之然猶未忍殺崔仁祐至叱之曰庸儒
妄稱王子敢惑亂人心令亟斬之始知死於
平壤者乃釋器同行僧之歸俗者也禑賜仁
吉仁壁等鞍馬以彥麟自首杖流之又以前
判事鄭良輔前牧使李玖知而不告下巡衛
府鞫之玖曰良輔語予云王子釋器生在安
峽予云此必僞也古亦有此等事不可不察
宜告宰樞雖拷訊甚慘竟不服乃斬良輔杖
玖一百釋器娶民家女生一子潛寓前評理

梁伯益田廬事覺覓之遁雞龍山未至陰使
吏殺之流伯益

恭讓王一子順妃盧氏生世子奭

世子奭初名瑞封定城君恭讓卽位冊爲世
子諫官請開書筵乃以趙浚徐鈞衡李至爲
師傅李舒金子粹禹成範姜淮李趙庸爲侍
學三年聘前政堂文學李元紘女爲妃王下
教賜禮物壽命如　京師賀正　帝寵待序
次公侯下宴內殿者五又命朝官日開宴慰

之賜黃金二錠白金十錠段絹百匹從官以
下賜銀帛有差明年乃還世子在　京師以
支洙之餘齎今貿布遺嬖妾

公主

太祖九女

安貞淑儀公主神明王太后劉氏所生新羅
王金傅入朝以公主歸之稱樂浪公主一云
神鸞宮夫人

興芳宮主亦神明太后所生適元莊太子

大穆王后神靜王太后皇甫氏所生事見后
妃傳
文惠王后貞德王后柳氏所生適文元大王
貞
宣義王后亦貞德王后所生適戴宗旭生成
宗追號謚宣義祔戴宗廟穆宗五年加謚貞
淑顯宗五年加靜穆十八年加匡懿高宗四
十年加益懿
公主史失其號亦貞德王后所生適義城府
院大君
順安王大妃貞穆夫人王氏所生
公主史失其號興福院夫人洪氏所生適太
子泰
公主史失其號聖茂夫人朴氏所生適金傅
惠宗三女
慶華宮夫人義和王后林氏所生事見后妃
傳
貞憲公主

明惠夫人宮人哀伊主所生
定宗一女
公主史失其號文成王后朴氏所生適孝成
太子
光宗三女
千秋殿夫人大穆王后皇甫氏所生適千秋
殿君
寶華宮夫人亦大穆王后所生
文德王后亦大穆王后所生事見后妃傳
成宗二女
元貞王后文和王后金氏所生事見后妃傳
元和王后延昌宮夫人崔氏所生事見后妃
傳
顯宗八女
孝靖公主元和王后崔氏所生初封積慶公
主顯宗二十一年卒謚孝靖
天壽殿主亦元和王后所生
仁平王后元成王太后金氏所生事見后妃

傳
累肅公主亦元成王太后所生
孝思王后元惠王后金氏所生事見后妃傳
孝敬公主元平王后金氏所生
敬成王后元順淑妃金氏所生事見后妃傳
阿志宮人朴氏所生適檢校少監井民相
德宗二女
煬懷公主敬穆賢妃所生蚤卒
公主史失其號劉氏所生適檢校太師王忠
靖宗一女
悼哀公主容穆王后李氏所生文宗十一年
卒謚悼哀
文宗七女
積慶宮主仁睿太后李氏所生宣宗三年適
扶餘公燧
保寧宮主亦仁睿太后所生適樂浪公瑛睿
宗八年卒陵曰溫謚慶順其餘仁睿所生二
公主仁淑賢妃李氏所生二公主仁穆德妃
金氏所生公主皆蚤卒
宣宗三女
敬和王后貞信賢妃李氏所生事見后妃傳
公主史失其號思肅太后李氏所生蚤卒
遂安宅主亦思肅太后所生生而盲年四十
不嫁仁宗六年卒
肅宗四女
大寧宮主明懿太后柳氏所生適淮安伯沂
肅宗八年冊為公主賜禮物睿宗九年卒謚

貞穆
興壽宮主亦明懿太后所生適承化伯楨肅
宗八年冊為公主睿宗六年生子遣承宣金
沽賜禮物仁宗元年卒
安壽宮主亦明懿太后所生適廣平公源肅
宗十年冊為公主
福寧宮主亦明懿太后所生適晉康伯演睿
宗九年冊為公主性婉順為兩宮所愛富為
宗室第一崇信佛法營飾塔廟甚勤仁宗十

一年卒謚貞簡

睿宗二女

承德公主文敬太后李氏所生適漢南伯杞仁宗二年冊爲長公主賜衣帶匹段金銀器鞍馬等物

興慶公主亦文敬太后所生適安平公璥仁宗二年封公主明宗六年卒

仁宗四女

承慶宮主恭睿太后任氏所生適恭化侯璞

德寧宮主亦恭睿太后所生適江陽公瑊天姿艷麗興止閑雅又善談笑毅宗每於花朝月夕召入内日夜酣歌醜聲聞外明宗二十二年卒

昌樂宮主亦恭睿太后所生適信安侯珹毅宗五年封宮主高宗三年卒及葬以王外祖母素服減膳百官縞素一日

永和宮主亦恭睿太后所生適邵城侯玶熙宗四年卒年六十八謚敬和

毅宗三女

敬德宮主莊敬王后金氏所生毅宗十一年冊爲宮主十六年適司空諿

安貞宮主亦莊敬王后所生毅宗十一年冊爲宮主十七年適守司徒咸寧伯璞明宗五年與殿前加榮通事覺流加榮于海島

和順宮主亦莊敬王后所生毅宗十一年冊爲宮主適廣陵侯沔

明宗二女

延禧宮主光靖太后金氏所生明宗三年冊爲公主九年適寧仁伯稹

壽安宮主亦光靖太后所生明宗三年冊爲公主九年適昌化伯祜

神宗二女

孝懷公主宣靖太后金氏所生適河源公瓘神宗二年卒年十七王及后悼甚追封爲興德宮主

敬寧宮主亦宣靖太后所生神宗二年冊爲

公主四年適始興伯侹
熙宗五女
安惠太后成平王后任氏所生事見后妃傳
永昌公主亦成平王后所生適丹陽伯楷
德昌宮主亦成平王后所生適泰壽侯崔璹
嘉順宮主亦成平王后所生適新安公佺
貞禧宮主亦成平王后所生適永安公僖
康宗一女
壽寧宮主思平王后李氏所生康宗元年封

爲宮主適河源公瑃卒謚敬烈
高宗一女
壽興宮主安惠太后柳氏所生適新陽公[illegible]
元宗二女
慶安宮主慶昌宮主所生適齊安公淑
咸寧宮主亦慶昌宮主所生適廣平公譓
忠烈王二女
靖寧院妃貞和宮主所生適齊安公淑
明順院妃亦貞和宮主所生適[illegible]陽公[illegible]

忠惠王一女
長寧公主德寧公主所生適元魯王元之亡
也失於北平恭愍王遣尚書成准得告中書
省索之
太祖高皇帝遣宦者訪天下軍前得於北京
賜衣食遣還王聞而不悅宰臣密令左司議
大夫吳仲隆等上書曰婦人從一而終義不
敢他適長寧公主本麟趾之孫其在元朝嘗
有帷薄之譏我國之恥也當元朝離亂之際

又不能守節徇身爲虜獲于
大明亦可恥也 天明猶念我祖宗之裔以
歸于我殿下何以待之若優容而列於王殿
以供奉如宗廟何如國人耳目何請寘遠邊
以保其生不聽召入京命百寮出迎居德寧
公主殿
恭讓王王女
肅寧宮主順妃盧氏所生適益川君緝
貞信宮主亦順妃所生適丹陽君禹成範

列傳卷第五　　高麗史九十二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illegible]
奉教修

洪儒　裴玄慶　申崇謙　卜智謙

洪儒初名術義城府人弓裔末年與裴玄慶申崇謙卜智謙同爲騎將密謀夜詣太祖第言曰自三韓分裂群盜競起今王奮臂大呼遂夷滅草寇三分遼左據有大半立國定都將二紀餘今不克終縱虐太甚淫刑以逞殺

妻戮子誅夷臣僚民墜塗炭疾之如讎桀紂之惡無以加也廢昏立明天下之大義請公行殷周之事太祖作色拒之曰吾以忠義自許王雖暴亂安敢有二心以臣伐君斯謂革命予實不德敢效湯武之事乎恐後世以爲口實古人云一日爲君終身爲主況延陵季子曰有國非吾節也乃去而耕焉吾豈過季子之節乎儒等曰時難遭而易失天與不取反受其咎國中民庶受毒痛者日夜思欲復

之且權位重者並遭虐殺略無所遺今之德望未有居公右者衆情所以望於公也公若不從吾等死無日矣況王昌瑾鏡文如彼豈可違天死於獨夫之手乎於是諸將扶擁而出黎明坐於積穀之上行君臣之禮令人馳且呼曰王公已舉義旗矣裔聞之驚駭亡去太祖即位詔策推戴功以儒玄慶崇謙智謙俱爲一等賜金銀器錦繡綺被褥綾羅布帛太祖慮青州反側儒與庾黔弼率兵千五百

鎭鎭州以備之由是青州不克叛還大相二年改烏山城爲禮山縣遣儒及大相哀宣安集流民五百餘戶十九年從太祖擊百濟[illegible]之卒謚忠烈玄慶初名白玉衫慶州人膂力過人起行伍累進大匡太祖以青州人玄律爲徇軍郎中玄慶與崇謙駁曰往者林春吉爲徇軍吏圖爲不軌事泄伏辜此乃典兵權而恃本州故也今又以玄律爲徇軍郎中臣等竊惑之太祖善之改授兵部郎中太祖征討四方玄慶功居多十九年疾篤太祖幸其第執其手曰嗟乎命矣夫卿子孫在予其敢忘太祖出門而玄慶卒遂駐駕命官庀葬事而後還謚武烈子殷融崇謙初名能山光海州人長大有武勇十年太祖與甄萱戰於公山桐藪不利萱兵圍太祖甚急崇謙時爲大將與元甫金樂力戰死之太祖甚哀之謚壯節以其弟能吉子甫樂弟鐵並爲元尹創智妙寺以資冥福智謙初名砂瑰桓宣吉林春

吉之謀反也智謙皆密告誅之卒謚武恭成宗十三年四人皆贈太師配享太祖廟庭

庾黔弼

庾黔弼平州人事太祖爲馬軍將軍累轉大匡太祖以北界鶻岩鎭數爲北狄所侵會諸將議曰今南兇未滅北狄可憂朕寤寐憂懼欲遣黔弼鎭之如何僉曰可乃命之黔弼即日率開定軍三千以行至鶻岩於東山築大城以居招集北蕃酋長三百餘人盛設酒食

饗之乘其醉脅以威酋長皆服遂遣使諸部
曰既付爾酋長爾等亦宜來服於是諸部相
率來附者千五百人又歸被虜三千餘人由
是北方晏然太祖特加褒奬八年爲征西大
將軍攻百濟燕山鎭殺將軍吉奐又攻任存
郡殺獲三千餘人太祖與甄萱戰於曹物郡
萱兵銳甚未決勝負太祖欲與相持以老其
師黔弼引兵來會兵勢大振萱懼乞和太祖
許之欲召萱至營論事黔弼諫曰人心難知

豈可輕與敵相狎太祖乃止仍謂曰卿破燕
山任存功既不細待國家安定當策卿功十
一年以王命城湯井郡時百濟將金萱哀式
漢丈等領三千餘衆侵靑州一日黔弼登
郡南山坐睡夢一大人言明日西原必有變
宜速往黔弼驚覺徑趣靑州與戰敗之追至
禿岐鎭殺獲三百餘人馳詣中原府見太祖
具奏戰狀太祖曰桐藪之戰崇謙金樂二名
將死深爲國家憂今聞卿言朕意稍安十二

年甄萱圍古昌郡黔弼從太祖往救之行至
禮安鎭太祖與諸將議曰戰若不利將如何
大相公萱洪儒曰若不利不可從竹嶺還宜
預修間道黔弼曰臣聞兵凶器戰危事有死
之心無生之計然後可以決勝今臨敵不戰
先慮折北何也若不及救以古昌三千餘衆
拱手與敵豈不痛哉臣願進軍急擊太祖從
之黔弼乃自猪首峯奮擊大破之太祖入其
郡謂黔弼曰今日之捷卿之力也十四年誣

讒竄于鵠島明年甄萱海軍將尙哀等攻掠
大牛島太祖遣大匡萬歲等往救不利太祖
憂之黔弼上書曰臣雖負罪在貶聞百濟侵
我海鄕臣已選本島及包乙島丁壯以充軍
隊又修戰艦以禦之願上勿憂太祖見書泣
曰信讒逐賢是予不明也遣使召還慰之曰
卿實無辜見讁曾不怨懟惟思輔國予甚愧
悔庾將賞延于世報卿忠節又明年爲征南
大將軍守義城府太祖使人謂曰予慮新羅

為百濟所侵嘗遣大匡能丈英周烈弓忿希
等鎭之令聞百濟兵已至槥山城阿弗鎭等
處劫掠人物恐侵及新羅國都卿宜往救黔
弼選壯士八十人赴之至槎灘謂士卒曰若
遇賊於此吾必不得生還但慮汝等同罹鋒
刃其各善自爲計士卒曰吾輩盡死則已豈
可使將軍獨不生還乎因相與誓同心擊賊
旣涉灘遇百濟統軍神劒等黔弼欲與戰百
濟軍見黔弼部伍精銳不戰自潰而走黔弼

至新羅老幼出城迎拜垂泣言曰不圖今日
得見大匡微大匡吾其爲魚肉乎黔弼留七
日而還遇神劒等於子道與戰大克擒其將
今達奐弓等七人殺獲甚多捷至太祖驚喜
曰非我將軍孰能如是及還太祖下殿迎之
執其手曰如卿之功古亦罕有銘在朕心勿
謂忘之黔弼謝曰臨難忘私見危授命臣職
耳聖上何至如斯太祖益重之十七年太祖
自將征運州黔弼爲右將軍甄萱聞之簡甲

士五千至曰兩軍相鬪勢不俱全恐無知之
卒多被殺傷宜結和親各保封境太祖會諸
將議之黔弼曰今日之勢不容不戰願上觀
臣等破敵勿憂也遂乘萱未陣以勁騎數千
突擊之斬獲三千餘級擒術士宗訓醫師訓
謙勇將尚達崔弼熊津以北三十餘城聞風
自降十八年太祖謂諸將曰羅州界四十餘
郡爲我藩籬久服風化嘗遣大相堅書權直
仁壹等往撫之近爲百濟劫掠六年之閒海

路不通誰爲我撫之洪儒朴述熙等曰臣雖
無勇願補一將太祖曰凡爲將貴得人心公
萱大匡悌弓等奏曰黔弼可太祖曰予亦已
思之但近者新羅路梗黔弼往通之朕念其
勞未敢再命黔弼曰臣年齒已衰然此國家
大事敢不竭力太祖喜垂涕曰卿若承命何
喜如之遂以爲都統大將軍送至禮成江賜
御船遣之因留三日候黔弼下海乃還黔弼
至羅州經略而還太祖又幸禮成江迎勞之

十九年從太祖擊百濟滅之二十四年卒黔弼有將略得士心每出征受命即行不宿於家及凱還太祖必迎勞終始寵遇諸將莫及謚忠節成宗十三年贈太師配享太祖廟庭子曰競曰官儒曰慶

崔凝

崔凝黃州土山人父大相祐達初凝母有娠家有黃瓜蔓忽結甜瓜邑人以告弓裔裔卜之曰生男則不利於國愼勿舉父母匿而養之自幼力學既長通五經善屬文爲裔翰林郎草制誥甚愜其意裔曰所謂聖人得非斯人耶一日裔召太祖誣以謀叛太祖辨之凝爲掌奏在裔側佯墜筆下庭取之因趨過太祖微語曰不服則危太祖悟遂誣服由是得免及太祖即位仍舊職知元鳳省事俄拜廣評郎中凝有公輔器曉達吏事甚獲時譽遇知太祖夙夜勤恪多所獻替太祖每嘉納之嘗謂曰卿學富才高兼識治體憂國奉公匪躬蹇蹇古之名臣無以過也遷內奉卿未幾轉廣評侍郎凝辭曰臣之同僚尹逢長於臣十年請先授之太祖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晋聞其語令見其人遂以逢爲廣評侍郎凝恒齋素嘗寢疾太祖遣東宮問疾勸令食肉曰但不手殺耳食肉何害凝固辭不食太祖幸其第謂曰卿不食肉有二失不保其身不得終養其母不孝也不永命使予早喪良弼不忠也凝乃始食肉果平復他日太祖謂凝曰昔新羅造九層塔遂成一統之業今欲開京建七層塔西京建九層塔冀借玄功除群醜合三韓爲一家卿爲我作發願疏凝遂製進十五年卒年三十五時太祖在燕山郡聞訃痛悼贈元甫賻賵甚厚累贈大匡太子太傅謚熙愷顯宗十八年配享太祖廟庭德宗二年加贈司徒子彬

崔彥撝

崔彥撝初名愼之慶州人性寬厚自少能文

新羅末年十八游學入唐禮部侍郎薛廷珪下及第時渤海宰相烏炤度子光贊同年及第炤度朝唐見其子名在彥撝下表請曰臣昔年入朝登第名在李同之上今臣子光贊宜升彥撝之上以彥撝才學優贍不許年四十二始還新羅拜執事省侍郎瑞書院學士及太祖開國挈家而來命爲太子師傅委以文翰之任宮院額號皆所撰定一時貴遊皆歸事之官至大相元鳳大學士翰林院令平

章事惠宗元年卒年七十七訃聞王痛悼贈政匡謚文英子光胤行歸光遠行宗光胤嘗以賓貢進士遊學入晉爲契丹所虜以才見用拜官奉使龜城知契丹將侵我爲書付蕃人以報於是命有司選軍三十萬號光軍行歸亦遊吳越國其王授秘書郎後還本國事光宗爲倖臣坐死光遠官至秘書少監子沆自有傳

王儒

字之

王儒本姓名朴儒字文行光海州人性質直通經史初仕弓裔爲員外遷至東宮記室見裔政亂乃出家隱於山谷聞太祖即位來見太祖以禮待之謂曰致理之道惟在求賢今卿之來如得傳巖渭濱之士仍賜冠帶令管機要有功遂賜姓王玄孫字之字元長初名紹中由胥吏進其妹壻王國髦之誅李資義也字之衛宮門以功補都校令肅宗召入內侍再轉殿中侍御史睿宗朝以兵馬判官

從尹瓘征女眞累戰有勞語在瓘傳遷殿中少監歷左散騎常侍吏兵部尚書樞密院使十七年以參知政事卒年五十七謚章順配享睿宗廟庭後諫官奏曰古之大臣有大功德於國家然後乃得陞配字之雖有戰功其過睿廟但以恩倖上無所匡救於君下無所利澤於民非所以尊祀典示將來請令有司擇可者代之制可子毅其女適李資謙子公儀及資謙敗以姻黨坐流

朴述熙

朴述熙槥城郡人父大丞得宜述熙性勇敢嗜啗肉雖蟾蜍螻蟻皆食之年十八爲弓裔衛士後事太祖累樹軍功爲大匡惠宗生七歲太祖欲立之以其母吳氏側微恐不得立乃以故笥盛柘黃袍賜吳吳以示述熙述熙揣知太祖意請立惠宗爲正胤正胤即太子也太祖臨薨托以軍國事曰卿扶立太子善輔佐述熙一如遺命及惠宗寢疾述熙與王規相惡以兵百餘自隨定宗疑有異志竄于甲串規因矯命殺之後謚嚴毅贈太師三重大匡配享惠宗廟庭子精元

崔知夢

崔知夢初名聰進南海靈巖郡人元甫相昕之子性淸儉慈和聰敏嗜學學於大匡玄一博涉經史尤精於天文卜筮年十八太祖聞其名召使占夢得吉兆曰必將統御三韓太祖喜改今名賜錦衣授供奉職常從征伐不離左右統合之後侍禁中備顧問惠宗二年王規謀害王弟知夢時爲司天官奏云流星犯紫微國必有賊後惠宗寢疾在神德殿王規將謀亂知夢卜之又奏近將有變宜以時移御定宗即位誅規褒知夢密奏事機賜獲鞍馬銀器光宗朝從幸歸法寺被酒失禮貶于隈傑縣凡十一年景宗五年召還授大匡內議令東萊郡侯食邑一千戶柱國賜銀器錦被褥帳衣馬幞頭犀帶一日知夢奏曰

客星犯帝座願王申戒宿衛以備不虞未幾王承等謀逆伏誅賜御衣金帶成宗元年加左執政守內史令上柱國賜弘文崇化致理功臣號爵其父母三年知夢年七十八三上表乞骸不允又上書固請乃命除朝參赴內史房視事如舊六年知夢疾病成宗命醫賜藥親臨問疾以馬二匹施歸法海安二寺飯僧三千以禱凡可以已疾者靡所不爲卒年八十一計聞震悼賻布千匹米三百碩麥二

百碩茶二百角香二十斤官庀葬事贈太子
太傅謚敬休加贈太師十三年配享景宗廟
庭子玄同懷遠

王式廉

王式廉三重大匡平達之子太祖之從弟爲
人忠勇勤恪初爲軍部書史多所遷曆太祖
以平壤荒廢徙民實之命式廉往鎭之又城
安水興德等鎭有功累轉佐丞式廉久鎭平
壤常以衛社稷拓封疆爲己任惠宗寢疾王

規有異志定宗密與式廉謀應變及規作亂
式廉自平壤引兵入衛規不敢動於是誅規
等三百餘人王倚賴益重下詔褒奬曰式廉
三代元勳一邦柱石量吞海嶽氣蘊風雲昨
者當先王疾篤之秋是涇渭未分之際懷忠
秉義表節歲寒翊戴眇冲嗣臨軍國尋有叛
臣暴逆結構兇頑忽自蕭墻俄興變亂卿丕
入火而彌冷松冒雪以轉青按劒衛冠忘生
徇難兇狂瓦解逆黨伏誅朝綱欲墜而復興
宗社將傾而再整若非公之效死予曷致於
今辰可謂板蕩識誠臣疾風知勁草昔聞斯
語今見其人縱加萬戶之封並授九州之牧
豈足酬茲勳績報彼功名今賜匡國翊贊功
臣號加大丞崇資將表予懷以旌不朽匡國
展君臣義分惟望共生死同期予不食言有
如皎日更希予無忘貴躬儉己公常務知足
養廉愛育黎元賞罰平中使國祚而天長地
久貽富貴於百子千孫四年卒謚威靜贈虎

騎尉太師三重大匡開國公配享定宗廟庭
子含允含順

朴守卿

朴守卿平州人父大匡尉遲胤守卿性[illegible]
多權智事太祖爲元尹百濟數侵新羅太祖
命守卿爲將軍往鎭之値甄萱再至守卿[illegible]
以奇計敗之曹物郡之戰太祖部分三軍以
大相帝弓爲上軍元尹王忠爲中軍守卿[illegible]
寧爲下軍及戰上軍中軍失利守卿等[illegible]

勝太祖□擢元甫守卿曰臣兄守文見爲元尹而臣位其上寧不自愧遂幷爲元甫勃城之役太祖被圍賴守卿力戰得出又從太祖討神劒後定役分田視人性行善惡功勞大小給之有差特賜守卿田二百結定宗初卽位削平內難守卿功居多尋轉大匡光宗十五年子佐丞承位承景大相承禮等被讒下獄守卿憂恚而卒後累贈司徒三重大匡

王順式

李忩言 堅金 尹瑄 興達 善弼 泰評

王順式溟州人爲本州將軍久不服太祖患之侍郞權說奏曰父而詔子兄而訓弟天理也順式父許越今爲僧在內院宜遣往諭之太祖從之順式遂遣長子守元歸款賜姓王仍賜田宅又遣子長命以卒六百入宿衛後與子弟率其衆來朝賜姓王拜大匡長命賜名廉拜元甫小將官景亦賜姓王授大丞太祖討神劒順式自溟州率其兵會戰破之太祖謂順式曰朕夢見異僧領甲士三千而至翼日卿率兵來助是其應也順式曰臣發溟州至大峴有異僧祠設祭以禱上所夢者必此也太祖異之又有李忩言堅金尹瑄興達善弼泰評等皆歸附太祖李忩言史失世系新羅季保碧珍郡時群盜充斥忩言堅城固守民賴以安太祖遣人諭以共戮力定禍亂忩言奉書甚喜遣其子永率兵從太祖征討永時年十八太祖以大匡思道貴女妻之拜忩言本邑將軍加賜傍邑丁戶二百二十九

又與忠原廣竹堤州倉穀二千二百石鹽一千七百八十五石且致手札示以金石之信曰至于子孫此心不改忩言乃感激團結軍丁儲偫資糧以孤城介於羅濟必爭之地屹然爲東南聲援二十一年卒年八十一子達行及永堅金靑州人爲本州領軍將軍太祖卽位以靑州人多變詐不早爲備必有後悔乃遣州人能達文植明吉等往覘之能達還奏彼無他志足可恃也唯文植明吉私謂州

人金勤謙寬駿曰能達雖奏無他然新穀熟
恐有變堅金與副將連翌興鉉來見太祖各
賜馬綾帛有差堅金等上言臣等願竭愚忠
庶無二心但本州人與勤謙寬駿金言規等
在京都者其心異同去此數人可無患矣太
祖曰朕心存止殺有罪者尚欲原之況此數
人皆有宣力扶衛之功欲得一州而殺忠賢
朕不爲也堅金等慚懼而退勤謙言規等聞
之奏曰日者能達復曰無他臣等固以爲不

然今聞堅金等所言不可保其無他請留之
以觀變太祖從之既而謂堅金等曰今雖不
從爾言深嘉爾忠可早歸以安衆心堅金等
言臣等欲露忠讜輒陳利害反類讒譖不以
爲罪惠莫大焉誓赤心報國然一州之人人
各有心如有始禍恐難制也請遣官軍以爲
聲援太祖然之遣馬軍將軍洪儒庾黔弼等
率兵千五百鎭鎭州以備之未幾道安郡奏
靑州潛與百濟通好將叛太祖又遣馬軍將

軍能植將兵鎭撫由是不克叛尹瑄鹽州人
爲人沉勇善韜鈐初以弓裔誅殺無厭慮禍
及己遂率其黨走北邊聚衆至二千餘人居
鶻巖城召黑水蕃衆久爲邊郡害及太祖卽
位率衆來附北邊以安興達爲甄萱高思葛
伊城主太祖徇康州行過其城興達遣其子
歸款於是百濟所置軍吏皆降附太祖嘉之
賜興達靑州祿子俊達珍州祿雄達寒水祿
玉達長淺祿又賜田宅以賞之甄萱將攻其

城興達聞之欲出戰而浴忽見右臂上有滅
字怪而禳之至十日病死善弼爲新羅載巖
城將軍時群盜競起所至奪掠太祖欲通好
新羅以路梗患之善弼覩太祖威德遂歸款以
計使通好新羅因捍賊屢有功後以其城內
附太祖厚加待遇以年老稱爲尙父秦甄萱
州人博涉書史明習吏事初爲其州賊帥柳
矜順記室弓裔破矜順評乃降裔惡其父不
服令隔卒伍遂從太祖開國之際與有力焉

擢授徇軍郞中

龔直

龔直燕山昧谷人自幼有勇略新羅末爲本邑將軍時方亂離遂事百濟爲甄萱腹心以長子直達次子金舒及一女質于百濟直嘗朝百濟見其無道謂直達曰今見此國奢侈無道吾雖密邇不願復來聞高麗王公文足以安民武足以禁暴故四方無不畏威懷德予欲歸附汝意何如直達曰自入質以來觀

其風俗唯恃富强競務驕矜安能爲國今大人欲歸明主保安弊邑不亦宜乎直達當與弟妹俟隙而歸矣縱不得歸賴大人之明餘慶流於子孫則直達雖死無恨願大人勿以爲慮直遂決意來附太祖十五年直與其子英舒來朝言曰臣在弊邑久聞風化雖無助天之力願竭爲臣之節太祖喜拜大相賜白城郡祿廐馬三匹彩帛拜其子咸舒爲佐尹又以貴戚正朝俊行女妻英舒曰卿灼見理

亂存亡之機來歸於我朕甚嘉之聯姻公族用示厚意卿其益竭心力鎭撫邊境藩屛我家直謝因言曰百濟一牟山郡境接弊邑以臣歸化常加侵掠民不安業臣願往攻取使弊邑之民不被寇竊專務農桑益堅歸化之誠太祖許之萱聞直降怒甚囚直達金舒及其女烙斷股筋直達死百濟滅後羅州以俘囚百濟將軍與道今端舒換金舒還於父母二十二年直以佐丞卒太祖遣使致弔贈政

匡諡奉義以咸舒爲嗣後又贈司空三重大匡

朴英規

朴英規昇州人娶甄萱女爲萱將軍及神劒爲逆萱來投英規密語其妻曰大王勤勞四十餘年功業垂成一旦以家人之禍失地投於高麗夫貞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二主若舍吾君以事賊子則何顔以見天下之義士乎況聞高麗王公仁厚勤儉以得民心殆天

啓也必爲三韓之主盍致書以安慰我王兼
致慇懃於王公以圖將來之福乎其妻曰子
之言是吾意也太祖十九年二月英規遂遣
人歸款且曰若擧義兵請爲內應以迎王師
太祖大喜厚賜其使令歸報英規曰若蒙君
惠道路無梗則先謁將軍升堂拜夫人兄事
而姊尊之必終有以厚報之天地鬼神悉聞
此言九月太祖討神劍滅百濟謂英規曰自
萱失國遠來其臣子無一人慰藉者獨卿夫
婦千里嗣音以致誠意兼歸款於寡人義不
可忘授以佐丞賜田千頃以驛馬三十五匹
迎致家人官其二子英規後官至三重大匡

列傳卷第五

列傳卷第六　高麗史九十三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
教修

徐弼

徐弼利川人性通敏始以刀筆進累官至大
匡內議令光宗賜宰臣王咸敏皇甫光謙及
弼金酒器弼獨不受曰臣謬居宰輔已叨寵
恩又賜金器愈懼踰分且服用明等衰奢儉
關理亂臣用金器君將何用光宗曰卿能不
以寶爲寶予當以卿言爲寶弼嘗進見曰願
上莫賞無功無忘有功光宗嘿然翼日進近
臣問有功無功者爲誰對曰有功者元甫式
會是也無功者若韋是也其以此奏時光宗
厚待投化漢人擇取臣僚第宅及女與之一
日弼奏曰臣居第稍寬願以獻焉光宗問其
故對曰今投化人擇官而仕擇屋而處世臣
故家反多失所臣愚誠爲子孫計宰相居第
非其有也及臣之存請取之臣以祿俸之餘

更營小第庚無後悔光宗怒然卒感悟不復
奪臣僚第宅又内廐馬死光宗欲罪主者弼
引孔子不問馬之說爭之主者得免其審諤
如此十六年卒年六十五謚貞敏累贈三重
大匡太師内史令後配享光宗廟庭子康熙
英熙自有傳

崔承老 齊顔

崔承老慶州人父殷含仕新羅至元甫乂無
嗣禱而生承老性聰敏好學善屬文年十二

太祖召見使讀論語甚嘉之賜鹽盆命隷元
鳳省學生賜鞍馬例食二十碩自是委以文
柄成宗元年爲正匡行選官御事上柱國時
王求言承老上書曰臣生長草野性稟愚暗
且無學術幸値明時久叨近職累竊殊榮雖
微長策可以匡時猶有片心期於報國竊見
唐史吳兢撰進貞觀政要欲勸玄宗勤
修太宗之政蓋以事體相近不出一家而其
政休明可爲師範也臣伏見太祖之創業垂
統所謂祖有功也諸宗之嗣位守成所謂宗
有德也祖既有國有家以啓子孫之福慶宗
乃或興或廢未免一時之過愆所以然者政
有理亂事有善惡多不愼終如始至於危亂
是誠可痛也自我太祖開國以來臣所及知
者皆誦在臣心今謹錄五朝政化善惡之跡
可鑑可戒者條奏以聞伏審我太祖神聖大
王之御極也時當百六運協一千當初興亂
夷凶天生前主而假手在後膺圖受命人知

聖德以歸心於是値金雞自滅之期乘丙鹿
再興之運不離鄉井便作闕庭定遼浿之驚
波得秦韓之舊地十有九載統一寰瀛可謂
功莫高矣德莫大焉若契丹者與我連境宜
先修好而彼又遣使求和我乃絶其交聘者
以彼國嘗與渤海連和忽生疑貳不顧舊盟
一朝殄滅故太祖以爲無道之甚不足與交
所獻駱駝亦皆弃而不畜其深策遠計防患
未然保邦于未危者有如此也渤海既爲

丹兵所破其世子大光顯等以我國家擧義
而興領其餘衆數萬戶日夜倍道來奔太祖
憫念尤深迎待甚厚至賜姓名又附之宗籍
使奉其本國祖先之禋祀其文武參佐以下
亦皆優沾爵命其急於存亡繼絶而能使遠
人來服者又如此也百濟甄萱兇悖好亂殺
主虐民太祖聞之不遑寢食行師討罪卒成
匡復其不忘舊主定傾扶危者又如此也自
新羅之季至我國初西北邊民每被女眞蕃

騎往來侵盜太祖斷自宸衷遣一良將鎭之
不勞寸刃反令蕃衆來歸自是塞外塵淸邊
境無虞其知人善任柔遠能邇者又如此也
新羅君臣以運盡數窮自求歸化讓至再三
然後許之東自溟州至興禮府其間百十餘
城莫不懷于有仁應時來服其能以禮讓而
人無不服者又如此也唯南平百濟不得已
而用兵凡大興師前後數次然旌麾之下戎
馬之前或有臨陣投降或有望風嚮伏雖交

鋒刃不欲殺傷可謂仁者無敵也及甄萱積
惡數十餘年然後終爲逆豎所因逃奔于我
而請兵誅逆大祖聞之厚禮迎致及其須設
亦優賜贈其道貫幽明義周存沒者又如此
也洎于百濟卑駕入城哀恤窮民厚加慰諭
下令諸軍秋毫無犯且南北从分新舊又別
太祖撫之如一終始不渝其含弘寬簡又如
此也自成一統以來勤政八年事大以禮交
隣以道居安無逸接下思恭貴道德崇節儉

卑宮室而期於粗庇風雨惡衣服而取其但
禦寒暑好賢樂善捨己從人恭儉禮讓之心
發於天性況生長民間備嘗艱險衆人情僞
無不具知萬事安危亦能先見所以賞罰不
失其時邪正不同其路知其勸懲之道得帝
王之體者又如此也加以知人不失其才御
下必得其力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尊釋教重
儒術爲君之令德斯備有國之嘉猷可遵但
以創業之初致平日淺宗廟社稷且未光崇

禮樂文物猶多闕之凡百官司之品式及詳
內外之規儀未及修定忽遺弓劒蓋國人之
不幸寔天道之難諶深可惜也惠宗久在東
宮累經監撫尊禮師傅善接賓僚由是令名
聞於朝野及初即位衆擧欣然時有人譖定
宗兄弟謂有異圖惠宗聞而不荅亦無所問
恩遇愈豐待之如初故人皆服其大度既而
不修德政過惜身命左右前後常以甲士相
隨蓋爲疑人太甚大失爲君之體加以偏賞

將士恩澤不均故內外怨嗟人心攜貳又即
位踰年便致沉痾牀枕之間淹延歲月於是
朝臣賢士不獲近前鄉里小人常居卧內厥
疾彌篤嗔恚日增二三年之閒民不見德至于
晏駕之日粗得免其橫禍可不痛哉定宗在
藩邸時早有令聞及惠宗寢疾彌留害臣王
規等潛有所圖窺覦王室定宗先認之密與
西都忠義之將定計而爲備及內難將作衛
兵大至故姦計不成群兇受誅雖由天命亦

在人謀豈不偉歟自定宗至今三十有八年
其閒洪祚之不絶亦定宗之力也定宗既以
連枝得繼夙夜孜孜銳情求理或燃燭而引
見朝士或旰食而聽斷萬機故即位之初人
皆相慶及乎誤信圖讖決議遷都又天性剛
毅固執不移暴徵作役勞動人夫雖上意爲
然乃群情不服怨讟由是而興災應速於影
響未及西遷求辭南面誠可痛也光宗以英
奇之表岐嶷之姿偏承太祖之眷憐親受定

宗之顧命繼原襲慶夙展傳華禮有加於接
下鑒不失於知人不阿親貴而常抑豪強無
棄疎賤而惠鮮鰥寡自即位之年至于八載
政教清平刑賞不濫及雙冀見用以來崇重
文士恩禮過豐由是非才濫進不次驟遷未
浹歲時便爲卿相或連宵引見或繼日延容
以此圖歡怠於政事軍國要務壅塞不通酒
食讌遊聯緜靡絶於是南北庸人競願依投
不論其有智有才皆接以殊恩殊禮所以後

生爭進舊德漸衰雖重華風不取華之令典
雖禮華士不得華之賢才於百姓則益消膏
血之資於四方則剩得浮虛之譽因此不復
憂勤庶政而接見賓僚故積忌日深都俞日
阻時政得失無敢言者加以酷信佛事過重
法門常行之齋設既多別願之梵修不少專
求福壽但作禱祈窮有涯之財力造無限之
因緣自輕至尊好作小善又於出入宴遊莫
不窮奢極侈以其目前無事將謂法力使然

凡所作為不欲修改宮室必踰於制度服食
須極於珍纖土木之功不以時伎巧之作無
休日略計常時一歲之費足為太祖十年之
費又及末年多殺無辜臣愚以為若使光宗
恒思恭儉節用勤政如初豈其祿命不永纔
得享年五十而已哉其不克終誠為可惜也
況自庚申至乙亥十六年間姦兇競進讒毀
大興君子無所容小人得其志遂至子逆父
母奴論其主上下離心君臣解體舊臣宿將

相次誅夷骨肉親姻亦皆翦滅而況惠宗之
克全兄弟定宗之能保邦家若論恩義可謂
重也兩朝皆唯有一子亦不使保其性命非
但不報其德亦復深結其冤又至末年於己
一子亦生疑忌故景宗方在東宮每不自安
幸而得嗣其位嗟乎何其善於前而早得令
名不善於後乃至斯乎深可痛也景宗生於
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門外之事不曾見
知但以天性聰明當其先考末年能免禍尤

得嗣天位及其嗣位焚積年讒毀之書放累
歲無辜之獄冤憤悉除朝野稱慶但以不諳
政體專任權豪害及宗親咎徵先見後雖覺
悟賞無所歸自此邪正不分賞刑不一求及
予理便倦于勤遂至色荒喜觀鄉樂繼以博
奕終日無厭左右唯中官內豎而已由是君
子之言無自而入小人之語有時而從亦早
有美名而晚無令德所謂靡不有初鮮克有
終忠臣義士誰不痛之此乃聖上親所見知

者也然景宗亦有足稱美者焉蓋其當初遘
疾未及危篤遂於卧内引見聖上執手與言
付囑軍國不唯杜稷之福亦是人民之幸也
唯惠景二宗嗣位皆自春宮入無異望至於
兄弟之間非有分明付托則爭端必起惠宗
兩年寢疾而終有子曰興化郎君而年少又
不能囑後事於諸弟定宗自被群臣翊戴以
纂大業臨終亦早傳位於光宗以安宗社定
景二宗之遺命可謂明矣又曾見惠定光三

宗相繼之初百事未寧之際兩京文武半已
殺傷況屬光宗末年世亂讒興凡繫刑章多
是非辜歷世勲臣宿將皆未免誅鋤而盡及
景宗踐祚舊臣之存者四十餘人耳其時亦
有人遇害衆多皆是後生讒賊誠不足惜唯
天安鎭州二郎君本皇家之枝葉也光宗猶
自寛容竟不置之於法至景宗朝足為藩屛
却被權臣之賊害没為地下之寃魂在於宗
盟寧不痛惜先朝不保求年多因此禍後世

可以為鑑誡伏惟殿下以上聖之德遇中興
之期因先君遜讓之恩纂列聖鴻之業無
一物不樂其生無一夫不獲其所内外同歡
人神相慶所謂天授人與者也聖上若克遵
太祖之遺風何異玄宗追慕文皇之故事耶
聖上又能取捨四朝之近事則惠宗有保全
骨肉之功可謂友于之義也定宗先知亂萌
克定蕭墻之難而再安宗社傳授至今可謂
智謀之明也光宗八年之理可方三代又朝

廷儀制頗有可觀所謂善否之均也景宗放
先朝寃獄數千燒積年讒毁之文所謂寛仁
之至也凡四朝為政之跡大略如是聖上宜
取其善者而行之見其不善而誡之除不急
之務罷無善之勞但要君安於上民悅於下
因善始之心慮克終之美日愼一日雖休勿
休雖貴為君主而不自尊大富有才德而不
自驕矜唯敦恭己之情不絶憂民之念則福
不求而自至灾不禳而自消聖壽胡不萬年

王業豈唯百世而已哉臣雖愚昧忝職樞機
既奏陳之有心又廻避之無路謹錄鄙懷不
出時務計二十有八條隨狀別封以進我國
家統三以來四十七年士卒未得安枕糧餉
未免靡費者以西北隣於戎狄而防戍之所
多也願聖上以此爲念夫以馬歇灘爲界太
祖之志也鴨江邊石城爲界大朝之所定也
乞將此兩處斷於宸衷擇要害以定疆域選
土人能射御者充其防戍又選其中二三偏

將以統領之則京軍免更戍之勞芻粟省飛
輓之費矣竊聞聖上爲設功德齋或親碾茶
或親磨麥臣愚深惜聖體之勤勞也此弊始
於光宗崇信讒邪多殺無辜惑於浮屠果報
之說欲除罪業浚民膏血多作佛事或設毗
盧遮那懺悔法或齋僧於毬庭或設無遮水
陸會於歸法寺每値佛齋日必供乞食僧或
以内道塲餅果出施丐者或以新池穴口與
摩利山等處魚梁爲放生所一歲四遣使就

其界寺院開演佛經又禁殺生御廚肉膳不
使宰夫屠殺市買以獻至令大小臣民悉皆
懺悔擔負米穀柴炭芻豆施與中外道路者
不可勝紀然以既信讒愬視人如草芥誅殺
者堆積如山常竭百姓膏血以供齋設當是
時子背父母奴婢背主諸犯罪者變形爲僧
及遊行丐乞之徒來與諸僧相雜赴齋者亦
多有何利益令聖上在位所行之事與彼不
同但此數事只勞聖體無所得利願正君王

之體不爲無益之事我朝侍衛軍卒在太祖
時但充宿衛宮城其數不多及光宗信讒誅
責將相自生疑惑增益軍數簡選州郡有風
彩者入侍皆食内廚時議以爲繁而無益至
景宗朝雖稍減削洎于今時其數尚多伏望
遵太祖之法但留驍勇者餘悉罷遣則人無
嗟怨國有儲積聖上以醬酒豉羹施與行路
臣竊謂聖上欲效光宗消除罪業普施結緣
之意此所謂小惠未遍也若明其賞罰懲惡

勸善足以致福如此碎事非人君爲政之體乞罷之我太祖情專事大然猶數年一遣行李以修聘禮而已今非但聘使且因貿易使价煩夥恐爲中國之所賤且因往來敗船頗命者多矣請自今因其聘使兼行貿易其餘非時買賣一皆禁斷凡佛寶錢穀諸寺僧人各於州郡差人勾當逐年息利勞擾百姓請皆禁之以其錢穀移置寺院田莊若其主典有田丁者并取之以屬于寺院莊所則民弊

稍減矣王者之理民非家至而日見之故分遣守令往察百姓利害我聖祖統合之後欲置外官蓋因草創事煩未遑今竊見鄉豪每假公務侵暴百姓民不堪命請置外官雖不得一時盡遣先於十數州縣并置一官官各設兩三員以委撫字伏見聖上遣使迎屈山僧如喆入內臣愚以爲喆果能福人者其所居水土亦是聖上之有朝夕飲食亦是聖上之賜必有圖報之心每以祝釐爲事何煩迎

致然後敢施福耶曩者有善會者規避徭役出家居山充宗致敬盡禮卒之善會暴死道傍曝露其尸如彼凡僧身且取禍何暇福人請放喆還山免致善會之譏新羅之時公卿百僚庶人衣服鞋襪各有品色公卿百僚朝會則著公襴具穿執退朝則逐便服之庶人百姓不得服文彩所以別貴賤辨尊卑也由是公襴雖非土産百僚自足用之我朝自太祖以來勿論貴賤任意服著官雖高而家貧

則不能備公襴雖無職而家富則用綾羅錦繡我國土宜好物少而麤物多文彩之物皆非土産而人人得服則恐於他國使臣迎接之時百官禮服不得如法以取耻焉乞令百僚朝會一依中國及新羅之制具公襴穿執奏事之時著韈靴絲鞋革履庶人不得著文彩紗縠但用紬絹臣聞僧人往來郡縣止宿館驛鞭撻吏民責其迎候供億之緩吏民疑其銜命畏不敢言弊莫大焉自今禁僧徒止

宿館驛以除其弊華夏之制不可不遵然四方習俗各隨土性似難盡變其禮樂詩書之敎君臣父子之道宜法中華以革卑陋其餘車馬衣服制度可因土風使奢儉得中不必苟同諸島居民以其先世之罪生長海中土無所食活計甚難又光祿寺徵求無時日至窮困請從州郡之例平其貢役我國春設燃燈冬開八關廣徵人衆勞役甚煩願加減省以紓民力又造種種偶人工費甚多一進之

後便加毁破亦甚無謂也且偶人非凶禮不用西朝使臣嘗來見之以爲不祥掩面而過願自今勿許用之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語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歟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聖人所以感動天人者以其有純一之德無私之心也若聖上執心撝謙常存敬畏禮遇臣下則孰不罄竭心力進告謀猷退思匡贊乎此所謂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者也願聖上日愼一日不自驕滿

接下思恭儻或有罪者輕重並論如法則太平之業可立待也太祖除內屬奴婢在宮供役外出居外郊耕田納稅至光宗多作佛事役使日繁乃徵在外奴婢以充役使內宮之分不足支給幷費倉米及乎聖朝弊猶未除且內廐養馬數多糜費甚廣民受其害如有邊患糧餉不周願聖上一依太祖之制酌定宮中奴婢廐馬之數餘悉分遣於外世俗以種善爲名各隨所願營造佛宇其數甚多又

有中外僧徒欲爲私住之所競行營造普勸州郡長吏徵民役使急於公役民甚苦之願嚴加禁斷以除百姓勞役禮云天子堂九尺諸侯堂七尺自有定制近來人無尊卑苟有財力則皆以營室爲先由是諸州郡縣及亭驛津渡豪右競構大屋踰越制度非但盡一家之力實勞百姓其弊甚多伏望命禮官酌定尊卑家舍制度令中外遵守其已營造踰制者亦令毁撤以戒後來寫經塑像只要傳

以何用珍寶為飾以啓盜賊之心古者經皆
黃紙且以旃檀木為軸其肖像不用金銀銅
鐵但用石土木故無竊毀者新羅之季經像
皆用金銀奢侈過度終底滅亡使商賈竊毀
佛像轉相賣買以營生產近代餘風未殄願
加嚴禁以革其弊昔晉德衰而欒郤胥原狐
續慶伯降在皂隷我三韓功臣子孫每有旨
必云褒錄而未有受爵者混於皂隷新進之
輩多肆凌侮怨咨以興且光宗末年誅戮廷

臣世家子孫未得承家請從累次恩宥隨其
功臣等第錄其子孫又庚子年田科及三韓
後入仕者亦量授階職則冤屈得伸而災害
不生矣崇信佛法雖非不善然帝王士庶之
為功德事實不同若庶民所勞者自身之力
所費者自己之財害不及他帝王則勞民之
力費民之財昔梁武帝以天子之尊修匹夫
之善人以為非者以此是以帝王深慮其然
事皆酌中弊不及於臣民臣聞人之禍福貴

賤皆稟於有生之初當順受之況崇佛教者
只種來生因果鮮有益於見報理國之要恐
不在此且三教各有所業而行之者不可混
而一之也行釋教者修身之本行儒教者理
國之源修身是來生之資理國乃今日之務
今日至近來生至遠舍近求遠不亦謬乎人
君惟當一心無私普濟萬物何用役不願之
人費倉庫之儲以求必無之利乎昔德宗妃
父王景先駙馬高恬為聖壽延長鑄金銅佛

像獻之德宗曰朕以有為功德謂無功德還
其佛像於二人是其情雖不實然欲令臣民
不得作無利事者如此我朝冬夏講會及先
王先后忌齋其來已久不可取舍其他可減
者請減之若不得減則依月令所說五月中
氣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齋戒處必掩身無躁
止聲色薄滋味節嗜欲定心氣百官靜事無
刑以定晏陰之所成十一月中氣陰陽爭諸
生蕩君子齋戒處必掩身無躁去聲色禁嗜

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此時則可以停之何也極寒則役使者苦而食物不精潔極熱則汗出淋漓或誤傷群虫齋供不淨潔有何功德且今日作善來日未必獲善報以此而觀莫如修政敎請以一年十二月分半自二月至四月自八月至十月政事功德叅半行之自五月至七月自十一月至正月除功德專修政事逐日聽政宵旰圖治每日午後乃用君子四時之禮修令安身如此則順時令安聖體減臣民之勞苦豈不爲大功德乎語曰非其鬼而祭之謟也傳曰鬼神非其族類不享所謂淫祀無福我朝宗廟社稷之祀尚多未如法者其山嶽之祭星宿之醮煩瀆過度所謂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雖聖上齋心致敬固無所怠然其享官視爲尋常事厭倦而不致敬則神其肯享之乎昔漢文帝凡祭祀使有司敬而不祈其見超然可謂盛德也如使神明無知則安能降福

若其有知私己求媚君子尚難悅之況神明乎祭祀之費皆出於民之膏血與其力役臣愚以爲若息民力而得歡心則其福必過於所祈之福願聖上除別例祈祭常存恭己責躬之心以格上天則災害自去福祿自來矣本朝良賤之法其來尚矣我聖祖創業之初其群臣除本有奴婢者外其他本無者或從軍得俘或貨買奴之聖祖嘗欲放俘爲良而慮動功臣之意許從便宜至于六十餘年無有控訴者逮至光宗始令按驗奴婢辨其是非於是功臣等莫不嗟怨而無諫者大穆王后切諫不聽賤隷得志凌轢尊貴競構虛僞謀陷本主者不可勝紀光宗自作禍胎不克遏絕至於末年枉殺甚多失德大矣昔侯景圍梁臺城近臣朱异家奴踰城投景景授儀同其奴乘馬披錦袍臨城呼曰朱异仕宦五十年方得中領軍我始仕侯王已爲儀同於是城中僮奴競出投景臺城遂陷願聖上深

鑑前事勿使以賤凌貴於奴主之分執中處之大抵官貴者識理鮮有非法官卑者苟非智足以飾非安能以良作賤乎惟宮院及公卿雖或有以威勢作非者而今政鏡無私安能肆乎幽厲失道不掩宣平之德呂后不德不累文景之賢唯當令判決務要詳明俾無後悔前代所決不須追究以啓紛紜承老見王有志而可與有爲乃進此書餘六條史逸二年轉門下侍郎平章事上章辭不允七年

拜門下守侍中封清河侯食邑七百戶累表乞致仕皆不允八年卒謚文貞年六十三王慟悼下敎褒其勳德贈太師賻布一千匹麪三百碩粳米五百碩乳香一百兩腦原茶二百角大茶一十斤穆宗元年配享成宗廟庭德宗二年加贈大匡內史令子肅肅子齊顏事顯德靖文四朝官至太師門下侍中及疾篤文宗親臨問疾齊顏具服拜謝翼日卒輟朝三日謚順恭制曰故侍中崔齊顏一子雖年未及仕可特授八品職賜名繼勳以示優眷宣宗三年配享文宗廟庭初太祖信書訓要失於兵燹齊顏得於崔沆家藏以進由是得傳于世

雙冀

雙冀後周人仕周爲武勝軍節度巡官將仕郎試大理評事光宗七年從封冊使薛文遇來以病留及愈引對稱旨光宗愛其才表請爲僚屬遂擢用驟遷元甫翰林學士未逾歲

授以文柄時議以爲過重九年始建議設科遂知貢擧以詩賦頌策取進士甲科崔暹等二人明經三人卜業二人自後屢典貢擧獎勸後學文風始興十年父侍御哲時爲清州守聞冀有寵隨回使王兢來拜佐丞此後史逸

崔亮

崔亮慶州人性寬厚能屬文光宗朝登第爲攻文博士成宗在潛邸引爲師友及即位遂

加擢用甚協人望累授左散騎常侍叅知政事兼司衛卿以疾解官旣而王謂左右曰亮在告百日御事選官依例請解職朕已允之然念亮自我潛邸竭其忠貞以匡眇昧言念勲勞未敢忘也乃命復職未幾拜門下侍郎遷內史侍郎兼民官御事同內史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十四年卒王痛悼贈太子太師賻米三百石麥二百石腦原茶一千角以禮葬之謚匡彬後配享成宗廟庭累贈太尉

保太師內史令三重大匡子元信元佐元仁元偉元侃元保元俊元信擢甲科歷戶部侍郎禮賓卿顯宗朝與李守和如宋賀正及還以奉使汚辱坐流

韓彦恭

韓彦恭湍州人父聰禮光祿少卿彦恭性敏好學光宗朝年十五屬光文院書生未幾爲本院承事郎轉內承旨請赴進士舉不第進累內議承旨舍人成宗時再轉刑兵二官侍郎如宋謝恩宋以彦恭儀容中度授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兵部尙書兼御史大夫彦恭奏請大藏經帝賜藏經四百八十一函凡二千五百卷又賜御製秘藏詮逍遙蓮花心輪還王授御史禮官侍郎判禮賓省事彦恭奏宋樞密院即我朝直宿員吏之職請置其官於是始設中樞院置使副各二人以彦恭爲副使俄轉爲使殿中監知禮官事進叅知政事上柱國穆宗即位授內史侍郎平章事四年

拜門下侍中王巡省州郡至長湍縣謂彦恭曰此卿本貫也念卿功勞可陞爲湍州時全用錢幣禁麤布民頗患之彦恭上疏論其弊王納之後累加特進開國侯食邑一千戶監修國史贈其父聰禮內史令王嘗幸平州日暮寒甚駐輦道傍酣飮不行彦恭進曰臣等醉飽奈軍士何王嘉之賜貂鼠裘趣駕入行宮遇事直言多類此六年彦恭病王賜醫藥及車二乘往浴溫泉命州縣供給疾篤還近

臣問疾又賜廐馬三匹以資祈禱竟不愈明
年卒年六十五計聞王悼甚賻米五百石麥
三百石布一千二百匹茶二百角贈內史令
謚貞信以禮葬之顯宗十八年配享穆宗廟
庭德宗二年加贈太傅子祚

柳邦憲

柳邦憲全州承化縣人登第事成宗爲禮部
侍郎穆宗朝授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十二
年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卒輟朝三日謚貞簡

性仁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不事產業
在諫官或責以久不言徐對云訐以爲直非
吾所取

金審言

金審言靜州靈光縣人初從常侍崔暹學暹
坐寐夢審言頂上出火氣屬于天心異之妻
以女成宗朝登第進累右補闕兼起居注九
年七月上封事王下教褒奬曰朕自御洪圖
思臻盛業內設百寮外分牧守縣曠分憂之
任欲施利俗之方奈沖人之膚昧想政教之
陵夷昨省右補闕兼起居注金審言所上封
事二條其一曰周開盛業姬旦上無逸之箴
唐啓中興宣宗製百僚之誡按說苑六正六
邪文曰夫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則
榮犯六邪則辱何謂六正一曰萌芽未動形
兆未見明然獨見興亡之機預禁乎未然之
前使主超然立于顯榮之處如此者聖臣也
二曰虛心白意進善通道勉主以禮義諭主

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如此者良臣也
三曰夙興夜寐進賢不懈數稱往古之行事
以勵主意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成敗早
防而救之轉禍爲福使君終已無憂如此者
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職事辭祿讓賜
飲食節儉如此者貞臣也六曰國家昏亂所
爲不諛敢犯主之嚴顏面言主之過失如此
者直臣也是謂六正何謂六邪一曰安官貪
祿不務公事與世沉浮左右觀望如此者具

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爲皆曰好隱
而求主之所好而進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
苟容與主爲樂不顧其後害如此者諛臣也
三曰中實陰詖外貌小勤巧言令色妬善嫉
賢所欲進則明其善而隱其惡所欲退則明
其過而匿其美使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
此者姦臣也四曰智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說
內離骨肉之親外構亂於朝廷如此者讒臣
也五曰專權擅勢以爲輕重私門成黨以爲

富家擅矯主命以自貴顯如此者賊臣也六
曰諂主以佞邪陷主於不義朋黨比周以蔽
主明白黑無別是非無閒使主惡布於境內
聞於四隣如此者亡國之臣也是謂六邪賢
臣處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
理又按漢書刺史六條政一則察民疾苦
失職者二則察墨綬長吏以上居官政者三
則察盜賊民之害及大奸猾四則察田犯律
四時禁者五則察民有孝悌廉潔行修正茂

才異者六則察吏不簿入錢穀放散者請將
六正六邪文及刺史六條俾攸司於二京
六官諸署局及十二道州縣官廳堂壁各寫
其文出入省覽以備龜鑑其二曰設職分司
帝王令典開都列邑古今通規我國家以西
京境壓鯨津地連鴈塞寫金湯而設險模鐵
瓮以築城署百官置萬戶分司文武甚多而
廉恥者無人廝癸非違者無人糺彈涇渭同
流薰蕕一致請依唐東都置知臺御史例分

司憲一員使得糺理則下情上達黜陟惟明
物泰時雍非朝即夕所奏如是予甚嘉之汝
心敦補政志切匡時錄正邪二理諷我襟懷
令內外諸司用爲勸戒其下內史門下頒示
內外司存依所奏施行穆宗朝出爲州牧務
農恤民甚獲時譽顯宗即位擢右散騎常侍
遷禮部尚書五年轉內史侍郎平章事出爲
西京留守九年卒輟朝三日謚文安

崔沆

崔沆字內融平章事彥撝之孫成宗朝年二十登甲科王嘉其才擢授右拾遺知制誥累遷內史舍人穆宗時再知貢舉所取多知名士王尤倚重政無大小必與圖議轉吏部侍郎中樞院使王寢疾金致陽謀不軌沆與蔡忠順等定策迎立顯宗顯宗拜沆翰林學士承旨左散騎常侍尋下教曰王者父事三老兄事五更所以籍賢輔德也朕少值閔凶未聞義訓仰遵古典思得其人具官崔沆明識

高才諒絶儕等可授政堂文學以爲寡人師傅初成宗以八關會雜伎不經且煩擾悉罷之但書法王寺行香還御毬庭受文武朝賀而已至是沆請復設會三年遷吏部尚書參知政事監脩國史七年拜內史侍郎平章事十一年賜推忠盡節衛社功臣號明年檢校太傅守門下侍郎同內史門下平章事淸河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加守正功臣號沆不樂仕宦年未七十表請致仕王累起不就性

酷信浮屠請修黃龍寺塔身自監督頗傷民務又於私第造藏經像如僧居竟捨爲寺十五年病篤王親臨問疾授其子有孚秘書省校書郎賜女壻李作忠章服以慰其意及卒王悼甚賻謚節義賻絹三百匹布五百匹米麥各一千石有孚以父遺命固辭不受沆聰悟沉訥寡言善斷世業儒以淸儉持家久秉鈞一介不取於人手不接金玉婦女不粉黛計月請俸家無儋石之儲後配享顯宗廟庭

德宗二年贈正匡靖宗加贈侍中値沆忌日命有司設道場玄化寺薦冥福文宗十一年有孚以司宰卿出爲西京副留守內史門下奏其父沆在聖考朝以淸節直道匡扶社稷國家追念厥功嘗於玄化寺納財以供忌齋之費歲遣有孚詣寺燒香其第求孚嘗守天安今有孚又守西都則深恐忌祭上擬之禮將闕殆忘其功也請授有孚三品職勿令補外從之二十一年又加贈守太師兼中書令

蔡忠順

蔡忠順史失世系穆宗朝累遷中樞院副使王寢疾忠順與劉瑨崔沆直宿銀臺一日王召忠順入卧内辟左右語曰寡人疾漸就革聞外間有窺覦者卿知之乎對曰臣試聞之未得其實王取枕下封書與之乃劉忠正所上也云右僕射金致陽覬覦非望遣人致遺深布腹心仍求内援臣牓譬拒之不敢不奏又取書一封與之乃大良院君詢所上也云

姦黨遣人圍逼遣酒食臣疑毒不食與烏雀烏雀斃謀危若此願聖上憐愍忠順見畢奏曰勢已危矣宜早圖之王曰朕疾漸危篤朝夕入地太祖之孫唯大良院君在卿與崔沆素懷忠義宜盡心匡扶使社稷不屬異姓忠順出以語沆沆曰臣常以爲憂今上意如此社稷之福也忠正遣監察御史高英起謂忠順沆曰今上寢疾姦黨伺隙恐社稷將屬異姓不如大漸宜以太祖之孫爲嗣忠順等陽驚

陽驚

曰太祖之孫安在曰大良院君是也可以主鬯忠順等答曰吾等亦聞此久矣當聽天所命忠正更遣英起曰我欲躬往議之驟從蹤恐爲旁人所疑冀兩君見枉忠順與沆議曰此非私事實關宗社可往見之遂詣定議時大良院君在三角山神穴寺忠順入奏王曰宜擇文武各一人率軍校往迎之忠順與沆及英起等議遂舉宣徽判官皇甫俞義以聞忠順等又議奏軍校多則行必遲恐姦黨先

圖宜遣十餘人徑往迎來王然之曰予欲禪禪可亟遣不可緩也若疾瘳如成宗封朕故事早定名分則無窺伺之人矣朕無子而繼嗣未定衆心搖動是吾過也宗社大計無過於此卿等其各盡心王遂泣下忠順亦泣王命忠順草與大良君書親自研墨忠順曰臣自研以書請勿勞聖體王曰意甚忙不覺勞也其書曰自古國家大事素定於前則人心乃安今予寢疾姦邪窺覦以寡人不豫爲之

所名分未定故爾卿太祖嫡孫宜速上道宗人未至大期得而付宗社没無遺恨若有餘齡則使處東宮以定群心王又令書其尾曰道路險阻恐姦人潛伏變起不虞可戒愼而來時閤門舍人庾行簡不欲迎立王慮事泄戒忠順勿和行簡知之以書授俞義等往迎于神穴寺遂即位是爲顯宗顯宗以忠順直中臺俄遷吏部侍郎兼左諫議大夫王避契丹南行忠順扈駕王次廣州從行諸臣聞門

拱辰等被執皆驚懼散走唯忠順與侍郎忠肅張延祐周佇柳宗金應仁不去累轉吏部尚書參知政事賜推忠盡節衛社功臣號封濟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忠順奏軍士有父母年八十已上者免軍就養諸文武員有父母年七十已上無他兄弟者不許補外其父母有疾給告二百日護視王從之十二年檢校太尉濟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加輸國功臣號尋拜內史侍郎平章事兼西京留守加太子少師十八年遷門下侍郎平章事二十一年判西京留守事以疾表請解職不允明年致仕靖宗二年卒謚貞簡

列傳卷第六

列傳卷第七　　高麗史九十四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教修

徐熙　訥　恭

徐熙小字廉允內議令弼子也性嚴恪光宗十一年年十八擢甲科超授廣評員外郎累遷內議侍郎二十三年奉使如宋時不朝宋十數年熙至容儀中度宋太祖嘉之授檢校兵部尚書成宗二年由佐丞拜兵官御事從

幸西京成宗欲微行遊永明寺熙上疏諫乃止賜鞍馬以賞之後改內史侍郎十二年契丹來侵熙爲中軍使與侍中朴良柔門下侍郎崔亮軍于北界備之成宗欲自將禦之幸西京進次安北府契丹東京留守蕭遜寧攻破蓬山郡獲我先鋒軍使給事中尹庶顔等成宗聞之不得進乃還熙引兵欲救蓬山遜寧聲言大朝旣已奄有高勾麗舊地今爾國侵奪疆界是以來討又移書云大朝統一四方其未歸附期於掃蕩速致降款毋涉淹留熙見書還奏有可和之狀成宗遣監察司憲借禮賓少卿李蒙戩如契丹營請和遜寧又移書云八十萬兵至矣若不出江而降當須殄滅君臣宜速降軍前蒙戩至營問所以來侵之意遜寧曰汝國不恤民事是用恭行天罰若欲求和宜速來降蒙戩還成宗會群臣議之或言車駕還京令重臣率軍乞降或言割西京以北與之自黃州至岊嶺畫爲封疆

成宗將從割地之議開西京倉米任百姓所取餘者尚多成宗恐爲敵所資令投大同江熙奏曰食足則城可守戰可勝也兵之勝負不在強弱但能觀釁而動耳何可遽令棄之乎況食者民之命也寧爲敵所資虛棄江中又恐不合天意成宗然而止之熙又奏曰自契丹東京至我安北府數百里之地皆爲生女眞所據光宗取之築嘉州松城等城今契丹之來其志不過取北二城其聲言取高勾

麗舊地者實恐我也今見其兵勢大盛遽割西京以北與之非計也且三角山以北亦高勾麗舊地彼以谿壑之欲責之無厭可盡與乎況割地與敵萬世之恥也願駕還都城使臣等一與之戰然後議之未晚也前民官御事李知白奏曰聖祖創業垂統洎于今日無一忠臣遽欲以土地輕與敵國可不痛哉古人有詩云千里山河輕孺子兩朝冠劍恨焦周蓋謂焦周爲蜀大臣勸後主納土於魏爲

千古所笑也請以金銀寶器賂遜寧以觀其意且與其輕割土地弃之敵國曷若復行先王燃燈八關仙郎等事不爲他方異法以保國家致大平乎若以爲然則當先告神明然後戰之與和惟上裁之成宗然之時成宗樂慕華風國人不喜故知白及之遜寧以蒙戩旣還久無回報遂攻安戎鎭中郎將大道秀郎將庾方與戰克之遜寧不敢復進遣人促降成宗遣和通使閤門舍人張瑩往契丹營

遜寧曰宜更以大臣送軍前面對瑩還成宗會群臣問曰誰能往契丹營以口舌却兵立萬世之功乎群臣無有應者熙獨奏曰臣雖不敏敢不惟命王出餞江頭執手慰藉而送之熙奉國書如遜寧營使譯者問相見禮遜寧曰我大朝貴人宜拜於庭熙曰臣之於君拜下禮也兩國大臣相見何得如是往復再三遜寧不許熙怒還臥所館不起遜寧心異之乃許升堂行禮於是熙至營門下馬而入

與遜寧分庭揖升行禮東西對坐遜寧語熙曰汝國興新羅地高勾麗之地我所有也而汝侵蝕之又與我連壤而越海事宋故有今日之師若割地以獻而修朝聘可無事矣熙曰非也我國卽高勾麗之舊也故號高麗都平壤若論地界上國之東京皆在我境何得謂之侵蝕乎且鴨綠江內外亦我境內今女眞盜據其閒頑黠變詐道途梗澁甚於涉海朝聘之不通女眞之故也若令逐女眞還我

舊地築城堡通道路則敢不修聘將軍如以
臣言達之天聰豈不哀納辭氣慷慨遜寧知
不可強遂具以聞契丹帝曰高麗既請和宜
罷兵遜寧欲宴慰熙曰本國雖無失道而致
上國勞師遠來故上下皇皇操戈執銳暴露
有日何忍宴樂遜寧曰兩國大臣相見可無
歡好之禮乎固請然後許之極歡乃罷熙留
契丹營七日而還遜寧贈以駝十首馬百匹
羊千頭錦綺羅紈五百匹成宗大喜出迎江
頭卽遣良柔爲禮幣使入覲熙復奏曰臣與
遜寧約盪平女眞收復舊地然後朝覲可通
今纔收江內請俟得江外修聘未晚成宗曰
久不修聘恐有後患遂遣之轉平章事十三
年率兵逐女眞城長興歸化二鎭郭龜二州
明年又率兵城安義興化二鎭又明年城宣
孟二州熙嘗患瘡海州成宗幸熙幕欲入熙
曰臣之幕非至尊所當臨命進酒曰臣之酒
不堪獻也成宗乃坐幕外進御酒共歡而罷

供賓令鄭又玄上封事論時政七事忤旨成
宗會宰相議曰又玄敢越職論事罪之何如
皆曰惟命熙曰古者諫無官越職何罪臣以
不才謬居宰相竊位素餐使官卑者論政教
得失是臣之罪也况又玄論事甚切宜加褒
獎成宗感悟擢又玄監察御史賜熙繡鞍廐
馬酒果以慰之拜太保內史令十五年熙患
疾在開國寺成宗駕幸問疾以御衣一襲馬
三匹分施寺院又以穀一千石施開國寺凡
所以祈命者無所不爲明年須祿熙病尚未
愈命有司曰熙年雖未及致仕以疾病未得
侍朝宜給致仕祿穆宗元年卒年五十七聞
計震悼賻布一千匹麥三百石米五百石腦
原茶二百角大茶十斤栴香三百兩以禮葬
之謚章威顯宗十八年配享成宗廟庭德宗
二年加贈太師子訥側室子周行
訥成宗十五年擢甲科顯宗朝累遷尚書吏
部侍郎兼左諫議大夫移國子祭酒知吏部

事王納訥女爲妃授訥中樞使右散騎常侍驟拜門下侍郎同内史門下平章事判尚書吏部事德宗初加檢校太師進門下侍中靖宗時判都兵馬使王遣戶部郎中庾先如契丹謝安撫訥奏曰往歲契丹欲於鴨江東加築城堡今復和親可因庾先附表請罷王從之七年賜几杖加重大匡明年再上表乞退不允訥遘疾寓地藏寺王遣右承宣金廷儉問疾以御衣二襲穀一千碩馬二匹納寺祈

福疾篤親臨視之制加三重大匡内史令賜子孫永業田及卒王哀悼贈謚簡敬後配享靖宗廟庭宣宗三年避先王謚改元肅初弼父神逸郊居有鹿犇投神逸拔其箭而匿之獵者至未獲而返夢有神人謝曰鹿吾子也賴君不死當令公之子孫世爲卿相神逸年八十生弼弼熙訥累相繼爲宰相

恭熙玄孫穀宗朝蔭補景靈殿判官扈駕西都王命兩京文武官射至暮擧大燭候上射之西都人多中之從臣無中者王頗不平恭一箭中燭二箭中的王大喜賜帛累官至平章事明宗元年卒爲人有膽略善騎射六爲兩界兵馬使士卒樂附及拜宰相志益謙遜疾文士驕傲禮遇武人鄭仲夫之亂重房令巡檢軍二十二人環衛其第不及於禍

劉璿

劉璿忠州大原縣人后妃之姓劉者皆出其宗故世爲戚里爲人廉介爽風儀先宗末登

仕爲内承旨穆宗朝累遷至吏部尚書恭知政事顯宗即位授尚書左僕射由門下侍郎拜檢校太師守門下侍中與同列奏民庶疫癘陰陽愆伏皆由刑政不時也謹按月令三月節省囹圄去桎梏無肆掠止獄許四月中氣挻重囚出輕繫七月中氣繕囹圄具桎梏斷薄刑決小罪又按獄官令從立春至秋分不得奏決死刑若犯惡逆者不拘此令然恐法吏未盡詳審伏請令後内外所司皆依令

施行從之十年卒輟朝三日贈內史令瑨自累朝以來恒居近職未嘗補外雖無獻替頗有公輔之望

姜邯贊

姜邯贊舊名殷川衿州人五世祖餘清自新羅來居始興郡即衿也父弓珍事太祖爲三韓壁上功臣邯贊少好學多奇略成宗朝擢甲科第一累遷禮部侍郎顯宗元年契丹主自將攻西京我軍敗報至群臣議降邯贊獨

曰今日之事罪在康兆非所恤也但衆寡不敵當避其鋒徐圖興復耳遂勸王南幸二年遷國子祭酒再轉翰林學士承旨左散騎常侍進中樞使請修社稷壇令禮官議定儀注改吏部尚書邯贊有田十二結在開寧縣白王給軍戶九年除西京留守內史侍郎同內史門下平章事王手書告身曰庚戌年中有虜塵干戈深入漢江濱當時不用姜公策舉國皆爲左衽人世書業之契丹蕭遜寧來侵

兵號十萬時邯贊爲西北面行營都統使王仍命爲上元帥大將軍姜民瞻副之內史舍人朴從儉兵部郎中柳參爲判官帥兵二十萬八千三百屯寧州至興化鎭選騎兵萬二千伏山谷中以大繩貫牛皮塞城東大川以待之賊至決塞發伏大敗之遜寧引兵直趍京城民瞻追及於慈州來口山又大敗之侍郎趙元又擊於馬灘斬首萬餘級明年正月邯贊以契丹兵逼京遣兵馬判官金宗鉉領

兵一萬倍道入衛東北面兵馬使亦遣兵三千三百入援於是契丹回兵至漣渭州邯贊等掩擊斬五百餘級二月契丹兵過龜州邯贊等邀戰於東郊兩軍相持勝敗未決宗鉉引兵赴之忽風雨南來旌旗北指我軍乘勢奮擊勇氣自倍契丹兵奔北我軍追擊之涉石川至于盤嶺僵尸蔽野俘獲人口馬駝甲冑兵仗不可勝數生還者僅數千人契丹之敗未有如此之甚契丹主聞之大怒遣使責

遜寧曰汝輕敵深入以至於此何面目見我乎朕當皮面然後戮之邯贊帥三軍凱還獻俘獲王親迎于迎波驛結綵棚備樂宴將士以金花八枝親插邯贊頭左執手右執觴慰嘆不已邯贊拜謝不敢當遂改驛名爲興義賜驛吏冠帶與州縣吏同邯贊上表請老不允賜几杖令三日一朝加檢校太尉門下侍郞同內史門下平章事天水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推忠協謀安國功臣號十一年又表請致仕從之加特進檢校太傅天水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邯贊以京都無城郭請築羅城王從之令王可道築之二十一年拜門下侍中德宗即位授開府儀同三司推忠協謀安國奉上功臣特進檢校太師侍中天水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尋卒年八十四輟朝三日謚仁憲命百官會葬弔祭賻贈一依侍中劉瓚例世傳有使臣夜入始興郡見大星隕于人家遣吏往視之適其家婦生男使臣

心異之取歸以養是爲邯贊及爲相宋使見之不覺下拜曰文曲星不見久矣今在此耶邯贊性淸儉不營産業體貌矮陋衣裳垢弊不踰中人正色立朝臨大事決大策屹然爲邦家柱石時歲豐民安中外晏然人以爲邯贊之功也致仕歸城南別墅著樂道郊居集又著求善集後配享顯宗廟庭文宗贈守太師兼中書令子行經

崔士威

崔士威事穆宗累官刑部尙書顯宗初爲鎭軍使與康兆等禦契丹士威率諸將分軍出龜州北巫頓湯井曙星三道與契丹戰敗績二年參知政事轉吏部尙書後與張延祐皇甫俞義獻議罷東京留守置慶州防禦使又廢十二州節度使置五都護七十五道安撫使俄遷內史侍郞平章事賜推忠佐理同德功臣號封淸河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尋加檢校太師守門下侍中[illegible]伯食邑七百戶

又加匡國功臣號判吏部事上疏論時政得失王命有司商確行之又奏諸州縣長吏稱號混雜自今郡縣以上吏稱戶長鄉部曲津亭驛吏只稱長從之臺官劾論士威與左僕射朴忠淑於毬庭禮會醉舞不敬請罪之不允加太子太師贈其父融又守司空上柱國漢南郡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母庾氏國大夫人契丹東京將軍大延琳叛自稱興遼國刑部尚書郭元請乘機取鴨江東岸士威與徐訥等上書以爲不可元固執攻之竟不克延琳所署太師大延定引東北女眞與契丹相攻遣使乞援王議諸輔臣士威與平章事蔡忠順言兵者危事不可不愼彼之相攻安知非我利耶但可修城池謹烽燧以觀其變王從之二十一年士威請老不聽令五日一朝明年加内史令仍令致仕德宗即位命五日一朝入省視事卒贈太師謚貞肅文宗六年制曰檢校太師内史令崔士威在皇考朝以清節直道屢有裨益弘濟艱難保安宗社以致中興可配享廟庭其甥姪未官者超授八品職

皇甫俞義

張延祐

皇甫俞義史失其世系穆宗朝歷官至宣徽判官王寢疾金致陽謀變王知之命選文武各一人率軍校往迎顯宗於是蔡忠順崔沆等議曰皇甫俞義志存宗社且其父祖有勳勞於國當不墜家業以盡心力遂遣此人幷卑武班郎將文演以聞乃命忠順草與顯宗書授俞義文演及別將李成彥高積等十人往迎于三角山神穴寺又命開城府參軍金延慶領卒一百郊迎俞義等至寺僧疑爲姦黨所遣匿不出俞義等具道所以迎立之意遂奉以還顯宗即位授殿中侍御史進吏部侍郎改内史舍人尋爲中樞院日直貧自庚戌用兵以來增置軍額由是百官祿俸不足俞義與中樞院使張延祐建議奪京軍永業

田以充祿俸武官頗懷不平上將軍崔質又
以邊功累拜武職而不得爲文官居常怏怏
遂與上將軍金訓料成李協李翔李遲石邦
實崔可貞蔡文林猛等以奪田激衆怒誘諸
衛軍士鼓譟闌入禁中縛俞義及延祐捶撻
垂死請閤中面訴云俞義等占奪我輩田實
謀自利殊非公家之利若截趾適屨奈四體
何諸軍洶洶不勝憤怨請除國蠹用快群情
王重違衆志除俞義延祐名流配後起授給
事中累轉御史大夫與參知政事王可道奏
開京羅城拜中樞使歷參知政事吏部尚書
陞內史侍郞同內史門下平章事判戶部事
靖宗二年改門下侍郞八年卒延祐瀛州尚
書鶚人新羅末父儒避亂吳越後還國光宗
以解華語累授賓省等中國使至必使儒擯
接之延祐長於吏事以幹能稱後以戶部尚
書卒贈尚書右僕射

楊規

楊規事穆宗累官刑部郎中顯宗元年契丹
主自將來討康兆圍興化鎭規爲都巡檢使
與鎭使戶部郎中鄭成副使將作注簿李守
和判官摩權令張顥嬰城固守契丹主獲通
州城外收禾男婦各賜錦衣授紙封一箭以
兵三百餘人送興化鎭諭降其箭封有書曰
朕以前王誦服事朝廷其來久矣今逆臣康
兆弑君立幼故親率精兵已臨國境汝等擒
康兆送駕前便即回兵不然直入開京殺汝
妻孥又以勑書繫矢揷城門曰勑興化鎭城
主幷軍人百姓朕以前王誦紹其祖服爲我
藩臣捍禦封陲忽被姦兇所害朕將精銳來
討罪人其餘脅從皆與原免况汝等受前王
撫綏之恩知歷代順逆之由當體朕懷無貽
後悔守和等上表曰戴天履地者合去姦兇
資父事君者須堅節操若違此理必受其殃
伏乞俯循民情用回睿略大開天網何求爲
雀之先投載轄兵車可[illegible]鯤鯨之率服契丹

主以錦衣銀器等物賜鎮將有差仍勑曰省所上表奏具悉朕纂承五聖臨御萬方忠良則必示旌褒兇逆則須行誅伐以康兆弑其故主挾彼幼君轉恣蕭豪大示威福故親行誅伐特正刑名方擁全師以臨近境比特頒於綸音蓋式示於招懷遽覽封章未聞歸款陳瀝靡由於誠實詞華徒見於敬恭況汝等早列簪裾必知逆順豈可助謀於逆黨不思雪憤於前王宜顧安危預分禍福守和又曰

表云臣等昨奉詔泥輒陳心石望賜泣辜之恵切祈解網之仁凌霜耐雪加安百姓之心灰骨粉身永奉千年之聖契丹主見表知其不降乃解圍更傳勑旨曰汝等慰安百姓而待之以二十萬兵屯于麟州南無老代以二十萬兵進至通州契丹主移軍銅山下兆引兵出通州城南戰敗就擒行營都統副使李鉉雲行營都統判官盧戩監察御史盧顗楊景李成佐等亦皆被執行營都兵馬副使盧

頲司宰丞徐崧注簿盧濟等死于陣下我軍大亂契丹兵乘勝追奔數十里斬首三萬餘級所棄糧餉鎧仗不可勝計於是契丹兵長驅而前左右奇軍將軍金訓金繼夫李元申寧漢伏兵于緩項嶺皆執短兵突出敗之契丹兵小却契丹詐為兆書送興化鎮諭降規曰我受王命而來非受兆命不降契丹又使盧戩及其閤門使馬壽持檄至通州諭降城中皆懼中郎將崔賀洪淑投袂而起執戩及

壽乃與防禦使李元龜副使崔卓大將軍蔡溫謙判官柴巨雲閉門固守衆心乃一契丹兵入郭州防禦使戶部員外郎趙成裕夜遁寧漢及行營修製官乘里仁大將軍大懷德工部郎中李用之禮部郎中簡英彥皆死城遂陷契丹留兵六千餘人守之規自興化鎮率兵七百餘人至通州收兵一千夜入郭州擊契丹所留兵悉斬之徙城中男女七千餘人于通州明年契丹主入京焚宮闕而退龜

州別將金叔興與中郎將保良擊契丹兵斬
萬餘級規又擊契丹兵於無老代斬二千餘
級奪被虜男女三千餘人又戰於梨樹追至
石嶺斬二千五百餘級奪俘虜千餘人後三
日又戰於余里站斬千餘級奪俘虜千餘人
是日三戰皆捷復邀其前鋒於艾田擊之斬
千餘級俄而契丹主大軍奄至規與叔興終
日力戰兵盡矢窮俱死於陣契丹兵爲諸將
鈔擊又因大雨馬駝疲乏甲仗皆失渡鴨綠

江引去鄭成追之及其半渡尾擊之契丹兵
溺死者甚衆諸降城皆復之規以孤軍旬月
閒凡七戰斬級甚衆奪被虜人三萬餘口獲
駝馬器械不可勝數以功贈工部尚書給規
妻殷栗郡君洪氏粟授子帶春校書郎王手
製教賜洪氏曰汝夫才全將略兼識治道常
效節於松筠竟輸誠於邦國忠貞罕比夙夜
忘勞昨於北境有戎中軍鼓勇指揮士卒威
騰矢石追捕仇讎力靜封疆抽一劒而萬夫
爭走扼六鈞而百旅皆降自此城鎮得全情
懷益壯累多捷勝不幸隕亡常思出衆之功
已加勲秩更切酬勞之念增及頒宣歲賜汝
稻穀一百碩以終其身贈叔興將軍又命給
其母李氏粟教曰贈將軍叔興自守邊城勇
於赴敵既成功於破竹終致命於伏弢言念
舊勞合加優賞可歲給其母粟五十碩以終
其身十年賜規叔興功臣錄券十五年又俱
賜三韓後壁上功臣號文宗即位制曰大中

祥符三年契丹入寇西北面都巡檢使楊規
副指揮金叔興等挺身奮擊連戰破敵矢集
如蝟毛俱沒陣下追念其功合行褒奬可圖
形功臣閣以勸後來帶春靖宗六年爲安北
大都護府副使左僕射崔冲奏帶春立志岐
嶷多智略閑軍事若有邊虞非此人無可遣
者不宜補外不聽後至直門下省衛尉卿文
宗初有疾制免常朝只令視事兼官

智蔡文　孫延

智蔡文鳳州人顯宗元年補中郎將王聞契丹兵至遣蔡文將兵鎭和州以備東北及康兆敗兆及李鉉雲盧顗等皆被執命蔡文移兵援西京蔡文即與軍容使侍御史崔昌進次剛德鎭顗爲契丹鄕導與契丹人劉經賚檄至西京諭降副留守元宗奭與僚佐崔緯咸質楊澤文晏等已修降表蔡文等聞之引兵至西京城門閉昌呼分臺御史曹子奇曰吾等奉王命倍道來今不納何也子奇具告

顗經諭降事遂開門蔡文入屯故宮南廊昌諷宗奭拘留顗經固守宗奭不從昌密與蔡文謀遣兵城北候顗等還掩殺之取其表焚之時城中疑貳蔡文出鎭城南獨大將軍鄭忠節從之俄而東北界都巡檢使卓思政率兵至遂與合軍復入城王以三軍敗細州郡陷沒上表請朝契丹主許之遂禁俘掠以馬保佑爲開城留守王八副之遣乙凜將騎兵一千送保佑等至其關門引進使韓杞以

突騎二百至西京北門呼曰皇帝昨遣劉經盧顗等賚詔曉諭何至今無消息也若不拒命留守官僚來聽我指諭思政聞杞語與蔡文謀使麾下鄭仁等將驍騎突出擊斬杞等百餘人餘悉擒之無一人還者思政以蔡文爲先鋒出與乙凜戰乙凜保佑敗走於是城中人心稍安思政還入城蔡文與李元出屯慈惠寺契丹主復遣乙凜擊之邏卒報敵兵來屯安定驛勢甚盛蔡文馳告思政遂與思

政及僧法言率兵九千迎擊于林原驛南斬首三千餘級法言死翼日蔡文復出戰契丹兵敗走於是城中將上登城以望競出逐之至馬灘契丹回兵擊之我軍敗遂圍城契丹主次城西佛寺思政懼紿將軍大道秀曰君自東門吾自西門出前後夾攻蔑不勝矣遂以麾下兵夜適道秀出東門始知見紿又力不可敵遂率所部降于契丹諸將皆潰城中恟懼統軍錄事趙元臨守鎭將姜民瞻郎將

洪叶方休等莫知所措乃共禱神祠並得吉兆於是衆推元爲兵馬使收散卒閉城固守蔡文奔還京奏西京敗軍狀群臣議降姜邯贊獨勸王南行蔡文請曰臣雖駑怯願在左右效犬馬勞王曰昨李元崔昌奔還自請扈從今不復見爲臣之義果如是乎今卿旣勞于外又欲捍衛予甚嘉之賜酒食及銀鞍是夜王與后妃及吏部侍郎蔡忠順等率禁軍五十餘人出都行至積城縣丹棗驛武卒堅英與驛人張弓矢將犯行宮蔡文馳射之賊徒奔潰復自西南山突出遮道蔡文又射却之王至昌化縣有吏告曰王識吾名面乎王陽不聞吏怒將構亂使人呼曰河拱辰將兵來矣蔡文曰何故來耶吏曰欲擒蔡忠順金應仁等耳應仁及侍郎李正忠郎將國近等皆遁獨蔡文忠順周佇等留侍夜賊又至侍從臣僚宦官嬪御皆亡匿唯玄德大明二王后侍女二人承旨良叶忠弼等侍蔡文隨機

應變賊不敢近及曉蔡文請二后先自北門出手控御馬闌行入道峯寺賊不之知忠順繼至蔡文奏曰去夜賊疑非拱辰臣請往跡之王恐其亡不許蔡文曰臣若背君言與事違天必誅之王乃許即往昌化縣道逢國近國近曰吾衣裝盡爲賊奪蔡文曰汝爲臣不忠獲保首領足矣適拱辰柳宗赴行在蔡文遇諸道具言賊變且詰之果非拱辰所爲也拱辰道見中軍判官高英起敗軍南走與俱來時拱辰所領卒二十餘人蔡文遂以其卒搜昌化縣得賊所盜馬十五匹鞍十部將還蔡文謂拱辰等曰吾與諸君偕進王必驚動請諸君少後遂獨行忠弼在寺門望之入奏智將軍來矣王喜出門迎之蔡文奏曰臣已得賊實非拱辰所爲且偕拱辰來王引見拱辰宗勞之遂遣拱辰往契丹營請和明年正月王次廣州失二王后所之令蔡文往尋之至饒吞驛乃得奉還王喜爲留三日王發廣

州踰嶺宿奥腦驛祭文奏邑從將士皆托尋
妻子四散昏夜恐有賊竊發請爲幟捕將士
冠以辨從之宗曰臣鄉陽城去此不遠請幸
之王悅遂幸陽城夜宗應仁等矯旨毀御鞍
以賜縣人遲明縣吏皆遁宗應仁等又請遣
二王后各歸其鄉遣邑從將卒往東邊備急
王以問祭文祭文大哭曰今君臣失道横罹
殃禍播遷如此正當動由仁義以收人心奔
王后以求生其可忍乎王曰將軍言是也遂

行過蛇山縣祭文見群鴈在田欲慰悅王心
躍馬而前鴈驚飛翻身仰射應弦而墜王大
悅祭文下馬取鴈進曰有臣如此何憂盜賊
王大笑慰奬至天安府宗應仁奏臣等請往
后坡驛供頓以迎遂逃至巳山驛王謂祭文
曰玄德王后有娠不宜遠行宾鄉善州距此
不遠可以遣之祭文固執前議王曰勢不獲
已遂遣之次礪陽縣將卒有離心祭文奏曰
聖祖統合之時有功者雖小必賞况今方涉

險艱要得衆心宜先懋賞王從之授玄安之
等十六人爲中尹至參禮驛全州節度使趙
容謙野服迎駕朴運奏曰全州即古百濟聖
祖亦惡之請上勿幸王然之宿長谷驛容謙
謀欲止王挾以號令與轉運使李載巡檢使
崔職殿中少監柳僧虔以白幟捕冠鼓譟而
進祭文使人閉門堅守賊不敢入王與后乘
馬在驛廳事祭文登屋問曰汝等何得如是
柳僧虔來否賊曰來矣又問汝爲誰賊曰汝

亦爲誰祭文答以他語賊曰智將軍也祭文
認其聲曰汝是親從馬韓兆也仍以王命召
僧虔僧虔曰汝不出吾不敢入祭文出門呼
僧虔引至王前僧虔泣奏曰今日之事容謙
所爲臣不知也請奉旨召容謙來王許之僧
虔出遂逃王命良叶召容謙載既至諸將欲
殺之祭文呵止之使二人牽大明宮主馬而
行既而還全州王入羅州夜候人誤報契
丹兵至王大驚走出外幕哀[illegible]向[illegible]駕夜行

百姓驚擾願還御行宮臣詗知然後動猶可
及也祭文出候之通事舍人宋均彥別將丁
悅賫契丹前鋒元帥駙馬書及拱辰狀奏亦
祭文率諸行宮王見拱辰狀知兵已退喜以
均彥爲都兵馬錄事丁悅爲親從郎將駙馬
書無解契丹字者莫曉其意二月還至公州
賜祭文田三十結敎曰朕因避寇狼狽遠塗
所從臣僚罔不逃散唯祭文蒙犯風霜跋涉
山川不辭羈靮之勞終保松筠之節諒多殊
效何惜異恩七年以武職兼右常侍十七年
拜右僕射卒德宗即位制曰故上將軍左僕
射智祭文當聖考南幸獨全忠節功在第一
宜錄功科以勸將來曾孫祿延
祿延蔭補內謁者出爲東北面兵馬判官以
材幹稱肅宗九年征女眞有功陞殿中侍御
史仁宗朝累遷同知樞密院事與內侍金粲
安甫麟上將軍崔卓吳卓大將軍權秀高碩
謀去李資謙拓俊京不克資謙殺吳卓等使
子之甫縛拷祿延於順天館慘酷幾死令其
黨尹翰押流遠地行至忠州病不能興氣尚
未絕翰斷支體埋路傍而還妻子沒入州郡
爲奴婢資謙敗賜祿延子壻爵一級得改葬
祿延爲人荒恣無學術行檢自謂有智計欲
除李拓謀拙反陷於禍子之勇後與李深謀
變伏誅

河拱辰

河拱辰晋州人成宗朝爲鴨江渡勾當使穆
宗時除中郎將王寢疾拱辰與親從將軍庾
方中郎將卓思政等常直近殿門尋遷尚書
左司郎中及康兆擧兵至拱辰遂與思政奔
于兆拱辰嘗在東西界擅發兵入東女眞部
落見敗顯宗初坐流遠島尋召還復職未幾
王避契丹南幸拱辰追謁于道奏曰契丹本
以討賊爲名今已得康兆若遣使請和彼必
班師王並得吉卦遂遣拱辰及高英起奉表
狀往契丹營拱辰行至昌化縣以表狀授郎

將張旻別將丁悅先往契丹軍言曰國王固
願來覲第懼兵威又因內難出避江南遣陪
臣拱辰等陳告事由拱辰等亦惶懼不敢前
來請速收兵旻等未至契丹先鋒已至昌化
拱辰等具陳前意契丹問國王安在答曰今
向江南不知所在又問遠近答曰江南太遠
不知幾萬里追兵乃還明年拱辰與英起至
契丹營乞班師契丹主許之遂留拱辰等拱
辰既被留內圖還國外示忠勤契丹主甚加

寵遇拱辰與英起密謀奏曰本國今已畏亡
臣等願領兵點檢而來契丹主許之尋聞王
返國使英起居中京拱辰居燕京皆妻以良
家女拱辰多市駿馬列置東路以爲歸計人
告其謀契丹主鞫之拱辰具以實對且曰臣
於本國不敢有二心罪當萬死不願生事大
朝契丹主義而原之諭令改節效忠拱辰辭
益厲不遜遂殺之爭取心肝食之後王下教
褒功加其子則忠爵文宗六年制曰兵部
郎中河拱辰在統和二十八年契丹兵入侵
臨敵忘身掉三寸舌能却大兵可圖形閣上
超授其子則忠五品職尋又錄其功贈尚書
工部侍郎

金殷傅

金殷傅水州安山縣人性勤儉成宗朝授甄
官丞穆宗時累遷御廚使顯宗初爲公州節
度使王避契丹南下次公州殷傅備禮郊迎
曰豈意聖上跋涉山川凌冒霜雪至於此極

獻衣帶土物王遂更衣以土物分賜扈從官
王至巴山驛吏皆遁御廚闕膳殷傅又進膳
羞分供朝夕契丹兵退王還次公州殷傅使
長女製御衣以進因納之是爲元成王后元
惠元平二王后亦其女也尋除刑部侍郎如
契丹賀生辰還至來遠城契丹惹女眞執之
以歸數月乃得還進知中樞事轉戶部尚書
拜中樞使上護軍八年卒以王后故贈推忠
守節昌國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司空上柱

國安山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妻封安山郡大夫人又贈其父尚書左僕射上柱國安山縣開國侯食邑一千五百戶母安山郡大夫人妻父李許謙亦贈尚書左僕射上柱國邵城縣開國侯食邑一千五百戶

周佇

周佇宋溫州人穆宗時隨商舶來學士蔡忠順知其有才密奏留之初授禮賓省注簿不數月除拾遺遂掌制誥顯宗避契丹南奔佇扈從有功由是大顯驟遷禮部侍郎中樞院直學士歷內史舍人秘書監右常侍拜翰林學士承旨崇文輔國功臣左散騎常侍上柱國海南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尋進禮部尚書十五年卒性謙恭工文翰交聘辭命多出其手恩遇無比

姜民瞻

姜民瞻晉州晉康人穆宗朝登第顯宗時東女眞寇清河迎日長鬐縣民瞻與文演李仁澤曹子奇爲都部署往督州郡兵擊走之拜內史舍人又以大將軍副姜邯贊大破契丹蕭遜寧於興化鎭遜寧引兵直趨京都民瞻追及於慈州來口山又大敗之擢鷹揚上將軍柱國轉右散騎常侍賜推誠致理翊戴功臣號明年知中樞事兵部尚書十二年卒輟朝三日贈太子太傅民瞻起自書生射御非其所長然志氣剛果屢立戰功遂顯達後下教錄功加其子旦祿資文宗即位制曰大中祥符十一年契丹闌入兵部尚書知中樞院事姜民瞻奮擊大捷於盤嶺之野契丹奔北投戈委甲行路隘塞俘斬萬級追念其功合行褒奬可圖形功臣閣以勸後來

郭元

郭元清州上黨縣人成宗十五年登甲科累遷起居舍人顯宗二年拜中樞直學士六年如宋獻方物仍告契丹連歲來侵會女眞亦訴爲契丹侵擾累年不得朝帶以契丹既受

覬難於荅辭學士錢惟演草詔曰念卿本遣
固深軫於懷思聽乃隣封亦久從於盟好所
期輯睦用乘黎蒸常覽之書曰如此則雖契
丹見之無妨仍勑元遊開寶寺密使館伴負
外郎張師德閑諭師德與元登寺塔從容謂
曰今京都高屋大廈捴是軍營陛下一統寰
海猶且養卒日令習戰以備北方天子尚如
此况貴國與之連境結好息民是遠圖也明
年還拜刑部侍郎右諫議大夫又明年拜權

禮部侍郎翰林學士十三年改右散騎常侍
歷中樞使刑部尚書賜推誠文理功臣號十
八年叅知政事王謂宰相曰女眞屢犯東陲
為害滋甚宜招諭渠首厚加賞賜此所謂以
德懷人也元曰女眞人面獸心與其懷之以
惠曷若震之以威王然之二十年與遼反契
丹遣使求援元密奏王曰鴨江東畔契丹保
障今可乘機取之崔士威徐訥金猛等皆上
書言其不可元固執進兵攻之不克慚恚發

疽而卒性清廉工文詞歷位臺省以吏能稱
然不自重與李作仁善人以此譏之德宗即
位以元有勳勞擢用其子拯

王可道

王可道初名子琳清州人本姓李成宗朝擢
魁科補西京掌書記顯宗五年上將軍金訓
崔質等作亂由是武臣用事悍夫兇竪並帶
文官爭頭狗尾布列臺閣政出多門朝綱紊
亂可道以和州防禦使秩滿還京在私第心

懷憤激密謂日直金猛曰王何不效漢高雲
夢之遊乎猛喻其意密奏王納之以可道嘗
為書記頗得人心即擢授西京留守判官趣
令先往設備明年王幸西京宴群臣於長樂
宮乘訓等醉以兵襲之遂誅訓質及李恊崔
可貞石邦賢李暹金貞悅孝爵林猛崔龜等
十九人龜儒士以兵部郎中扈從性麤鄙與
質等交故及尋以訓等子若同産兄弟歸之
本貫常赦不原其父母妻姊妹祖孫叔伯緣

坐者皆放之後累歷尚書右丞同知中樞事
戶部尚書賜致盛功臣號十八年叅知政事
二十年與左僕射異膺甫御史大夫皇甫俞
義尚書左丞黃周亮等議開京羅城可道令
人持傘環立登高而進退之均其闊狹以定
城基以功進檢校太尉行吏部尚書兼太子
少師叅知政事上柱國開城縣開國伯食邑
七千戶加輸忠創闕功臣號賜姓王給開城
縣莊田封其妻金氏開城郡夫人德宗即位
可道請納妃於是納其女爲妃改門下侍郞
同內史門下平章事以有疾免朝時遣工部
郞中柳喬郞中金行恭如契丹會葬且賀即
位可道奏契丹與我通好交贄然每有幷吞
之志令其主徂駙馬匹梯叛據東京宜乘此
時請毁鴨綠城橋歸所留我行人若不聽可
與之絶乃附表請之契丹不從王命群臣議
徐訥等二十九人曰彼旣不從我言宜勿通
好皇甫俞義等三十九人曰[illegible]令者絶交必

貽禍害不如繼好息民王從之遣及許爲賀
停賀正使仍用聖宗太平年號平章事柳韶
請攻破丹城王下宰[illegible]議及俞義黃周亮等
翟齊顏崔冲金忠贊[illegible]曰不可可道與李
端奏時不可失固請出軍王命有司卜於大
廟不果出兵可道尋乞[illegible]歸鄕養疾三年卒
官庀喪事謚英肅後贈太師中書令[illegible]
宗廟庭

金猛

金猛字貞固梁州宜春縣人祖衍從居平壤
官至通事舍人父贄以詞章見稱累授給事
中兼直翰林院性嗜酒使氣屢罷免猛登第
官累左拾遺顯宗即位擢置近侍俾掌劇權
累拜中樞使賜爵宜春縣開國男食邑三百
戶二十一年病革加叅知政事卒王痛悼謚
文定德宗以猛有勲勞擢敍其子德符文宗
贈太子太師門下侍中

柳韶

柳韶史失其世系顯宗朝歷司憲中丞諫議
大夫進累平章事二十年王命韶於興化鎭
西北四十里修古石城置威遠鎭又修興化
鎭北古石堡置定戎鎭徙來平民實之契丹
東京將軍大延琳叛自稱興遼來求援王不
許時韶以西北面判兵馬事遣使王下教[illegible]
復曰古者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避[illegible]
丞相翟方進遭喪既葬三十日除服視事今
興遼來請師恐有邊警卿宜馳往邊上以[illegible]

之除吏部尚書叅知政事德宗即位授中軍
兵馬元帥尋遷門下侍郎同內史門下平章
事二年韶始置北境關防起自西海濱古國
內城界鴨江入海處東跨威遠興化靜州寧
海寧德寧朔雲州安水清塞平虜寧遠定戎
孟州朔州等十三城抵耀德靜邊和州等三
城是役契丹來爭校尉邊柔奮身先登擊却
之以功授中郎將明年王宴群臣於文德殿
以勞韶等開拓關城之勤賜韶推忠拓境功

臣號進階銀青興祿大夫上柱國官至大尉
門下侍郎平章事謚襄懿配享德宗廟庭

尹徵古

尹徵古初名元載樹州守安縣人成宗末登
第穆宗朝拜監察御史顯宗即位超授侍御
史轉內史舍人充國史修撰官進累中樞使
右散騎常侍檢校司徒上柱國十二年加檢
校大尉賜推忠佐理功臣號卒性沈重嚴毅
美風儀善楷書所至裁決平允口不言人短

而人畏愛之訃聞王曰世豈復有斯人朕甚
慟依歎惜者久贈尚書右僕射謚莊景德宗
即位以徵古有勲勞擢用其子希旦

韋壽餘

韋壽餘沁州江華縣人端慤守法自光宗朝
在司膳久不調穆宗時累遷爲門下侍郎平
章事顯宗初請老不許賜几杖王以壽餘於
朝臣最老欲大用其明年授門下侍中上柱
國江華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卒謚安[illegible][illegible]

內史令

田拱之

田拱之靜州靈光縣人成宗朝登進士科穆宗末授大學博士時耽羅奏瑞山湧出海中遣拱之往視耽羅人言其形狀奇異可懼拱之躬至山下畫其形以進顯宗初進刑部侍郞拜中樞院副使吏部侍郞卒拱之善辭命歷仕中外二十餘年以勤恪稱贈左散騎常侍

李周憲

李周憲洞州土山縣人初以小吏起頗稱勤幹成宗嘗云鐵中錚錚者授監察司憲穆宗時轉內史舍人兼典三司職務顯宗朝拜殿中監進累尚書右僕射卒

李周佐

李周佐慶州人家世單微幼聰悟左僕射李成功留守東京一見器之及還携至京使隷閤門穆宗朝登第調尙州牧記室參軍事拜監察御史顯宗時遷起居舍人出爲東北面兵馬使奏朔方道登溟州管內三陟霜陰鶴浦派川連谷羽溪等十九縣並被賊侵擾生業甚艱請加撫恤命蠲租賦德宗初授右諫議大夫靖宗二年除右散騎常侍六年以刑部尚書判御史臺事卒王悼惜贈司空尙書右僕射賻米麥四百石賜茶及衾書令百官會葬周佐襟懷倜儻儀表瓌偉立朝四十餘年有大臣之體

安紹光

安紹光洞州土山縣人世爲將體貌魁偉使氣好鷹馬穆宗即位以有翼戴功令掌宿衛寵待無比顯宗朝累拜尚書右僕射卒輟朝三日諡敬剛

趙之遴

趙之遴白州銀川縣人有吏幹性嗜酒日夜娛樂穆宗朝拜吏部侍郞知銀臺事時以朋黨乾沒譏之然觀金誥李周禎輩有間顯宗

二年以左僕射參知政事卒輟朝三日諡恭
華

列傳卷第七

列傳卷第八　　高麗史九十五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教修

崔冲 惟善 思齊 淪 允儀

崔冲字浩然海州大寧郡人風姿瓌偉性操堅貞少好學善屬文穆宗八年擢甲科第一顯宗時累歷拾遺補闕翰林學士禮部侍郎諫議大夫德宗初轉右散騎常侍同知中樞院事奏成宗時内外諸司廳壁皆書說苑六正六邪之文漢刺史六條之令今世代已遠官吏書揭之使在位者知所勸勵從之俄拜刑部尚書中樞使靖宗朝除尚書左僕射參知政事判西北路兵馬事王命冲行邊境拓定城池賜衣遣之冲置寧遠平虜等鎭及諸堡十四還陞内史侍郎平章事加守司徒修國史上柱國尋遷門下侍郎平章事文宗即位拜門下侍中命考定律令書算加守太保四年又加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傅賜推忠贊

道功臣號沖以侍中爲都兵馬使奏去歲西北州鎮禾穀不登百姓貧乏男困徭役女困徵糴請修繕城池外凡工役悉令禁斷從之又奏東女眞酋長盍漢等八十六人累犯邊境令勒留京館有曰夷狄人面獸心不可以刑法懲不可以仁義教勒留既久首丘之情必深忿怨且供費甚多請皆放還從之明年爲式目都監使與內史侍郎王寵之等奏及第李申錫不錄氏族不宜登朝門下侍郎金元沖判御史臺事金廷俊奏氏族不錄乃其祖父之失非申錫之罪況積功翰墨擢第發前身無痕咎合列簪紳制曰沖等所奏固是常典然立賢無方不宜執泥其依元沖等奏七年沖以年滿七旬乞退制曰侍中崔沖累代儒宗三韓耆德今雖請老未忍允從宜令攸司稽古典賜几杖視事復加推忠贊道協謀同德致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師兼門下侍中上柱國致仕尋加內史令仍令致

仕沖聞王將遣使就第賜告身禮物上章辭曰臣立朝以來未有輔佐力耗齒衰敢乞骸骨尸位優傣已荷殊私今又蒙特下明綸將降使於要害俾及榮於閭里循涯揆分情所未安招損害盈臣之所懼乞回成命追寢新恩不允遣內史侍郎平章事金元鼎同知中樞院事王懋崇就第賜詔曰卿儒宮主臬神化丹青事累聖以濡毫文章華國位三階而調鼎功績紀常雖在退閑未忘舊德更進扉之秩疑榮綠野之堂今授卿內史令致仕告身一道并賜衣帶銀器綵段布貨鞍馬等物官誥曰良臣惟聖姚皇舉以八元得士者昌姬室延其四子或授之以相位或委之以宰衡採忠讜之謀丹青帝化賴挾維之智[illegible]戢寇謀臻於變之期開無疆之祚詢肩往喆朕得伊人惟卿順墨存誠該明稟性唐雄首於聖聲稱鶚立於天庭禹文金山梁代論蹤於朱异一枝丹桂晉臣會仰於郗詵語多能

則叔向扶輪論博物則張華避席而自顯應
是詔擢入梶司軒轅開祥允協吹塵之契周
詩濟美載揚贍石之謠臺閣規模衆推如晦
人倫領袖時許魏舒讜馳咸有之稱總正惟
幾之務適者年非耄矣齒未衰翩然早辭當軸
之權歸遂懸輿之願賀知章之湖畔雖恣佳
遊陶弘景之山中常諮大事昔動爲民槩今
坐作也師不陞極摯之資奚表難名之德遂
中書而冠秩俾上列以翱槃於戲量能授職
者君親之常寵獎朕茲無忝論道經邦者宰
相之務彌綸汝所克勤茂宣翼亮之猷用致
肱康之運俾喬休於姚皇姬室不專美於四
子入元後改內史門下省爲中書門下省以
冲爲中書令致仕冲雖居家軍國大事悉就
咨焉累加推忠贊道佐理同德弘文懿儒保
定康濟功臣號二十二年卒王遣大醫監李
滥下詔弔其子惟善等曰卿父人中威鳳朝
右元龜抱變齊至魯之文章風登大輔振咀

黃裳之誠盡瘁贊昌辰諧厥續膺光于編
冊迨其燀璫遺慶附諸冠子冕孫鳩杖退閑
樂乃琴墳筵典圖扶宸極蔚爲千木之偃藩
坐負夢楹忽感宣尼之摧棟顧百身而難贖
傾萬乘以存悲卿等横遘家艱尤深宅恤宜
勉孝追之禮莫興過毀之哀顯宗以後干戈
纔息未遑文教冲收召後進教誨不倦學徒
坌集塡溢街巷遂分九齋曰樂聖大中誠明
敬業造道率性進德大和待聘謂之侍中崔
公徒凡應擧子弟必先隸徒中學焉每歲暑
月借歸法寺僧房爲夏課擇徒中及第學優
未官者爲教導授以九經三史間或先進奉
過刻燭賦詩牓其次第唱名以入設小酌童
冠列左右奉樽俎進退有儀長幼有序相與
酬唱及日暮皆作洛生詠以罷觀者莫不嘉
歎及卒謚文憲後凡赴擧者亦皆隸名九齋
籍中謂之文憲公徒又有儒臣立徒者十一
弘文公徒侍中鄭倍傑一稱熊川徒匡憲公

徒叅政盧旦南山徒祭酒金尚賓西園徒僕
射金無滯文忠公徒侍郎殷鼎良愼公徒平
章金義珍一云郎中朴明保貞敬公徒平章
黃瑩忠平公徒柳監貞憲公徒侍中文正徐
侍郎徒徐碩龜山徒未知爲何人世稱十二
徒冲徒爲最盛東方學校之興盖由冲始時
謂海東孔子宣宗三年配享靖宗廟庭子惟
善惟吉惟吉官至尚書令子思諏自有傳冲
子孫以文行登宰輔者數十人

惟善顯宗朝擢乙科第一授七品入翰林院
文宗時累遷知中樞院事王命創興王寺于
德水縣移縣于楊川惟善諫曰昔唐太宗神
聖英武千百年以來未有倫比不許度人爲
僧創立寺觀以遵高祖之志史傳美之我太
祖神聖王訓要曰國師道詵察國內山川順
逆凡可以創造寺院之地無不營建後世嗣
王及公侯貴戚后妃臣僚無得爭修願宇虧
損地德今陛下承祖宗積累之基昇平日久

固宜節用愛人持盈守成以傳後嗣柰何罄
民財竭民力供不急之費以危邦本耶王優
答之異日入侍閤讒王從容慰奬曰諂諛是
忠從好佞惟善對曰創業猶易守成難拜中
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權[illegible]部尚書事
侍御史盧旦奏事不稱旨王怒謂左右曰此
非忠蹇之臣命曳出脫公襴縛之惟善奏人
臣有犯當付憲司王意解惟善後爲中書令
弟惟吉守司空攝尚書令父冲年高尚無恙

一日王賜國老宴惟善惟吉扶以入[illegible]
盛事翰林學士金行瓊作詩賀曰尚書令[illegible]
中書令乙狀元扶甲狀元王以重九宴[illegible][illegible]
亭命詞臣賦詩覽惟善詩稱奬不已賜尚[illegible]
馬遷判尚書吏部事賜推忠贊化康靖[illegible][illegible]
功臣號加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師上柱國進
門下侍中二十九年卒謚文和惟善繼世儒
宗匡輔兩朝雖無赫赫之稱人皆重之宣宗
朝配享文宗廟庭子思齊登文宗八年科官

至守司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判吏部事上柱國卒謚良平子瀹

瀹登第事睿宗時國家閑暇王尚詞賦好遊宴嘗宴西京大同江與侍臣唱和瀹亦以知制誥從上書諫曰昔唐文宗欲置詩學士李相奏詩人多輕薄若承顧問恐撓聖聰文宗乃止帝王當好經術日與儒雅討論經史咨諏政理安有事童子雕篆數與輕薄詞臣吟風嘯月以喪天衷之淳正耶王優納之有一詞臣奏曰瀹所謂儒雅除臣等別有何人瀹短於詩故有此言王怒左遷春州府使瀹人詩云吾家世受聖朝恩欲罄忠誠不到門但把螢燈增聖日敢將蠡測議詞源自慚風月無功業迴望雲霄已喪魂駭汗未收還感淚謫來猶得爲朱輪王聞之召還後官至禮部尚書翰林學士

允儀沖玄孫初名天祐登第官至門下侍郎平章事判吏部事毅宗十六年卒年六十一生長閥閱揚歷華要論事明白慷慨典銓選注擬平允任用賢才又能文章再掌貢舉時稱得人嘗奉詔撰古今詳定禮五十卷行于世配享毅宗廟庭

李子淵 資諒 資德 資仁 頲 奕 樊 公壽 資玄 之氐 顥 光 縉

李子淵仁州人其先新羅大官奉使入唐天子嘉之賜姓李子孫從居邵城縣即仁州也有李許謙者封邵城伯生尚書右僕射翰翰生子淵子祥子祥贈尚書右僕射子淵擢科靖宗初補給事中累轉中樞院副使文宗朝授吏部尚書叅知政事陞内史侍郎平章事王納其女爲妃加守太尉妻樂浪郡君金氏爲大夫人授子顥軍器主簿顥以九品職後加門下侍郎平章事守太傅封金氏雞林國大夫人賜衣襨進門下侍中判尚書吏部事奏曰天地災祥每與刑政得失相應賞罰不可不愼臣伏覩吏刑部獄案雖理而日

陵月稽留未決者多若令兩部負察精覈
專理考官吏勤怠而黜陟之則合聖上勤政
恤刑之意庶冤抑可銷而休祥可致也從之
又奏近因創造興王寺移德水縣於楊川百
姓營葺廬舍未遑寧處男負女提道路相繼
貧者有塡壑之憂富者無安堵之所請蠲德
水縣民一歲賦役使得蘇息制許蠲二歲王
以子淵功高任重又賜衣襨銀鞍馬穀帛
爲式目都監使奏曰製述業康師厚十舉不
中例依甲午赦詔當脫麻然師厚儒林郎堂
引上貴之曾孫堂引是驅史官伏見戊子年
制電吏所由注膳幕士驅史門僕等孫工製
述明經雜書筭醫卜地理學業登科或兵陣
之下成大功者許陞朝行又見丙申年制上
項人子孫得蒙恩入仕者依祖父仕路量授
令師厚不宜脫麻參知政事金顯等五人奏
曰師厚曾祖上貴職雖堂引得兼儒林郎父
序應舉十度亦得脫麻入仕師厚十載當壹

之功不可不合伏望亦許脫麻王從之子淵等
議後賜推誠佐世保社功臣號加開府儀同
三司守太師兼中書令監修國史上柱國慶
源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卒諡章和配享文
宗廟庭子顥贈慶源伯顗門下侍中卒諡貞
憲頲顓皆宰相三女皆配文宗長仁睿太后
次仁敬賢妃次仁節賢妃顥子資謙資諒資
謙自有傳頲子資仁資義資義自有傳曾孫
奕顗顗子資玄資德子稡子預顗資諒初名
資訓以外戚補左右衛錄事參軍事睿宗朝
從尹瓘征女眞有功授監察御史累遷刑部
侍郎樞密院知奏事奉使如宋徽宗御睿謨
殿召一行人賜宴作詩示之命和之資諒即
製進云鹿鳴嘉會宴賢良仙樂洋洋出洞房
天上賜花頭上艶盤中宣橘袖中香黃河再
報千年瑞綠醑輕浮萬壽觴今日陪臣參盛
際願歌天保永無忘徽宗大加稱賞將還密
諭曰聞汝國與女眞接壤後歲來朝可招諭

數人偕來資諒奏曰女眞人面獸心夷獠中最貪醜不可通上國宋臣聞之曰女眞地多產珍奇高麗素與互市不欲分利於我故沮之陛下於高麗愛之如子今負德如此可遣一介之使招女眞不必借高麗竟交通致靖康之禍後轉樞密院副使太子賓客仁宗即位拜刑部尚書樞密院使病革進守司空中書侍郎平章事卒輟朝三日資諒好讀書常討孫吳兵法以功名自喜娶資仁女生二女無子

資仁文宗朝登第累遷侍御史文順相繼薨宣宗即位遣資仁如遼告喪遼主不許入京館詰曰二君連逝必有其故宜奏以實資仁曰國公夙有疾恙加以哀毀遂至大漸實無他故頗留臣等遣使本國究問臣若誣罔當服重罪語甚切直遼主出誠外氈殿引見慰諭後拜兵部侍郎遷右諫議大夫王以八關會幸神衆院雨雪侍宴群臣皆霑服及夕將還天霽月明駐輦昌德門外命宗親奉觴爲壽資仁與左諫議金上琦補闕魏繼廷等諫止之改尚書左丞陞殿中監中樞院副使卒

奕幾初名應詵少登第累遷直門下省獻納多稱旨官至中書侍郎平章事卒謚貞簡生長閥閱不以富貴驕人人多重之故得免鄭仲夫之亂至晩年嬖賤妾不能理家身沒未幾諸姪孫輩爭財相訟時論少之

資玄字眞精容貌魁偉性聰敏登第爲大樂署丞忽棄官入春州清平山葺文殊院居之疏食布衣以禪道自樂睿宗遣內臣賜茶香金帛累詔徵之資玄曰臣始出都門誓不復踐京華不敢奉詔遂上表曰以鳥養鳥庶無鍾鼓之憂觀魚知魚俾遂江湖之性王覽之知不可致幸南京遣其弟尚書資德諭赴行在作詩手書賜之資玄赴召王曰朕慕此老道德久矣不宜以臣禮見令上殿拜賜坐從容與語命留主三角山淸涼寺再見問養性之

要對曰奠善於寡欲遂進心要一篇王歎賞
待遇甚厚旣而固請還山乃賜茶湯道服以
寵其行仁宗即位亦傾嚮之有疾遣內醫胗
視賜茶藥卒年六十五性吝多畜財貨寶物
積穀一方厭苦之賜謚眞樂資德字觀止恭
謹孝友喜讀書又好佛隆補京市署丞進累
中書侍郞平章事資謙敗坐貶黃州使後徵
拜平章事卒年六十八輟朝一日謚莊懿
預文宗朝登第官累尙書工部員外郞宣宗
時歷禮部侍郞翰林學士知中樞院事兵
尙書翰林學士承旨獻宗初拜政堂文學兼
部尙書初宣宗爲國原公娶預女是爲貞信
賢妃生延和宮主睿宗立納延和爲妃預常
以李資義之黨罷免至是以妃故召見含元
殿賜酒食衣服鞍馬授檢校太尉刑部尙書
政堂文學進中書侍郞平章事卒子公壽
公壽字元老舊名壽少時外祖侍中崔惟善
撫其頂曰此兒當爲大器及長力學登科直

翰林院遷左拾遺轉西京留守判官睿宗幸
西京公壽供頓不擾民王嘉之駕還命扈從
辭曰故事旋駕惟知留一人扈行安可要異
恩以撓常典王從之秩滿拜禮部員外郞轉
兵部侍郞王委以選軍卒凡十四年以稱職
聞累遷工部尙書一時華流多戱宰府人或
以爲晩公壽處之恬然仁宗即位擢檢校司
徒守司空叅知政事進中書侍郞平章事李
資謙作亂公壽據義鎭定賜推忠衛社同德
功臣號拜開府儀同三司門下侍中上柱國
公壽素患風痺乞退表四上優詔許之卒輟
朝一日謚文忠天資宏厚勤儉然吝嗇好佛
子之氐
之氐字子固好讀書屬辭如宿構擢魁科直
翰林院仁宗初授右正言時論公正忤時宰
改殿中內給事出按西海道時資謙當國嗜
利者爭附之氐獨不相比資謙使者交午州
郡爭取財賄之氐痛禁資謙惡之除平州使

資謙敗召還累遷爲起居注妙清白壽翰結近侍以妖術惑衆之氐獨深斥之曰此輩必誤國王幸西京鄭知常金安與妙清誣言大同江有瑞氣此神龍吐涎千載罕逢請順天心稱尊號以厭金國王以問之氐對曰金強敵不可輕也況兩府大臣留守上都不可偏聽一兩人言以決大議王從之拜中書舍人西京叛以不下之氐與左常侍李仲上䟽曰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是誰之過西賊之謀以矣一二大臣非獨不防閑反信其謀醸張之致今日之患請賜明斷誅其黨與盖指文公仁林景清輩也公仁景清由是罷陞御史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歷禮部尚書政堂文學守司空左僕射進叅知政事二十三年卒年五十四王遣使弔祭贈中書侍郎平章事謚文正之氐風標英雅秉心寬厚文章事業爲一時傑但吝嗇父沒不分弟妹財産其家奴肆横或至盜劫不檢制爲時所譏

顥登第直翰林院事文順宣獻肅睿六朝累官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守太保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尚書禮部翰林院事修國史上柱國年六十九卒輟朝三日謚文良顥恬靜寡欲俸祿之外不營産業酷信浮屠遍覽諸經章䟽尤喜金剛經自號金剛居士孫光縉

光縉初名元休蔭補良醞丞揚歷中外遂躋樞府鄭仲夫之亂以溫謹獲全明宗初叅知政事加中書侍郎門下平章事判執銓衡未幾乞骸卒謚貞懿子惟仁惟誼惟直惟諒惟卿惟溫

朴寅亮 景仁 景伯 景山

朴寅亮字代天竹州人或云平州人文宗朝登第多所敭歷遼欲過鴨綠江爲界設船橋越東岸置保州城顯宗以來屢請罷不聽二十九年遣使請之寅亮修陳情表曰昔天之下既莫非王土王臣尺地之餘何必曰我

疆我理又曰歸汶陽之舊田撫綏弊邑回長
沙之拙袖抃舞昌辰遼主覽之寢其事累遷
右副承宣轉禮部侍郎三十四年與戶部尚
書柳洪奉使如宋至浙江遇颶風幾覆舟及
至宋計所貢方物失亡殆半帝勑王勿問王
乃釋洪等有金覲者亦在是行宋人見寅亮
及覲所著尺牘表狀題詠稱嘆不置至刊二
人詩文號小華集歷翰林學士承旨同知中
樞院事肅宗元年以右僕射參知政事卒諡

文烈寅亮文詞雅麗南北朝會表狀皆出
其手嘗撰古今錄十卷藏秘府子景仁景倫
景山

景仁初名景緯字令裕少力學登科累遷左
拾遺言論勁直無所依違時議重之睿宗朝
授中書舍人以兵馬副使從尹瓘征女眞墜
馬傷脛留定州聞瓘將築九城寄書曰武功
已成國威已振宜戢師旅以圖萬全更深入
賊地列置城池今雖已成後恐難守瓘不能

用卒如其言王欲遣使如宋景仁時以殿中
監直門下上疏諫止言甚剴切王不得已從
之然以忤旨除國子祭酒後爲西北面兵馬
使陛辭王賜名景仁仍賜茶藥歷吏戶禮刑
四部尙書翰林學士承旨判三司事以老病
屢乞退加檢校太子太保守司空尚書左僕
射參知政事修國史致仕卒年六十七諡章
簡子孝廉孝先景伯寅宗朝擢魁科官至尙
書景山睿宗朝擢第二名仕至大卿以三子

登科例賜母大倉米歲三十碩

黃周亮

黃周亮登第顯宗朝累轉侍御史歷拾遺中
丞進累中樞院副使德宗朝拜政堂文學判
翰林院事靖宗朝歷吏戶禮三部尙書參知
政事威雞州女眞仇屯高刀化二人與其都
領將軍開老爭財乘其醉毆殺之事下輔臣
議侍中徐訥等六人議曰女眞雖是異類然
旣歸化名載版籍與編氓同固當遵率邦憲

令歐殺其長罪不可原請論如法周亮等十
一人議曰此輩雖歸化爲我藩籬人面獸
心不慣風教不可加刑且律文云諸化外人
同類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況其鄰里老長
已依本俗法出犯人二家財物輸關老家以
贖其罪何更論斷王從周亮等議進門下侍
郎平章事九年加推忠贊節文德匡國功臣
特進守太保兼門下侍中判尚書吏部事上
柱國卒謚景文初契丹兵陷京城燒宮闕書
籍盡爲煨燼周亮奉詔訪問[illegible]撰集太祖
至穆宗七代事跡共三十六卷以進配享顯
宗廟庭宣宗贈開府儀同三司

柳仲

柳仲初名仁狀貌不踰中人而有膽量少登
第以清謹名由起居舍人出牧清州民畏而
敬之國家欲移都南京宰相及庚儀皆以爲
可仲與左散騎常侍庾祿崇獨言其不可凡
論國事謇謇忠義時論多之事文順宣獻肅
五朝官至尚書右僕射政堂文學卒贈叅知
政事謚忠愼

王寵之

王寵之顯宗朝登第累遷起居舍人靖宗朝
爲右承宣給事中興都兵馬副使朴成傑等
奏東路靜邊鎭蕃賊窺覦之處百姓不得安
居請俟農隙築設城池從之轉知奏事禮賓
卿十年與東北路兵馬使叅知政事金令器
城長定二州及元興鎭文宗初以中樞使爲
西北面中軍使兼行營兵馬使加守司空上
柱國未幾以吏部尚書爲都兵馬使奏傳曰
安不忘危又曰無恃敵之不來恃吾有備故
國家每當仲秋會東西班員吏於郊外教習
射御而況諸衛軍士國之爪牙宜於農隙教
以金鼓旌旗坐作之節又軍馬皆不練習請
先選前鋒馬兵每一隊給馬中十副俾習馳
逐仍令御史臺兵部六衛掌其教閱從之尋
拜內史侍郎轉門下侍郎平章事上章辭兵

馬使不允開城監牧直李啓以事私遣旗頭
李仁驅史加達捕府軍金祚祚投河死尚書
刑部奏啓罪應律畏懼致死宜以鬬殺論准
令制旨杖脊配有人島仁及加達以從流三
千里李子淵議亦與刑部同寵之等以爲畏
懼致死者謂如臨水履嶮因恐迫致死也今
祚自溺與此不同當以仁爲首減絞罪半加
達爲從啓以事理重論制曰以畏懼致死論
啓恐非正條可除名收田餘依所奏進守太
尉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尋陞門下
侍中判尚書吏部事二十一年以中書令致
仕卒輟朝三日謚景肅後追念其賢下詔褒
美贈守太師中書令配享文宗廟庭

魏繼廷

魏繼廷史失其世系文宗朝登第以文章名
累遷左補闕知制誥宣宗朝爲御史中丞王
嬖妾萬春起第壯麗繼廷奏萬春誑惑王意
勞役百姓大起私第請毀之不報又爲樞密
承宣王以燈夕置宴酒酣命繼廷起舞辭曰
有伶人何用臣舞王不得强乃止肅宗時歷
吏禮二部尚書轉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進門下侍郎平章事兼太子少師睿宗
初爲門下侍中上表乞退不允再乞退又不
允命左承宣柳仁著至私第宣諭繼廷固稱
疾上表乞退又手詔不允曰卿負邪所忌忠
亮不回先考尚賢早授洪鈞之任寡人受命
以爲同德之臣自春已來稱疾求免雖嘉止
足之義未符倚注之心知予至誠無或遜避
前已曲諭夫復何言遂命內人韓皦如敦諭
尋加守太保繼廷入省視事御史奏繼廷寢
疾彌年不能視事數請告上待益厚賜假二
百日假已盡乃復還延累旬然後扶起入省
非大臣意請罷之不許二年復三上表乞退
詔曰卿清規重德鎭服百寮直節令名聳動
群聽文祖擢爲詞臣英考命作首相惟予沖
人方賴耆哲之輔乃稱有疾遽辭機務之煩

再下書詔朕已諭於至懷七上封章卿不移於確志重違勤請許遂便安宜加調攝速副登庸尋遣中使慰諭賜茶藥二銀合又上表辭祿詔曰卿以積股肱之勤偶嬰羸理之疾朕以謂身若不安疾難速愈雖深惜去之意勉從告退之誠何復奏於章牘請不支於祿錢乞骸之後賜廩有常當體眷懷無煩固遜再上表辭祿又詔曰卿博學攻文詞林宗匠匪躬直節爲世名臣因疾解官甚惜其去又從而辭祿非朕所以優賢敬老之意令三司給二分祿未幾卒謚忠烈繼廷清儉寡直言副李資義奉使如宋資義多市珍貨繼廷一無所求至登兩府不改素節又不徇俗好儀國人想望大用及爲相已老病且知勢之不可爲循默無所建明仁宗詔曰繼廷嘗受肅宗遺命左右先君清儉正直終始一節宜令配享睿宗廟庭

邵台輔 [illegible] 高義和

邵台輔史失世系文宗末授戶部侍郎宣宗時官累叅知政事進中書侍郎平章事判刑兵部事奏北路邊城將士多自山南州縣充入故丁田在遠貲產貧乏脫有兵事並爲先鋒請自今令入遼使臣揀壯健者爲傔從因使偵察疆域事勢且有互市之利人必競勸制從之獻宗初拜門下侍郎平章事上柱國李資義謀亂台輔使王國髦率兵入衛令壯士高義和斬資義及其黨以功權判吏部事轉特進守司徒判吏部事肅宗受禪拜守太尉門下侍中賜金銀器衣對錦綺綾羅布帛鞍馬及樂部花酒宴于其第台輔嘗奏國學養士糜費不貲實爲民弊且中朝之法難以行於我國請罷之不報八年年七十上表乞退不允遣尚書兵部郎中許慶賜几杖制曰禮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蓋以圖任舊人諮諏大政也卿吏幹秀而飾以儒雅兵機深而兼撝刑名加以中和

理其身方正率其道眞所謂王佐之才也文
考用卿爲腹心宣宗任卿爲宰輔朕在宗邸
熟聞卿名受禪以來惟卿是賴凡所施設必
資訪問擢置上宰以授大柄何遽引年而告
老乎昔太公望七十而遇文王今卿年纔至
此而再三求退朕所不喜也況卿精神氣力
強健不衰宜在廊廟論經變理是用稽諸古
典特示殊恩尋守太傅判戶部西京留守事
加門下侍中致仕明年加守太師賜協謀功
臣號卒謚忠謙配享肅宗廟庭國髦宣宗時
直門下省獻宗即位權尙書兵部事議者以
爲王室微弱權歸武將政將柰何旣誅資義
以功權判兵部事陞右僕射叅知政事判兵
部上杜國尋判都兵馬事病不視事而威振
朝廷肅宗初加守司徒卒子幼妻弟王字之
服喪王弔慰贈謚景烈國髦惟事弓劍敎書
有資兼文武之語時議譏之配享肅宗廟庭
義和全州高山縣人性沉鷙有膂力應選爲

軍補隊正斬資義以功陞散員進累上將軍
睿宗朝拜兵部尙書加守司空尙書左僕射
判兵部事十二年上書言臣年六十九戶籍
誤減二年且臣病不能從事請致仕從之賜
衛杜功臣號十四年卒

文正

文正長淵縣人文宗初登第累遷兵部侍郎
左諫議大夫歷刑部尙書叅知政事進中書
侍郎平章事東蕃作亂正爲判行營兵馬事
與兵馬使崔奭康漢兵馬副使李顗將步騎
三萬出屯定州夜分道直趣賊巢穴遲明乃
至鼓譟震地賊大懼遂麾兵奮擊斬三百九
十二級擒渠帥三十九人獲牛馬百餘委棄
器械塡積攻破廬落凡十餘所晡後凱還奏
捷王遣左司員外郞裴緯勑曰近緣邊事
未息宵旰軫慮今省所奏婉畫降殘禠除民
害使朕無東顧之憂惟乃之功特賜正銀合
一副重一百兩與漢顗銀合各一副重各五

十兩並盛丁香奩賜正推忠賛化蕩寇靜塞
功臣號加特進檢校司徒門下侍郎平章事
判尚書禮刑部事兼太子太傅上柱國長淵
縣開國伯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二百戶正奏
曰今時雨既洽農務方殷願上體天養民罷
興王寺土木之役及十二所監倉巡察使以
除民弊從之進士魯隼其父娶大功親而生
者崔奭爲吏部尚書請依律禁錮不敘王曰
選用人才當不拘常局可與諸進士並授官
秩以通朝籍正等曰家齊然後國治隼父不
正婚禮瀆亂人倫然方今崇尚儒術用士是
急宜降授階職從之宣宗十年以守太尉門
下侍中致仕卒謚貞獻配享宣宗廟庭

鄭文

鄭文字懿德草溪縣人父倍傑禮闈科官至
禮部尚書中樞使以儒術相文宗卒贈弘文
廣學推誠贊化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大尉
門下侍中上柱國光儒侯倍傑妻崔氏賢而

無子養其族女及笄勸倍傑以爲妾未幾倍
傑死遺腹生文年甫十五六嶷然若老成赴
國子監試作君爲民天賦曰物如燋悴我則
施雨露之恩俗若頑兇我則布雷霆之怒文
宗聞之屢加稱歎登第拜秘書郎時宣宗爲
國原公文爲其府錄事及即位擢直翰林院
兼四門助敎尋轉右拾遺臺諫駁奏文外祖
系出處仁部曲不宜諫官乃改授殿中內給
事知制誥出知開城府事入爲刑部員外郎
肅宗十年拜刑部尚書政堂文學兼太子賓
客加檢校司空禮部尚書在公暴疾舁歸其
第王遣內醫診視尋卒王震悼贈特進左僕
射叅知政事謚貞簡官庀葬事文爲人恭儉
朴訥不事生產居室僅庇風雨莅官謹愼典
刑曹十餘年未嘗妄出入人罪嘗扈駕西京
請立箕子祠奉使入宋所賜金帛分與從者
餘悉買書籍以歸宋人多之子福公福卿福
儒

金元鼎

金元鼎德宗朝官累監察御史靖宗時除右
司郎中東北路兵馬使金令器築長定二州
元興鎭城元鼎等率兵出屯要路以備之遇
賊戰有功令器還奏請加褒賞從之文宗朝
歷御史大夫中樞院使尙書左僕射叅知政
事時兵部請遣兵東西兩界以備邊元鼎奏
曰近因送迎北朝封冊使士卒已疲又赴興
王寺役不得休息資糧殆乏乞依封冊軍例
賜物以遣乃命侍御史秦仲依所奏行之進
內史侍郎同內史門下平章事庾仲卿工部
尙書逵之子也制降等授蔭職式目都監使
侍中李子淵等十一人駁曰仲卿男平章李
龑奸兄少卿冢女生仲卿母仲卿不宜當朝
列元鼎等四人議曰此乃李龑之罪非仲卿
父子所犯且功臣黔弼之裔不宜塞仕途請
依前制降授蔭職王從元鼎等議加守司徒
尋陞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
兼太子太保嘗遙領西京奏事忤旨出爲西
京留守使未幾召還十七年進守太尉門下
侍中卒後三司奏元鼎卒已四年猶闕賻贈
謹按工部尙書鄭層之喪既經六祥制書有
司稽緩即加追贈請從前制賻贈從之賜穀
一百三十石

孫冠

孫冠字知足安峽縣人性行淸純樸古勿好
學以文學名文宗朝擢第累遷左補闕自是
揚歷淸要宣宗時爲右諫議與門下侍郎金
良鑑掌試取進士李景泌等景泌程文不合
格時議譏其主司不明獻宗時歷知中樞院
事尙書右僕射叅知政事判戶部事致仕肅
宗四年卒年八十六謚章簡

崔思諒

崔思諒字益甫海州人年十八登第文宗朝
累遷至工部侍郎宣宗時歷中樞院使叅知
政事檢校太子太師修國史進左僕射叅知

政事因疾乞還制以致仕例給半俸有司駁
奏人臣年七十致仕者給半祿所以養國老
也未聞病廢而家食者王曰思誠累代元臣
文章器識有異常倫豈拘恒例竟不從九年
卒思誠儀表端雅沉靜寡言秉國鈞主文柄
名重一時王聞訃悼甚賜子洙等弔書官庀
葬事謚康敬
金先錫
金先錫廉毅有吏才文宗時除戶部郎中獻
宗朝累授知樞密院事肅宗初拜左僕射判
戶部事進中書侍郎平章事年至七十乃三
上表請老許之時人讓其顧戀爵位卒謚忠
簡
任懿 元厚 克忠 克正 溥 濡 翊 沆
任懿定安縣人少力學登第宣宗朝歷閤門
其名奏爲典儀及即位累遷右承宣肅宗初
立內人挾宿憾譖之王雅知其純正無他
讒言卒不行遷諫議大夫宋哲宗崩懿與任

郎白可臣奉使弔慰一行人皆齎貨利懿獨
廉謹宋人稱之賚帝所賜神醫普救方來王
曰此方濟世要術其賚來使副僚佐宜並加
爵賞未幾拜御史大夫歷禮兵吏部尚書左
僕射叅知政事睿宗初進開府儀同三司上
柱國尋判尚書刑部事後以中書侍郎平章
事權判東北面兵馬事兼行營兵馬使右諫
議大夫金緣副之懿等辭王御重光殿親授
鈇鉞賜鞍馬衣服彩段遣近臣餞于郊及還
引見重光殿時崔弘正等已收入九城軍民
兵仗懿等行緩疆埸之事一無措置徒煩傳
騎時人譏之後加守太尉門下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上柱國仍令致仕賜佐理功臣
號十二年卒年七十七謚貞敬仁宗贈中書
令子元厚元濬元濬平章事
元厚初名元敳登第仁宗初累遷殿中內給
事出守陝州移開城府俱有政績王納元厚
女爲妃遂授禮賓少卿御史雜端賜紫知

政事改同知樞密院事妙清白壽翰以邪說
惑衆元厚上書請誅之以絶禍萌不報復爲
叅知政事判工部事進中書侍郎平章事西
京叛詔以元厚及金富軾爲中軍帥尋命元
厚留衛都城後賜同德佐理功臣號開府儀
同三司檢校太傅尋判兵部事改門下侍郎
平章事表讓崔溱不報未幾判吏部事銓注
甚公人稱之曰山濤蔑以加矣加守太保判
西京留守事毅宗即位拜門下侍中封定安
侯令朝會上殿行禮諫官論駁遂加宣忠安
社佐理同德功臣三重大匡開府儀同三司
守太尉上柱國定安公食邑二千戶食實封
六百戶開府曰壽寧置僚屬十年卒年六十
八元厚器宇宏深風彩嚴重博通經史爲宰
相勤儉清白享富貴十餘年妙清妖說宰執
皆傾信元厚獨擯之不從人服其明子克忠
克正溥濡沅克忠擢第累官至中書侍郎平
章事風姿魁偉有器識克正以戶部尚書辭

連鄭敍貶梁州防禦使移忠州牧使卒
溥初賴悟善屬文元厚卒毅宗抑外戚侍太
后甚薄故年二十猶未補官明宗立授禮賓
注簿遷閤門祗候乞免職應舉遂擢乙科第
累遷吏部侍郎卒贈吏部尚書翰林學士姿
儀醞藉尤愛山水之遊世目爲神仙中人
濡初名克仁明宗時登第官累叅知政事神
宗初拜中書侍郎平章事進守太傅門下侍
郎平章事康宗元年卒年六十四謚良淑性
恬淡慈和不以家世勢位驕人雖臧獲賤隸
未嘗詬罵歷事五朝居官勤恪處決明允宰
制誥十六年一時高文大冊皆出其手四閱
文閣所舉皆當世名士若趙冲李奎報金敞
俞承旦其尤者也晩年奉佛彌篤金書大藏
經幾半識者譏之配享熙宗廟庭子景肅景
謙孝順景恂景肅官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修文殿大學士判吏部事景謙同知樞密事
翰林學士承旨孝順樞密副使景恂判司宰

第景謙子翊

翊登第忠烈朝累遷大司成以明習禮度改判閤門事進密直副使同修國史官至僉議侍郎贊成事致仕卒翊博聞強記譜諜典故有質疑者辨之如響嘗奉教撰璿源錄又撰元世祖事跡

沆幼能文姿朗秀可愛不以富貴驕人登第仕至禮部侍郎嘗奉使如金主客侍郎李陽名人也愛沆風誼待甚款

金漢忠

金漢忠新羅大輔閼智之後高祖庾廉從敬順王歸太祖爲功臣漢忠少雄偉力學登第宣宗朝官累閤門引進使上輕車都尉出守安西都護府爲政不苛民慕之獻宗初除刑部侍郎肅宗封太子以漢忠兼左庶子累授禮部尚書宋使來漢忠航海迎候宋使卒遇颶風舡幾敗賴漢忠拯救得全活睿宗初拜尚書左僕射判秘書省事尹瓘之伐女眞也漢忠爲中軍兵馬使力戰有功又爲行營兵馬使瓘等命諸軍撤內城材瓦以築九城徙南界民實之漢忠執不可曰卽外城未畢而卒有緩急內無完城民將何保元帥雖有命吾不敢從後果如其言遷判工部事轉樞密院使以尚書左僕射致仕卒年七十八遺命薄葬謚元平漢忠妻文宗婢妾之女也以故雖至達官不得入臺省子景初景元景若

列傳卷第八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教修

崔思諏

崔思諏字嘉言初名思順後賜今名文憲公冲之孫自少力學工文文宗朝登第王以思諏名家子博學多聞召入內侍省與語對稱旨王悅宣宗朝拜殿中少監知尙書戶部事出爲西京副留守駕幸西京時遼使王鼎來思諏爲館伴聞鼎每夜獨坐爲文以計取其書奏之乃諫疏也其疏極言遼大平日久不修武備又言大宋伐南夏事王嘉其擴接之能手詔褒之令從駕尋除御史大夫改同知中樞院使左散騎常侍獻宗時拜吏部尙書知樞密院事肅宗初叅知政事進中書侍郎平章事加守太尉判吏部事大將軍高文蓋張洪占李弓濟將軍金子珍等潛圖不軌思諏按治其罪悉流之南裔以功拜門下侍中賜輔正功臣號九年守太保以老三上表乞骸骨魏繼廷曰崔公在官吾輩仰如山斗軍國大事一聽其議今若告老奈國政何時王曲宴壽春宮召思諏赴宴思諏起爲壽王親酌酬之執其手曰卿若固退誰與共政朕優賢重老不忍從也對曰七十致仕禮也臣已老耄無益於國願遂歸志王許之睿宗朝加守太師中書令致仕賜詔書銅楪茶藥衣帛鞍馬以示優恩王嘗賜龍鳳茶思諏進謝詩

王和賜之王納思諏壻李資謙之女生太子冊爲王妃以思加推誠奉國功臣大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五百戶食實封一千五百戶思諏入見王賜宴命不拜侍以家人禮思諏奏曰臣年八十無復有望願上享國萬年永保三韓言出至誠王感淚召思諏子壻兒孫錫花酒扶出還家未幾卒王以燃燈御重光殿觀樂聞思諏卒震悼罷宴輟朝三日賜賻優厚令百官會葬諡忠景思諏勤謹公廉不

以門地驕人立朝四十餘年無少過失爲相論議務存大体不敢輕改舊章門人子弟有來謁者常訓以事君之道言不及私雖謝事家居憂國之心終始不衰配享肅宗廟庭子源溱源累官尚書右僕射溱門下侍郎平章事資謙及文公美柳仁著皆其女壻門閥之盛一時無比

金仁存

金仁存字處厚初名緣新羅宗室角干周元之後父上琦登第官至侍郎平章事謚文貞配享宣宗廟庭仁存性明敏少登科直翰林院歷事宣獻肅三朝以內侍掌奏事不欲久在近密懇求外補由尚書禮部員外出爲開城府使秩滿授起居舍人知制誥遷起居郎言事忤旨左授兵部員外郎遼使學士孟初至仁存爲接伴初見其年少頗易之嘗一日並轡出郊雪始霽溶然無所見唯馬蹄觸地作聲初唱云馬蹄踏雪乾雷動仁存即應聲曰旗尾飜風烈火飛初愕然曰眞天才也由是情好日篤相唱和及別解金帶贈之轉吏部郎中兼東宮侍講學士時睿宗在東宮講論語仁存撰新義進講移中書舍人肅宗薨仁存告哀于遼自東京抵京師所經州府皆設宴張樂仁存曰臣來時本國君臣皆服衰哭泣今來上國雖感恩榮臣子之情不忍聞樂言甚切至遼人許之至朝見時又乞除吉服舞蹈孟初至幕曰殿庭服色宜從吉但除舞蹈可矣還拜禮部侍郎諫議大夫王封僧曇眞爲王師以仁存爲封崇使辭曰臣職在諫院已言封王師不可未蒙俞允又從而爲使是欺殿下也王強之再三固辭不奉旨以內侍柳台樹代之王將伐東女眞大臣皆贊成之仁存獨上疏極諫不報及尹瓘等破女眞築九城女眞失窟穴連歲來爭我兵喪失甚多女眞亦厭苦遣使請和乞還舊地群臣議多異同王猶豫未決仁存言土地本以養

民今爭城殺人莫如還其地以息民今不與必與契丹生釁王問其故仁存曰國家初築九城使告契丹表稱女眞弓漢里乃我舊地其居民亦我編氓近來寇邊不已故收復而築其城表辭如是而弓漢里酋長多受契丹官職者故契丹以我爲妄言其回詔云遠貢封章粗陳事勢其閒土地之所屬戶口之攸歸已勑有司俱行檢勘相次別降指揮以此思之國家不還九城契丹必加責讓我若東備女眞北備契丹則臣恐九城非三韓之福也王然之遷祕書監奉使如宋徽宗待之甚厚屢賜宴宴器皆用白玉仁存以爲帝厚我國享禮雖異常然觀時事華侈太甚可嘆還至慶源郡聞父喪以使事付其介遂奔喪不復命時人議其失禮歷左散騎常侍翰林學士承旨兵禮戶部尙書政堂文學叅知政事進守司徒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金兵攻破契丹州郡幾盡王以仁存判

西北面兵馬使措置軍務契丹來遠城刺史常孝孫懼不保率州民泛舟而遁以來遠抱州二城歸于我仁存遣兵據其城收兵仗物貨甚多遂拓地界鴨江爲王宴餞王兩府于清讌閣命仁存記其事其文曰王以聰明淵懿篤實輝光之德崇尙儒術樂慕華風故於大內之側延英書殿之北慈和之南別創實文清讌二閣一以奉聖宋皇帝御製詔勑書畫揭爲訓則必拜稽肅容然後仰觀之一以集周孔軻雄以來古今文書日與老師宿儒討論敷暢先王之道藏焉脩焉息焉遊焉不出一堂之上而三綱五常之教性命道德之理充溢乎四履之閒越今年夏召太傅尙書令帶方公臣俌守太傅尙書令大原公臣侾守太保齊安侯臣偦守太保通義侯臣僑守太保樂浪侯臣景庸門下侍郎瑋門下侍郎臣資謙臣緣中書侍郎臣仲瑋叅知政事臣晙守司空臣王字之知樞密院使臣諷知樞密院

事臣字之同知樞密院事臣安仁等置高會
于清讌閣乃從容謂曰予顧德不類顧天降
康廟社儲祉金華偃於三邊文軌同乎中夏
凡立政造事大小必爲罔不覆崇寧大觀
以來施設注措之方其於文閣經筵求訪儒
雅遵宣和之制也深堂密席迎見輔臣法大
清之宴也雖禮有豐殺而優賢尚能之意其
致一也今入朝進貢使賓謙賞桂香御酒龍
鳳茗園珍果寶皿來歸嘉與卿等樂斯盛事

臣僚皆惶駭恐懼退伏階陛辭以固陋不敢
干盛禮王趣令就坐溫顔以待之備物以享
之其供帳之設器皿之列觴豆之實果核之
品則六尚之名珍四方之羙味無一不具復
有上國玻瓈瑪瑙翡翠犀兕瑰奇玩用之物
交錯於案上塤篪控揭琴瑟鐘磬安樂雅正
之聲合奏於堂下王執爵命近臣監勸曰君
臣交際惟以至誠其各盡量不辭而飲左右
再拜告旨而卒爵或獻或酬和樂孔皆及觴

酒九行且令退息續有中貴人押賜玉衣寶
帶以將其厚意焉既而復召御席命坐使飲
食舉措各自懽娛酬懷以言笑或賦詩以觀
覽欄楯之外疊石成山瀑階之際引水爲沼
崷崪萬狀清渟四澈洞庭吳會幽勝之趣坐
而終宴無憚暑之苦醉劇歡夜艾而罷於
是縉紳士大夫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
吾王以慈儉爲寶而無肆溢之行衣不御文
繡器不用彫鏤猶慮一夫之不得所一事之

不合度每日焦勞惻怛於宵旰之中至於
群臣嘉賓則發內府之寶藏傾上國之異恩
而窮日之力以火繼之猶不以爲侈其尊賢
重禮好善忘勢之心實可謂高出百王之上
矣臣嘗聞昔魯公用天子禮樂以化成風俗
故於泮宮則先生君子與之爲樂其詩曰魯
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燕於
路寢則大夫庶士與之相宜其詩曰魯侯燕
喜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今吾君

奉天子恩意以寵待臣隣故公卿大夫懷天
保報上之意言語法從賦我有嘉賓之詩暫
師歌工作君臣相悅之樂懽欣交通禮儀卒
度當是時也人靈之和氣天地之休應上下
之報施風俗之化原皆出於飮食衎衎載色
載笑之閒豈止求錫難老旣多受祉而已耶
必當億萬斯年享大平之福而對揚天子永
永無疆之休臣愚且拙遭逢萬幸代匱宰府
不以臣之不材特有書事之命辭不獲已謹
拜手稽首而強爲記乃命寶文閣學士洪灌
書諸石尋加開府儀同二司判東北面兵馬
事兼行營兵馬事王在西京欲行太子冠禮
仁存奏曰冠者禮之始事之重故冠於阼三
加彌尊所以尊其禮而著成人之義也今以
元子之貴冠於外非所以法先王示後代王
從之仁存文名淸節冠當代王深器之恩禮
優重及仁宗幼冲嗣位李資謙用事恐及禍
懇辭乞退不許一日將赴衙聞衙上晝鼬圍

墜馬歸臥求免愈切遂罷相判祕書省事監
修國史王密遣內侍金安問於仁存及李壽
曰欲奪資謙權置散地如何皆對曰上生長
外家恩不可絶況彼黨與滿朝不可輕動請
俟其閒王不聽及變起宮闕連燒王避火坐
山呼亭歎曰恨不用金仁存之言以至於此
尋賜翊聖同德功臣號三重大匡開府儀同
三司檢校太師門下侍中金兵入汴邊報妄
傳金人敗北宋帥乘勝深入金人不能拒鄭
知常金安等奏曰時不可失請出師應宋以
成大功使主上功業載中國史傳之萬世時
王在西京遣近臣馳問仁存對曰傳聞之事
恒多失實不宜聽浮言興師旅以怒強敵且
金富軾入宋將還姑待之及富軾還邊報果
虛王以睿宗遺命敦諭起爲守太傅門下侍
中判吏部事仁存不獲已就職羸老須人扶
乃行五年卒輟朝一日命有司賻葬加禮謚
文成配享睿宗廟庭仁存好學老不釋卷一

時詔誥多出其手再掌禮闈多得名士嘗與崔璿李載李德羽朴昇中等刪定陰陽地理諸書以進賜名海東祕錄又與昇中撰時政策要又注貞觀政要子永錫永儒永寬皆登第拜平章事永錫曾孫弁一名琪幼力學登第高宗朝歷正言御史出按忠清日酣飲廢事又橫斂賂權貴人皆切齒仕至判少府監事仁存弟沽風姿雅麗以文學顯於時官至守司空中書侍郎平章事

尹瓘 彥頤 鱗瞻 世儒 商季

尹瓘字同玄坡平縣人高祖莘達佐太祖為三韓功臣父執衡檢校少府少監瓘文宗朝登第歷拾遺補闕肅宗時累遷東宮侍講學士御史大夫吏部尚書翰林學士承旨女眞本靺鞨遺種隋唐間為勾高麗所幷後聚落散居山澤未有統一其在定州朔州近境者雖或內附乍臣乍叛及盈歌烏雅束相繼為酋長頗得衆心其勢漸橫伊位界上有一山自東海岸崛起至我北鄙險絕荒僻人馬不得度閒有一徑俗謂瓶項言其出入一穴而已邀功者往往獻議塞其徑則狄人路絕請出師平之七年女眞來屯定州關外疑其圖我誘執酋長許貞及羅弗等因廣州拷問果謀我也遂留不遣會邊將李日肅等奏女眞虛弱不足畏失今不取後必為患烏雅束又與別部夫乃老有隙發兵攻之來屯近境王命林幹往備之幹邀功引兵深入擊之敗績

死者大半女眞乘勝闌入定州宣德關城殺掠無筭乃以瓘代幹為東北面行營都統授鈇鉞遣之瓘與戰斬三十餘級我軍陷沒死傷者過半軍勢不振遂卑辭講和結盟而還王發憤告天地神明願借陰扶掃蕩賊境仍許其地創佛宇瓘還叅知政事判尚書刑部事兼太子賓客奏曰臣觀賊勢倔強難測宜休徒養士以待後日且臣之所以敗者賊騎我步不可敵也於是建議始立別武班自文

武散官吏胥至于商賈僕隷及州府郡縣凡
有馬者爲神騎無馬者爲神步跳蕩梗弓精
弩發火等軍年二十以上男子非擧子皆屬
神步西班與諸鎭府軍人四時訓鍊又選僧
徒爲降魔軍遂鍊兵畜穀以圖再擧進中書
侍郎同平章事睿宗即位以喪未遑出師二
年邊將報女眞強梁侵突邊城其酋長以一
胡蘆縣雉尾轉示諸部落以議事其心叵測
王聞之出重光殿佛龕所藏肅宗誓疏以示
兩府大臣大臣奉讀流涕曰聖考遺旨深切
若此其可忘諸乃上書請繼先志伐之王猶
豫未決命平章事崔弘嗣筮于大廟遇坎之
旣濟遂定議出師以瓘爲元帥知樞密院事
吳延寵副之瓘奏臣嘗奉聖考密旨今又承
嚴命敢不統三軍破賊壘拓我疆土以雪國
恥延寵頗以爲疑微語瓘瓘慨然曰微公與
我誰能出萬死之地以雪國家之恥策已決
矣又何疑焉延寵默然王幸西京御威鳳樓

賜鈇鉞遣之瓘延寵至東界屯兵于長春驛
凡十七萬號二十萬分遣兵馬判官崔弘正
黃君裳入定長二州紿謂女眞酋長曰國家
將放還許貞羅弗等可來聽命設伏以待酋
長信之古羅等四百餘人至飮以酒醉伏發
殲之其中壯黠者五六十人至關門持疑不
肯入使兵馬判官金富弼錄事拓俊京分道
設伏又使弘正帥精騎應之擒殺殆盡瓘自
以五萬三千人出定州大和門中軍兵馬使
左僕射金漢忠以三萬六千七百人出安陸
戍左軍兵馬使左常侍文冠以三萬三千九
百人出定州弘化門右軍兵馬使兵部尚書
金德珍以四萬三千八百人出宣德鎭安海
拒防兩戍之間船兵別監吏部員外郎梁惟
竦元興都部署使鄭崇用鎭溟都部署副使
甄應圖等以船兵二千六百出道鱗浦瓘過
大乃巴只村行半日女眞見軍勢甚盛皆遁
走唯畜產布野至文乃泥村賊入保冬音城

瓘遣兵馬鈐轄林彦與弘正率精銳急攻破
走之左軍到石城下見女眞屯聚遣譯者艾
彦諭降女眞答曰吾欲一戰以決勝否何謂
降歟遂入石城拒戰矢石如雨軍不能前瓘
謂俊京曰日晏事急爾可與將軍李冠珍攻
之曰僕嘗從事長州過誤犯罪公謂我壯士
請于朝宥之今日是俊京殺身報効之秋也
遂至石城下擐甲持楯突入賊中擊殺酋長
數人於是瓘麾下與左軍合擊殊死戰大破

之賊或自投巖石老幼男女殲焉賞俊京綾
羅三十匹又遣弘正富弼錄事李俊陽擊伊
位洞賊逆戰久乃克之斬一千二百級中軍
破高史漢等三十五村斬三百八十級虜二
百三十人右軍破廣灘等三十二村斬二百
九十級虜三百人左軍破深昆等三十一村
斬九百五十級瓘軍自大乃巴只破三十七
村斬二千一百二十級虜五百人遣錄事俞
瑩若告捷王喜賜瑩若爵七品命左副承宣

兵部郎中沈侯內侍刑部員外郎韓皦如賜
詔奬諭兩元帥及諸將賜物有差瓘又分遣
諸將畫定地界東至火串嶺北至弓漢伊嶺
西至蒙羅骨嶺又遣日官崔資顯相地於蒙
羅骨嶺下築城廊九百五十間號英州火串
嶺下築九百九十二間號雄州吳林金村築
七百七十四間號福州弓漢伊村築六百七
十間號吉州又創護國仁王鎭東普濟二寺
於英州城中明年瓘延寵率精兵八千出加

漢村瓶項小路賊設伏叢薄間候瓘軍至奮
擊之軍皆潰唯十餘人在賊圍瓘等數重延
寵中流矢勢甚危急俊京率勇士十餘人將
救之弟郎將俊臣止之曰賊陣牢不可破徒
死何益俊京曰爾可歸養老父我以身許國
義不可止乃大呼突陣擊殺十餘人弘正冠
珍等自山谷引兵來救賊乃解圍而走追斬
三十六級瓘等以日晚還入英州城瓘涕泣
執俊京手曰自今我當視汝猶子汝當視我

猶父承制授閤門祗候酋長阿老喚等四百
三人詣陣前請降男女一千四百六十餘人
又降于左軍賊步騎二萬來屯英州城南大
呼挑戰瓘與林彥曰彼衆我寡勢不可敵但
當固守而已俊京曰若不出戰敵兵日增城
中粮盡外援不至將若之何前日之捷諸公
不見今日亦出死力以戰請諸公登城觀之
乃率敢死士出城與戰斬十九級賊敗北奔
北俊京鼓角凱還瓘等下樓迎之携手交拜

十七

瓘延寵乃率諸將會于中城大都督府權知
承宣王字之自公嶮城領兵請都督府卒遇
虜酋史現兵與戰失利喪所乘馬俊京卽引
勁卒往救敗之取虜介馬以還女眞兵數萬
來圍雄州弘正訓勵士卒衆皆思鬪卽開四
門齊出奮擊大敗之俘斬八十級獲兵車五
十餘兩中車二百兩馬四十匹其餘兵仗不
可勝記時俊京在城中州守謂之曰城守日
久軍餉將盡外援不至公若不出城收兵還

救城中士卒恐無噍類俊京服士卒破衣夜
縋城而下歸定州整兵道通泰鎭自也等浦
至吉州遇賊與戰大敗之城中人感泣瓘又
城英福雄吉咸州及公嶮鎭遂立碑于公嶮
以爲界遣其子彥純奉表稱賀曰聖人之德
允合於乾坤仁義之兵已平其夷狄惟將及
卒旣懼且呼竊以東女眞潛伏奧區寔繁醜
類遠從爾祖曾之世嘗被我朝家之恩狼貪
浸奮其叛心犬吠頻信於戶外侵軼闌塞寇

攘士民狃僃御之寬而謂之易陵肆[illegible][illegible]之
志而謂之莫禦先皇故憤而欲伐陛下方紹
而爲圖以兵危故始憚栽施以謀衆故終歸
滯泥然而策勝負者存乎熟知變通者貴乎
時事機可乘聖智獨照先休吾士卒以觀其
可用繼慮彼虛實以指其必擒乃命元戎亟
行大戮而臣受鈇鉞之制擧征鼓而行氣動
於軍威加於敵江河注熒寸膠不能以防之
碫石轉峯虛卵決然其破矣俘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斬獲近於五千委積散於闐閭奔走交於道路山川險阻城池因得以高深原野膏腴田井亦從而耕鑿在昔人求而未得者今茲天與而旣取之上足以謝宗廟在天之靈下足以雪朝廷積年之恥且彼周王攘狁之伐漢帝匈奴之征所以拓上闢邊而得爲民去害比之今日宜在下風此豈微臣淺智駑材能成巨効實由陛下聖謨神算坐定遐陬苟非其然孰使之矣伏乞命書史冊垂耀無窮王

遣內侍衛尉注簿康英俊賜瓘等羊酒幷賜軍人銀鋌鑼一面銀瓶四十事瓘又使林彥記其事書于英州廳壁曰孟子曰弱固不可以敵強小固不可以敵大吾諷斯言久矣而今信之矣女眞之於國家強弱衆寡其勢縣殊而窺覦邊鄙於肅宗十年乘隙構亂多殺我士民其繫縲爲奴隸者亦多矣肅宗赫然整旅將欲仗大義以討之惜乎厥功未集而遺弓劒今上嗣位亮陰三載服闋謂左

右曰女眞本勾高麗之部落聚居于蓋馬山東世脩貢職被我祖宗恩澤深矣一日背畔無道先考深憤焉嘗聞古人之稱大孝者善繼其志耳朕今幸終達制釐覽國事盡舉義旗伐無道一洒先君之恥乃命守司徒中書侍郎平章事尹瓘爲行營大元帥知樞密院事翰林學士承旨吳延寵爲副元帥率精兵三十萬俾專征討尹公事業傑然嘗慕庾信氏之爲人曰庾信六月冰河以渡三軍此無

他至誠而已予亦何人哉其至誠所感靈異之跡屢聞焉吳公時之重望天性愼謹臨事必三思其良圖大策施無不中兩公嘗有志於此聞命憤激擁兵東下出師之日躬擐甲冑未及誓衆洒淚交頤莫不用命蹔入賊境三軍奮呼一以當百摧枯破竹何足喩其易截斬首六千餘級載其弓矢來降於陣前者五十千餘口其望塵喪魄奔走窮北不可勝數嗚呼女眞之頑愚不量其強弱衆寡之勢

而自取於滅亡如是其地方三百里東至于
大海西北介于蓋馬山南接于長定二州山
川之秀麗土地之膏腴可以居吾民而本句
高麗之所有也其古碑遺跡尚有存焉夫句
高麗失之於前今上得之於後豈非天歟於
是新置六城一曰鎭東軍咸州大都督府兵
民一千九百四十八丁戶二曰安嶺軍英州
防禦使兵民一千二百三十八丁戶三曰寧
海軍雄州防禦使兵民一千四百三十六丁
戶四曰吉州防禦使兵民六百八十丁戶五
曰福州防禦使兵民六百三十二丁戶六曰
公嶮鎭防禦使兵民五百三十二丁戶選其
顯達而有賢材能堪其任者鎭撫之詩所謂
于蕃于宣以蕃王室者也有以見晏然無北
無東顧之憂矣元帥告予曰昔唐相裴度公
出征淮西及其平蔡容韓愈爲之碑以廣其
事故後之人知憲宗英偉絕人之德而歌頌
之子幸從事于此詳其本末曷不作記使吾

聖朝無前之偉績垂于無窮乎彥承命撰
誌之瓘獻俘三百四十六口馬九十六匹牛
三百餘頭城宜州通泰平戎二鎭與咸英雄
吉福州公嶮鎭爲北界九城皆徙南界民以
實之王拜瓘推忠佐理平戎拓地鎭國功臣
門下侍中判尚書吏部事知軍國重事延寵
協謀同德致遠功臣尚書左僕射參知政事
遣內侍郞中韓皦如賚詔書告身及紫繡鞍
具廐馬二匹至雄州分賜之凱還王命具鼓
吹軍衛以迎之遣帶方侯俌齊安侯偦勞宴
於東郊瓘延寵詣景靈殿復命納鈇鉞王御
文德殿引見問邊事入夜乃罷未幾女眞又
圍雄州王遣延寵救之復遣瓘征之瓘獻馘
三十一級尋封瓘鈴平縣開國伯食邑二千
五百戶食實封三百戶加延寵攘寇鎭國功
臣號又明年女眞圍吉州延寵與戰大敗王
又遣瓘救之命近臣餞于金郊驛瓘延寵自
定州勒兵赴吉州行至那卜其村咸州司錄

俞元胥馳報女眞公兄裒弗史顯等叩城門曰我輩昨到阿之古村太師烏雅束欲請和使我傳告兵馬使然兵交不敢入關請遣人于我場扆以太師所諭詳實傳告瓘等聞之還入城翼曰遣兵馬記事李管仲於賊場諭女眞將吳舍曰講和非兵馬使所得專宜遣公兄等入奏天庭舍大悅裒弗史顯等復至咸州告曰我等願入朝時方交戰疑懼不敢入關請以官人交質瓘以孔沃李管仲異質等爲質裒弗等遂來請還九城地初朝議以得瓶項塞其徑狄患永絶及其攻取則水陸道路無往不通與前所聞絶異女眞既失窟穴誓欲報復乃引還地群酋連歲來爭詭謀兵械無所不至以城險固不猝拔然當戰守我兵喪失者亦多且拓地大廣九城相去遼遠谿洞荒深賊屢設伏抄掠往來者國家調兵多端中外騷擾加以飢饉疾疫怨咨遂興女眞亦厭苦至是遣使請和群臣議之竟以九城

還女眞輸戰具貲糧于內地撤其城平章事崔弘嗣金景庸叅知政事任懿樞密院使李瑋入對宣政殿極論瓘延寵敗軍之罪王遣承宣沈侯於中路收其鈇鉞瓘等不得復命歸私第宰相臺諫請治其罪諫臣金緣李載等伏閤固爭曰瓘等妄興無名之兵敗軍害國罪不可赦請下吏王命沈侯宣諭曰兩元帥奉命行兵自古戰有勝敗豈爲罪哉緣等又爭不已王不得已止免官削功臣號尋拜瓘守太保門下侍中判兵部事上柱國監修國史瓘上表辭不允曰朕聞昔李廣利之伐大宛也僅獲駿馬三十匹而武帝以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陳湯之誅郅支也矯制擅興師而宣帝以威振百蠻封爲列侯卿之伐女眞受先考之遺旨体寡人之述事身冒鋒鏑深入賊壘斬馘俘虜不可勝計而闢百里之地築九州之城以雪國家之宿恥則卿之功可謂多矣然夷狄人面獸心叛伏不常厥有餘

醜無所依處故酋長納降請和群臣皆以爲便朕亦不忍遂還其地有司守法頗有論劾邊奪其職朕終不以卿爲咎庶幾有孟明之復濟也今朕之授卿者抑卿之舊職也何足以辭當体眷懷速就乃職瓘再表讓又不允六年卒謚文敬瓘少好學手不釋卷及爲將相雖在軍中常以五經自隨好賢樂善冠於一時仁宗八年配享睿宗廟庭避綏陵諱改謚文肅子彥仁彥純彥植彥頤彥昳二人祝髮彥純睿宗朝以侍御史如遼賀天興節時金兵起路梗又高永昌叛據東京彥純與徐助李德允等爲永昌所拘逼令上表稱賀彥純不能守節一如所言及還匿情不首事洩有司劾治其罪仕至南原府使彥植天資高雅好賓客官至守司空左僕射彥昳聰悟過人善書畫仁宗朝爲尚食奉御

彥頤登第仁宗朝累遷起居郎與左司諫鄭知常右正言權適論時政得失王優納之遷國子司業赴經筵講論經義賜華犀帶一腰遷寶文閣直學士妙清叛詔以金富軾任元敳爲帥彥頤爲佐討之先是瓘奉詔撰大覺國師碑不工其門徒密白王令富軾改撰時瓘在相府富軾不讓遂撰彥頤心嗛之一日王幸國子監命富軾講易令彥頤問難彥頤頗精於易辨問縱橫富軾難於應答汗流被面及彥頤爲幕下富軾奏彥頤與鄭知常深相結納罪不可赦於是貶梁州防禦後爲廣州牧使謝上表因自解云坐廢六年分已甘於萬死御恩一旦勢若出於再生仰天無言撫己揮涕切以上之馭下莫不欲忠臣之事君期於見信然不可必故或相乖周公不免於流言絳侯尚遭於繫急望之帝之傅也終於飲毒屈原王之親也卒以沉江聖賢猶或如之庸瑣何足筭也如臣賦資朴鄙受性褊剛智謀不足以周身學術豈能於華國少嘗僥倖聖考賜之賢科遂更圖[illegible]陛下擢於[illegible]

路時或預聞國政頗然入侍經筵妄意遭時過於用慮遇事輒言其中否橫身不顧於是非先進爲之寒心後生因而指目媒蘖所短傳會而文彈書屢至於升聞以爲可殺仁后雖知其贛直莫得而寬因竄逐於遐方欲保全其餘命而臣受貶之夕臨行之時周知得罪之端徒極積憂之念及覩中軍所奏曰彥頤與知常結爲死黨大小之事實同商議在壬子年西幸時上請立元稱號又諷誘國學生奏前件事蓋欲激怒大金生事乘閒恣意處置朋黨外人謀爲不軌非人臣意臣讀過再三然後心乃得安緊是立元之請本乎尊主之誠在我本朝有太祖光宗之故事稽其往牒雖新羅渤海以得爲大國未嘗加其兵小國無敢議其失柰何聖世反謂僭行臣嘗議之罪則然矣若夫結爲死黨激怒大金語言雖甚大焉本末不相坐矣何則假使強敵來侵我疆夫惟禦難之未遑安得乘閒而用

事其指朋黨者誰氏其欲處置者何人衆者不和戰之則敗且容身之無地何恣意以爲謀況臣不預大華之言與知常而同異不參壽翰之薦惟陛下所洞明自一落於江湖已六更於寒暑祿廩久闕衣食難周親舊皆絕其交妻孥俱失其所形骸憔悴兀若枯枝精魄驚忪茫如醉夢活至今日有賴聖知重念臣以至弱之資從西征之役忘身以衛其國乃義分之當然成事皆因於人何勤勞之足道令將有說非敢爲功只期微懇之粗伸或乞宸心之一照昨於乙卯年中軍以賊糧盡爲策然兇黨未降日月漸久江冰釋盡計無所出臣於三月始立距堙議爲人所沮未得施行至十一月中軍於揚命門始作距堙令知兵馬使池錫崇與臣彥頤等迭番到彼撿視積土多少計至數月可附到城上臣又與前軍使陳淑議定火攻令判官安正修等作火具五百餘石越九日早晨以趙彥所制石

砲投放其焰如雹其大如輪賊初亦從而滅
之至日暮火氣大盛賊不得救通夜打放其
揚命門并行廊僅二十間及賊所積土山悉
皆焚盡十二日並潰人馬可以出入臣即至
中軍具陳本末請及時攻擊無使賊設備人
有忿然以爲不可者臣亦作氣力爭十四日
又至前軍議急擊可破人人皆曰候積土畢
方可攻賊已於前所設木柵以禦臣懇請悉
攻猶未之決十六日元帥至前軍悉集五軍
僚佐議之人人皆執前議是日賊又築重城
其勢不可後之先是池錫崇在軍監役與臣
意協繼有副使李愈判官王洙李仁實等八
人和之於是元帥始從其議取十九日分兵
三道突入用事破如枯竹一無留難臣於是
日顚當中軍與判官申至沖金鼎黃將軍權
正鈞房貲守錄事林文璧朴義臣等密整軍
旅早至七星門下積木火之火發然後賊覺
驚惶倉卒不得救燒蕩門廊計九十七間望

之虛豁擬欲直入會天陰雨收兵入營翼日
曉頭賊魁鄭德桓維緯侯小官四入潛出城
貲守令麾下捕至營臣送德桓緯侯於元帥
所別令別將金成器等率所捕小官二人往
景昌門諭賊賊將洪傑出降是日前軍在廣
德含元門外賊尚閉拒傑與義民商議捉僞
元帥崔永仍率二領軍士來歸然後賊大將
蘇黃鱗鄭先谷朴應素等文武二十餘人相
繼來降其餘雜類不可勝數臣遣貲守領李
徵正及降賊徐孝寬率兵入城封宮闕倉廩
府庫令徵正守闕收其鑰匙六七櫃納營而
聞左軍入自北門縱兵發大府財帛臣遣義
臣止之不聽更遣正鈞得止大府完於是臣
遣臣男子讓於元帥所報以實日午元帥方
至中軍更命李仁實李軾等封宮闕倉廩府
庫因具表奏此其大略雖以具陳當此之時
自謂小輸於國事胡爲厥後翻然忽搆於誣
辭遂使睿愚陷於冤枉惟平昔之所坐亦

是徽臣之自貽臣伏讀蘇軾受貶時表曰臣
先任徐州日河水浸城幾至淪陷日夜守捍
偶獲安全[illegible]嘗選用沂州百姓程棐令購捕
兇黨致獲謀反妖賊李鐸郭進等十七人庶
幾因緣僥倖功過相除以子瞻豪邁之才尚
讀讀之若此況彥頤孤危之迹遂嘿嘿而已
乎窮迫而然冒陳奚已而又金精曾經於史
訊浹七月而復顯官惟忠同廢於江南至三
年而還舊位惟臣不肖與世多乖名既掛於

深文人爭逞其浮議論罪未解歷年于茲[illegible]
愛殺身以自明固貪於戀聖父能忍垢而[illegible]
息有待於求伸豈謂皇慈特推大度憫臣大
窮之狀憐臣無二之心每煩訓諭於有司[illegible]
起孤忠於遠竄仰陶新化漸可齒於平民終
[illegible]惡名[illegible]更期於後日此乃至仁無外厚德
包荒念犬馬[illegible]或[illegible]蓋帷謂[illegible]覆不忍捐棄敝
臣餘生衆怒交興之際收臣殘賀[illegible]年流落
之中特[illegible]

而部屋明枯朽其蘇春已還而時雨降固非
木石無情之比敢昧乾坤造化之私壯氣已
衰無復平生之髮髯丹心尚在誓殫晚節之
驅馳雖至塡溝敢忘結草毅宗三年以政堂
文學卒輟朝三日謚文康彥頤工文章嘗作
易解傳於世晚年酷好佛法請老退居坡平
自號金剛居士嘗與僧貫乘爲空門友貫乘
作一蒲菴止容一坐約先逝者坐此而化一
日彥頤跨牛造貫乘告別徑還貫乘遣人送

蒲菴彥頤笑曰師不負約遂取筆書于壁曰
春復秋兮花開葉落東復西兮善養眞君今
日途中反觀此身長空萬里一片閑雲書畢
坐其菴而逝彥頤身爲宰輔不以國家風教
爲念敢爲詭異之行以惑愚俗識者譏之子
鱗瞻子固惇信子讓以鱗瞻子固惇信皆登
第歲廩其母惇信兵部侍郎子商季
鱗瞻字胎兆登第毅宗朝累遷侍御史言事
忤權貴降授左司員外郎轉起居注時宦人

無比得幸於王生三男九女崔光鈞爲無比女壻因緣內嬖超授八品兼式目錄事士夫莫不切齒諫官不署光鈞告身王召鱗瞻及諫議李知深給事中朴育和司諫金莘純正言梁純精郞端遇督署之郞舍畏縮唯唯而退有人嘲之曰莫說爲司諫無言是正言口吃爲諫議悠悠何所論後以刑部侍郞出爲西北面兵馬副使麟靜二州境有島金人多來居兵馬副使金光中擊逐之置防戍金主詰讓王命還其島撤防戍鱗瞻等恥削土不從金大夫營主遣銳卒七十餘人攻其島執防守別將元尚等十六人以歸鱗瞻懼與義州判官趙冬曦密謀移牒請還俘獲翼日還之鱗瞻等祕不奏國家知而詰之鱗瞻畏罪彌縫竟不報入爲右諫議大夫明宗立授國子監大司成驟陞叅知政事判兵部事進中書侍郞平章事出爲東北面兵馬判事行營兵馬兼中軍兵馬判事金甫當起兵尊義方

疑鱗瞻與知其謀又以爲當時文臣之長將逮捕害之使巡檢軍執縛鱗瞻賴庾應圭獲免尋兼上將軍叅署重房議事加守太師趙位寵起兵王命鱗瞻爲元帥率三軍擊之至岊嶺驛會大風雪西兵從嶺而下急擊之官軍亂遂奔潰鱗瞻被圍欲與敵戰死都知兵馬使鄭筠止之曰主將不宜自輕遂擁鱗瞻馬潰圍突出僅免收兵而還尋又以鱗瞻爲元帥樞密院副使奇卓誠副之知樞密院事陳俊爲左軍兵馬使同知樞密院事慶珍爲右軍兵馬使上將軍崔忠烈爲中軍兵馬使攝大將軍鄭筠知兵馬事上將軍趙彥爲前軍兵馬使攝大將軍文章弼知兵馬事上將軍李齊晃爲後軍兵馬使司宰卿河斯淸知兵馬事復攻西京僧軍亦行鱗瞻率諸將治兵西郊筠密誘僧宗旵斬義方王應軍中驚擾遣近臣庾應圭諭之軍中皆疑文臣嗾僧軍爲變欲殺鱗瞻應圭還奏鄭仲夫遣人諭

觧乃止僧軍以爲義方女不宜配東宫請出
之遂聚晉濟寺不發鱗瞻等乃行位寵腹心
在漣州鱗瞻謂諸將曰我所招執者附于内
伐叛者披其枝而我先攻西京則在漣州者
招諭北人共爲掎角我腹背受敵非策之善
也今漣州恃西都不虞我猝至宜先攻漣州
漣州若下北州諸城必皆歸順然後率順攻
逆則齊心力一幾不濟矣遂趣漣州攻圍累
月漣州請殺於位寵位寵遣將救之官軍從

間道擊之斬一千五百餘級虜二百二十餘
人官軍又遇西兵于恭院掩擊之斬七百餘
級虜六十餘人漣州久不下後軍摠管杜景
升攻拔之於是西北諸城皆復迎降遂移師
攻西京鱗瞻曰西京城險固若以久勞之卒
蟻附而攻非計也但久圍之無使出掠且復
招懷開示生路則城中被劫者必謀出降若
爾位寵乃一餓囚耳何能爲乎乃於城東北
築土山守之位寵食盡至啗人屍時出兵

鱗瞻堅壁不出有擒獲者輒與衣食而遣之
城中聞之縋城來附者甚衆既而官軍又與
西兵戰大敗之斬獲三十餘取其要害鳳凰
頭城之六年鱗瞻攻西京通陽門景升攻大
同門破之城中大潰擒位寵殺之因其黨十
餘人餘皆撫慰居民按堵如故謁聖祖眞殿
函位寵首遣兵馬副使禁祥正告捷又送位
寵妻孥及俘獲百餘人梟位寵首于市先是
鱗瞻忽聞西兵譟噪城上問之云人呼立[illegible]

而賀之鱗瞻曰位寵將死矣去人與頭豈可
生乎鱗瞻遣秘書少監庾世績表賀平西王
遣吏部侍郎吳光陟詔班師加鱗瞻推忠靖
亂匡國功臣上柱國監修國史遣叅知政事
陳俊遣勞諸將于金郊驛復遣介第平涼儀
賜宴于馬川亭及還又賜宴以勞之是年卒
年六十七謚文定官庀葬事鱗瞻聰悟過人
雖千百人一聞姓名終不忘自鄭仲夫作亂
文臣沮喪鱗瞻與武臣同事每被掣肘[illegible]

自保而已故平西之後賞罰不中措置失宜
致使西北降附之民屢叛物議少之後王下
制曰往者趙位寵叛於西都元帥尹鱗瞻奇
卓誠等同心協力以討平之予嘉厥功曰篤
不忘其贈鱗瞻推忠靖亂匡國功臣守太師
門下侍中上柱國圖形閣上後配享明宗廟
庭子宗諤宗誨宗諴宗諹宗諤以大府注簿
死於仲夫之亂宗誨蔭進判禮賓省事宗諹
刑部侍郎鱗瞻兄弟三人登第宗諤宗諴宗

諹又登第再世稟母侍人榮之里閭號其家
爲三第宅又號爲二帥宅宗諹重然諾喜施
與然廣植田園多受饋遺爲世所譏
世儒瓘之孫熙宗時爲右御史一日王移御
延慶宮世儒與左御史崔傳當扈駕二人凌
晨詣闕日將晡乘輿未駕飢甚入路傍家飲
酒不覺駕出傳犯馳道世儒泥醉使人控馬
言語狂亂憲府劾奏左遷傳安東判官世儒
梁州副使其後世儒替傳賀冬至狀云駕後

一樽二人同醉嶺南三載千日未醒高宗初
拜禮部員外郎謁崔忠獻請命題賦詩忠獻
召李奎報陳澕僧惠文同賦觀碁詩四十餘
韻使翰林承旨琴儀考閱奎報爲首澕次之
世儒自見忠獻得意猖狂期於柄用素與右
僕射鄭稹有憾誣告於王曰稹與弟樞密叔
瞻將圖不軌若以臣爲校定別監付以一番
巡檢則可掃除矣王驚愕遣承宣車倜密諭
忠獻執世儒鞫之依違如醉未能出語遂坐

誣配僞島召還道死世儒以文學名世喜酒
色朝政有不稱意者輒托詩謗訕時號狂人
商李守受益質直無華清謹有幹局由門蔭
顯所從有聲績神宗四年以西京副留守卒
曾孫琺官至僉議政丞致仕忠肅十六年卒
謚文顯子安庇安肅安楠

吳延寵

吳延寵海州人家世寒素少貧賤力學善屬
文登第累遷起居郎兵部郎中睿宗五年與

尚書王嘏如宋賀登極以朝旨購大平御覽宋人秘不許延寵上表懇請乃得及還王曰此書文考嘗求之不得今朕得之使者之能也使副僚佐並加爵賞拜延寵中書舍人乞外補時王欲擇人授全清廣三州令迎候宋使以延寵有輔相材將大用欲試臨民遂出知全州牧爲政寬平不苛吏民便之以最聞召拜樞密院左承宣刑部侍郎知御史臺事轉尚書左丞翰林侍講學士睿宗即位拜知

樞密院事御史大夫翰林學士承旨出爲東北面兵馬使兼行營兵馬使奏東界徵發內外神騎軍有父母年七十以上獨子者聽免一家三四人從軍者減一人宰臣樞密之子非自應募者亦免從之遷檢校司空刑部尚書初術士以讖勸王就西京龍堰創宮闕以時巡幸遣內人鄭克恭與司天少監崔資顯太史令陰德全吳知老注簿同正金謂磾等相龍堰舊墟命兩府及長齡殿讎校儒臣會

議皆以爲可延寵獨曰南京之役甫畢民勞財匱不可起新宮如欲巡御莫如舊宮不報平章事崔弘嗣等又奏據太史官狀稱自御松都今二百餘年欲延基業宜卜西京龍堰舊墟創新闕移御受朝須下新令延寵駁曰今作龍堰宮有三不可以文宗明睿猶惑術數作西京左右宮既而悔悟以爲無應終不巡御虛費財力其不可一也近者開創南京八年而無吉應其不可二也西京舊宮與今

所求龍堰相去不遠地勢吉凶未必有異況無明訣可徵而棄祖宗舊宮別構新闕毀撤屋廬騷動人民其不可三也伏望英斷勿疑一依老臣所奏巡御舊宮以講社稷長久之策無從臆說妄興工役以致人怨王卒從弘嗣等所言時議惜之王伐女眞以延寵副尹瓘時大臣皆贊成之延寵頗以爲疑微語瓘瓘曰策已決矣又何疑延寵默然遂出師破女眞拓地築九城語在瓘傳錄功爲協謀同

德致遠功臣尚書左僕射叅知政事賜廐馬一匹女眞復來爭地圍雄州王授延寵鈇鉞往救之雄州被圍二十七日都知兵馬鈴轄使林彦都巡檢使崔弘正等率諸將分兵固守與賊日久人馬困乏將潰延寵使文冠金晙王字之等率精銳一萬分爲四道水陸俱進至烏音志沙烏二嶺下賊先據嶺頭我兵爭登急擊斬百九十一級賊奔北欲復結陣拒戰官軍乘勝力戰大敗之斬二百九十一級賊遂燒柵而遁延寵入城責城中將士不待援兵輒出戰多被殺傷使士氣沮喪罰有差加攘寇鎭國功臣守司徒延英殿大學士凱還王引見于文德殿問邊事賜宴以勞之女眞復聚遠近諸部圍吉州數月去城十里築小城立六柵攻城甚急城幾陷兵馬副使李冠珍等訓勵士卒一夜更築重城且守且戰然役久勢窮死傷者多延寵聞之憤然欲行王復授鈇鉞遣之行至公嶮鎭賊遮路掩擊我師大敗將卒投甲散入諸城陷沒死傷不可勝數延寵具狀自劾與瓘勒兵將再赴吉州會賊遣使請和遂還宰相請治敗軍之罪王遣使收鈇鉞不得復命歸私第王以宰相臺諫屢請罪不已免官削功臣號尋復守司空中書侍郎平章事延寵上表讓王不允曰才雖衆循名責實則可與謀其政者有幾罪雖重不曰欺其心者猶或赦故曹沫割地而魯公不責之孟明敗軍而秦穆復用之向者東夷不恭累世爲害先皇有憤而欲伐寔人繼志以興兵卿以文武之材爲將帥之副初若遲疑而猶豫後能征討以蕩平斬截之多俘虜亦夥拓開封境築設城池酬論功之尚喧乃勤勞之可記爰加寵命俾復舊資當体眷懷勿煩謙遜累加守司徒守太尉監脩國史上柱國歷判吏禮兵部事以疾累上章乞退王以耆儒舊德欲終始倚用不許十一年卒謚文襄年六十二[illegible]

愚儉自許不干榮當官持論務袪時弊未嘗以私害公故王重之命近臣監護喪事百官會葬無子

列傳卷第九

列傳卷第十　　高麗史九十七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教修

金富佾　富儀

金富佾字天與慶州人其先新羅宗姓太祖初置慶州以魏英為州長即富佾曾祖也父覲國子祭酒左諫議大夫兄弟四人長富弼次富佾次富軾次富儀富佾少力學登第直翰林院隨樞密院使王嘏入宋為嘏作表辭雅麗帝再遣內臣奬諭肅宗朝拜拾遺知制誥出守原尚二州皆有聲績睿宗時拜禮部郎中遼將伐女眞遣使來請兵王會群臣議皆以為可富佾與弟富軾及戶部員外郎韓冲右正言閔脩衛尉少卿拓俊京等言國家自丁亥戊子兵亂之後軍民僅得息肩今為他國出師是自生釁端其利害恐難測也尋以國子司業起居注充寶文閣待制陞直學士時王好文學常與寶文閣儒臣講論經史

富俏雄辯析衷人莫之敵名重當世仁宗即
位[illegible]大用[illegible]遷同知樞密院事政堂文學翰
林學士承旨五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富俏嘗苦風虛八年累表乞骸骨改
授守大尉開府儀同三司判祕書省事柱國
十年卒年六十二贈檢校太保守大尉門下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尚書禮部事上
柱國謚文簡爲人寬厚儉約不喜臧否人物
不事生產文章華贍凡辭命必命富俏潤色
嘗製八關致語口號睿宗覽之大悅詔當用
勿易宋樂人變中之來投爲樂官及歸誦其
辭於帝前後李資諒入朝帝問八關致語口
號誰之所製雖有僭語誠嘉章也睿宗以富
俏富軾富轍皆爲文翰侍從封其母大夫人
勑有司歲賜廩粟其母以爲既得請子祿養
此亦國恩不貲何敢加辱厚賜遂不受
富儀初名富轍字子由肅宗二年登第睿制
三子登科歲廩母三十石富儀兄三人並先
登科至是制加一十石遂以爲常在職康謹
累遷直翰林院睿宗六年以書狀從樞密院
副使金緣如宋上表乞赴壁雍觀講帝召詔
有覲觀重席往詣横經誠悃備陳文辭兼麗
之語還拜監察御史金新破遼遣使請結爲
兄弟大臣極言不可至欲斬其使者富儀獨
上䟽曰臣竊觀漢之於匈奴唐之於突厥或
與之稱臣或下嫁公主凡可以和親者無不
爲之今大宋與契丹迭爲伯叔兄弟世世和
通以天子之尊無敵於天下而於蠻胡之國
屈而事之者乃所謂聖人權以濟道保全國
家之良策也昔成宗之世禦邊失策以速遼
人之入寇誠爲可鑑臣伏願聖朝思長圖遠
策以保國家而無後悔宰樞無不笑且排之
遂不報仁宗在東宮富儀爲詹事府司直以
文學被眷遇及即位擢御史中丞歷吏戶禮
三部尚書翰林學士承旨王嘗問邊事奏曰
杜牧言時事云上策莫如自治宋神宗與文

彦博議邊事彦博曰須先自治不可略近勤遠王安石曰彦博言固當若能自治七十里可以王天下孟子曰未有千里而畏人者今以萬里之天下而畏人者由不自治也今我三韓之地豈特七十里而已哉然而不免畏人者其咎在乎不先自治而已良騎野合交鋒接矢決勝當時戎狄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強弩乘城堅營固守以待其衰中國之所長而戎狄之所短也宜務先所長以觀其變此梁商之策甚合於今之形勢宜令京城及諸州鎭高城深池畜強弩毒矢雷石火箭遣使督察[illegible]吏以賞罰之妙清請營新宮於西京富儀上疏極言不可妙清據西京叛王師討之富儀上平西十策其大槩以爲西京城險糧足不可猝拔當以逸待罷以計取勝耳王嘉納之以爲左軍帥尋知樞密院事及賊平皆如其策賜金帶富儀未顯時家僮治圃得銅印文曰靑幢之印後考新羅故事靑幢乃左軍也至是果爲左軍帥十四年卒王震悼贈守司空尙書左僕射政堂文學判尙書禮部修國史柱國諡文懿性坦蕩不事家產亦未嘗以貨利嬰其心詩文豪邁膾炙人口金使韓昉來富儀爲館伴昉能詩與相唱和往復數十篇富儀略無滯思昉服其敏後內侍崔孝溫如金昉子汝嘉問曰吾父嘗言高麗人金富儀異人也今無恙乎聞其卒嗟歎久之

高令臣

高令臣開州人少孤力學善屬文文宗朝登第進累右諫議大夫論議慷慨無所屈撓睿宗初授散騎常侍慶尙道大水令臣奉使安撫奏蠲公田稅民賴蘇息歷吏禮部尙書拜檢校司空參知政事時王銳意致理公卿爭進新法令臣以爲祖宗成憲具在不可紛更但守而勿失可也以年老致仕十一年卒年七十二輟朝三日謚良敏平生以淸儉自守

及卒家無羨財子湜

金黃元 李軌

金黃元字天民光陽縣人少登第力學爲古文號海東第一清直不附勢與李軌善同在翰林以文章著名時稱金李遼使至黃元作內宴口號有鳳銜綸綍從天降鼇駕蓬萊渡海來之句使驚嘆求寫全篇而去宰相李子威惡其文不隨時所尚曰若此輩久在翰院必誑誤後生遂奏斥之尚書金商佑有詩曰學非洋海終歸古道不回邪豈媚今宣宗之擢爲右拾遺知制誥未幾出守京山府有吏捕殺人強盜以至黃元熟視曰此非賊也趣令放之判官李思絳亦名士力爭曰此盜已服宜治罪不聽後捕他盜果向之殺人者也吏民皆服其神在京山二年多惠政以貢銀品不中罷肅宗開延英殿召學書籍無書有所疑則輒質之呼爲先輩而不名睿宗朝累遷中書舍人奉使如遼道見北鄙大人相食馳驛上書請發州郡倉廩賑之王從其言及還百姓見之曰此活我相公也歷禮部侍郎國子祭酒翰林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累表請老踰年乃許女眞侵遼盡下東邊諸城惟來遠抱州二城固守不下食盡以財貨貿穀于我邊吏禁民互市黃元上疏曰幸災不仁怒隣不義請糴二城兼許貿易不報十二年卒年七十三性不拘檢頗好聲色禮部郎中金富軾請贈諡當途有不悅者沮之子通理存道通文

軌字公濟初名載清州人父偁續禮部侍郎軌宣宗時爲少府注簿承勅校入宋表誤書遼大安年號宋還其表坐免官肅宗六年以禮部郎中奉使如遼大覺國師煦孔目官李復請獻金鐘使還刑部劾治復罪軌以知而不禁亦罷睿宗朝累拜政堂文學戶部尚書修國史進守司空參知政事以疾累上表乞致仕優詔許之十七年卒謚文簡

郭尚

郭尚字元老淸州人起小吏以書藝事宣宗于國原邸宣宗即位擢拜監察御史累遷至樞密院左承宣出入禁闥權勢日熾嘗矯傳王旨有司劾請奪職不報肅宗在邸召見遺犀帶辭不受及宣宗大漸尚侍疾臥內肅宗至寢門欲入問疾尚曰今主上彌留王子若無召命不宜直入遂不納肅宗立以尚事先君無貳心欲大用拜戶部尚書出知西京

留守政未滿召爲刑部尚書諫官奏曰尚[illegible]守無政可記請終三載不從累遷尚書右僕射參知政事時平章事尹瓘請行錢幣尚力言以爲非風俗所宜上疏爭之不得尋致仕居家睿宗元年卒年七十三謚順顯尚質直無他技能平生不事生產家無餘貲子輿輿少時夢有人命名輿遂以爲名字夢得自幼不茹葷不從群兒戲常獨處一室力學登第屬內侍以閤門祗候出爲洪州使試所外

川上築小菴名曰長溪草堂公暇每往遊息考滿入爲禮部員外郎歸隱金州睿宗在東宮識之即位遣中使徵之使居禁中純福殿稱爲先生以烏巾鶴氅常侍左右從容談論唱和時人謂之金門羽客王以其父在禁中或思出遊賜別業西華門外輿嘗請餞入宋使王字之文公裕于別業王賜酒果命內官主辦供張甚盛物議非之既而固求退居賜城東若頭山一峯構室以居號東山處士名

其堂曰虛靜齋曰養志親書額賜之一日王微行至山齋輿適入城王徘徊久之賦詩題壁而還後又幸山齋執其手使口號其見寵遇如此仁宗八年卒年七十二王嗟悼遣近臣祭之贈謚眞靜命知制誥鄭知常作山齋記云后輿瑰偉無鬚目若懸珠涉獵書史至於道釋醫藥陰陽之說見輒成誦不忘射御琴碁靡所不治終身不娶妻在洪州私一妓將還使飲藥詐言仙去潛載至齋色衰遣歸

之於山齋常以婢妾自隨爲時議所少

劉載 胡宗旦 愼安之

劉載宋泉州人宣宗時隨商舶來試以詩賦授千牛衛錄事參軍睿宗朝歷左散騎常侍吏禮部尚書十三年以守司空尚書右僕射卒載能文性朴素不事生產雖借商人來自立朝不復相親時識多之

胡宗旦亦宋福州人嘗入大學爲上舍生後遊兩浙遂從商舡來睿宗寵顧優厚補左右衛錄事尋權直翰林院驟遷寶文閣待制睿王頗好樂妓玲瓏過戲以善歌屢承恩賚國學生高孝沖作感二女詩諷之中書舍人鄭克永以白王王不悅會孝沖赴舉王命黜之遂下獄宗旦上書營救乃釋之宗旦性聰敏博學能文楚楚自喜兼通雜藝頗進厭勝之術王不能無惑後事仁宗爲起居舍人

愼安之字元老亦宋開封府人父脩文宗朝隨海舶來有學識且精醫術登第官至守司徒左僕射參知政事致仕諡恭獻安之事睿仁二朝知水州爲政清簡吏畏民懷累遷兵部尚書三司使判閤門事卒容儀秀美性度寬弘臨事廉平善醫藥曉漢語凡於南北朝文牒多出其手

金景庸

金景庸慶州人父元晃兵部尚書本新羅宗室景庸容儀偉麗有貴介風移少放逸好聲色嘗與人鬪于道宋商客見之語曰僕好相人今觀子相骨法秀異必富貴而壽請自愛景庸由是頗自負以閥門舐候出爲廣州判官爲政不苛人畏敬之嘗冬月大醉乘駿馬走過漢江馬蹄所觸水破水湯而不溺聞者異之累遷御史中丞肅宗御東池觀射景庸先中鵠心賜銀器廐馬歷吏部侍郎兵戶工三部尚書睿宗初參知政事進開府儀同三司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陞門下侍中上柱國加協謀衛社致理功臣守太保判

尚書吏刑部事樂浪郡開國伯食邑一千戶
食實封二百戶累上表請老王遣左副承宣
安唐頫賜几杖尋許致仕後召宗室宰樞置
酒賞春亭極懽顧謂景庸曰國之元老惟卿
在景庸涕泣拜謝累加匡國同德翊聖功臣
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七百戶進爵爲公倚勢
聚斂殖貨治第壯麗爲世所譏仁宗三年卒
年八十五命賻葬贈謚子仁揆中第歷左承
宣左諫議大夫睿宗朝進知奏事累遷至守
大尉中書侍郎平章事女嫁李資謙子之彥
資謙敗貶知春州事後召還守司空左僕射
叅知政事卒爲人寬厚不喜臧否人物亦未
嘗倚勢驕人優游不斷但保祿位而已

崔弘嗣

崔弘嗣字國老中原府人家世單平少力學
登科以文行聞歷拾遺補闕出爲平州事有
惠政累遷清要肅宗朝授樞密院使兼使如
宋忽爲颶風所飄舟人無不惴恐泣弘嗣怡
色自若及至宋觀者稱其儀度中規帝厚待
之加賜金幣中官云顧惟樞近之臣宜有褒
嘉之寵館伴曰此語如待朝廷近臣可見皇
帝寵使臣也還拜守司徒中書侍郎平章事
睿宗時轉門下侍郎平章事累加推誠贊化
功臣守太保上柱國監修國史三上表請老
遂致仕十七年卒年八十謚貞敬王遣使弔
祭弘嗣清介寡欲朝無黨援家居不言公事
妻子未嘗見戲其人有饋遺雖蔬果不受王
深重之然務苛察少寬容見人小過輒不忘
世以此短之

韓安仁

韓安仁字子居舊名皦如端州人父圭以鄉
貢中第仕至戶部侍郎安仁登第直翰林院
睿宗在潛邸安仁與李永李汝霖等侍學及
即位以舊恩密近用事恩寵漸優兄弟親戚
皆夤緣分據要路士大夫趨勢利者無不附
初與汝霖交若不相負後構之使不復擢累

歷右副承宣左散騎常侍翰林學士承旨刑部尚書六上章懇求外補不允改禮部尚書同知樞密院事有金尚碑李惟寅者清直自守所至皆有聲績未嘗干謁權貴故年高未達安仁上疏請加擢用以勵具僚王授尚碑判閤門事惟寅大府卿初御史臺奏邇者風俗日偸公私宴會器皿華麗上下無等請依舊制申行禁止如或有犯尊者奏決卑者先囚後奏王從之八關會儀樞密院累卓踰制臺官因執事別駕安仁與院使王字之乘醉怒罵使釋之臺官不聽安仁等奏臣等不肖爲小官所辱請罷臣等王重違大臣意左遷侍御史陳淑盧元崇爲都官員外郎遣近臣敦諭安仁等乃視事仁宗即位由參知政事陞中書侍郎平章事奏曰睿宗在位十七年事業宜載史冊貽厥後世請依宋朝故事置實錄編修官從之初安仁與文公美崔弘宰及李資謙弟資諒俱在樞府資諒[illegible]以安仁

公美侍寵雖外和而內忌且與弘宰不相得安仁又以資謙爲國上宰事皆關決而慵慢不朝事多壅蔽陽等資謙封爲上公不令視事陰欲奪其權使承宣韓柱奏之讒吏知其謀衛之及睿宗薨安仁公美以大醫崔思全視疾不謹欲寘於法以故思全頗怨之且資謙以崔惟迪爲給事中物議紛然內給事張應樞好干時附勢聞惟迪以奴婢二十口賂資謙得是職密語安仁安仁颺言于省中惟迪聞之訴於資謙資謙大怒請辨于御史臺安仁懇恐告休在家遂與公美及堂弟鄭克求妹壻知御史臺事李求等數相會侵夜而散思全得其閒欲釋舊憾與憸人集碩譖於資諒弘宰曰安仁公美結黨陰謀將不利於李令公資謙頗以爲疑遂羅織其罪奏流安仁于昇州甘勿島沈殺之流公美于忠州以桂黨於安仁流靈光郡松島又流求及克求于外安仁兄[illegible][illegible]右丞安中弟僧[illegible]倫從弟

禮部郎中韓冲妻弟侍御史林存壻閤門祗候李仲若子縝等四人公黃弟祗候公裕僧可觀兄來妹壻右正言崔巨鱗姻婭員外郎任元濬安中子綸等五人來子元長等三人皆緣坐流竄其族類罷職者亦多仲若善醫術故疑之追遣人沉殺之刑部又以左正言李逢原司天監全幹殿直安天餉等常會安仁家必與陰謀劾奪其職安仁明達好學善屬文又善易筮事多奇中爲一時名流然乘勢速富貴謀輒權貴以至於此及資謙敗贈諡文烈

李永

李永字大年安城郡人父仲宣以本郡戶長選爲京軍永幼從師學父沒欲繼永業田爲胥吏以狀付政曹主事攫不拜主事怒且罵永即裂其狀曰吾可取第仕朝何禮汝輩爲肅宗朝擢乙科直史館內侍林彥請讀東女眞永曰兵凶器戰危事不可妄動彥奮辮事時欲用兵生變甚不可也王不聽命平章事林幹討之永亦從軍師敗坐免官後知京山府以廉勤聞累遷禮部侍郎右諫議大夫仁宗初知御史臺事寶文閣學士及李資謙殺韓安仁永以安仁妹壻坐流珍島或有告永曰公之母子將沒爲奴婢永曰吾內省不疚故忍死以待若老母以予故沒爲賤隸吾苟生何爲乃飮酒一斗憤懣而卒時人惜之資謙遣術士瘞道傍牛馬不敢踐或病瘧者就禱則愈資謙敗永子請改葬掘之屍不變贈祭專樞密院事命吏部判罪案永天資方直不爲權貴所撓然取友不端拓俊京等謀毀李汝霖智祿延等毀斥朴景升永皆與焉

韓冲

韓冲本端州吏中第補尚州司錄睿宗朝除右補闕上疏言時政得失轉起居注宋使承信郎許立進武校尉林大容將還王欲許附晉拜辭冲與左司諫崔巨鱗侍御史崔弘略

等諫曰今詔使本商人嘗到我國興市井人販賣秩且卑傳詔日拜階上已是過謙今宜拜階下從之尋遷中書舍人崔弘嗣將隨尹瓘伐女眞誓佛云功若成創大藏堂于開國寺及還私令軍將輸材沖與左正言任元濬劾奏王諭止之沖固執乞罷左遷爲西京副留守仁宗初李資謙殺韓安仁沖以安仁從弟流外及資謙敗召拜禮部侍郞復出爲西京留守民聞其來皆喜歷國子祭酒翰林侍讀學士七年以樞密院副使卒性剛直言無忌諱篤學能文政尚寬惠所至有聲績

林槩 [illegible] 極 栄

林槩沃溝縣人清直廉謹有大臣風文宗朝以內侍管勾大倉有韓順者居倉側盜竊倉穀誣弄官吏家貲鉅萬至有搢紳與之交通者槩發其姦置於法朝議多之歷事順宣獻肅睿五朝累官至門下侍郞平章事致仕卒輟朝三日謚元敬子有[illegible]有[illegible]有文登第官至門下侍郞平章事致仕仁宗三年卒年七十有庾祿崇者亦以剛直稱祿崇字龜壽茂松縣人以儒術進從官四十餘年以公忠自許未嘗枉己徇人其任義直前雖豪右親戚不敢撓肅宗朝累歷右散騎常侍樞密院使尚書右僕射睿宗時進參知政事雖貴顯衣服第宅如布衣時卒輟朝三日謚安貞

金晙

金晙字適中開州人少英銳好學善屬文擢魁科補晉州司錄以清尙累遷左拾遺知制誥睿宗朝由刑部郞中尹瓘征女眞晙爲左軍判官軍敗瓘怒縛軍卒將戮之晙大言曰今日之敗由知兵馬事林彥之失律也釋不問而戮此輩豈所謂不吐剛不茹柔之意乎瓘愕然解其縛而縱之歷左散騎常侍兵禮二部尚書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進門下侍郞平章事判禮部事仁宗二年卒年六十八謚貞愼

柳仁著

柳仁著貞州人父洪以武略進宣宗時拜侍中通春秋左傳及兵家秘訣每國有虞疑引占決策多中時議比之亡謚匡尚仁著蔭補衛尉注簿中睿宗三年第自閤門祗候歷官至參知政事八年卒王親製文祭之贈守司徒門下侍郎平章事謚貞簡配享睿宗廟庭仁著姊爲肅宗妃門戶貴顯乃與諸生游讀書登科爲宰相不以富貴驕人有儒者風無子

康拯

康拯西海永康縣人家世微無技能然操心勤謹祖仁祐死國事例補良醞史爲吏役十年加寶器注簿同正出爲寧仁鎭判官鎭溟都部署副使與女眞戰累有功肅宗初除監察御史後爲東北面兵馬判官又與女眞戰于蔆島獻四十八級賜絹十匹陞殿中侍御史睿宗即位授知御史臺事尹瓘征女眞拯以左軍知兵馬事從之有功拜左散騎常侍歷御史大夫刑戶二部尚書左僕射進參知政事十二年以中書侍郎平章事致仕十五年卒年七十二謚景襄子樞與

許慶

許慶孔巖縣人中第以文學顯清廉忠儉肅宗在潛邸引爲府寮及即位拜樞密院承宣出入禁中恩渥殊異睿宗初歷刑吏二部尚書參知政事八年加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仍令致仕十年卒輟朝三日謚順平慶雖無赫赫之稱終始一節爲朝廷所重子曰諒曰開先曰謙

文冠

文冠字民章旌善縣人父林幹太子少傅冠文宗朝中第補靜邊鎭副將與女眞戰于草堤有功邊民大飢冠發公私儲賑之所活甚衆肅宗初拜禮部員外郎歷起居注兵部侍郎右諫議大夫睿宗即位授右散騎常侍尹

瓘征女眞冠以左軍兵馬使從攻石城克之築福州城語在瓘傳以功遷吏部尚書又從吳延寵復征女眞後王諭之曰卿奉職清勤宣勞中外用兵東鄙厥績居多予將擢用六年守司空參知政事以老致仕明年卒年七十一諡章敬冠性清直寬厚不事產業當官執御不撓嘗爲西北面兵馬使韓冲以都部署如遼謁冠于宣州佩劒升拜楹間冠立受不交一言冲後屢稱之曰冠眞有元帥氣量固非庸庸者先是爲元帥者見命使雖微嘗必曲爲禮貌以干譽冠不然故冲稱之子子麟子鳳子龜子龍

鄭沆 叙

鄭沆字子臨東萊郡人父穆大府卿沆性穎悟好學肅宗時中第補尚州司錄州人以年少易之及臨事善斷皆歎服州人數司錄二鄭一韓謂沆及鄭克求韓冲也秩滿直翰林院睿宗朝以內侍掌奏事處心平直出納詳明隨李資諒如宋館伴學士王黼見所製表章稱嘆之還拜右正言論事讜直爲權貴所忌通判全州尋召還爲右司諫歷揚廣忠清兩道仁宗幼冲卽位李資謙威勢震赫郡守及奉使者競聚歛以媚之沆獨不然資謙敗拜樞密院承宣陞知奏事勸王讀書學業日就王以妙清言幸西京妙清鄭知常欲王長御西京諷諫官請停修上京宮闕沆再上疏請修葺舊宮還御言甚切直王從之知貢擧崔滋盛出試題繆誤有司請罷貢擧擧子金貽永沆之女壻王妃母弟也尹英瞻承宣韓惟忠女壻亦妃戚也妃勸王勿罷擧沆與惟忠亦因宦官干請得不罷十四年沆有疾王遣內醫診視疾革進知樞密院事禮部尚書翰林學士承旨命下翼日卒年五十七王震悼輟朝弔祭聞其家無擔石之儲嘆曰三十年近侍十一年承制貧如是可嘉也加賻米百碩布二百匹御書謚文安子叙仕至

內侍郎中以恭睿太后妹壻有寵於仁宗性
輕薄有才藝交結大寧侯暻常與遊戲鄭諴
金存中等誣構敍罪以間毅宗疑之臺諫劾
敍陰結宗室夜聚宴飲乃流于東萊語在大
寧侯傳敍將行王謂曰今日事迫於朝議也
行當召還敍旣流召命久不至乃撫琴作歌
詞極悽惋敍自號瓜亭後人名其曲爲鄭瓜
亭

金克儉

金克儉字伯儀靈光郡人祖行瓊平章事克
儉以祖蔭進肅宗時守安東府入拜監察御
史仁宗時由尚書左僕射陞叅知政事致仕
加守司空太子少師卒謚祁烈克儉雖無學
術公勤不懈累歷中外以果辦稱及當鈞軸
但敦謹保位而已

金若溫

金若溫字柔勝初名義文光陽縣人侍中良
鑑之子力學登第自尚書奉御通判廣州入

拜中書舍人歷閤門使知樞密院事叅知政
事仁宗即位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加檢校司
徒守司空上柱國十八年以門下侍中致仕
卒年八十二謚思靖性恭儉廉靜未嘗以富
貴驕人李資謙以國舅當國上之喜利者爭
附之若溫與資謙爲堂兄弟而不相比世多
其守正子璇

列傳卷第十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敎修

金富軾　敦中　敦時

金富軾富佾之弟肅宗時登第補安西大
護府司錄參軍事考滿直翰林院歷右司諫
中書舍人仁宗即位李資謙以國舅當國王
詔資謙於朕爲外祖班次禮數不可與百官
同兩府兩制及諸侍從官其會議以聞寶文
閣學士鄭克永御史雜端崔濡議曰傳云天
子有不臣者三后之父母居其一今資謙宜
上表不稱臣君臣宴會不與百官庭賀徑詣
幕次拜上答拜而後坐殿衆議當同富軾時
爲寶文閣待制獨曰漢高祖初定天下五日
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無二日土
無二王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
柰何令人主拜人臣高祖善家令言詔曰人
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

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今王侯
卿大夫已尊朕爲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
尊太公曰太上皇以此論之雖天子之父苟
無尊號則不可令人主拜也不其侯伏完獻
帝皇后父也鄭玄議曰不其侯在京師禮事
出入宜從臣禮若后息離宮及歸寧父母則
從子禮故伏完朝賀公庭如衆臣及皇后在
宮后拜如子又東晉群臣議穆帝母褚太后
見父之禮紛紜不一博士徐禪依鄭玄議曰
王庭正君臣之禮私覿全父子之親是大順
之道也又魏帝父燕王宇上表稱臣雖父子
至親禮數尚如此況外祖乎按儀禮五服制
度母之父母服小功五月而已與己父母尊
親相遠豈得與上抗禮宜令上表稱臣在王
庭則行君臣之禮宮闈之內則以家人禮相
見如此則公義私恩兩相順矣宰輔以兩議
聞王遣近臣康侯顯問資謙資謙奏曰臣雖
無知今觀富軾議實天下之公論也微斯人

群公幾陷老臣於不義願從其議勿疑詔可
壽與朴昇中鄭克永修睿宗實錄二年轉禮
部侍郎王追封資謙祖考昇中欲媚資謙請
焚黃日賜敎坊樂富軾以爲宗廟用樂象平
生若墳墓則以素服從事至於涕泣豈可用
樂昇中又欲號資謙生日爲仁壽節富軾言
生日稱節自古所無唐玄宗時始稱皇帝生
日爲千秋節未聞人臣有稱節者平章事金
若溫曰侍郎議善四年拜御史大夫歷戶部

尚書翰林學士承旨進平章事加守司空十
二年王以妙淸言欲幸西京避災富軾奏曰
今夏雷震西京大華宮三十餘所若是吉地
天必不如此避災於此不亦左乎況今西成
未收車駕若出必踐禾稼非仁民愛物之意
又與諫官上疏極言王曰所言至當朕不西
行十三年正月妙淸與趙匡柳昰等據西京
反王以富軾爲元帥將中軍金正純鄭旌淑
盧令琚林英尹彥頤李瑱高唐愈劉英佐之

吏部尚書金富儀將左軍金旦李愈李有開
尹彥旼佐之知御史臺事李周衍將右軍陳
淑崔祐忠陳景甫王洙佐之西人矯詔徵兵
兩界急王遣淑周衍景甫洪分將右軍二千
人自東路往諭諸城仍搜賊黨命富儀率左
軍先趣西京王召問兩府大臣將出師富軾
與諸相議曰西都之反鄭知常金安白壽翰
等與謀不去是人西都不可得平諸相深然
之召知常等三人至密諭正純使勇士曳出

三人斬於宮門外乃奏之王御天福殿富軾
戎服入見乃命上陛親授鈇鉞遣之曰閫外
之事卿其專之以賞罰用命不用命然西人
皆吾赤子殲厥渠魁愼勿多殺右軍先行次
馬川亭中軍次金郊驛邏騎擒致西京諜者
田元稷富軾解縛慰遣之曰歸語城中人大
軍已發有能自新放順者可保性命不爾天
[illegible]不可久逭時七卒頗驕謂朝夕凱還裝楮
[illegible]會天雨雪士馬凍餒衆心解弛富軾

循賙給軍情乃安王以洪彝敍李仲孚爲西人黨授詔書往諭之彝敍等緩行四日始至生陽驛懼不能前使驛吏傳詔書而還富軾因彝敍于平州流仲孚于白翎鎭至實山驛謁兵三日集將佐問計皆曰兵貴拙速先則制人今大軍已出宜卷甲倍道疾馳掩賊不備蕞爾小醜計日可擒若所至掩留必失機會且使賊益得爲計非我之利富軾曰不然西京謀反已五六年其設計必周戰守之具既備然後舉今欲掩其不備不已晚乎且三軍有輕敵心器仗未整猝遇伏兵竊發一可危也頓兵堅城之下天寒地凍壁壘未就忽爲賊所乘二可危也又聞賊矯制徵兵兩界列城狐疑莫辨眞僞萬一有姦人應之表裏相結道路梗塞禍無大於此矣莫若引軍從間道繞出賊背取諸城軍資以餉大軍告諭順逆使與西人絶然後益兵休士飛檄賊中徐以大兵臨之此萬全之計也遂引兵由平

州趣管山驛左右軍皆會聯次以行富軾由射岩驛新城部曲徑到成州休兵一日馳檄諸城諭以奉辭討賊之意遣軍吏盧仁諝招諭西京且覘城中虛實引諸軍道漣州抵安北大都護府淑周行等自東界來會前此遣錄事金子浩等懷勅開行歷兩界城鎭告諭西人反狀人心猶懷顧望及六軍至列城震懼出迎官軍富軾又遣寮掾曉諭至數四匡等知不可抗意欲出降自以罪重猶豫未決平州判官金淳夫齎詔入城西人遂斬妙淸旵及旵子浩等首使分司大府卿尹瞻少監趙昌言大將軍郭應素郎將徐挺等偕淳夫請罪于朝又投書中軍曰謹奉詔旨及元帥之言已斬渠魁馳獻闕下欲以羊酒犒獻致請日期於是富軾遣錄事白祿珍奏之又貽書兩府曰宜厚待瞻等以開自新之路宰相文公仁崔濡韓惟忠謂祿珍曰汝元帥不直趣西京循迂路以趣安北吾等奏遣閭

詔諭降非爾元帥之功爾來何爲淳夫至郊
面縛瞻等將入京兩府遣法司枷鎖請下獄
臺諫亦請置極刑王皆不許命解縛襲衣冠
入見賜酒食勞慰置客館未幾下獄梟妙清
等首于市賜富軾銀樂合詔曰逆命滔天憤
妖人之作亂貪壙受鉞嘉大將之請行觸風
霜之沍寒憫士卒之辛苦今者王師歷境賊
類摧鋒傳首于兹已協藁街之殉戢兵在即
實由蓮幕之謀宜更勉六軍之心卒以當萬

全之計匡等聞瞻等下獄謂必不免復反丞
遣殿中侍御史金阜內侍黃文裳與瞻往頒
詔阜等劫之以威不加慰撫西人怨懟二月
諷亂兵殺阜文裳及諸從者瞻奉太祖眞逃
出捕殺之嬰城固守富軾遣錄事李德卿往
諭又殺之富軾與諸將誓告皇天后土山川
神祇曰西京妖人邪說紿人相聚謀反臣等
祇奉王命率師問罪竊念上兵伐謀善智不
戰若以萬衆橫行城中則無辜小民橫罹兵

刃非弔民伐罪之意兹用按甲休兵說之以
逆順諭之以禍福然後斬渠魁請開乞罪庶
幾革面而悉心不悛反覆不常詔書屢下而
不從使臣方至而見害厥罪貫盈理難可宥
天地神明臨之在上質之在旁尚克陰隲使
三軍增氣元惡授首以安宗社以戢干戈雖
不貴報從赦忘恩草芥之誠神其鑑之富軾
以西京北負山岡三面阻水城且高險未易
猝拔宜環城列營以逼之乃命中軍屯川德

部左軍屯興福寺右軍屯重興寺西又以大
同江爲往來之衝賊若先據道梗不通使大
將軍金良秀侍郎楊齊寶員外郎金精閤門
祇候崔子英直長權景亮等將兵屯守號後
軍又使陳淑郎中王毅閤門祇候全鎔安實
龜等將兵屯重興寺東號前軍且城外民戶
甚多自兵興丁壯多入城爲戰卒其餘逃竄
山谷富軾以爲若不招撫勢必嘯聚爲賊耳
目分遣軍吏勞來慰諭逃竄者悉出或負糧

餉願助軍資者絡繹不絶皆給衣食使得安居西人沿江築城自宣耀門至多景樓几一千七百三十四間置六門以拒之先是王遣内侍祗候鄭龔明濟危寶副使許純雜織署令王軾往西京西南海島會弓手水手四千六百餘人以戰艦百四十艘入順化縣南江禦賊船至是又遣上將軍李禄千大將軍金台壽錄事鄭俊尹惟翰軍候魏通元等自西海領舟師五十艘助討禄千至鐵島欲徑趣

西京會日暮潮退襲明曰水道狹淺宜盡潮而發禄千不聽行至半塗水淺舟膠西人以小船十餘艘載薪灌油火之隨潮而放先於路旁叢薄間伏弩數百約以火發同時齊舉及火船相迫延燒戰艦衆弩俱發禄千狼狽不知所圖兵仗皆燒士卒溺没殆盡台壽俊死禄千蹈積屍登岸僅以身免由是西人始輕官軍選卒鍊兵爲拒守計富軾慮後軍寡弱夜密遣步騎一千以益之賊不知黎明度

馬灘紫浦適衝後軍燒營突進僧冠宣應募從軍擐甲荷大斧先出擊賊殺十數人官軍乘勝大破之斬首三百餘級賊皆蹂躪赴江溺死獲兵船甲仗甚多賊勢頓挫時諸軍野屯數月富軾恐春夏之交水潦游至爲賊所襲欲築城按甲州鎭兵番休就農持久以伺其便議者皆曰西人兵少令舉國興師當指日平盪數月不決尚爲稽緩況築城自固不亦示弱乎富軾曰城中兵食有餘人心方固

攻之難克不如好謀而成何必疾戰多殺人乎遂定計以北界州鎭南西近道軍分隸五軍各築一城又於順化縣王城江各築小城數日而畢峙兵積穀閉門休士雖或與賊交兵無大勝敗或分道攻城而城高塹深雖矢石所及多所殺傷而官軍亦傷王遣近臣崔褒抗員外郎趙碩等下詔招諭富軾亦遣錄事趙諝榮金子浩康羽及僧昂先等百計開諭許以不死每獲賊諜及樵蘇者皆給衣食

邊之匪等殊無降意若其有外患使王師自
龍時金使適至賊欲遮刺之以構釁官軍
之候察甚至故賊不敢發賊人恐其黨降附
詐爲我中軍文牒示衆曰諸軍所俘及降人
無問老少皆殺之西人頗信之已而聞[illegible]獻
降者甚厚稍稍歸順時有朝臣獻議曰自古
用兵當觀形勢如何豈校一時之損傷今[illegible]
家雖與北朝和親其意難測今興師數萬[illegible]
年不決若隣敵乘釁而動加以盜賊不虞之

患何以制之請遣重臣不計死傷刻日破賊
敢有逗撓者以軍法論王以示富軾富軾奏
曰北邊之警寇賊之變不可不虞誠如所議
至於不計死傷刻日破賊是何不究當今之
利害也臣觀西都天設險固未易攻陷況城
中甲兵多而守備嚴每壯士先登僅至城下
未有踰城超堞者雲梯衝車皆無所用童稚
婦女擲甎投瓦猶爲効敵設使五軍傳城而
攻不出數日驍將銳士盡斃於矢石矣賊知

力不鼓譟而出鋒不可當何暇備外虞哉今
聯兵數萬彌年不決老臣當任其咎然邊鄙
之警盜賊之變不可不慮故欲以全取勝之
不傷士卒不挫國威耳兵固有不期速勝者
今以宗社之靈明主之威妖賊負恩行即殄
滅願以討賊付老臣使得便宜從事必破賊
以報王亦以爲然卒排群議而委之三月五
軍會攻不克涉夏至秋與賊相持不決十月
賊糧盡簡老弱及婦女驅出之皆羸餒無人

色戰卒往往出降富軾知宥可取之狀命諸
將起土山先於楊命浦山上堅柵列營移前
軍據之發西南界州縣卒二萬三千二百僧
徒五百五十負土石集材木分命將軍義甫
方宰盧冲積先將精卒四千二百及北界州
鎭戰卒三千九百爲遊軍以備剽掠十一月
諸軍就前軍屯所起土山跨楊命浦抵賊城
西南隅晝夜督役賊驚駭以銳士出戰又於
城頭設弓弩砲石盡力拒之官軍隨宜捍禦

鼓譟攻城以分[illegible]賊勢有備人趙彥獻計制砲
機置土山上其制高大飛石重數百斤擣城
樓靡碎繼投火毬焚之賊不敢近土山高八
丈長七十餘丈廣十八丈去賊城數丈富軾
會五軍攻城又不克錄事朴光儒死賊夜分
軍爲三出攻前軍營富軾令僧尚崇衛斧逆
擊殺十餘人賊兵奔潰將軍于邦宰金叔積
先金先權正均等率兵追擊之賊弃甲入城
明年二月賊以我起土山逼之欲於城內築
重城富軾聞之曰賊雖築城何益尹彥頤池
錫崇曰大軍之出今已二年曠日持久事變
難料不如潛師突擊破重城可以成功富軾
不聽彥頤固請於是分銳兵爲三道陳景甫
王朱及刑部員外郎朴正明閤門祗候金擅
雄等將三千人爲中道錫崇金鏳殿中內給
事李侯等將二千人爲左道李愈及閤門祗
候李永章金臣璉等將二千人爲右道將軍
公直以所領兵入石浦道將軍良孟入唐浦

道又使諸軍分道攻城無令賊專備西南
部分訖厚賜軍士富軾還抵中軍至夜四鼓
輕騎馳入前軍勒諸將大舉丁巳昧爽景甫
軍入楊命門援賊柵進攻延正門錫崇軍踰
城入攻含元門李愈軍亦踰城攻興禮門富
軾以衛兵攻廣德門賊徒以我土山未就不
設備及諸軍突至惶遽無所措富軾與正純
督戰將士爭奮諸軍亦鼓譟縱火燒城歷賊
兵大潰官軍乘勝恣其斬戮富軾令曰
者擅殺降及剽掠者死士皆斂刃而進會
暮雨作麾兵而却生擒及降者送順化縣給
食之是夜城中潰亂匡不知所爲闔家自焚
死郎中維偉侯彭淑金賢璉皆縊死鄭璵崔
漢候鄭克升崔公泌趙瑄金澤升並自刎茂
午西人執賊魁崔永等出降富軾受之下吏
慰諭軍民老幼婦女令入城保家室使御史
雜端李仁實侍御史李軾御史崔子英封府
庫分兵守諸門使正純彥頤金崇黃舉率兵

千人入頓觀風殿號令城中禁虜掠已來以
郎中申至冲爲收拾兵仗使李侯爲百姓和
諭安居使朴正明爲監檢倉庫使閤門祗候
李務訥爲客館修營使錄事崔襃稱向恩請
爲城內左右巡檢使辛酉富軾備軍儀入長
昌門坐觀風殿西序受五軍兵馬將佐賀使
人祠諸城隍神廟撫慰城中使按堵遣兵馬
判官會洙奉表獻捷曰王者之師有征無戰
天威所被已日乃孚臣聞光武之征隗囂三
年乃定德宗之討希烈四載而平蕞爾蕞兒
據我城邑罪已浮於梟獍惡亦積於丘山惟
睿筭之無遺至朞年而斯剋衛旂踰堞列兵
攻門上繞交鋒賊已褫氣步騎奮而迭擊呼
譟進而濤崩雲擁雷車直斬鯨鯢之鱗風摩
鶴唳漏爲金革之音鼎魚環走以求生林鳥
驚翔而迸散其罪重而自知不免者斬產恩
以燒亡其志劫而不能引決者甘鼎鑊以見
俘積日之憂一朝頓釋於是入御西京宮布
上竟如解倒懸復長安而撫綏遺黎蓋云[illegible]
處從特市廛之不改巍乎城闕之俱存喜驚
既除腥膻已滌遂掃離宮之氛祲肆瞻原廟
之衣冠黼坐儼然仍几如舊父老士女漁樵
田甿踊躍爭前讙呼相詡謂不圖於今日乃
復得爲王人此乃陛下體天地之常生用神
武而不殺王靈薦祉四海輸誠電掣風驅肆
捷一戎之定川渟嶽峙允懷萬世之安臣等
親承睿謀出管師律賴聖神之造惟以斷底
非將帥之才愧無拙速壬戌承朝旨斬崔奉
及大將軍黃麟將軍德宣判官尹周衡注簿
金智趙義夫長史羅孫彥梟首市街三日以
分司戶部尚書宋先胄自兵興稱疾閉門書
書記吳先覺佯愚不附賊大倉丞鄭聰以孝
行聞皆旌表門閭初西人斬妙清等傳首闕
下即請中軍差留守官如平時富軾遣盧令
琚將入城賊欲伺殺之醫學博士金公鼎密
告其謀使令琚不入少監韋瓘英以有老母

不肯賊與韓儒瑄安德偁金永年偏爲輕
重若送使將出門恥淺瓘英儒瑄被執榜掠
炮烙至死終不撓引故德偁永年得免公鼎
瓘英儒瑄德偁永年及尹瞻親屬與老幼廢
疾者皆原之其餘並執送京師下獄其勇悍
抗拒者黥西京逆賊四字流海島其次黥西
京二字分配鄕部曲其餘分置諸州府郡縣
妻子聽任便許爲良人匡永等七人知常等
翰妙淸昌祐鄭璇金信信弟敦李子奇[illegible]

鄭德桓等妻子並沒爲東北諸城奴婢三月
王遣左承宣李之氐殿中少監林儀賜富軾
衣服鞍馬金帶金酒器銀藥合詔曰逆雛趙
匡以瑣瑣小醜據險陸梁逋誅旣久非不知
乘將卒欲戰之心倂力剪除俾無遺種乃緣
西都是始祖興業之地又念生齒衆多皆吾
赤子不忍一切屠滅之故詔命開慰至于再
三庶幾易心歸順以體朝廷矜恤之典此卿
之所具知也自從元惡妙淸等見殲於帳下

之後黠類失策賊情一變戡定之功似不一
一二日期也卿以文武之才都將相之任實
得士心況機妙物凡所制禦之術已定於胸
中始築城寨以休士卒終起土山以壓賊壘
卒使逆類望風自潰束手出降不頓一戈下
全城於反掌決不踰時收萬世之偉績非卿
萬全之策不能至此拜輸忠定難靖國功臣
檢校太保守太尉門下侍中判尚書吏部事
監脩國史上柱國兼太子太保又賜四軍兵

爲使副判官以下銀絹綾羅各有差四月凱
還賜富軾甲第一區十六年加檢校太師集
賢殿大學士太子太師王嘗召富軾置酒命
讀司馬光遺表及訓儉文歎賞久之曰光之
忠義如是時人謂之姦黨何也富軾對曰以
與王安石不相能耳其實無罪王曰宋之亡
未必不由此也王遣國子祭酒林光就第勅
賜金銀鞍馬米布絲物賞平西之功也二十
年三上表乞致仕許之加賜同德贊化功臣

詔同卿年號高有大議論當與聞二十三
年上所撰新羅高句麗百濟三國史王遣內
侍崔山甫就第獎諭賜花酒毅宗即位封樂
浪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命
撰仁宗實錄五年卒年七十七諡文烈爲人
豐貌碩體面黑目露以文章名世宋使路允
迪來富軾爲館伴其介徐兢見富軾善屬文
通古今樂其爲人著高麗圖經載富軾世家
又圖形以奏于帝乃詔司局鏤板以廣其
傳由是名聞天下後奉使如宋所至待以
三掌禮闈以得士稱贈中書令配享仁宗廟
庭有文集二十卷子敦中敦時敦時官至內
書右丞死於鄭仲夫之亂
敦中仁宗朝擢魁科知貢舉韓惟忠等初
第二王欲慰其父升爲第一屬內侍年少氣
銳宮庭儺夕以燭燃鄭仲夫鬚仲夫由是銜
之毅宗時累遷殿中侍御史王拜宦者鄭諴
閤門祗候敦中不署告身左遷戶部員外郎

尋侍郎知吏部侍郎韓靖與李元膺林宗胥
職王別創佛宇于仁濟院爲祝釐所遣元膺
死靖復職尤勤祝釐敦中與弟敦時董修營
賴所創觀瀾寺亦以祝釐爲稱王謂敦中敦
時靖日聞卿等歸福寡人甚嘉之朕將往見
敦中等又以寺之北山童無草木聚旁近民
植松栢杉檜奇花異草築壇爲御室飾以金
碧臺砌皆用恠石一日王幸寺敦中等設宴
于寺之西臺帷帳器皿甚華侈饌羞極珍奇
王與寵輔近臣歡洽賜敦中敦時白金各三
錠靖二錠羅絹各十匹丹絲各七十斤二十
一年敦中拜左承宣燈夕王如奉恩寺夜還
至觀風樓敦中馬素不調聞鉦鼓聲益驚突
觸一騎士矢房矢躍出落輦傍敦中不遑自
首王驚愕以爲流矢以儀衛繖扇擁輦疾馳
還宮宮城戒嚴命有司搜街市購捕逮者甚
衆王疑大寧侯暻家僮羅彥等所爲酷加鞫
問極服幾斬之又以禁衛不謹流牽龍巡檢

指諭等十四人時王數幸延福亭與韓賴李
復基許洪材等宴飲一日將移御念賢寺乘
輿已駕又置酒舟中相與沈醉夜分忘歸衛
士深怨憾李敦中前白王曰自朝至夜扈從
軍卒皆飢倦王何樂之甚夜且瞑冥有何觀
覽久留此耶王不悅而出已向曉矣曹賢之
變敦中亦從王行在途聞變佯醉墮馬逃入
紺嶽山鄭仲夫挾宿怨購之急敦中密使
從者入京城候家安否從者利重賞以告殺
之于沙川邊敦中臨死嘆曰吾不黨韓李實
無罪但流矢之變禍延無辜今日之及宜矣
子君綏
君綏年未弱冠文學富贍儕輩推爲巨手明
宗朝擢魁科直翰林院高宗初拜侍郞時朝
臣出使或有貪冒侵漁者民多怨咨君綏與
李宗揆宋安國金周鼎崔正份等十一人被
選爲諸道察訪使問民疾苦察吏清汚適有
契丹兵未遑廉按宗揆安國周鼎皆以黜陟
不精見貶獨正份與君綏後拜左諫
議大夫代趙冲爲西北面兵馬使以清白愛
民稱契丹兵至肅州永清之境君綏率諸城
兵擊之斬四百三十餘級虜二十一人獲馬
五十餘匹及韓恂多智叛君綏仍知中軍兵
馬事討之以計斬恂智函首送于京兵馬使
金就礪嫉其不先報己乃因君綏管下錄事
有盧仁綏者素與君綏有隙因嗾譖就礪又
譖崔怡遂流君綏于漢南時人冤之

鄭襲明

鄭襲明迎日縣人倜儻奇偉力學能文以鄕
貢登第歷內侍仁宗朝累轉國子司業起居
注知制誥與郞舍崔梓宰相金富軾任元敳
李仲崔奏等上書言時弊十條伏閤三日不
報皆辭職不出王爲罷執奏官職諸處內侍
別監及內侍院別廳乃梓等令視事襲明獨
以言不從不起右常侍崔灌獨不與上書
供職如常識者鄙之襲明爲居官執則勢諫

官劾襲明失諫臣體請罪之除起居注尋陞
禮部侍郎毅宗即位授翰林學士進樞密院
知奏事初毅宗為元子襲明侍讀仁宗慮元
子不克負荷任后亦愛次子將立為太子襲
明盡心調護故得不廢襲明久居諫職有諍
臣風仁宗深加器重使傅東宮及不豫謂毅
宗曰治國當用襲明言襲明自以先朝顧托
知無不言毅宗憚之金存中鄭誠日夜短之
會襲明告病以存中權代其職襲明揣知王
意仰藥而死自是倖臣日進王益縱恣逸遊
無度嘗幸歸法寺馳馬至獺嶺茶院從臣皆
莫及王獨倚柱謂侍者曰鄭襲明若在吾豈
得至此

高兆基

高兆基初名唐愈耽羅人父維右僕射兆基
性慷慨涉獵書史尤工五言詩睿宗初登第
出守南州清白奉公仁宗朝拜侍御史李資
謙修臥龍院以僧正資富及知水州事奉佑
幹其事請于州縣爲害甚巨兆基劾資富貶
配島惟奉佑黨結宦官使倖復職兆基上疏
劾至再三忤旨左遷爲工部員外郎[illegible]
[illegible]臺官資謙之亂朝臣皆脅從失節其支黨
夤緣苟免至宰輔者多兆基欲斥去之屢上
書力爭曰雖聖上寬大[illegible]其疵疾何面目立
朝[illegible]見日月乎王雖是兆基言不忍盡棄大
臣尋擢兆基爲禮部郎中實奪臺職也毅宗
即位拜政堂文學轉參知政事進中書侍郎
平章事時金存中用事兆基屈己偷合時議
非之爲諫官所劾降爲尚書左僕射頃存中
敗不數月復拜平章事尋致仕十一年卒無
子輟朝三日命有司護喪賜謚

金正純

金正純黃州人起寒素尚氣任俠善射御常
語人曰男兒當立邊功以取名位安能鬱悒
苟活里閭間邪睿宗朝尹瓘征女眞自請從
軍有戰功累遷閤門祗候出守和水二州素

不聞吏治不以簿書介意但舉大體亦無廢
毅仁宗朝西京反以都兵馬使從金富軾討
平之授樞密院左副承宣賜金帶下詔獎諭
曰昔唐近臣守謙以偏將從事於裴度幕下
助平淮蔡以今觀之無愧前輩歷同知樞密
院事守司空知門下省事二十年叅知政事
疾篤加推忠定難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太
尉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二
十三年卒年六十諡忠襄正純天資勇悍達
豁如也但不學好貨專事後靡為時所短

鄭克永

鄭克永字師古樹州金浦縣人明敏好學擢
魁科睿宗時累遷左諫議大夫中書舍人嘗
上表請延訪群臣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
疑古譬為然今實有望夫晉火於積薪之下
而寢其上因未及然而謂之安養病於腹心
之内而無其醫後必為錮而莫之覺竊惟事
勢方可痛傷臣謹按前漢書曰天下之患在
於土崩陳涉起窮巷偏袒大呼而天下從風
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上不恤下怨而上不知
俗亂而政不脩此三者陳涉所以為資也此
之謂土崩臣由是觀亦不可忽國家政令始
亂君臣道衰習亂安危無有脩省馴致災變
不自覺知道貴因循耳蔽箴誨或以踈遠公
正為不肖或以親信權貴為上賢或猶豫而
莫辨所從或偏信而不知所惑縱欺罔而不
能制混智愚而不能分況近世以來民苦賦
役大兵之後歲仍飢荒獻計者以徒法擾民
心當官者以苛政傷國體公私耗竭姦軌熾
與上縱弛於王綱下鬱伊於物議若事變之
一起雖歎息以何為伏以陛下聖智天生聰
明自負以前古聖賢為陳迹以當世臣輔為
備員宵旰無稽古之勤几筵無延英之訪內
微宗室維持盤石之勢外鮮腹心承衛社稷
之忠唯常與近狎之徒僕隸之輩雜進巧說
以成禍基陛下孤立而不自謀朝臣大息而

無敢諫臣故扼腕痛心泣血叩閽近與拾遺
韓冲冬上疏具言此事又率臣與諫官陳
延訪之請至今並未見允許施行延頸跂踵
彷徨歎息有日矣伏望陛下惕厲虛懷博延
群彦講明綱紀之所致紊亂政道之所致疵何
施而國勢可安何惠而生靈可活推之原本
責以將來使和氣克充於海隅則大平可齊
於穹壤者矣臣又未知陛下以微臣爲拙而
不足信謂狂言雖切而不足徵弃而不論者
臨表尚有可感故謹幷繕寫唐陸贄奉天論
延訪朝臣表一道隨表以聞仁宗初拜翰林
學士遷寶文閣學士以韓安仁表弟忤李資
謙流南裔資謙敗召還授東京留守五年判
尉衛寺事翰林學士知制誥尋卒年六十一
克永工文詞嘗從平章事崔弘嗣入宋其著
述爲中國人稱許

朴挺蕤

朴挺蕤竹州人性寬洪睿宗時登第調慶源
郡判官仁宗初累遷左正言言事忤旨出知
仁州仁州即慶源郡前後涖政如一課爲最
時最擢殿中侍御史自是出入臺諫幾二十
餘年論議務舉大綱不爲苛細嘗與知御史
臺事崔灌侍御史印毅崔述中安淑等論樞
密使陳淑嘗討西京受人奴及寶帛伏閤三
日不報皆杜門不出仁宗召諭令視事挺蕤
與述中固爭不就職淑由是竟免挺蕤尋遷
右副承宣進退都雅應對明敏爲王所重拜
樞密院副使兼太子賓客二十三年卒年五
十七謚忠簡父永侯嘗誡以忠孝之道挺蕤
亦以自勵然奪其舅妾田廬臧獲其妾子
寒餓而死時議薄之

崔思全

崔思全耽津人初爲內醫累遷少府少監睿
宗患背疽召思全視之思全以爲微瘇必無
患不即理至不救宰相韓安仁文公美請置
於法仁宗止令徒二年思全啣之遂構安仁

公貴于李資謙流之謫在安仁傳尋授軍器
少監時資謙既舉兵犯闕勢甚橫王密與忠
全謀之忠全曰資謙所以跋扈者惟恃拓俊
京若得俊京則兵權內屬資謙特一夫耳王
曰俊京爲國公腹心至結昏姻而第俊臣子
純皆爲官兵所害以是疑之乃筮得吉兆忠
全因往俊京家諭以忠義曰太祖列聖神靈
在天禍福可畏資謙特籍宮掖之勢爾無有
信義不可與同好惡公宜一心奉國以立萬
世不朽之功俊京心然之遂決策去資謙王
錄俊京功并賞忠全擢兵部尚書賜推忠衛
社功臣號加守司空尚書左僕射制曰朕幼
年莅政外戚專權作威作福多所中傷殺韓
安仁流文公美崔弘宰等五十餘人朝廷爲
之一空威振國內寡人至於孤立自是多樹
朋黨禍將不測至丙午二月近侍貧傑及一
二大臣請除其權朕不敢不從而彼乃肆毒
犯闕害殿府庫焚蕩無遺及朕出御延德宮

凡在左右侍衛軍士或斬殺之或流竄之凶
焰益熾禍變難測卿密諭俊京同心定策以
五月二十日掃除凶逆再安宗社功不可忘
宜令有司書三韓後壁上功臣之次轉叅知
政事判尚書刑部事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自以起寒地位極寵戀請致仕乃
許之賜甲第一區詔曰朕聞疾風知勁草板
蕩識貞臣歲丙午禍起蕭墻宗社幾危板蕩
之勢已極矣在朕左右忠義之士尚未免於
白刃誰能出力以衛社稷惟卿奮不顧身與
人好謀辨論逆順開諭禍福雖俊京之悍黠
亦揮淚感激知宗所尊轉禍爲福復安宗社
卿之功也卿雖退居在予褒奬之心何敢少
弭遂加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柱國十七年
卒年七十三輟朝三日贈賻加等謚莊景配
享仁宗廟庭子弁烈思全嘗與弁烈全礜各
一具及沒妾竊其一弁怒欲鞭之烈曰此人
先君所嬖嘗傾家產以恤之況此物耶弟所

得旨尚存請以遺兄王聞而嘉之曰可謂孝
且仁矣御筆賜名曰孝仁

金珦

金珦守富民安東府人起胥史無學識清慎
能幹事仁宗朝由閤門祗候出為慶源郡使
政尚廉勤召拜監察御史累遷兵部尚書同
知樞密院事女嫁李資謙子之甫然不以姻
婭附及資謙謀逆事迫王密遣宦者以手書
急召拓俊京俊京以示珦珦下席泣曰君命
如此雖亡身滅族豈可不赴之遂與俊京
執資謙囚之竟不自言人莫知其功王嘗嘉
之曰有功不求人知可謂賢矣賜衛社功臣
號加檢校司徒知門下省事進中書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上表乞退王不許曰卿以
不貳心之忠奮不可奪之節屬朕即位遭家
多難乃挺身翼衛掃除奸賊既與共其憂宜
與共其樂遽起丘園之興豈朕待卿之意有
未至耶表至五上乃許之十三年卒謚朝一

日謚元靖

崔滋盛

崔滋盛水州人登第補殿中內給事仁宗朝
歷官至特進檢校司徒守司空中書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嘗與吏部侍郎林存掌貢
舉存出賦題云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諫官
奏按耐古能字奴登切今以奴代為韻非是
請改命他人再試不允因命滋盛存更試之
滋盛又命題云天道不閑而能久法司又奏
按禮記云天道不閉而能久家語本以[illegible]
為閑今貢院不考正經而據錯本命題請罷
兩貢舉職停今年選王重傷大臣意但命[illegible]
經義論可取者止二十五人賜第罷滋盛存
職命刑部治其罪尋復職加開府儀同三司
累上表致仕二十一年卒年七十九謚忠[illegible]
性剛敏所歷有能聲李資謙之亂就其第執
事人以此少之

金顯

金鎮溟州人少力學登第出知靈光郡有善政安撫使崔渭以忠清自許少許可人特以鎮爲最秩滿爲右補闕又爲清州牧副使其政如靈光入爲秘書少監仁宗朝歷國子大司成御史大夫左散騎常侍進同知樞密院事李資謙拓俊京之亂鎮在直廬見宮闕連燒歎曰我平生拙直不畏強禦與李拓有隙出必遇害與其死於賊手不如自盡使從者閉戶遂火而死年五十六亂定嘉其節義贈謚烈直賜子壻爵一級

林完

林完本宋人登第累遷禮部員外郎仁宗置書籍所于壽昌宮側完與金富轍等諸儒臣更直備顧問轉國子司業知制誥王以灾變下詔求言完上疏曰臣嘗謂進言非難而聽其言者爲難聽言非難而行其言者爲尤難故曰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足以明道昔漢文之世天下可謂無事矣賈誼猶有痛哭流涕長太息之言近者天變異常陛下祗畏天命思聞直言下詔求言此萬世之福也臣嘗觀董仲舒策有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無道之世天盡欲扶持而安全之人君所以上答天譴者非勉強以實應之則不可也傳曰應天以實不以文所謂實者德也所謂文者若今之道場齋醮之類是也人君修德以應天不與福期而福自至焉若不修德而徒事虛文則非徒無益適足以瀆天而已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所謂德者豈他求哉在人君用心與夫行事而已用心善而見諸行事者若堯舜禹湯文武成康是也故一云爲一注措皆合於天心而能享無疆之休用心不善而見諸行事者若桀紂幽厲秦始皇是

也故一云爲一注揩皆恃扶天遺匯匪一身
尚不能保又爲能事天下國家哉且天之於
人相去遼絕非言可諭而福善禍淫疾若影
響比年以來災變屢作饑饉荐臻近者白虹
貫日止陽之月雷震特異此近古未聞也意
者陛下應天以文而不以實耶何其驟屢之
煩而變異之多耶天之譴告如此足以見天
心之仁愛陛下猶父母之譴告其子切欲扶
持而安全之也陛下豈可不勉強以實而應
之耶勉強以實在乎革當今之弊革今之弊
在乎遵太祖之遺訓與文宗之舊典而已太
祖之訓其詳臣不得而聞伏思當時撥亂反
正設紀陳綱必有神謀睿算國史所載可考
而知至如文宗之遺風餘烈距今未遠時或
聞先生長者之言不覺涕下沾襟觀其躬行
節儉進用賢才名器不假於匪人威權不移
於近昵雖戚里之親而無功者不妄賞左右
之賤而有罪者必加罰宦官給事擇其謹愿
少壯者不過十數輩以備灑掃屬內侍必滿
其功勞才能者不過二十餘人所司庶官各
竭其能冗官省而事簡費用節而國富故大
倉之粟陳陳相因家給人足時號太平此我
朝賢聖之君也近代以來一切反是凡百執
事倍數於前驕侈日滋廉恥道喪權倖勢
親剝削誅求加之以重斂勞役人心胥怨設使
賈誼見今日之勢豈特太息流涕痛哭而已
臣竊爲陛下計責身修省上答天譴莫若
行祖宗之良法善政而已今欲行祖宗之法
必不利於權貴故雖有善政朝行夕改法度
無常皆非陛下勉強脩德之意也惟陛下至
誠發於聖心責諸輔相付之神明痛抑左右
欺蔽之姦絕其陰陽怪誕之說日慎一日行
之不已使鴻業增光以爲萬世無疆之休近
因怪誕之說大起於妙清小醜妙清惟事姦
詐欺君罔上與宋朝林靈素無異也靈素挾
左道眩惑上皇驟進之士原包詐事欺求榮

顯當是之時災變屢見而上皇不悟及至智
盡計窮終於敗亂而後已雖誅靈素何益於
事此陛下之所親聞也覆車之轍其可蹈乎
陛下寵信妙清左右近習及諸大臣交相薦
譽以爲聖人根深蔕固牢不可拔自太華宮
之役勞民動衆百姓怨咨往歲巡幸災發佛
塔今年巡幸流星馬驚相繼而作且此宮闕
本爲求福今已七八年而無一休祥災變荐
至其故何也天意若曰姦邪之人熒惑人主
人雖可欺天可欺乎前日之變天其或者警
悟陛下耳陛下豈可惜一姦臣而違天意乎
願陛下奮乾剛之威斬妙清之首上以答天
戒下以慰民心此天下之公言非愚臣之敢
私也惟陛下察之

崔奇遇

崔奇遇字亦甫舊名巨鱗中第補尚州司錄
以清勤聞睿宗朝歷齊安大原二侯僚佐爲
所敬憚朝廷用兵東鄙以李資諒爲將奇遇
上書言資諒王后叔父爲一失律不宜加刑
由中書注書出爲淸州通判爲政嚴於御史
矜恤小民嘗行部途中遇暴雨避村舍有神
托人曰前有猛獸宜小休雨霽行虎果傷人
于路王聞而異之秩未滿徵爲右正言上書
言六事不報王幸安和寺還將駐蹕王輪寺
南街奇遇諫曰爲樂非其所請入宮從之累
遷至左司諫遷御史以起居舍人爲西海道
按察使李資諒營院館侵奪吏民田園掌其
事者因緣謀利爲民害奇遇奏禁之一方大
喜李資謙大起屋宇遣使求鐵于瀋州爲曰
勿令并按察知之仁宗即位資謙專制國命
奇遇言陛下新登寶位宜有善政以慰民心
而昵近憸佞疎遠學士大夫此臣所缺望也
常御便殿詳延儒臣訪問今古引見兩府咨
諏國事一遵太祖遺訓又言朝鮮國公不宜
區區親細務其意欲陽示尊崇而陰奪其權
也王留其疏不下或有會國公等貴百官宜

拜奇遇曰非王氏而拜之如朝廷禮何其年
冬雷震開國寺浮圖奇遇又上言漢延光中
冬雷屢作實由閻皇后兄弟專秉威權之所
召災不安作願陛下悟皇天之譴告圖所以
消變之術言甚切直資謙聞而銜之及韓安
仁等被黜奇遇以姻黨貶高城縣資謙敗召
拜戶部員外郎尚州牧副使轉吏部郎中起
居注賜金紫有疾王遣內醫視疾賜御藥奇
遇謂其子曰吾君終始之恩惟汝目見吾未
得報萬一命也汝無忝吾志遂卒年五十八
奇遇天資魁傑身長七尺自少有文藻負氣
槩爲事不肯碌碌隨人卒以流落不得展其
志子應淸應時

金守雌

金守雌字絡甫舊名理尚州人少喪父負笈
遊學四方中第調金壤縣尉遷國學學諭弃
去杜門不出理田園鬻蔬以自給日與兒童
講習爲樂仁宗朝直史館李資謙之亂宮闕
連燒守雌直禁中負國史至山呼亭北掘地
藏之得不燬遷直翰林院未幾有疾不樂在
近職又以母老乞郡出爲禮州防禦使卒毅
宗時吏部奏守雌於丙午之亂入直史館不
惜身命移藏國史昔唐韋述爲史官祿山之
亂抱國史藏南山身陷賊中汙僞官賊平流
渝州死廣德初以功補過贈右散騎常侍述
終汙僞官至於流死猶論其功今守雌一無
所累例補外官而死未蒙顯賞深可惜也乞
依古例追贈官爵乃贈吏部侍郎翰林侍讀
學士 知制誥

崔濡

崔濡字元澤本溟州吏少敏悟善屬文年十
九中第補校書校勘累遷中書舍人仁宗朝
歷翰林學士承旨御史大夫參知政事進門
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卒年六十九謚
莊敬爲人淵悟有風標歷任中外以公淸聞
晩有殘疾步履甚艱猶不退時人譏之

李璹

李璹樹州人父靖恭登第官至門下侍中謚文忠配享順宗廟庭璹性貪鄙無行登第歷父勢事睿仁二朝累官至參知政事其妻平章事金仁揆姊也仁揆以李資謙親黨流璹幸其災據仁揆第奪家產奴婢及仁揆還責之璹懟懼密與其子溫卿誣構仁揆謀逆作飛書夜投御史臺爲巡檢所執有司請配流仁宗以妃任氏外王父兄弟止免官卒弟璋

璋字直清登第累遷戶部員外郎宣宗閒郡縣守多非其人選璋及尹瓘崔思諒等分遣諸道撫民疾苦璋不稱旨免後爲黃州牧副使以清勤撫字聞睿宗朝歷刑部尚書門下侍郎平章事賜佐理功臣號十一年守太保門下侍中明年進太傅封桂陽伯食邑二千戶食實封三百戶尋致仕進爵爲公賜匡國功臣號仁宗納其外孫女爲妃加中書令又賜翊聖定功臣號食邑二千五百戶食實封五百戶十一年卒年八十五謚莊肅璋善殖貨家居雖米鹽必知出入

許載

許載字壽康孔巖縣人由刀筆吏起積勞出調鐵州防禦判官在官清白有惠政九城之役以中軍錄事守吉州城女眞來攻載與兵馬副使李冠珍等固守數月城幾陷勵士卒一夜更築重城以拒之賊乃退以功拜監察御史又爲行營兵馬判官與金富佾等擊女眞于吉州關外斬三十級獲其舍八十一馬遷雜端睿宗嘗幸八關會還至閶闔門駐蹕唱和命倡優歌舞仗內夜幾至三鼓載與御大夫崔贇進諫王嘉納之三爲兩界兵馬使久在邊知敵情奏守邊策王下兩界諸鎭使遵用載不學無術仁宗朝李資謙拓俊京用事載傾心附之遂登宰輔官至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惡其朋比屢與左右言之及資謙敗諫官上疏極論載罪爲俊京所庇

乂之貶知豐州防禦使又貶其子純爲全州
防禦判官物憑快之戭殁萮除兵部尚書仍
令致仕高宗諫論駁會西海道按察使奏載在
豐州有政績不可弃遂拜戶部尚書致仕尋
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大尉卒年八十三

列傳卷第十一

列傳卷第十二　高麗史九十九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
教修

梁元俊

梁元俊字用章忠州人起自胥吏監光州務
妻事姑不謹黜之妻與子號哭乞哀終不許
至使其妻獨還人或譏其不仁仁宗時累遷
殿中侍御史出爲尚州副使政尚廉勤吏民
稱之毅宗初拜御史大夫轉知門下事十年
進門下侍郎平章事明年致仕又明年卒性
清儉淳直終始一節不事產業不通餽謝門
巷蕭然嘗與諫官論鄭諴堅執不變時議重
之子文發清直有父風官至御史中丞

崔惟清　[illegible]　文本　[illegible]　宗峻

崔惟清字直哉昌原郡人六世祖俊邕佐太
祖爲功臣父奭初名錫擢魁科事文順宣三
朝位至守太保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判吏禮部事[illegible]

時發策乃曰儒者當學古入官遂杜門讀書
不求仕宦有薦者辭以學未就後被薦直翰
林院德宗即位李賁謙謀逆大臣有不附己
者輒以計誅竄平章事韓皦如號剛正非罪
見流惟清姊壻鄭克求爲皦如表弟連坐貶
斥惟清亦失職及賁謙敗召入內侍累遷左
司諫出倅尚州有德政秩滿授侍御史轉御
史中丞言事忤旨遷殿中少監尋以諫議大
夫如金謝冊命言動中禮金人歎服移牒使

加爵祿比還拜戶部侍郎後出爲東北面兵
馬副使朔方倚如長城召拜承宣毅宗初陞
知奏事出納惟允驟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判兵部事時郎中鄭敍坐陰結大
寧侯流外惟清敍妹壻也敍宴大寧惟清假
器皿臺諫劾以失大臣體貶南京留守使連
貶忠廣二州牧使雖久淹外寄處之怡然王
嘉其忠直無他欲復拜平章事有沮之者乃
以守司空左僕射致仕鄭仲夫之亂文臣皆

被害諸將素服惟清德望戒軍士勿入其第
以至賊功之親俱免禍有刑部尚書崔就者
滿州人也工術數能言人禍福亦以智保全
官至中書侍郎平章事明宗立以惟清宿德
舊望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尋守司空集賢殿
大學士判禮部事仍令致仕四年卒年八十
謚文淑自幼至老手不釋卷經史子集靡不
該通又酷好浮圖日誦佛經所至學生沙門
質問者坌集嘗奉詔撰李翰林集註柳文事

實王覽之嘉賞鏤板以傳又有所著文章數
百篇及南都集子八証詡讜說讓二人祝
髮証詡讜說皆登第歲稟母証禮部尚書詡
閤門祗候諲錄事讓雜職署令讓孫雍
讜少聰悟善屬文明宗初爲正言論事忤貴
倖落職尋起爲吏部員外郎出按東南道有
聲績累遷知政事神宗時拜中書侍郎平
章事進守太尉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上章乞退遂致仕闔居扁其齋曰雙明與

鎭守太傅詵及太僕卿致仕張勺牧東宮侍讀學士尙瑩中判秘書省致仕白光臣尹司空致仕李俊昌戶部尚書致仕玄德秀守司空致仕李世長國子監大司成致仕趙通等爲耆老會逍遙自適時人謂之地上仙圖形刻石傳於世熙宗七年卒年七十七謚靖安子臣胤尚書臣英郎中臣僙子璘

璘器局宏深少不謹細行與豪俠子弟遊縱酒間年幾三十始發憤讀書康宗朝登第歷臺諫高宗時出爲羅州副使時原栗人李延年自稱百賊都元帥嘯聚山林寇掠州郡璘與指揮使金慶孫擊破之以功超拜右副承宣累遷參知政事蒙古大舉入侵宰樞請遣安慶公淐如蒙古乞班師王不允璘獨前奏曰愛子之情無貴賤一也然不幸有死別者殿下何惜一子令民之存者十二三蒙古不還則民失三農皆投於彼雖守一江華何以爲國王不得已顧之宰樞欲使僕射金寶鼎

從安慶公行王以璘代之先是永寧公綧質蒙古及安慶公至帝以爲實永寧公母弟禮待甚厚黃驪人閔偁訴於帝曰綧非王親子且高麗族誅李峴降城官吏亦皆誅殺帝謂綧曰汝前稱王子何也對曰臣少養宮中以王爲父后爲母不知非眞子也今使臣崔璘實前日以我入質者也請問之帝問璘對曰綧乃王愛子非親二也所進表在可驗帝曰愛子親子異乎曰愛子者養人之子以爲已子也若所生子則何更稱愛乎帝驗前表皆稱愛子遂不問官至門下侍郎平章事嘗再知貢舉號稱得士四十三年卒謚文景臨絕妻子泣曰我輩何依而生璘微笑曰爾輩其爲戒乎後果俱沒戎兵

詵明宗時爲右司諫時恭睿太后患乳瘇王召弟僧冲曦侍病冲曦多亂宮女又通公主穢聲聞外詵疏諷曦穢行請出之於寺王大驚曰不意司諫離間我兄弟遂罷詵自後臺

諫無敢言者朝臣皆附冲曦賄賂公行久之
判秘書省事與吏部尚書鄭國儉等讎校增
續資治通鑑又判正太平御覽神宗朝累遷
叅知政事王以詵年高有德超拜守太傅門
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吏部事既而
引年致政熙宗五年卒輟朝三日謚文懿詵
以文學聞於世恬淡寡言不以門地自負禮
賢下士所知貢擧多得名士配享熙宗廟庭
子宗源宗峻宗梓宗蕃宗源撿校太子詹事

宗梓左僕射子盅宗蕃承宣子坪
宗峻神宗四年擢魁科高宗朝累官至左承
宣舊制國子監以四季月六衙日集衣冠子
弟試以論語孝經中者報吏部吏部更考世
系授初職宗峻欲令其子試之國子正錄以
非試日不聽宗峻屬崔瑀請之乃得試時人
譏之歷左散騎常侍知門下省事累拜至門
下侍中二十九年乞退王不允曰崔侍中終
始一節清廉奉國比來國家多故議論紛紜

陷棟善斷遷都衛社功無與比豈循常例遽
令謝事遂賜几杖三十三年卒爲人嚴重寡
言喜慍色居處飲食過侈靡
昷氣度雄偉倜儻敢言善斷事高宗朝登第
官累樞密院使金俊謀誅崔竩邀與計議昷
子牽龍行首文本與中郎將李柱散員蔡
校尉朴瑄隊正俞甫等密爲書通于竩及誅
竩籍其家得書、通乃文本沮俊謀也俊與
柳璥請殺文本等王曰此輩狂惑唯當目前

何知大義赦之可也然卿等有請可流之璥
等固請王曰必欲殺之何更聞爲卿等可自
爲之乃起入内璥等伏地謝罪遂流文本于
島昷有怨言忌者譖俊曰昷怨公等恐他日
生變俊遂白王曰昷恃家世驕傲蔑廷叱上
將軍趙日成令又怨臣等臣等皆不自安請
罪之王不許俊等力請王不得已流黑山島
押行別抄到昷家直入昷叱曰此非賊家乃
宰相家也遂坐聽事呼別抄謂曰吾何罪日

不知嵓曰汝不知吾又何知談笑自若至江
見所乘船小且無帳幄立馬曰宰相乘如此
小舸邪別抄即改之遂乘而去明年將軍李
仁桂謂俊曰崔嵓大相也非罪遠竄朝野嘆
惜宜速召還俊聞于王乃還元宗初復拜樞
密院使尋遷守司空左僕射九年以守太傅
中書侍郎平章事致仕卒嵓嘗與河千旦李
淳牧同在誥院河李俱有文名嵓倚其閥閱
待之甚輕河李亦不屈有勅撰進答隣國徵
詰書嵓當秉筆搔首苦吟未得其意擲筆罵
曰此鄉曲布衣輩所以自負者耶于文本文
立文立三司使

文本蔡揆刪定都監判官補盧龍行首累拜
親從將軍忠烈初拜承宣鷹坊兵淑富方文
大等自草宣傳消息三通因李貞以進曰羅
州長興管內諸島民請專屬捕鷹又籍洪州
曲楊村民戶口悉屬鷹坊又三道內能捕鷹
者勿限名數皆免徭役王命承宣亟寫行之
令一聽淑富等指揮文本言淑富等所至虐
民逞欲按察守令懲安戢平佐宣之事莫敢
誰何且屬鷹坊者悉免傜役國家安所調發
請勿遣淑富等臣以消息諭諸道按察使亦
可辨也不從二年以密直副使版圖判書卒
年四十四無子文本姿魁梧性高倨沉重不
苟俯仰有大臣體嘗有上國使者問於人曰
汝國中若此者有幾人乎

坪性沉厚謹言行高宗朝登第累遷侍御史
忤權臣出爲定遠副使召還拜刑部郎中累
遷樞密院副使以伯父宗峻親嫌不得入省
卒年五十五無子

雍字大和初名懋少嗜學與同志十人約十
年讀書未數年餘皆棄去雍獨力學十年無
書不讀時以博洽稱高宗時登第補大官丞
累遷典理佐郎忠烈王自太孫時迎以爲傳
及即位留意文學乃拜國子司業日與論通
鑑歷官國學典酒世子宣令兼通尤善以[illegible]

有圖讖終不得典誥十八年遷副知密直司
事文翰學士致仕卒璀性巧好書律聚學徒
授書多公卿貴胄少寒素者時有金保宜者
中第璀賞偕述人譏之子元中元直元直子
瑩自有傳

李公升

李公升字達夫清州人六世祖希能五世祖
謙宜皆從太祖定三韓爲功臣公升少穎悟
能屬文仁宗朝擢第直翰林院累遷右正言
毅宗初轉殿中侍御史奉使如金時使金者
例收管下軍銀人一斤公升不取一錢人服
其清王嘗乘月遊淸寧齋因公升曰秋月澄
霽無一點翳正如公升胸中宦累右承宣左
諫議大夫王督署臣官鄭諴告身公升不得
已署之轉知御史臺事王又召公升及中丞
宋清允侍御史吳忠正等曰鄭諴自寡人在
襁褓時辛勤阿保以至今日故除權知閤門
祗候以酬其勞已經三載卿等不署告身實
非臣子愛君之心對不署之若輩皆宦醢清
允忠正俯伏流汗獨公升不奉旨王怒譴出
之後王又召臺諫督署諴告身皆唯唯公升
猶不奉旨王責公升曰汝嘗爲諫官既署諴
告身今反不署何也對曰臣悟昨日之非故
不奉詔王怒劾公升就舍諫議大夫金諹等
又上疏諫不報王尋命公升出視事陞知奏
事金遣使賜羊有一羊四角公升以爲瑞獻
表賀時人嘲爲四角承宣王親禘大廟公升
遽奏祀事已辦王入廟庭則未辦王大怒欲
加重責賴右承宣李聃營救遷刑部尚書先
是王於館北宮作寢室築臺飾以金玉極侈
麗與宦者白善淵王光就等置酒召公升諹
聃縱飲王醉入幕命左右唱和公升句云功
名富貴盡驅花下之三盃至是見斥人以爲
詩讖後同知樞密院事吏部尚書二十二年
上箋請老遂以叅知政事判工部事致仕園
中結茅亭穿沼築塢植花卉幅巾藜杖逍遙

其閒賓客予弟有造謁者輒以詩酒相娛不
嘗食肉穀以蔬果而已明宗三年李義方專
權殺文士公升匿佛日寺有邀功者擒詣義
方公升嘗卜延福亭之基遂興大役人多怨
之以故義方欲殺之賴門生文克謙免五年
王尊舊德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十三年卒年
八十五謚文貞葬日柩未窆子椿老桂長以
陰陽拘忌徑還其家克謙竟襄事公升美鬚
髯童顏不老操行高潔不事生產性輕躁不
能容人之過見輒慢罵初內侍兪剛實家與
公升第相對剛實管左倉日受人賂米公升
熟見之一日剛實謁公升于樞密院公升於
坐中數其事厲聲罵之剛實大慙又僧觀遼
好遊公卿閒克謙嘗携謁公升熟視曰此僧
無可取不意公偕也遂罵逐之然後飲酒盡
歡椿老字固存官至叅知政事熙宗五年卒
年七十七謚貞肅嘗按西海吏民畏服累歷
華要以淸謹稱桂長登第累官至守太尉門
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同修國史四掌
貢擧所取多知名士

申淑

申淑高靈郡人博覽羣書仁宗朝登明經科
以淸儉忠直著名累遷御史雜端毅宗初淑
與侍御史宋淸伏閤言事三日不報淑等謝
病歸第後除右諫議大夫又伏閤言事平章
文公元知門下崔子英始與識不至內侍尹
彥文聚怪石築假山于壽昌宮北園構小亭
其側號曰萬壽以黃綾被壁窮極奢侈眩李
人目一日王宴于亭將罷假山頹牝雞鳴御
史中丞高瑩夫侍御史韓靖崔均深等伏閤
三日請黜彥文及韓就李大有榮儀等不聽
瑩夫等杜門不出御史大夫崔允儀獨不與
伏閤淑乃與給事中林徽等復上疏切諫王
怒從之黜彥文等四人後數月淑又伏閤力
陳時弊公元子英及平章庾弼政堂文學金
永錫又不至十二年轉知門下省事將王以

宦官鄭誠權知閤門祗候淑興諫議大夫金
諤柳公材中書舍人洪源滌起居舍人金于
蕃左正言許勢修等上疏諫之不得淑復獨
請闕上疏請削誠職王曰古無大臣獨諫者
對曰自祖聖創垂以來亦無宦寺拜朝官者
至聖朝始有之無乃不可乎臣聞此以還居
常憤懣食不知味故敢來請若臣言非請誅
臣是則願賜俞允王乃削誠職然惡其强劾
不已月餘左遷守司空明年弃官歸鄉有詩
云耕田消白日採藥過青春有水有山處無
榮無辱身尋召還以叅知政事致仕十四年
卒

韓文俊

韓文俊大興郡人父惟忠以勤儉正直見重
於時官至平章事文俊性雅正少能屬文有
逸氣惟忠嘗謂人曰興吾門者必此兒也仁
宗朝登第才名聞於世時方重外寄歷長淵
長興南原三郡副使南京副留守皆有惠政
門人吳世材嘗投詩曰南蘇三郡俗東撫一
州民世謂實錄明宗初拜大府卿權樞密院
右承宣陞副使忤宋有仁除授判司宰寺事
官累叅知政事修文閣大學士判禮部事遷
政堂文學判兵部事十四年進門下侍郎平
章事判吏部事銓叙平允明年因星變上劄
字請乞退不允及年七十謝事家居日與高
人韻士逍遙詩酒二十年卒輟朝三日謚貞
懿文俊有識鑑三學禮闈所取多名士

文克謙

文克謙字德柄南平郡人父公裕知門下省
事集賢殿大學士謚敬靖克謙初以伯父公
仁蔭補删定都監判官國制以藍衫就試者
例不過三赴克謙屢舉不中嘆曰白衣且十
赴藍衫何止三赴請以五赴爲限朝議從之
遂爲恒規克謙從宦未嘗廢業毅宗時登第
累遷右正言伏閤上疏曰宦者白善淵專擅
威福結與宮人無比爲醜行術人榮儀執左

道取媚于上置百順館北兩宮私藏財貨獻支祝釐齋醮之費而興善淵掌其務凡兩界兵馬五道按察陛辭之日必於兩宮置酒慰餞令各獻古物隨其賈多少以爲殿最至使家抽戶斂以召民怨知樞密事崔寢俌職掌樞要勢傾中外貪黷無厭不附己者必中傷之財累鉅萬請斬善淵無比黜榮儀充牧子罷寢俌以謝一國又語及宮禁帷薄之事王大怒焚其疏寢俌請鬪請辨王召克謙對辨克謙言甚切至遂貶黃州判官初克謙草疏諫議李知深給事中朴育和起居注尹龍贍等不肯署名及克謙見貶又視事自若時人誦並遊英俊顏何厚之句以譏之克謙在黃州吏民愛慕政聲藹然有貴近挾宿憾構微過奏請免官王亦怒前事又貶晉州判官有司奏克謙直臣不宜遠貶外官以防言路乃授閤門祗候遷殿中內給事鄭仲夫之亂克謙直省中聞變逃匿有兵跡而獲之克謙

曰我前正言文克謙也上若從吾言豈至今日願以利劒決之兵退之擒致諸將前諸將曰此人吾輩素聞名者勿殺囚于宮城毅宗南行於馬上嘆曰朕若早從克謙言安有是辱明宗卽位授諸臣職機克謙從傍批目李義方白王拜克謙右承宣御史中丞文臣若李公升韓頵以免武官亦衍之多咨訪故事尋兼龍虎軍大將軍至爲宰相猶兼上將軍克謙有女在室義方爲弟隣娶之由是發已之亂一時皆免左諫議金莘尹等上疏以爲承宣王之喉舌但出納惟允可也今李俊儀文克謙職兼臺省居中用事請罷兼官不允翌日諫官伏閤力爭改俊儀爲衛尉少卿克謙爲大府少卿一日近臣上壽設宴未罷左右稍喧克謙諫曰此前王之所以廢者可不戒哉因勸王入內遂罷從者怒罵之轉禮部侍郎拜樞密院知奏事累遷知院事與宋有仁有隙左遷守司空左僕射自拜司空不受

顯世服其康丁丑憂釋所趨從遷衛職頃之
參知政事進中書侍郎平章事判戶部事太
子太保初禮官奉太后忌日在仲冬請於孟
冬行八關禮王以問相府克謙曰太祖始設
八關蓋爲神祇也後王不可以他事廢之
況太祖禱于神明曰願世世仲冬無令有國
忌若不幸有忌則疑國祚將變也故自統合
以來仲冬無國忌今有之是國之灾也而又
以孟冬設八關閏非太祖本意禮官所奏不可

許從之十五年判禮部事時崔文俊於班次
爲第二次克謙次崔世輔及文俊爲冢宰克
謙嘗遷亞相然不欲居世輔上先自遜避使
世輔判兵部登亞相已居其次世輔亦牢讓
曰我於文公受恩實多敢居其上王以禮部
在兵部之上故拜克謙判禮部爲亞相世輔
次之識者多其讓明年兼中書門下兩省判
兵部事尋權判尚書吏部事十九年卒年六
十八輟朝三日謚莊簡性孝友慈仁忠謹正

直食不過數器衣不服文繡三掌禮闈所舉
多名士時稱賢宰相然聽權豪干請不察賢
否銓注多舛又官其髫齔子第分遣僕從廣
植田園時議惜之王嘗作詩一絕賜克謙曰
一寸靈臺萬事侵唯餘憂慮日加深短懷拙
智一難斷白髮千莖已滿簪克謙和進曰年
光荏苒暗相侵輔國思量日漸深自顧君恩
猶未報無情白髮已盈簪人謂二詩俱有衰
謝之氣王終見廢克謙未幾而卒蓋未必不

爲詩讖配享明宗廟庭子侯軾惟弼惟弼官
至知門下省事妻私通家臣事覺崔忠獻配
家臣于遠島惟弼五世孫達漢自有傳

柳公權

柳公權字正平儒州人六世祖大丞車達佐
太祖爲功臣公權少好學工草隸登第調翼
陽府錄事明宗初直史館累遷兵部郎中後
以禮賓卿如金賀萬春節金人稱其知禮轉
右副承旨陞右散騎常侍知奏事啓事稱旨

多裨益進同知樞密院事二十五年以疾乞
退王愛其文學不欲去乃曰朝廷有舊德社
稷之福卿何退之遽公權三上章從之居一
年疾病親偶進藥公權曰死生有命却不飮
疾革王特拜政堂文學叅知政事卒年六十
五謚文簡性公廉居官不懈子澤彥琛彥琛
同知樞密院事
澤登第官至尚書右僕射翰林學士承旨高
宗嘗設藏經會於宣慶殿澤製疏曰雖自篤

二十

克勤之念罔敢怠荒不幸遭多難之時未能
制御諫議大夫朴玄圭曰所謂未能制御者
必指晉康公使告崔忠獻忠獻即呼澤問之
澤夷笑自若人以爲玄圭與澤有宿憾以此
激之子璥自有傳

趙永仁

趙永仁橫川人少不群有宰相器度博學善
屬文毅宗朝登第調全州書記政有聲明宗
立命永仁輔導太子累遷爲承宣多所匡救

狀誥歸聖驟陞叅知政事政堂文學翰林
士承旨守太尉上柱國神宗初加開府儀同
三司守太師門下侍郎平章事判吏部事金
使詰明宗遜位事同有勑必以詔親授前王
朝議難之永仁曰前王養疾南州計程三十
日乃至必欲親授請留待數月金使曰苟如
是不必親授璽曰傳詔于王永仁以眼昏乞
退加門下侍中仍令致仕五年卒年七十王
悼甚贈謚文景後配享神宗廟庭子準冲準

二十一

登第仕至承宣冲自有傳

王世慶

王世慶初名脉開城人八代祖希順佐太祖
定三韓爲功臣世慶毅宗時登第仕京山府
以清白稱秩滿罷歸家數年家貧好學手不
釋卷鄰人欲爲宰相李之茂祈壽請世慶作
疏之茂覽其疏奇之補國學學諭改同文院
錄事有宋進士蕭上達隨商舶來好相人相
世慶曰君豢眼後必貴勿[illegible][illegible]明宗立金

稱職徽諸使者絡繹世慶撰詞命甚稱旨王嘉之除監門衛錄事累歷左正言起居注中書舍人陞諫議吏部侍郎判司宰卿仍兼諫議十五年卒年六十四性淳厚好揚人善王常呼爲直臣然在諫省九年無一建白物議少之

李純佑

李純佑字挺之父陽植中書舍人初純佑母朴氏點燈庭中祈嗣于天忽夢有小兒從燈拄而下奉而懷之因有身及生名之曰請以請而得之也後改純佑幼能屬文毅宗時擢魁科調忠州司錄明宗初選補權直翰林院時王太后患乳瘡王命純佑作祈禱文有瘡生母乳痛在朕心之向王覽而嘆曰先得朕心矣由是特加寵眷擢除右正言知制誥累遷國子祭酒諫議大夫翰林學士嘗奏近來因八關煎藥命醫官歲取四畿民乳牛役取乳汁煎而成酥將積俱傷其農本非備急且損耕牛請罷之制從之民多感悅官至國子大司成爲崔忠獻所殺

林民庇

林民庇字德明隋州人少沉納以門蔭補禮部主事毅宗朝擢第出守溟州浚渠溉田以廉勤稱入爲大常府錄事孤立無援九歲乃遷四門博士轉閤門祗候及倅晉州有惠政明宗召拜右正言累遷諫議大夫國子祭酒拜樞密院承宣藏諫出納多所稱旨王恨相知之晚陞知奏事有李居正者少與民庇同學無他才能王欲授正言問民庇曰居正何如人能沈默不臧否人物者乎對曰居正性和平且訥默非耿介者也王曰若爾宜爲正言乃授之民庇後爲樞密使御史大夫性佞佛常寫佛經有僧日嚴在全州自謂能使盲者復視死者復生王遣內侍琴克儀迎之在道冒綵氈巾乘駮馬以綾扇障其面徒衆遮擁人不得正視衆寓普賢院都人無貴賤老

叻奔走謁見里巷一空凡盲聾躄啞有廢疾
者狼藉於前僧以肩輿之迎入天壽寺居南
門樓上宰輔大臣亦趨謁士女競布髮以藉
僧足僧令唱阿彌陁佛聲聞十里其盥漱沐
浴之水苟得涓滴貴如千金無不掬飲稱爲
法水能理百病男女晝夜雜處醜聲播聞祝
髮爲徒不可勝數時無一人諫止者明宗勅
驗僧詐放還其鄉初僧誑人曰爲法唯一心
汝若勤念佛曰我病已愈則病隨而愈愼勿
言疾之不愈於是盲者言已視聾者亦言已
聞以故人易惑中書侍郎文克謙以微服致
禮民庇亦拜於樓下十八年參知政事進中
書平章事有池得琴者代民庇爲大常錄事
得琴尙在大常民庇已爲平章也誇其遷擢
之速民庇爲人挺然有古風三掌貢擧得人
尤多好善周急確實無華故武夫悍卒亦知
景仰年七十三上表乞骸特授守司空中書
侍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致仕二十三年卒
謚文靖無子

崔陟卿

崔陟卿完山吏登第毅宗初補京山府判官
性廉介吏民畏愛秩滿還京足不至權門者
十餘年判吏部事崔允儀聞其淸直欲授耽
羅令陟卿以其再除外寄地且僻遠固辭允
儀曰耽羅地遠俗獷爲守實難故以子補之
幸子勿憚往撫遠民不爲國家憂則當報以
美官陟卿不得已就任興利革弊民皆安之
及還允儀已死陟卿貧甚無以自存將還鄉
會全羅按察使馳奏耽羅人善令尉侵暴以
反乃曰若得陟卿爲令當釋兵王謂宰相崔
褒偁曰有賢如此何不用之召賜綾絹卽除
耽羅令陟卿請挈家以赴王許之任耽羅者
與家偕自陟卿始耽羅人聞陟卿來卽具輕
艤迎之比入境皆投文籍拜曰公來吾屬再
生矣按堵如故明宗元年以詹事府注簿召
還轉監察御史拜左正言知制誥出爲揚廣

忠清二道按察使所至皆有聲績遷兵部員外郎以能治劇又出爲安北都護副使累遷禮部侍郎秘書監淸名動御老而不衰十六年卒年六十七初侍郎朴椿齡守完山以郡句選群童得陟卿崔均崔松年及迪還與之偕勸令就學後三人皆爲名士時號完山三崔

咸有一

咸有一恒陽人太祖功臣廣評侍郎規五世孫也父德候尙衣奉御同正有一早孤養於舅年十五至京父執宰相李俊陽憐而客之補吏部記官仁宗十三年西京反有一以胥吏從軍有功調爲還軍記事夙夜刻苦公耳忘私家貧常衣弊履寒時禁軍廚食不如式軍士議曰若得弊衣記事必不如是會兩府擧廉吏樞密使王冲薦之上素聞名得之甚喜召入內侍勾當軍廚事王嘗幸長源亭命近臣射有一中的賜金帛不入於家盡賫之

具軍廚什器後使寶城廉勤有聲紀毅宗朝復入內侍掌橋路都監有一嘗酷排巫覡以爲人神雜處人多疵癘及爲都監凡京城巫家悉徙郊外民家所畜淫祀盡取而焚之諸山神祠無異跡者亦皆毁之聞九龍山神最靈乃詣祠射神像旋風忽起闔門兩扇以防其矢又至龍首山祠試靈無驗焚之是夜王夢有神求救者翼日命有司復構其祠轉監察御史出爲黃州判官屬郡鳳州有鵂鶹岩淵世謂堂淵有一集郡人塡以穢物忽興雲暴雨雷電大作人皆驚仆俄頃開霽悉出穢物置遠岸王聞之命近臣祭之始載祀典又爲朔方道監倉使登州城隍神屢降於巫奇中國家禍福有一詣祠行國祭揖而不拜有司希旨劾罷之明宗即位召入內侍尋除兵部郎中時武夫執兵橫行街巷閒及見有一莫不倒兵而過遷累尙書左丞有良醞令同正盧若純主事閔正韓受圖詐爲有一及平

章事李公升內侍郎將少監獨孤孝等書投
忠州賊亡伊欲引此為亂亡伊執其使送于
安撫別監盧若冲若冲收械押還王命承宣
文章弼鞫之若純等曰今弒君之賊當路為
大官吾輩不勝憤激欲引外賊與之誅剪顧
吾輩名微恐或不從以有一公升等素有物
望故詐為其書耳王悶而義之重房請治其
罪皆黜配遠島若冲以若純之兄亦坐黜中
書門下又奏有一罪削內侍籍九年年踰七
十乞退以工部尚書致仕十五年卒年八十
遺命薄葬有一平生衣用麻布器用陶瓦不
事生產其妻謂之曰諸兒欲及公生時頗立
產業甚壯何不慮耶答曰予孤立無援勤儉
守節以立門戶兒輩但當正直節儉以俟命
耳何慼慼於貧窶乎子和曉淳淳登第以文
章節行名於時

廉信若

廉信若字公可峯城郡人仁宗時登第調廣
州掌書記稍遷正言奉公丁父憂廬墓三年命有
司旌閭選充詹事府錄事明宗即位以潛邸
舊恩特授國子祭酒翰林侍講學士傳判大
府事掌試所取多名士王益怒之信若有田
在峯城鄭仲夫奪之既而還之信若遣奴收
穫仲夫家奴邀奪與之鬪仲夫捕信若奴付
街獄殺之今重房劾之王不得已罷信若
尋拜吏部尚書後為西北面兵馬使金遣八
將軍來屯義州關外信若遣人詰之答曰聞
西京留守趙位寵請兵於本國及西宋欲伐
我故屯兵以備之耳信若又遣人曰位寵已
誅宋又阻大海無路請兵此皆虛說請問告
者名金將曰龍州人某信若使人往索則已
逃矣今諸城物色之得於永清縣鞫之其人
果服曰吾父常以國家密事漏金人多獲厚
利及其死囑諸兒故我以此恐惕邀彼厚賞
耳遂斬之沒其母為官婢擢樞密院副使翰
林學士承旨累遷至政堂文學禮部尚書仍

凡仕二十二年卒年七十五謚孝文爲人
體短小時人以比晏嬰分符杖鉞所至有聲績
聰警博覽强記尤長於范曄漢書一時高文
大冊多出其手

李知命

李知命字樂叟韓山郡人博覽群書善詞賦
工草隷年十八擢第調黄州書記居官廉直
民有飢者盡心賙恤流氓襁負而至後爲忠
州判官政如黄州鄭仲夫之亂内外文臣逃
竄無所容州人感知命惠政護之知命獨免
及明宗立以知命有文章德行擢尚書右丞
尋除右諫議大夫歷右散騎常侍翰林學士
承旨出按西海又爲西北面兵馬使所至皆
著聲績官至政堂文學太子少傅二十一年
卒年六十五謚文平知命爲相有古大臣風
再掌禮闈以得人稱若趙冲韓光衍李奎報
俞升旦劉冲基皆其所取子唐髦少有詞藻
有父風擢魁科仕至國子司業

庾應圭 貫[illegible]

庾應圭字賓王初名元規茂松人父弼以文
行顯質直不阿毅宗朝累官至門下侍郎平
章事修文殿大學士判吏部事王書拜官
鄭諴爲祗候弼論執不署告身王再三諭之
竟不從故終弼之身諴不得拜其剛正類此
諡恭肅配享毅宗廟庭有子五人應圭其長
也性頴悟美風儀時稱玉人善屬文再擧不
第入補内侍驟遷綜官持論端方臨事果決
若夙成然同列不敢以年少易之出倅南京
政尚清簡一介不取於人其妻因免乳得疾
但啜菜羹有衙吏密饋隻雉妻曰良人平生
未嘗受人饋遺豈宜以我口腹累清德耶竟
斷而退遷閣門祗候再轉考功員外郎鄭仲
夫等廢毅宗立明宗明宗素聞應圭名復召
入内侍授工部郎中使賀表如金告奏應圭
入境帝詔姿從路不納令有司移文詳問應
圭對曰前王久病醫藥不治以母弟晧權攝

國事帝曰讓國大事也何以不先陳請詔有
司再詳問應圭至帝覽表曰爾國雖小亦知
君臣之義兄弟之序乃何廢兄篡位遣飾虛
辭欺罔上國宜行天討以懲其罪應圭對曰
前王不幸有疾子亦不慧故遵先父王遺命
讓位于弟耳小國安敢欺罔天子陪臣雖就
湯鑊鈇鉞之誅更無異辭不屈帝猶疑之以
問宰執丞相良弼奏曰此不可信晛止一子
往年生孫嘗有表自陳生孫之喜一也晧嘗
作亂晛因之二也今晛不遣使晧乃遣使三
也朝廷遣晛生日使晧不轉達於晛乃稱未
敢奉受四也是必晧篡兄砥請於天子安可
忍也右丞孟浩曰當詢彼國士民果皆推服
即遣使册命帝曰封一國之君詢於民衆此
與除拜猛安謀克何異其遣使以詔書詳問
于晛遂以不允前王讓位回詔授應圭應圭
奏陪臣所獻二表也新王之表何無回詔也
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臣之職也臣今辱命罪
不容死與其生還本國寧隕身上國閉於天
下因不食具服立庭向闕待命晝夜不移三
日館伴以聞帝屢使勸食猶不食從者夜密
進水漿應圭叱之曰汝亦人耳何行詐之甚
耶及五日形容枯槁氣息將絶力不能立數
至僵仆帝憐其忠誠遣大臣慰諭曰爾國雖
小有臣若此已寢問罪之議將降詔依允汝
且就食毋傷生應圭曰宸眷雖厚臣不受回
詔何敢食乎受詔之日乃臣續命之辰不食

七日帝益憐之授回詔賜御饌幣帛厚慰而
送之及還以功擢軍器監兼太子中舍人賜
金紫宰相又請録應圭子孫以勸後來從之
後金人每使介往來必問安否一日宮闕災
應圭先請景靈殿抱五室祖眞以出又至中
書省出國印僉甫當起兵欲討仲夫等仲夫
等捜殺文臣幾盡一卒執宰相尹鱗瞻縛之
次縛應圭應圭厲聲叱曰汝賤卒敢辱宰相
與郎官乎卒不敢近應圭往見諸將曰未聞

無禮義而能保國家者也且古法刑不上大
夫公等有志匡國宜法古先柰何使賤卒縛
辱大臣況尹公有將略廟謀若國有大事舍
此人不可又多殺無辜必有殃禍諸將曰庚
寅之事微公告秦吾屬菹醢矣乃迎坐禮之
遂解鱗瞻縛轉殿中監四年趙位寵起兵西
都諸城響應王以應圭素有名望命宣諭諸
城諸城稍稍效順拜工部侍郎明年又與給
事中史正儒往西京宣諭見位寵諭以君臣
大義辭意慷慨位寵即上表請降應圭將還
西京裨將李仁白明等送之據應圭鞍與語
辭頗不恭應圭罵曰汝微卒何得無禮於天
使耶仁等拜謝行至生陽驛正儒困且疾請
留宿應圭不聽曰幸脫虎口宜達曙亟行至
高原洞仙兩驛正儒復固請留宿又不聽翼
日入京位寵果遣精騎追至洞仙驛不及憤
怒斬其館吏而還是年卒年四十五子禧世
謙禧眷妨公子世謙戶部侍郎子頎自有傳

資諒字湛然應圭之弟也莊重寡言毅宗朝
文臣大盛資諒年十六與儒家子弟約爲契
欲併引武人吳光陟文章弼衆皆不肯資諒
曰交遊中文武俱備可矣若拒之後必有悔
衆從之未幾鄭仲夫作亂同契者賴光陟章
弼營救皆免資諒蔭補守宮署丞尋出守龍
岡縣諳練吏治摘發如神一方稱之歷任臺
閣所至有聲出鎭東北廉按東南無不畏威
讋服然濟以恩信故民便之高宗時累拜尚
書左僕射引年乞退與致仕宰相爲耆老會
事佛甚篤十六年卒年八十子靖敬玄珪皆
登第靖珪早死敬玄累遷至諫議大夫嘗掌
監試以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爲題擧子
解題意敬玄誤解以誠信之信有一生前詰
是非敬玄怒黜之時人譏之

玄德秀

玄德秀延州人鐵面犀骨有膽略以意氣自
高言語夸大人或譏之幼聰悟異常延州分

遣將軍金甫往見而脅之拜至京請遣大
義善屬文屢舉不第有以歸鄉里明宗四年
趙位寵起兵西京岊嶺以北皆應之德秀與
其父都領惟胤謂州將曰昔契丹蕭遜寧侵
我列城並降而我州獨屹然固守功載王府
今位寵包藏禍心旅拒王命天地所不容苟
懷忠義者可忍從耶遂與州將望闕拜連呼
萬歲閉城固守位寵遣人牒延州趣之曰今
北界四十餘城兵已會于此獨爾城不至謂

舉銳兵問罪慎勿聽二三人語宜[illegible]與爾
速赴西都城中推德秀權行兵馬臺事德秀
遣州將彥通等三十餘人擒賞牒者殺之位
寵又牒云今發兵者將以救北蕃列城也列
城兵已至清川江獨爾城不至將發兵往滅
之於是州人頗洶洶有欲應位寵者德秀詐
爲猛州將吏書密令城外民投城中曰上京
兵十領已踰鐵嶺自東界將擣西都凡州鎭
爲位寵詿誤者不可輕發兵其各堅守以待

之城中人信之無二心德秀與其州副使崔
博文判官安之彥金公裕等分兵屯守諸門
兵馬使車仲圭趣延州至雲騂驛雲州人殺
之分臺監察御史林擢材錄事李唐就等懷
印至延州曰兵馬使既死吾等無所歸請活
我於是州人以德秀爲宣旨別監龍虎軍
將軍利厚權行兵馬使事德秀權監倉使事
唐就仍爲兵馬錄事遂易置部署嚴兵守之
安北都護都領姜遇文與三十四城都領致

書延州將吏曰上京將發大兵討北蕃諸城
諸城實無罪故西京趙尚書惻然欲救吾等
徵召士馬而貴城獨不至何也若有異謀不
從者當赤其族宜率兵赴西京使無後悔[illegible]
州郎將君偶又遣孟賫書諭之曰西京[illegible]
使貞率四十餘城及諸寺院僧萬餘兵欲破
貴城宜慎思之速赴召擢材斬孟梟示城外
俄而西兵來攻城擢材擊破之至暮西兵復
屯城南呼謂曰東北諸城舉兵欲正三韓獨

爾城不應故與兵來攻有斬刺厚兄弟搦材
唐就等開門出降者將加厚賞不爾必屠之
德秀自南門出擊之西兵遂趣京都至京西
爲李義方所敗乃曰雖不能得志上都延州
以小城久不下不可不討復趣延州圍數重
德秀遣高勇之唐就等急擊大敗之擒殺甚
衆西兵復來攻德秀又出擊大破獲兵仗無
筭明年金遣高羅率兵來屯延州境城中皆
懼高羅曰帝聞爾國列藩拒王命獨爾城不
從久爲賊所逼勢甚危命予領兵爲援爾等
勿疑畢偘素以恩信聞于金人至其陣以實
告之高羅下淚曰帝所聞果信也有急吾當
助之爾等宜勵忠義一心王室遂去諸城兵
復攻延州德秀又擊敗之王拜畢偘爲將軍
安北戶長魯文胂爲閤門祗候使居其鄉德
秀爲內侍祗候安北都領宋子清文臣老妾
遇文職賞有差能使居京以安北初附位寵
而撫背之也德秀上書請納祗候告身赴興

不許尋出爲安南都護副使爲政廉明吏民
敬畏尤惡淫祀禁令甚嚴巫覡不得入境有
吏執女巫與其夫至德秀訊之顧謂同僚曰
此巫非女乃男子也同僚笑曰非女安有夫
乎德秀令裸視果男子也先是巫出入士族
家淫亂婦女其被污者亦羞之不以語人故
所至恣淫穢至是一方服其神明入爲都官
郎中時散員同正盧克清家貧將賣家未售
因事出外其妻受德秀白金十二斤賣之克
清還謂德秀曰予初以九斤買此家居數年
無所增飾而得十二斤豈可乎請還之德秀
曰爾能守義而獨予未耶遂不受克清曰予
平生不爲非義豈可賤買貴賣以黷于貨子
若不從當悉還其直復吾家也德秀不得已
受之曰予豈不逮克清者乎遂施佛寺聞者
莫不嘆息曰今世得見如此人耶後拜吏部
郎中諫官奏不宜授邊城人乃改授兵部郎
中轉司宰少卿德秀妻黃母死妾告妻母服

事覺劾罷神宗朝起拜殿中監累遷兵部尚
書致仕高宗二年卒

崔均　甫淳　允愷

崔均字幹儒全州人自幼才學出群仁宗朝
登第累轉少府注簿時宰相崔允儀奉旨擇
文士詳定禮儀均首居其選允儀遘疾毅宗
遣中人問所欲言者奏曰臣蒙國厚恩備位
將相至於子婿並居華顯更無所望爲國大
用者唯崔均耳王即授閣門祗候明宗立擢
戶部員外郎屬內侍尋遷禮部郎中兼太子
文學賜金紫金遣使問王即位之故命均爲
接伴使金使屢致詰隨問辨辭無差姸金使
服其敏給趙位寵起兵西京以均爲東北路
都指揮使往諭諸城均歷抵登和等數十城
回至寶龍驛王遣李景伯權授均禮部侍郎
充兵馬副使與兵馬使合擊西京均聞命謂
景伯曰吾觀諸城皆與位寵連結懷二心敢
兵若奉向背未可知然君命可辭乎即入和
州營是夜位寵將金朴升趙冠等來攻郎將
李琚開門納之均與兵馬使大將軍李儀[illegible]
史智仁徒被執均罵曰賊帥位寵起自行伍
位至八座國恩莫大而乃忘恩背義擧兵構
逆天地神人所共憤其覆亡可立待也汝等
助其凶逆拘執王人若官軍繼至汝輩皆爲
齏粉罵不絕口均儀及幕僚[illegible]傑皆遇害均
工草隷文才吏幹俱優未及大用人皆惜之
贈禮部尚書後以子貴加贈尚書左僕射子
甫淳甫延甫延官至工部尚書
甫淳器識宏深少孤力學登第調黃州掌書
記政尚清白累遷小府監典制誥撰賀金
主即位表云五馬渡江表晉朝之開新主六
龍御極符羲易之見大人金主兄弟爭位惡
其逼中書省詰云我聖上龍飛非若晉朝渡
江之比何用此語遂罷甫淳職未幾拜吏部
侍郎右諫議大夫高宗朝累官至守太師門
下侍郎平章事判吏部事卒謚文定[illegible]撰

贊錄事允倜允愷允儕奉御允愷登科累轉尙書右丞時崔竩累世柄國舉朝趨附允愷獨不至其門金仁俊誅竩以允愷廉平擢爲右副承宣掌吏兵部選官至樞密院使御史大夫

金巨公

金巨公初名子彪北原人性廉謹起自胥吏入內侍毅宗初右常侍崔誠中書舍人崔允儀等論巨公及宦者金晸等七人請黜之王不聽誠等伏閤力爭三日乃從之巨公累官至知門下省事戶部尙書與崔褒偁有隙憂懣而卒爲人美容儀善辭令常秉閤門接賓客進止詳雅遂至宰輔

韓惟漢

韓惟漢史失其系世居京都不樂仕進見崔忠獻擅政賣官曰難將至矣挈妻子入智異山淸修苦節不與外人交世高其風致徵爲西大悲院錄事終不就乃移居深谷終身不

遼未幾果有契丹之難蒙古兵繼至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教修

杜景升

杜景升全州萬頃縣人質厚少文有勇力初補控鶴軍爭搏者招景升為伍其勇上將軍文儒寶聞之曰搏賤技也非壯士所為景升遂不往後以隊正充厚德殿牽龍鄭仲夫之亂武人多劫奪人財景升獨不離殿門秋毫無犯明宗初再遷散員李義方聞其名引為內巡檢軍指諭一日退朝步出泰安門變服亡匿家人尋之三日得北山巖石間問其故云嘗入直怳若夢有數人謀殺已懼而微服遁去俄有數萬人逐之因以至此人謂庚寅橫死者為祟也義方聞景升復出喜曰此人世不多有復授指諭遷郎將東北面兵馬使金甫當起兵南方皆響應義方以其從兄郎將李椿夫及景升為南路宣諭使椿夫性暴虐多殺邑宰景升從容謂曰受命之日以為方鎮構逆州郡響應禍亂連結恐難底定今賴公威靈巨魁已殲先聲所至束手請命誅戮既多請自今皆寬之脫有反狀情迹昭著然後誅之椿夫從之南方悅服使還椿夫謂景升曰始以公為庸怯乃今知公寬厚謹慎能濟大事向非公策豈惟叛逆未息亦使僕陷於不義因結為刎頸交景升以功拜將軍出為西北面兵馬副使戍昌州西京留守趙位寵起兵分遣將軍朴存偉李彥功等為位寵所執時景升戍旋至香山洞通路驛遇西兵與戰敗之景升至撫州館方晝食西兵千餘人突至景升開館門西兵爭入景升射一人即仆地西兵敗走景升謂士卒曰賊在前不可從舊路乃由從夜行至一寺解鞍與僧問路僧指之景升日夜兼行八日而至京時元帥尹鱗瞻已出軍王以景升為東路加發兵馬副使景升率兵五千餘人至孫山分軍

爲三以左右翼急擊西兵大破之斬首千餘級至宜州位龍將伯州升列城外禦之景升選銳攻拔其城擒州升斬之傳首于京諸州鎮稍稍歸附定邊二州及宣德鎮欲殺女眞景升遣人撫安之女眞千餘人到定州門外欲棄老幼奔景升諭解之女眞乃退景升至孟州西兵據險以拒與李義敗石麟等擊破之斬四百級禾憲二州兵弃城走景升駐居民令按堵撫州堅拒不服雲中兵又至爲聲援景升分兵擊之雲中兵退撫州遂降時行營兵馬使及四總管戰不利還京西兵遮路景升迎擊于大同沅凡二十戰皆捷西兵大敗景升還至平州又進知泰軍李光挺郛迎勞問及至召見曰卿以死許國使究德挫氣功不細矣然大懿尚存社稷之恥也卿其勉之仍命爲後軍總管使復進之景升踰鐵門從耀德雲中路行所至風靡西兵入保連景升積土城外列大砲攻撥之又斬獲[illegible]

領留撫我及令獻令戾等士卒入城爭取貨寶景升下令禁止之惟聽取金帛於是西北諸城皆迎降遂移師攻西京連捷西人負固久不下軍中以延州爸鼎爲嚮器人便之曰公之計遠矣西兵夜出犯陣燒營門景升令曰既火矣救之何益惟取物投之火益熾明如晝兵不敢入然恐詐者西人多出城投降者誘與鏖戰破西京擒位龍殺之西京平餘兵尚在復以景升爲西北面兵馬使[illegible]永清礼路處置使李景伯欲與議軍事遣五百騎邀之西人設伏狙擊于路騎兵皆潰僅郎將高勇之等十餘人走免景升已就道聞變馳還入城西人追不及執電吏殺之景伯與景升不協戰淤不利召景伯還以石鱗代知西北路兵馬事景升兼處置使金使將還西兵梗路不得過景升禁士卒掩擊殺之王嘉其功陞上將軍知御史臺事驟遷守大尉參知政事判吏部事修國史實錄注雖內寵

莫敢攖之進平章事封三韓後壁上功臣
畫工李光弼圖形光弼曰畫法主肖畫半像
耳景升怒使具體兩府文武百官就第賀重
房諸將宴賀酒酣各執樂器景升歌守司空
鄭存實吹小管李義旼怒罵曰安有宰樞自
同伶人歌吹也乃罷歸景升目不知書時有
一醫題壁自稱玉堂人有人嘲之曰戰將令
爲修國史不妨醫作玉堂人聞者齒冷景升
與同列秩武目都監所藏判案國之龜鑑都
秩錯亂漸難稽考宜加檢討謄寫以藏從之
又奏祖代諸功臣贊定大業厥功卓然宜追
加爵命以示不忘王嘉其奏皆贈爵又爲錄
券各賜其後與義旼同拜門下侍中位在義
旼上義旼在中書大詬景升笑而不荅尋加
中書令舊制三品以上每遷級例上讓表降
詔不允然後表謝上官景升獨曰力不欲讓
而假人筆外爲禮文吾不忍爲也王移御延
慶宮訛言變生輦下扈駕百官皆依假四散
景升獨按轡神色自若崔忠獻謀廢王勒兵
市街托議事召景升景升父諸將軍柳森栢
疑之自刎死遂流景升于紫燕島又流森栢
父得義于南海景升在島憂憤嘔血卒或云
景升有徭其奴欲流密毒之

于學儒

于學儒水州人父邦宰膂力絶人官至右僕
射學儒倜儻有氣槩宿衛毅明兩朝忠謹無
他李高李義方等將作亂謀主兵者皆曰在
令舍于公復何人哉遂詣其家謀之學儒曰
公之志大矣然吾父常戒予曰武官見屈於
文官久矣能無憤乎去之易如拉朽然文官
見害禍及吾輩亦不旋踵汝宜愼之吾父雖
沒言猶在耳死且不從及二李得志謀害之
學儒懼求娶義方妹得免官至同知樞密院
事卒

盧永淳

盧永淳杞溪人毅宗朝入内侍爲閤門祗候

東北面兵馬使及春州道按察使奏京畿伊
川安峽東州平康東界永豐宣州西海谷州
之境寇盜橫行請捕之王遣來淳及兵部郎
中金彝等捕賊首異變貟衣朴等誅之後拜
承宣鄭仲夫之亂扈從臣僚多遇害來淳本
兵家子且與武臣相善故免官至平章事子
孝敦蔭補官歷任中外累立戰功事有利國
知無不爲熙宗四年以門下侍郎平章事卒
年六十二謚懿貞

趙位寵

趙位寵史失世系毅宗末以兵部尚書爲西
京留守鄭仲夫李義方等弑毅宗立明宗明
宗四年位寵起兵謀討仲夫等遂檄召東北
兩界諸城兵曰側聞上京重房議以北界諸
城率多桀驁欲討之兵已大擧豈可安坐自
就誅戮宜各糾合士馬速赴西京於是岊嶺
以北四十餘城皆應之獨延州閉城固守王
遣平章事尹鱗瞻率三軍擊位寵又遣內侍

禮部郎中崔均爲東北路都指揮使諭諸城
鱗瞻至岊嶺驛位寵遣兵急擊大破之位寵
先鋒至京西義方擊敗之奔還至大同江收
散卒復嬰城固守義方久屯城外位寵擊卻
之義方兵獲位寵子卿及將軍禹爲善斬之
傳首于京明年位寵遣兵擊攤德縣時義方
已伏誅王遣殿中監庾應圭給事中史正儒
詔位寵曰朕因臣民推戴奄登大寶于今六
年賴文武臣隣協輔獲守丕基頃有賊臣專

擅國政多行不義害及中外民怨兵起至於
無知小民殺傷尤多朕甚哀痛其賊臣已從
卿等表奏擧義掃蕩卿等又請降使宣諭嘉
乃忠誠遣使宣諭體朕至意更勵忠誠位寵
上表請降應圭還位寵悔之遣精騎追至洞
仙驛不及不勝其憤斬其館吏而還尋遣左
營郞將徐俊明上表賀誅義方王留俊明於
法雲寺唯放校尉徐惟挺還上京兵圍漣州
數月漣州請救於位寵位寵遣將救之上京

兵從間道擊之斬千五百餘級虜二百五十
餘人又擊之于赤園斬七百餘級虜六十餘
人時毅宗猶未葬以位寵聲言義方弑君不
葬之罪乃發喪葬禧陵將軍朴存威奉使至
雲中道每誘納金之事雲中人應位寵遂斬
存威鱗瞻攻西京位寵食盡至啗人屍時出
挑戰鱗瞻堅壁不出位寵遣金存心趙規如
金奏義方放弑之罪存心中道殺規來泊禮
安江王遣中使迎勞拜存心內侍閤門祗候
其軍將六十人職賞有差位寵聞之殺存心
妻子位寵復遣徐彥等如金上表曰前王本
非避讓大將軍鄭仲夫郎將李義方弑之臣
位寵請以岊嶺以西至鴨綠江四十餘城內
屬請兵助援金主執送彥等東京路都總管
府牒寧德城云西京留守趙位寵三次遣使
九十六人齎告奏表文等事今勘得所遣人
徐彥等狀稱大定十年八月前王避讓賢寺
大將軍鄭仲夫郎將李義方等執前王及子
孫送海島立前王弟翼陽公為王飾以因病
讓位上表大朝大定十三年仲夫等遣人殺
前王及子孫官僚等大定十四年位寵上表
請王誅仲夫等今年正月王下詔諭賊臣等
已誅復有仲夫子筠殺義方等不告國王領
兵三萬餘人攻西京相戰至今未決勝負今
年六月位寵與北界四十餘城欲屬大朝遣
義州都領崔敬若等齎牒婆速路總管府公
文至義州關門為鄭筠臣等所殺又筠等軍
馬遮路以此遣大使金存心趙規等各三十
餘人泛海來奏不知消息節次再遣彥等其
欲屬大朝及請兵問罪等事委是端的欽奉
帝命位寵陳乞事則非大國所容將彥等付
彼國施行其彥等衣甲諸物差官交割六年
位寵使人詐為居士服請兵於西北州鎮至
靜州被執位寵與上京兵戰佯敗走上京兵
逐至龍興德部位寵回兵擊之上京兵死者
甚多麟州人康夫祿升鄭臣等殺防守將軍

稟允和王遣內侍祗候崔存往諭之未幾夬等又殺義州分道將軍尹光輔防禦判官李彥升以應位寵位寵遣人署諸城倉庫官靜州都領中郞將洪德謀執位寵所遣人以拒夬等袖刃至德家欲害之德伏兵於門斬之鱗瞻攻西京通陽門後軍摠管杜景升攻大同門破之城中大潰遂殺位寵函其首來獻梟于市又執送位寵妻孥

房瑞鸞

房瑞鸞宣州鄕貢進士趙位寵起兵西北諸城皆附瑞鸞謂其兄孝珍得齡曰位寵脅誘諸城土豪僞署官職令收兵赴西京吾曹亦與其中吾婦翁尹仲瞻以兵馬判官在從兄鱗瞻麾下壻攻婦翁情所不忍况位寵所謀不軌終必自敗兄宜熟計孝珍等然之夜密誘州人曰位寵始以誅賊臣爲名故諸城響應稱兵向闕及至郊畿交鋒輒敗官軍追擊僵屍相枕欲收餘燼復謀旅拒氣勢已沮不可復振所恃者惟險固耳若王師一朝拔西京移軍臨之闔城必爲齏粉且位寵之志不止討賊若不改圖恐爲同惡流醜後世今欲率先倡義去逆効順於諸君意何州人皆諾有都領郞將義儒受位寵署爲將軍獨不可孝珍狙射斃之卽遣人告義州義州人亦殺位寵所置將景綽等以應遣人賫首從間道飛報行營諸城聞之皆罷兵事聞王嘉之賜孝珍爵散員瑞鸞以同正屬內侍得齡留本州爲戶長未幾州人嫉孝珍獨受爵遂殺得齡及其母

朴齊儉

朴齊儉明宗時以大將軍爲西北面兵馬使趙位寵旣敗餘衆復聚分軍爲三有恩進戩端進國者爲中軍行首戒訓爲指諭金甫爲前軍行首光秀爲後軍行首散屠嘉渭泰漣順等州山谷首尾行劫大爲民患焚慈肅二州屠妙德香山館寺王遣兵討之屢戰失利

齊儉始至管興錄事金重甲謀部分諸校發興化雲中道兵為掩襲計賊依阻山林無定居諸郡人又多為賊耳目軍中動靜輒先知之戰始交輒敗北士卒氣沮逗留不進栽留五百人為聲援引還賊乘勝攻寧州靈化寺驅僧為兵進攻漣州賊勢轉盛然其遊寇日久閭閻無塢壁者劫掠既盡大城皆堅守未易猝拔由是漸就飢窘謀欲降齊儉聞之遣人招誘諸屯賊相率來降齊儉每見降者[illegible]拊循之曰汝等亦皆吾赤子開倉賑之前後凡六百餘斛乃聽其所欲分處龜連等州使之安業給光秀等傳騎送京王以光秀為校尉金甫攝校尉遇進賊端戒訓為隊正獨遣國不降絕其黨百五十餘人欲投女眞齊儉追兵盡擒斬之龜州別將東方宥等十七人與賊交鬪往來皆誅之齊儉後知御史臺事其子葆光年少輕僄初補權務氣驕道遇宰紹膺[illegible]見[illegible][illegible]有持書者求之不與葆光歐辱之紹膺妻大怒率僮僕持刀杖至齊儉家呼噪欲殺葆光葆光及家人皆逃匿紹膺女壻慶大升弟也紹膺妻憑慶勢訴重房重房奏葆光道辱宰相妻大無禮宜置於法事下重房治之葆光竟不出齊儉坐免歷抵諸將家乞憐諸將哀之請復其官王許之

奇卓誠

奇卓誠幸州人美容儀善射御初補校尉毅宗好馳馬擊毬擢為牽龍常在王側善事權貴驟遷衛將軍明宗初累轉叅知政事趙位寵起兵卓誠為副元帥禦之及還判兵部事進門下侍郞平章事判吏部事有金平者少有文名金甫當之亂妻父韓彥國被戮平攜妻子隱於昇平郡及卓誠秉政以平有才擢為直史館卓誠貪財賣官由是賢者屛跡讒佞競進家臣高忠全李仁齡皆姦黠貪鄙惡聲遠播九年卒廣平宮久廢無主卓誠欲請王居之其妻諫止之不聽居數月而死後王

論討位寵功贈推忠協謀佐理同德功臣守
太師門下侍中圖形閣上

洪仲方

洪仲方起自行伍鄭仲夫廢毅宗立明宗仲方與有力驟拜大將軍性謇直不阿每面折人過王器之人亦倚重時武散官撿校將軍以下散員同正以上聚議欲奪處東班權務官重房臺省畏衆口莫敢誰何仲方獨曰國家設官分職唯卿監外武臣不兼文官自庚寅以後吾儕得處臺省布列朝班校尉隊正許着幞頭西班散職差任外官固非先王之制若又遽奪權務官其如東西定制何吾寧死不從議遂寢於是西班散職群聚於路每見達官控訴不已一日遇仲方遮道慢罵仲方攘臂跋馬搪突至重房曰吾今日幾死矣下之陵上至如是耶乃密謀捕首謀者四五人配島又流其黨十餘人時議尤重之累官至守司空尚書左僕射掌外官長吏之職進退予奪惟意所恣又蓄嬖妾嗜利者附之爭納賄賂九年卒

慶大升

慶大升清州人父珍中書侍郎平章事大升膂力絶人早有大志不事家產年十五蔭補校尉累遷將軍珍性貪鄙多奪人田及卒大升悉以田案納選軍一無所取人服其清明宗八年清州人與州人係京籍而退居者搆隙捕殺幾盡其黨之在京者聞之欲報仇矯旨募死士向清州王遣將軍韓慶賴等追止之不及與州人戰不克死者百餘人時大升與大將軍朴純弼爲本州事審官以不能禁制見罷牧副使趙溫舒亦罷大升嘗憤鄭仲夫跋扈謀欲討之以其事艱大隱忍未發會仲夫子筠潛圖尚公主王患之大升銳意討仲夫畏其壻宋有仁未得閒及有仁斥逐文克謙韓文俊大失人心朝臣皆側目牽龍許升有勇力爲衆所服誘之升及隊正金光

卓俊翼又皆大升所善九年大升謂升曰我
欲去兇徒汝能從之事可成矣升諾之大升
曰藏經會罷之夜宿衛之士必皆困睡吾今
死士三十餘人伏知義門外汝先殺鄭筠於
內以嘯聲為約則我發伏應之夜四鼓升入
筠直室殺之遂發嘯大升率死士踰宮牆入
殺大將軍李景伯指諭文公迪所見輒殺宮
中呼噪鋒刃交接王驚愕大升至寢殿外大
聲曰臣等衛社稷請上無恐王出御宮門召

十七

大升等手賜巵酒以慰之大升因請發禁軍
分捕仲夫及有仁父子仲友等聞變逃匿民
家悉捕斬之梟首于市王呼大升問曰欲以
筠承宣之任授卿大升曰臣不識字非所敢
望王曰非卿則誰可者吏部侍郎吳光陟何
如對曰承宣出納王命非儒者不可光陟雖
稍知書然亦武臣恐似鄭筠王嘿然大升知
光陟必拜承宣惡之大升族兄將軍孫碩宗
與光陟有仇譖大升并殺之遂分捕四家之

黨將軍金光英指諭石和龍連中郎將宋得
秀奇世貞等殺之朝士詣闕賀大升曰弑君
者尚在焉用賀為李義旼聞之大懼武官或
宣言曰鄭侍中首唱大義沮抑文士雪吾曹
累年之憤以張武威功莫大焉今大升一朝
而尸四公孰討之耶大升懼招致死士百數
十人留養門下以備之號都房為長枕大被
令輪日直宿或自共被以示誠款未幾辭職
家居然國有大事必就關決大升自去鄭宋

十八

以來心不自保常令數人潛伺里巷偶聞飛
語輒拘囚鞫問累起大獄用刑深峻時京城
寇盜多起自稱大升都房有司逮捕因之大
升輒釋之由是公行奪掠無畏忌大升門客
殺一良家子於路有司捕之欲治大升力救
得免升光立等恃其同功偃蹇自肆陰養惡
少又眠侍東宮寢臥後壁歌吹徹夜旁若無
人大升忌之召升于其第斬之道見光立殺
之以兵自衛奏云升等縱恣非唯欲殺臣且

圖不執事過不暇奏聞已誅之王命近臣慰
諭之宰相以下皆就第或致書而賀大升稍
自安能其兵衛十一年前隊正韓信忠蔡仁
靖朴致純等謀作亂令史同正大公器知之
以告大升大升白王捕鞫之辭連石和及別
將朴莘注簿李敦實乃流信忠仁靖敦純等
于島貶和南海縣令莘河山島勿當使流敦
實于廣州王內忌大升外示優寵日賜珍羞
服玩參請無不曲從故人多趍附然非有學

識勇略者大升輒拒之武官皆畏其威不敢
縱肆十三年大升忽夢仲夫握劒叱咤因得
疾卒年三十及葬道路莫不哀哭初大升之
討仲夫也牽龍金子格有力焉大升愛之俾
領都房大升卒都房斂錢以葬將散復聚欲
子格誣告曰大升都房往往復會者將爲亂
也王素忌大升命重房捕之使大將軍鄭存
實吳淑等治之苟名在都房者悉捕之其或
逃匿縛其父母妻子及族黨囚苦之匿者自

出或自刃死凡得六十餘人復諭存實等嚴
加拷掠窮索其黨又令內官伺用刑苛緩於
是捶楚甚酷並流遠島多死于路存者不過
四五人光陟父挺嘗爲郎將西都之反仁宗
命挺賫詔密諭諸城挺藏詔衣中徒步間行
被邏卒執繫獄有一醜女食之挺德之約爲
夫婦遂生光陟後挺累官至尚書以老致仕
妻無子乃召光陟爲嗣光陟補牽龍隊正喜
與儒士遊不好武毅宗末爲別將牽龍行首

與李義方有素拜千牛衛將軍改金吾衛將
軍吏部侍郎明宗欲授三品職光陟曰臣年
少拜四品又兼吏部於臣足矣遂辭出爲楊
忠州道察訪使時孫碩父爲水州使性貪鄙
侵漁無厭百姓苦之碩懼就光陟求哀光陟
素聽竟劾罷之碩由是與光陟有隙遂誣大
升殺之

陳俊

陳俊淸州昌陽縣人有勇力起行伍積勞拜

衛將軍戍北界戍將例不得著正角幞頭獨
俊著之知兵馬事梁升甫禁之不從劾罷之
起爲大將軍明宗朝累拜知樞密院事進叅
知政事判兵部事九年卒陛賀直頗得時譽
王亦器重庚癸之亂文臣家賴俊全活者甚
多時人謂有陰德後必昌孫湜濡溫皆登第
有文名湜官至御史大夫濡選直翰林院以
右司諫知制誥出知公州卒善爲詩詞語清
麗少與李奎報齊名時號李正言陳翰林

崔世輔

崔世輔系本寒微不解書毅宗時以禁軍充
隊正丁亥流矢之變以世輔在側疑之流南
海後武人得志召復舊職明宗初累拜同知
樞密院事十四年進門下侍郎平章事判兵
部事上將軍有人訴重房曰修國史文克謙
直書毅宗被弑事弑君天下之大惡宜令武
官兼之使不得直書克謙聞之懼密奏王王
重違武臣意然總其非舊制乃以世輔同修
國事世輔擅改事爲史由是毅宗實錄脫略
多不實克謙嘗於驪史堂戲世輔曰儒官之
爲上將軍自我始武官之同修國史自公始
相與一噱時崔連金富亦以將軍並爲禮部
侍郎武人兼儒官自三人倡十九年世輔代
克謙判吏部事性貪汚視賄賂多寡爲升黜
財累鉅萬尋加特進守大師二十三年卒子
斐美容儀爲東宮指諭太子嬖婢在宮垣內
擲摘挑之斐遂私之事泄王欲置諸法賴李

義旼營救獲免太子逐婢婢爲尼斐猶通焉
崔忠獻數其罪流南裔初世輔構第遍一坊
四面各置第宅爲子孫計未久家門盡滅

朴純弼

朴純弼門地賤微挺姿表美鬚髯進止言語
爲人所推許毅宗時以中禁軍入衛頗勤恪
始補勇爵明宗立選左中禁指諭時武人秉
政文臣殲盡簿書要委純弼獨能操筆終始
無怠以功授大將軍號令軍府自是不淹旬

日賤歷華要至兵部尚書純弼直東宮之旁
大營私第太子白王曰術人以爲朴尚書第
於東宮爲月建方不宜營造臣力不能禁請
上禁之王曰朴尚書必不聽我言但汝修營
以消厄患聞者莫不憤嘆後拜樞密院使曾
元正之作亂也純弼當直逆知之移病以免
進中書侍郞平章事二十一年以參知政事
卒

李英搢

李英搢初名寵夫高令郡人家世微賤肅高
小充選卒性殘忍喜禍鄭仲夫之亂附李義
方李高惡其兇暴世之言殘虐者必曰寵夫
慶大升用事誅戮兇黨殆盡英搢畏縮及大
升卒復横肆驟遷刑部尚書漁奪無厭以致
家富屋宇耽耽人見之曰影響求使于金沿
路需索郡縣奔走賂遺萬計纖擧四達金人
見之曰汝向爲義州戍卒州人皆呼爲獸心
人汝國無人俾汝拜高官銜使命耶所至
[illegible]
慢[illegible]不禮及還詰其子曰汝輩免使異國幸
矣轉兵部尚書疾篤在告會有武選力疾而
出尋死

白任至

白任至藍浦縣人業農初以驍勇被選至京
倚屋居賣薪自給毅宗選充內巡檢軍扈駕
出入不離左右以勞補隊正鄭仲夫之亂武
人得志遂[illegible]明宗朝累遷刑部侍郞妻具
酒饌盛騶從訪舊賃家嫗嫗驚歎曰賤汝之
福也轉大將軍兵馬副使有養賢庫記官嘗
借庫銀器數事寄郞將李允平家過數日記
官取器不還其妻候之闕有寵屢在路旁往
視之即其夫也妻意必爲允平所殺訴有司
治之允平不服久繫獄以賂免拷掠允平家
人及記官親友被拷訊死者數人國人皆曰
允平實殺記官法官故緩之允平聞而告曰
予實無罪國人皆指予爲言勢不可逭請納
家貲贖之公[illegible]久未決時中軍闕戰馬有法

薄同正趙英仁者鞍馬服飾極鮮華求藉神
騎班任至曰英仁家素貧今暴富有由執送
法司英仁恃其無顯迹略無懼色俄有一僮
來告曰我英仁家僮也主與記官素親一日
記官賫銀器到家主貪其物遂殺之吾母適
在前主恐事洩并殺吾母後園以滅口銀器亦
埋其地我欲告法司復離恐見害未敢耳有
司依據之皆得從至後拜刑部尚書遷知樞
密院事嘗以私事謁王引入內殿優禮以遣

舊制大臣非國家大事不詣君門臺諫不劾
任至時議譏之二十一年以知門下省事卒

李俊昌

李俊昌明宗時為刑部侍郎有男子夜投匿
名書于壽昌宮門巡檢官捕得之乃譖俊昌
兄弟也王性柔弱事皆決於諸將但頷之而
已諸將信其書乃欲誅俊昌等王聞之召大
將軍鄭邦祐責曰自癸巳以來無辜多見害
予不能救咎實在予今俊昌等若誅不執然

必顯告豈夜投匿名書乎由在男子諸將何
欲誅俊昌耶諸將拷問男子果服其誣流遠
島蓋怨俊昌嘗奪其田也後拜太僕卿俊昌
母睿宗宮人出而宮人本賤隸舊例宮人子
孫限七品雖登科者至五品俊昌至是拜三
品臺諫畏縮無敢言者官至樞密院使卒

崔忠烈

崔忠烈明宗時拜司宰卿神虎衛上將軍累
遷同知樞密院事與院使李光挺副使文克

謙等奏燃燈會舊用二月望近因睿考諱明
改用正月有乖先王之意今三光告異二氣
不調恐或由此縱不設會作樂請於二月望
令公私隨宜燃燈從之忠烈又建議八關會
百官果衣與中禁軍衣飾華侈無制請禁之
從之尋以星變乞解職不允進中書侍郎平
章事太子少傅判刑部事舊制燃燈八關必
遣宰相至西京攝行齋祭自甲午之變西京
有事詔停遣使但遣三品官忠烈判其睡

遣奏曰先王遣宰相爲使盡畫京也乞依
舊制王撫知其意遣忠烈如西京行八關會
及還多受賄賂輜重至三十餘兩卜二年卒

鄭世裕 叔瞻 晏

鄭世裕河東郡人明宗時爲西北面兵馬使
斂民財貨數獻內府王遣其子叔瞻賚手詔
褒諭世裕還請授其子允當銓曹允當年少
無知乃授吏部員外郎世裕累官刑部尙書
時叅知政事上將軍文章弼等諸將軍劾奏

世裕嘗在西北面斂民蠶絲及珍玩之物詐
稱貢獻驛輸其家又在尙書省署永州吏崔
安戶長公牒已成世裕納水州吏崔少賂改
求爲水安爲少以其牒給少事覺法當流以
計獲免令爲刑部先坐衙同列有後至者輒
笞罵遂之專權自恣舞文弄法視賄賂多少
出入人罪請流遠島以戒後人制從之國人
大悅後隊正李金大上變告世裕謀不軌乃
流世裕允當叔瞻于南裔

叔瞻累官樞密院知奏事高宗初叅知政事
金山王子兵闌入北鄙叔瞻爲中軍元帥行
至興義驛軍中自驚奔還屯國淸寺號令不
行部伍無紀律人皆缺望從軍僧徒謀殺崔
忠獻忠獻捕鞫之辭連叔瞻乃罷還叔瞻以
忠獻子怡爲壻恃勢頗驕橫大起第宅三四
區彌滿數里及爲元帥多受軍卒賄放遣之
常語軍中曰崔忠獻斵喪王室自招寇賊反
遣我討賊諺所謂人則食醢我反飲水者也

至是忠獻欲殺之賴怡營救流河東後拜平
章事兄右僕射頎亦貪鄙奪占人田又不能
正家妻妾無分乃降授工部尙書叔瞻子晏
晏初名奮性聰慧少登第隂陽筭術醫藥音
律無不精曉出倅晉陽以母老辭歸養河東
怡愛其才奏授國子祭酒晏見怡專權忌克
欲遠害退居南海好佛遊遍名山勝刹捨私
貲與國家約中分藏經刋之事佛太煩一方
厭苦晏旣退猶恐及禍養怡外孫爲子以取

媚又諂事權貴好奢侈第宅器皿極其華麗崔沆秉政召知門下省陞叅知政事一日與門生郎將林葆內侍李德英威州副使石演芬論時事曰人命至重崔令公何殺人乃爾後德英演芬會葆家飲復稱晏語嘆曰恩門之言誠是葆妻兄家奴聞之訴于沆沆與晏素有隙欲收人望外雖禮貌內實猜忌至是大怒曰鄭公本有異心誹謗吾事其將構亂乎遂籍其家流白翎島尋遣人沉殺之

鄭國儉　李維城

鄭國儉明宗時屬內侍爲大府少卿入關會賚賜宰相花酒稽緩叅政宋有仁怒不受國儉以此被劾削禁籍後附有仁復爲內侍國儉家在水精峯下峯路幽僻高險惡少五六人常聚其峯見婦人有姿色者必劫亂之至奪其衣物一日國儉見一婦人盛飾奢袈裟由峯路下袈裟婦人盛飾以緇帛爲之所以蒙頭掩面者賊輩邀而劫之從婢皆散國儉不能忍視遣女壻內侍李維城令同正崔謙率家僮捕之獲三人囚大理乃大將軍李高甥姪及權勢武官子姪也請謁交午法官欲不治刑部員外郎趙閈識獨抗議訊鞫杖殺時議快之國儉累官吏部尚書轉御史大夫罷銓注冗雜除南班假充者卜餘人臺綱稍振進叅知政事神宗六年卒維城大將軍幹之子交友以信遇事剛果按全羅守漢山皆有聲績累拜左常侍王濬明之被禍也其弟正言景儀緣坐配流親舊提崔忠獻莫有送者維城以故舊遣人餞之贐白金三十兩遺押吏得寬陵遲景儀感泣哽咽時人多之高宗初爲西京副留守以絃歌自娛惑於官妓因得疾卒

鄭邦佑

鄭邦佑起自電吏明宗朝累遷大將軍知御史臺事以賤系拜臺官人皆笑之出爲西北面兵馬使重房奏曾陳淑嘗爲其道兵馬使

佑以黽吏從行北蕃吏民尚有記其面者
今若出鎭人心不服徒示國家無人也請勿
遣王從之後復爲兵馬使盡誅無有言者邦
佑公廉率法威惠並施一方畏服

丁彦眞

丁彦眞神宗五年爲大將軍時慶州人謀反
密遣郎將同正裴元祐往將軍石成柱所
古阜郡說曰高麗王業幾盡新羅必復興以
公爲主沙平渡爲界何如成柱佯喜留元祐

于家潛告郡守惟貞惟貞捕送按察使以聞
誅之慶尚道按察使池貴深奏慶州賊請降
不必發兵崔忠獻怒以大將軍金陟侯爲招
討處置兵馬中道使刑部侍郎田元均副之
大將軍崔匡義爲左道使兵部侍郎李頤副
之攝大將軍康純義爲右道使知閤門事李
維城副之趣發兵往討賊聞之棄其雲門山
及蔚珍草田賊分爲三軍自稱正國兵馬誘
脅州郡陟侯師老不戰使賊勢日盛明年徵

陟侯以私騎還京遣彦眞代之書當勿罷陟
侯職賊入基陽縣匡義帥兵急擊殺獲甚多
忠獻奏遣中使賚詔賜藥以獎之彦眞既至
因祈恩請城隍祠密以捕賊之謀授覡一日
賊徒部領利備父子至祠潛禱覡給曰都領
舉兵將復新羅吾屬喜之久矣今幸得見請
獻一盃邀至其家飲之醉遂執送彦眞賊掠
杞溪縣維城進兵擊之賊魁孛佐乘高望見
將適將軍房秀精率二子先登奮擊士卒乘

之斬一千餘級虜二百五十餘人彦眞又遣
隊正咸延壽康淑清往雲門山誘孛佐使安
業不聽賊副屢目延壽延壽知其意出持劍
入擊孛佐孛佐奮起淑清擊斬之傳首于京
賊麾下欲刺延壽等賊副呵禁之得免匡義
執太白山賊魁阿之械送于京瘦死獄中匡
義又奏興州浮石符仁等寺及松生縣雙岩
寺僧徒謀亂命兵馬使鞠之配島又明年忠
獻以匡義頤純義維城擊平東京功最多奏

今先還並加爵秩僚佐以下賞賚有差彥眞
元均等還忠獻奏曰賊未盡除宜留中軍判
官朴仁碩爲按察使率京兵二百鎭之仁碩
擒餘賊金順等二十餘人追東南經以聞王
命經爲門下侍郎加八品職高宗二作彥眞以知
門下省事卒

列傳卷第十三

列傳卷第十四　高麗史一百一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教修

閔令謨 子湜

閔令謨黃驪縣人父懿戶部員外郎令謨少
好學仁宗朝登第累遷吏部員外郎明宗在
潛邸夢一宰相出自廣化門騶從甚盛有人
曰此公之宰相也及即位令謨以刑部侍郎
掌南省試至放榜王見之與所學者皆始有
大用之志不次遷擢授樞密院副使後判兵
部事御史臺劾兵部銓注失當令謨上章自
列中書門下及重房反劾御史臺合司乞罷
王敎諭皆令出視事尋拜中書侍郎平章事
轉門下侍郎平章事判吏部事太子太師令
謨性恬訥少虧操履及典政柄請謁公行銓
注猥濫十三年乞退二十四年卒年八十謚
文景初令謨赴擧所作賦失律同知貢擧李
之氐欲不取知貢擧崔濡曰是稿落落有不

凡之氣宜署榜尾他日濡謂令謨曰爾賦雖
不中律然其辭有遠大之氣爾宜勉之後令
謨掌銓注擢用濡孫柢元柢權令謨是裴氏
婿爲柳益謙妻令謨微時益謙已居顯秩有
相者相裴氏兄弟曰兄當享富貴弟則薄命
婿以其夫通顯不以爲然後益謙死於鄭仲
夫之亂令謨果登冢宰益謙妻寒窘常資兄
以生子湜公琁
湜登第籍內侍神宗初爲右散騎常侍同舍
起居舍人張允文謂諸郎曰門下錄事及堂
後官趂日私辦直宿郎舍承宣供億競事豊
侈從人假貸及拜參補外科斂於民以償
債恬不爲愧冒進者或以參外補外預聚斂
以爲他日計故吏皆貪汚鮮有廉謹若除直
宿官供億但供燃燈八關宴會則糜費太盛
然後可責吏清節宰臣郎舍皆以爲可獨湜
與諫議李桂長執不可議遂寢四年卒性豁
達有大度雖貴顯視故舊無貴賤一如平日

人以是多之明宗朝王僧小君洪機事招權
納賂朝士爭附獨湜不往其弟曰兄盍往焉
湜曰亦吾志也一日弟請與俱往酒酣忽曰
虹沙彌華敗國家弟愕然流汗蓋以虹一端
接地一端屬天喻小君王子而母賤也湜之
放曠多類此公琁官至門下平章事修文殿
大學士判兵部事

宋詝

宋詝見州人少聰悟毅宗時登第累遷閤門
祗候鄭仲夫之亂以不忤人免害明宗八年
爲御史中丞仲夫家奴犯禁詝捕治之仲夫
怒遂罷其職尋授衛尉卿右諫議大夫舊制
以義州爲兩國關門使价往來文牒出入皆
由之必擇文臣調之其分道官亦以常參官
有名望者遣之自武臣用事戍邊將軍皆帶
兵馬之任爲分道故昌朔二城皆以將軍委
之義州則以文牒交通須有儒士兼置文武
二人由是州人因於供費及詝爲西北兵馬

使州人訴曰吾邑本北鄙殘鄉令文武分道
並住一城供費不給于今數年邑其丘墟矣請
馳奏以便宜分管數城許然之具奏請以文
官為義州分道隸靈州威遠鎮武官為靜州
分道隸麟州龍州制從之諸將軍聞之相謂
曰此欲因以奪武臣權也大怒請王斬許王
驚駭親諭解之遂貶許巨濟縣令議者曰晉
政多門魯分三家以至敗滅春秋譏之今重
房制事將軍房沮之將軍出議郎將房沮之
互相矛盾政令之發民不適從況刑殺人主
之柄而臣下擅之自許見貶叛民草竊之言
無聞矣復拜諫議大夫術士言太白犯上將
武官必有厄於是武官欲移災文官將軍李
時用等三十餘人詣闕構許及右司諫崔基
厚直史館王許召等六人罪請流王雖知無
罪然柔弱無斷竟從其請並流遠島人多冤
之時用等猶慮未足以厭勝追論中郎將金
子格嘗助慶大升踰入宮墻之罪亦流于島

時御史大夫文章弼屢以太白犯上將執法
詣上表辭職既而太白退舍既遠而許又當
其災故章弼復就職然尚懷疑每出入立喝
避于馬後不欲當執法位其誣天如此久之
王念許非罪見謫召還將復用朝論未諧不
果十七年以判禮賓省事致仕居數歲疽發
背卒年六十七

金光中

金光中登第毅宗時稍遷給事中為西北面
兵馬副使有島在麟靜二州之境二州民嘗
往來耕漁金人乘間焚掠因多居焉光中欲
復地邀功擅發兵擊之火其廬舍仍置防戍
屯田後金莊奉使如金金主諫之曰近稍有
邊警爾主使然耶若邊吏自為則固宜懲之
莊還奏王命歸其島撤防戍光中累官至諫
議大夫秘書監嘗愛驅使朴光升與衣食齒
之請於人補隊校鄭仲夫之亂光升引光中
匿人家密告害之後光中子懋為順安縣令

會裴純碩徵兵蕃鎭軍以應聞光升爲祭告
使來先遣人捕光升父于蔚州又執光升俱
至順安令父子相見先殺其父謂光升曰哀
汝父乎光升曰然蕃曰愛父一也柰何背恩
殺吾父乎光升無以對遂斷其臂置軍中巡
歷數縣然後殺之

安劉勃

安劉勃明宗時累遷侍御史鐵經道場參知
政事宋有仁行香祗候崔永濡以贊引後至
臺監御史欲劾之永濡請劉勃曰若已乞參
政得解願勿奏劉勃曰我未識參政意事須
聞奏第君白王寢之耳永濡扎王弟僧沖曦
以聞五曰此小過可赦柰參政怒何宜告諸
參政劉勃後拜吏部郎中吏部點入仕者姓
名以奏號曰點奏於是入仕者必賂白金數
斤爲贄自判事至令史習以爲常競占下點
曰某某皆自我出也唯劉勃毅然不點曰我
無所知世服其清官至國子同業卒

崔汝諧

崔汝諧慶州人性寬厚才學淺短登第補蔚
州通判不閑吏事無所可否但署紙而已初
明宗爲翼陽公汝諧爲其府典籤一日夢太
祖授笏於明宗明宗覺之坐御床汝諧與百
僚賀覺而奇之以告明宗曰愼勿復言此大
事也使上聞之必害我汝諧遂歸心焉後倅
羅州求名果海脯厚餽於府明宗深感之及
即位汝諧賫表至京隨例赴朝王不之知也
陛辭已獨詣禁門因宦官以奏王始驚曰崔
典籤來矣朕不省也引見甚慰藉之令留待
命乃拜左正言知制誥不數年歷侍御史寶
文閣待制年已七十矣奏曰吏部減籍臣年
今實滿七十例當致仕王曰吏部錯書矣使
然也勿復有言驟遷諫議大夫國子祭酒掌
監試士林竊笑拜樞密院使左散騎常侍謝
表云西垣備職寔知此日之恩棨北闕朝天
始信當年之夢感因乞骸骨時年七十七侍

授政堂文學仍令致仕十六年卒年八十六輟朝三日謚文貞

崔遇清

崔遇清忠州吏仁宗朝登第調進禮縣尉明宗在潛邸遇清爲府典籤及即位以舊僚寵任累歷臺諫趙位寵起兵遇清以兵馬副使從軍禦之及還擢國子祭酒左諫議大夫尋出爲西北面兵馬使時靜州都領純夫郎將金崇等屢謀逆朝廷姑息不即討遇清誘州人斬純夫等王下詔褒之超授判尉衛事進樞密院使翰林學士承旨乞骸骨加守司空左僕射致仕十四年卒遇清歷任中外有聲績然性癡闇年至七十二乃乞退時人譏之子沅謙

王珪

王珪字叔玠初名承老侍中剛烈公冲之子太祖從弟寧海公萬歲七世孫也年七歲爲東宮學友性溫雅敏專貴容儀有器局未嘗以喜怒妄加人初授軍器注簿同正門下省以幼駁之毅宗曰其父有佐命之功豈可拘常例耶累轉兵部員外郎殿中侍御史鄭仲夫之亂珪乞告覲母故免明宗時留守南京有善政珪娶平章事李之茂女之茂子世延以金甫當妹壻死於其亂李義方欲并害珪圖其妻索之匿仲夫家獲免時仲夫女壻居見珪悅而通焉珪遂弃舊室義方死珪復職奉使如金靜州中郎將金純富嘗欲殺郎將用純用純逃至京及珪還至靜州純富等以珪爲權臣壻欲劫留爲質請誅用純因謂珪曰公衣冠之族今背舊室托婚權門以圖苟活名義已虧將何顏與士大夫並立於朝乎珪縮恧無以對貳義州分道王度諭解之乃脫歸神宗朝拜御史大夫參知政事累拜門下侍郎同中書平章事年六十四有微疾乃曰知足不殆遂上章乞退杜門懸車優游自適世稱耆英以珪爲首高宗十五年卒年

八十七輟朝三日謚莊敬

車若松　奇洪壽

車若松父舉首直史館若松與其兄若椿俱幼舉首曰若椿當以文藝立身可勤學若松武才著名若椿果登第仕至兵部侍郎若松出身禁衛明宗時由郎將拜將軍重房奏自庚寅以來武官皆兼文官而內侍茶房獨不得兼請許兼屬王以若松等四十六人皆兼內侍茶房武官兼屬自若松輩始神宗初拜樞密院副使進守司空叅知政事若松與奇洪壽同入中書省上訖若松問於洪壽曰孔雀好在乎答曰食魚鯁咽而死因問養牧丹之術若松具道之聞者曰宰相之職在論道經邦但論花鳥何以儀表百寮若松後拜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中書平章事卒若松富妓生二子長入國學補服膺齋生次入流品崔忠獻陰嗾御史臺奏屬伶官限七品又削學籍

洪壽字大古幸州人少善書工文及壯從武班歷事明神熙三朝官至特進壁上三韓三重大匡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吏部事以吏部掌銓選讓于忠獻引年乞退琴書自娛卒年六十二輟朝三日謚景懿

鄭克溫

鄭克溫全州尚質縣人父元寧大將軍克溫初調良醞令同正召入內侍以征西功授金吾衛散員累轉將軍得士卒心時國家討南賊克溫以所領軍赴之益訓鍊遇賊輒擊敗之俘獲居多入為大將軍歷御史大夫知門下省事進叅知政事高宗二年卒輟朝三日謚襄烈性溫仁謹愿不露圭角凡所莅威惠得宜當時無赫赫大名及去皆有遺愛無子配享康宗廟庭教曰卿昴躍毓粹崧嶽降精氣雄韓信之登壇早紆將印略邁張良之借箸密轉軍籌當寧考之承嗣掌中樞而佐命暨叅大政逮事寡人故及見爾之平生眞可

謂古之遺直朕畏遺愛深軫哀傷地隔九
天雖未還於仙馭禮終三載將入奉於宗祊
顧侑位之難虛與群僚而迺議當代之佐未
必乏其人焉衆論所歸固無易於卿者爰舉
追崇之典俾躋與享之聯朕將嘉乃丕績誓
萬世之不忘卿亦相我先君佑三韓之丕圖

柳光植

柳光植全州人風儀瓌偉清儉節欲沉重寡
言蔭補良醞署令同正出倅靈巖政尚清嚴
吏畏民懷累遷叅知政事揚歷中外皆有聲
績高宗八年以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致仕逍遙自適世稱壽富雙全卒輟朝三
日謚戴肅子䨱韶韶性剛亢少許可不事産
業官至平章事子能爲寶文閣待制謟事崔
竩弄權歛怨及金俊誅竩能亦被誅韶憂憤
成疾卒謚莊定人譏之曰生不敎死無益

權敬中

權敬中登第補博士嘗學神仙辟穀之術李
奎報作詩貴之高宗朝累授尚書禮部侍郎
知制誥與奎報俞升旦等撰明宗實錄分年
兼撰徵中議曰臣所編四年之間記災異著
凡若干事謹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記天變
者多矣只書日有食之而不書月食豈以日
實也無待而明君象也月則有待而明臣
象也取詩所謂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
食于何不臧之說忌陽之虧而不忌月蝕故
歟丁未七月之日食者即是日而應見矣嘗
元正石隣之黨從犯宮闕而作亂豈非陰侵
陽臣犯君之効歟魯昭公二十四年五月日
食梓愼曰水也昭子曰旱也其言曰日過分
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莫若
積聚也是歲果有旱說者曰二至二分日有
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春秋分日夜等故
同道而食輒不爲災水旱而已己酉二月之
日食在於春分是以至閏五月而旱此其應
也日赤薄無光日中有背氣外赤內黄日有

東西珥者各一按前漢書註云日旁氣在傍
直對曰珥向日爲抱向外爲背背者背象也
氣往迫之爲滯晉志曰其君無德其臣亂國
則日赤無光天之譴告豈不丁寧乎雖云曹
后之輩復有東南之賊縱橫煽亂者故譴告
如此當此時而覺悟豈非令終之兆乎月犯
昴者五月食昴者三月犯心者二月食心者
二月犯心前星者一食心後星者二月貫心
而行者一按星傳昴旄頭胡星也爲白衣會
又天之珥也上獄事心三星天王正位也前
星爲太子後星爲庶子中星爲明堂大辰主
天下賞罰天下變動心星見祥據此而言上
國當有因刑罰失中之事胡兵賊蹂天衢波
及於外又且天王失位而嫡庶子孫離析不
振者徵驗所示者如此其多也有國家者
宜鑑省焉月犯角左星者三月入羽林者二
月犯五車者二月犯箕星者四月入大微者
二月入南斗魁者三月食房者一月犯房南

星者一月赤如血者一角爲天田亦爲理主
刑則恐有刑法失理而不平者羽林爲天軍
亦主翼王恐天軍多非其人翼王不謹者乎
五車五帝車舍也恐主軍非人不能嚴毅武
勇致撓敗故歟大微天子庭也月五星入大
微軌道吉不識月果軌道否乎南斗天廟也
丞相大宰之位得非丞相大宰不能囊進賢
士稟授爵祿之罰歟房爲天府又爲天駟而
月掩食者天閑之駟散於非人故[illegible]之所示
者如此月者大陰之精由而明者也今變赤
如血者豈非星傳所謂月變色將有殃者乎
歲犯執法者二歲與大白同舍者一歲犯房
上相者二大白與辰星合者一大白入犯大
微者一大白犯南斗者一大白入氐行者一
大白經天者二大白在北熒惑在南犯鉞者
一大白在東熒惑在西相犯者一大白在東
熒惑在西犯胃者一火入東井者一熒惑入
輿鬼者四火犯司怪者一火入軒轅者一塡

原缺十七、十八葉

犯歲者一塡犯亢者一塡入氐者一塡犯大微東上相者一辰現房之東北者一按志曰仁虧貌失逆春令傷木氣則罰見歲星義虧言失逆秋令傷金氣則罰見太白星禮虧視失逆夏令傷火氣則罰見熒惑星智虧聽失逆冬令傷水氣則罰見辰星仁義禮智以信爲主貌言視聽以心爲正故四星皆失塡乃爲之動五星之應大抵如此但仁義禮智之虧與貌言視聽之失果誰之爲歟將爲君天下者之應乎擅一國者之應乎不可知也星傳月食五星其國皆亡註云其國皆分野之國也則當以分野論今不書分野則不可以論其應也又曰太白經天天下革民更王則凡五星之變多是上國之事非本國之變不足懼也氣之變者西方赤氣如火又東南竟天自坤竟天者各一坤方赤氣如火者一按周禮有眂祲氏之官掌十煇之法以觀其妖祥辨其吉凶而赤祲乃憂氣之所應則當時

界虫食其葉則北方之臣當憂讒賊震柱六棟撓之凶可不戒哉火之變則樞院火者一大倉災者一平壤祠堂災者一傳曰棄法律逐功臣以妾爲妻則火不炎上說曰火南方揚光輝爲明者也其於王者南面向明而理或耀虛僞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而爲災矣明宗早失配耦中無內主七嬖爭寵五孽招權是以火樞密而示譴牝雞女謁失於樞機之密也大倉之火示不復畜養人也平壤祠堂災者示無神也水之變則井水沸流者一大水者三雪消如血者一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而失其性說曰水北方終藏萬物者也王者即位必郊祀天地望秩山川懷柔百神此所以順陰陽和神人也明宗四時之享不躬行者有年宜水之爲沴也京房易傳曰飢而不損茲謂泰厥災水水流殺人又曰辟遏有德茲謂狂厥災水水流殺人已水地生虫往年關東飢

而有司諱以告不舉荒政故令孤之水漂屋
者一百流殺人者一千餘豈非孤之罰歟及
申之水水已而生黃虫黃鼠豈非孤過行德
之罰歟石之變者自移者一裂隕者三金石
同類其自移與裂隕金失其性也故或說石
山之骨也骨已裂隕山亦將崩國主山川而
山崩則國將危亡可不懼哉鳥之變雞鳴不
鼓翅者一按易說卦巽爲大雞酉爲小雞又
巽主風風主號令故雞號知時巽木含火火

生風火炎上故雄雞有冠乃鳴巽者離之所
變兌者離之變而巽爲股離爲羽翰故雞將
號動股擊羽翰而後有聲今雞鳴不鼓翅得
非知時者非其人聽官曠職之罰乎獸之怪
虎入宮者一豹入城者一犢有兩頭者一虎
豹山野之惡獸也今見于宮中與朝路得非
將爲惡獸之所竄穴乎犢生兩頭者下民不
一之兆也大抵世治則天變略世亂則天變
繁遭勝之君以人理天德衰然後天且繁告

王者有德行政以順人心則災何不銷福何
不至哉

金台瑞 若先 敉

金台瑞慶州人系出新羅宗姓父鳳毛美容
儀解胡漢語每金使至必令儐接常居東閣
神宗朝拜樞密副使累官至門下侍郎平章
事卒輟朝三日諡靖平台瑞登第事明神熙
康高五朝位至守太保門下侍郎平章事引
年致仕台瑞雖業儒不喜文性貪鄙豪奪人

土田每出入人邀遮呼訴曰公何奪吾食其
子若先爲崔怡女壻故有司莫敢劾出爲承
續事籍其家卒諡文莊子若先起孫慶孫起
孫門下侍郎平章事慶孫自有傳
若先累官至樞密副使元宗納其女爲妃生
忠烈五若先妻因燈夕入內高宗以太子妃
母命其府牽龍行首中禁都知及將軍等爲
儐從輿蓋服飾一如五妃識者曰下之僭上
自啓之初若先與怡府中諸娘子燈月樓

牧丹房縱淫其妻妬誹怡曰吾其弃家爲尼
怡即流若先所私娘及媒者于島壞樓房妻
嘗與奴通若先知之妻以他事誹怡怡殺若
先怡父之知誣妄殺其奴遂疏其女終身不
見後追謚若先莊翼公子敉初名最又改術
以怡故由內給事拜守司空柱國怡辭以年
少不稱乃改授將軍有人譖敉于怡怡召責
之田汝集無賴徒欲何爲乎兒其首流河東
執其所親將軍金正暉平虜鎭副使孫仲秀

恭房安琦等王十五人投之江後怡召敉還
歸俗拜司空司空唯諸王爲之敉娶襄陽公
女故授之實欲其無權以避沆也敉聞沆謀
害已欲先圖之爲書遣及第洪烈春坊公子
鄭瞻遣叔父慶孫慶孫恐禍及以告怡怡囚
洪烈等于街衢獄鞫其黨敉之召還也將軍
劉鼎指諭奇洪碩閔景咸等聯署狀請怡以
敉爲後怡置而不問至是怡出其狀悉囚署
名者鞫之沉景咸等于江流敉于高瀾島其

餘死流貶黜者四十餘人

文漢卿　姚世貞　白敦明

文漢卿溟州人祖係寶右僕射漢卿性貪鄙
怯懦初補隊正累遷大將軍高宗二年出爲
西北面兵馬使論軍卒爵賞多受賂金元徵
求州郡無厭因失人心明年金山王子兵入
寇漢卿與戰擒八人賊屯樂山南石串新豐
王兒等驛之對漢卿會諸城兵戰于渭州城
外斬三百七十餘級我軍死者三十餘人改

中軍兵馬使賊闌入東界漢卿擁兵宜州逗
遛不戰聚百工營中造私物利盡鎔刃及賊
來圍弃城潛逃我軍大敗以罪流海島後召
還拜上將軍歷兵工二部尙書進樞密院副
使右僕射十三年卒有權世侯者爲西海道
椋山城防護別監與蒙古兵城四面壁之唯
一逕僅通人馬世侯恃險縱酒不爲備且有
慢語蒙古設砲攻城門碎之天下如雨又梯
石壁而上以火箭射草舍延爇城中人家甲

卒四入城遂陷世俟自縊死城中死者無慮四千七百餘人屠男口十歲以上擒其婦女小兒分與士卒又有白敦明者爲東州山城防護別監驅民入保禁出入州吏告曰禾未穫迨敵兵未至請迭出刈之敦明不聽遂斬之人心憤怨皆欲殺之及蒙古兵至城下敦明出精銳六百拒戰士卒不戰而走金華監務知州城將陷率縣吏而遁蒙古兵遂攻門突入殺敦明及其州副使判官金城縣令等虜婦女童男而去

盧仁綏

盧仁綏高宗三年爲朔州分道將軍金山王子兵數萬來侵仁綏唯事奉佛在山寺遞卒報賊已闌入我境仁綏曰契丹亦人耳可忍殺耶留寺三日賊橫行州境無敢誰何仁綏弃城逃身中數矢僅免還京崔忠獻怒奪其職仁綏有老母即弃之被緇投邊山僧舍居數年崔怡奇之曰若來當復舊職仁綏大喜即還京遂復職俄遷大將軍因得幸於怡好論人長短爲禍福人皆側目左僕射崔允匡素以謇直稱一日謁怡仁綏在側允匡呵而數之曰汝何時拜大將帶紅鞓耶汝鎭朔州契丹兵入寇弃城逃奔不忠也弃老母遊方外不孝也不忠不孝天地所不容汝有何功位至三品耶正己而後正人何不自揣妄訣人得失耶若爾者宜竄遐裔以戒後來仁綏俯伏汗流洽背聞者快之後與周演之謀殺怡事洩怡執之投水中

金義元

金義元高宗時人起卒伍驍勇少家貧爲無賴行一日有人持錢財衣物過者即奪掠而走又有隣婦罰戴銀瓶段帛而去義元從後取之婦不知後義元貴呼其婦給銀瓶段帛婦驚怪不受義元不言其故强與之官至門下平章事卒元宗時有允成者居甲串里隣有校尉夜穴壁偷穀一石穴小未能出允成

自內輸出之校尉乃走允成追及之曰汝迫飢餓以至此亦何傷我人無知者可取去校尉遂負而歸允成終不言其事實謂寔寄所爲後校尉受傢具酒食來致謝

列傳卷第十四

列傳卷第十五　　高麗史一百二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教修

諸臣

琴儀

琴儀字節之初名克儀本奉化縣人後賜籍金浦三韓功臣容式之後體貌奇異器度雄偉少力學善屬文屢擧不第出監清道務剛直不撓民目爲鐵太守明宗十四年中魁科籍內侍崔忠獻當國求文士有李宗揆者薦

儀遂諂事忠獻壓駁華亞之神宗朝拜尚書右丞右諫議大夫太子贊善大夫儀嘗帶二學士又兼三大夫世以爲榮忤執政左遷將作監復拜左諫議大夫熙宗四年以右副承宣掌試取皇甫瓘等瓘等謁忠獻忠獻贈隨從坊廟銀瓶各一事怡亦贈銀瓶又謁王親賜酒果仍觀各坊廟歌吹命瓘等七人屬內侍儀爲忠獻所昵故待以厚禮如此尋遷知奏事知吏部事儀久典機要奏對稱旨王倚以

為重儀頗恃勢驕恣讙詐儀直廬作詩諷侍
官儀以告忠獻流讙于島時議薄之康宗即
位金遣使冊命金使欲入儀鳳正門朝議不
肯往復相詰王命儀往諭儀問曰天子之巡
守方岳者自古有之若大國相踞小國當入
自何門金使曰天子出入舍中門而何儀曰
然則人臣欲入君之正門可乎金使大服乃
入自西門王嘉之進簽書樞密院事左散騎
常侍翰林學士承旨高宗二年拜政堂文學
修國史尋守太尉中書侍郎平章事五年改
門下侍郎平章事嘗於八關會臺吏以事扼
隊正唉辱之軍將呼噪亂擲瓦礫于御史臺
幕有飛石過宰相幕儀大怒下庭立厲聲罵
曰若等在君臣大會敢爾耶苟為亂先殺老
夫軍將稍沮亂得不作加守太保門下侍郎
同中書門下侍郎平章事判吏部事七年引
年乞退加壁上功臣仍令致仕以琴碁自娛
十七年卒年七十八王聞訃悼甚命有司庀
喪葬謚英烈儀與人面折無所諱以是人多
憚之屢典貢舉所選多名士翰林曲有稱琴
學士者是也子晉援暉祺

李奎報 孫培

李奎報字春卿初名仁氐黃驪縣人父允綏
戶部郎中奎報幼聰敏九歲能屬文時號奇
童稍長經史百家佛老之書一覽輒記其赴
監試也夢有奎星報以居魁果中第一因改
今名明宗二十年登同進士第嫌末科欲辭
之父責之切且無舊例不得辭因醉謂賀客
曰科第雖下庸詎知不三四度鑄門生者乎
坐客掩口竊笑時李仁老吳世才林椿趙通
皇甫抗咸淳李湛之等自以為一時豪俊結
為友稱七賢每飲酒賦詩旁若無人世才死
湛之謂奎報曰子可補耶奎報曰七賢豈朝
廷官爵而補其闕耶未聞嵇阮之後有承之
者皆大笑又令賦詩奎報口號其一句云未
識七賢內誰為鑽核人一坐皆有慍色奎相

趙永仁任濡崔詵崔讜等上書薦之為不平
者所抑父不謝神宗二年始補全州司錄為
同僚所忌見替東都叛命將討之以及第未
官者充修製人皆以計避奎報慨然曰予雖
怯懦避國難非夫也遂從軍為兵馬錄事兼
修製及還論賞將士奎報獨未得官後禁省
諸儒上書交薦權補直翰林院崔忠獻使作
茅亭記覽之嘉賞遂為眞自是忠獻屢招致
走筆賦詩驟遷司宰丞高宗初以詩贊忠獻

求參職階除忠獻以其詩示其府典籤宋恂
曰此子高尤意不止此若直除參官則亦人
望也乃拜右正言知制誥歷左右司諫八關
會有闕賀表者奎報欲彈擧儀因止忠獻聞
而劾之貶奎報為桂陽副使尋以禮部郎中
起居注召還累拜左諫議大夫翰林學士判
衛尉事以事流猬島踰年召判秘書省事時
蒙古兵歷塊屢加徵詰奎報以掌兩制製陳
情書表帝感悟撤兵並大集之特授樞密副

使右散騎常侍進知門下省事戶部尚書集
賢殿大學士修政堂文學守太尉參知政事
二十三年上表乞退遣近臣敦諭起之明年
三上表固辭王重違其志特加守太保門下
侍郞平章事致仕辭命猶皆委之俸祿如故
二十八年卒年七十四謚文順性豁達不營
生產肆酒放曠為詩文不蹈古人畦徑橫騖
別駕汪洋大肆一時高文大冊皆出其手三
掌禮闈所得多名士有集五十三卷行于世

子澭涵澄濟涵登第仕至司宰少監子益培
益培字自天高宗時登第調河東監務選入
翰院累遷禮部員外郎元宗復舊都時官府
舊物皆棄不收獨益培收禮部文籍以功遷
右司諫忠烈朝拜僉議典書累官至副知密
直司事版圖判書文翰學士致仕十八年卒
益培以文學名於世通敏强記然好色嗜酒
無節擬書受金洪裕賂借述使中第七林郎
之

兪升旦
兪升旦初名元淳仁同縣人沈訥謙遜博聞
強記尤工於古文世稱元淳文經史與義有
問者辨釋無疑至於釋典亦能旁通嘗過尚
書朴仁碩家仁碩有藻鑑待之盡禮人問其
故答曰此人如照夜神珠求不可得况敢負
致康宗爲太子時選補僚屬擢第爲侍學康
宗放江華升旦亦被斥不調熙宗朝始授南
京司錄叅軍與留守崔正華有隙降授海書
監務不赴高宗在幼冲亦受學及即位除守
宮署丞恩眷甚厚遂爲師傅歷禮部侍郎右
諫議大夫進叅知政事蒙古大舉侵及京畿
崔怡會宰樞議遷都江華時昇平既久京都
戶至十萬金碧相望人情安土重遷然畏怡
無敢發一言者升旦獨曰以小事大理也事
之以禮交之以信彼亦何名而困我哉棄城
郭捐宗社竄伏海島苟延歲月使邊民丁壯
盡於鋒鏑老弱係爲奴虜非爲國長計也怡

不聽十九年卒謚文安無子

金仁鏡　承茂
金仁鏡初名良鏡慶州人平章事良慎公義
珍四世孫父永固爲興郊道館驛使公清慈
惠不笞一人後爲龜州甲仗金甫當起兵敗
永固逮繫寧州獄當死興郊吏民請處置使
涕泣請貸使不忍除械送于京承宣李俊儀
素與永固善營救得免然第宅已沒官妻子
飢寒無所托興郊吏又斂米帛厚遺之仕至
閤門祗候仁鏡才識精敏善隸書明宗時中
乙科第二人直史館累轉起居舍人高宗初
趙沖討契丹兵于江東城辟仁鏡爲判官時
蒙古元帥哈眞東眞元帥完顏子淵請兵糧
沖欲詞之難其人仁鏡請行沖曰幕中筭策
君所職耳冒險往諜非素習也何敢請爲仁
鏡曰嘗聞蒙古布陣取法孫吳子少讀六書
熟知之故敢請沖乃許之即遣仁鏡率精兵
十千輸米一千石與之會哈眞子淵攻于朴

兵于岱州屯州西兎山仁鏡領兵往見之兩元帥張樂宴慰極歡而罷仁鏡就州西門外結方陣兩元帥登高而望蒙古四十六人被甲帶劒相對而立仁鏡使才人列軍前鼓噪作雜戲又使善射者二十餘人一時俱射矢入州城契丹登城望者皆奔避兩元帥歎軍容整肅復邀仁鏡置之上座更宴慰轉禮部郎中論功擢樞密院右承宣十四年東眞寇安長二州仁鏡知中軍兵馬事與戰于宣州敗績明年被讒貶尚州牧使故舊無一人相送者唯門生餞于郊仁鏡有詩云一麾貴盡掃胡塵萬里南荒作逐臣王筍門生多出餞感深難禁淚霑巾又題州壁云致向蒼天有怨情讁來猶自得專城何時鈴閣登黃閣太守行爲宰相行未幾拜刑部尚書翰林學士尋知樞密院事尚書左僕射當時以爲美談十九年進政堂文學吏部尚書監修國史陞中書侍郎平章事二十二年卒謚貞肅仁鏡

文武史林偶贈詩詞清新尤工近體詩賦世稱良鏡詩賦子鍊成擢魁科官至尚書左僕射翰林學士承旨孫承茂美容儀有才識少登第歷史翰爲金俊所重累遷侍御史時承宣許珙執政諸道按察多行餽遺康軒韓琓亦附珙多受賂承茂皆劾論珙由是惡之

李公老

李公老字去華丹山縣人文章富贍尤工四六明宗朝登第調安邊判官出私財代民賦以最徵爲司儀署丞遷直翰林院崔忠獻以公老連感里擯不用者幾十年其父尚材憫之賂忠獻拜監門衛長史高宗初以禮部郎中爲趙冲兵馬判官獻擒賊之策多有中者韓恂之反公老爲宣撫使有功拜秘書少監出爲慶尚道按察使令行禁止部內大理王嘉之授刑部侍郎仍按其道入拜殿中監典選崇威府剖決如流視事五日民多稱服進樞密院右副承宣國子大司成王倚爲腹心

補大用之十一年卒家無擔石無子

李仁老

吳世才 林椿 趙通

李仁老字眉叟初名得玉平章事顆之曾孫自幼聰悟能屬文善草隸鄭仲夫之亂祝髮以避亂定歸俗明宗十年擢魁科補桂陽管記遷直史館出入史翰凡十有四年與當世名儒吳世才林椿趙通皇甫抗咸淳李湛之結爲忘年友以詩酒相娛世比江左七賢神宗朝累遷禮部員外郎高宗初拜秘書監右諫議大夫卒年六十九以詩名於時性偏急忤當世不爲大用所著銀臺集二十卷後集四卷雙明齋集三卷破閑集三卷行於世子程穰韞皆登第

世才字德全高敞縣人祖翰林學士學麟世才少力學手寫六經以讀日誦周易明宗時登第性疎誇少檢不容於世仁老三上書薦之竟未得官僑寓東京窮困而卒與奎報爲忘年交奎報私謚曰玄靜先生

通字亦樂王果縣人軀幹魁梧經史百家無不貫穿明宗聞其名屢召問登第累遷正言轉考功郎中太子文學奉使如金會有徵詰拘留三年金人愛其才遣還後知西北面留守事寬仁恭儉待人以信官至左諫議大夫國子監大司成翰林學士

椿字耆之西河人以文章鳴世屢舉不第鄭仲夫之亂闔門遭禍椿脫身僅免卒窮天而死仁老集遺藁爲六卷目曰西河先生集行於世

趙文拔

趙文拔定戎鎭吏幼聰敏俊逸讀書輒記文詞清警擢魁科補南京司錄其父年踰六十文拔作詩遺崔怡求官怡告忠獻曰子擢狀元父爲州吏非國家重儒之意且趙生才氣必遠到盍免其父鄕役以勵爲人父者忠獻然之遂聞于王授職時人羨之文拔累轉中書注書嘗直宿省中有一小胥寔世文拔憐

之許入被中小胥押加足腹上其夜會須政省吏來報注書作正言小胥徐收其足文拔猶若熟睡歷司諫起居舍人高宗十四年以禮部郎中兼起居注史館修撰官修明宗實錄遘疾卒

李淳牧 李需

李淳牧陝州吏少志學善屬文嘗隨父至京每於文會應韻走筆名動一時時有李需者才識敏悟亦能走筆與淳牧齊名淳牧登第調錦城管記遷直翰林院尋轉詹事府注簿以陰陽伎術往來周演之家及演之死左遷金溝縣令崔怡愛其才未期召還驟加寶文閣待制進判秘書省事性巧詐多疑所莅政不廉平但以文墨技藝不離省闥常典制誥崔沆少時師事之及執政待以殊禮擢尚書左僕射未拜而卒子信孫義孫皆官至判事德孫自有傳

需字樂雲初名宗胄未詳其鄉貫登第為崔怡所愛嘗不離左右善諧詼戲謔以故不得除臺諫制誥仕至尚書禮部侍郎妻亡服衰闋通姦姪之婦婦謀害其夫事覺並流海島又錄其婦遊女籍需以文學知名穢行如此人皆醜之

金敞

金敞初名孝恭安東人新羅敬順王之後性溫和無忤於人熙宗朝登第直史館累遷尚書右丞崔怡召置政房掌銓選時應吏兵部選者無慮數萬敞一見無不記其姓名有陳訴輒應無少謬人服其強記然銓注一聽於怡不可否或問其故答曰天假手我晉陽公吾何間焉其阿諂如此高宗朝拜樞密院副使轉門下平章事敞附權門久典政柄一日可九遷尚循資格年幾六十始拜相世以為廉於進取四十三年以守太師門下侍郎平章事判吏部事卒無子臨歿語其姪方慶等辭國葬諡文簡

宋國瞻

宋國瞻鎮州人性剛直疾惡如讎善屬文登第直史館高宗朝拜監察御史蒙古元帥撒禮塔大舉入境王遣淮安公侹講和國瞻從行及至與撒禮塔言辭色嚴正撒禮塔嘉歎歷正言判秘書省事與金敞諂事崔怡入政房耿介不阿怡頗憚之朴暄擅權國瞻恥與爲列托以足疾辭政房怡自此疎之然公有大事必遣國瞻治之由刑部尚書出爲慶尚道巡問使寄書於怡論沆事怡然之復以沆之譖貶國瞻東京副留守及怡死沆襲權國瞻長禍屛居沆亦懷宿憾頗嫌物議召爲右散騎常侍未幾出知西北面兵馬事久不召憤懣卒

崔滋 列十五

崔滋字樹德初名宗裕又名安文憲公沖之後天資淳訥不以表表爲能少力學能屬文康宗朝登第補尚州司錄以政最聞入補國

學學諭崔怡品題朝士以文吏俱優者爲第一文而不能吏次之吏而不能文又次之文吏俱不能爲下皆手疏屏風每當銓注輒考閱之滋名在下故十年不調滋嘗作虞美人草歌水精盃詩李奎報見而奇之後怡謂奎報曰誰可繼公典文翰者曰有學諭崔安者及第金坵其次也時李需李百順河千旦李成任景肅皆有文名怡欲試其才令製書表使奎報第之凡十選滋五魁五副怡又欲試吏才授給田都監錄事亦敏而勤高宗時累遷正言出牧尚州剖決如神吏民畏愛按察使薦之秩未滿召拜殿中少監寶文閣待制進按忠清全羅有聲績官累國子大司成知御史臺事轉尚書右僕射翰林學士承旨進樞密副使拜中書平章事加守太師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吏部事蒙古兵大至令三品以上各陳降守之策衆論紛紜滋與樞密使金寶鼎曰江都地廣人稀難以固

守出降便一日激邀金俊諸子宴其第時人
譏之上章乞退自號東山叟元宗元年卒年
七十三謚文淸家集十卷續破閑集三卷行
於世子有侯密直副使文翰學士有拯東京
留守判官有滁自有傳
千旦利安縣人性質直長於文章一時表箋
皆出其手晚好釋典高宗嘗欲移御大子洞
千旦與起居注鄭義白曰此洞白虎張口勢
今蒙古兵彌漫君臣入虎口可乎乃止

十七

蔡松年
蔡松年東州平康縣人以御殿行首拜郎將
父不改衡權忠獻問其故不答旁有人曰其
父今未拜參者改衡出朝路恐乃父望見不
知其子而下馬避走耳忠獻義之尋拜父參
職松年由是爲忠獻所重累歷樞密承宣御
史大夫參知政事高宗三十八年以中書侍
郞平章事卒姿端秀性和平能終始富貴謚
景平子楨容儀峻爽志操謇諤以廕進累遷

樞密副使御史大夫元宗如蒙古楨扈從多
所裨益進參知政事又從世子如蒙古以年
老請先還三別抄之難楨留守江都聞亂卽
馳出賊追不及謁王于西京王慰諭之官至
門下侍郞平章事配享元宗廟庭
孫抃
孫抃初名襲卿樹州人登第調天安府判官
政最超拜供驛署丞高宗朝累遷禮部侍郞
非罪流海島尋授慶尙道按察副使人有弟

十七

與姊相訟者弟曰旣爲同産何姊獨得父母
之財弟無其分耶姊曰父臨絶擧家産付我
汝所得者緇衣一緇冠一繩鞋一兩紙一卷
而已文契具存胡可違也訟之積年未決抃
召二人至前問曰若父沒時母安在曰先亡
若等於時年各幾何曰姊已有家弟方髫齔
抃因諭之曰父母之心於子均也豈厚於長
年有家之女而薄於無母髫齔之兒耶顧兒
之所賴者姊也若遺財與姊等恐其愛之或

不至養之或不專耳兒既長則用此紙作狀
服緇衣冠穿繩鞋以告於官將有能辨之者
其猶遺四物意蓋如此弟與姉惻而感悟相
對而泣拤遂中分家産與之祚官累遷至郎
副使三十八年以守司空尚書左僕射卒性
剛毅長於吏事剖決如流所至有聲以妻派
聯國戚不得拜臺省故嘗學上典誥妻請扑
曰公因我系賤不踐儒林清要敢請棄我更
娶世族祚笑曰爲己之官路棄三十年糟糠

十八

之妻吾不忍爲也況有子乎遂不聽子世貞
亦不得赴舉

權守平

權守平安東人跡微不知其族譜姿豐美性
淳厚質直有古人風嘗爲隊正貧居有郎中
卜章漢以非罪見竄守平遊食其田有年及
章漢遇赦還守平素不相識且其田祖已潰
于江守平袖祖簿就與之章漢曰當吾竄謫
君雖不食豈無他人將今哀我還其田足矣

何用祖爲守平曰乘人之災食其田猶恐不
義今既還尚忍食耶遂投其簿章漢不受閉
門而入守平竟以簿繫石擲之而去父老歎
曰今爭奪成風不圖獲見若人宰龍職早而
任寵權貴子弟皆願爲之守平由隊正得補
辭以家貧親舊曰此榮選也率多易妻求富
君若改娶富家誰不願授室守平曰貧富天
也何忍弃二十年糟糠之妻以求富室耶言
者慙服積官至樞密院副使高宗三十七年

十九

卒子韙翰林學士韙子昍自有傳

李純孝 張純亮

李純孝韓山人父實樁衛尉卿純孝高宗朝
累官至全羅道巡問使卒爲人清白處決如
流嘗使宋古不費一物而還囊橐皆空巷婦
鄰卒皆服其清節曰眞官人也又有張純亮
者性耿介徇公忘私以戰功顯卒官樞密院
副使

宋彥琦

宋彥琦鎮州人父恂以知禮聞官至中書
郎平章事雖在懸車凡國典禮皆就咨焉彥
琦少能文有名儕輩閒高宗時登第出倅金
州政廉平能斷事姦豪歛迹以最徵為都兵
馬錄事稍遷監察御史監右倉時歲凶告糴
請謁者多彥琦一以公分與甚均時稱賢御
史蒙古兵二百餘騎聲言捕獵直入嘉朔[illegible]
秦四州之境實欲剽掠彥琦率數騎往諭之
蒙古兵乃退自是四使蒙古講和七年之閒
邊境稍安累官至判將作監事三十三年卒
欲復使講和適彥琦遘疾宰相相謂曰宋之
生國之福宋之亡國之憂也卒年四十三

金守剛

金守剛性精通博物耿介不群高宗朝登第
直史館累遷侍御史時移都江華蒙古遣將
侵掠督還舊京王遣守剛如蒙古進方物守
剛從帝入和林城乞罷兵帝以不出陸為辭
守剛奏譬如獸人逐獸入窟穴持弓矢當其
前因獸何從而出矣如冰雪慘烈地脉閉塞
草木其能生乎帝憐之曰汝誠使乎當結兩
國之好遂遣徐副來命罷兵從復舊侵掠又
遣守剛帝[illegible]將代宋守剛諷行營總管羅
兵帝又許之所遣使與守剛偕來守剛仕至
中書舍人卒未至大拜時論惜之

金之岱

金之岱初名仲龍清道人風姿魁梧倜儻有
大志力學能文高宗四年江東之役代其父
隸軍隊以行隊卒皆於補頭畫奇獸之岱獨
作詩書之曰國患臣之憂親憂子所憂代親
如報國忠孝可雙修元帥趙冲點兵見之驚
問召入內廂器使之明年冲知貢舉之岱擢
第一名例補全州司錄恤孤寡抑強豪發摘
如神吏民敬畏入拜寶文閣校勘後為全羅
道按察使崔怡子僧萬全住珍島一寺其徒
橫恣號通知者尤甚其所請謁之岱皆抑不
行嘗至其寺萬全慢焉不見之岱直入升堂

堂上有樂器乃橫笛數拜操琴鼓之音節悲
壯萬全愀然出曰適有微疾不知公至此相
與歡飲因托以十餘事之岱即行之明數事
日至行營乃可爲耳宜遣通知相候還營數
日通知果至之岱命縛之數其不法殺之江
萬全即沅也雖挾前憾以之岱康謹而過庇
莫能害累遷判司農事時蒙古兵犯北邊知
兵馬事洪熙嗜女色不恤軍務一方離心以
之岱有才略陞簽書樞密院事代熙出鎮撫
以恩信西北四十餘城賴以安元宗初拜政
堂文學吏部尚書未幾上章請老加守太傅
中書侍郎平章事致仕得疾剃髮坐逝年七
十七謚英憲切之岱聞城南有叟善星命往
見之叟迎入推占因令少女拜庭下云此公
後必貴汝家其賜謹識之後二十年之岱按
全羅時賊黨多繫獄之岱按囚一婦呼曰當
日城南叟女也不幸至此之岱驚駭命釋厚
尉而遣之

李藏用

李藏用字顯甫初名仁祺中書令子淵六世
孫父儆清儉寡欲通經史善斷事官至樞密
院使藏用高宗朝登第調西京司錄入補校
書郎兼直史館累遷國子大司成樞密院承
旨陞副使拜政堂文學元宗元年叅知政事
加守太尉監修國史判戶部事進中書侍郎
平章事又加守太傅判兵部事太子太傅五
年蒙古徵王入朝王命宰相會議皆持疑未
決藏用獨曰王覲則和親否則生釁金俊曰
既就徵萬一有變乃何曰我以爲必無事也
脫有變甘受孥戮議乃定遂從王入朝時宋
寧公綧在蒙古言高麗有三十八領領各千
人通爲三萬八千人若遣我當盡率來朝
廷用史丞相召藏用至中書省問之藏用曰
我太祖之制蓋如此比來死於兵荒雖曰千
人其實不然亦猶上國萬戶牌子頭數目未
必足也請與綧東歸點閱綧言是斬我我言

已斬綧綧在側不敢復言又問高麗州郡戶口幾何曰不知曰子為國相何為不知藏用指窗欞曰丞相以為凡幾箇丞相曰不知藏用曰小國州郡戶口之數有司存雖宰相焉能盡知丞相默然翰林學士王鶚邀宴其第歌人唱吳彥高人月圓春從天上來二曲藏用微吟其詞中音節鶚起執手歎賞曰君不通華言而解此曲必深於音律者也益敬重帝聞藏用陳奏謂之阿蠻滅兒里干李宰相見者亦謂海東賢人至有寫眞以禮者王還以功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慶源郡開國伯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一百戶又加太子太師八年蒙古遣兵部侍郎黑的等令招諭日本藏用以書遺黑的曰日本阻海萬里雖或與中國相通未嘗歲修職貢故中國亦不以為意來則撫之去則絕之以為得之無益於王化棄之無損於皇威也今聖明在上日月所照盡為臣妾蠢爾小夷敢有不服

然蜂蠆之毒豈可無慮國書之降亦甚未宜隋文帝時上書云日出處天子致書于日沒處天子其驕傲不識名分如此安知遺風不存乎國書既入脫有驕傲之答不敬之辭欲捨之則為大朝之累欲取之則風濤艱險非王師萬全之地陪臣固知大朝寬厚之政亦非必欲致之偶因人之上言姑試之耳然取舍如彼尺一之封莫如不降之為得也且彼豈不聞大朝功德之盛哉既聞之計當入朝然而不朝蓋恃其海遠耳然則期以歲月徐觀其為至則獎其內附否則置之度外任其蚩蚩自活於相忘之域實聖人天覆無私之至德也陪臣再觀天陛親承睿渥今雖在遐陬犬馬之誠思効萬一耳蓋藏用度日本竟不至將累我國故密諭黑的欲令轉聞寢其事王以其不先告疑有二心即配靈興島鍾伴起居舍人潘阜亦坐不告流彩雲島阜方對黑的坐武士突入曳出黑的愕然問知之

乃還藏用書且曰我若歸奏此書幸而聽守
天下之福也如不之聽於汝國亦有何罪固
止之由是皆獲免九年拜門下侍中藏用嘗
言於朝欲使宗社無虞中外晏然莫如還都
舊京金俊及其黨皆不欲之藏用曰若不能
席卷以出且令作宮室夏居松京冬返江都
如上國之有兩都可也於是置古京出排都
監蒙古帝遣使徵兵于我勅令藏用來奏軍
額及藏用詣帝帝曰朕命爾國出師助戰爾

二十六

國不以軍數分明奏聞乃以糢糊之言來奏
王綽會奏我國有四萬軍又有雜色一萬故
朕昨日勅爾等云王所不可以無軍其留一
萬以衛王國以四萬來助戰爾等奏云我國
無五萬軍綽之言非實也苟不信試遣使與
倬者偕往點其軍額若實有四萬隱臣受罪
否則反坐誣告者爾等若以軍額分明來奏
朕何有此言遂呼綽問宜與藏用辨又勅藏
用曰爾還爾國速奏軍額不爾將討之爾等

不知出軍將討何國朕欲討宋與日本耳今
朕視爾國猶一家爾國若有難朕安敢不救
乎朕征不庭之國爾國出師助戰亦其分也
爾歸語王造戰艦一千艘可載米三四千石
者藏用對曰敢不承命但督之則雖有船材
恐不及也帝曰三王五帝以來歷代之事爾
等所知不必更說朕將取近而言之昔成吉
思皇帝時河西王納女請和曰皇帝若征女
眞我爲右手若征回回我爲左手後成吉思

二十七

皇帝將討回回命助征河西竟不應帝討而
滅之爾亦聞之藏用對曰我國昔有四萬軍
三十年間死於兵疫殆盡雖有百戶千戶但
虛名耳帝曰死者尚有獨無生者乎爾國亦
有婦女豈無生者爾乃年老諳事說何妄耶
對曰小邦蒙荷聖恩自罷兵以來有生長者
然皆幼弱不堪充軍帝又曰爾國於宋風順
則可兩三日至日本則朝發夕至此汝國與
蠻子人之言也汝國何不生異事乎辭欲復

吉軍事藏用因至事有不當事輒遣人可驗
帝謂綧曰言已畢矣十年林衍謀廢立宰樞
莫敢言藏用自度不能止且恐有不測之變
乃以遜位爲言衍遂廢王立安慶公淐時世
子在蒙古回至鴨綠江聞難還入朝衍懼以
藏用充節日使如蒙古欲令說世子而返至
則具陳衍廢立未幾王復位入朝明年藏用
謁王于道王至東京行省問廢立之故王以
有疾遜位對行省知其非實請以藏用從行

二十八

王惡藏用言與已異故不許藏用追詣于燕
具奏衍逆狀帝使頭輦哥率兵衛王還國又
明年蒙古斷事官不花等宣言林衍廢立時
與謀者尚在朝列不正其罪何以懲惡遂免
藏用官藏用曰當時不能死豈非罪乎十三
年卒年七十二美風儀性聰明恭儉沈重博
覽經史陰陽醫藥律曆靡所不通爲文章清
警優贍又喜浮屠書嘗著禪家宗派圖潤色
華嚴錐洞記遺命火葬無子忠烈王元年追

謚曰文眞

列傳卷第十五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illegible]……敎修

趙冲　忭

趙冲字湛若侍中永仁之子生一月母亡稍長極哀慕家稱孝童以蔭補官入大學登上舍明宗時登第籍內侍博聞强記諳練典故熙宗朝拜國子大司成翰林學士一時典冊多出其手出爲東北面兵馬使還拜禮部尚書高宗三年進樞密副使翰林學士承旨上將軍文臣兼上將軍自文克謙始中廢已久王以冲才兼文武特授之時金山兵闌入北鄙以參知政事鄭叔瞻爲行營中軍元帥冲副之右承宣李延壽都知兵馬事五領軍屬焉又括京都人不論職之有無凡可從軍者皆屬部伍又發僧爲軍共數萬[illegible][illegible]點兵於順天館時驍勇者皆爲崔忠獻父子門客官軍皆老弱羸卒元帥心懈王御崇文殿羣臣入謁分立左右叔瞻冲以戎服率諸摠管入庭行禮上親授鉞日官以拘忌諂忠獻出師不由大路自保定門循城南宿後峴驛會大[illegible]士卒凍縮不能前又賊至興義驛適平州防禦軍還前軍望見旌旗誤謂賊兵至遂奔潰唯冲勒兵整肅叔瞻等聞賊兵至益白州退屯興義金郊兩驛聞復退屯國清寺明年叔瞻免以知門下省事鄭邦輔代之邦輔冲等耀兵[illegible]州賊兵遁去五軍元帥追賊于安州行至太祖灘遇雨而止置酒宴樂不設備有一人乘白馬突入陣中舉旗而麾俄而賊兵大至急圍五軍前軍先潰遂薄中軍縱火燒壘諸軍士卒散走唯左軍拒戰邦輔冲奔左軍左軍亦敗五軍皆潰大將軍李義儒白守貞將軍李希柱等戰死士卒死者不可勝記輜重資粮器仗皆爲所奪邦輔冲奔還京潰卒絡繹於道賊追至宣義門焚黃橋而退朝野大震御史臺上疏曰鄭邦輔趙冲等

賊長縮莫有鬪心弃軍驚走以致士卒陷没
又歷代所傳兵書文籍以至器仗盡爲敵奪
未副推轂之意請免其職不允御史臺復請
罷職從之未幾冲復爲西北面兵馬使俄拜
樞密使吏部尚書諫官奏趙冲昨以敗軍被
劾免官今無功可賞復除舊職乞收成命從
其成功許除官從之女眞黄旗子軍渡鴨綠
來屯麟龍靜三州境冲與戰斬獲五百一十
餘級又戰于麟州暗林平大敗之殺虜及溺
江死者不可勝數僅三百騎遁去即復冲職
明年以守司空尚書左僕射召還賊日熾官
軍懦弱不能制復以冲爲西北面元帥金就
礪爲兵馬使借將軍鄭通寶爲前軍吳壽祺
爲左軍申宣冑爲右軍李霖爲後軍李迪儒
知兵馬事授鉞遣之初冲恨敗軍作詩曰萬
里霜蹄容一蹶悲鳴不覺換時[illegible]儻敎遣父
更加鞭踏躪沙場攉古月至是部伍整齊號
令嚴明秋毫不犯諸將莫敢以書生易之冲

等道長湍至洞州遇賊東谷擒其毛克高延
千戶阿老沙成州以待諸道兵慶尚道按察
使李勣引兵來遇賊不得前遣將軍李敦守
金季鳳擊之以迎勣既而賊從二道俱指中
軍我張左右翼鼓而前賊軍望風而潰敦守
等與勣來會錄事中仲諧分其兵輸軍食賊
又要之將軍朴義隣敗之于禿山賊散而復
集騎數萬盡銳來攻我又敗之亞將脫剌逃
歸賊魁又欲引還慮我要其歸路入保江東
城蒙古太祖遣元帥哈眞及札剌率兵一萬
與東眞萬奴所遣完顏子淵兵二萬聲言討
契丹賊攻和孟順德四城破之直指江東會
天大雪餉道不繼賊堅壁以瘦之哈眞患之
遣通事趙仲祥與我德州進士任慶和來牒
元帥府曰皇帝以契丹兵逃在爾國于今三
年未能掃滅故遣兵討之爾國惟資糧是助
無致欠闕仍請兵其辭甚嚴且言帝命破賊
之後約爲兄弟於是以尚書省牒答曰大國

興兵救患弊封凡所指揮悉皆應副冲即輸
米一千石遣中軍判官金良鏡率精兵一千
護送及良鏡至蒙古東眞兩元帥邀置上坐
宴慰曰兩國結爲兄弟當白國王受文牒來
則我且還奏皇帝時蒙古東眞雖以討賊救
我爲名然蒙古於夷狄最凶悍且未嘗與我
有舊好以故中外震駭疑其非實朝議亦依
違未報遂稽往犒冲獨不疑馳聞不已蒙古
怒其緩訶責甚急冲輒隨宜和解之明年冲

與哈眞子淵等攻江東城破之哈眞等還冲
送至義州哈眞執冲手泣下不能別蒙古軍
奪我諸將馬以行冲詰之曰此皆官馬雖死
納皮不可奪也蒙古信之有一蒙軍受[illegible]給
馬蒙古以冲言爲誣復多奪馬吉子淵頗知
人謂我人曰汝國帥奇偉非常人也汝國有
此帥天之賜也冲嘗被酒枕其膝而睡子淵
恐其驚寤略不動左右請易以枕子淵終不
肯其忠義恩信之感動人者如此凱還忠獻

忌功停迎迓禮拜政堂文學判禮部事尋加
守太尉同中書門下侍郎平章事修國史明
年卒年五十計聞王震悼輟朝三日贈開府
儀同三司門下侍中謚文正爲人風姿魁偉
外莊重內寬和凡遇士愉愉然不施戟級三
掌文闈所選皆名士出將入相朝野倚重平
時莅事未嘗露稜角故世徒知其爲寬厚謹
達長者及持大兵臨大事然後乃知有磊落
不常之器爲相闢獨樂園于東皐每公餘引

賢士大夫以琴酒自娛後配享高宗廟庭子
叔昌李珣叔昌別有傳李珣官至門下侍郞
平章事謚光定子抃
抃席家蔭又藉妻父金方慶勢[illegible]拜郞將累
監察史嘗以行首宿衛一日乘醉入直門已
閉元宗聞之命從隙入抃辭曰人臣不宜從
隙竟不入有司以闕直劾罷人稱其直方慶
之討珍島也白王起抃爲將軍又從方慶征
日本有功後元復征日本忠烈請于帝授昭

信校尉管軍摠把賜銀牌及印於是從方慶
赴征歷右副承旨知密直司事以病免王超
拜其壻庚瑞爲郞將慰之尋卒忭容儀偉麗
頗通典故性寛平人無怨者子文簡文瑾文
蒨字敬之官至密直副使亦美風儀閑習禮
度爲時所稱文瑾參知門下政事集賢殿大
學士

金就礪

金就礪彥陽人父富禮部侍郞就礪蔭補正
尉選充東宮衛累遷將軍鎭東北界擢大將
軍康宗朝巡撫塞上邊民畏愛高宗三年契
丹遺種金山王子金始王子脅河朔民自稱
大遼收國王建元天成蒙古大舉伐之二王
子席卷而東與金兵三萬戰于開州館金兵
不克退守大夫營二王子進攻之遣人告北
界兵馬使云爾不送粮助我我必侵奪汝疆
我於後日樹黃旗汝來聽皇帝詔若不來將
加兵于汝至其日果樹黃旗兵馬使不往明

日使其將揭兒乞奴引兵數萬渡鴨綠江攻
寧朔等鎭掠城外財穀畜産而去又明日闌
入義靜朔昌雲燕等州宣德定戎寧朔諸鎭
皆以妻子自隨彌漫山野恣取禾穀牛馬而
食之居月餘食盡移入雲中道於是以上將
軍盧元純爲中軍兵馬使知御史臺事白守
貞知兵馬使左諫議大夫金蘊珠爲副使上
將軍吳應夫爲右軍兵馬使崔宗峻知兵馬
事侍郞庾世謙爲副使就礪爲後軍兵馬使
崔正華知兵馬事陳淑爲副使十三領軍及
神騎屬焉三軍啓行至朝陽鎭朝陽人報賊
已近三軍各遣別抄一百神騎四十人至阿
爾川邊與賊戰官軍稍却神騎郞將丁純祐
突入賊中斬持纛者賊奔潰乘勝斬八十餘
級虜二十餘人幷獲楊水尺一人得牛馬數
百匹符印器仗甚衆乃拜純祐爲將軍三軍
又與賊戰于連州東洞斬百餘級賊三百餘
人來屯龜州直洞村軍候負吳應儒率步卒

三千五百人衝挾擊之散負咸洪宰甄國實
李稷校尉任宗庇等斬二百五十餘級虜三
千餘人得牛馬戰具銀牌銅印亦多三軍又
戰于龜州三歧驛二日斬二百一十餘級虜
三十九人將軍李陽升亦破賊于長興驛賊
自昌州移屯延州之開平原林兩驛終日絡
繹不絕官軍遣神騎將追之遇賊與戰于新
里斬一百九十級官軍進次延州以光裕美
壽周氏光世君悌趙雄等六將守獅子岩来
麟迪夫文備三將守楊州翼日九將戰于新
宗戍斬獲七百六十餘人得馬騾牛及牌印
兵仗無算賊不復分兵聚屯開平驛諸軍莫
敢前右軍據西山之麓中軍受敵于野小退
屯獨山就礪拔劍策馬與將軍奇存靖直衝
賊圍出入奮擊賊兵潰追過開平驛賊散伏
驛北急擊中軍就礪回擊之賊又潰元純夜
謂就礪曰彼衆我寡右軍又不至始賁三日
粮耳今已盡不如退據延州城以俟後便就

礪曰我軍屢捷鬪志尚銳請乘其鋒一戰而
後議之賊布陣墨匠之野軍勢甚盛元純馳
召就礪且揚黑幟爲信士卒冒白刃爭赴無
不一當百就礪與文備橫截賊陣所向披靡
三分三亮就礪長子死賊奔入香山燒普賢
寺官軍追擊之斬獲摠二千四百餘人溺死
南江者亦以千數餘衆夜遁昌州婦女小兒
委弃路傍號哭聲如萬牛有一人弃兵自稱
官人直前請曰我等擾貴國邊疆固有罪矣
婦子何知請無盡殺且無薄我我則刻日
自退矣就礪使謂之曰汝言何可信與之酒
快飲而去俄而鵝兒乞奴送符文陳乞如其
所言三軍各遣二千人躡其後見賊所弃貲
糧器仗狼藉於道牛馬或所其腰或刺其後
蓋使得之不可復用也所遣六千人戰于清
塞鎭擒殺過當平虜鎭都領祿進亦擊殺七
十餘級賊遂踰清塞鎭遁去或云香山之戰
賊將尺奴中箭死金山摠領其衆或云擒一

婦人云我是鵝兒妻吾夫初入藥山寺見殺
只奴兼領其軍官軍次延州又聞賊兵後至
者大入境唯留內廂自衛其餘悉發後軍獨
遇于楊州擒殺數十百級兩軍先回博州就
礪護輜重徐行至沙峴浦賊突出狙擊就礪
告急於兩軍兩軍守便宜不出就礪力戰却
之卒護輜重而至元純出迎西門外賀曰卒
遇強敵能摧其鋒使三軍負荷之士無一室
之失公之力也馬上舉酒爲壽兩軍將士及
諸城父老皆叩頭曰今者與強寇角立而自
戰其地可謂難矣而於開平墨匠香山原林
之役後軍每爲先鋒以小擊衆使我老弱存
其性命顧無以報但祝壽而已賊復聚衆達
日耀兵於昌州門外賊百五十人犯昌州官
軍擊走之官軍屯博州夜遣卒襲賊于興郊
驛虜四十餘人明日夜戰于洪法寺克之又
明日將軍金公奭與賊百餘人戰于州城門
外殺獲五十餘人公奭手斬帶銀牌者官軍
入城休卒賊夜涉清川江指西京官軍與賊
戰于渭州城外敗績將軍李陽升等千餘人
死京都聞之哭者滿城賊至西京城外屠安
定林原驛及畐華妙德花原等寺官軍不能
沮過賊履冰渡大同江遂入于西海道屠黃
州明年就拜就礪金吾衛上將軍又遣承宣
金仲龜領南道兵以會仲龜與賊戰陶公驛
敗績初中軍奏請濟師以左承宣車倜爲前
軍兵馬使大將軍李傳知兵馬事禮部侍郎
金君綏爲副使上將軍宋臣卿爲左軍兵馬
使將軍崔愈恭知兵馬事刑部侍郎李實椿
爲副使并前三軍爲五軍至是五軍次于安
州太祖灘與戰大敗奔還賊乘勝馳突就礪
與文備仁謙逆擊之仁謙中流矢死就礪奮
劍獨拒槍矢交貫于身病瘡而還賊追官軍
至宣義門而退遂寇牛峯趣臨江長湍於是
更閱五軍以吳應夫爲中軍兵馬使大將軍
李茂功知兵馬事少府監權濬爲副使上將

軍崔元世爲前軍兵馬使郭公儀知兵馬事
戶部侍郎金奕輿爲副使借將軍貢天源爲
左軍兵馬使司宰卿崔義知兵馬事將作監
李勣爲副使借上將軍吳仁永爲右軍兵馬
使借衛尉卿宋安國知兵馬事侍郎秦世儀
爲副使上將軍柳敦植爲後軍兵馬使崔宗
峻知兵馬事陳淑爲副使以禦之五軍不發
唯敦植發向交河應夫使人沮之曰賊在積
城場可回軍敦植不聽請四軍合攻賊四軍

十三

從之行至積城不見賊賊陷東州安[illegible]秦曰
契丹兵過東州勢將南下五軍逗遛不戰徒
費糧餉請罷應夫奪子壻職以前軍兵馬使
崔元世代之以就礪爲前軍兵馬使三從之
賊指交河過澄波渡官軍與戰于楮村却走
之官軍奏捷云賊至豐壤縣曉星峴官軍欲
戰將渡橫灘賊兵尾擊之左軍先戰敗走中
軍後軍自山外出賊脊擊却之追至盧元驛
[illegible]戰場斬賊甚多牛馬衣糧盡棄而去時有

隊正安彭祖中矢而還曰賊兵被殺唯二人
餘死者皆我軍也前軍右軍戰于砥平縣敗
之獲馬千餘匹賊陷安陽都護府執按察使
魯周翰殺之官屬亦多死賊入原州州人久
與賊相持凡九戰食盡力窮無外援城遂陷
前軍右軍敗績以大將軍任輔爲東南道加
發兵馬使選城中公私奴隸充部伍以遣之
前軍右軍遇賊于楊根砥平屢戰取金銀牌
及傘子忠獻褒之以郭公儀爲衛尉卿右軍

十四

兵馬使吳孝貞爲上將軍公儀曾坐贓免以
功復職官軍追賊至黃驪縣法泉寺移次獨
岾元世曰明日之路有二岐吾行如何則可
就礪曰分軍掎角不亦可乎元世從之翼日
會于麥谷與戰斬獲三百餘級迫于提州之
川流屍蔽川而下後三日追至朴達峴任輔
亦將兵來會元世謂就礪曰嶺上非大軍所
止欲退屯山下就礪曰用兵之術雖貴人和
地利亦不可輕賊若先據此嶺我在其下雖

獲之捷亦不得過況於人乎官軍遂登嶺而宿質明賊果進軍于嶺之南先使數萬人分登左右峯欲爭要害就礪使將軍申德威李克仁當左崔俊文周公裔當右就礪從中鼓之士皆殊死戰官軍望之亦大呼爭前賊大潰老弱男女兵仗輜重狼籍委弃賊由是不果南下皆東走追至溟州大關山嶺將卒怯懦退屯旬日乃進賊已踰嶺矣中軍左軍前軍復追賊至溟州毛老院敗之獲玉帶金銀牌器仗賊圍溟州四軍追之後軍不及屯剛州右軍與賊戰于登州敗績陣主吳守貞死賊趍咸州遂入女眞地官軍退縮莫有追躡者就礪承中軍牒移兵定州使覘賊返曰賊在咸州與我比境雞犬之聲相聞就礪藥鹿角垣三周其隍留李克仁盧純祐申德威朴義等四將守之移擄與元鎭賊得女眞兵復猥長驅而來就礪回軍過於豫州扯川交鋒而退忽遘疾將佐請歸就醫藥答曰寧爲邊

城鬼豈可求安於家乎疾甚勅歸京理疾屢興至京累月乃瘳就礪所留兵戰于渭州敗績賊復聚寇高州和州陷寧仁長平二鎭又陷豫州於是罷五軍及加發兵置三軍以文漢卿爲中軍兵馬使李實椿知兵馬事李得喬爲副使貢天源爲左軍兵馬使宋安國知兵馬事金奕興爲副使李茂功爲右軍兵馬使權濬知兵馬事金淞亮爲副使明年賊又大至以守司空趙冲爲西北面元帥就礪爲兵馬使借將軍鄭通寶爲前軍吳壽祺爲左軍申宣胄爲右軍李霖爲後軍李迪儒知兵馬事王親授鉞遣之冲就礪等數與賊戰敗之賊勢窮入保江東城哈眞札剌與完顏子淵追討契丹直指江東遣人來請兵粮諸將皆憚於行就礪曰國之利害正在今日若違被意後悔何及冲曰是予意也然此大事非其人不可遣就礪曰事不辭難臣子之分吾雖不才請爲公一行冲曰軍中之事捷何公

童公去可乎明年就礪乃與知兵馬事韓光衍領十將軍兵及神騎大角內廂精卒往焉哈眞使通事趙仲祥語就礪曰果與我結好當先遙禮蒙古皇帝次則禮萬奴皇帝就礪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天下安有二帝耶只拜蒙古帝就礪身長六尺五寸以長而鬚過其腹每盛服必使兩婢子分舉其鬚而後束帶哈眞見狀貌魁偉又聞其言大奇之引與同坐問年幾何就礪曰近六十矣哈眞曰我未五十既爲一家君其兄而我其弟乎使就礪東向坐明日又詣其營哈眞曰吾嘗征伐六國所閱貴人多矣見兄之貌何其奇歟吾重兄之故視麾下士卒亦如一家臨別執手出門扶腋上馬數日沖亦至哈眞問元帥年與兄孰長就礪曰長於我矣乃引沖坐上座曰吾欲一言恐爲非禮然於親情不宜自外吾其坐兩兄之間如何就礪曰是吾等所望但未敢先言耳坐定置酒作樂蒙古之俗好

以銛刀刺肉賓主相啗往復不容皆我軍士素號勇者莫不有難色沖就礪晚起承迎甚熟哈眞等極歡哈眞善飲與沖校優劣約不勝者罰之沖引滿輒釂雖多無醉色及闋擧一杯不飲曰非不能飲若勝而如約則公必受罰然亦我見罰耳主人而罰客可乎哈眞重其言而大悅約詰朝會江東城下去城三百步而止哈眞自城南門至東南門鑿池廣深十尺西門以北委之完顏子淵東門以北委之就礪皆令鑿隍以防逃逸賊勢窘四十餘人踰城降於蒙古軍前賊魁喊捨王子自縊死其官人軍卒婦女五萬餘人開城門出降哈眞與沖等行視投降之狀王子妻息及僞丞相平章以下百餘人皆斬於馬前其餘悉寬其死使諸軍守之哈眞曰我等來自萬里與貴國合力破賊千載之幸也禮當往拜國王吾軍頗衆難於遠行但遣使陳謝耳哈眞札刺請沖就礪同盟曰兩國永爲兄弟萬

世子孫無忘今日冲設犒師宴哈眞以婦女
童男七百口及吾民爲賊虜掠者二百口歸
于我以女子年十五左右者遺冲就礪各九
人駿馬各九匹其餘悉令自隨冲以契丹俘
虜分送州縣擇閑曠地居之量給田土業農
爲民俗呼爲契丹場是年義州賊韓恂多智
殺守將連諸城以叛以樞密副使李克偁將
中軍李迪儒將後軍就礪將右軍討之明年
拜樞密副使代克偁將中軍恂智等投金元
帥亐哥下亐哥下誘斬二人傳首于京三軍
請理諸城從逆之罪就礪曰書云殲厥渠魁
脅從罔治大軍所臨如火燎原無辜受禍多
矣況因契丹關東爲墟今又縱兵自撤藩籬
可乎餘悉不問就礪遣郭元固金甫貞宋周
秩宗周賁等往義州安集遺民周賁貪婪多
受人賂無賂者借事誅殺州人怨之引賊黨
尹昌等踰城而入殺周賁等元固甫貞逃奔
以告就礪遣判官崔弘錄事朴文挺諭以禍
福繼遣大將軍趙廉卿將軍朴文貴以兵五
千討之昌等逃賊黨瓦解時契丹餘衆竄伏
寧遠山中時出鈔掠爲民患就礪遣李景純
李文存擊破之北境以安明年陞樞密使兵
部尙書判三司事俄遷參知政事判戶部事
十五年守太尉中書侍郞平章事判兵部事
遂拜侍中二十一年卒諡威烈爲人節儉正
直忠義自守持軍嚴士卒不犯秋毫有酒即
用一巵與最下者均飲故得其死力江東之
役事皆讓於冲至臨陣制敵多出奇計以成
大功然未嘗自矜爲相正色率下人不敢欺
配享高宗廟庭子佺門下侍郞平章事子良
鑑穎仲保晰良鑑子文衍
文衍幼爲僧後歸俗年踰三十不能自振女
弟淑昌院妃得幸忠烈王即授左右衛散員
驟遷至僉議侍郞贊成事妃又寵於忠宣封
王淑妃拜文衍僉議中護元授信武將軍鎭
邊萬戶賜王珠虎符本國封彥陽君復率衆

會花如元又加鎭邊萬戸府達魯花赤忠肅元年東還卒于遺爲人豁達無迂曲每見淑妃左右太侈抑止之謚榮信無子

賆字損之蔭補東面都監判官登第累遷禮部郎中忠烈以世子入元賆從之及忠烈尚公主襲爵東還賆功居多賜誓券曰爾功之大予賞之徽爾雖有罪十犯九宥至于子孫亦如之官累判秘書寺事與同修國史任頙撰元世祖事跡尋遷承旨進副知密直出爲

西北面都指揮使歷監察大夫判三司事二十七年以僉議參理卒謚文愼性純厚無華奉公以正能業其家子倫禑倫自有傳禑恵操廉靜官至代言

李勛

李勛砥平人父儼署大將軍勛爲內侍轉閤門祗候累遷兵部郎中高宗三年金山兵犯境勛爲右軍兵馬判官與賊戰于摐猨驛賊乘勝而進我軍奔北勛獨瞋目直前手斬數級遂叱衆俱進賊乃退拜將作監爲左軍兵馬副使戰于廣灘先登大捷俘獲甚衆王嘉之授將軍固辭不受出爲慶尚道按察使明年賊又大至勅令諸道按察使率兵赴援時賊遮屯要害元帥密諭避之勛曰握兵赴戰惟恐不遇賊遇而避之非勇也直衝賊屯而行果遇賊與戰大勝虜獲無算勛轉軍餉于順州賊自殷州出其不意急擊之麾下士不滿百人死戰却之元帥登城望之嘆賞至再

淨又明年召拜尚書左丞是時賊入保江東城復以勛爲兵馬使選精銳屬之勛辭以單騎赴之及賊平仍留爲東北面兵馬使六年擢右承宣尋進樞密副使尚書左僕射累陞至樞密使御史大夫十二年卒年六十四爲人平易溫柔喜怒不見平時似無膽氣及臨陣賈勇人莫能及性又儉素雖至貴顯常處陋室晏如也無子

蔡靖

絲靖本陰城縣吏力學通經登第掌東都書記有清德秩滿補國學學正七管諸生教誨之神宗朝出牧晉陽東都與東州作亂議遣安撫使而難其人聞東都人思靖不已乃拜御史副使靖單騎之任東都人聞其至反側悉安高宗初留守西都入拜樞密副使尋致仕卒以平賊功官庀葬事

朴犀　宋文冑

朴犀竹州人高宗十八年爲西北面兵馬使

蒙古元帥撒禮塔屠鐵州至龜州犀與朔州分道將軍金仲溫靜州分道將軍金慶孫靜朔渭泰州守令等各率兵會龜州犀以仲溫軍守城東西慶孫軍守城南都護別抄及渭泰州別抄二百五十餘人分守三面蒙古兵圍城數重日夜攻西南北門城中軍突出擊走之蒙古兵擒渭州副使朴文昌令入城諭降犀斬之蒙古選精騎三百攻北門犀擊却之蒙古創樓車及大床裹以牛革中藏兵傳城底以穿地道犀穴城注鐵液以燒樓車地且陷蒙古兵壓死者三十餘人又爇朽茨以焚木床蒙古人錯愕而散蒙古又以大砲車十五攻城南甚急犀亦築臺城上發砲車飛石却之蒙古以人膏漬薪厚積縱火攻城犀灌以水火愈熾令取泥土和水投之乃滅蒙古又車載草爇之攻譙樓犀預貯水樓上灌之火焰尋熄蒙古圍城三旬百計攻之犀輒乘機應變以固守蒙古不克而退復驅北界

諸城兵來攻列置砲車三十攻破城廊五十間犀隨毁隨葺鎖以鐵絙蒙古不敢復攻犀出戰大捷蒙古復以大砲車攻之犀又發砲車飛石擊殺無算蒙古退屯樹柵以守撒禮塔遣我國通事池義深學錄姜遇昌以淮安公侹牒至龜州諭降犀不聽撒禮塔復遣人諭之犀固守不降蒙古又造雲梯攻城犀以大于浦迎擊之無不糜碎梯不得近大于浦者大刃大兵也明年王遣後軍知兵馬事右

諫議大夫崔林壽監察御史閔曦率蒙古人
往龜州城外諭曰已遣淮安公侹講和于蒙
古兵我三軍亦已降可罷戰出降諭之數四
猶不降曦憤其固守欲拔劒自刺林壽更諭
之犀等重違王命乃降後蒙古使至以犀固
守不降欲殺之崔怡謂犀曰卿於國家忠節
無比然蒙古之言亦可畏也卿其圖之犀乃
退歸其鄉蒙古之圍龜州也其將有年幾七
十者至城下環視城壘器械歎曰吾結髮從

軍歷觀天下城池攻戰之狀未嘗見被攻如
此而終不降者城中諸將他日必皆爲將相
後犀果拜門下平章事宋文胄亦從軍龜州
者也以功超授郎將二十三年爲竹州防護
別監蒙古至竹州城諭降城中士卒出擊走
之蒙古復以炮攻城四面城門輒摧落城中
亦以砲逆擊之蒙古不敢近蒙古又備人油
灌藁縱火攻之城中士卒一時開門突擊之
蒙古死者不可勝數蒙古多方攻之凡十五
日竟不能拔乃燒攻具而去文胄在龜州亦
知蒙古攻城之術其計畫無不先料輒告衆
曰今日敵必設某機械我當備某器應之賊
至果如其言城中皆謂之神明論功拜左右
衛將軍

金慶孫　琿

金慶孫初名雲來平章事台瑞之子母夢五
色雲間有衆環擁一青衣童自天墜懷中遂
有娠及生美容姿頭上有起骨龍爪性甚重
和裕智勇絶人有膽略常處室必著皂衫如
對賓怒則鬚髮輒竪早以蔭進歷華顯高宗
十八年爲靜州分道將軍蒙古兵度鴨綠江
屠鐵州侵及靜州慶孫率衙内敢死士十二
人開門出力戰蒙古却走俄而大軍繼至州
人度不能守皆奔竄慶孫入城無一人在者
獨與十二士登山夜行不火食七日到龜州
朔州戍將金仲溫亦弃城來奔兵馬使朴犀
令仲溫守城東西慶孫守城南蒙古大至南

門慶孫率十二士及諸城別抄將出城令士
卒曰爾等不顧身命死而不退者右別抄皆
伏地不應慶孫悉令還入城獨與十二士進
戰手射先鋒黑旗一騎即倒十二士因奮戰
流矢中慶孫臂血淋漓猶手鼓不止四五合
蒙古退却慶孫整陣吹雙小笭還犀迎拜而
泣慶孫亦拜泣犀於是守城事一委慶孫蒙
古圍城數重日夜攻之車積草木輾而進攻
慶孫以砲車鎔鐵液以瀉之燒其積草蒙古

高麗史卷一百三　二十七

兵却復來攻慶孫據胡床督戰有砲過慶孫
頂中在後衛卒身首糜碎左右請移床慶孫
曰不可我動則士心皆動神色自若竟不移
大戰二十餘日慶孫隨機設備應變如神蒙
古曰此城以小敵大天所祐非人力也遂解
圍而去尋拜大將軍知御史臺事二十四年
爲全羅道指揮使時草賊李延年兄弟嘯聚
原栗潭陽諸郡無賴之徒擊下海陽等州縣
聞慶孫入羅州圍州城賊徒甚盛慶孫登城

門望之曰賊雖衆皆芒竊村民耳即募得可
爲別抄者三十餘人集父老泣且謂曰爾州
御鄉不可隨他郡降賊父老皆伏地泣慶孫
督出戰左右曰今日之事兵少賊多請待州
郡兵至乃戰慶孫怒叱之於街頭祭錦城山
神手奠二爵曰戰勝畢獻欲張蓋而出左右
進曰如此恐爲賊所識慶孫又叱退之遂開
門出懸門未下召守門者將斬之即下懸門
延年戒其徒曰指揮使乃龜州成功大將人

高麗史卷一百三　二十八

望甚重吾當生擒以爲都統勿射又恐爲流
矢所中皆不用弓矢以短兵戰兵始交延年
恃其勇直前將執慶孫馬轡以出慶孫拔劍
督戰別抄皆殊死戰斬延年乘勝逐之賊徒
大潰一方復定入拜樞密院知奏事有人譖
崔怡曰慶孫父子欲害相公且有異志怡驗
覆無實乃投譖者于江轉樞密院副使三十
六年崔沆忌慶孫得衆心流白翎島後二年
沆弑繼母大氏并投前夫子吳承績于江以

慶孫爲承績姻親遣人配所投海中慶孫累
立大功朝野倚重遽爲姦賊所害人皆痛惜
子琿
琿年十八直碩陵籍內侍遷監察史忠烈朝
爲大將軍與上將軍金文庇善嘗至其家闌
碁文庇妻朴氏從窓隙窺視嘆其美偉琿鰥
之遂屬意未幾文庇死琿妻又死朴遣人請
曰妾無兒願得君一子養之且曰事有回陳
幸一來琿遂往通焉監察重房交章極論王
以先后族欲原之不得已流海島歸朴于竹
山初王以戶口日耗令士民皆畜庶妻庶妻
乃良家女也其子孫許通仕路若不顧信義
弃舊從新者隨即罪之所司方議施行及琿
犯禮遂寢後爲右承旨累轉副知密直司事
僉議叅理陞侍郎贊成事改檢校守司徒復
爲侍郎贊成事進拜中贊引年致仕久之復
起爲侍郎贊成事又拜右中贊王如元以琿
權署行省事尋罷後封樂浪君賜推誠翊戴

功臣號改封雞林府院君開府置官僚忠宣
二年以判三司事卒年七十三謚忠宣性寬
和美容儀習禮度嘗如元賀正侍宴殿上蹈
務而坐每行酒者至琿必起揖而飲世祖見
之喜曰此誠高麗宰相也以敬順王后從弟
得幸忠烈又與淑妃連戚忠宣亦寵遇之嘗
請王宴于男山書齋因事淑妃甚勤晚年封
拜皆由妃也凡所歷無樹立自奉甚侈衣服
飮食務爲華美子子興子昌子延子興美[illegible]
豐晳以父任累遷左副承旨元使伯伯來問
宋邦英事子興與金元祥吳賢良協謀剪除
兇黨歷官至僉議評理封雞林君卒年六十
子上琦上琀上瑛上璘

崔椿命

崔椿命文憲公冲之後也性寬和有節操高
宗十八年爲慈州副使蒙古兵圍州椿命率
吏民固守不下國家以蒙古元帥撒禮塔詰
責遣內侍郎中宋國瞻諭降椿命閉門不對

國贍罵而還及三軍將帥降撤禮塔撤禮塔謂淮安公侹曰慈州不降宜遣人諭降侹遣後軍陣主大集成與蒙古官人到城下曰國朝及三軍已降宜速出降椿命坐城樓使人對曰朝旨未到何信而降集成曰淮安公已來請降故三軍亦降此非信耶對曰城中人不知有淮安公遂拒不納蒙古官人呵責集成入城椿命使左右射之皆奔却如是者數四終不下集成深銜而返撤禮塔必使殺之王以問宰樞皆請末減集成請崔怡弟曰椿命拒命不降蒙古怒去禍將不小宜殺之以示蒙古今上及宰相皆猶豫未決請公獨斷殺之怡諾於是宰樞皆不得已從之獨俞升旦以爲不可殺聞者歎服怡遣內侍李白全往西京將斬之椿命辭色不變蒙古官人曰此何人白全曰慈州守也官人曰此人於我雖逆命在爾爲忠臣我且不殺爾旣與我約和矣殺全城忠臣可乎固請釋之後論功以椿命爲第一擢拜樞密院副使三十七年卒子悟官至衛尉卿

金希磾

金希磾本群山島人其先隨商舶到開城留居遂以爲籍初以監牧直補散員累遷忠淸道按察使有淸望轉將軍高宗八年蒙古使著古與等怒館待不滿意或射或擊館伴郎中崔珙等走出門即下鑰蒙古使不得出希磾開門入諭怒得解東北面兵馬使報又有蒙古使這可等來王以蒙人谿壑其欲凡所需索與之則財竭否則釁生議未決遣侍中李抗司天監朴剛材卜于大廟又未決這可等二十三人及女使一人來督國贐王以希磾有膽略又知詩禮善辭語命爲類會使這可等曰前此未聞安只女大王遣使而不接待也希磾答曰往歲蒙大國恩令使价枉臨弊封若其迎迓之禮與國贐等事敢不盡心然君在都護府射一人死生未可知若生

則君之福死則一行必見拘留這可等屈膝
慙服一聽希磾處分又蒙古使喜速不花等
來王宴于大觀殿喜速不花等將佩弓矢上
殿希磾曰自兩國交好皆俱禮服相見今欲
以櫜鞬赴宴饗如禮何卽解之又爲東眞使
館伴東眞使唱曰東君初報勝希磾卽對云
北帝已收兵使曰有何意而賦此句也答曰
君以春意唱吾亦以春事和之使歎服不復
詰出爲義州分道將軍十年金元帥亐哥下
屯兵馬山潜寇義靜麟三州希磾奏請往擊
不得命乃遣甲士百人掩襲亐哥下營擒三
人奔潰溺鴨綠江死者頗多取輜重二十二
艘以還俄改西北面兵馬副使十三年亐哥
下欲使其兵變蒙古服入寇義靜州知兵馬
使李允誠遣別將金利生大官丞白元鳳率
兵二百餘人渡鴨綠江攻破石城斬宣撫副
統等五人獲牛馬兵仗不見亐哥下而還希
磾與判官禮部員外郎孫襲卿監察御史宋

國瞻議曰亐哥下背我國恩掠我邊民而冀
有樂者國之恥也宜相與戮力追討以雪國
恥遂選步騎一萬餘人希磾將中軍襲卿將
左軍國瞻將右軍賫二十日粮往討石城亐
哥下遣兵救之希磾等與戰奮擊大敗之斬
七十餘級急攻石城城主率兵出降涕泣銜
塊[illegible][illegible]乞解圍希磾數亐哥下背恩之罪而
還至紫布江冰已解不可渡是夜冰合乃渡
入自清塞鎭希磾作詩云將軍杖鉞未雪恥
將何面目朝天闕一奮青蛇指馬山胡軍勢
欲皆顚蹶虎賁騰拏渉五江城郭爛爲煨燼
末臨杯已暢丈夫心反面無由愧汗發國瞻
和云以仁爲脊義爲鋒此是將軍新巨觸一
揮向海鯨鯢奔再擧向陸犀象蹶況彼馬山
窮獮兒制之可以隨鞭末朝渉五江梟獻捷
喜氣萬斛春光發襲卿和云塞垣無鼎又[illegible]
鍾欲記元功詩可闕書之板上告後來觀者
爭前僵復蹶孟明濟河雪秦恥若比於公當

魔末明年又可定天山三箭元無一虛發初
希磾將發兵密以書告崔怡及還有司欲劾
希磾擅興師聞怡知之遂寢然功賞不行明
年出爲全羅道巡問使希磾嘗淺術僧演之
相崔怡之語有人因譖怡曰希磾等謀害公
怡遣人捕希磾等時希磾在羅州捕者至略
無懼色從容語曰願一言而死遂口號云欲
報淸河百法恩東西南北摠忘身柰何一旦
逢天厭紫陌人爲碧海人自投于海并沉其
子弘已等三人希磾美風儀有智勇通書史
爲怡所親信怡病希磾恐不瘳卜於演之家
爲妬勢者所譏而死弘已娶上將軍趙廉卿
女廉卿憫弘已無罪而死擧家爲之茹蔬一
日怡宴兩府及諸將軍問廉卿曰何故不食
肉曰闔家素饌故也怡變色曰我知之公若
無異心宜速納壻廉卿懼欲妻以郎將尹周
輔女泣曰夫死幾日而遽欲奪志廉卿強之
婚夕周輔夢弘已擊其勢驚覺俄而陰痛翼

日乃死希磾壻鄭相判樞密通輔子也恃勢
驕橫嘗奸大將軍池允深妻流南方後召還
夜至壽德宮里門閉相怒管鑰者遲來從門
隙射殺之法官大集成參得循崔宗蕃洪斯
胤等聽希磾通輔囑不問唯郎中李廷翮固
執不得遂以輕罪論免未幾廷翮爲晉陽副
使崔怡嫉其守法拜紫門指諭

李子晟

李子晟牛峯郡人父公靖兵部尚書子晟性
剛烈有勇力善射屢從軍有功累遷上將軍
高宗十八年蒙古元帥撒禮塔擧兵入侵王
命將帥三軍禦之屯洞仙驛會日暮諜者報
無賊變三軍解鞍而息有人登山呼曰蒙古
兵至矣軍中大驚皆潰蒙古兵八千餘人突
至子晟及將軍李承子盧坦等五六人殊死
拒戰子晟中流矢坦中槊墜馬有兵救之僅
免三軍始集而與戰蒙古兵稍却復來擊我
右軍有散員李之茂李仁式等四五人拒之

馬山草賊之從軍者二人射蒙古兵應弦而仆官軍乘勝擊走之明年遷都江華御史臺皂隷李通乘開京虛嘯聚畿縣草賊及城中奴隷以反逐留守兵馬使逐作三品移牒諸寺招集僧徒掠取公私錢穀王以子晟爲後軍陣主樞密副使趙廉卿爲中軍陣主上將軍崔瑾爲右軍陣主討之賊聞三軍自江華來拒于江三軍與戰于昇天府東郊大敗之別將李甫鄭福綏率夜別抄先至開城賊閉門城守甫紿曰吾等已破官軍而還可速開門門者信之即開甫福綏等斬守門者引兵至通家斬之子晟等繼至賊魁計窮逃匿悉捕餘黨誅之初忠州副使于宗柱每簿書間與判官庾洪翼有隙聞蒙古兵將至議城守有異同宗柱領兩班別抄洪翼領奴軍雜類別抄相猜忌及蒙古兵至宗柱洪翼與兩班等皆弃城走唯奴軍雜類合力擊逐之蒙古兵退宗柱等還州檢官私銀器奴軍以蒙古

兵掠去爲辭戶長光立等密謀殺奴軍之魁者奴軍知之曰蒙古兵至則皆走匿不守乃何以蒙古人所掠反歸罪吾輩欲殺之乎盡先圖之乃詐爲會葬者吹螺集其徒先至首謀者家火之凡豪强之有素怨者搜殺無遺且令境內曰敢匿者滅其家於是或有匿者則婦人小兒皆被害王又遣子晟等率三軍討之三軍至達川水深未涉方造橋奴軍賊魁數人隔川告曰吾等欲斬謀首出降子晟曰如此則不必盡殺汝輩也賊魁等還入城斬謀首僧牛本以來官軍留屯二日奴軍魁健者皆逃匿官軍入城擒支黨悉誅之以所獲財物牛馬來獻又明年命子晟爲中軍兵馬使討龍門倉賊獲其魁居卜往心等誅之又有東京賊崔山李儒作亂又遣子晟往擊之子晟帥師倂日疾馳據永州城以待時賊傳檄州郡刻日期會諸郡依違聞子晟入永乃定賊以爲子晟軍自遠來欲乘其勞擊

之集求之南郊官軍登城望之告子晟曰我軍冒熱遠來賊勢盛且銳鋒不可當宜閉門休士數日而後與戰子晟曰不可凡疲卒休則愈怠若曠日持久則賊得我情恐生他變不如急擊遂開門突出及賊未陣奮擊大敗之僵屍數十里斬山等數十人令曰脅從罔治民大悅子晟自平東京後將士日集其門恐爲權貴所忌謝疾杜門人稱知幾三十八年以門下平章事卒王震悼謚義烈

金允侯

金允侯高宗時人嘗爲僧住白峴院蒙古兵至允侯避亂于處仁城蒙古元帥撒禮塔來攻城允侯射殺之王嘉其功授上將軍允侯讓功于人曰當戰時吾無弓箭豈敢虛受重賞固辭不受乃改攝郎將後爲忠州山城防護別監蒙古兵來圍州城凡七十餘日糧儲幾盡允侯諭勵士卒曰若能效力無貴賤悉除官爵爾無不信遂取官奴簿籍焚之又分與所獲牛馬人皆效死赴敵蒙古兵稍挫遂不復南以功拜監門衛上將軍其餘有軍功者至官奴白丁亦賜爵有差出爲東北面兵馬使時東北面已沒於蒙古故不赴官至守司空右僕射致仕

金應德

金應德性勇敢元宗十一年爲羅州司錄時三別抄反據珍島勢甚熾州郡望風迎降或往珍島謁見賊將至羅州副使朴琈等首鼠未決上戶長鄭之呂慨然曰苟不能登城固守寧遁避山谷爲州首吏何面目背國從賊乎應德聞其言即決意守城牒州及領內諸縣入保錦城山樹棘爲柵率勵士卒賊至圍城攻之士卒皆裹瘡死守賊攻城七晝夜竟不得拔羅州遣金敍鄭元器鄭允等來報王嘉之賜應德爵七品敍等爾伍尉又賜米各十五石後應德又與賊戰于珍島獲一艘盡殺之陳子和亦羅州人也長身驍勇按察使

權㫜遣靈巖副使金須以兵二百守濟州又使將軍高汝霖率兵七十繼之子和時年十九亦從軍及賊攻濟州須汝霖等力戰死之子和直入賊中斬其將郭延壽以出又入又如之士卒喜躍既而復入為賊所害賊乘勝盡殺官軍遂陷濟州

列傳卷第十六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教修

金方慶　九[illegible]　齊顏　忻　恂　[illegible]　永煦　士衡　[illegible]

金方慶字本然安東人新羅敬順王之遠孫父孝印性嚴毅少志學善書登第官至兵部尚書翰林學士初方慶母有娠屢夢餐雲霞嘗語人曰雲氣常在吾口鼻兒必神仙中來及生養於祖敏成家小有嗔恚必臥啼街衢牛馬為之避人異之高宗朝年十六以蔭補散員兼式目錄事侍中崔宗峻愛其忠謇待之以禮有大務皆委之累遷至監察御史監右倉請托不行有宰相訴權臣曰今御史不若前御史奉公會方慶至權臣詰之對曰欲如前御史吾亦能之吾要備時國廩不能調衆口訴者大慚權臣亦變色復為西北面兵馬判官蒙兵來攻諸城入保葦島島有十餘里平衍可耕患海潮不得墾方慶令築堰播

禮民始苦之及秋大熟人賴以活島又無井
泉常陸汲往往被虜方慶貯雨爲池其患遂
絶入爲牽龍行首時禁衛爭附權門宿衛甚
怠方慶憤其然雖疾不請告直廬秋隘衛士
皆寓宿于外同僚姓朴者欲邀致一娼方慶
固止之朴慙謝遷御史中丞守法不阿風節
凛然元宗四年知御史臺事左承宣俞千遇
久執政柄士大夫皆趨附方慶途遇揖于馬
上千遇曰我是皂衫奉命三品以下皆避之

君何乃爾方慶曰君與我俱三品皂衫奉命
我欲行禮耳相詰久之方慶曰日已晏矣遂
徑去千遇深銜之凡方慶之族求仕者輒抑
之方慶不以介意後攻珍島至金羅調兵千
遇田莊在長沙縣方慶戒勿擾及拜上將軍
以事杖重房一校班主田份惡之訴權臣貶
守南京方慶嘗爲西北面兵馬使有遺愛至
是西北諸城上書請復來鎭時方慶赴南京
纔三日命復鎭之入爲刑部尚書樞密院副

使十年林衍廢王世子適自元還至義州聞
難復入朝奏之世祖遣斡脫兒不花等諭在
國群臣及還方慶奉表偕如元世子請兵蒙
哥篤領軍將發中書省謂世子曰令蒙哥篤
若久駐西京以待大軍林衍旣背命必不給
軍食奈何世子宜令不與衍者偕行世子難
其人侍中李藏用等曰方慶再鎭北界有遺
愛非此人不可世子曰甚合吾意乃命方慶
行方慶言曰官軍到西京若過大同江王京
自亂恐將有變宜勿令過江皆曰善遂以聞
帝允之詔官軍過大同江者罪之行至東京
聞王已復位入朝因留待之時崔坦韓愼叛
殺諸城守唯禮待博州守姜份延州守權闡
曰金公之德吾豈敢忘以份闡方慶妹壻也
明年方慶與蒙哥篤至西京父老爭來納泣
曰如公在豈有坦愼之事坦等亦朝夕來見
坦等因蒙兵潛欲乘虛構亂厚遺蒙哥篤誘
之方慶每以計沮之先是林衍廢王奏帝請

兵還欲拒之今揩諭智甫大率夜別抄屯貴州神義軍屯椒島以備之坦愼等知其謀密具舟楫聚銳兵謂蒙哥篤曰衍等將殺官人及大軍欲入濟州請官人聲言出獵察京軍往來狀相報吾等以舟師進甫音島末島官人領兵臨岸恐彼不能進退既得其情具聞于帝王京可取子女玉帛非他有也蒙哥篤喜諾寧遠別將吳繼夫之子得公爲坦內廂知之密告方慶方慶曰豈有此事得公曰若不信可陰偵之詰朝方慶請蒙哥篤館門諸軍畢至坦愼等似有喜色蒙哥篤謂方慶曰久客無聊擊鮮爲樂公從吾否曰獵何所曰過大同江至黃鳳州入椒島耳方慶曰官人亦聞聖旨何以過江蒙哥篤曰蒙人射獵爲事帝所知君何沮之方慶曰我非禁獵禁過江耳若欲獵何必之彼然後爲樂蒙哥篤曰若以過江爲罪我獨當之方慶曰我在此官人安得擅過江如欲之須禀帝命方慶密諭智

甫大等令退兵蒙哥篤知方慶忠直出於天性大加敬重以實告曰欲滅王京者非獨崔坦等亦有人焉曰爲誰曰某事秘不得由是讒言不入國家以安是年夏三別抄叛驅掠人民航海而南王遣叅知政事申思佺爲追討使又命方慶領兵六十餘人與蒙古宋萬戶等兵一千餘人追討至海中望見賊船泊靈興島方慶欲擊宋萬戶懼止之賊遁去自賊中逃來者男女老弱千餘人宋萬戶以爲賊黨悉虜而歸後請還于行省然不還者頗多賊入據珍島侵掠州郡思佺不以討賊爲意或聞之曰我已爲宰相破賊成功復何爲乎至羅州聞賊出陸奔還于京全州副使李杉亦弃城逃皆坐免方慶代思佺與蒙古元帥阿海帥兵一千討之賊圍羅州分兵攻全州羅人與全議降全人猶豫方慶在道聞之單騎併日南行先牒全曰某日當帥兵一萬入州宜速備軍餉待之全以牒示羅賊聞之

遂解圍去自是不復肆掠方慶劾奏討賊使
上將軍邊胤將軍曹子一孔愉等見賊攻錦
城不救請流于島王宥之止削職愉以交結
宦官得免方慶與阿海屯三堅院對珍島而
陳賊於所掠船艦皆畫怪獸蔽江照水動轉
如飛勢不能當每戰賊軍先鼓譟突進互勝
負曠日相持會潘南人洪贊洪機譖于阿海
曰方慶孔愉等陰與賊相通阿海執而囚之
移牒達魯花赤達魯花赤令方慶還與贊等

對辨以叅知政事蔡楨代之阿海鏁方慶令
卒五十人押送于京見者皆冤以爲悲泣達
魯花赤言於王曰贊等所言誣妄宜繫牢獄
釋方慶王即請達魯花赤復令方慶討賊授
上將軍慰諭遣之方慶至珍島賊皆乘船盛
張旗幟鉦鼓沸海又於城上鼓譟大呼以助
聲勢阿海惻下船欲退屯羅州方慶曰元帥
若退是示弱也而賊乘勝長驅誰敢當鋒帝
聞而責之將何以對阿海不敢退方慶獨帥

帥攻之賊以戰艦迸擊之官軍皆退方慶曰
決勝在今日突入賊中賊圍之驅迫以去方
慶士卒殊死戰矢石俱盡又皆中矢不能起
已薄珍島岸有賊乘露刃跳入船中金天祿
以短矛刺之方慶起曰寧葬魚腹安能死賊
手欲投海衛士許松延許萬之等挽止之創
者見方慶危急叫呼復起疾戰方慶據胡床
指揮士卒顏色自若將軍楊東茂以蒙衝突
擊之賊乃解去遂潰圍而出方慶數將軍安

世貞孔愉等不赴救之罪欲斬阿海止之明
年王削愉世貞等職又奏阿海畏縮不戰帝
命罷阿海以忻都代之仍詔誅贊等方慶與
忻都協謀攻珍島方慶忻都將中軍入自碧
波亭永寧公之子煕雍及洪茶丘將左軍入
自獐項大將軍金錫萬戶高乙麼將右軍入
自東面摠百餘艘賊聚碧波亭欲拒中軍茶
丘先登縱火挾攻賊驚潰趣右軍右軍懼欲
趣中軍賊獲二艘盡殺之先是官軍數與賊

戰不勝賊輕之不設備及官軍奮擊賊皆弃
妻子遁其所虜江都士女珍寶及珍島居民
多爲蒙兵所獲方慶見賊潰追之獲男女一
萬餘人戰艦數十艘餘賊走耽羅方慶入珍
島得米四千石財寶器仗悉輸王京其陷賊
民民皆令復業凱還王遣使郊迎以功加守
太尉中書侍郎平章事賊入耽羅築內外城
恃險益猖獗時出虜掠擒安南守孔愉而去
濱海蕭然侵及京畿道路不通王甚憂之十

四年以方慶爲行營中軍兵馬元帥遣之方
慶更錬卒幷水軍萬餘人與忻都茶丘屯潘
南縣將發諸道戰船皆爲風簸蕩獨以全羅
道一百六十艘次楸子島候風夜半風急不
知所指黎明已近耽羅風濤洶湧進退失據
方慶仰天太息曰社稷安危在此一舉今日
之事不在我乎俄而風浪止中軍入自咸德
浦賊伏兵岩石間踴躍大呼以拒之方慶厲
聲趣諸船並進隊正高世和挺身突入賊陣

士卒乘勢爭赴將軍羅裕將銳兵繼至殺獲
甚衆左軍戰艦三十艘自飛揚島直擣賊壘
賊風靡走入子城官軍踰外城入火矢四發
烟焰漲天賊衆大亂有自賊中來投者曰賊
已勢窮謀遁可急擊之既而賊酋金通精率
其徒七十餘人遁入山中賊將李順恭曹時
適等肉袒降方慶麾諸將入子城士女號哭
方慶曰只誅巨魁耳汝等勿懼執其魁金允
敍等六人斬于通衢擒親黨三十五人分載

降衆一千三百餘人而還其居民悉按堵如
故於是忻都留蒙軍五百方慶亦使將軍宋
甫演中郎將康社臣尹衡領京軍八百外別
抄二百留鎭班師至羅州斬所擒親黨悉
不問大犒師遣其子綬及祗候金瑊別將兪
甫等告捷王拜綬爲大將軍瑊爲工部郎中
甫爲中郎將以世和先登陷陣拜郞將其餘
賞有差及方慶凱還王欲使廣平公譓郊勞
遣承宣朴恒諭以明日入京方慶即趣行入

謁王慰諭甚厚特賜紅鞓大宴將士敎都兵
馬使及省臺曰濟州逆賊實爲難制至請師
上朝討之若兵久淹滯則飛輓之費不貲經
涉大洋不測之變又可慮也宗社安危在此
一舉中軍元帥金方慶自珍島之役至伐耽
羅盡心竭力不避艱險措置得宜戰艦兵器
糧餉無不周備督率大軍誅除兇渠廓復
蘇功業之重帶礪難忘兵馬使邊胤先往南
方具辦諸事與方慶同心協力功烈殊異褒

賞之典速議以聞其他領兵管船將士及階
校典軍至於外別抄科賞條件並宜舉行還
以方慶爲侍中秋被詔如元帝勑閤者邀入
使坐丞相之次輟御饌與之仍賜金鞍綵服
金銀寵眷無比及還加開府儀同三司十五
年帝欲征日本詔方慶與茶丘監造戰艦造
船若依蠻樣則工費多將不及期一國憂之
方慶爲東南道都督使先到全羅遣人咨受
省檄用本國船樣督造是年元宗薨忠烈即

位方慶與茶丘單騎來陳慰還到合浦與都
元帥忽敦及副元帥茶丘劉復亨閱戰艦方
慶將中軍朴之亮金忻知兵馬事任愷爲副
使樞密院副使金侁爲左軍使韋得儒知兵
馬事孫世貞爲副使上將軍金文庇爲右軍
使羅祐朴保知兵馬事潘阜爲副使號三翼
軍忻即綏也以蒙漢軍二萬五千我軍八千
梢工引海水手六千七百戰艦九百餘艘留
合浦以待女眞軍女眞後期乃發船入對馬

島擊殺甚衆至一岐島倭兵陳於岸上之亮
及方慶壻趙抃逐之倭請降復來戰茶丘與
之亮抃擊殺千餘級捨舟三郎浦分道而進
所殺過當倭兵突至衝中軍長劒交左右方
慶如植不少却拔一嚆矢厲聲大喝倭辟易
而走之亮忻抃李唐公金天祿申奕等力戰
倭兵大敗伏屍如麻忽敦曰蒙人雖習戰何
以加此諸軍與戰及暮乃解方慶謂忽敦茶
丘曰兵法千里縣軍其鋒不可當我師雖少

已入敵境人自為戰即孟明焚舩淮陰背水
也請復戰忽敦曰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擒
策疲乏之兵敵日滋之衆非完計也不若回
軍復亨中流矢先登舟遂引兵還會夜大風
雨戰艦觸岩崖多敗侁墮水死到合浦以俘
獲器仗獻帝及王王遣樞密副使張鎰慰諭
命方慶先還加上柱國判御史臺事元年改
官制拜僉議中贊上將軍判典理監察司事
二年如元賀聖節王上書中書省曰陪臣金
方慶奉朝命攻破珍島耽羅及征日本修造
戰艦揚兵海上實有力焉請賜虎頭金牌用
勸來者方慶奉幣禮畢上殿亡宋幼主後至
二人執袂前導帝命幼主坐皇太子下有司
請方慶與宋群臣坐次帝曰高麗慕義自歸
宋力屈乃降何可同也唯宋福王於幼主大
父行年且老賜坐金宰相上其餘皆下坐又
曰金宰相有軍功賜虎頭金牌東人帶金符
自方慶始及還王出城以迎忻都謂方慶曰
帝命我管蒙軍子管高麗軍子每事抗
又推予果誰任之方慶曰閫外則將軍制之
閫內則受制於君固也語畢有雀雖在堂下
忻都令捕之自弄既而撲殺謂方慶曰如何
方慶曰農夫作苦此物一粟啄禾穀殆盡公
殺之亦恤民意忻都曰吾見東人皆知書讀
佛與漢兒相類每輕我輩以謂蒙人業殺戮
天必厭之然天賦吾俗以殺戮只當順受天
不以為罪此予等所以為蒙人奴僕也時公
主請工匠于元大興土木之役木匠提領盧
仁秀擇一大木諷方慶柳璥與印侯張舜龍
备執鉅斷其兩端曰人臣盡力於主當如是
也方慶嘗享王及公主皆用新鑄銀器宴罷
納于內帑又營五百羅漢堂于普濟寺極其
壯麗大設會以落之達魯花赤及兩府皆會
都人士女坌至識者譏之有人投匿名書于
達魯花赤石抹天衢曰齊安公淑金方慶等
四十三人謀不軌復入江華天衢因淑及方

慶等令宰相雜問之賴柳璥力救得免語在
璥傳東征之役金侁以別抄從方慶以侁得儒不
救主將奏罷其職郎將盧進義從方慶攻珍
島不力戰掠人財產方慶沒入官余黻大亦
當時從軍者三人俱有憾於方慶三年方慶
往見忻都於碩州而還將士皆迎于碧瀾渡
進義具巵酒而進方慶麾下士惡其先已止
之進義曰諸軍與麾下皆人也何先後之有
韓希愈曰此悖理之人請勿飲方慶遽起進

義等銜之得儒謂希愈曰君何不恤我乎我
被譏而君得賞我何罪耶因辱罵遂以頭再
觸希愈胷希愈毆退之得儒怏怏以告宰樞
及監察司方慶曰醉中之失誰復治之遂不
問得儒益怨曰與進義福大等陰謀傾軋乃
具狀訴於忻都曰方慶與子忻壻趙抃義男
韓希愈及孔愉羅裕安社貞金天祿等四百
餘人謀去王公主及達魯花赤入江華以叛
東征之後軍器皆當納官方慶與親屬私藏

於家又造戰艦置濟南民謂珍島三別欲聚
衆謀叛自以其第近達魯花赤館移居孤樹
洞國家曾命諸島人民入居內地方慶父子
不從使居海濱又東征之時令不習水戰者
爲梢工水手致戰不利又以子忻守晉州募
客田儒守京山府義男安迪材鎭合浦韓希
愈掌兵船擬舉事響應凡八條於是忻都以
三百騎至與石抹天衢告王王及公主雖知
誣妄不得已命柳璥元傅李汾禧韓康李槢

與忻都天衢雜問之有與得儒同狀者宮得
時等四人告曰我等目不識字得儒紿曰與
若俱有功盍連一狀以求爵賞故署名耳告
訐非所知也得儒又告忻都曰歲乙亥方慶
語我曰汝等助我當盡殲官軍入據海島若
不之信請與對辨方慶性沉默又憤怒似不
能言璥曰得儒旣以八事告方慶叛今所言
益重何不先載狀中耶諸因畏韋盧莫敢正
視天祿顧叱曰汝等犬豕也攻珍島時汝二

人犯律中贊沒汝贓入官汝所憾者此耳令飾虛辭欲陷大臣天而不誅無天也幅大等十四人又告曰以得儒故署名非吾本意王益知誣妄止論希愈等十二人藏甲之罪杖而釋之茶丘與本國有宿憾欲伺釁嫁禍聞方慶事請中書省來鞫忻都亦嘗遣其子吉歹以得儒言奏帝詔與國王公主同問於是王與忻都茶丘復鞫方慶及忻茶丘以鐵索圍其首若將加釘又叱杖者擊其頭裸立終

十六

日天極寒肌膚凍如潑墨王謂茶丘曰向與忻都已鞫訖何必更問茶丘不聽會郎哥歹還自全羅道王引與同問郎哥歹曰我將還朝帝若問東方事當以所聞見對茶丘頗屈後又鞫之方慶曰小國戴上國如天愛之如親豈有背天逆親自取亡滅吾寧枉死不敢誣服茶丘必欲服之加以慘毒身無完肌絶而復蘇者屢茶丘密誘王左右曰時大寒兩雪不止王亦疲於問訊若使方慶伏罪止

一人法當流配耳於國何有王信之且不忍視語方慶曰天子仁聖將明其情僞不置於死何自苦乃爾方慶曰王何如是也臣起自行伍致位宰相肝腦塗地不足報國豈愛身誣服以負社稷顧謂茶丘曰欲殺便殺我不以不義屈竟以藏甲論流方慶于大青島忻于白翎島餘皆釋之方慶之流國人皆遮道泣送茶丘遣人誣奏帝曰金方慶積穀造船多藏兵甲以圖不軌請於王京以南要害之

十七

地置軍防戍亦於州郡皆置達魯花赤方慶及子婿家屬悉送京師以爲奴隸收其土田以充兵糧及印侯以奏流方慶如元帝問方慶藏甲幾何對曰四十六副耳帝曰方慶恃此謀叛乎高麗州縣之租皆漕輸王京造船積穀又何足疑又方慶起第王京如謀叛何必起第遄令茶丘還國王待華長可來奏將儒進義又謂茶丘曰國家設齋禪法會所以詛上國也茶丘以語天衢遣人報中書省王

亦遣將軍盧英如元辦對平章哈伯曰此何足上聞汝且歸令王自奏王遂如元道遇帝勑令方慶父子得儒進義等從王入朝王遣張舜龍召方慶等方慶忻自海島還人皆涕泣接手曰不圖今日復見侍中父子面進義至姚家寨舌爛暴死臨死曰吾以得儒至此得儒聞之不寢食常仰天太息而已王上書都堂辦方慶誣曰韋得儒盧進義等告忻都以爲金方慶謀去公主國王及達魯花赤將

入江華如其信然得儒宜先告我何以直告帥府忻都拷問方慶未嘗家藏兵甲惟羅裕等四十一人所爲然裕等皆云未嘗聽方慶謀叛事緣得儒等含怨欲害方慶然得儒等亦稱未嘗親聞方慶謀叛事亦未曾聽說於人但征東時方慶麾下有不納軍器於官者以此疑其謀叛後更言方慶再說謀叛前後所言不同又言至元十二年十二月日到方慶家方慶言忻都蹴我房院而去因說叛事

令看帥府鎭撫也速達文字忻都以至元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到王京翼年正月初三日還塩州得儒何稱十二月去也進義云至元十二年四月詣方慶家方慶在門前說謀叛事後言方慶在政房東廊下說所言前後不同以此觀之並是妄飾忻都與達魯花赤同鞫杖藏甲者餘皆原放惟留方慶以候明降茶丘又稟鈞旨來問韓希愈安迪材金忻等實我所差指稱方慶擅差委吳木江積

穀實是竹州等郡縣所輸公私之物指稱方慶所畜潘南等處船楫俱是種田軍人所具指稱方慶船隻強取文字酷刑鞫問必欲招伏即令勢難自白要令方慶全其性命姑流海島以待聖慈豈謂聖明尚照勑令方慶赴京伏望詳其前表與達魯花赤文狀一一善奏得儒進義又云談禪法會將不利于上朝呼得儒問之曰隊正金玄言將設談禪寢而不行又軍成一亦言有僧告公主曰談禪不

利於上朝公主命成一妹子紫縫衣賞之令
問金玄則云得儒喚我問設禪法會何由而
寢答云不知餘無所言問成一則云我寓居
進義家進義將我往見得儒得儒曰聞有異
事否答云不聞公主賞僧事不會見聞何會
說與得儒我若有妹當處其家何故寓居進
義之家金玄成一之言皆如此且禪法通行
天下本國自國初至今三百六十餘年年以
三年一度當孟春設會是年以得儒進義誣

告國家騷動欲於四月設會故淹延耳得儒
恐親朝奏聞加其罪謀沮我行又復妄說達
魯花赤不曾究問遽爾申奏實深兢懼伏望
善奏既而省官聞得儒言皆大笑居十餘日
得儒亦舌爛而死時人以爲天誅帝諭王曰
訴方慶者皆死無可對訟朕已知方慶寬遣
赦之命隨王還國復爲中贊賜銀十斤六年
秋上章乞退王遣承旨鄭可臣敎諭起之冬
復請老王曰卿年雖老勳業殊異豈宜輕許

其退且今天子有東征之命我國亦當奏置
元帥苟以無功業者請帝以爲何如遂不允
後復上章乞退又不允遣右承旨趙仁規上
中書省書曰陪臣金方慶盡心供職凡有朝
命恪勤不懈又於珍島耽羅日本隨官軍致
討累捷有功宣授虎頭牌奬諭答勞今復管
領正軍一萬水手一萬五千往征日本若不
參領軍事竊恐難以號令或致違誤方慶年
齡雖邁壯心尚在欲更盡力以荅天恩伏請

善奏許參元帥府勾當公事帝下詔授方慶
中善大夫管領高麗國都元帥時方慶如元
賀正帝御大明殿受賀四品以上得上殿赴
宴方慶亦與焉帝溫言慰籍命坐丞相之次
賜珍饍又賜白飯魚羹曰高麗人好之仍侍
宴三日及還賜弓矢劒白羽甲又賜弓一千
甲冑一百胖襖二百令分賜東征將士仍示
東征條令丞相安童素與本國有恩者時在
朔方故不實國贐行方慶以銀盃苧布遺其

夫人夫人曰莫是金相邪自丞相北去絶無
國贐非公請數婦人前此達奉使必責國贐
以行或有羡餘爲使者率私用方慶嘗爲追
奉使悉還之七年三月出師東征方慶先到
義安軍閱兵仗王至合浦大閱諸軍方慶與
忻都茶丘朴球金周鼎等發至日本世界村
大明浦使通事金貯檄諭之周鼎先與倭交
鋒諸軍皆下與戰郎將康彥康師子等死之
六月方慶周鼎球朴之亮荊萬戶等與日本
兵合戰斬三百餘級日本兵突進官軍潰茶
丘棄馬走王萬戶復横擊之斬五十餘級日
本兵乃退茶丘僅免翼日復戰敗績軍中又
大疫死者凡三千餘人忻都茶丘等以累戰
不利且范文虎過期不至議回軍曰聖旨令
江南軍與東路軍必及是月望會一岐島今
南軍不至我軍先到數戰船腐糧盡其將奈
何方慶默然旬餘又議如初方慶曰奉聖旨
賫三月糧今一月糧尚在俟南軍來合攻必

滅之諸將不敢復言既而文虎以蠻軍十餘
萬至船凡九千艘八月値大風蠻軍皆溺死
屍隨潮汐入浦浦爲之塞可踐而行遂還軍
九年又上箋乞退以推忠靖難定遠功臣三
重大匡僉議中賛判典理司事世子師仍令
致仕加僉議令封上洛郡開國公食邑一千
戶食實封三百戶一日乞告上冢王遣子恂
爲太白山祭告使隨之至鄕爲親舊留數日
謂曰秋稼登場民力未暇豈可以煩汝爲還
還二十六年以病卒年八十九方慶忠直信
厚器宇弘大不拘小節嚴毅寡言待子姪必
以禮多識典故斷事無差撿身勤儉晝不偃
臥至老頭髮不白能寒暑無疾不遺故舊有
喪輒往弔平生不言君上得失雖致仕居閑
憂國如家有大議王必咨之然當國日久又
受金符爲都元帥權傾一國田園遍州郡麾
下將士號內廂日擁其門附勢假威者横行
中外而不之禁又第其征倭軍功爵賞頗不

物人多觖望又以外甥趙文簡娶東信女入
議其希寵遺命歸葬安東時用事者惡之逐
沮禮葬後王悔之忠宣贈宣忠協謀定難靖
國功臣壁上三韓三重大匡謚忠烈命立神
道碑子愃忻愉愃官至副知密直司事子承
用承澤承用登第官至密直使以廉稱子厚
恭愍朝累官檢校僉議評理附元朴賽因不
花為合浦萬戶性貪妻亦慳吝酷嘗失綾
匹意予七祐竊與其妾縛拷竟曰七祐死令
僕縊頸曰有問者以自縊為解時人謂綾重
於予承澤以中書平章事致仕卒謚良簡子
昴上洛君昴子九容齊顏
九容字敬之初名齊閔恭愍朝年十六中進
士王命賦牧丹詩九容居首王奇之賜職散
員登第授德寧府注簿累遷民部議郎兼成
均直講勉進後學訓誨不倦雖休沐在家諸
生質問者相踵辛禑元年拜三司左尹時北
元遣使來曰伯顏帖木兒王背我歸明故赦

爾國弑王之罪李仁任池奫欲迎之九容與
李崇仁鄭道傳權近等上書都堂曰若迎此
使一國臣民皆陷亂賊之罪他日何面目見
玄陵於地下乎慶復興仁任却其書不受諫
官李詹全伯英等疏論仁任罪請誅之仁任
杖流諫官又以九容崇仁等謀害已並流之
九容竄竹州尋移驪興放跡江湖日以詩酒
自娛扁其所居曰六友堂七年禑召為左司
議大夫乃上書曰今倭寇侵擾四方受敵干
戈未息民失其業飢饉流移貢賦軍旅調發
無地況變故屢興誠宜恐懼修省以答天心
殿下興居無節乘醉馳馬閭巷閒若或一蹶
恐致毀傷殿下縱自輕柰宗廟社稷何伏望
念祖宗艱難之業察皇天譴告之心日接大
臣講論治道出入威儀率由舊章不聽明年
遷成均大司成尋判典校寺事初義州千戶
曹桂龍至遼東都指揮梅義等紿曰我於爾
國事每盡心行之爾國何不致謝耶十年以

九容爲行禮使奉書兼賫白金百兩細苧麻
布各五十匹以行至遼東摠兵潘敬葉旺與
義等曰人臣義無私交何得乃爾遂執歸京
師帝命流大理衛行至瀘州永寧縣病卒年
四十七後禑追治桂龍誤傳義言流之九容
善詞章有惕若齋集行於世子明善明理明
允

齊顏字仲賢登第恭愍王十三年爲左正言
時內竪韓暉李龜壽以邊功超拜僉議評理
管機密甚寵幸諫官不署告身二人疑齊顏
譖王曰臣等國耳忘家暴露于外齊顏年少
謬居言官非惟不署臣等告身凡楗川之役
將士告身皆不署是有二心欲使將士解體
也王大怒謂侍中慶千興僉書密直元松壽
密直副使金達祥曰韓暉李龜壽備嘗艱危
宣力有勞故報之以爵齊顏不署告身欲勒
之對曰郎舍衆矣齊顏豈可獨任其責王曰
齊顏卿等之族故爲卿等言之又謂松壽曰
卿掌銓選引卿族爲諫官欲何爲也松壽伏
地流汗不能對王將下齊顏獄千興與密直
副使宋仁績爭之不能得達祥進曰齊顏諫
官也若下獄後世以殿下爲何如主且告身
不時署有何罪王益怒起入內翼日齊顏謝
病王遣中使强起令署暉等告身竟罷之十
五年以軍簿佐郞從田祿生聘河南王擴廓
帖木兒至燕京皇太子惡其通信命東還齊
顏謂祿生曰公大臣不可留予且留必達使
命遂稱疾留燕寄書其兄齊閔曰燕都雖不
如昔丈夫可居之地也王以齊顏有異謀徵
例賜錢穀居無何齊顏自燕單騎走河南達
國書曰宰相田祿生被令旨還國齊顏以王
命不可不達又樂聞太王名不遠萬里而來
仍獻玉燭王問何物曰此明燈之具燻而暗
修則復明冀王修德若此因上書以爲我王
聰明仁武坐殲紅賊百萬之衆以安帝室爲
天下倡今大王忠義聞天下欲東西協力剿

平僭亂夾輔帝室王大喜奏授中議大夫中書兵部郎中簽書河南江北等處行樞密院事齊顏素善儒琴至是為王彈之王悅未幾遣其幕客郭永錫偕來報聘王欲拜代言辛旽嫌其不謁己沮之乃授內書舍人尋左遷典校副令齊顏常快快後與前密直副使金精等謀誅旽事泄繫巡軍杖之旽遣人縊殺

忻以蔭調刪定都監判官三轉為將軍從父討耽羅賊告捷拜大將軍尋改司宰卿又從征日本旣還牧晉州忠烈王五年以禿魯花入元本國人庾賜言於帝曰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勢也請令高麗蠻子征日本勿遣蒙古軍又令高麗備兵糧二十萬石帝許之忻謂賜曰汝非黔弼資諒之孫耶而欲壞本國如此賜曰汝王如泥塑佛尹秀李貞元卿朴義梁善大等剝民所取亦足以備軍糧我欲去蘇臣復正三韓也後襲父職佩金虎符仍授昭勇大將軍管高麗軍萬戶加鎮國上將

軍累遷僉議贊理十五年帝以海都兵犯邊遣使徵兵王遣忻率軍赴遼陽哈丹之來忻屯豢猳縣界備之賊將至鉄嶺防守萬戶鄭守琪懼遁還嶺路隘僅通一人賊下馬魚貫而登時賊飢甚及得守琪資糧大饗數日鼓行而前踰嶺闌入交州道忻亦走避賊遂陷楊根城時帝遣元帥薛闍干來討之忻將右軍與薛闍干等屯木州邏卒高文呂報賊屯燕岐縣達木奴赤等二十八人與文呂往覘之夜半諸軍發木州黎明至燕岐賊陳正左山下諸軍猝圍之賊大驚欲據險登山我軍夾擊之賊腹背受制皆棄馬隱林木閒我前鋒二人中矢疑懼不敢進忻叱且令曰敢後者斬於是步卒五百爭先登殊死戰李碩田得賢等突前斬賊先鋒壯士二人乘勝大呼大軍合擊賊勢窮奔潰追至公州江伏屍三十餘里溺死者甚多賊精騎千餘渡江而遁獲其婦女衣服鞍馬器械不可勝計遣人告

㨂王又遣忻于竹田進討餘賊授判密直司事帝賜弓矢鞍玉帶銀一錠賞戰功陞判三司事尋知都僉議司事僧日英誣告希愈謀不軌忻與印侯發兵執希愈告左丞哈散鞫之希愈等不服日英亦逃侯忻等將如元訴帝王留之不從王亦遣使如元辨其誣會有赦忻等免丁父憂還國服闋又如元時希愈爲相故忻不肯還居燕凡七年及希愈卒拜贊成事僉議都僉議司事加三重大匡襲封上洛公遂東還以父遺命辭萬戶授兄子承用忠宣即位教曰大德三年本國無賴之徒將欲搆亂忻與萬戶印侯能先知整亂其功可賞宜特敍用元年卒年五十九性豁達慈惠尤恤親戚之窮者

恂字歸厚忠烈王年登第以郎將遷學士直講方慶征日本恂欲從之方慶不許潛登船以從及還加殿中侍史累遷密直副使尋辭之忠宣起爲重大匡上洛君忠肅八年判王

三十一

司事是年卒年六十四謚文英性寬厚工隷書善聲伎日以絲竹爲樂子永暾永暉永煦

永暾小字那海忠烈王末登第始除江陵府錄事曹頔之亂侍從有勞策勳爲一等賜推誠秉義翊贊號封上洛府院君後忠惠被執于元宰相國老欲上書請赦王罪議不同永暾曰主辱臣死請之宜急語在金倫傳至忠穆朝爲左政丞與王煦等判整治都監事時以奇三萬之死行省理問所囚整治官徐浩田祿生等永暾告王曰殿下何因整治官王曰三萬奪人田五結何至於死永暾曰三萬怙勢縱恣奚止奪五結田王召理問河有源問之永暾曰我等親奉帝命先治元惡論奏生奚罪乃自繫行省獄王命出之語在王煦傳四年卒

永煦忠肅時累遷至三司右尹忠惠以侍從功賜推誠保節同德翊贊功臣號除三司左使忠惠被執于元侍從群小百官皆走匿獨

永煦衛王中樂忠穆即位拜贊成事提調政
房尋拜右政丞恭愍時入侍書筵請罷辨整
都監曰予欲聽嘉言設書筵卿言實乖予
心遂稱疾入內永煦初封福昌府院君後封
上洛侯十年卒年七十謚貞簡性嚴毅沉重
親姻故舊有匱乏者無不賙給其孫士安士
衡年皆踰冠或謂永煦曰盍爲之求官對曰
子弟果賢與國家自用之苟不賢與雖得之
可保乎聞者皆服子藏官至密直副使

三十二

士衡初以蔭補鸞溪館直累遷監察糾正恭
愍時爲考功散郎與直郎劉慶元言按廉守
令職掌貢賦近來州縣多闕貢或至三四年
請論如法從之辛禑三年爲執義與趙浚安
翊金湊崔崇謙等同在臺諫時稱得人累遷
開城尹賜端誠輔理功臣號國家議革私田
初改按廉爲都觀察使士衡爲交州江陵道
都觀察使公明感惠綽有聲稱明年知密直
司事同知經筵事恭讓王御經筵講無逸士

衡曰大抵耽樂者享年短無逸者享年長理
固然也天子一身係天下安危諸侯一身係
一國安危故爲人上者宜以敬爲心以逸爲
戒蓋無逸則百姓以寧故祖宗陰佑天亦保
之耽樂則百姓不寧故祖宗陰怒天亦不佑
此享國長短之所以異也後知門下府事兼
司憲府大司憲王將遷都漢陽與同僚上疏
曰彈糾非違臣等之職今天災地恠屢見譴
告者由政教失宜公道或廢上下之情不通

三十三

而民不安業也殿下尤宜恐懼修省誠信御
下虛懷納諫進忠直遠邪佞惠愛斯民以弭
天災乃因書雲觀奏欲還漢陽臣等伏見楊
廣諸州之民困於土木秋耕失時漢陽人家
皆被奪占老幼飢寒寄寓山野流離顚死侍
衛諸司及諸道軍官各領衛卒旅寓辛艱朝
不及夕將有凍餒之患殿下深信讖緯不恤
民隱於皇天譴告何古昔聖王以諴小民爲
祈天永命之本願傳之以固邦本王不納又

上䟽言尹彛等初黨皆已遠竄而禹玄寶
權仲和張夏慶補等尚在都下不宜罪同罰
異請一切逐之王以情狀未明事在赦前不
允又再請皆不報於是士衡及執義安景儉
崔遠掌令許周崔競持平趙庸等請辭不允
令視事又皆稱疾不出刑曹又上䟽請竄玄
寶等王下其䟽都評議使司使司言宜從憲
府刑曹之請惟贊成事鄭夢周言彛初之黨
罪固不白又經赦宥不可復論王不得已流
玄寶仲和夏等命士衡等就職士衡等嫉刑
曹以夢周右彛初黨謀害府司劾之判書安
景恭成石珚等劾夢周皆左遷李懃李廷補
代之懃等又劾夢周及左常侍鄭寓左司議
崔云嗣黨附夢周不論彛初之黨獻納李蟠
正言權壎等上言彈劾非刑曹之任懃廷補
劾郎舍又彈夢周謀害大臣請鞫之遂罷懃
等職蟠又劾掌令崔競不糾刑曹越職言事
憲司以諫省非風憲之任又劾蟠等蟠等反
劾景儉遠周庸等憲司刑曹爲之一空士衡
時方在告聞之與疾視事上書論蟠壎身爲
諫官阿附夢周不論彛初之黨力攻憲司法
官其不忠請治其罪寓云嗣蟠懃皆見罷尋
拜三司左使同判都評議使司事自此以後
入本朝

朴球蔚州屬部曲人其先富商球籍其貲以
饒財稱元宗時爲上將軍忠烈還自元至東
京球言曰令駕次山谷行夜者䟽虞請嚴警
備承旨李槢曰予以上將軍領忽赤警備不
嚴是誰之咎球無以對累遷密直副使世祖
將征日本王請于中書省賜虎頭金牌及印
授佋勇大將軍左副都統從方慶征日本有
功後以同知密直司事出鎭合浦以贊成事
卒球無他技能以軍功貴

韓希愈

韓希愈嘉州吏善騎射有膽略嘗與[illegible]人火
熾希愈乘馬出入火中如飛人相顧驚愕希

愈笑曰大丈夫陷陣突戰死且不懼況此乎
初補隊正累遷大將軍從金方慶討珍島耽
羅皆有功日本之役方慶以希愈爲先鋒短
兵相接希愈赤手奪敵刃手傷血流遂奮擊
斬數級忠烈時拜副知密直司事王聞乃顏
大王叛將助征賜希愈虎頭牌爲右翼萬戶
將兵啓行聞帝已擒乃顏罷兵還後帝賜金
珠金牌授帳前萬戶時元使張守智來一日
問希愈曰省令改何號曰僉議府改樞密院
何號曰不知守智曰君何從得宰相曰軍功
守智掩口而笑歷判密直三司事乃顏黨哈
丹來侵元遣薛闍干及那蠻歹大王分兵來
救我軍先與薛闍干併日行邀破賊于燕岐
俄而賊精騎復來對陣那蠻歹後至以恨不
及燕岐欲與戰賊有勇士一人射我軍每發
輒倒希愈援槊躍馬突入賊陣賊辟易扼勇
士以出斬之槊其首示賊賊氣褫大軍縱擊
大敗之賊虜的父子等二千許騎遁去

遂班師次石破驛那蠻歹使謂薛闍干曰賊
魁未擒不可不追薛闍干曰如慰行則可何
用窮追希愈等遣人獻俘薛闍干軍令嚴肅
士卒震懾所過秋毫不犯二戰而克皆其力
也王命希愈追捕餘賊未幾召還留鎭江都
出拜東北面都指揮使帝命爲懷遠大將軍
賜三珠虎符弓矢玉帶銀一錠鞍一面以賞
戰功尋知僉議府事爲鎭邊萬戶忠宣爲世
子在燕邸校尉金臣甫訴曰我初從希愈壻
洪綏來燕希愈以我背綏而投邸下陵虐我
妻子希愈何人獨不知有邸下乎世子銜之
白王褫其職王命趙仁規等訊之令巡馬召
希愈希愈方與客飮謂曰吾無罪何使巡馬
召爲飮自若巡馬將白王王怒命巡馬及衛士
二十餘人縛致收所帶虎符希愈性強且廉
自度無罪終不屈乃流祖月島希愈屢建軍
功知名上國時人寃之後拜守司空中京留
守開城府事商議都僉議會議都監事尋改

贊成事判版圖事萬戶印侯與希愈素有隙誣告謀叛流海島未幾召還王遣使如元辨侯誣告於是元執希愈以歸會王入朝奏希愈侯曲直乃釋希愈還語在侯傳尋拜僉議侍郎贊成事判軍簿事加重大匡僉議中贊後拜洛議都僉議中贊尋改右中贊官者李淑自元奉御香來令宰樞會宮門曰與中贊洪子藩者左與希愈者右時希愈用事王倚以爲重故兩府皆右王乃僧紹瓊于宮中點

眼晝佛讀華嚴經王與淑昌院妃受菩薩戒希愈與承旨崔崇言秘記有國君敬南僧必致還六之語願殿下愼之不聽俄遷左中贊從王入朝三十二年卒于元性豁達質直少文家貧屢假貸於人每從王畋射命中賜馬亦不畜輒與人印侯兄事之嘗至其家曰嗟吾兄之貧乃如是耶請王賜粟數百斛自謂有愈侯門客裴廷芝犯法希愈欲治侯曰忘我德耶希愈怒拔佩刀目侯而前中贊洪子藩在坐屢眴廷芝廷芝奪其刀走希愈逐不及他日廷芝詣希愈謝希愈曰向非汝吾幾殺侯矣門客柳甫通其愛妓希愈覺讓甫甫曰子嘗從軍有炊爨之勞令以妓故遽弃我耶希愈笑遂與其妓平居雖老繕治弓矢甲胄若臨戰陣每月夜操長槍且走且跳曰吾力尚可用也王自復位以來王惟紹宋璘等用事離間王父子希愈自以起自行伍位至宰輔感王德唯務承順略不規諫忠宣謂希

愈黨王宋深有憾及卒竄其子儉于嘉州儉與弟禑祐皆官至護軍

羅裕　益禧

羅裕羅州人三韓功臣大匡聰禮十世孫也父得璜剝民聚斂諂事崔沆爲長興副使沆妻莊在臨陂以故陞爲全羅按察使後又爲濟州副使前此宋佋守濟州坐贓免得璜至人語曰濟州昔經小盜今遇大賊官至刑部尚書裕以蔭調慶仙店錄事林衍狹私憾數

裕舅趙文桂聘裕離婚裕以義拒之累遷至
將軍從元帥金方慶討三別抄于珍島有功
時朝士妻多陷賊率改娶及賊平妻或有還
者皆弃之裕亦已娶新妻先入賊中得舊室
還復爲夫婦如初聞者義之方慶討耽羅裕
又以大將軍從軍將前鋒先下岸殺獲甚衆
經略使賞以所獲男女二口奏帝賜中統寶
鈔又從方慶與元將忽敦等征日本還膺揚
軍大護軍帝賜金牌授武德將軍管高麗軍
千戶以賞軍功忠烈時出鎭合浦以知禮特
召還掌八關會儀俄遷知申事進副知密直
司事王之請親征乃顏也賜裕虎頭牌爲中
翼副萬戶及班師策爲一等功臣賜錄券田
一百結臧獲二十口授明威將軍帝賜雙珠
金牌乃顏黨哈丹子老的鈔掠平壤將攻江
都王命裕禦之裕沿海踰險遏賊于平壤斬
哈剌桀哥二賊將賊潰又戰于燕岐大敗之
餘衆遁走女眞地王又遣裕于交州道追補

之老的踰竹田復趣平壤裕將舍舟而陸玄
文奕言原隰回互恐有伏裕不聽未成列賊
大至裕麾軍退僅得登舟郞將李茂等數十
人不及登文奕立舟上呼曰茂勉之能立奇
功國有賞孰與委身逆虜妻子爲僇乎茂等
走獨山賊將輕之下馬據胡床分其衆環山
而登飛矢如雨茂偎樹立日晩飢甚啗囊中
乾餱謂軍士曰男兒當死中求生毋恐關弓
左射中賊將喉應弦而倒賊自亂茂等大呼
迫擊斬獲無筭以知密直司事如元賀正帝
賜三珠虎符玉帶銀錠弓矢劒鞍馬授懷遠
大將軍十八年卒裕勇悍出衆習禮儀明斷
獄訟臨難不懼屢立邊功子益禧
益禧年十七受元命帶金符爲上千戶後襲
爵拜管軍上萬戶帶三珠虎符忠烈末授神
虎衛護軍忠宣好立新法益禧多所封駁或
撼以危言不爲動遂落職經十年乃除檢校
上護軍三遷爲商議評理封錦城君會尹離

林三鎭谷浦以廉勤慈惠稱年五十七擢其
子世爵閑居者又十七年每令[illegible]生依林成人
材用於預于變巽獨行園庭若有隱[illegible]
初復爲僉議參理貌甚癯重聽然臨事[illegible]
不小懈一日語[illegible]司事李齊賢曰吾君幼
委政宰相彼負且乘者不誠覆餗吾其引避
母俱爲十手所指公當如何齊賢謝曰僕嘗
以二三策曉執政未見施行常愧不能勇退
敢不從公言居十餘日病卒益禧幼習武藝

不暇讀書而性耿介守節義恥與人爭母嘗
分財別遺臧獲四十口辭曰以一男居五女
間爲忍苟得以累鴈鴒之仁毋義而從之謚
良節子英傑

元冲甲

元冲甲原州人短小精悍眼有電光能臨難
忘身以鄕貢進士隷本州別抄忠烈時哈丹
賊逾鐵嶺闌入州縣望風奔潰莫有當者賊
來屯原州有五十騎剽掠雉岳城下冲甲率

卒六人逐之奪賊馬八匹還賊都剌闍禿
於乃孛蘭等領兵四百又至城下取祿轉米
冲甲與敢死士仲山等七人覘之仲山先入
賊中斬一人追至荊門外賊弃鞍馬遁走防
護別監卜奎大喜悉以所獲馬二十五匹與
之賊復來多張旗幟圍城數重使一人齎書
來誘冲甲突出斬之繫其書於頭擲之賊退
多修攻具城中震懼賊又遣所俘二女來誘
冲甲又斬之賊鼓譟而進百計攻之矢下如

雨城幾陷與元倉判官曹愼出城與戰冲甲
急馳上東峯斬一級賊稍亂別將康伯松等
三十餘人助之州吏元玄傳行蘭元鍾秀與
國學生安守貞等百餘人下西峯夾攻愼援
桴鼓之矢貫右肱鼓音不衰賊前鋒少北後
者驚擾自相蹂躪州兵合擊聲振山岳前後
十戰大敗之斬都剌闍等六十八人射殺者
幾半自是賊挫銳不敢攻掠諸城亦堅守始
有輕賊之心皆冲甲力也以功大轉爲三司

右尹吳祈以讒倖得幸聞王父子陷害忠
良人皆切齒畏禍莫有言者冲甲卒五十餘
人告邪罪惡執送于元語在邪傳忠宣時
拜應揚軍上護軍忠肅六年式目都監請加
褒獎賜推誠奮勇定亂匡國功臣號越二年
卒年七十二子大明大材大器

金周鼎 深 宗衍 石堅

金周鼎光州人少好學沉厚寡言不妄交游
以蔭調富城尉時蒙兵大至國家驚擾周鼎
措置得宜威惠並著一方賴之還閣使韓說
薦之權知都兵馬錄事元宗五年擢魁科補
海陽府錄事加典籤海陽公金俊器重之累
內侍入政房累遷至吏部侍郎忠烈元年升
大府卿左司議大夫明年上書請究理廉使
守令勤怠貢賦輕重鄉吏附勢逃役等事王
納之為左右所沮事竟不行四年王如元周
鼎為行從都監使建白本國達魯花赤王京
留守軍合補鎮守軍費鳳監白回剛也田軍
供億繁重民不堪命且金方慶有大功於朝
被誣遠流請奏于帝上入朝奏帝皆允王益
重之還國授左副承旨舊制凡國家事宰樞
會議承宣稟旨而行周鼎言今宰樞甚多謀
或無主宜別置必闍赤委以機務又內僚不
可皆令啓事請擇人為申聞色罷其餘令廉
承益李之氐諷王遂置必闍赤申聞色周鼎
及參文學事朴恒密直副使薛公儉左承旨
李尊庇判禮賓事廉承益大將軍印公秀趙
仁規秘書尹鄭興內侍將軍李之氐實文署
待制崔頎大府少尹安戩千牛衛錄事李子
芬詹事府錄事尹文王大常府錄事鄭玄繼
為必闍赤內僚郎將鄭承伍金義光姜碩李
恕河汭為申聞色常會禁中參決機務時號
別廳宰樞以非祖宗舊制人多譏議時大府
以內僚口傳及內侍院傳請財用殫竭有注
簿私假貸猶不能支至剃髮為僧周鼎以為
祇候尹諧舊為內侍必能搏節傳請且大將

軍金子廷將軍車得珪內僚之首可抑群豎
口傳之弊請王爲別監與監察別監雜考大
府歲入以減其費後口傳愈多傳請愈繁內
僚爭援例求爲各司別坐莫之能禁郞將崔
宗彥賴公主乳媼爲牽龍行首周鼎以郞將
金禧代之稍見倖及曹淳亦以郞將爲行首
皆周鼎姻婭時號一門三行首周鼎嘗以女
嫁大將軍尹秀子秀適遭舅服周鼎請王公
除承旨趙仁規謂非禮不奏周鼎因內僚得
請人非之又爲鷹坊都監使以鷹犬媚王頗
張權勢語人曰有王命不獲已耳元將征日
本王以周鼎有將略拜萬戶上書中書省請
賜虎頭牌乃授昭勇大將軍右副都統賜虎
頭金牌及印尋同知密直司事及征日本至
大明浦忽大風覆舟官軍多溺死周鼎以計
拯活甚衆十年知都僉議事王嘗宴群臣周
鼎上壽退公主呼謂曰卿子深逼妻縊死父
不能懲子耶對曰虎且不食其子公主不悅
周鼎退支頤睡公主使人責曰卿睡耶睡耶
曰臣無睡公主大怒命曳出明日罷職俄貶
清州牧使奪虎頭牌賜朴之亮未幾召還復
賜牌十六年卒謚文肅一子深
深忠烈朝以禿魯花入元後爲郞將又以弓
箭陪如元累遷密直副使襲父萬戶職尋加
同知嘗奉表如元請忠宣還國忠宣特授僉
理敎曰宰相洪子藩崔有渰柳清臣金深金
利用等圖安社稷重義輕身偕赴朝廷論列
利害爲孤請還其功殊異宜特敍用陞賛成
事元授高麗都元帥以其女達麻實里得幸
於帝故有是拜女後封皇后深自私第入捴
部開宣以行省所在國王右丞相水精鈇鉞
等儀仗陳於馬前開宣畢三官五軍入庭羅
拜識者以爲僭禮俄遷密直使封化平君王
在元深與密直使李思溫議曰帝及太后屢
詔王之國王無意於行今本國歲輸布十萬
匹米四百斛他物不可勝紀國人滯轉之弊

益甚諸從臣皆釋放思歸而權漢功崔誠之同掌選法利其賂遺朴景亮爲王腹心累蒙賞賜營置產業王之不歸實由三人盍除之奉王以還乃因太后倖官買撒言於徽政院使失列門失列門許之於是深等具三人罪狀令大護軍李揆護軍金彥金賞崔之甫申彥卿等數百人署名呈徽政院失列門矯太后旨下漢功等三人獄王怒甚因太后侍婢也里思班白太后曰從臣愛我者莫如三人

深等不告我輒訴徽政院其意不止三人惟陛下憐察漢功等亦以賄求免太后卽命釋三人杖流深思溫于臨洮國人聞之莫不憤歎揆彥賞之甫彥卿皆亡匿王命因彥卿父良揆外祖金貞于巡軍皆籍其家帝尋召還深初深將如元印侯出餞告曰今國王在京師子不待召而往豈無意乎夫善言語以悅上國子孰與侯富錢財行貨權貴子孰與侯侯嘗得罪國家僅免死而歸乎其愼之深不

能用忠肅時守僉議政丞判摠部事賜碉節保安功臣號未幾改輸誠守義忠亮功臣化平府院君又改都僉議中贊加賜協輔功臣號攝行征東省事爵伯祥瀆貨多作威福國人怨之元遣客省太史都赤來囚伯祥以深及萬戶洪綏權省事卒謚忠肅子承嗣承漢承晉承魯孽子石堅承嗣子宗衍

宗衍父密直副使精謀誅辛旽事洩爲旽所殺宗衍亡匿及旽誅乃出辛禑時屢爲元帥

擊倭有勞恭讓朝王昉趙胖回自京師尹彝李初之獄起國家初聞胖言欲鞫之遲疑未決池湧奇與宗衍善密語曰公之名在彝初書中公其危哉宗衍懼夜逃於是大索境內獲宗衍于鳳州山中囚巡軍臺省刑曹鞫問不服翼日夜宗衍從厠竇出率其子伯鈞孟鈞仲鈞及奴數人又逃大索城中三日不獲以防禁不嚴斬當直令史因鎭撫李士穎于巡軍西京千戶尹龜澤與千戶揚百之飮酒

酒酣語之曰爾得無作宰相意乎白之曰孰
無此心但爲之難耳龜澤曰金宗衍與趙裕
同謀欲害
李侍中爾若率精兵與吾等同心宰相可得
也沈侍中亦知此謀矣百之佯應龜澤恐謀
洩至南京告我
太祖曰金宗衍逃至西京約與我舉兵謀害
侍中宗衍已潛入松京與侍中沈德符判三
司池湧奇前判慈惠府事鄭熙啓門下評理

朴葳同知密直尹師德漢陽府尹李彬羅州
道節制使李茂全州道節制使陳乙瑞江陵
道節制使李沃前密直副使陳原瑞及李仲
和等謀作亂趙裕又謂予曰沈侍中令其鎭
撫曹彥金兆府郭璇魏种張翼與裕等勒麾
下兵將攻
李侍中
太祖以其言告德符德符與
太祖議下裕獄遣千戶鄭乙邦于松京囚宗

衍妻及妻父宋盧山奴波豆于巡軍并收其
族朴天祥朴可興鞫之妻泣曰假使我知夫
所在何忍言之以[illegible]耶况我不知乎奴曰
主宗衍著喪服入可興家與可興夫婦相話
出謂奴曰俟尹龜澤領兵至則事得濟矣拷
問可興乃服初宗衍匿于安峽人家發軍圍
之[illegible]入石窟中又圍之宗衍拔劍擊一卒突
圍而走至平壤匿前判事權忠家與忠子進
士裕相好至是逮捕裕榜掠問宗衍所與同

謀者裕指湧奇熙啓葳師德彬等憲府上疏
請鞫湧奇等極刑王不之信留中不下臺諫
連日伏閤論請乃流湧奇于三陟葳豐州熙
啓安邊師德淮陽彬安峽臺諫又言湧奇等
旣已流竄但李茂陳乙瑞陳原瑞李沃辭連
權格罪同湧奇等尚不抵罪願並正其罪王
以茂乙瑞沃有功且宗衍未逃前已授外任
情[illegible]可疑止流原瑞于興德絞裕流德符及
彥等語在德符傳又鞫宗衍黨金加勿李芳

春等加勿曰我到西京芳春家見宗衍謂予曰宗衍入京寓朴可興家與金軾李仲和謀害兩侍中軾仲和乃宗衍舊麾下鎮撫也芳春曰宗衍再逃後到吾家曰

李侍中性本慈仁但以鄭夢周偰長壽趙浚鄭道傳等所誘令我至此我欲與權格入京依朴可興啓定陽君瑀興池湧奇鄭熙啓朴葳尹師德尹龜澤金軾李仲和鄭子連等同謀害之鞫權格曰宗衍語予云初湧奇謂宗

五十二

衍曰公之名在尹彝李初書中公其危矣予恐及禍逃來因留予家至十月初二日與予赴京留脩婢七寶家復還平壤十一月初一日至李同知家宿翌日同知稱宗衍曰大男兒也安能鬱鬱於此乎害諸宰相則可免矣予謂宗衍曰同知無兵何以害諸宰相宗衍曰此事非惟與同知議西京千戶楊百之尹龜澤等請兵於安州西京吾與湧奇葳熙啓師德乙瑞彬原瑞沃仲和等謀以害

李侍中及夢周道傳長壽浚石璘等何難之有予問孰肯從汝宗衍曰吾與楊百之有蒼赤之隙尚且從之其餘千戶孰敢不應吾在京中與諸公約舉事日已定適乙瑞出外未得發後沃來吾家議之予不應沃怒蹴門板而去予又曰汝若害中興功臣王得不怒乎宗衍曰擁衆舉大事何畏王乎鞫朴天祥天祥曰吳仲華謂予曰宗衍逃自巡軍匿湧奇家四五日熙啓家五六日可興家十餘日然

五十三

後出城於是追仲華與天祥對辨乃妄也王曰朴吳爲人不實國人所知遂釋之遣巡軍鎮撫任純禮捕宗衍于西海道搜索甚急宗衍所過輒加栲掠因繫者數百人傳相告引中外喧閧宗衍飢窘隱於谷州林莽間見一人曰吾飢將死願救之其人曰在此我將煮粥來遂告官掩捕以來命偰長壽趙浚與臺諫鞫之逃匿經宿處一如格所言又鞫謀亂事宗衍飢憊不能言獄官詰曰今日之問君

命也何不言也宗衍有微聲在喉中曰我不忍死且以導祐所鍾至此耳實無謀事又問曰所謀事權㧾李天用已告何隱也宗衍曰與格天用無謀得成何爭我無所謀此亦可知飢甚不可拷問飲之粥入溫室即死純禮在途不與食一晝夜馳三百里遂疲困凍餒以死人皆疑之劾純禮支解宗衍以徇諸道斬忠恪芳春加勿天用鄭甫朴原實等流可興仲和執于遠地論𪚑澤功除判書雲觀事郎舍數月不署告身式目錄事劾郎舍崔實行而庇陰謀請治其罪都堂又上疏請之乃下常侍陳義貴鄭習仁司議李混權湛舍人禹洪富獻納宋愚孟思誠正言尹珪尹須于巡軍獄鞫之皆流外以濾倡議并收告身

石堅忠肅朝累轉密直副使忠惠時封化平府院君曹頔之亂侍從有勞策功為一等賞其父母妻子賜田臧獲王用閔漬言取諸求富家婢有姿色者主吏至石堅家索婢石堅毆逐之即詣王宮王迎謂曰政丞得無以臧獲事來耶石堅曰臣家臧獲皆已與子上若索之臣欲明朝如元取來石堅庚子完者帖木兒仕元有寵故因以嘗王王賜馬慰諭曰政丞毋怒予將勿取忠穆二年卒完者帖木兒元授禮部尚書後還國宰樞宗族爭置酒邀宴時忠惠被執如元政丞蔡河中謂曰尚書既知上國與本國事矣何故有是變乎完者帖木兒曰王之被讒由左右無其人誰不知惡之不可為但阿意順旨以固權位耳不然何至此辭被徵還于元

列傳卷第十七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教修

諸臣

柳璥　陞　璥　曼姝

柳璥字天年一字藏之政堂文學公權之孫高宗朝登第累遷至國子大司成璥久在政房與俞千遇俱爲崔沆所厚蒙兵之侵沆欲徙三陟山城郡人不欲遺璥銀瓶三十請勿徙璥却不受乃遺千遇千遇受之言於沆得不徙璥謂沆曰三陟之徙實關利害郡人安土重遷嘗餽我銀幣我不敢受今而不徙何也沆以千遇賣已追所賂流海島以故千遇與璥有隙沆子竩累世用事擅威福時又連歲凶荒餓莩相枕竩不發倉賑貸由是大失人心璥遂與金俊等謀誅竩一日俊等詣璥議璥不敢顯言令家人進杏子一椀俊等揖曰已諭蓋杏與幸聲相近也是日誅竩歸政王室王謂璥曰卿等爲寡人立非常之功潸然泣下即拜樞密院右副承宣俄遷知奏事左右衛上將軍璥以近來爲知奏者率皆擢臣又恐寵祿盛滿力辭唯以上將軍仍右副承宣賜推誠衛社功臣號又賜米二百石彩段百匹甲第土田後因宰樞奏爵其子六品給田一百結奴婢各十五口陞其鄉儒州監務爲文化縣令璥既誅竩奏置政房于便殿側掌銓注凡國家機務皆決焉俊弟承俊自以爲功高鐵甲心常快快璥聞之謂承俊曰以公之功雖一日九遷可也然循資除授國家常典公以隊正越四等授中郎將不可謂不超遷也承俊益銜之俊每入闕必謁璥直廬承俊獨不爾璥與俊戲云承俊郎將何善在璥多置甲第權勢日熾門庭如市承俊林衍等諸功臣忌之譖于俊諷王王欲奪其權罷璥承宣除簽書樞密院事因璥所善將軍禹得圭梁和指諭金得龍郎將慶元祿璥謂俊曰公始與璥同心舉義復政王室親如骨

內善諸者不能開道圖令日反如是耶俊愧
謝承俊林衍等不言而退遂殺得圭和得龍
流元傑于遠島元宗三年命圖形壁上明年
守太傅叅知政事太子太保進拜門下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衍誅俊號衛社璥與
大司成金坵禮部侍郎朱悅將軍金琠素友
善數相過一日璥謂坵等曰頃我以妻服久
不視事聞有衛社者今見其人皆群小也又
論古史言及當世宦寺之弊宦官金鏡聞而

衒之訴于王王曰此人向誅崔竩欲執權耶
爲俊等所排恚不之遂非日曲宴宰相皆集
獨璥不悅我親酌以勸竟不樂以是知其有
二心右坵切責曰汝交結柳璥憑坐史好論
國事史傳所載豈可盡信乎欲罪之第以汝
掌辭命特宥之信勿復言流璥于黑山島鎖
并家璥子行首陞及琠悅並流海島璥素富
嘗徙宅輸財車馬連亘旬日而止及誅竩頗
有權勢富倍於前時稱三韓巨富至籍家產

珍寶器玩穀帛不可勝計璥被執赤身不貫
一物家人以紅羅襆裹一衣追與之璥取衣
還襆曰女子無所衣食可鬻此以生陞先行
至金剛院逆之璥至臨分携手泣曰父子之
恩未盡當復相見人稱璥之敗富所招也未
幾衍釋璥還未至京復流他島三別抄之亂
璥在江華挈家舟還古京沒于賊璥載妻子
于小舸財寶于大船與賊共處久之璥佯嘔
若中熱請就涼小舸賊許之璥斷纜而去賊

追不及王聞璥陷賊恐以爲謀主璥徒步謁
王王大喜厚獎復拜平章事判兵部事嬖匠
木同認良民爲隸貴與達魯花赤宰樞請治
其罪王不聽璥與政堂文學俞千遇牒有司
免隸爲民達魯花赤憾而告王王亦怒其擅
斷罷璥流千遇後千遇母訴於達魯花赤曰
吾子與柳璥同罪獨吾子配島請免之達魯
花赤怒流璥于哀島尋召還忠烈二年拜僉
議侍郎贊成事監修國史判版圖司事先是

職以平章罷元傳繼爲贊成布判軍簿傳國
史至是瓛以判版圖復相位在傳下傳曰吾
於柳猶門生安敢居上瓛曰判軍簿爲二宰
判版圖爲三宰其來尚矣相讓以之王以問
許珙對曰瓛之言舊制傳之言私恩也後進
讓先進禮也若加瓛監修國史躋於傳上亦
人望也從之有投匿名書於達魯花赤石抹
天衢館曰貞和宮主失寵使女巫呪詛公主
又膂安公淑中贊金方慶及李昌慶李汾禧
朴恒李汾成等四十三人謀不軌復入江華
公主囚貞和宮主天衢亦囚淑方慶等乃召
宰相雜問之天衢忽言曰春期已近諸君宜
賦迎春詩金坵但唯唯瓛慨然曰王妃與首
相俱在縲絏此豈嘯詠時乎天衢慚赧天衢
又諷公主親鞫諸囚公主將從之瓛與諸宰
相請見公主膝行而前曰近世權臣執國命
若有告人以罪不問虛實輕重即加誅戮如
判奠嘗人懷戰慄莫保朝夕皇天眷佑[illegible]除

此輩使公主來從東方臣等以爲無復前日
之禍今乃有此事所得匿名書臣請辨之我
國人物衰耗官軍屯於四面誰敢逃竄無名
之書何足取信若信而罪之我一二臣明日
亦恐不免誰敢竭力以供王事貞和宮主呪
詛事亦易辨也自公主釐降國人按堵悉感
帝德淪入骨髓彼若以私憾呪詛神而有靈
背德之禍必反乎身瓛自始語涕泗交下言
甚切至左右莫不潸然公主感悟皆釋之獨
留貞和宰相識請釋畏公主皆默然瓛進起
入內力請乃釋王遣內人謝瓛甚勤又有書
得儒盧進義者誣告方慶等謀叛元帥忻都
白王及公主請拷掠方慶王將許之瓛進曰
臣生長遐鄙未知上國之制其在本國之法
先因告者次繫被告者白王然後鞫問所告
實則賞虛則反坐今不因告者便欲拷掠甚
告者於理如何忻都默然語在方慶傳四年
判典理司事時王在元公主召宰相令卜日

作宮室伍允孚曰今年興土功不利人主臣
不敢卜公主怒將作官答之璥曰臣領造成
都監事豈不欲速成以順聖意今日官云寧
所謂不祥上日此無他愛君以誠不顧其身
耳臣固非宰相聞不利於上忍為之耶請備
材瓦待大駕還作之未晩公主默然而止是
年上章乞退以匡靖大夫僉議中贊修文殿
大學士監修國史上將軍判典理司事世子
師致仕自是凡有內宴王必命召八年僧洪

坦以私憾告璥及上將軍韓希愈將軍梁公
勣林庇等有異謀下巡馬所鞫之璥以老病
不遠坦坐配流海島十五年卒年七十九諡
文正璥体肥短人望之儼然天資明敏器度
雄深能斷大事善接人言笑款洽有藻鑑元
傅許珙皆其薦也嘗領史館撰神熙康高四
朝實錄一掌國子監試三典禮闈論文章先
體制而後工拙所得皆知名士李尊庇安珦
安戩李混皆璥門生與俞千遇同掌試千遇

喜自用程文有微疵必欲擯之璥不與較及
榜出皆老於場屋者然少至達官璥初掌試
坐主平章事任景肅解所帶烏犀紅鞓與之
曰公之門下有如公者可傳之及尊庇掌試
欲傳之則已失於林衍之亂買之市即其帶
也 七林傳為異事子陞
陞字希元官至僉議參理容止可觀久在閣
門時禮文散失陞撰新儀甚詳後人遵用之
事親孝居官匪懈不好飲酒嬉戲於聲色貨

利淡如也善彈丸必命中嘗與客坐遙見汲
婦戴盆曰中入則傷中器則破要令丸墮盆
中耳彈發果然忠烈二十四年卒年五十一
謚貞愼子仁明仁全仁和仁琦仁明中門使
仁琦文化君仁和後改墩中第歷代言大司
憲出鎭合浦苛酷少恩民甚苦之忠宣元年
以僉議贊成始寧君卒謚章敬子總右副代
言總子曼殊
曼殊恭愍朝[illegible]寶馬陪行首稱將軍累轉典

法判書辛禑時爲密直副使楊伯淵獄起辭
連曼殊杖配合浦戍卒後以同知密直事出
爲慶尚道元帥又從我
太祖回軍有功遷知門下府事諫官許應等
上疏曰曼殊由門蔭致位宰相而不孝於母
人皆賤之又強姦少尹崔秀瞻處女又廉興
邦嘗奪人平州田及被誅還爲其主所有曼
殊公然奪占使其主痛哭含冤請令推鞫以
礪風俗近憲司上疏以爲宰相須用燮理陰
陽正已以正百官威加敵國者不爾不許入
兩府未知曼殊有一於此乎自今新拜兩府
者令憲敎別爲一批錄其功德使士大夫皆
知其拜相之由辛昌只罷其職時人恨之倭
二十艘來寇濮州昌遣我
太祖及曼殊禦之賜弓矢禑之移江陵也
曼殊與尹虎等押行恭讓即位策爲功臣拜
門下評理商議又錄回軍功賜田及錄券遂
與鷹揚軍上護軍曼殊書爲巡軍萬戶鞫書
直使李恬不敬之罪恬謂曼殊曰爾位至宰
相負不孝不友之名臺省再論之何鞫我爲
曼殊慚赧既而憲司又劾曼殊不侍母奉養
人奪諸弟田民請治其罪不聽憲司再論只
削職鷹揚軍上護軍尋判開城府事遷門下贊
成事鄭夢周既誅曼殊以
太祖麾下卒二百七十餘人上疏請籍夢周
家産并治其黨從之憲司又言臺諫屢疏曼
殊罪上不問寵遇日隆宜改心勵節猶不懲
艾驕暴日甚若置而不問無以懲惡請鞫問
正罪王止令流外自此以後入本朝

許珙　孫　冠　錦　富　猷

許珙字韞匱初名儀孔巖縣人父遂官至樞
密副使珙幼聰敏奇偉高宗末登第承宣柳
璥薦珙及崔寧元公植並屬內侍爲政事點
筆員時號政房三傑轉國學博士元宗初授
閤門祗候累遷至戶部侍郎與修神熙康實
錄十年拜右副承宣吏部侍郎知御史臺事

時林衍執國命擅威福欲以子惟茂娶珙女珙不聽衍逼之珙固拒衍以告王王召珙曰衍姦凶不可取怨卿深計之珙曰臣寧受禍不敢嫁女於賊臣之家王義之曰卿善處之珙退即嫁其女于平章事金佺之子賆衍深衘之及衍殺金俊文武多遇害珙適葬妻在陽川還至通津聞亂恐爲所害欲投河而死旣而曰死生天也遂入京衍多殺朝臣無可與議銓選者問左右曰許珙還否珙聞之至衍家衍大喜迎入坐謝曰吾有事不能赴葬幸勿過遂委銓選珙注擬得宜衍喜白王賜賚甚厚衍廢王誣王以病遜位表于蒙古蒙古知其誣趣王入朝面陳情實王行至松站聞從行臣僚曰至東京行省若問林衍廢立將何以對珙及大將軍李汾禧將軍康允紹等順衍意曰宜以表意對有庾超者承宣弘之子也嘗爲僧歸俗娶李藏用孫女隨藏用如元欲媚於帝因訴曰高麗承宣許珙上將軍康允紹將軍孔愉同謀欲叛上朝帝命不花逮珙等與超對辨超服其誣遂杖之進簽書樞密院事忠烈元年改官制拜監察提憲珙嘗娶政堂文學尹克敏女死更娶妻弟之女養於家者憲司劾之至是朝臣皆以新官制改銜謝恩命唯珙未得謝歷判密直知僉議府事元世祖征日本五分遣都指揮使督造戰艦珙往慶尙洪子藩往全羅子藩事未半珙已畢還子藩服其能遷簽文學事修國史與韓康元傅等撰古今錄拜僉議中贊十六年王在元珙與子藩留守王京哈丹賊將侵東鄙訛言賊已闌入中外洶洶子藩等議避于江華珙與崔有渰獨不可曰今王在京師豈可信訛言擅移國都子藩等會耆老宰相議之皆曰當遷珙不能止謂堂吏文誼曰衆論如此不可沮也吾與爾守京以待王命諸宰相皆曰人謂許中贊鎭定國家今其誤國乎珙歸家召子孫曰吾當留此若輩有不

從我者非吾子孫必處之以法未幾印侯自元來曰帝聞復都江華命王曰其言若實執首謀者以來國人聞之服珙智識明年元遣兵追討哈丹珙亦舉兵應之積日不下馬因得氣疾累月不卧至八月疾篤卒年五十九謚文敬王命左司議大夫金僎誄之珙性恭儉不事産業雖至達官食不過一器布被蒲薦處之怡然群居愼口燕處不倚坐如見大賓少也常率一僕掩骼埋胔殆無虛日見弃屍自負瘞之嘗月夜彈琴隣有處女踰墻來奔珙不敢近喻以禮義女慙悔而返忠宣二年配享忠烈王廟子程評冠寵富程東州事評後改嵩官至檢校政丞陽川君卒謚良肅子悰

悰忠烈養之宮中及長尚忠宣女壽春翁主悰少長富貴能守禮好施忠烈朝拜守司空未幾罷以帝命如元留三年忠宣時守司徒封定安君後復如元連遭父母喪還國自是屛居日以醫劑活人爲事忠肅在元召入朝時忠宣自北還燕都握悰手泣曰吾唯一女卿同居二十七年無閒言此寡人所以鍾情也因厚遺之忠肅還國加封定安府院君又從忠惠入元留五年忠穆元年翁主卒哀過遘疾卒

冠忠烈朝登第國制六品以上不許赴試雖拜六品不謝則聽赴舉冠授郎將四年不謝婦翁宋玢曰宦途多何必登第冠曰先人遺子紙令赴試子雖屢舉不中紙尚在何敢驟進廢父命耶王素聞其名及放榜召至簾前賜犀帶仕至戶部散郎贈贊成事子伯陽川君伯子絅知申事絅子錦

錦字在中恭愍朝登第補校書校勘累轉禮儀正郎辛禑時除左常侍尋遷典理判書未幾免性恬靜樂觀書史不喜佛又不阿權貴與趙浚尹紹宗輩爲忘年友自少嬰疾不樂仕宦謹妃雖其姻親未嘗趨附退居田里常

傾貲劑藥凡有疾者無問尊卑輒施予所療
活甚多禑初立錦作詩曰漢儀自合復三輔
秦世應難至萬年誰解在房雙陸夢緬懷擊
楫大江船十四年卒年未五十士林惜之子
惜
富忠肅時以右代言掌擧子試取鄭乙輔等
富不解文字唯選榜頭一人餘皆以拆名先
後第之防禁不嚴檢閱劉世興入鎖闈第高
下修撰鄭怡潛拆封彌殊無國試體官至選

十二

部典書嘗與掌令成乙臣言掌令朴元桂受
人賂布百匹元桂訟于王王命祭河中等鞫
之富言聽於判事李仁吉仁吉云我無是言
相持不服河中等奏富為妄子信順獻補究
獻從恭愍入侍元朝及即位錄功為三等累
遷判閤門事嘗習八關儀獻使酒拳毆速古
赤御史臺劾之獻又叱辱臺官王曰獻罪實
重然令大會禮官不可闕姑令視事臺官畏
勢不敢復劾紅賊之亂為兵馬使以舊怨殺

將軍崔福良王聞而惡之未幾與諸將平賊
及從安祐凱還金鏞使人搗殺祐又斬金琳
次及獻鏞止之流島配烽卒子瑞亦配烽卒
尋召還官累密直副使策扈從收復功俱一
等封陽川君時辛旽始用事以獻謗訕譖王
流清州又杖流瑞獻性酷暴妾與家奴通劓
妾兩耳傷其兩目又繫其奴兩目加刵劓刖
又劓其勢令妻啗之聞者竦體事多類此

洪子藩 承紳 永通

十六

洪子藩字雲之左僕射瓘之後父裔官至同
知密直子藩敏達嗜學為宰相柳璥所知璥
嘗謂曰君年未二十已為堂後盍應擧以濟
世科之美子藩遂應擧不中出為南京留守
判官尋改廣州通判去必見思又按忠清慶
尚全羅三道入為戶部侍郞元宗時拜右副
承宣奏曰比來不親聽政有司章奏悉委宦
豎出納中外觖望請親庶政以慰輿望時宰
省及士大夫皆緘默自保子藩獨持議[illegible]

議多之王以天變命放因子藩奏輕因可[illegible]
也如奴逆主子不孝者亦免乃天意何此非
脩德實招災也如欲修德莫若省大府供御
之費禁市肆侵割之害王默然舊制承宣奉
御寶至試院同知貢舉庭迎知貢舉面北立
讀上命坵爲知貢舉子藩奉御寶將往奏曰
承宣奉御寶至貢院知貢舉或下階以迎或
否今從何禮王曰有寶宜下階子藩至貢院
詰坵曰予承命奉御寶來知貢舉不庭迎子

不敢入坵曰承宣請宰相宰相坐而待之令
乃起避尚過禮況庭迎乎子藩曰有旨日將
晚坵不得已下階未盡一級子藩乃入或謂
子藩不恭坵起避可也遽爾下階亦失大臣
體忠烈不豫放二罪以下配島者子藩曰去
歲亦有赦赦不已數乎恐犯罪者益衆京中
見囚請以口傳宥之諸道令祈恩別監命界
首官放遣從之征日本時以判密直司事爲
全羅道都指揮使督造戰艦時李尊庇輸諸

道兵糧于合浦子藩兼水手運以戰艦兵糧
與戰艦一舉俱集民頗得耕種元使哈伯那
深服其能子藩馳奏本道饑民多闔門餓死
哈伯那亦涕泣語臣云邦本至此何可忍視
請發兵糧庫賑貸從之未幾知僉議府事陞
贊成事哈丹之變王遷江華或以爲一水險
未足恃中外洶洶子藩修城餙備人賴以安
二十年拜僉議中贊明年加僉議令無何以
中贊致仕又明年復爲右中贊條上便民十

八事王嘉納之語在食貨刑法志二十四年
忠宣即位改左僕射叅知光政院事俄復爲
中贊忠烈復位賜壁上三韓盡忠同德佐理
功臣號封慶興郡開國侯尋復拜左中贊賜
象牙杖忠宣在元與祁后天補得幸用事離
間王父子國人患之元遣斷事官帖木兒不
花與宰相崔有渰韓希愈柳庇執天補及其
父胄弟天卿天琪赴京以子藩年老不堪乘
傳令[illegible]事國事[illegible]王事無大小皆聽子藩子

藩數祁罪惡告帖木兒不花疑祁害己防備甚嚴祁亦疑懼不離王側子藩與諸宰樞及萬戶金深率三軍將士圍王宮護軍吳玄良直入王所執祁出王使內人請留祁諸宰相持疑子藩厲聲曰上既許之何疑之有趣護軍崔淑千押送于元初子藩議圍王宮參理鄭瑎不可曰退一奸臣一武夫力耳何至用兵子藩不聽後聞上國以爲言乃悔之忠烈欲沮忠宣還國又請改嫁公主如元至西京

帝不許乃還帝不知祁已赴京遣兵部尚書脫脫帖木兒來捕祁帖木兒見王屏左右曰帝有命王雖離國必令還敢問王之入朝請宰相以爲可乎王曰然子藩在側不敢言帖木兒又言王之入朝欲言何事王不能對帖木兒曰可與宰相議子藩就王議王對曰吳祁及石冑父子多行不法聲聞于天我實不知然孰謂寡人不知以此欲親朝聞奏耳帖木兒之來也宰樞出迎西普通帖木兒問曰

洪宰相來否來則可避然後我當進子藩再三固辭於是相揖禮甚恭帖木兒欲與同坐子藩固辭以爲陪臣安敢與帝使並坐帖木兒強之辭不獲就一行折席坐其見重如此子藩復相彌縫調護欲使王父子慈孝如初吳石之黨數短於王三十一年罷相封慶興君咨議都評議司事是年王如元忠宣恐王惟紹宋璘之徒從至京師慫其兒謀諷丞相塔剌罕使子藩有渰庇金深金延壽等從王

入朝丞相奏帝召之子藩至元見丞相具陳惟紹等罪惡且欲奉二王還國未就明年卒年七十丞相奏帝傳車歸其柩忠宣遣人祭之以文曰扶桑之表暘谷一隅我祖開生闢國定都子承父爵三百餘年胡今之人執迷罔悛卿獨咨嗟履險若夷抗章宸陛深荷聖知姦謀自解邦基不危一身社稷非卿即誰後教云子藩功在社稷帶礪難忘可贈推誠同德翊戴功臣壁上三韓三重大匡謚忠正

子藩爲人魁梧俊偉才幹絶人自少人皆以
公輔期之金俊與子藩之父不協子藩詣俊
力辨俊曰異哉世復有寧馨兒乎其在相府
夙夜匪解事有不合義者輒固執已見雖位
居其右者莫敢矯堂吏每白事畏縮不敢舞
智子藩旣罷則退書曰洪公已領餘可易與
耳爲亞相每論事必與首相許珙相抗珙或
黽勉從之嘗閱兩制所撰䟽詞子藩指摘瑕
纇久不已珙謂文貼錄事曰猶能捕鼠足矣

臺諫文翰非其任也子藩作色而止人謂不
相能及珙亡子藩嘆曰公謹正直知無不言
世豈復有如許公者子藩先喪母事父孝雖
迫公務不廢定省性好潔日沐浴或至再每
更衣必盥手夜必整衣冠拜星主爲宰相議
論持正有大臣風然三信讒任用不專後竄
享忠宣王廟子徽順徽官至僉議贊成事諡
良順順僉議評理徽子承緒承演承緒中第
累官至正尹貴客儀曹典書才中田毆殺

之其妻告辨僞都監承緒逃乃徵銀瓶人以
無狀目之承演仕至繕工副令子永通
永通恭愍時累遷判典客寺事與金景儒爭
田景儒先獲之永通怒夜抵其家奪六馬景
儒訴官鞫永通乃伏遂杖罷永通附辛旽常
饋遺伺候每旽出入必騎從歷監察大夫密
直副使皆旽力也嘗管別軍行八關都省庭
壇祭別軍攘奪物省吏訶止之永通縱別軍
亂擊省官左司議申德隣獻納朴晉祿李[illegible]

正言鄭釐安勉俱見傷血濺屏褥右司議[illegible]
光茂劾永通嗾別軍凌轢諫官是可忍孰不
可忍請廢爲民籍其家賴旽營救得免德隣
等反以辱命見罷及旽誅憲府以旽黨請誅
之王不從止免官旣而流之辛禑初拜門下
評理商議封南陽君尋陞贊成事商議賜純
誠勁節協贊功臣號一日禑御報平廳謂永
通曰任用者舊欲聞嘉猷卿何無一言永通
汗出不能對未幾判三司事拜門下侍中九

年乞退明年判門下府事永通家奴等酗酒
突入贊成事沈德符第捽其婁髮又與贊成
事都吉敷家奴爭田相拔劒相擊其縱奴不
法類此十四年領門下府事人皆謂貪婪如
永通尚免林廉之禍既不見斥又位上台眞
福人也辛昌初領三司事恭讓即位郎舍言
永通與邊安烈謀逆請置極刑不報復言永
通黨附李仁任與林廉同惡相濟群兇就戮
而永通以禑姻戚獨保首領又與安烈謀戴

辛禑是天地所不容顚斷以大義不允諫官
力爭罷職尋復領三司事自此以後入本朝

鄭可臣

鄭可臣字獻之初名興羅州人父松壽鄉貢
進士可臣生而頴悟讀書作文頗爲時輩所
推嘗隨儕天琪來京貧窮無條寄食天琪天
琪憐之求贅富家無應者太府少卿安弘祐
許之約既定後悔曰吾雖貧士族豈可納鄕
貢子耒幾弘祐死家日貧乃許天琪執可臣

手徒步而往一老嫗迎門然新照之草屋數
間而已天琪歸且哭曰噫鄭生至於此耶高
宗朝登第累歷華要忠烈三年除寶文閣待
制羅州人稱錦城山神降于巫言珍島耽羅
之征我實有力賞將士而不我祿何耶必封
我定寧公可臣惑其言諷王封定寧公且輟
其邑祿米五石歲歸其祠遷左司議大夫時
李汾禧兄弟附洪茶丘醞釀金方慶罪可臣
聰與同朝乞歸養母至再三王慰諭以遺物

論多之尋召還以秘書尹爲必闍赤拜承旨
監察司言諸道按廉使別監職在察吏治問
民苦今皆籍上供歛民紬楮皮幣脯果名表
紙等物賂遺權貴已自不正烏能正人請覈
理罪王謂可臣曰楮生於地紙有何弊可臣
曰臣嘗管記全州知造紙甚苦今官高用紙
亦多不能無愧王只許除名表紙元命我征
日本王用尹秀言將令儒士從軍可臣言先
王用人各隨其才比之於身如左右手故上

國之法儒戶不與軍事今欲使儒生被堅執
銳遠從征役恐虧盛德王然之時有天變伍
允孚請設消災道場以禳之可臣謂廉承益
曰天變豈浮屠法所能禳盍請修德承益曰
吾豈不知但難言耳歷密直學士政堂文學
十六年世子如元可臣及閔漬等從行一日
帝引世子于便殿隱几而卧問爾讀何書對
曰有師儒鄭可臣閔漬在此宿衛之暇時從
質問孝經論孟帝大悅曰試喚可臣來世子
引與俱入遽起而冠責曰爾雖世子吾甥也
彼雖陪臣儒者也何得令我不冠以見仍賜
坐問本國風俗世代相傳理亂之迹自辰至
未聽之不倦後命公卿議征交趾詔與高麗
世子師二人同議可臣奏曰交趾遠夷勞師
致討不若遣使招來如其執迷不服聲罪征
之可一舉萬全對籍音於是授可臣翰林學
士嘉議大夫時人榮之自是眷遇日隆數輟
珍膳賜之或天寒賜以貂裘帝使翰林學士

撒剌蠻問可臣本國歸附年月可臣對曰太
祖皇帝肇興朔方有遼孽金山王子昔自稱
大遼奪掠中都子女玉帛東走江東城拒守
朝廷遣哈眞扎剌追討時方雪深道險饋餉
不繼我國遣趙冲金就礪濟兵犒師殲其醜
虜因奉表請爲東藩太祖遣使優詔荅之仍
論汝國人不能寒暑來聘固難其貢獻方物
朕當使人取之此事在戊寅至今凡七十有
六年帝又召見世子于紫檀殿可臣從帝使
之年仍命脫笠曰秀才不須編髮宜著巾御
案前有物大圓小銳色潔而貞高可尺有五
寸內可受酒數斗云摩訶鉢國所獻駱駝鳥
卵也帝命世子觀之仍賜世子及從臣酒命
可臣賦詩可臣卽獻詩云有卵大如甕中藏
不老春願將千歲壽醼及海東人帝嘉之輟
賜御羹世子凡入見必令可臣從帝嘗覽遼
東水程圖欲置水驛語可臣曰汝國所產唯
米布若陸輸道遠物重所輸不償所費今欲

授汝江南行省左丞使主海運歲可致若干斛匹豈唯補國用可給東人寓都之資對曰高麗山川林藪居十之七耕織之勞僅支口體之奉況其人不習海道以臣管見恐或不便帝然之尋拜僉議贊成事二十二年加中贊時副知密直崔冲紹以世子命將設公主穹廬就壽昌宮基築壇繚垣大興工役也方東取土無所掘一穴人輒爭趨壓死者衆又沿路墻屋令皆覆瓦冲紹與可臣李之氐崔有渰朴義等督役甚急民苦之二十四年上章乞退不允命五日一朝加壁上三韓三重大匡守司空既而暴卒謚文靖性正直端莊處事精審在政房諳練典故甄品銓注皆當物議一時辭命多出其手嘗撰金鏡錄屬所居曰雪齋日與賢士大夫商確古今雖至大官行止如書生及爲冢宰人想望太平及卒國人驚悼或謂王之請禪位也可臣撰表人有言表中語有非王之意者若其自撰表

者豈得逭責可臣憂懼飲藥死後配享忠宣廟子偉佺信億儼

安珦　子器　牧

安珦初名裕興州人父孚本州吏業醫出身官至密直副使致仕珦少好學元宗初登第補校書郎遷直翰林院屬內侍三別抄之亂珦陷賊賊素聞名將用之誘且脅令曰縱安翰林者罰珦以計得脫王義之嘉賞十二年奉使西道以廉稱召還內侍院書奏院中宿弊祛之尋遷監察御史忠烈元年出爲尚州判官時有女巫三人奉妖神惑衆自陝州歷行郡縣所至作人聲呼空中隱隱若喝道聞者奔走設祭莫敢後雖守令亦然至尚珦杖而械之巫托神言怵以禍福尚人皆懼珦不爲動後數日巫乞哀乃放其妖遂絕嘗至安東令吏洗足吏曰吾屬邑吏子何辱我耶謀群吏將詰之有老吏視珦狀貌出語曰吾閱人多此公後必貴顯勿易視居三年廉使褒

其政澤遂徵爲版圖佐郎俄遷殿中侍史又
選爲禿魯花例陞國子司業由右司議拜左
副承旨帝命爲征東行省員外郎尋加郎中
本國儒學提擧後以副知密直司事出鎭合
浦撫軍恤民州郡以寧累遷僉議參理忠宣
即位拜參知機務行東京留守集賢殿大學
士雞林府尹復爲參理及忠烈復位忠宣如
元珦從行一日帝召王急王懼丞相出曰從
臣爲首者入對珦入丞相傳旨曰汝王何不

近公主乎珦曰閨闥之閒非外臣所知今日
以是爲問豈足於聽聞丞相以奏帝曰此人
可謂知大体者庸可以遠人視耶不復問二
十六年拜贊成事用事者忌之遂諷王加中
贊令引年致仕尋復爲贊成珦憂學校日衰
議兩府曰宰相之職莫先教育人材今養賢
庫殫竭無以養士請令六品以上各出銀一
斤七品以下出布有差歸之庫存本取息爲
贍學錢兩府從之以聞王出內庫錢穀助之

密直高世自以武人不肯出錢珦謂諸相曰
夫子之道垂憲萬世臣忠於君子孝於父弟
恭於兄是誰教耶若曰我武人何苦出錢以
養爾生徒則是無孔子也而可乎世聞之慚
甚即出錢珦又以餘貲付博士金文鼎等送
中原畫先聖及七十子像幷求祭器樂器六
經諸子史以來且薦密直副使致仕李㦃典
法判書李瑱爲經史教授都監使於是禁內
學館內侍三都監五庫願學之士及七管十

二徒諸生橫經受業者動以數百計有諸生
不禮先進珦怒將罰生謝罪珦謂曰吾視諸
生猶吾子孫諸生何不体老夫意因引至家
置酒諸生相謂曰公之待我以誠如此若不
化服我爲人耶三十二年復以僉議中贊致
仕卒年六十四謚文成及葬七管十二徒素
服祭於路珦莊重安詳人皆畏敬在相府能
謀善斷同列順承惟謹不敢爭常以興學養
賢爲己任雖謝事家居未嘗忘于懷喜賓客

好施爲文章清勁可觀且有鑑識金怡白元恒秉達時珣見之曰他日必皆貴顯又李齊賢李㠑同年生俱有名珣召令賦詩曰齊賢必貴且壽㠑則不年矣果皆驗晩年常掛晦庵先生眞以致景慕遂號晦軒蓄儒琴一張每遇士之可學者勸之忠肅六年議以從祀又廟有謂珣雖建議置贍學錢豈可以此從祀其門生辛蕆力請竟從祀子于器忠烈朝登第累遷國學典酒右承旨陞密直副使忠

宣以珣扈從入朝不久而還銜之將罪于器會赦免忠肅即位除密直副使兼大司憲亡何罷于器以元尹趙瑚代之瑚方爲忠宣所寵而于器有公望無内援識者惜之嘗出鎭合浦以廉幹稱十六年以檢校贊成事卒遺命薄葬子牧

牧登第忠肅時判典校寺事嘗出其妻元使兗萬館于家問其故牧具語之兗萬曰婦人髮長意短何足過耶諺云一女怨天六月降霜子其思之牧感其言遂爲夫婦如初累遷密直副使恭愍時封順興君卒諡文淑子元崇

薛公儉

薛公儉淳昌郡人父愼登第以吏幹稱官至樞密院副使愼母趙氏四乳而生八子三子登科封國大夫人公儉初調喬桐監務選補都兵馬録事高宗末登第官累禮部郎中元宗朝拜軍器監從世子如元以功累遷右副

承宣忠烈初進密直副使爲必闍赤歷監察大夫知僉議府事尋陞叅理引年乞退加贊成事致仕又加中贊致仕卒年七十九諡文良性廉謹正直接物以恭持己以儉朝官六品以上有親喪雖素不知必素服往弔有造謁者無貴賤倒屣出迎嘗卧疾蔡洪哲往診之布被莞席蕭然若僧居出而嘆曰自吾輩望公所謂壤虫之與黃鶴配享忠烈廟子之冲贊成事

俞千遇

俞千遇字之一初名亮又改証長沙縣人高
宗朝登第籍内侍尚書金敞器之薦于晋陽
公崔怡怡曰貌雖不揚誠可人也置之政房
遂爲門客累遷吏部侍郎崔沆欲令按察使
徽誅流人田穀千遇曰今流民未集此令若
行民必受病沆然之寢其事蒙兵來侵將徙
三陟山城郡人重遷遣千遇銀瓶三十得不
徙沆知之責千遇曰爾讀書知義理何貪污
至此配于島未幾宥還後以事又配島其妻
賂金承俊珍寶請召還承俊言于其兄仁俊
曰令政房崔允愷摸稜少分辨其餘新進無
可與論事者可召千遇仁俊聞于王召還千
遇又厚賂寵宦復入政房爲兵部侍郎元宗
初拜樞密院右副承宣尋加知奏事掌銓選
引同年田文胤爲殿中侍御史崔牧爲正言
衛社諸功臣以爲千遇擢所親置臺省欲以
相援於是始搆隙功臣多倚仁俊謗官其族

千遇每以義抑之功臣嘗怨有白執文者嘗
於千遇門下登第娶内僚金衍女衍即仁俊
舅也衍請仁俊以就文爲海陽府録事仁俊
許之千遇不聽大將軍吳壽山勇而暴亦爲
其甥朱然求海陽府録事千遇以然無才望
乃用秘書郎崔冲若壽山道遇冲若鞭之冲
若墮馬壽山欲躍馬蹋殺之大將軍朴琪救
免冲若竟以恐怖得疾死壽山詈於朝曰俞
承宣擅政會當數其罪戮之約諸武人會禮
賓省伺之或以告千遇千遇笑曰命也承俊
呼壽山曰與奪之權不在主上乎若等敢辱
承宣是不有主上與令公也而可乎令公指
仁俊於是皆散千遇弟將軍元勳與郎將鄭
守卿謀去仁俊事覺仁俊囚元勳召問千遇
曰公弟欲殺我知之乎曰弟之所爲兄豈不
知曰何不告我曰元勳嘗以語我問所與謀
者曰某人也曰若與此輩作大事乎杖而逐
之我知其必不能就且老母在恐傷其心人

謂我食弟自免故未敢告耳衍曰公者言不知祇益人疑今以實告何責爲且吾固知公之愛母也昔吾弟享客公獨不啖柿問其故則將以遺母今言恐傷母心信然矣只罷其職殺元勳千遇乆典機要多受四方饋遺遂致富饒其所畜作佛事於禪源寺爲仁俊祈福蓋欲免懷璧之禍也歷知門下省事叅知政事時林衍議廢立歷問宰樞皆莫敢對千遇曰此大事也請公反覆思之况今世子在上國待其還亦未晚也衍竟不從及衍子惟茂議拒命千遇曰王與世子引上國兵以來閉城而拒豈臣子之義乎雖欲固守得乎惟茂大不悅會惟茂誅不及禍後忤達魯花赤流仁勿島語在柳璥傳未幾召還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忠烈即位革官制降授叅文學事判版啚司事王將冊公主千遇名其殿爲元成伍允孚言於公主曰元成者顯王妃謚也用爲殿額不祥公主怒千遇因左右解之曰臣誠不知其然又安知公主非元成后再世耶遂諷王以謂帝女下降實爲罕古宜獻湯沐邑公主喜曰蒙古之法名非所諱遂不問千遇體短小聰敏耿介少與柳璥齊名然其德器不及璥遠甚性事機辯言與行違貌卑勤恪內實不然人謂其孝友信義但釣名耳其局量淺狹務勝於人有求不得輒愠見睚眦必報衣服第宅極侈麗嘗爲史官不修史稾曰當時國家事皆晉陽公所爲吾家恩厚何敢傳其惡於後世卒年六十八謚文度無子外孫朴顗登第官至贊成事清儉自守惟浮屠

趙仁規 瑞 璉 德裕 瑋 延壽 璋

趙仁規字去塵平壤府祥原郡人世業田入懷因有身生而穎悟稍長就學略通文義國家選子弟通敏者習蒙古語仁規與是選以未能出儕輩閉戶三年晝夜不懈遂知名得補諸校累遷將軍忠烈時仁規使麾下卒拿

三誘南京民八人爲獺戶民之逃賦者多附
之歲納獺皮于敬成宮半入仁規家南京司
錄李益邦因介三仁規訴公主曰南京吏梨
擲宮教公主怒逮繫益邦及副使崔資壽遣
將軍林庇鞫之庇具得其實以復公主還民
元籍流二人尋釋之有宰相奏鷹坊之害王
怒欲請回回之見信於帝者分掌鷹坊令宰
相不復言仁規力諫而止拜右承旨王上書
中書省曰陪臣趙仁規曉蒙漢語譯朝廷詔
勑文字無有違誤予昔侍天庭終始隨從又
事公主恪勤朝夕請賜牌面充王京脫脫禾
孫兼推考官頭目元以爲宣武將軍王京斷
事官脫脫禾孫賜金牌王教曰仁規當東征
時能以國家事奏達宸所天子授寡人中書
左丞相又賜群臣都元帥萬戶千戶金銀牌
習其功也宜別錄功賜田民子孫超等錄用
王嘗御南門中贊金方慶醉騎而過仁規素
與方慶權勢相逼至是乘機譖之乃囚方慶

于巡馬所歷知密直司事僉議贊成事都評
議錄事金溫妻夜竊婢家財被執婢夫與仁
規爲姻婭仁規縛溫妻杖之人皆非之王欲
拜中贊仁規曰君恩雖至重洪子藩以德望
爲冢宰既久臣遽處其上如衆議何固辭乃
止未幾拜中贊尋爲左中贊宰樞條上時弊
三事王怒仁規恐禍及已密告王曰前上三
事非臣所知請鞫之王因都評議錄事李紓
巡馬所命萬戶高宗秀訊倡議者宗秀痛加
榜掠紓誣以李混對混坐此罷二十四年加
司徒侍中叅知光政院事初仁規女爲忠宣
王妃至是有人貼匿名書于宮門云趙仁規
妻敎巫呪咀使王不愛公主而鍾愛已女公
主下仁規及其妻于獄元遣使鞫仁規又鞫
仁規妻極慘酷妻誣服遂執仁規及女壻崔
冲紹朴瑄以歸皆籍其家輸使臣館元杖流
仁規于安西冲紹于鞏昌後放還仁規王以
帝命即除判都僉議司事忠宣在元以仁規

為咨議都僉議司事平壤君開府置官屬賜
宣忠翊戴輔祚功臣號遣承旨金之兼來啓
曰趙仁規年高德邵爲國元老許朝會玉帶
傾盖侍從贊拜不名劒履上殿國有大事僉
議密直一人就家咨稟若有不聽仁規及中
贊崔有渰約束者以違法論王從之三十四
年卒年七十二謚貞肅仁規美風儀寡言笑
涉獵傳記初國人雖學蒙古語未有善敷對
者我使如京必令大寧摠管康守衡引入奏

仁規嘗獻畫金磁器世祖問曰畫金欲其固
耶對曰但施彩耳曰其金可復用耶對曰磁
器易破金亦隨毁寧可復用世祖善其對命
自今磁器毋畫金勿進獻又曰高麗人解國
語如此何必使守衡譯之有王人與我國書
憾欲改土風愬帝事叵測仁規單騎入覲敷
奏明辨事遂寢西北二鄙復歸于我亦仁規
專對之功王每有奏請必遣仁規凡奉使者
三十頗著勤勞然起於微賤驟秉鈞軸爲人

外似端莊恬正以故得幸常出入王卧內多
聚田民致富加以國婿權傾一時子婿皆列
將相人無敢比者及遘疾子婿迎醫診視仁
規曰吾發跡行伍官至極品年踰七旬死生
有命安用醫爲時諸子在元唯瑋侍疾謂曰
汝家兄弟姊妹且九人愼勿忿爭取笑於人
待汝昆季亦具訓之永爲家法子瑞璉珝瑋
瑞性英敏豪邁父夢大星墜其家遂生瑞故
小字星來忠烈朝中第臨軒唱名賜犀帶忠

宣爲世子時宴西原侯瑞與金光佐車元年
皆以善歌與焉光佐以黍離栢舟閑歌[illegible]無
曲閔濆以何彼穠矣補之自是內殿有宴必
歌此曲瑞與光佐元年俱寵幸二人賤者不
足道瑞以相門儒士與之爲伍時議鄙之除
通貫文署累歷臺要至右承旨及仁規以趙
妃事被逮留元瑞從之一日車駕出瑞率諸
弟謁道左帝顧問嘉之尋許仁規還累遷同
知密直入賀千秋節帝欲授懷遠大將軍高[illegible]

國副元帥賜三珠虎符瑞女適元寵相也兒
吉尼故有是命及還王亦拜檢校贊成事加
壁上三韓三重大匡大司憲封平壤君瑞與
都元帥金深上官用行省丞相儀仗入識犯
禮忠宣五年以三司使卒謚莊敏子宏千祺
千祐
璉字溫仲以父任官累知密直司事忠肅朝
拜僉議評理轉贊成事王如元見留曹頔與
蔡河中等左右瀋王譖王萬端璉與弟延壽
及金元祥等從史織成璉受元命爲高麗王
府斷事官佩三珠虎符王嘗在元璉權省事
者凡五年元使絡繹往來率使氣逞暴璉善
辭以對怒輒解及卒國人皆泣然貳於瀋王
臣節不完謚忠肅子德裕襲父爵爲王府斷
事官性清白不畏强禦不慕榮利雖親戚故
舊至當國則絶不相往還官至版圖判書卒
子煦璘靖恂浚狷浚自有傳
璘恭愍朝與安祐等擊走紅賊策勳爲一等
累遷鷹揚軍上護軍倭寇喬桐璘又擊走之
時辛旽當國人爭附璘未嘗一詣其門嘗詆
旽爲老和尚與知都僉議吳仁澤班主尹承
順等謀去旽事洩杖流南裔沒爲官奴後又
與密直金精謀誅旽旽訴王請杖之遣其黨
孫演殺之以病死聞及旽誅王乃召承順拜
鷹揚上護軍承順還京謁璘母號慟以玄冠
素服收葬璘骨聞者莫不嘆之王嘉承順信
義仍遣承順祭璘墓曰惟爾祖貞肅公仁規
相我先王功在社稷爾自妙年亦佑寡躬已
亥以來靡役不從厥有成績世濟其美予嘉
乃忠俾將府衛方且大用不圖賊旽悍爾義
勇迸汝遐陬卒至隕命及旽伏辜知汝至此
玆極慟悼賜爾一酌魂而不昧諒予至忱
珝後改延壽忠烈朝登第授都津令辭王怒
命囚尋釋之累歷華要拜元尹忠肅時爲密
直副使兼大司憲時全英甫弟僧山冏倚兄
勢驕恣住大寺數妻延壽因其妻鞫之黄

州牧使李緡妻潘氏尚書永源女也緡嘗在任妻與衛身金南俊通殺緡獄部究理將置極刑潘氏族僧宏敏有寵於忠宣數下旨沮之尋有赦得免國人切齒延壽祝其髮置淨業院人皆差快累官至贊成事又為三司左使先是元流魏王阿木哥于耽羅及召還延壽與行省郎中兀赤護行帝遣使命所在留魏王聽候使者到平壤延壽兀赤等懼亡匿使懇欲以逆命誅延壽等魏王力請得免後以貳於瀋王籍沒其家杖流于島既而以命赦之十二年卒延壽一門貴盛乘勢使氣其弟僧義璇奪占寺院贊成事朴虛中坐都堂斥其罪延壽右義璇虛中執不可延壽遂辱罵之高峯縣吏愁萬依延壽勢避吏役與延壽家奴等強姦成均生周覬女覬告延壽杖殺之延壽貪財好色嘗與密直白元恒私取行宮盤纓金銀字布用之為世所鄙子忠臣平壤君

瑋字季寶生九歲以父任權務昌禧宮丞轉為大護軍忠宣朝拜密直以言忠肅時歷讞部揔部典書忠肅與瀋王搆釁或間瑋授元尹置之散地事定王知無他拜知密直後遷判密直俄陞僉議贊成事封平壤君屏跡日與親故讌集忠惠二年或誣瑋與密議國事王怒貶牧福州督遣不許一刻留瑋倉皇馳赴因得疾忠穆三年進封府院君明年卒年六十二忠肅倦勤委政宰相瑋務存大體不顧細鎖發言侃侃人服其公謂有父風

列傳卷第十八

列傳卷第十九　高麗史一百六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
敎修

白文節　孫頥正

白文節字彬然藍浦郡人新羅諫官仲鶴之
後高宗時登第入翰院累官至中書舍人歷
吏部侍郎國子祭酒忠烈朝拜司議大夫時
無功有世累者多補官郎舍不署告身王屢
趣之不從有人銜之托左右以激王怒會承

旨李尊庇將啓監察司狀王意僉議府狀大
怒叱退尊庇命忽赤崔崇縶文節及司議金
恂給事中金之瑞典書崔守璜中舍郎李益
培司諫李行儉李仁挺正言鄭文張碩等尊
庇欲辨復進王疑救郎舍責止之即罷文節
等官尊庇厲聲曰王不察臣心臣何敢司出
納請從此免歸李之氐進曰尊庇所白者監
察司狀非僉議府狀也上不之察罪郎舍責
尊庇且僉議府百官之長使一忽赤衣縛諸

郎舍於國體何王取閱是狀悔遂釋之俄遷
國學大司成寶文閣學士八年卒文節文詞
富贍下筆霈然為一時所推不以才自負元
宗復位如元林衍以其子惟幹及腹心扈行
固要勿言廢立事王使文節撰表言以病辭
位文節閣筆泣諫王感悟奏以實文節常若
懶迂及是人知其有志節子頥正孝琛頥正
天資純厚有公輔器事忠宣有志輔導忠宣
不用其言累官僉議評理商議會議都監事

後封上黨君時程朱之學始行中國未及東
方頥正在元得而學之東還李齊賢朴忠佐
首先師受孝琛官至大護軍

朴恒

朴恒字革之初名東甫春州吏聰慧美鬚髯
高宗朝登第蒙兵陷春州恒時在京不知父
母死所城下積屍如山恒皆收瘞至三
百餘人後聞母被虜在燕將往求之竟不得
選補翰林院倅忠州政最徵拜右正言按慶

尚全羅二道有聲績忠烈朝拜承宣掌銓注
先是政房銓注時出宿其家干謁塡門恒始
詮注託乃出禁中後人遂以爲常以同知密
直司事從王入朝平章哈伯使外郎問宰樞
曰忻都云天子令高麗諸島民出陸高麗復
使島居差勾當使有諸恒曰至元七年我國
以帝命復都舊京其諸島民未有出陸之命
但以三別抄叛據珍島耽羅招討使金方慶
但令全羅慶尚近賊諸島出陸避擄掠陸處

者不可不鎭撫所以差勾當使也曰島民業
舟成群往來如生事何恒曰島嶼之人以魚
鱉爲衣食往來漁釣非官吏所當禁也且朝
廷凡有命小邦者皆下帥府及達魯花赤忻
都以元帥駐塩州已久西海諸島如喬桐龍
媒與帥府相望忻都何坐視而不使出陸耶
其無朝命明矣哈伯不敢詰拜叅文學事尋
陞贊成事王欲依舊制覆親試新及第僧祖
英得幸於王爲其姪吳子宣及觀舊者欲令

不限登第久近皆赴試王問柳璥璥對新舊
及第及衣冠子弟披藍者宜悉赴時人謂璥
之言爲其孫仁明孫靖權求也內僚將軍李
之氏言殿試之法自數廟以來廢絕幾百餘
年今國家多事正宜未遑又本國人譏構上
國者多誣指殿試爲天子賜貢以僭越待制
郭預亦言沮之王命促試則後祖英強王行
之雖執政近臣不之知恒請依舊制試之王
不允祖英將子宣等試藝達王因請拆糊封

定科目取十五人以子宣爲首餘皆親舊王
召恒云予不能遍考御與祖英第高下祖英
恐有不濟與恒言日暮上見子宣詩賦業已
定乙科何必改爲恒知祖英意遣中使白王
與族題貢郭預摠郎崔守璜右正言李子恭
等考定及牓出趙簡居首皆非祖英所定元
世祖將征日本戰艦軍粮器仗令本國一切
幹辦而遣元帥忻都右丞洪茶丘監督君臣
拱手聽命力不能堪恒言於王具以狀奏帝

授王左丞相行中書省事金方慶為征東都元帥又有萬戶千戶百戶俱受宣命符信使忻都等不得自專其東征供億之策及軍機措置皆自恒出七年卒年五十五謚文懿富文章寬厚善接人孜孜奉公長於吏治時稱其能然臨事自用不恤人言所擢多其恩舊嘗考殿試中選者九人其五皆恒門生人謂白圭一玷子元淙後改光挺受金符為副萬戶

郭預

郭預字先甲初名王府清州人高宗時擢第一人及第調全州司錄元宗初補詹事府錄事與洪泞賞和親牒如日本請還被擄人口預有才行無汲引者蹇滯不進為史館所薦以禮賓注簿兼直翰林院忠烈王素聞其名及即位始擢用累遷版圖正郎寶文署待制知制誥為必闍赤入參機務士林稱得人歷國子司業典法摠郎尉衞尹春宮侍讀學士拜右副承旨建議禁宰牛馬為同知貢舉時以典法判書金㥠位在己上請改命人多其謙讓會㥠丁憂復以預掌試所取多知名士陞左承旨國子監大司成文翰學士十二年加知密直司事監察大夫如元賀聖節卒于道年五十五為人平淡勤直謙遜樂易雖至貴顯如布衣時善屬文書法瘦勁成一家體當世効之翕然一變其在翰院每雨中跣足持傘獨至龍化池賞蓮後人高其風致多談其事子雲龍鎮雲龍仕至都津長[illegible][illegible]鎮為校書郎後弃官為僧

朱悅

朱悅字而和綾城縣人父慶餘以縣吏登恩賜科悅高宗中登第出為南原判官選補國學學錄累遷監察御史歷寧羅靜二州昇天長興二府皆有聲績元宗朝以兵部郎中連按忠清慶尚全羅威名日振人皆敬畏國有大事擇使命則必首舉之為按廉時有內[illegible]

崔仲卿奉使至服美誇人悅疾之衣敝衣仲
卿坐捫虱而談旁若無人仲卿慚赧悅嚴重
不苟細嘗宿一州夜半火發突隙燃寢席悅
驚起邑吏大懼終不問有人告其邑宰受賂
其宰乃中郎將也悅曰貪鄙武夫受些小賂
如狗食不潔何足數也遂不罪入為禮部侍
郎忤林衍竄海島衍死召還為東京留守未
幾拜禮賓卿轉諫議大夫尋判少府東宮侍
講學士元逆忽林赤將兵鎮合浦供億浩繁
士卒徵求無厭小不滿意便侵暴一方騷然
王以悅為慶尚道安撫使悅至合浦減軍須
冗費什七八士卒怨懟攘臂悅儼然不為動
面諭以義士卒斂退民賴以安陞判秘書省
事忠烈即位重悅才名授翰林學士遷三司
使時累經兵亂民多流亡遣悅于慶尚郭汝
弼于全羅為計點使招集之命勿役內庫處
干悅等不從坐罷居無何拜版圖判書遷軍
簿元征日本遣荊萬戶如合浦悅伴行荊萬

戶杖接伴使柳陞所至陵暴鬪悅名不敢肆
進副知密直典法判書悅抗直不與世俯仰
疾惡如讎必厲聲大罵苟非其人雖權貴不
為禮以故久淹滯不能無怏怏嘗以事至相
府宰相與言悅坐聽貌甚倨宰相使吏語曰
宰相有言宜伏地聽悅曰宰相之言伏地聽
則君上之言將掘地聽乎終不屈尹秀李貞
訴王曰悅輕辱吾輩罵及父請問之王曰悅
天性然也不必問再言王使人問之對曰諺
語可明也江都有養三岐嘗有無賴男子養
三者橫行此岐故名焉鬪養三是尹秀之父
若李貞之父則不知為誰焉得罵蓋貞之父
賤故云然王曰我知悅必出此語更不問十
三年引年乞退以知都僉議府事致仕尋卒
性豁達不事家產雖至達官自奉如寒士奉
使四方公廉一節文章富贍筆法亦奇王常
稱其賢悅貌醜鼻如爛橘齊國公主始至宴
群臣悅起為壽公主驚曰何遽令老醜鬼近

前耶上曰此老貌醜如鬼心清如水公主敬重舉觴而飲悅愛酒未嘗一日不飲嘗奉使至一縣時適禁酒渴甚索水令知悅嗜酒酌巨椀以進便默然飲令再進悅曰此子支離人也又飲倒臨死其妻進酒悅曰此餞極也遂引滿而卒謚文節子卬遠別有傳

李湊　行儉

李湊字浩然金馬郡人高宗時登第調富城縣尉入爲都兵馬錄事選直史館以事落職尚書金敞愛其才薦補校書郎累遷起居舍人元宗朝歷兵禮二部侍郎國子祭酒以左諫議大夫上章乞退加尚書左僕射翰林學士承旨致仕忠烈四年卒年七十八性溫良能屬文工筆札平生不理生產家無儋石之儲子行儉

行儉中第調晉州司錄稍迁尚書都事兼直史館久之出知洪州事陷於三別抄之亂賊使掌選法及金方慶破賊以行儉爲其父孝印門生活之後守清谷豐三州以廉簡稱忠烈時爲司諫與監察侍史金弘英等不署正郎林貞杞奉議郎高密告身密妻善釀酒每以酒媚權幸因以得官貞杞等托鷹坊以王命督署之不從王怒流行儉等于海島其族李尊庇言於上將軍廉承益曰行儉有母年八十日夜啼呼得疾瀕死公能使母子相見爲惠大矣承益以告王默然既而曰行儉罪不可宥然聞尊庇之言使我惻然命釋之後爲典法郎貞和院妃有寵於王認民爲隷民訴典法司有旨督令斷與貞和判書金愲與同僚欲斷爲隷行儉死執不可會疾作在告愲等幸其亡即決之人有夢利劍自天而下斬典法官吏明日愲疽背死同僚亦相繼而死行儉獨免累官至國學典酒寶文閣直學士致仕又加獻部典書致仕忠宣二年卒年八十六性恬靜寡言家貧不事產業手書佛經老益勤子稷崖稷登科官至成均大司成

崔監察糾正女適散郎奇子敖封榮安王夫
人是生順帝皇后孼子公遠自有傳

張鎰

張鎰字弛之初名敏昌寧郡吏性溫恭正直
善屬文長於吏才高宗朝登第還家居十五
年補昇平判官以破書閣及罷任又歸舊隱
君將終身按察使王諧薦爲直史館累遷殿
中侍御史元宗初與侍郎金祗錫洪迸爲金羅
忠清慶尚三道按察人以爲威重不及祗鍚
而決斷過之迁吏部郎中歷兵禮二部侍郎
左諫議大夫三別抄叛據珍島以鎰得南民
心授慶尚道水路防護使鎭撫之鎰前後八
使上國不辱君命以判大府事有疾乞退王
不允曰鎰從事賢勞尚藩大用超授簽書樞
密院事翰林學士質成事俞千遇賀詩云初
似維摩方丈室終如均正狀元郎曾均正卒
老赴舉乞恩賜試官閔其文佳遂擢第一故
用其事忠烈十四年出爲金羅道指揮使明
年迁同知樞密院事忠烈即位加知僉議府
事寶文署大學士修國史致仕壽卒年七十
謚章簡無子

金坵

金坵字次山初名百鎰扶寧縣人自幼善屬
詩文每夏課儕輩無居右者皆以狀元期之
高宗朝擢第二人及第知貢舉金仁鏡恨不
置第一以已亦爲第二人語和范傳衣故事
慰藉之坵作長啓以謝駢儷精切出人意表
補定遠府司錄同縣人黃閣寶挾憾摘世累
訴有司權臣崔怡重其才營救不得改濟州
判官時崔滋爲副使人有自京來報科場賦
題云秦孝公據肴函之固囊括四海滋謂坵
曰此題難賦試爲我著之坵談笑自如亡何
索筆立書文無加點滋嘆服語其子曰此詩
賦之準繩汝謹藏之以擢直翰林充書狀官
如元有北征錄行於世在翰院八年由堂後
除閣門祗候遷國學直講崔沆雕圓覺經命

十二

坵戲之坵作詩曰蟬歌蝶舞百花新[illegible]
[illegible]衰珍終日啾啾說圓覺不如緘口過殘
春沉怒曰謂我緘口耶遂左迁元宗四年拜
右諫議太夫坵之祖僧也不宜在臺諫然以
坵有才乃署告身累迁尚書左僕射歷樞密
院副使政堂文學吏部尚書王嘗賀聖節達
魯花赤率其屬立以坵內豎上將軍康允紹
阿附達魯花赤亦率其黨胡服直入自比客
使見王不拜及王拜一時作胡拜王怒不能
制有司亦莫敢詰坵劾之甚力達魯花赤怒
曰允紹先開剃遵上國之禮而反劾耶將危
之或以告坵曰吾寧獲譴豈可不劾此奴耶
陞叅知政事建言後生怠於著述表箋未合
律格宜試叅外文臣所製賞其能者王允之
事竟不行進中書侍郎平章事忠烈即位改
知僉議府事尋迁叅文學事判版圖司事舌
人率微賤庸劣傳語多不以實或懷姦濟私
坵獻議置通文館令禁內學館叅外年少者
習漢語四年卒年六十八王曰坵何拜平章
事弔謀宜以平章書之官庇葬事諡文貞性
悧悟無華寡言語至論國事切直無所避嘗
撰神熙康三朝實錄掌詞命時上國徵詰殆
無虛歲坵撰表章因事措辭皆中於理回詔
至云辭語懇實理當俞允元翰林學士王鶚
每見表詞必稱美恨不得見其面子汝盂官
至奉翊大夫叔盂丞郎庶子承印大司成皆
登第

李承休 衍宗

李承休字休休京山府嘉利縣人少孤力學
高宗朝登第入頭陀山龜洞躬耕養母居十
餘年安集使李深敦勸赴京李藏用柳璥薦
補慶興府書記入爲都兵馬錄事三別抄之
叛陷賊中脫走王所元宗大悅承休因獻策
曰待賊半過窄梁遣精銳橫斷賊船堅守江
都則前者勢孫後者失據前後不相應賊可
以擒王令兩府議係違不行時軍須不給內

外積斂營繕大興民甚苦之承休上書極言其弊後以非罪見罷將歸老于鄉會上遣順安公悰如元賀册皇后太子兩府薦承休爲書狀官辭以老王曰歲庚午書汝姓名于硯匣今猶在案上汝其勉哉仍賜白金三斤遣之帝既受賀仍錫宴賜衣承休進表謝詞語偉儷日與館伴翰林學士侯友賢唱和友賢五歲通五經帝徵爲學士稱神童見承休詩表心服輒誦之及還王大喜賜米三十石徵

與所著詩文嘉嘆之王薨又以書狀如元告哀傳遺命于世子承休以爲世子爲駙馬戎服將事已久其服禮章勢難自斷遂諷世子上言本國衣冠典禮始末帝命丞相勑曰卿既襲爵爲王往就國凡爾祖宗定制毋或墜失依舊行之還拜閤門祗候歷監察御史右正言王問時政得失承休條上十五事累遷右司諫出按楊廣忠淸二道劾贓吏七人籍其家由是怨讟頗興尋貶東州副使自號動

安居士頃之徵拜殿中侍史條陳十事又上疏極論利害忤旨罷歸隱洞舊隱別構容安堂看佛書著帝王韻記內典錄居十年忠宣受禪下書曰孤聞人主勤於求賢逸於得人是以凡有一能一藝者必欲致之矧如卿者予非止文才吏用當時罕比忠誠勁節能格君心之非遭時不遇脫跡臺閣虛老岩谷予嘗憫之今以涼德叨承內禪思與舊人共理萬幾今按察副使庾自偶敦諭爾其体予側

席之意勿以年老爲辭又命其子權知校書郞林宗扶侍赴京承休上章辭以老病王復下書云寡人素聞卿名思欲共治今授卿詞林侍讀左諫議大夫充史館修撰官知制誥幸爲蒼生一起承休至王與語大悅因問民間利害時政得失從容聽納後數日承休進言殿下所以召老臣者非謂出奇計立大功但以直言無隱耳臣豈惜殘生孤負上恩適元使來詰王謂曰徵先生而會有此事如何

對曰因亂致理自古而然天其或者將使殿
下修省永享大平無甚憂勞俄判秘書事遷
同僉資政院事上言本朝之制未有年過七
十而拜顯官者因徵臣改先王之制臣罪大
矣請收恩命王笑曰先生非他人比仍趣上
承休強就職纔十數日復上書乞退甚切不
得已從之以密直副使監察大夫詞林學士
承旨致仕二十六年卒年七十七性正直無
求於世酷好浮屠法子林宗衍宗林宗登科

仕至獻部散郎以廉能稱謝官養母
衍宗登第累迁司憲糾正出為全羅道察訪
劾臨陂縣令林起貞寶城副使鄭雲貪污籍
其贓守令有畏戚弃官者歷右司議軍簿判
書忠定初為監察大夫王宴元使雙哥忠惠
公主南面王東面衍宗上書言其非禮因有
譖之者下左右司責問引禮力辨終不屈恭
愍在元拜為密直使仍兼監察大夫王之還
也迎謁金郊辭王曰聞卿名久貌尚未老[illegible]

力善輔我衍宗劾論贊成事全允臧受人金
被囚逃入元今扈駕而還超拜三宰但當賜
錢以酬負絏之勞不宜擢置宰輔二相曹益
清受人馬又行淫祀請皆罪之王不允王用
元制辮髮胡服坐殿上衍宗欲諫俟于門外
王使人問之曰願至前面陳既入辟左右曰
辮髮胡服非先王制願殿下勿效王悅即解
辮髮賜衣及褥衍宗奸巧善揣摩伺候屢言
時事或稱其鐵石肝腸王嘗夜召李齊賢咨

訪國事因語之曰衍宗多詐人也時衍宗年
已七十辭職不允初衍宗附趙日新得是職
日新恃功專恣衍宗置不劾院使奇轅譏之
曰此老罔聞知耶何不察是非衍宗曰近劾
益清允臧諮彈李齊賢與日新則王誰與議
事執義金玏持平郭忠秀乃劾日新日新請
與臺官廷辨王命衍宗與政堂文學李公遂
聽兩造于內廷衍宗手執彈章條問之玏曰
公長憲司既不彈舉罪人反問我輩耶衍宗

勖慈玔忠秀又因日新家奴于典法獄日新破獄出之反訴臺官命玔等勿仕初玔等以行宗老而姦附日新其劾日新也不與議行宗嗛之至是以王命坐臺恐糾正不庭迎坐司外遂劾玔忠秀及掌令慶千興然以日新被劾恐禍及已棄官歸田里

金晅 開物

金晅字用晦義城縣人元宗元年登第林衍之廢立也忠烈以世子在元帝議欲冊爲東安公遣兵來討衍會晅以聖節使書狀如元上書言賊若聞世子受冊爲公必諭國人曰上國已削王爵國當除矣莫如死守社稷則人皆信之如此難以歲月下非朝廷利也帝允之十一年出爲金州防禦密城人殺其守以叛移牒郡縣皆隨風而靡晅出勝兵先斷賊路召夔州判官嚴守安至則相與勒兵告按廉使李淑眞爲討賊計淑眞恇怯喚術僧卜吉凶故爲迂延晅弃劒擊其僧叔眞繼而從賊鬪之斬渠魁以降三別抄叛欲分兵向慶尚而金在邊先受敵晅以計拒之賊不得入一道賴以安論其功陞本州爲金寧府拜晅禮部郎中仍爲都護以鎭之忠烈元年由摠郎出爲全羅道部夫使至菁好驛見全羅按察盧景綸驛輸內膳于京甚夥私膳居半取其私膳歸國庫景綸女壻金天緖適爲水原書記取以獻王景綸訴于王免晅官俄賜襄州副使累遷至左諫議大夫進拜密直學士多歷清要忠宣以世子在元晅以春宮侍讀從之官至政堂文學被譖請還國告病不出仍致仕後就加贊成事三十一年卒年七十二性清介疾惡如讎所至人憚之善隸書子瑞卿瑞廷瑞廷後改開物

開物字元龜屢舉不第忠宣爲世子時晅以二子見忠宣愛開物待之有加及嗣位擢監察史迁典符寺丞時內府令姜融有求於開物不獲怒歐之開物駡曰汝本奴隸敢辱士

族耶融衛而譖之下巡軍鞫之時融爲千戶
巡軍阿融意杖開物流松加島後授陜州開
物倅不赴又流紫燕島連遭困躓處之怡然
及放還家居客至則置酒鼓琴賦詩自娛殆
十五年無復仕宦意忠肅十二年畵新厥政
拜開物司憲持平強起之視事數月士林屬
望時散員張世奪少尹林俊卿馬憲府究治
之世亡匿搜捕逼其族世至開物第救[illegible][illegible]
刺大叫憲司下世獄遂詣闕請罪世妹壻王
三錫從中沮不達杖擊開物又擅釋世璽[illegible]
開物與掌令金元軾持平金永煦等復請[illegible]
請世罪王先入三錫言怒歐啓事者憲司[illegible]
門不視事王遣近臣諭開物等曰待德陵事
畢治三錫罪卿等宜視事若張世之罪豈本
府科斷開物移病不出人惜其去十四年卒
年五十五性剛正詩與字畫俱有家法與人
交一以信子銛及第

鄭瑎　顗　誧　公權

鄭瑎字晦之初名玄繼大將軍顗之孫少孤
力學登第補秘書校勘歷史翰忠烈時以大
常錄事爲必闍赤與李混尹珤齊名從王如
元以勞拜閤門祗候累遷左副承旨司議大
夫掌銓注執法不阿雖近倖稱旨干請亦不
聽遷知申事進副知密直出爲南京留守庚
陵府尹入知密直印侯之謀執韓希愈也忠
召諸大臣六臣皆揣侯意與往獨瑎不知而
往輒還坐罷尋起爲密直使歷判三司事僉
議參理時王惟紹宋邦英謀廢忠宣立瑞興
侯琠瑎憤其府爲未得發邦英奉使如元[illegible]
府出餞邦英道遇瑎將揖馬上以奉使[illegible]
爲辭瑎怒其無禮佯不見徐下馬交禮訖[illegible]
喝道不辟批其頰而還邦英慚瑎即日遘疾
醫診之曰病由怒發久乃愈三十一年進[illegible]
成事知貢舉取張子贇等時稱得士政丞[illegible]
宗愈金永旽皆所取也學士宴王賜書[illegible]
書而展之其一聯云萬事不成身便死[illegible]

嫂坐容亦愕然知其爲不祥未幾舊疾作而
卒謚章敬遺命薄葬年五十二嘗受遺命爲
征東省郎中又爲儒學提擧美風儀鬚髯如
畫內剛外和喜怒不形平居坦蕩遇事則精
悍不可撓王所幸嬖人嘗與諧私王知之亦
不怒子懷怡懷性豁達無檢束不事生産以
蔭累遷大護軍忠肅被讒留元懷時爲宮闕
都監使聞王帑已罄乃備輕齎輸燕邸王甚
嘉之還國授鷹揚軍上護軍尋判繕工疾作

封淸河君怡版圖判書懷子頫誧
頫字思謙登第忠惠初爲監察掌令內人崔
安桂讒曰頫謂王年少不諳政体王怒下理
問所杖之累遷同知密直恭愍朝拜僉議評
理封西原君賜推忠陳義輔理功臣號嘗受
宣命提擧征東儒學及卒淸州人聞之曰一
兒去矣謚文克
誧字仲孚年十八中第以藝文修撰奉表如
元會忠肅東還誧道謁王愛之留以自從驟

加左司誧忠惠朝由典理捴郎拜左司議大
夫多所封駁執政惡之就職家居或譖曰恐
誧兄弟走上國夾輔大弟於是貶頫寧海誧
蔚州誧在謫中吟嘯自若慨然有遊宦上國
意嘗曰大丈夫安能鬱鬱一隅耶後遊燕都
丞相別哥不花一見大愛將薦于帝會病卒
年三十七有雪谷集行于世詩詞簡古筆蹟
亦妙子公權
公權初名椏字公權後以字行恭愍初中第
補藝文檢閱累遷左司議大夫十五年與正
言李存吾極言辛旽誤國之罪王大怒召公
權等面詰下巡軍命李春富金蘭李穡金達
祥等鞫之問曰誘汝上疏者誰公權曰吾父
子相繼爲諫大夫受國恩厚見上委政非人
社稷將危人人憤恨故在言職不得嘿嘿豈
待人言且旽擅威福道路以目孰敢誘耶達
祥令跪公權不屈使人捽其髮蹴而跪之問
曰雖無誘者必有知之者曰典校令林樸右

司議林顯前都事金湊知之湊侍中金普妻
姪也旽嘗譖普罷之春富等意湊挾其憾嗾
公權等害旽即逮湊栲訊構公權等罪旽黨
欲因此盡去異己凡有名望者必令公權等
援引或謂曰若言慶千興元松壽嗾之可免
死公權曰身爲諫官義當論國賊死生有命
豈可誣人以求免耶顯及右獻納朴晋祿見
公權等于獄晋祿曰我輩不人顯愕然曰是
何言耶旽黨聲言上怒未霽公權等必死犕
入見王無怒色乃知其安旽黨必欲殺之犕
言於春富得免貶東萊縣令自是宰相臺諫
皆附旽言路絶矣二十年召還復除左諫議
後以成均大司成授書辛禑禑即位拜左代
言歷簽書密直政堂文學賜輸誠翊祚功臣
號常疾權奸用事憤惋不平八年疽發背卒
謚文簡性恭儉謹厚居官以正時家廟制廢
公權職祭器別室祭必親滌與物務蠲潔所
著圓齋集行于世子揔摠擢特

趙簡

趙簡金堤縣人忠烈五年擢第一人及第補
書籍店錄事明年王以詩賦親試文臣簡又
居第一賜黃牌籍內侍累遷補闕丁父憂廬
墓三年王嘉之特授起居注由僉議舍人出
爲慶尚按廉忠宣即位拜刑曹侍郎右諫議
大夫時內僚李之氏拜兩府官簡不署告身
王召簡曰有一大官憾卿愼之及忠烈復位
密請再三不得已乃署王命簡主選法固辭

免陞右副承旨同知貢舉取士率新及第詣
壽寧宮上謁王以簡爲殿試門生臨軒賜宴
歷密直副使檢校僉議評理以贊成事卒謚
文良簡旣老瘴疽肩項幾不辨有醫僧曰疽
根於骨骨當半朽不刮去不理唯恐不能忍
簡曰死等耳第試之乃以利刃劃之骨果朽
刮之傳藥絶而瞑者二日上洛君金恂簡膀
第二人往問涕泣不已簡忽張目使人語曰
不謂公之憫我如此豈心於喜而色於悲耶

恂曰是何言四紀同年契爲得無情簡曰我死膀中無先公者恂收淚笑曰老子不死

沈諹

沈諹史失世系忠烈初爲公州副使有長城縣女言錦城大王降我云爾不爲錦城神堂巫必殺爾父母我懼而從之女又與縣人孔允丘通作神語曰我將往上國必伴孔允丘行羅州官給傳馬一日鄉吏急報都兵馬使曰錦城大王來矣使驚怪有羅人仕于朝者具神異諷王議欲迎待所過州縣守宰公服郊迓廚傳惟謹至公州諹不待巫慰傳神語曰我必禍諹退寓日新驛夜諹使人覘之女與允丘宿遂捕鞫之俱伏後拜監察侍史與雜端陳倜侍史文應殿中侍史李承休等言今國步多艱天旱民飢非遊田宴樂之時殿下何不恤民事耽于遊田耶且以未調之駿足馳不測之危途患生所忽雖悔可追如不得已只令將士逐獸平原登高臨觀不亦可乎又忽赤鷹坊爭設內宴剪金作花蠻絲爲鳳窮奢極侈不可形言與其縱一時之娛枉費無用孰若遵上國之法簡而易供聲樂則斥委巷之俚音進教坊之法曲此一國之望也上將軍尹秀侍宴殿上登床戲舞犯禮不恭大禪師祖英淫穢無行出入卧內大駭觀聽請加黜責以警其餘且今中外多故人民困窮學士宴亦宜停罷王虛襟採納有意自新秀及祖英相與譖之王大怒命將軍林庇池允輔等鞫諹于崇文館問首發議者閔宗索置碎瓦股間令人踏其上血迸流地諹終不言遂囚于巡馬所行路指木索血痕曰此官血翼日流倜應于海島罷承休時王賦杜鵑花詩令詞臣和進白文節等因言曰殿下示天章命臣等賡載爲世之幸沈諹敢忤言其罪重矣然亦儒者也乞賜寬貸以彰右文之美王曰諫諍省郎之任諹法吏也諫諍非其任又其書不遜欲問倡議者耳令爲鄉[illegible]

宥即命釋之尋又釋倜應等謫譯無他從
官中外皆有聲績及除侍史慨然以復振朝
綱自任不幸一中讒說辱於狴犴祖宗以來
未嘗有也自是言路遂塞

秋適　李仁挺　蔡禑

秋適忠烈朝人性豁達無檢束登第調安東
書記選直史館累遷左司諫閤人黃石良賣
緣用事陞其鄉合德部曲爲縣適不肯署案
石良與內豎石天補金光衍乘間譖之王怒

即令械囚巡馬所押者謂適曰可由徑行適
不可曰凡有罪者皆歸有司未有枷鏁于王
所者吾當行通衢使國人見之諫官而枷榮
亦足矣何必効兒女子掩面委巷乎官至民
部尚書藝文館提學致仕適老尚善飯常言
享客但軟炊白粒割鮮作羹可矣何必費百
金致八珍耶同時有李仁挺蔡禑者仁挺爲
正言與諸郎舍言近內豎微賤者皆以隨從
之勞許通仕途雜廁朝班有乖祖宗之制請

收成命王怒欲觀所爲陽許之既而[illegible]其
狀郎舍不即從王因詔文主簿柳興命仁挺
勿視事竟取其狀批曰勿改成命後有投匿
名書于達魯花赤譖正言李仁挺等百餘人
謀殺達魯花赤達魯花赤枷鎖仁挺等訊其
誣釋之仁挺性傾強凡拜官者必究其功過
未嘗苟署告身人多怨嘗爲監察史監左
倉頒祿有內豎傳命輸米若干斛給宮人禑
曰今日所頒府衛將校之祿若輟與內人恐

虧聖德固沮之王怒流海島

金有成　郭麟

金有成安城縣人父璥官至尚書左僕射有
成年十五中第調德原府書記遷同文院錄
事元宗朝元世祖遣秘書監趙良弼宣撫日
本令我國道達有成選充書狀偕良弼往諭
以順逆禍福日本承命遣使朝元以功累遷
監察御史忠烈時世祖復遣僉院洪君祥招
諭日本王以有成善於辭命陞太僕尹爲宣

諭使時書狀闕人皆以計避郭麟者淸州人
擢狀元直文翰署忠肅有文章語衆曰事不
辭難臣子之義何辭爲或以白宰相宰相喜
允覺狀陛授供驛署令婦翁崔諹欲謁宰相
復哭麟奮然曰死一也死國事不猶愈於死
妻子之手乎遂行日本憾往歲之征皆留不
還國家憐之選授有成職歲祿其家至拜僉
議評理又授麟官且賜淸之楸洞田二人存
沒世不得聞後日本僧鈕公來言有成丁未

七月五日病卒子于鎰判典校寺事麟亦竟
死不歸子之秦仕至版圖正郎年踰七十哀
慕益深不樂仕宦子忠秀慷慨有志氣數歷
臺諫有聲績官累通憲嘗構亭楸洞名曰永
慕以寓東望之思

尹諧 澤

尹諧字康哉茂松縣吏登第調尙州司錄人
有亂其妹繫獄者時久旱諧曰殺此人天乃
雨長官不聽他日長官欲與諧飮溪上諧於
道上引亂妹者數罪以石歷其首殺之天果
大雨後籍內侍從忠烈如元掌行李供用及
還歸其餘于國贐遷通禮門祗候出知長興
府督造東征戰艦巡察使洪子藩薦爲興威
衛長史轉殿中侍史淸白自守家貧饘粥不
[illegible]顧旦充飢而已爲東界抄軍使時有康允
明者殺寧越守橫行州郡諧坐不能擒捕罷
後累遷判秘書寺事免歸田里忠宣受禪有
薦諧者即召爲田民辭正都監使旣而忠烈

復位拜正獻大夫國學大司成文翰司學致
仕卒年七十七性抗直不畏豪勢臨事果斷
人不敢欺子守平守平子澤
澤字仲德三歲而孤七歲受書輒成誦譜每
見警句泣曰興吾門者其汝乎稍長從姑夫
尹宣佐讀書淹通尤長於左氏春秋常誦范
文正公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以謂大丈夫寧可碌碌耶忠肅四年登第調
京山府司錄入爲校勘遷翰闕年四十五官

總九品自視宰輔或以爲侮澤傲然處之不疑後王在燕邸澤單騎上謁王一見器重因有托孤之語意在恭愍也澤拜謝臣且老矣何能爲明年駐蹕西京澤以檢閱權西京叅軍供頓有制王每歎曰賢哉回也以貌類回故云有詔至王命澤讀之左右曰讀詔自有内外制王曰叅軍爲兩制顧不在吾耶遂命權應教未幾欲擢爲西京府尹以資淺陞判官或有誣澤不遜者王曰尹生忠必汝罔也七年拜右副代言掌銓選王欲官其子謹軍簿曰名器至重賢勞猶滯敢私臣子耶三愈重之轉右代言王寢疾復以燕邸所語語澤澤跪曰無煩聖慮忠穆初拜羅州牧王薨民望歸恭愍澤倡議與前密直李承老等獻書中書省言本國兄弟叔姪相繼之故少主不堪保釐之狀辭甚剴切忠定銜之及即位貶光陽監務恭愍初政入密直爲提學上疏遣白王不允遂以開城尹致仕近臣有譏進

卿樂于元澤聞之上疏曰世祖巳嘗却之今復進恐取譏又以節用上言王深納之僧普愚以讖說王曰都漢陽則三十六國朝王惑其說大營漢陽宮闕澤又言釋妙清惑仁廟幾至覆國殷鑑不遠矧今四境有虞訓兵養士猶懼不給興工勞衆恐傷本根王嘗命寫無逸篇賜宰相召澤講澤因陳周公輔成王之勞曰願殿下法成王能聽周公之訓嚴恭寅畏王爲動容澤又以眞德秀大學衍義本朝崔承老上成宗書進講時主深味釋教超然有物外之想澤曰殿下上奉宗廟下保生靈奈何欲效匹夫廢絶倫理之事如聽臣言非孔子之道不可願加聖意十年加政堂文學致仕言曰臣深荷毅陵之知無報萬一乞命工寫睟容以賜臣於村莊日夕瞻敬又曰近來饑饉荐至加以師旅民窮極矣前旣營南京之闕今又營白岳之宮民何以堪又曰用人爲政之本乞進賢退不肖又曰凡事[illegible]

失上意雖灼知其然委之大臣未卽區處因
仍之間其害已成救之莫及王賜酒澤一飮
三巵神氣自若侍中洪彥博歎曰不謂尹公
戇直如此吾所不及也澤雖致仕自以先朝
顧况知無不言或切直王亦優容十二年又
加賛成事致仕明年疾作乞歸錦州以山水
自娛居七年卒年八十二謚文貞疾篤前子
孫而訓之曰吾祖與寒地以清白忠直名一
時吾夙夜不克繼志是懼誤爲上知寵祿過

望年逾八旬此皆先世之所遺也我死葬毋
用浮屠法澤早孤不識父面時祭上冢必哭
盡哀於方策見慈父子之情未嘗不流涕常
佩一囊得異味必盛以獻母嘗游燕京道見
遺金百兩守以待其主主泣謝而去平生布
被弊席饔飧或缺晏如也自號栗亭恭愍手
寫眞又書栗亭二大字以賜所著有栗亭集
行於世子龜生鳳生東明龜生自有傳

李頴

李頴慶源郡人美鬚髯容儀閑雅博聞強記
工草隷高宗中登第直翰林院累遷寶文閣
待制常與學士金坵遊僧祖英方丈忠烈爲
世子聞之賜製有隴西風月亦三千之句士
林歆艶元宗朝拜右副承旨元宣撫使趙良
弼一見恨相知之晩後寄詩云扶蘇山下李
髯卿別後三年怎麼生兩遇使華無一字誰
言人老愈鍾情見重如此忠烈卽位陞樞密
院副使禮部尚書翰林學士承旨致仕四年
卒

嚴守安

嚴守安寧越郡吏身長有膽氣國制吏有子
三許一子從仕守安例補重房書吏元宗朝
登第爲都兵馬錄事九年元遣使徵樞臣金
俊父子及弟冲赴京其黨懼謀殺使還海島
且曰王若不聽奉俊爲王議定今守安向兩
府兩府皆變色莫敢言冲適移病在家守安
往語之冲素信守安試問可否守安曰古者

兵交使行其閒今無故而殺天子使將安之
乎此非自全之計沖然之沮其謀是年林衍
誅俊俊子柱聚六番都房諸軍謀拒之守安
扣宮門告曰此輩不散恐爲變王卽遣朴成
大等捕柱以功授郎將兼御史出爲東京判
官十一年王自元請兵而來將復古都衍子
惟茂欲拒之令夜別抄四出諭人民入保海
島山城別抄九人至金州守安告按廉崔儒
曰不可聽權臣之言輕動百姓宜執別抄待
變儒從之囚別抄未幾惟茂誅一方晏然及
三別抄叛據珍島傳檄州縣令民皆入珍島
又聲言囚別抄者罪之金州守李柱懼而逃
守安權知州事慰安民心十二年密城人朴
景純等殺其守以叛按廉李淑眞聞變奔金
州賊搜淑眞不獲號改國兵馬使移牒郡縣
守安與金州守金晅謀勒兵挾淑眞爲討賊
計賊聞之斬其魁以降秩滿除中郎將累遷
典法摠郎出爲南京副留守會瑪幸能辦供
億左右皆譽之時人有剝民膏希君澤之[illegible]
忠烈十一年爲南京副使王幸南京守安與
按廉崔伯鎭暴斂設宴極豐侈又勸王幸三
角山文殊窟鑿開新道一方騷然王以守安
爲能賜三品階歷忠淸西北二道指揮使西
京留守所至有能聲以副知密直司事致仕
二十四年卒子贇靖信贇以衣冠子弟入侍
元朝

安戩

安戩竹州人少登第歷侍御史忠烈初爲全
羅道按察使時鷹坊吳淑富等怙勢恣行[illegible]
與長興副使辛佐宣疾之不禮焉淑富等[illegible]
告王曰最佳二鷂死王問之對以戩[illegible]不
飼王怒欲配海島承宣朴恒力言不可王怒
稍解止罷其職後戩托內僚李之氐入政房
以大府少尹爲必闍赤累遷至判秘書事尋
拜左承旨王欲以叅官授一內官戩執不可
一日王謂戩曰此人服勤左右歲月已久卿

強爲予與六品職命即除之戩不得已擬以
郎將既而辭曰臣以不才昵侍帷幄題品銓
注非臣所堪乞擇賢者代之言甚剴切王怒
起入內戩隨之白曰臣罪當萬死內豎之除
乞須後日王已逾閾厲聲曰可左右皆懼戩
退徐曰殿下已許臣矣遂削除目人皆嘆服
戩典銓注每守正不阿時稱鐵鐎進副知密
直司事尋加知密直司事後哈丹賊來侵軍
務方殷戩歷慶尚忠淸西北三道都指揮使
二十四年卒

崔守璜

崔守璜溟州人性正直勤儉家貧不能衣食
不以介意高宗朝登第累歷起居舍人軍器
正郎忠烈時以左承旨同知貢擧取士守璜
好佛學士宴略設具皆用素王旨別監林貞
杞遺以白粒一斛守璜曰吾於王賜尚不受
况民膏乎終不納時議多之進副知密直司
事累遷至僉議贊成事致仕二十七年卒書
以國學學諭兼都兵馬錄事一日貫文翰歷
詣諸相家受署有相不冠與客坐守璜抱案
進既又退驗相屢使前守璜故趑趄不進相
乃寤起入冠而出自是名譽日播所至有廉
直聲及登樞府年已老時人恨其晚子斯立
能詩善書官至選部典書

朴褕

朴褕忠烈朝拜大府卿嘗云東方屬木木之
生數三而成數八奇者陽偶者陰也我國之
人男寡女衆理數然也遂上疏曰我國本男
少女多今尊卑皆止一妻無子者亦不敢畜
妾異國人之來者則娶無定限恐人物皆將
北流請許大小臣僚娶庶妻隨品降殺以至
庶人得娶一妻一妾其庶妻所生子亦得比
適子從仕如是則怨曠以消戶口以增矣婦
女聞之莫不怨懼會燈夕褕扈駕行有一嫗
指之曰請畜庶妻者彼老乞兒也聞者傳相
指之巷陌之間紅指如束時宰相有畏其室

者寢其議不行

洪奎

洪奎初名文系南陽人父縉同知樞密院事奎性恬淡寡欲倜儻不羈元宗朝拜御史中丞林衍死子惟茂繼執權奎惟茂姊夫也惟茂每事議於奎及宋松禮奎松禮面從心常憤惋王還自元惟茂欲拒之中外洶洶王遣李汾成密諭奎曰卿累葉衣冠當揆義度勢以利社稷無忝祖父奎再拜謂汾成曰明日

待我府門外即與松禮謀集三別抄諭以大義擒惟茂斬于市遂謁王行宮從世子如元帝賜錦袍鞍馬以旌其功令授本國一品職於是拜左副承宣見國事日非同僚又阿意苟容恥與並列辭免陞樞密院副使又辭不就時年未四十忠烈與公主選良家女將獻帝奎女亦在選中賂權貴未得免謂韓謝奇曰吾欲剪女髮如何謝奇曰恐禍及公奎不聽遂剪公主聞之大怒囚奎酷刑籍其家又

囚其女訊之女曰我自剪父實不知公主令捽地以鐵鞭亂箠身無完肌終不伏宰相言奎有大功於國不可以微罪置重典中贊金方慶亦扶病請之不聽流海島未幾洪子藩力請命還家産然怒未解以其女賜元使阿古大踰年乃還加僉議侍郎贊成事判典理司事致仕王賜教曰賊臣林衍操權柄動搖王室旋被天誅其子惟茂襲權構亂朕自上朝奉父王與官軍到鴨綠先勑百官出迎舊

都惟茂結黨養士覘拒王師卿奮忠義不顧死生與宋松禮金之氐剪除逆黨易如反掌社稷再定實萬世帶礪之功也父王擢任喉舌又置帷幄卿皆固辭屛居田墅二十餘年朕懷舊績命有司圖形壁上賜以鐵券仍給田民然功大賞微常以慊然拜卿判事卿請老彌切姑許懸車今又請避祿位予不敢不勉從且循上國賞功臣故事雖有大犯當赦原免宥及後世子孫後加中贊致仕尋判三

司事守司徒領景靈宮事忠宣初封益城君
又加僉議政丞益城君知益城府事忠肅三
年以推誠陳力定安功臣南陽府院君商議
僉議都監事卒謚匡定子戎女一即明德太
后
戎忠肅時拜三司使繼室以萬戶黃元吉之
女有姿色戎常閉閨房雖親戚不許相見戎
於忠惠爲舅戎卒内竪崔和尚畀黃氏於忠
惠夜至其家私焉賜金銀器絲帛紵布米豆

黃氏亦邀王宴其家王餌熱藥所幸婦人多
淋疾黃氏亦得是疾王命醫僧福山治之戎
先娶密直羅裕之女生三子澍彥博彥猷黃
氏生二子一彥脩一史失其名澍官至僉議
商議三司右使南陽君忠惠後三年卒日沉
醉不以産業名利介意彥博自有傳彥猷重
大匡南陽君彥脩檢校衆知門下府事

列傳卷第十九

列傳卷第二十　高麗史一百七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
教修

韓康　渥　脩　方信

韓康初名璟清州人性酷好浮屠法高宗時
登第累遷監察御史出守金州前此田賦常
不滿額守多坐罷康始至理屯田之廢者得
穀二千餘石吏戢民安以最徵爲禮部郎中
歷工部侍郎諫議大夫國子大司成翰林學

士忠烈朝知密直司事轉判三司事時兩府
議國事皆顧望莫有主者始置宰樞所司存
以康爲之後以贊成事致仕又加中贊致仕
王召康曰寡人在位已久今年換甲尤愼戒
卿宜條陳可行事康請修宗廟備樂器以嚴
時祀禁諸司抑買市物掩骼埋胔放生禁屠
止遊田之樂節肥甘之奉於祁寒盛暑置漿
粥以賑飢渴又言先王相地鉗而置塔廟後
人多以私意廢舊創新至使佛像露在草間

宣命有司重修舊刹自古君王皆信佛法以
興國祚殿下尤崇法華經若常誦壽量品則
寶算益延矣卒謚文惠子謝奇潛謝奇官至
諫議大夫子永渥初謝奇以禿魯花挈家入
元永幼長輦轂事仁宗皇帝官至河南府揔
管以永貴贈謝奇翰林直學士高陽縣侯康
僉太常禮儀院事高陽縣伯
渥忠宣時拜右代言忠肅立授選部典書知
密直司事元詔王入朝渥從之時瀋王暠覬
覦王位讒構百端渥以奇謀脫王于禍功在
一等賜鈇券圖形壁上封上黨府院君賜宣
力佐理功臣號累遷贊成事忠惠初進中贊
及卒謚思肅後配享忠惠廟庭性勤愼有器
局每事三思而行稍解蒙漢語子大淳公義
仲禮方信大淳官至知都僉議司事忠定末
貶爲機張監務公義封清城君謚平簡子脩
仲禮官至政堂文學封繼城君
脩字益雲年十五中第善草隷忠定王命爲
政房必闍赤及王遜于江華脩從之由是名
重一時恭愍王召復爲必闍赤累遷代言與
銓選辛旽方得幸於王其跡甚秘脩知之密
啓旽非正人恐致亂願上思之非臣誰敢言
王少感旽拜脩禮儀判書蓋踈之也旽敗王
曰脩有先見之明授理部尚書修文殿學士
尋復拜右承宣知銓選辛禑立拜密直提學
陞同知密直尋以韓安之族流于外召還封
上黨君賜輸忠贊化功臣號封清城君以判
厚德府事卒年五十二人皆惜之謚文敬官
庇葬事學識行義爲世所重有柳巷集行於
世子尚桓尚質尚敬尚德
方信有將略登第恭愍時累遷樞密院直學
士出爲東北面兵馬使紅賊之亂與安祐等
收復京城策勳爲一等陞政堂文學元立德
興君爲王發遼陽省兵納之方信以僉議評
理爲東北面都指揮使與金貴屯和州備東
比時女眞亦寇邊方信遣忽面兵馬使金以

道李熙李用藏等擊破之初北人金方卦娶
我
度祖女生三善及三介生長女眞膂力過人
善騎射聚惡少橫行北邊畏我
太祖不敢肆
太祖世長咸州恩威素積民仰之如父母女
眞亦畏慕自戢及德興君兵壓西北王遣我
太祖將精騎一千往援之三善三介詗其虛
誘致女眞寇忽面三撤王命交州道兵馬使
成士達發精騎五百往擊之三善三介陷咸
州以道熙等弃軍走還方信與貴進兵和州
亦潰退保鐵關和州以北皆没時國家兩地
受敵又方信等敗衄將士喪氣日夜望
太祖至聞
太祖引軍至鐵關人心皆喜將士膽氣自倍
方信分遣麾下諸將往討之
太祖亦引兵來會與貴等三面進攻大破之
悉復和咸等州三善三介奔于女眞終不還

王傅賴
太祖益重賜方信綵帛以旌其功及凱還賜
宴內殿尋封西原君元以平紅賊功授奉訓
大夫秘書監丞後拜贊成事以子安弑逆編
配遠州辛禑遣体覆李英毅之子休安寧烈
元傅　忠　顥　善之　松壽
元傅原州人九世祖克猷佐太祖有功號三
韓功臣官至兵部令傅登第直史館元宗朝
拜樞密院副使累轉中書侍郎平章事忠烈
初改贊成事判軍簿修國史與柳璥金坵同
修高宗實錄得前樞密副使任睦史藁閱視
乃空紙也修撰官朱悅請劾之傅與璥沮不
發以傅嘗直史館亦不納史藁故也咸平府
宣慰使遣知事李爲刷雙城人物仍獻馬爲
將還白王曰宣慰使獻馬今無酬答恐非禮
王曰曾下相府相府之過遂大怒流傅及許
珙洪子藩于海島然傅等實不知也副知密
直廉承益嘗救得免尋拜中贊傅嘗退食門

生四五輩來謁命之坐與語曰予濫首鈞衡
才不逮志物論何如皆莫敢對方于宣在下
坐對曰人謂公之爲政如其姓傳大笑曰吾
法吾姓輪至於此汝法汝姓將至何地及卒
謚文純子瓘卿瓘官至贊成事子忠卿別有
傳卿子善之
忠字正甫八歲蔭補東面都監判官十八被
召事忠宣於燕邸授禮賓內給事有龍陽之
寵賜姓王氏改名鑄累轉右司尹王欲拜代
言忠辭曰年少無知驟登三品取譏多矣喉
舌之任願更擇人王怒下旨曰忠不體予意
多所違忤宜追削所賜姓名貶知鐵州事後
王自元還忠迎謁鴨江睠遇如初遂拜代言
歷密直使僉議評理忠肅留元侍從大臣皆
携貳忠獨終始一節忠肅復位還國陞授贊
成事賜推誠佐理功臣號忠宣謂忠肅曰元
忠世家舊臣盡忠輔翊且連外戚非他臣比
又謂忠曰汝肩乃心輔爾主然自後漸見疎

外閑居五年忠惠初復爲贊成事如元賀正
忠肅復位忠落職因留元受帝命帶虎符爲
武德將軍兼提調征東都鎭撫司事後五年
東還卒性端慤無城府雖不學善處事子顥
翊顗
顥年十八蔭補護軍席父勢狂縱累遷三司
左使依德寧公主鎭合浦恭愍時拜贊成事
顥聞元討張士誠募將于我欲避之求爲楊
廣道都巡問使王不許封成安府院君遣之
還拜判三司事初顥欲代洪彥博秉權譖彥
博有異志又譖韓可貴具榮儉等不追捕奇
轍之黨於是下顥可貴榮儉獄對置王素惡
顥使李蒙古大郎獄中椎殺之幷其黨郎將
李連孫屍于朱橋外
善之生七歲以父任爲西面都監判官官累
左右衛護軍忠宣在元召見驟拜右副代言
知[illegible]司事又襲父職爲昭信校尉征東都鎭
撫時忠宣留燕邸殊無歸意善之與金深謀

奉王還國忤旨罷歸忠肅初貶知沔州後判
繕工寺俄轉大司憲判典儀寺忠宣竄吐蕃
忠肅留元國人分曹流言替多善之守正不
撓士論多之累遷同知密直司事尋罷爲檢
校僉議評理家居六年卒年五十爲人多能
處事安詳善琴碁常劑藥活人丐者日踵門
應對無惰容子龜壽松壽
松壽登第補春秋脩撰忠惠王御書筵安震
言臣等備員兩府未可覓日侍講宜擇端士
以備顧問遂薦松壽及閔𩒱判三司李齊賢
等又進言王之有瑕者必待良工雕琢然後
成其寶器人君豈皆無失必待良臣啓沃然
後能成其聖德因曰元松壽中贊傅之曾孫
宰相善之之子臣等不忝侍講之時宜令此
人常在左右講劘道義王從之忠穆時拜獻
納與獻納鄭思秀劾贊成事鄭天起告身未
出而直入政房題品人物且弃其妻常在倡
家王怒下松壽等鞫之宰相臺諫詣闕營救

不得竟罷忠定三年出爲西海道按廉恭愍
即位東還松壽迎謁于道風儀清秀進退有
度王知其非常人即擢爲內書舍人兼左副
代言委以機密日見親信轉知奏事參銓注
愼重名器不少私王嘗欲授僧職召之辭以
疾又以尹澤有翊戴功命補其孫二人陵壇
直松壽止注一人他日王問之對以闕少未
能盡奉旨澤松壽座主也王由是益敬重見
松壽至必起待之松壽嘗在妻服命出視事
松壽奏曰承宣非獨臣且在服視事無古禮
王然之十年王避紅賊南狩松壽扈從監察
司以事劾睦仁吉仁吉與宦官譖于王欲令
臺官分司京城以沮之松壽力言不可遂止
賊平策扈從功爲一等松壽典機務八年常
懷憂懼涕泣乞代王曰卿進如卿者可代乃
舉李岡以代除簽書密直司事賜忠勤贊化
功臣號十四年拜政堂文學未幾忤辛旽罷
明年旽益用事憂憤成疾卒年四十三有[illegible]

相謂國人惜之王命有司葬之加等謚文定子序庠

金連

金連字器之海陽縣人以富稱籍內侍補門下錄事累遷兵部侍郎入閤會失儀坐罷後歷樞密院副使刑部尚書忠烈初爲慶尚道都指揮使督修東征戰艦忽夢所佩金魚墜地自解曰身無已矣不可久留遂引年乞退以知都僉議致仕又加僉議侍郎贊成事致仕卒年七十八謚良簡性淳厚凡慶弔人無閒親踈世以此多之

金富允

金富允初名用成兎山郡人隷左都知侍衛軍補校尉忠烈以世子如元富允從之雖値險艱執節不移世祖知其名授武德將軍征東行中書省理問所官忠烈即位錄侍從功賜鐵券曰歲己巳寡人歸自元朝至婆娑府聞林衍構亂危社稷從臣震驚莫知所圖爾能敷陳利害夾輔寡躬還入天廷遂蒙帝[illegible]請兵而東誅姦復國以迄于今予嘉乃功遵元朝之制功臣雖有罪十犯然後一論至子孫亦如之宜體朕意益竭心力訓爾子孫與國咸休累拜軍簿判書鷹揚軍上將軍歷資政院副使知密直司事典理判書二十八年知都僉議司事明年以贊成事致仕卒性公正質樸無華嘗爲選軍別監處決得中子就起官至軍簿判書

鄭仁卿

鄭仁卿瑞州人高宗末蒙兵來侵屯稷山新昌仁卿從軍乘夜攻敵有功補諸校忠烈以世子如元仁卿從行世子還至婆娑府有告林衍變者時仁卿父臣保守麟州仁卿潛渡江就父具知衍逆狀來報世子欲還京師奏帝請兵來討之諸從臣皆思歸猶豫仁卿獨力勸世子從之累遷上將軍忠烈即位策侍從功爲二等陞其鄕富城縣爲瑞州郡十六

年王請罷東寧府復歸于我仁卿敷奏甚
帝聽納王嘉之以副知密直特授西北面都
指揮使哈丹賊攻陷和登二州王避兵江華
仁卿留守西京弃而逃來尋進同知密直司
事時國家選良家處女方禁婚仁卿犯禁流
海島二十五年判三司事俄遷都僉議贊成
事後加中贊致仕賜號壁上三韓三重大匡
推誠定策安社功臣又命圖形壁上賜錄券
三十一年卒年六十九謚襄烈性謹直初以

舌人知名所至有聲績嘗受帝命爲武德將
軍征東省理問官子瑹信英信和信綏皆至
顯官

權旵 溥 準 廉 鏞 適 和 近

權旵字晦之樞密副使守平之孫嘗有遯世
志父翰林學士韙強留之請於朝爲門下錄
事頃家貧供其費旵不得已就職宰相柳璥
謂曰子有文學不宜爲吏令赴舉果中第遷
閤門祗候出爲禮昇孟价四州副使自是揚

歷中外皆以廉勤精明稱留守東京舊有一
庫賦民綾羅貯之名甲坊充貢獻贏餘甚多
皆爲留守所私旵撤甲坊以一年所收支三
年貢司戶有盜民租者碎其腦于庭觀者股
栗忠烈初徵拜典理摠郎所居里火延燒千
餘家旵家在其中獨完人以爲愛民之報嘗
按三道行文書但用鈴板未嘗發一吏令行
禁止其按慶尚也晉州副使白玄錫未之任
先用州吏所賣銀幣到官重歛御衣對綾羅

絲價私用之甫州副使張悛家在丹山與州
近遣州人耕耨其田旵並劾之悛壯元及第
玄錫曾爲省郎同受汚名士林恥之轉國子
祭酒左司議大夫晉州守崔昷所貢綾羅[illegible]
王命考問邑吏以旵爲按廉減折絲價對[illegible]
昷並罷宰相言旵爲民革弊而罷孰有憂民
者尋復其職遷判衛尉寺事掌試取士多知
名士權漢功金元祥崔誠之蔡洪哲白頤正
後皆爲名相旵耿介不苟合自除三品十年

不遷乂之乃拜承旨陞密直提學乞退甚篤
以知僉議府事致仕後加贊成事致仕忠宣
三年卒年八十四性清儉謙遜酷信浮屠斷
葷肉四十年子孫以時獻新衣則必解舊所
服以與貧乏篋中常無餘衣自號夢菴居士
江南僧紹瓊泛海而至昍欲出家師事之恐
爲子溥所沮未果會溥不在遁入禪興社剃
髮溥馳至大哭昍曰將復髮我耶此予素
志也得疾趺坐而逝孫準有寵於王特謚文

清
溥字齊萬初名永忠烈五年年十八登第明
年又中殿試累遷僉議舍人忠宣受禪置詞
林院溥與朴全之等俱爲學士寵幸無比尋
拜右副承旨忠烈復位以溥及趙簡金台鉉
僉祐掌銓選陞密直學士累轉知都僉議司
事忠宣復位拜贊成事判摠部事王命注七
品以下武選忠肅朝拜僉議政丞判摠部事
加領都僉議使司事永嘉府院君賜推誠翊

祚同德輔理功臣號又嘗爲征東行省員外
郎中王府斷事官溥性忠孝惠族姻睦僚友
嗜讀書老不輟嘗以朱子四書集註建白刊
行東方性理之學自溥倡註銀臺集二十卷
又與子準東集歷代孝子六十四人使壻李
齊賢著贊名曰孝行錄行于世爲人無圭角
久典銓衡鬻爵營產時人以爲視其父昍之
清懸遠也子準臯煦謙壻齊賢宗室璹珣皆
封君子宗頂祝髮亦封廣福君世號一家九

封君溥以冢宰退老準領門生稱壽時人榮
之忠穆二年年八十五遘疾命左右扶起端
坐而逝謚文正煦謙自有傳
崔宰字平仲登第謁忠宣于燕邸擢爲代言自
是恩寵愈隆賞賜無算奏帝拜武衛將軍合
浦萬戶後授密直副使尋知司事命國贐都
監以銀五十斤買中贊安珦第賜之又賜金
盞元尹申汝桂妻金氏徙宅率婢僕行有惡
少十餘人大呼擒金氏走汝桂奔告淑妃金

氏妃之姨也使人追之至十里許弃之而散
獲一人乃準家人也巡軍畏權氏勢莫敢究
治忠肅嘗移御準第周觀屋宇之美歎曰非
寡躬所敢當也王與瀋王暠相持群不逞多
附瀋王準守義不變事定拜贊成事曹頔之
變準閉門不出頔敗忠惠封吉昌府院君開
府置僚屬納準外孫女是爲和妃王以殖貨
爲事準進鈔一千錠忠穆冀準與耆舊大臣
上書于元請立恭愍及即位準有疾醫閉不
絶卒年七十二王慟悼謚昌和性純重寡言
笑儀表秀偉倚勢奪土田納賄賂以致鉅富
子廉適

廉字士廉忠肅時授三司副使襲父爵爲宣
武將軍合浦鎭邊萬戶後爲選軍別監授田
有法人便之俄遷左常侍忠肅納其女爲壽
妃封廉玄福君後拜僉議贊成與梁載有隙
罷復封玄福君文子鏞鉉鎬鈞鑄

鏞初名鎰嘗爲合浦萬戶劃刷軍吏市僉錄

錄器擅發傳騎輸私貨元顯代鎭合浦具鏞
事移式目都監慶尚道察訪金漢丘牒監察
司居民又訴之監察司庇不問恭愍引奉使
者訪民疾苦得其狀下巡衛府命鄭桓鞫之
桓亦依違不治王怒召后抹都事曰鏞族黨
滿國人不敢治其罪汝能治之乎不能則直
以告后抹慙赧良久曰鏞貪汚人也敢不窮
治後爲密直副使雲岩寺僧言於都堂曰公
等與王共理一國而國不理使人主獄而因
逸則誰任其咎鏞曰吾聞釋教見性成道爾
亦能見性乎僧曰見性與否聞言可知不必
問也諸相以鏞爲失言後以子瑨弑逆編配
遠州辛禑遣人殺之

適爲忠惠嬖幸累遷判典客寺事元廢忠惠
命忠肅復位因適及上護軍金鋭于巡軍杖
流海島忠惠復位授密直代言賜推誠勁節
功臣號歷判密直司事僉議參理封花山君
恭愍初改封吉昌君拜贊成事紅賊陷西京

適率僧兵赴征後賜端誠保節翊戴功臣號
恭愍見弑適以權瑨近親罷卒謚原靖
皐未詳其遷歷初封文化君後封永嘉君位
至檢校侍中年八十六卒謚忠靖皐嘗與其
子正郎係爭田召係不至愬蹴係妻墮胎死
監察司鞫之時有人曰皐本貪殘人也蹴殺
子婦非父也係忤父意非子也子儼係僖僖
子和衷近遇
和辛禑時爲清州牧使有固城妖民伊金自

稱彌勒佛惑衆云我能致釋迦佛凡禱祀神
祇者食馬牛肉者不以貨財分人者皆死若
不信吾言至三月日月皆無光矣又云吾作
用則草發青花木結穀實或一種再穫愚民
信之施米帛金銀恐後馬牛死則弃之不食
有貨財者悉以與人又云吾勅遣山川神倭
賊可擒也巫覡尤加敬信撤城隍祠廟事伊
金如佛祈福利無賴輩從而和之自稱弟子
相誑誑所至守令或出迎館之及至清州和

誘致其黨縛其渠首五人囚之馳報于朝都
堂移牒諸道悉捕斬之判事楊元格信奉其
說至是逃匿捜獲之杖流道死累官至密直
副使出牧全州兼元帥斬倭二級以獻禑遣
人賜酒帛自此以後入
本朝
近初名晉字可遠一字思叔少好學恭愍朝
年十八登第唱名入庭王怒曰彼少者亦登
第耶同知貢擧李穡對曰將大用不可少之

也選補史翰爲王府必闍赤本國選文士應
擧京師近再中鄉試以年少不赴除成均直
講藝文應教辛禑時歷禮儀軍簿正郎典校
副令拜左司議大夫與同僚上書曰書云學
于古訓時惟立事又云不學墻面涖事惟煩
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學而能理萬機之政
者也殿下即位之初有志于學首開書筵國
人相慶以望大平近年以來或作或輟人皆
缺望願殿下不忘初志復開書筵或命大臣

論議或令左右講劘以通經學義理之宗以辨古今理亂之變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以副三韓臣民之望以動四國觀聽之心則實萬世無窮之福也又上䟽曰從諫如流人君之美德責難於君臣子之忠義也書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又曰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故爲人君者不可以不從諫爲人臣者不可以不責難此臣等所以敢冒天威仰瀆聰聽也古之人君深居九

重閉攬萬幾日親賢士大夫以守至正至於出入之際必有警蹕之節徐驅而行塵不及軌前導後衛以辟行人故百姓但聞其聲不見其面君位以尊民心以敬戴之如天畏之如神今者殿下專事逸豫興居無節或晝或夜從以數騎馳騁道路百姓望見龍顏知之者驚駭失望以爲殿下何至此極也不知者以爲無賴豪俠之徒指而侮笑此臣等所以夙夜痛心深爲殿下惜之也而況人君一身

與宗社爲體不重其身是不重其宗社也馳騁之際馬或驚倒危懼甚矣不審殿下何不自重縱不自重其奈宗社何昔者漢文帝將馳下峻坂袁盎諫曰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文帝嘉納故後世皆稱文帝之德以爲賢君殿下天資英邁過於文帝豈宜此事獨出其下此臣等所以敢言不諱以冀殿下之從之也天之有晝夜猶人之有動息也人君奉若天道一動一靜皆當法乎天

也易曰嚮晦入宴息傳曰人君動法於日出入有節言人君晝則動而爲政以法乎天之日出而爲晝也及嚮昏晦入居於內宴息其身以法乎天之日入而爲夜也古之聖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辨色視朝以聽庶政至于日中昃所以法乎天日也故天愛人君降之遐福今者殿下夜遊晏起其於法天法日之道何如矧今四方兵興饑饉荐臻民業蕩盡國勢將危此誠殿下夙夜憂勤勵精爲治之

時也殿下不以爲意耽樂於內馳騁於外玩細娛忘遠慮一朝如有緩急將何以處之臣等念此深爲痛心又況耽樂以蕩其志馳騁以勞其身誠非貽養精神以保天年之術殿下春秋鼎盛血氣未定此亦不可不戒也臣等愛君之心不能不爲殿下惜之也願自今無敢輕出馳騁道路方夜而寢及朝而興端居高拱親近大臣訪以時政得失問以古今理亂從容談笑涵養德性非法不道非禮不

行日愼一日雖休勿休則殿下有從諫好善之美而無蕩志勞身之憂天位益尊聖德益昌宗社益重人民益附天命益新王業益永而隣國益慕之矣實我三韓萬世無疆之福也書上禑命更書以進又上疏曰嘗觀自古國家理亂興亡之故莫不由祖宗修德憂勤於創業之初從諫敬畏於守成之日以垂其統亦莫不由子孫驕淫侈肆於富貴之餘荒淫慢遊於危亂之際以墜其緖驕怠愈甚亂亡愈速千載之遠同一軌也昔者大禹勤儉而得天下其孫大康盤遊滅德黎民咸貳厥弟五人作歌以諷而不悟以失其國成湯寬仁而得天下其孫太甲縱欲敗度幾墜湯緖伊尹作書以諫然後悔過遷善爲商令王武王修信明義而有天下其孫昭王巡遊無度而不返厲王驕侈拒諫而出奔宣王有志申甫補闕而中興三代之後從諫好善之君莫如漢文帝唐太宗故漢唐之理於斯爲盛拒

諫飾非肆志盤遊之君莫如秦二世隋煬帝故秦隋之末群盜並起雖以秦之强隋之富而亡不旋踵是知敬愼修德從諫改過理之本也驕淫拒諫荒怠慢遊亂之本也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爲人君者不可以不戒也我太祖憂勤垂統萬世列聖相承畏天勤民遵守憲度馴致大平祖宗數百年積累艱難之業傳至殿下付畀之任可謂重矣君位惟艱所係至重一念不謹或以

貽四海之憂一日不謹或以致千百年之患
雖在理平無事之時猶當兢畏儆戒以備不
虞況當國家危急之際可不慎哉可不懼哉
今水旱相仍饑疫荐至公無數月之儲民乏
一夕之資老弱轉于溝壑餓殍僵於道路加
以隣國屯兵近境侵我封疆誘我人民倭賊
又深入爲寇州縣騷然奔爲賊藪守令不能
禦將帥不能制自古危亂之極未有甚於此
時者也積薪厝火不足喩其急剝床以膚不

足喩其切也救時之急宜若奉漏沃焦猶恐
不及此誠殿下恐懼修省夙夜憂勤奮發有
爲之時也曩者臣等與憲府上書諫微行殿
下英明果斷優容弗咈即賜兪允端居九重
數月不出從諫之德改過之美光今邁古日
月增輝群僚相與慶於朝百姓相與忭於野
中外翕然以望理平者于玆有月矣今當危
亂多艱之際不以修省戒懼爲念復事遊幸
晝夜馳騁以人君之尊乘匹馬而行數離深

宮之固馳驅委巷之中侍衛之臣挾弓劒而
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殿下所在寧知盜賊
之伺候內應者與夫反間刺客不在於國中
乎萬有強暴之徒乘閒竊發則倉卒之變甚
可畏也此臣等所以夙夜痛心深爲殿下危
之也自古人心難測禍亂無常危必生於所
安變必生於所忽備患之道誠不可不嚴理
安之日猶恐變生矧今多盜益爲寒心殿下
承祖宗積累艱難之業縱不自重將奈宗社

何知過而不從諫是益其疾也知危而不修
政是促其亡也此聲若出聞于四方盜賊之
欲乘釁者豈不自幸將帥之往敵愾者豈不
失望民心豈不益離國勢豈不益危此臣等
所以當夜不寐當食而嘆拊心痛念不能自
止者也伏望遠稽歷代興亡之故深念祖宗
付畀之重無敢逸豫以啚萬幾之政無敢遊
幸以備非常之變從諫必行毋或失信端居
高拱親近宰輔經國之謨制寇之策廣咨博

訪夙夜憂勤厲精圖治修德行政以收民心
信賞必罰以明國典則將士自奮盜賊自息
而隣國不敢謀強暴不敢肆祖宗之業傳於
無窮殿下從諫之德並美於大甲中興之功
同符於宣王編諸信史後世稱聖明矣又上
言今倭寇四侵及閒刺客往來京城殿下以
數騎馳騁道路終夜不返臣等深為殿下危
之禑曰我誠有此然非鄉黨忠誰肯言之後
近又與獻納成石磷極諫禑醉甚欲射之遷
判典校寺事執政擬近代言禑曰此人為諫
官使予不得遊幸何可近侍合令防倭耳取
筆勾去拜成均大司成歷禮儀判書左代言
陞密直副使辛昌立授厚德府尹轉簽書密
直司事昌遣近及門下評理尹承順如京師
請親朝近賫禮部賫異姓為王咨還中路私
自拆視既至先詣昌舅李琳私第示之然後
付都評議使司近上書論辨李崇仁罪諫官
劾以黨比崇仁欺詐罔上流牛峯縣恭讓朝
憲府上疏曰今以權近私拆咨文之故問尹
承順承順言與近復命約明朝謁侍中李琳
翌日將往琳第道遇近近曰吾已謁然既相
遇更與之進既見琳予以病在家近將咨文
藏
聖旨簡置於其家開見後乃付都堂臣等謂
此咨本國宗社存亡所關宜直付都堂會宰
相同拆近累日私藏私自開拆隱密謀議漏
泄天機陰謀難測不忠莫甚請更究問依律
决罪王命勿問遠配寧海郎舍尹紹宗等上
書復論私拆之罪請正典刑命杖一百徙流
興海臺諫復交章請罪又移金海尹彝李初
之獄起逮繫清州尋以水災免歸漢陽又貶
益州尋宥之歸忠州在謫著入學圖說及五
經淺見錄自此以後入
本朝

閔漬　梓正

閔漬字龍涎驪興人平章事令謨五世孫也

元宗朝擢魁科忠烈時由祗候遷殿中侍史累轉體覆尹忠宣以世子如元瓚與鄭可臣從之一日帝命公卿議征交趾詔與瓚等同議對稱旨授翰林直學士朝列大夫後元欲復征日本令本國造戰艦王入朝欲陳東征不便瓚以左副承旨從行瓚偶閱杜氏通典及唐太宗征高麗魏徵諫曰高麗如石田得之無益乃示僉院洪君祥因語曰倭之於大元豈啻若唐之於高麗乎況往歲之役本國民力竭矣今若不寢乃吾民何惟公圖之君祥曰君有命敢不從瓚以君祥言議從臣欲罷造艦印侯張舜龍曰此朝廷大事豈以一僉院言止之乎瓚曰後若有詰我自當之非諸君所知也遂白玉罷之人以瓚爲勁直世子諷王令西京留守安悅致仕欲以從臣代之瓚以悅年未七十爲辭王乃止世子怒謂瓚曰揚人之惡以釣其名鄉有焉陞密直學士添設也尋罷王嘗遣內僚高汝舟令瓚製

詩瓚饋汝舟白酒青瓜汝舟白王曰瓚雖宰相其貧無比王乃賜米一百碩久之授集賢殿大學士僉光政院事改同知密直司事監察大夫詞林學士承旨加判密直司事忠宣初以僉議政丞致仕忠肅八年起爲守政丞封驪興君十年瓚與驪洛君許有全興寧君金賭如元表請召還忠宣瓚自述其表略曰蕞爾小邦依于上國太祖皇帝龍興之際契丹遺種漏逃天網闌入我疆朝廷遣哈眞扎剌兩元帥討之我忠憲王遣陪臣趙沖等運糧助戰以滅之兩元帥與沖等盟曰今我二國約爲兄弟世世子孫無相忘也我忠敬王以世子入朝端遇世祖皇帝回自南征將繼大統命我忠敬王還國襲爵忠烈王亦以世子入侍天庭世積忠勤釐降公主得生嗣子前王璋前王年十六承詔入侍世祖皇帝册爲世子降詔云嗣惟汝嫡親實我甥自是留侍輦轂歷事五朝沉酣德澤貪戀寵光但期

作善以盡忠不覺執迷而獲罪雖云遠謫是
帝師興福之鄉若復尋思亦君父滌瑕之樂
但在自新之遲速豈無如舊之恩憐臣等曾
無匡救之能俾及顚隮之患又迫桑榆之晚
景靡堪犬馬之戀懷旣難逃歲月之如流恐
遂隔音容而入地故增深痛共切哀祈伏望
矜我王失計而無他憐老物忘軀而到此賜
籠鶴得還之翼令復舊巢指海鷗更翼之[illegible]
祝延聖筭又獻書都堂曰方今天下土地之

廣人民之衆自有宇宙以來無與今日比者
然未聞一夫不獲其所一物不得其宜者實
由諸相公贊襄燮理之功伏惟前王以世祖
之外甥歷事五朝凡三十餘載但以廣作勝
緣祝延聖筭爲己任一旦不覺執迷獲戾於
天遠謫西土者于今四年豈不痛哉小邦人
民旣非木石誰無犬馬戀主之情然天遥地
隔蚊䖟之鳴上達無由但日夜呼泣而已況
漬等曾被任用荷德實恩旣極名位年且耆

耆豈不百倍于常情乎然雷霆之威無所不
震驚懼失措罔知所圖但仰望天日而趣起
海隅者久矣今諸相國閣下將使四海之內
無一物不得其所若未達殘陽戀主之情忽
先朝露以沒則可謂孤負盛代恨及黃泉由
是忍病登途備嘗艱險幸存餘喘匍匐而來
伏望諸相公哀我王遠謫殊方累經歲月憐
老軀生度三千餘里欲申微願善爲敷奏導
宣聖澤回我王萬里之行則漬等雖老忘軀

報德之心不後於龜蛇漬等留元半歲餘竊
瀋王黨所沮竟未達而還十三年卒年七十
九謚文仁忠烈嘗命漬增修鄭可臣所撰千
秋金鏡錄國家多故未暇及焉後與權溥同
校撰成名曰世代編年節要上自虎景大王
迄于元王分爲七卷幷世係圖以進又撰本
國編年綱目上起國祖文德大王下訖高宗
書凡四十二卷其昭穆之論與編年節要不
同漬稍有文藻而多[illegible]習心術不正諂事內

人且不知性理之學其論有背於聖人至以朱子昭穆之議爲非所見之偏類此于祥正祥正忠烈二十七年登第明年又中殿試歷宰碩州實城江華又按西海楊廣所至有聲績其爲楊廣也聞有以貨賄輸權貴者驛遞過境卽使吏搜取牒送國贓由是豪強屛氣無敢犯令忠肅時爲司憲掌令嘗以事被劾遇赦赴臺糾正再呼曰蒙赦掌令又內書僉人卜祺乘醉廷辱祥正曰風憲官蒙赦復職

古所未聞君且休彈糾聞者笑之累轉知密直司事尹碩孫琦之獄起王在元遣祥正與趙炎輝蔣伯祥仁守等鞫之其黨有訴究於上國者遣使覆問伯祥等皆以受賕枉法論輸憲司祥正獨不染命長監察以榮之官至贊成事攙裁銓注減損官職以復古制恭愍元年卒年七十二稟性剛烈不能容人之過雖在骨肉不少假貸子濡琡璿琇賢濡登第官累代言祥正以濡不孝告監察司鞫之濡

具服尋逃琡璿琇賢以罪流于島恣横不入島杖之移配他所

列傳卷第二十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
教修

閔宗儒 思平 朴暖 霄

閔宗儒平章事令謨玄孫也年甫十一選爲
王子始陽府學友十九調清道監務郡多大
姓號難治宗儒不受請謁繩之以法以最聞
秩滿補都兵馬錄事俞千遇時爲都兵馬使
見而奇之妻以女未幾籍內侍忠烈時累遷

三司右尹轉判通禮門事拜密直知中事知
典理監察司事進密直副使改銓曹尚書歷
福館使復爲密直副使刑曹判書尋罷久之
起爲典法判書權授判密直司事監察大夫
遂授贊成事忠宣元年以重大匡僉議贊成
事判選部事致仕忠肅六年封福興君八年
華異姓封君者宗儒例罷復以贊成事致仕
明年王留元未歸權漢功等慫王欲請立瀋
王上書中書省聚黨逼百官署名人皆畏勢

迎合或有詭避者有人持紙諷署名宗儒叱
曰臣爲君隱直在其中至如欺罔是可忍耶
吾雖老不爲若輩遂卻之其人慚而退十一
年卒年八十謚忠順天資莊重美風度明識
典故優於吏幹不妄交遊篤於宗族未嘗干
謁公退便杜門謝客洒掃庭堂淨如也性好
馬聞人有良馬必購致之每繫堂下朝夕愛
賞晚年喜絲竹廣植花卉以聲伎自娛子頔
敍

頔字樂全生而姿相不凡外王父俞千遇見
而奇之曰兒他日必貴姨夫故相金頵聞其
言養于家國俗幼必從僧習句讀有面首者
僧俗皆奉之號曰仙郎聚徒或至千百其風
起自新羅頔十歲出就僧舍學性敏悟受書
旋通其義眉宇如畫風儀秀雅見者皆愛之
忠烈聞之召見宮中目爲國仙登第補東宮
僚屬累轉僉議注書改秘書郎遷軍簿正郎
賜銀緋以版圖正郎兼世子宮門郎賜金紫

忠宣受禪除秘書少尹忠烈復位隨例免從
忠宣在燕邸凡四年後爲羅州牧使及忠宣
襲位召爲典儀副令改選部議郎知製教陞
密直承旨兼司憲執義尋以平壤尹罷閑居
又四年賜俸祿如舊忠肅即位授選部典書
寶文閣提學明年拜密直副使又爲大司憲
如元賀正時忠宣在都以頓舊僚待遇無比
後封驪興君忠惠授密直司事進賢館大提
學知春秋館事忠肅後四年卒年六十七謚
文順居第置園林每花時召客置酒賦詩以
爲樂好賢愛士待孤寒晩進尤致情禮子思
平愉扑渙渙自有傳
思平字坦夫少有器局政丞金倫號知人以
女妻之學日進試補散貟別將不樂武資讀
書益力忠肅朝登第調藝文春秋修撰歷藝
文應教成均大司成監察大夫封驪興君嘗
從忠定朝于元及即位以勞拜僉議叅理賜
輸誠秉義協贊功臣號進贊成事商議會議

都監事恭愍八年卒年六十五謚文溫性溫
雅睦親姻善交遊居官處事不爲崖異常以
詩書自娛所著及菴集行于世
扑登第忠惠時累遷左司議大夫忠定初拜
密直代言恭愍朝封驪興君辛禑三年卒爲
人嚴正無私一循繩矩子霽亮開
霽字仲晦性溫仁清簡不喜華侈好讀書一
覽輒記長於史學恭愍朝年十九登第補國
子直學選爲春秋檢閱稍遷典理正郎知製
教歷成均司藝典校副令辛禑時官累判典
儀事出知春州事有惠政召還判少府寺事
再遷典工禮儀判書辛昌時拜開城尹商議
密直司事恭讓元年除藝文館提學轉簽書
密直司事禮曹判書霽自少以知禮聞故及
升樞府常兼禮曹又惡異端淫祀使工圖儺
隸制梃噉犬逐僧巫狀於壁觀之一日王御
經筵謂霽曰聞禮曹定服色省減佛事然乎
對曰服色欲禁異土之物佛事春秋藏經外

[illegible][illegible]罷之王曰不貴異物實是美德予亦衣縣布若佛事先王所爲予何敢擅罷復拜開城尹出爲漢陽府尹自此以後入
本朝

金之淑 仁沇

金之淑化平府人父鍊美風儀習容止莅事無斷而人稱爲長者官至叅知政事之淑元
宗朝爲將軍三別抄之亂陷賊中無計得脫自投海隨波出沒賊以小艇追及取之至珍島將斬以徇承化侯溫救解之使當一面之淑密以賊狀再達于官軍及珍島敗王嘉其忠義賞以官忠烈朝累遷密直司事以判三司事如元賀聖節交趾人先入陳庭實之淑奏曰我國雖小自太祖奮義之初首先臣服兄弟有盟甥舅有親願先設幣陳賀帝從之賜坐諸侯王列之淑禮貌詳閑觀者美之歷僉議叅理同知光政院事叅知機務尋改評理陞贊成事判監察司事時闊里吉思爲行省平章凡奴婢其父母一良者欲聽爲良宰相莫有止之者之淑謂曰世祖皇帝嘗遣帖帖兀來監國有趙石奇者訴良帖帖兀欲用上國法事聞世祖詔從本國舊俗此例具在不可變更闊里吉思不敢復言加中贊致仕忠宣二年卒年七十三性廉潔剛正歷仕中外皆有聲績子仁璉仁沇二女以家貧未嫁爲尼仁沇忠肅朝爲護軍時王被譖留元仁沇與慶斯萬等請王還國瀋王暠之黨惡之因巡軍後拜知申事尋除密直副使又加贊成事王覺與征東省員外韓帖木兒不花[illegible]郎將盧英瑞等如元請忠惠襲位及元因忠惠于刑部乃與金倫等繫于獄忠惠還國錄功爲一等封光山君忠穆爲元子在元以師傅朴仁幹卒手書招仁沇及府院君金永旽咸陽君朴忠佐等入侍宰樞不許故未赴恭愍即位追念侍從功贈謚錄子孫子元命續命自有傳

鄭僐

鄭僐字去非初名賢佐草溪人弘文公倍傑七世孫也元宗末擢魁科調全州司錄忠烈朝累遷吏兵二部捴郎歷宰三州皆有聲績後爲右常侍知內旨王以僐正直命管齋醮都監忠宣時以僉議評理致仕屛浮華日以閱釋典持戒爲事卒年七十五子光祖光緖光度光祖子珚珚字孟淳官至判開城封八川君爲人精曉音律且以知禮聞後進皆就學焉謚良獻

李混

李混字去華一字太初全義縣人元宗朝年十七登第調廣州叅軍入補國學學正忠烈時累歷僉議舍人右副承旨陞副知密直司事文翰學士承旨加同知司事王嘗欲籍耽羅民戶隷內庫混極言不可王不悅時近幸多奏使擾民都堂言西北界人性暴悍不可以內旨擾之自今宜下都評議司司牒都指揮使亦可辨事驛吏逃散寔由傳遽之繁宜遣使整理近以內旨出使者相繼民受其弊宜經都評議司給驛然後行近幸者疾之訴于王王怒命巡馬官執堂吏李紓訊其倡議者紓曰此事皆我所爲王益怒命萬戶高宗秀必欲得情痛加搒掠紓誣服指混下混獄遂罷起知密直司事世子元賓陞密直司使銓曹判書集賢殿大學士修國史尋罷復起判密直司事又罷王謂左右曰人臣之節漸不如舊昔李混尹珤主銓選寡人欲以混弟子和爲行首混辭曰殿下不以臣爲不肖待罪銓曹臣弟爲行首則人謂臣何又以珤子安庇爲權務珤亦曰臣子年少臣又掌銓選不敢受皆固辭再三今之主銓選者先以羙官授親戚不令寡人知之況敢辭乎此所以廉恥日喪世道日降也王惟紹宋邦英旣誅忠宣得專國政以混爲僉議侍郎贊成事俄改中護忠宣在元以賀正使召之至則與識

選法更定官制於是密直重房內侍三官五軍皆罷失職者多怨之混與崔鈞金元具權准實忠宣所定官制及批判還自元時宰樞會慈雲寺有人投匿名書云中護李混請瀋陽王所議選法陞擢二子其餘所舉多親戚故舊誣上行私不宜任用混大慚及忠宣遜國事皆令藝文館申奏故拜混大詞伯加壁上三韓未幾爲淑妃所構貶淮州牧使又貶禮州牧使召還拜僉議政丞致仕混性寬厚嘗與鄭瑎尹珤在政房相推致一日語曰吾輩交歡久盍相告以過混謂琨曰人謂君巧文謂珤曰人謂君好自尊宜改之瑎乃謂混曰人謂君不廉然乎混久典銓選性且不廉故其家富務疏散喜賓客好琴碁置別業于城南號曰福山莊數往來卒年六十一謚文莊詩文清便長短句若干篇行於世嘗貶寧海得海浮查制爲舞鼓至今傳于樂府子異少頴悟登第仕至成均樂正先卒無子

崔誠之　文廟

崔誠之字純夫凡五易名阜璹琇實誠之平章事甫淳四世孫也父毗一官至贊成事誠之未弱冠登第管記雞林入補史翰選爲替宮屬從忠宣如元執政畏忌忠宣百計誘之使去誠之笑曰窮達在天怵於利非士也忠宣定內亂擁立武宗誠之居左右多所贊襄拜知監察司事奉策命還國忠烈喜賜衣一襲銀三斤及忠烈薨忠宣自元奔喪率百官肆即位儀賜誠之鞓帶常與權漢功等召見無時及葬慶陵誠之時爲執義舊例中丞署名封玄宮俗傳封陵者不吉是日執義李彥冲辭王命誠之押封且曰前程不在我乎驟遷同知密直司事大司憲轉僉議評理進贊成事賜推誠亮節功臣號封光陽君忠肅七年元流忠宣于吐蕃撒思結之地去京師萬五千里時誠之從忠宣在元逃匿不見唯直寶文閣朴仁幹大護軍張元祉等十八人從

至流所時人以爲誠之大臣也主辱忘恩全身引避君臣之義掃地矣時國人分黨相訴朝廷議立省比内地誠之與金廷美李齊賢等獻書都省陳說利害其議遂寢瀋王暠黨疏國家得失將言於朝廷誠之不肯署名主謀者同坐府中令錄事請署誠之厲聲曰吾皆備位宰相僉錄欲相貿耶衆沮喪十一年上書乞退以光陽君家居畜聲妓召賓客淸談雅笑不問人閒事居七年卒年六十六謚

文簡官庀葬事性剛直不安語書法楷正詩醞藉可喜尤邃陰陽推步法忠宣留元見太史院精曆數賜誠之内帑金百斤求師受業盡得授時曆術東還遂傳其學至今遵用之子文度字羲民以世家子宿衛元朝樂觀濂洛性理之書事親孝性溫良人未嘗見其卒怒而遽喜官至僉議參理謚良敬子思儉

蔡洪哲

蔡洪哲字無悶平康縣人忠烈朝登第補府善府錄事稍遷通禮門祗候出守長興府有惠政已而棄官閑居凡十四年自號中菴居士以浮屠禪旨琴書自和爲日用忠宣素知其名及即位將大用强起之除司醫副正驟陞密直副使由前祗候八遷爲相士林榮之又加知司事忠肅元年始正經界量田制賦洪哲爲五道巡訪計定使明年陞僉議評理轉三司使尋遷贊成事巡訪一年五道田籍粗畢然新舊貢賦多不均民不聊生性又貪

婪喜營私多取民田遂致鉅富王雖不直其所爲以有寵忠宣且與權漢功崔誠之善故未敢發至五年欲釐正之分遣臺官竟無糾擧者七年拜重大匡平康君子河中仕元秩五品以恩授洪哲奉議大夫大常禮儀院判官驍騎尉大興縣子忠肅復位起爲贊成事時兩府以行殿用度不足科歛文武官布紬索富人財理問郞中將伯祥謂洪哲曰君爲老相强歛民財何也洪哲曰非吾過也今王

在燕邸多所須用有旨徵錢府藏虛竭不能
支用不歛何爲改封順天君進三重大匡賜
純誠輔翊贊化功臣號命洪拈及安珪掌試
梁載者臣之嬖幸也操弄政柄士大夫多出
其門載以李潤屬洪拈曰走馬看錦恐迷日
五色洪拈果取之王賜洪拈苧布五十匹珪
玉帶五綜布六百匹忠惠後元年卒年七十
九爲人精巧於文章技藝皆盡其能尤好釋
教嘗於第北構椸檀園常養禪僧又施樂國

十三

人多賴之呼爲活人堂忠宣嘗幸其園施白
金三十斤又於第南作堂號中和時邀永嘉
君權溥以下國老八人爲耆英會製紫霞洞
新曲令樂府有譜初金方慶鎭北界悅龍岡
官婢生一子洪拈娶之生河中河老河中別
傳

金怡

金怡字悅心一字隱之福州春陽縣人初名
之琁後改廷美忠宣王賜名怡初母[illegible]天爛
赤日輪帶赤暈入懷中因有身怡生而貌魁
梧早有大志安珦嘗見之曰後當貴年十餘
爲都評議司掾吏事雖鄙不憚識者異之忠
烈十四年怡年二十四偶宿華藏寺夢王御
正殿群臣擁衛祥雲掩苒王唱一句云靑雲
紫氣知仙閣怡賡云綠髮淸談是貴人王嘉
歎解衣衣之以此預知貴顯之兆是年調長
興府倅十六年哈丹入寇國家令州縣據險
自保禁民出耕令出咸懼怡謂按廉姜就曰

十四

天兵制此小醜如几上肉耳何能到邊上
食爲民天耕種有時時不可失請出耕就曰
如違令被譴何怡退而歎曰一夫不耕天下
受飢從令不耕則餓死者衆不從而耕則受
罪者我也令民出耕賊果至燕岐而滅他郡
皆未穫唯此府大熟遠近賴之十八年秩滿
召入內侍忠宣受禪尋遜位以前王在元見
譖于王貧用不繼欲賣寶帶怡曰世寶不可
輕鬻遂貸錢以供頓三十年柳淸臣朴景亮

策欲專國柄誣忠宣言本國都僉議使司世
祖皇帝已陞爲二品且賜印以寵之今其官
亦受帝命除拜之與朝廷爲一朝廷大臣不
敢凌蔑是國家萬全之策忠宣深然之將表
聞大寧君崔有渰密語怡曰若從二人言東
國之業已矣政令自中國出幾何不爲其所
并也怡乗閑具陳忠宣乃止後王與忠宣俱
在元王聽群小譖欲廢忠宣以瑞興侯琠爲
子又以忠宣公主改嫁琠兩王之臣角立相

傾怡懼禍將起密取忠宣受封詔冊潛帶匿
閑以他紙納空宣匣中緘封如故居數日宣
匣果爲人所竊忠宣大驚怡密言曰臣恐不
虞之變嘗取匣中書藏之請勿驚月餘群小
計垂成怡出所佩冊命以驗之事遂寢累遷
版圖正郎三十四年王薨忠宣復位還國初
忠宣在元資用闕乏衆議以爲就富豪借錢
令本國償之怡曰本國素無蓄積近因父王
赴都府藏罄盡且歛民間公私俱匱今宜[illegible]

稱貸而欲令民償之如小民何從之授民部
議郎試内府令兼繕工副令都津長充開城
少尹兼豐儲廣興倉義盈庫濟用司事凡錢
穀出納皆委怡元年轉司憲執義陞右副承
旨明年進密直副使五年王在元杖流金深
李思溫于臨洮疑怡黨於深等使贊成事權
漢功等來鞫怡及其子護軍文貴于巡軍貶
怡爲機張監務流文貴于合浦籍其家忠肅
受禪拜同知密直司事轉僉議評理賜輸誠

保節功臣號諡妃薨于元喪具未備怡燒骨
納函棺身自瘞之每當朔望備羊酒親奠終
三年後王欲仍窆大都西山怡以百計止之
不得貸術士以詭辭諭王曰安厝本國無後
禍王從之還葬衍陵五年王遣司憲持平張
元組于西北面問民疾苦元組才劣未有發
擿獨舉怡橫歛皮幣事忠宣聞之以怡方扈
從流元組引月島七年加贊成事慶山君八
年以連權漢功蔡洪哲等繫于巡軍尋釋之

時柳淸臣吳潛等謀立瀋王暠會英宗崩泰
定帝登極淸臣等術遂其謀又請立行省罷
國號帝然之遣平章政事闊兒家中書怯烈
等于本國忠宣還自吐蕃聞之對怡歎曰我
祖統三爲一立高麗號于今四百有餘年我
忠憲王首先歸順忠敬王親朝釣魚山又謁
世祖皇帝于汴梁蒙賜玉帶父忠烈王爲駙
馬世承帝眷爲天下諸國榮觀何不幸及我
以二三奸臣之謀遂墜我祖業于祖宗何辜

不復血食因泣下謂怡曰復高麗號卿有之
昔皇慶初叛臣之裔洪重喜等訴于帝立行
省削國號卿歷奏祖宗臣服之功奉帝旨遂
罷行省今又宜盡力圖之怡乃與崔誠之李
齊賢等上書都堂爲陳利害都堂從之復拜
贊成事十三年陞僉議政丞明年改中贊加
賜推忠保節同德功臣號圖形功臣堂賜田
及臧獲卒年六十三謚匡定性豁達有長者
風久從忠宣有負羈之勞終始一節子文貴

忠惠初以密直使掌銓注止護軍朴連白王
曰近日銓注不公王命收還批判果有改注
者乃杖流文貴于加羅山防禦所

李仁琪

李仁琪雞林人性寬厚美風儀習禮度以武
勇顯爲護軍庚重房諸將恃勢使氣抗辱之
諸將訴忠宣忠宣雖直仁琪以諸將皆土國
婦寺黨不得已削仁琪職未幾超授知獻部
事俄遷判中門事忠肅三年卒

洪彬

洪彬字文野南陽人其先世居燕彬宿衛內
庭積其勞以長官薦授大都路覇州同知歷
松江府判官都水監經歷大常禮儀院經歷
忠肅被讒留元彬爲王出死力訟其屈而別
白之及王復位東還彬從之王念彬功將留
之奏授征東省理問所官拜都僉議贊成事
判軍簿事忠肅薨遺命彬權征東省事時曹
頔作亂率彬及省官等襲忠惠宮頔敗死餘

黨皆繫巡軍獨宥彬及省官元聽峋黨訴呂使執忠惠及彬等以歸因王于刑部又械彬等于獄使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宗正府翰林院雜訊之忠惠不能自明事殆矣彬曰峋王之奴奴而欲戕其主王法所不赦王罪當從末減彬以先王遺命權行省事事干邦憲者彬實當之王不當坐辭氣慷慨人皆爲彬危之彬曰吾王之子吾不直之何以見先王地下乎王復位策勳爲一等封唐城君開府

仍奏彬爲行省郎中王被執如元彬與德城君奇轍權征東省與轍察河中等封內帑初代言印璫自元將封內帑急馳馹來馹騎至斃彬謂璫曰君之來國人皆謂復正三韓今但封府庫耶奮袂而出自後托疾不肯視事忠穆嗣位有許政者中原人也誣彬以爲印璫奉王命來彬舉手拂然曰皇帝使八歲童莅國國之安危可知因辭去二日不朝引察河中爲證事聞中書省遣人來鞫之二人言

卒抵捂反抵罪彬曰吾不可久於此遂如元爲與國路捴管後還國恭愍卽位拜右政丞賜推誠翊戴同德協義輔理功臣號封唐城府院君與洪彦博李公遂提調政房頃之辭職王遣內人起之彬杜門不出宰樞會其家請之乃出尋又辭卒年六十六謚康敬子壽山仕至通禮門副使

曹益淸

曹益淸昌寧人忠肅朝爲中郎將忠惠襲位

在元政丞鄭方吉等交構王父子時益淸自忠惠所來忠肅召謂曰王奪吾從臣職何也雖瀋王暠爲王豈至如此吾欲如元奏帝何如益淸力陳父子相傳之法言甚切至忠肅嘉納之累遷大護軍與代言尹桓謀去忠惠所狎惡少輩執宋八郎洪莊等囚之拷掠甚峻洪莊欲釋憾譖益淸貶爲濟州安撫使後與李芸奇轍等在元上書中書省極言忠惠貪淫不道請立省以安百姓忠定時拜贊成

事恭愍初益淸家奴買宣城達魯花赤魯連祥馬及連祥叛諸相議欲起兵捕之益淸獨不可曰一騎可呼何必起兵有人譖云益淸受連祥馬監察司杖其奴鞫之奴不承監察司又劾益淸行儺祀請罪之王不允後拜左政丞封夏城府院君賜純誠直節同德贊化功臣號二年卒謚襄平辛禑二年配享恭愍廟庭

裴廷芝

裴廷芝字瑞漢初名公允大丘縣人甫十歲屬禁衛爲都知元宗十一年還都舊京廷芝年十一負綫扈從以功補隊正忠烈時以別將從萬戶印侯擊哈丹于燕岐拔劒躍馬所向披靡流矢貫輔車裹瘡復戰俘馘甚衆超授中郎將侯薦以如元帝召見曰勇士也賜白金五十兩後兩府舉以爲忠淸全羅兩道察訪拙奸獨撫孤獨一境安集忠宣受禪授護軍王謂宮闈莫先於掖門典掖司有備倉

以廷芝幹其事忠肅五年耽羅賊魁金成等叛以廷芝爲存撫使討之旣還授密直副使八年黨獄起杖流竹林防護其子天慶請以身代不聽遂俱竄及還閉門謝病日以琴碁自娛明年卒年六十四爲人于思而皤體貌魁梧人皆服武略不知有吏能口不言利家無十金子成慶天慶咸慶

孫守卿

孫守卿家世單微忠肅時爲大護軍忠惠被黴如元守卿侍從有勞錄功爲一等爵其父母妻子賜田及臧獲忠穆即位拜僉議參理進贊成事忠穆薨奉忠定如元及即位封義昌君屢召守卿謝病不就遂封推誠宣力翊戴定遠功臣判三司事義昌府院君尋拜都僉議政丞本國嘗受帝命使臣奉詔來則王出迎餘則否丑驢奉御香來申德隣安吉祥等畏威使王出迎守卿爲相不能舉正有僧因訟奴婢辱丑驢亡匿丑驢怒取守卿辭一

日丑驢道遇守卿以館穀之薄欲鞭之守卿走馬以免憲司劾以冢宰被辱時人譏之林愍朝釋器之獄起守卿以辭連逮獄尋斬之

列傳卷第二十一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敎修

朴全之

朴全之竹州人也父暉官至典法判書全之年未弱冠登第歷史翰忠烈五年元世祖詔選衣冠子弟入侍全之與焉因留元與中原名士遊商搉古今山川風土如指諸掌王重之元授征東省都事既還除吏兵二部侍郎以年少官高上章辭出守安東王愛其才召拜殿中尹知製敎時忠宣爲世子命令侍講多所輔導又從世子如元不憚艱險及世子受禪置詞林院以全之崔旵吳漢卿李瑱爲學士掌銓注命全之等撰即位敎賜綾綃紬苧布各十五匹尚乘鞍馬後又賜全之漢卿瑱權永紅鞓王常屏左右幸詞林院與全之等謀議政理手賜酒食後容盡日或至夜分賜宮燭送至其家寵幸無比尋拜三司左使

詞林學士承旨遷密直副使爲中京留守忠烈復位以譏見罷忠宣復位以東宮舊僚封延興君忠肅八年守僉議贊成事致仕時瀋王之黨誣王以罪上書都省逼全之署名全之奮然曰狗奴敢汚我邪遂遣其子璦聞于王所及王還國拜璦右副代言任銓選起全之視事以老固辭乃授政丞致仕賜推誠贊化功臣號俸祿如故十二年卒年七十六謚文匡爲人溫和慈愛遇事少剛果幼在襁褓外王父李藏用見之曰此兒必克家好養之及長通經史究術數誨人不倦與人交不立崖岸藏用盡傳其家所寶書籍忠宣嘗召入內廣平江陵二君侍王令各自書名以示曰誰亨國者全之不敢對王固要之良久避席曰觀兩君筆蹟亞君當璧矣不數月廣平卒江陵果爲嗣其識見如此子遠初名璦登第仕至政堂文學有寵忠肅久典政柄性仁柔頗有簠簋之誚

吳詷

吳詷初名漢卿字月叟海州人元宗初中監試第一選爲東宮侍學登第調南京司錄轉中書注書忠烈朝由僉議舍人出守金寧府考滿拜軍簿摠郎除書未到詷以爲秩已滿不可留遂行無何按廉劉顥在金寧爲賊所劫闔府被鞫詷獨免官累左司議大夫詞林院學士踐歷華要至僉議贊成事監春秋館事知選部事仍令致仕忠肅元年卒年七十三謚文溫學問精博在朝雖無著績然寬厚無華知大體有長者風子璲奬璜

李瑱

李瑱字溫古初名方衍慶州人三韓功臣金書之後少好學博通百家有能詩聲人或試以強韻援筆輒賦若宿構然尚書李松縉一見奇之曰大器也登第調廣州司錄被選直翰林院忠烈以詩賦親試文臣得九人瑱居第二歷翹居中書舍人出爲安東府使以枎

民弊興學校爲務累轉軍簿摠郎陞右司議
大夫詞林院學士俄遷大司成密直承旨改
典法判書忠宣奉仁宗靖内難章本國積弊
瑱上書略曰殿下樹勲帝室睠遇日隆誠宜
有功不伐居寵若驚又與朝臣和如水乳且
名器至重無功之人不可妄授况及族黨乎
其詐稱父王之賜竊府庫錢穀者人皆疾之
不可不察其賜給土田除有功外一切收之
官冗員多縻費廪禄除六部尚書外餘悉并
省比年旱荒民皆艱食宜罷不急之役王嘉
納超拜政堂文學商議都僉議司事進賛成
事忠肅即位拜檢校政丞臨海君七年子齊
賢掌試領門生稱壽忠宣賜銀瓶二百米五
百石以供其費瑱及妻皆康強無恙當世榮
之瑱嘗倚齊賢勢多奪人臧獲哀訴者日塡
門校勘崔沔縊於瑱門辨違都監決還沔家
八年卒年七十八謚文定爲人體貌魁梧局
量寬洪然在廟堂無所建白及解官居閑日
與儒釋逍遙詩酒間子縮齊賢之正齊賢自
有傳

尹莘傑　朴孝修

尹莘傑字伊之慶州杞溪縣人忠烈朝登第
調南京司錄時博士只占一經多非其人嚴
其選必通五經然後爲之莘傑被薦爲四門
大學博士忠宣即位授右獻納江陵府翊善
使傅忠肅後忠宣惡莘傑有寵於忠肅貶知
寧海府尋除選部議郎及忠肅立拜右副代
言寶文閣提學知製敎進密直副使選部典
書累遷知密直司事陞藝文大提學賜純誠
輔理功臣號以事忤王王杖辱之忠宣命莘
傑孝齊賢爲試官莘傑以選部典政柄干請
州郡聚斂財欲設學士宴王以命出忠宣疑
其貳於己即罷莘傑以朴孝修代之官至僉
議評理封杞城君卒年七十二謚莊明無子
爲人嚴重訥言歷仕兩朝乆典銓選不以私
姻亞之時稱長者孝修素有淸操累官至代

言及代莘傑取士王嘉其清白賜銀瓶五十米百石令辦學士宴孝修清節益著後封延昌君卒

許有全

許有全初名安金海人元宗末登第忠烈時爲監察侍史王信嬖幸之讒因巡馬所將杖于市無敢救者巡馬指諭高宗秀得幸出入卧内白王曰監察爲王耳目彈糾百官今以小人之讒而杖之人謂上爲何如主再三啓解乃得免遷國學司藝銓曹侍郎累轉都僉議參理知密直司事忠肅初封駕洛君賜端誠守節功臣號加守僉議贊成事致仕拜政丞復封駕洛君忠宣流吐蕃有全與閔漬等如元請召還有全時年八十一妻亦老病欲止之荅曰人皆有一死豈以妻病身老忘吾君而自逸乎屬其子榮侍疾遂永訣而去聞者歎之後九日妻没有全至元留半歲爲瀋王黨所沮竟不能遂而還

朴忠佐

朴忠佐字子華咸陽人祖之彬衛尉尹生四子皆登第長曰莊仕至軍簿摠郎生忠佐忠佐自幼嗜學登第忠肅朝按全羅嬖人朴連傳内旨認良民爲隷忠佐執不許連譖曰按廉不敬王旨弃如弊紙王怒杖流海島召還除監察持平移病不出改藝文應教命監慶尚鹽税又不就尋遷内書舍人累轉密直提學開城尹忠穆時拜贊成事入侍書筵講貞觀政要因言燕昭王築黃金臺迎郭隗事賜鈔五十錠尋判三司事賜純誠輔德協贊功臣號封咸陽府院君忠定元年卒年六十三性温厚儉約雖爲卿相居室衣服如布衣時好讀易老不輟子瑊琁瓚璠璵

尹宣佐

尹宣佐字淳叟侍中瓘七世孫生而頴異七歳能屬文忠烈朝擢魁科由金海掌書記入補秘書郎直文翰署忠宣初授左正言再轉

右思補累遷內書舍人選部議郎按全羅道
以剛直聞陞都津令忠肅素聞其名及即位
授成均祭酒命掌符印在左右轉監察執義
與尹莘傑白元恒進講資治通鑑尋以事罷
復授執義時瀋王暠得幸英宗誣王以罪欲
奪其位憸得之徒皆附爲權漢功蔡洪哲等
邀驪興君閔漬朱陽君趙瑚等欲請立暠會
百官慈恩寺督署呈省書人爭趨之宣佐獨
曰吾不知吾君之非臣而訴君狗彘不爲唾
之而去由是臺諫文翰得不署名事定中書
以其書歸之王數其不署者而嘆曰非宣佐
在憲司則其他未可知也時王留元五年財
用匱乏盜黨知其然封府庫以沮輸運宣佐
檄察官趙琯督責主者輸運乃行王歸國除
判典校儀以民部典書出尹漢陽既而王及
公主如龍山謂左右曰尹尹清儉故使牧民
汝曹慎勿擾溷忠惠元年引年致仕忠肅後
四年親注守令至雞林尹轂華思曰朝臣[illegible]

廷無如尹尹即注之其見信於王類此明年
拜僉議評理藝文館大提學監春秋館事仍
令致仕忠惠後四年得微疾呼子女而前曰
令之兄弟多不相能者由有爭也命子粲書
文契均分家業且戒之曰和而無爭以訓汝
子孫言畢整衣冠而卒年七十九生平不治
產性不飲酒未嘗戲謔歌舞慎交遊重然諾
閑居常若待賓唯以經史自娛有質疑者輒
據經以對老莊刑名之書靡不研窮故學者
多歸之詞翰清便一時表箋多出其手子[illegible]
粲麐

李兆年　承慶

李兆年字元老京山府人父長庚本府吏恭
愍有威鄕人嚴憚之老而家居府官出入聞
喝道聲必下床伏地俟其聲不聞然後復坐
兆年少懷志節有器局力學能文年未冠神
彩秀發草溪鄭允宜使其府一見知爲異人
以其子妻之忠烈二十年以鄕貢進士登第

調安南書記累轉爲禮賓內給事出知陜州
入爲秘書郎三十二年從王朝元王惟紹宋
邦英離間王父子諸從臣皆懷疑縮縮走匿
曹頔最先去惟兆年恃無他進退惟謹例遠
竄歸而居鄕者十三年未嘗一出言訟其非
非忠肅見留于元五年瀋王暠內懷覬覦左
右多反覆兆年發憤獨如元獻書中書省訟
王之直朝廷美之忠肅還國授監察掌令轉
典理摠郎存撫關東召拜判典校事加軍簿

十

判書忠惠王以世子入朝丞相燕帖木兒見
之大悅視猶子因忠肅辭位奏帝錫王命時
太保伯顏惡燕帖木兒專權待忠惠不禮忠
肅復位忠惠宿衛于元時燕帖木兒已死伯
顏待忠惠益薄忠惠與燕帖木兒子弟及回
骨少年輩飮酒爲謔因變一回骨女或不上
宿衛伯顏益惡之目曰撥皮俗謂豪俠者爲
撥皮從臣皆觖望不敢言兆年進戒曰殿下
事天子宜日愼一日何乃弃禮縱情以速累

乎然此非殿下之過殿下長於阿保之家所
共遊者多無賴子其後朴仲仁李仁吉實左
右之殿下孰從而聞正言見正事乎儒者雖
朴拙皆能習經史識廉恥殿下目之爲沙箇
里此何等語耶殿下能遠佞倖親儒雅改行
自飭則可不然天威咫尺其嚴乎王不能堪
其言踰墉而走曹頔之亂忠惠被徵至燕兆
年從之伯顏蓄宿憾使王與頔黨辨兆年慷
慨發憤謂李齊賢曰吾欲面訴丞相前其意

十一

可回列戟守門莫叫其閽幸其出田城南吾
當上書道左碎首馬蹄下死明吾君吾子其
把筆書吾書夜起沐浴鷄鳴將行伯顏適以
是日敗書不果上然聞者莫不悚然曰膽大
於身李公是已忠惠襲位還國錄功當得樞
密王曰兆年老矣其志可嘉乃授政堂文學
藝文大提學封星山君王嘗步自北宮彈雀
于松岡兆年徑進跪曰殿下寧忘明夷之時
乎今惡少假威略婦女攘財貨民不樂其生

臣恐禍在朝夕此而不恤顧玩細娛乎殿下聽老臣言去便佞用賢良厲精圖治不復慢遊則老臣雖死瞑目於地下矣初商人林信女丹陽大君之婢也賣沙器爲業王見而幸之有寵授信大護軍一日信毆奇輪王右信親往毀輪家至是并誅之且曰臣過蒙國恩位至政堂於臣足矣惟上所裁王盛怒不納既而溫言謝遣之兆年既歸第嘆曰王年方強而肆欲吾既老矣又無助不去必及於禍

且數諫而不納責有所歸今兆年既不能順其美適足以增其惡非臣所以愛主也不如去明日匹馬還鄉不交人間事後兆年弟延慶見王王曰爾兄辱我延慶以耄狂對王喜賜米豆五十石布五百匹三年策侍從功爲一等賜誠勤翊贊勁節功臣號圖形壁上爵其父母妻子賜田及臧獲明年卒年七十五謚文烈爲人短小精悍志堅確敢言以嚴見憚每入見王聞履聲曰兆年來矣屏左右整

容以俟所歷多有聲績恭愍朝議功贈星山侯配享忠惠王廟庭子褒官至檢校侍中褒淳厚循循蹈禮褒子仁復仁任仁美仁立仁達仁敏仁復仁任自有傳仁美判書仁立同知密直司事仁達注簿仁敏門下評理兆年姪承慶

承慶蒙古名帖木不花入仕元朝歷御史廉訪諸路以能斷決聞累遷遼陽省參政恭愍六年奔母喪東還明年元遣遼陽省事塔海

帖木兒召之承慶不赴王拜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八年紅賊陷邊都元帥李嵒懦不能軍遣承慶代之督諸軍九年承慶在生陽驛以諸將不盡力擊賊憤惋不食遂得疾還家不視事王對諸宰相稱賞承慶忠義不置賜忠勤勁節協謀威遠功臣號尋卒

李穀

李穀字中父初名芸白韓山郡吏自成子也自齠齔舉止異常稍長知讀書亹亹忘倦早

喪父事母孝爲都評議使司椽吏忠肅四年中擧子科硏窮經史一時學者多就正焉七年登第調福州司錄叅軍忠惠元年遷藝文檢閱忠肅後元年中征東省鄕試第一名遂擢制科前此本國人雖中制科率居下列穀所對策大爲讀卷官所賞置第二甲宰相奏授翰林國史院檢閱官穀與中朝文士交遊講劘所造益深爲文章操筆立成辭嚴義奥典雅高古不敢以外國人視也奉興學詔還

國尋復如元本國授典儀副令元授徽政院管勾轉征東省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郞元屢求童女于本國穀言於御史臺請罷之代作䟽曰古之聖王其治天下也一視而同仁雖人力所至文軌必同而其風土所宜人情所尚則不必變之以爲四方荒徼風俗各異苟使同之中國則情不順而勢不行也勢不行情不順而善治之雖堯舜不能矣昔我世祖皇帝臨御天下務得人心尤於遠方殊俗

隨其習而順治之故普天率土歡欣鼓舞重譯來王猶恐或後堯舜之治蔑以加也高麗本在海外別作一國尙非中國有聖人邈然不與相通以唐太宗之威德再擧伐之無功而還國朝肇興首先臣服著勳王室世祖皇帝釐降公主仍賜詔書獎諭曰衣冠典禮無隳祖風故其俗至于今不變方今天下有君臣有民社惟三韓而已爲高麗計者當欽承明詔率祖攸行修明政教朝聘以時與國咸

休可也而乃使其婦寺之流根據中國寔繁有徒怙恩恃寵反撓本國至有冒干內旨爭馳傳遞歲取童女絡繹輩來夫其取人之女以媚于上爲己之利此雖高麗自取之也旣稱有旨豈不爲國朝之累乎古昔帝王發一號施一令天下顒顒望其德澤故稱詔旨曰德音今屢降特旨奪人室女甚爲不可夫人之生子鞠之育之將以望其反哺也無尊卑之別華夷之閒其爲天性一也抑彼風俗寧

但男異居女則不出若為秦之贅壻然凡致養于父母者有女之尸焉故其生女也恩斯勤斯日夜望其長能有以奉養而一朝奪之懷抱之中送之四千里外足一出門終身不返其為情何如也今高麗婦女在后妃之列配王侯之貴而公卿大臣多出於高麗外甥者此其本國王族及閥閱豪富之家特蒙詔旨或情願自來且有媒聘之禮焉固非常事而好利者援以為例凡今使其國者皆欲妻妾非但取童女而已夫使于四方將以宣布上恩詢咨民隱詩不云乎周爰咨詢周爰咨諏今乃使于外國貨色是黷不可不禁也側聞高麗之人生女者即秘之惟慮不密雖比隣不得見每有使臣至自中國便失色相顧曰胡為乎來哉非取童女者耶非取妻妾者耶已而軍吏四出家搜戶索若或匿之則繫累其隣里縛束其親族鞭撻困苦見而後已一遇使臣國中騷然雖雞犬不得寧焉及其

聚而選之妍醜不同或啖其使臣而飽其欲雖美而舍之舍之而他求每取一女閱數百家唯使臣之為聽莫或敢違何者稱有旨也如此者歲再焉或一焉間歲焉其數多者至四五十既在其選則父母宗族相聚哭泣日夜聲不絕及送于國門牽衣頓仆攔道呼號悲痛憤懣有投井而死者有自縊者有憂愁絕倒者有血泣喪明者如此之類不可殫記其取為妻妾者雖不若此逆其情取其怨則無不同也書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恭惟國朝德化所及萬物咸遂高麗之人獨有何罪而受此苦乎昔東海有冤婦三年天旱今高麗有幾冤婦乎比年其國水旱相仍民之飢莩者甚衆豈其怨歎能傷和氣乎今以堂堂天朝豈不足於後庭而必取之外國乎雖承恩於朝夕猶懷父母鄉黨人之至情也而乃置之宮掖愆期虛老時或出之而歸之寺人終無事者十之五六其怨

氣傷和又何如也事有小弊而爲國之利者容或有之然不若無弊之爲愈也況無益於國家取怨於遠人其爲弊不小者哉伏望渙發德音敢有冒于內旨上瀆聖聽下爲己利而取童女者及使于其國而取妻妾者明示條禁絶其後望以彰聖朝同仁之化以慰外國蒸義之心消怨致和萬物育焉不勝幸甚帝納之本國除判典校寺事忠惠後二年奉表如元因留居凡六年元授中瑞司典簿時

本國官爵猥濫奴隷亦得軒冕殿中崔江求爲正尹轂聞之寄詩云不妨正尹生前得猶勝中書死後加安就趙溟死後皆拜中書故云忠穆襲位還國轂寓宰相書曰惟吾三韓國之不國亦已久矣風俗敗壞刑政紊亂民不聊生如在塗炭幸今國王受命之國民之望之者若太旱之望甘霔然國王以春秋之富謙恭冲默一國之政聽於諸公則其社稷安危人民利病士君子之進退皆出於諸公夫

進君子則社稷安退君子則人民病此古今之常理也然則用人又爲政之本也蓋用人則易知人則難不問邪正不論高下唯皆是視惟勢是依附我者雖姦諂而進之異己者雖廉謹而退之則其用人不旣易乎用人易故政日亂政亂故國家隨以危亡此不待遠求諸古實目前之明鑑也古之人知其然於一進退人之際而必察其所行所從來惟恐黷于貨而奪于勢也然猶朱紫相奪玉石相

混其知人不旣難乎即今本國之俗以有財爲有能有勢爲有智至以朝衣儒冠爲倡優雜劇之戲直言正論爲閭里狂妄之談宜乎國之不國也轂之所以離親戚去鄉國久客於輦轂之下者正爲此耳比聞諸公所以輔政更化者與前日甚不相遠名雖尚老而少者實主其柄名雖尚廉而貪者實執其權旣斥惡少而大者不悛其惡旣改舊臣而新者反附其舊知人不難用人甚易似非國王[illegible]

任之意朝廷聞之得無不可乎或曰不必寓書諸公徒見其怒而無所益也穀應之曰社稷苟安人民苟利將具本末言之朝廷達之天子豈以諸公之怒而便含默耶是用敢貢狂瞽之說惟諸公之垂察焉順帝幸上都穀扈從本國拜密直副使累陞知司事進政堂文學封韓山君以頒朔還國與李齊賢等增修閔漬所撰編年綱目又修忠烈忠宣忠肅三朝實錄與陽川君許伯掌試取金仁琯等

穀伯狥私多取世家不學子弟憲司彈之不出新及第依牒復還于元中書差監倉本國拜都僉議贊成事尋還國忠定即位穀以嘗請立恭愍不自安遊關東明年元授奉議大夫征東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又明年卒年五十四謚文孝性端嚴剛直人皆敬之所著稼亭集二十卷行于世子穡自有傳

禹倬

禹倬丹山人父天珪鄉貢進士倬登科初調寧海司錄郡有妖神祠名八鈴民惑靈怪衣祀甚瀆倬至即碎之沉于海淫祀遂絕累陞監察糾正時忠宣蒸淑昌院妃倬白衣持斧荷藁席詣闕上䟽敢諫近臣展䟽不敢讀倬厲聲曰卿爲近臣未能格非而逢惡至此卿知其罪耶左右震慄王有慚色後退老禮安縣忠肅嘉其忠義再召不起倬通經史尤深於易學卜筮無不中程傳初來東方無能知者倬乃閉門月餘參究乃解教授生徒理學

始行官至成均祭酒致仕忠惠三年卒年八十一

安軸　宗源　補

安軸字當之福州興寧縣人父碩以縣吏登第隱不仕軸生而穎悟力學工文中第調金州司錄選補史翰除司憲糾正忠肅十一年中元朝制科授遼陽路蓋州判官時忠肅被留于元軸謂同志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乃上書訟王無他王暠之趣授成均樂正蓋州

守遣人遣請王方嚮用故不能去累遷右司
議大夫忠惠即位命存撫江陵道有文集曰
關東瓦注入判典校知典法事忠肅復位凡
得幸忠惠者皆斥之或以軸為所斥者親罷
之既而起為典法判書忤內竪用事者又罷
忠惠復位又拜典法判書轉監察大夫自樂
正至監察大夫皆帶館職表箋詞命多出其
手以檢校評理出牧尚州時母在興寧軸往
來以盡孝忠穆立召為密直副使累陞僉議

贊成事監春秋館事與李齊賢等增修閔漬
所撰編年綱目又修忠烈忠宣忠肅三朝實
錄執事者不喜儒罷封興寧君已而復職四
年疾作乞致仕復封興寧君卒年六十二謚
文貞處心公正持家勤儉嘗曰吾平生無可
稱四為士師凡民之屈抑為奴者必理而良
之碩早没軸教二弟輔輯俱登第輔輯事之
亦如父子宗基宗源
宗源字嗣清年十七登第忠肅時選補史館

扶滿當遷同僚沈東老年高位下宗源讓之
軸聞而喜曰讓德之先也我讓於人人誰搶
我我家有人殆益昌乎後一年始調三司都
事恭愍初授典法正郎時田民刑訟皆聚典
法裁決平允人稱其明累遷侍御史出按楊
廣道王避紅賊南幸宗源來謁於道先往忠
州備供御左右譖曰按廉到忠州已踰嶺而
遁矣王信之遣中使執以來使者至忠州見
宗源在館辦供頓執與俱來王知其誣釋不

問王次陰竹吏民皆逃匿以宗源不能供張
下巡軍貶知清風郡事後為典法摠郎辛旽
擅權士大夫爭趨附之有執政者言吾等薦
公於領相諫官可得宜速往謁宗源辭曰我
本踈懶趨勢非吾所能也執政慚反譖之出
為江陵府使有惠政未久而代民立生祠以
祀之閑居七八年屏跡不出及旽誅起為司
憲侍史遷右司議大夫辛禑即位與左司議
柳珣門下舍人金濤起居舍人朴尚眞獻納

林孝先正言盧嵩閔由誼上書都堂曰宦者爲患趙高而下班班可見我忠宣王吐蕃之辱忠惠王岳陽之禍皆由伯顔禿古思龍普之所爲也至於前月萬生大逆極矣今主上幼沖當親老成以養德性不可復令宦者朝夕狎昵壅蔽聰明以至誤國至於魂殿既有都監敬供朝夕不可復令宦者紛然聚會以基固寵之地伏惟諸相國爲國深慮擇其忠謹者十餘人以備宮內掃除之役其別賜及祿俸毋得疊受以費國用其餘徒黨各令從便毋使復爲國家之患時禑年幼政出宰相故宗源等獻書異其處置宰相不以爲慮歷成均大司成右常侍進大司憲時執義金承得等希池奫意請誅林樸宗源畏其勢莫敢言改判崇敬府事未幾封興寧君尋以門下評理復兼大司憲賜純誠補祚功臣號與同僚上疏言自古宦寺擅權必至誤國故我祖宗擇臣僚有德行者給事左右宦官不過數

人以備宮闈洒掃未嘗授以文武官爵先王即位之初亦遵古制其後宦寺夤緣乘間用事廣樹朋黨卒有萬生之禍可勝嘆哉逮至殿下李得芬但以先代微勞位至贊成招權納賄讒毁朝臣中外臣庶莫不切齒幸賴廥斷遣黨于外然其徒黨尚多濫受官爵虛費祿俸無補國家將來之禍實爲可慮請依祖宗舊制擇聰敏者不過十人以備宮內使令餘悉罷黜又與掌令呂克禋尹就持平成石珚等上疏曰近來大明譴責我國每請謚承襲不降德音以我國所不產金銀馬匹定爲歲貢厥數甚多雖抽歛文武官以至散官尚未充額貪利無識者不顧大體利其販賣所持私物於進獻數十常八九大明益不直我而輒拒使者不納今又遣使大明安危係焉其私物宜差等定數數外雖一匹布不得賫行擇遣清白有威望者於西京安州等處與都巡問使搜撿如有私賫金銀馬匹及數外

布匹者置之極刑妻孥家産沒入官其知情
不禁者削職又一行有犯禁者使副亦皆科
罪從之改封順興君加純誠翊戴輔理功臣
號又拜政堂文學崔瑩誅權臣貪汚者以宗
源清謹擢門下贊成事提調銓選事辭不克
恭讓朝判三司事進封興寧府院君仕
本朝判門下府事卒年七十謚文簡性簡重
風神清朗勤謹安詳嘗作亭扁以雙清客至
必置酒不務豐侈惟以禮意款洽子仲溫景
良景恭景儉

輔字貞之年十九登第調慶州司錄選補春
秋脩撰累陞編修官忠穆元年中元朝制科
授遼陽行中書省照磨兼承發架閣庫輔曰
既受命不供職是不恭也況照磨惟掌文
書無他務吾當赴省既上官省官重其才皆
禮貌之輔曰吾今足以塞吾責母老不歸養
非孝也於是弃官東歸後拜右代言兼執義
忠定時爲典法判書恭愍立知其賢授密直
提學兼監察大夫提調銓選事一日夜將半
王召輔入有所除授既而曰今日何日命取
曆觀之曰猖鬼也姑止輔嘗惡陰陽拘忌則
跪曰王者奉天時不在於此願殿下欲行則
行猖鬼何害王變色四年拜政堂文學輔自
謂遇知知無不言久而王以爲鬧於事情輔
亦以母老乞骸歸養爲東京留守以近興寧
也六年卒年五十六謚文敬性剛直廉潔喜
讀史漢爲文章去華取實達而已矣臨事務

遵大體略不依違顧望且不事生産及歿家
無擔石之儲無子

崔瀣

崔瀣字彥明父一字壽翁雞林人文昌侯致
遠之後父伯倫擢魁科官至民部議郎元授
高麗王京儒學教授瀣幼穎悟九歲能詩既
長學日進大爲先輩所服登第補成均學官
學諭闕員瀣與李守者爭政丞崔有渰欲與
守伯倫篤有渰語頗不遜詆伯倫于孫爵齒

瀣選藝文春秋檢閱以事貶長沙監務召拜
藝文春秋館注簿忠肅八年應舉于元中制
科授遼陽路蓋州判官及東還藝文成均典
校三館出迎于迎賓館遷藝文應敎始赴蓋
州地僻職冗居五月移病東歸累官至檢校
成均大司成瀣才奇志高讀書爲文辭不資
師友超然自得不惑異端不溺習俗而務合
於古人至論異同苟知其正雖老師宿儒爲
時所宗者且詰且折確持不變延祐科興開

詔乃曰可試所學旣而果中制科同年狀元
宋本稱其才屢形於詩自是名益著異己者
益不喜而排之瀣又不善伺候放蕩取言卒
不大用然取友必端詩酒自娛嘗過東萊縣
登海雲臺見合浦萬戶張瑄題詩松樹曰噫
此樹有何厄遭此惡詩遂削去之塗以土行
至安東瑄聞之怒命猛將三四追之得傔從
一人歸械立門外瀣潛踰竹嶺還京大爲儒
林所笑其恃才傲物類此生平不理家人生

產業自號拙翁後居城南獅子山下自著猊
山隱者傳曰隱者名夏屆或稱下逮蒼槐其
氏也世爲龍伯國人本非覆姓至隱者因夷
音之緩倂其名而易之隱者方孩提已似識
天理及就學不滯於一隅纔得旨歸便無卒
業其汎而不究也稍壯慨然有志於功名而
世莫之許也是其性不善於伺候而又好酒
數爵而後喜說人善惡凡從耳而入者口不
解藏故不爲人所愛重輒擧輒斥而去雖親

友惜其欲改或勸或責不能納中年頗自悔
然人已待以非可牢籠未可用而隱者亦不
復有意於斯世矣嘗自言吾所嘗往來者皆
善人而其所不與者多欲得衆允難矣此其
所短乃其所以爲長也晩從獅子岬寺僧借
田而耕開園曰取足自號猊山農隱其銘座
右曰爾田爾園三寶重恩取足奚自愼勿可
護隱者素不樂浮屠而卒爲其佃戶蓋託風
恣之褻以自箴耳忠惠後元年卒年五十四

嘗選本國名賢詩文題其目曰東人之文凡二十五卷所著拙藁二卷行於世無子家又甚貧無以襄事朋友致賻乃克葬

張沆

張沆史失世系爲人廉正有文登第稍遷司憲糾正官累左司議大夫忠肅見諸留元五年未歸沆奮義忘身侍從有勞以功賜鐵券尋牧羅州入爲軍簿判書忠惠時拜密直提學權授僉議參理平壤尹封永山君忠穆初除政堂文學每進對常以敬寢圖爲戒嘗致書都堂曰主上隆師向學樂聞善道而儉邪弄權欺天罔上使刑政不平害及無辜致傷和氣天降旱災餓莩載路烏鳶犬豕之所爭食不可忍視若悉掩埋且賑飢乏和氣可通豐稔可致也恭愍立以沆邃禮學命修正大廟禮樂器服及卒王曰今宰相孰有盡心宗廟如張訥齋者乎諡文顯

李晟

李晟潭陽人弱冠登第調溫水監務移水原司錄秩滿挈家歸竹溪村舍不求祿仕日以討墳典爲事後被薦補國子博士除閤門祗候年五十九拜左司補入直西省作詩云樂砌清風欺我老竹溪明月誘吾情昨宵已決歸田計雪盡江南匹馬行翌日棄官歸田一時名儒會晟草堂設尊俎餞之忠宣在燕邸聞其名超授內書舍人遷典儀副令藝文應教轉選部議郎忠肅元年弃官南歸加民部典書致仕後爲化平府使未幾又辭卒年七十五無子爲人質素無華自少力學卷不釋手所至學者如雲時人謂之五經笥

趙廉 王伯

趙廉字曾直淳昌人忠肅朝登第又中元朝制科授遼陽等路捴管知府事爲典理佐郎論昭穆之制語在禮志忠惠初除正言與許邕鄭天濡等上書論崔安道子璟借述登第韓宗愈取士不公王欲下廉等獄壁臣朴連

進曰諫官不可罪乃立後拜左司議大夫時
詔使入國誣王以不迎詔鞫兩府甚急兩府
皆承厭與右司議王伯上疏言君臣一體禍
福共之且臣爲君隱猶子爲父今兩府私軀
命遺君父罪請論如法辭甚剴切王覽其疏
義之與伯同拜密直副使由司議入樞府前
此所無有也忠惠後四年卒年五十四嘗與
中朝士大夫講明經史無不通伯初名汝舟
江陵人本姓金新羅太宗五世孫周元之後

遠祖乂佐太祖有功官內史令太祖納其女
爲妃賜姓王伯忠烈朝登第忠肅時以糾正
叅銓注尋爲左司補雙人李仁吉妻父西京
郎將崔得和爲隨州守伯與右司補李齊等
不署告身仁吉訴之杖伯等闕下流海島忠
惠後二年乞骸骨歸老全州忠定二年卒年
七十四無子伯與謙皆嘗與曹頔之亂語在
頔傳

李伯謙

李伯謙平章事公升四世孫風儀端麗忠烈
朝登第調南京司錄累轉右正言知內旨出
爲公州副使勸農來民以富饒入爲右司諫
忠宣初授司憲執義陞右代言知選部事藝
文館同伯累轉密直副使選部典書出牧濟
海二州以最聞忠肅五年濟州賊魁使用金
成等嘯聚兇徒逐星主王子以叛欲討之而
難其人賊黨咸曰若得李伯謙宋英來撫吾
豈敢叛乎乃遣伯謙及英招撫之未幾賊平

其見愛畏如此八年加同知密直司事卒年
五十八子資深

申君平

申君平平州人登第忠肅朝爲臺官時賂權
貴得官者幾百餘有崔琬者嘗匿父喪赴舉
後中第爲水州叅軍有穢聲爲同榜所斥倚
權豪爲成均學錄君平皆不署告身又不署
大丞姜融贊成蔡河中懷義君崔老[illegible][illegible]代
言曹舉卿元尹申時用持平尹賢告身以故

見忤罷朝野惜之翌日掌令朴元桂署之人
譏其怯恭愍元年授羅州牧使時母年九十
嬰疾君平牢辭不赴四年拜左代言王命罷
義成倉官金以道禹攸吉德泉倉官崔云固
申天命未幾攸吉拜典客寺丞攸吉君平友
壻也以道等頗有言君平惡之白王收除目
抹攸吉名後王欲授僧職召君平方直宿辭
以疾後拜御史大夫

列傳卷第二十二

列傳卷第二十三　高麗史一百十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
敎修

崔有渰

崔有渰平章事滋之子性恬退不求名仕宦
十年不遷忠烈久聞其名即位除監察雜端
遷侍丞上疏直言時事忤旨流大青島承旨
趙仁規白王曰有渰勵節奉上不可輕弃固
請再三王怒稍解召還復職侍史沈諹等上
疏極諫王怒囚諹遂島所流有渰海島仁規
又曰有渰以病在告未嘗與聞由是得免累
轉右副承旨進副知密直司事監察大夫歷
右常侍判三司都僉議贊成事帝徵陪臣賢
者有渰膺命如元時行省平章闊里吉思欲
革本國奴婢之法有渰奏請仍舊俗帝從之
以功賜錄券王嘗欲廢忠宣以瑞興侯琠為
後有渰言於王曰殿下未嘗祭景靈殿乎太
祖及親廟睟容具在若瑞興侯立追王其祖

禰西原始陽二侯入祔則殿下親廟主不容
不遷殿下千歲後寧能信其不爾也高宗元
宗臣及事之今老矣不忍一朝忽不祀臣者
不諫無以見先王於地下王憮然動容者久
之忠宣乃拜僉議中贊判典理監察司事時
忠宣欲遵元法別軍民有淳諫止之忠烈薨
忠宣自元還國賜有淳玉帶壽改守僉議政
丞監春秋館事大寧君賜輸忠順義輔理功
臣號初尚書李德守女選入元後爲寵臣妻

與承旨泰宗璘爭臧獲寵臣奏帝遣工部尚
書哈剌台來因宗璘兄弟于行省欲奪宗璘
文券有淳固爭之言甚激烈哈剌台不能奪
謄寫而去國人皆嘆曰眞宰相也王以有淳
年高令五日一至都堂議軍國大事命柳淸
臣治庶務壽以淸臣代之忠肅朝復起爲政
丞判選部事大寧府院君如元賀正時元欲
立省我國革世祿奴婢法有淳詣中書省力
請止之及還國人擧手加額泣曰存我三韓

者崔侍中也時年八十六忠惠元年卒年九
十三謚忠憲歷仕四朝爲國元老朝野倚重
子持

金台鉉　光載

金台鉉字不器光州人遠祖司空吉佐太祖
有功父須膂略過人登第由御史出知靈光
郡從將軍高汝霖討三別抄先登沒陣不還
母高氏夢明星入懷中生台鉉十歲而孤勤
學夙成風儀端雅眉目如畫嘗與儕輩受業

先進家先進奇愛之屢引入餉之家有女新
寡稍解詩一日從窓隙以詩投之曰馬上誰
家白面生邇來三月不知名如今始識金台
鉉細眼長眉暗入情台鉉自此絶不往叔父
金周鼎見其詞賦異之曰大吾門者必汝也
吾兄爲不亡矣忠烈元年年十五魁監試明
年登第後又中殿試授左右衛叅軍直文翰
署爲左倉別監判鷹坊事印侯等構以不給
鷹坊人倖因巡馬所累轉版圖摠郎與權溥

趙簡典銓注遷右承旨進密直副使賀聖節
如元至上都適帝幸甘肅詔天下進賀使皆
至京師而止台鉉言於中書省曰下國自事
大以來歲時賀未嘗有闕止於京師帝命
也達於行在吾君命也吾寧獲罪於帝不敢
廢吾君命省許之遂達行在帝嘉忠懇大加
賞賚賜御饌以寵之遷同知司事文翰承旨
知貢舉取士率新及第上謁王賜宴時元使
李學士在席言於王曰天下無此事唯貢舉
不墜古風往歲與張參政奉使適見之今又
拜觀敢不拜賀元授征東行中書省左右司
郎中陞知僉議司事時奸臣分黨離間王父
子情不相通台鉉周旋其間一以至公人無
閒言及忠宣奉仁宗靖內亂本國臣僚懷二
者悉誅竄獨留台鉉復知密直司事尋爲浴
議贊成事忠宣即位分遣大臣推詳道民戶
台鉉爲楊廣水吉道計點使行水州牧使諸
道報僉議司受旨畫發回牒曰當依楊廣水
吉道所爲行之故諸道皆取法以商議贊成
事例罷閑居者十年忠肅八年起爲僉議評
理尋判三司事忠宣竄吐蕃忠肅被留于元
國中黨論起首相從王台鉉雖首居二府在
下者秉權事多扞格然賴台鉉鎮定終不至
誤國伯顏禿古思謀危忠宣其兄任瑞奉僉
之甲牌面淑妃令群臣上書中書省訴之台
鉉先署名白元恒朴孝修皆托辭不署忠肅
復位政多所更改欲罷台鉉既而曰此老終
始無他不宜去執政無贊之者卒罷尋以僉
議政丞致仕台鉉母年百歲歲賜廩三十碩
及百二歲而卒後革官制改中贊致仕十七
年忠惠以世子在元王請傳位元遣使來取
國王印令台鉉權行省事使者還宰相以忠
肅命召台鉉至則收省印因台鉉及尹碩元
忠等以鄭方吉權行省事於是台鉉挈家東
遊金剛山蓋遠嫌也忠惠遣使責宰相擅收
省印罷左右司官馹召台鉉復署省事是年

卒謚文正年七十性廉直言動循禮晝不臥
晷不袒待人以和事母孝教子孫有方不妄
交人亦無爲仇怨者歷事三朝進退以義處
煩劇裁決精敏人服其明嘗歷代典故如昨
日事每國有大疑必就咨決嘗手集東人詩
文號東國文鑑子光軾光轍光載光軫光軾
登第官至摠部議郎光轍登第官累判密直
封化平君光軫登第而夭光轍光載光軫繼
室王氏出也王氏以三子登科食國廩歲二

十碩
光載字□□興生而身長二尺餘父母異而絕
愛之忠宣朝登第補成均學官從忠惠王如
元以勞授司僕寺丞遷都官正郎曹頔作亂
伏誅王被執如元光載曰吾君危矣吾忍獨
免乎往從之王復爵東還除軍簿摠郎參銓
選累遷判典校寺事王素憚光載嚴直左右
群小又多忌之無所籍口乃曰金公愛靜仕
進非其志王信之罷其職忠穆立拜右副代

言轉知申事用事大臣惡不附己奏改版圖
判書王尋悔除密直副使提調銓選陞知司
事忠定即位開書筵以光載爲師固辭拜僉
議評理仍掌銓選時德寧公主頗干預政事
臣不能沮光載奮然而出公主再召竟不應
俄遷三司右使白王曰文選吏曹主之武選
兵曹主之摠于政房自權臣始非令典也請
復舊制王從之然必欲用光載命兼典理判
書恭愍立杜門不出凡十二年奉養其母朝

夕盡禮母歿廬墓終制每祭必涕泣不止王
聞而嘉之使人諭曰思與卿語可使得見乎
光載時抱疾扶入見王曰年顔非甚衰也而
有斯疾何耶歎惜久之命有司旌表所居曰
靈昌坊孝子里復其里若干戶以奉事焉光
載敦行孝悌居家不治生産左右琴書湛如
也臨歿謂其妻曰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禮
也可與衆婢退矣且戒毋高聲疾言以擾我
也謚文簡子興祖倜儻有志官至軍器監歷

宰水原海州與金𠅏額金精等謀誅辛旽事洩爲所害

金倫 敬直 希祖 承煦

金倫字無已然理孫之子忠烈時哈丹來寇國人入江華避之倫外舅許珙爲冢宰殷其後令倫挈家以先倫年十四指畫如成人一族賴之蔭補國簿判官累轉神虎衛護軍以洪子藩薦爲辨正都監副使有巨室與鄕民爭一女奴子孫百口倫閱其籍曰此某代某

相與歲月與諸子立券者距今若干年矣當女奴子若孫以較先後相懸而女奴之名一字微倫必僞也某相諸子俱有後當家置籍一本盍取而考之巨室果詘後爲監察侍丞有甲乙二人爭家口乙曰先世嘗訟于臺知臺姓許者按分之甲所得物故無㫖奪乙家幸得藩息遺火亡其籍甲幸災誣乙爲兼并爾倫默計歲月曰所謂許知臺必吾家文敬公也命吏檢當時印簿所分名數俱存以詰

甲甲亦詘其精詳多類此內臣挾憾手敺五品郞殿門倫劾論甚峻兼劾諸左言不以實爲內臣地者內臣方有寵譖左亦遷官大族斥倫左遷爲州官時大修宮室及佛廟驅民就役使者旁午皆憚倫非不得已莫敢入境州人賴以息肩倫嘗從忠烈入朝忠宣日候于邸從臣慕顧退縮倫身兼數任獨侍左右忠烈嘉其志忠宣亦待以禮忠肅留元五年瀋王暠得幸于帝群不逞誘脅國人上言願

得瀋王爲主倫與弟元尹禑獨不署名或私於倫曰違衆自異若後悔何倫罵曰臣無二心職耳何後悔之有尋以慶尚全羅都巡問使鎭合浦號令嚴明吏民安輯後加僉議評理商議會議都監事三司右使曹頔構亂伏誅忠惠命倫訊其黨于巡軍府一府嫉其從逆欲拷掠痛理倫曰此輩詿誤於頔耳何足責耶若使傷肌膚毀筋骨必謂我枉法强服以欺朝廷乃弛其刑因感悅首罪無隱獄成

驛闕丞相伯顏右頔黨顧奏徵忠惠忠惠道
召倫與偕倫辭過六十聞命馳赴數日及之
鴨綠江至則伯顏奏下倫獄令五府官雜問
頔黨多利口倫折以片言辭理簡直五府官
改容目之爲白鬚宰相忠惠東還論功爲一
等圖形壁上封彥陽君賜推誠贊理功臣號
爵其父母妻子賜田及臧獲後帝遣高龍普
賜王衣酒繼遣朶赤執王以歸倫時家居聞
變遽起痛不及奔問詣龍普又知其不可感
以義退與宰相言所以乞哀朝廷者咸曰陪
臣犯天威恐有大譴故政丞姜莊曰帝意未
測如之何如之何李凌幹曰今天子聞王無
道罪之若上書論奏是以天子之命爲非可
乎倫厲聲曰臣之於君子之於父妻之於夫
當盡其恩義耳其父被罪爲其子者忍不救
乎其言帝意未測者何謂也諸相皆默然倫
又言今之呈省雖不蒙俞然救其主而得罪
吾知其必無也一坐皆然之遂決議上書令

僉海君李齊賢草之國老多不署名竟未就
倫終身憤憤形於言色忠穆初爲贊成事尋
陞左政丞未幾乞退封府院君號加輔理忠
惠薨以未謚王及德寧公主將請于元召倫
問之對曰先王不返徒以親近憸壬斂怨累
德今禍首猶在必先正其罪以明先王非辜
然後可請遂與李齊賢朴忠佐等耆老上跪
極言康允忠罪惡以爲聖武皇帝肇基朔方
忠憲王纂義先服世祖皇帝班師南國忠敬
王冒險親朝賴及子孫世爲甥舅允忠屑屑
小人專權於國流毒於民至使先王存被譴
訶歿稽贈謚若不舉正此賊之罪無以追明
先王之忠請詳憤憤之詞以慰冥冥之恨王
及大妃感悟轉呈于元撥倫改正請謚二表
遣之倫謝曰臣桑榆之年七十又二恐顚隮
遺路以辱明命然喘息尚存敢不黽勉退而
理裝將如元忽得風疾十日不飮水漿令左
右扶起具衣冠端坐而逝謚貞靖倫仁於宗

烟信於故舊喜觀書多識典故人有問者響
應無疑予可器敬直淑明希祖承矩二人出
家

敬直累官至密直忠定初以毀辱王杖流海
島恭愍召拜僉議評理陞贊成事進封彥陽
府院君後拜守司徒上柱國彥陽伯紅賊退
倭又寇楊廣諸縣京城戒嚴敬直詣王宮見
宰樞博弈戲謔還家大息曰國家其將亡
乎吾胃中如焦火矣時雖大平宰相不可戲

謔令不恤兵革饑饉耽樂若是欲不亡得乎
如吾父在聞之即欲死矣卒官檢校侍中

希祖登第累遷都官佐郎恭愍初轉軍簿判
書改簽書樞密院事倭寇楊廣道京城戒嚴
簽坊里丁爲兵亦令百官從軍國子學官上
書言臣等常侍夫子廟庭學官從軍古無例
侍中廉悌臣李嵒曰爾雖不侍孔子焉往希
祖爭之不得後拜樞密院使紅賊逼京都從
王南幸賊平與平章李公遂叅政黃裳分守
京城錄扈從功爲一等壽以事流順天府德
興君之變諸州軍將赴西北面禦之屯京城
東郊未發平澤軍謀亂伏誅宰樞議軍乱必
由流貶宰相列姓名欲置極刑時李春富亦
在貶中曰金希祖李春富焉有是謀句去
之

承矩恭愍朝授監察掌令尋以典儀令存撫
江陵道未發與郎將康伯顏鬪毆之伯顏曾
有隨從勞訴于王王怒繫巡軍宰相朴樹年

請原之止罷其職後爲慶尚道按廉以病還
道卒操行廉潔中年而夭人皆惜之

王煦 重貴

王煦初姓名權載蒙古名脫歡政丞溥子也
其兄準受知忠宣王王問其兄弟聞載名則
喜未及見授郎將俄遷三司判官王在元召
之一見遂以爲子賜姓名王煦係屬籍王還
國出入常同車由司僕副正轉司憲執義忠
肅元年陞爲三重大匡雞林府院君三年加

寧院大君時稱王弟年二十餘忠宣還于元
奏為皇太子逕古赤爵雞林郡公邸都下買
田宅以賜七年宦者伯顏禿古思搆忠宣流
于吐蕃煦欲以身代帝聞而憐之禿古思不
能害煦與門客兩三人將詣吐蕃道見使者
西去與語使者喜曰吾奉詔迎王來矣吾當
巡諸路恐晚公宜先報因與驛三騎煦兼行
至臨洮見王既而使者適會遂陪至京師及
忠宣薨服衰麻奉柩東還既葬每朔望私祭

陵下至歿身忠肅留元瀋王內懷覬覦詭計
百端而王無所可否左右多反覆煦獨以義
自將終始無閒言自忠宣薨垂二十年未有
謚煦如元請謚并請忠肅謚柄國者莫助煦
自以為己責所費無算卒得請忠穆元年丁
母憂起為僉議右政丞溥尚無恙強之再三
不獲已視事首以選法歸之典理軍簿舊制
官吏祿薄賜京畿田人若干畝謂之祿科權
貴奪之幾盡諸領府尤受其害煦下令復之

由是為姦貪所惡而罷以金永煦代之時人
缺望明年溥卒踰月帝命煦脫衰入朝又明
年煦與左政丞金永旽奉帝旨來告王曰帝
問先王失德臣等奏先王初不若是但小人
導之耳其徒尚在不去亦誤今王帝然之勅
臣等曰汝其往治之太妃聞之泣下賜酒慰
謝永旽傳帝密旨曰可復以王煦為政丞時
右政丞盧頙在側慙赧而退稱疾不出於是
置整治都監以煦及永旽贊成事安軸判密

直金光轍為判事鄭珽金玔等為屬官分遣
屬官量諸道田皆兼按廉玔為楊廣道判川
縣吏書以公田賂政丞蔡河中理問尹繼宗
玔截吏耳徇于道內牒報都監錄事安吉祥
懷繼宗舊恩不以告煦永旽愬批其頰鳴鼓
黜之元遣使賜煦永旽衣酒及鈔敦勸整治
煦等以奇皇后族弟奇三萬倚勢奪人田怨
行不法杖之下巡軍獄死行省理問所收都
監官佐郎徐浩校勘田祿生訊問煦與永旽

呈書于僉議府曰我等親奉帝命整治本國
令行省理問所以三萬之死歸咎都監因浩
祿生理問河有源挾私枉問必欲誣服自令
不能整治龔轉達中書省既而煦與永旽欲
親奏帝如元理問所累遣人追之悉囚都監
官會帝遣中書省右司都事兀理不花等賜
衣酒于王及煦永旽以賞整治煦永旽至洞
仙驛遇之乃還不花以帝命問整治幾何理
問所聞之釋浩等又因浩誣服囚都監官吳

璟陳永緒安克仁李元具全成安子獄等權
之復欲誣加其罪不服皆下獄元聞三萬死
遣工部郎中阿魯刑部郎中王胡劉等來鞫
之復遣直省舍人僧家奴杖整治官白文寶
等十數人惟煦安軸以帝命原之光轍元具
以病免杖帝仍降璽書復置整治都監令煦
判事時永旽執已見煦恥與校帝詰之事皆
委煦尋領都僉議司事四年復為政丞京城
大飢楊廣西海尤甚煦發廩賑濟所全活甚

衆忠穆薨德寧公主命煦與府院君奇轍攝
行征東省事煦等遣李齊賢如元上表請立
嗣王忠定元年入賀聖節東還至昌義縣以
疾卒遼東部使者傳歸其柩年五十四為人
剛正莊重魁顏脩幹望之毅然平生不妄言
稍讀書通大義能言先賢事好接賓客雖下
士必待之盡禮再為相以興利除害為心及
卒盧頙憾整治時究治已事沮官葬又令沿
路諸驛禁置柩正廳驛吏望柩號泣迎入祭

之如父母恭愍元年教曰予十年于朝從臣
終始一心功力尤著者煦已官贊政丞王煦
不幸先歿予甚悼之宜加贈謚錄其子孫謚
正獻後配享恭愍廟庭子重貴
重貴有宰相器度恭愍初為左副代言奇轍
伏誅以轍壻流外後拜同知密直司事忤辛
旽見罷時元與本國有釁讒者誣重貴等洩
國陰事于元流之未幾召拜監察大夫十八
年瑞原君廉曾奉世元帥至黃州王禮大將

軍宋光美執皆鞫其由皆誣服與重貫李壽林李明等謀行誅遂囚重貫等獄殺之梟首于市人皆愉其無辜辛禑二年貫成事池奫欲娶市伯妻奇氏數行媒不應一日奫率徒黨至其第婢僕走報曰願夫人避之奇曰我不可苟逃婢僕意其從之奇饗奫以酒奫自以爲事得諧遂欲入室奇捽奫胡批其頰曰宰相有如此強暴之行耶寧死從汝乎奫慚而退奇往告崔瑩曰奫以妾有雖屋欲有之

暴辱於妾公以淸直聞故來告耳乃移居圓人義之子肅嚴道

韓宗愈

韓宗愈字師古漢陽人父英密直致仕忠烈三十年年十八擢第入史翰忠肅朝爲史官修撰魏王館庭碑曰照耀光築爛成花草狀又僧元䨽獻榁草宗愈與內官等以爲聖德致此瑞也累遷藝文應教王置政房以代言安珪掌銓注宗愈與右常侍林仲沇議郞曹光漢柰之韓司僕副正時王留元瀋王暠覬覦王位惡本國多輸錢財于王所以帝命遣人徵其錢物令各倉司刷送所輸文字宗愈及義成倉提擧金仁衍獨不聽暠與王相持國人頗惑宗愈慨然爲王訟理迺與李兆年等連名爲書如元獻之王歸功擢爲代言遂陞知申事王又爲奸臣所誤謂宗愈曰吾欲表請于元禪位瀋王遂密以表授宗愈促令印之宗愈曰國家傳之祖宗豈宜廢嫡以與

旁支乎固諫不得命既退托以墜馬不起與兆年謀諸大臣執奸臣斥之事竟不行忠惠初進密直提學與右代言李君俊同掌試取周賓等崔安道子環借作中試諫官許邕趙廉鄭天濡等論宗愈等取士不公請令覆試曹頔之亂宗愈與政丞金倫理其黨獻成驛閔丞相伯顔不省顧奏徵忠惠宗愈等從之至則俱繫獄事叵測會伯顔死得解王還國論功爲一等拜評理封漢陽君賜鐵券圖形

陞上爵其父母妻子賜田及臧獲儀改賛成事王有岳陽之行時忠於王者宗愈及兆年耳兆年巳卒帝欲托元子召宗愈明年詔奉忠穆歸國輔政拜左政丞王嘗欲觀李白杜甫詩宗愈曰抽黃對白無補於政王命進之宗愈托以無典守者竟不進忠定立權倖用事宗愈以府院君退老其鄉非有事未嘗至京城恭愍元年與僉承澤等入侍書筵王每加優禮復欲相之三年得疾謂子堉曰吾起

布衣位冢宰死亦何恨後三日當與若等訣至期果卒年六十八謚文節自幼瞻視異衆性厚重軀幹魁偉望之儼然知其公輔器自筮仕九轉爲三重大匡常典銓選處事接物皆有餘裕爲文章務去俗氣尤致意於詩又喜談笑樽俎閒和氣油然可愛其未達也與一時名士相往還群飲無虛日號楊花徒宗愈醉輒起舞詩楊花辭曰侍如晦清風飛揚到黃閣中識者皆異之子伯淳仲明季祥

李齊賢　達衷　寶林

李齊賢字仲思初名之公檢校政丞瑱之子自幼嶷然如成人爲文已有作者氣忠烈二十七年年十五魁成均試又中丙科曰此小技耳討論經籍益勤淹貫精硏瑱喜曰天其或者益大吾門乎三十四年選入藝文春秋館忠宣元年擢糾正累遷成均樂正嘗任豐儲內府監斗斛校錙銖無難色人曰李公可謂不器君子忠宣佐仁宗定內亂迎立武宗

寵遇無對遂請傳國于忠肅以大尉留燕邸構萬卷堂書史自娛因曰京師文學之士皆天下之選吾府中未有其人是吾羞也召齊賢至都時姚燧閻復元明善趙孟頫等咸游王門齊賢相從學益進燧等稱歎不置遷成均祭酒奉使西蜀所至題詠膾炙人口驟陞選部典書忠宣之降香江南也齊賢與權漢功從之王每遇樓臺佳致寄興遣懷曰此間不可無李生也忠宣嘗問齊賢曰太祖時契

丹遺橐駝令繫橋下不與芻豆餓而死橐駝
雖不產中國中國亦未嘗不畜之國君有數
十頭橐駝其弊不至傷民却之則已何至餓
而殺之乎齊賢對曰創業垂統之主其見遠
其慮深非後世所及也且宋太祖養猪禁中
仁宗令放之後得妖人覈無所取血知太祖
慮亦及此此亦未爲定論安知太祖養猪之
意不有大於取血者耶我太祖之所以爲此
將以折戎人之譎計耶抑亦防後世之侈心

耶蓋必有微旨此在殿下恭默而思之力行
而體之爾又問我國古稱文物侔於中華今
其學者皆從釋子以習章句何耶齊賢對曰
昔太祖經綸草昧日不暇給首興學校作成
人材一幸西都遂命秀才廷鶚爲博士教授
六部生徒賜彩帛以勸頒廩祿以養可見用
心之切矣光廟之後益修文教內崇國學外
列鄉校里庠黨序絃誦相聞所謂文物侔於
中華非過論也不幸毅王季年武人變起玉

石俱焚其脫身虎口者逃遯窮山蛻冠帶而
蒙伽梨以終餘年若神駿悟生之類是也其
後國家稍復文治雖有志學之士無所於學
皆從此徒而講習之故臣謂學者從釋子學
其源始此令殿下廣學校謹庠序尊六藝明
五教以闡先王之道孰有背眞儒從釋子哉
忠宣嘉納遷知密直司事賜端誠翊贊功臣
號又賜田及臧獲以賞與吳侍從功叅授高
麗王府斷事官後復如元柳淸臣吳潛上書

都省請立省本國比內地齊賢爲書上都堂
曰中庸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
者 也繼絶世擧廢國理亂持危厚往薄來
所以懷諸侯也說之者曰無後者續已滅者
封使上下相安大小相恤天下皆竭其忠力
以藩衛王室昔齊桓公遷邢而始歸封衛
而忘亡所以絆合一匡爲五霸首也霸者猶
知務此況居域中之大以四海爲家者哉竊
惟小邦始祖王氏開國以來凡四百餘年臣

服聖朝歲修職貢亦且百餘年有德於民不
爲不深有功於朝廷不爲不厚歲在戊寅有
遼民曳孽金山王子者驅掠中原之民東入
島嶼陸梁自肆太祖聖武皇帝遣哈眞扎剌
兩元帥討之會天大雪餽餉不通我忠憲王
命趙冲金就礪供饋粮助兵仗擒戮狂賊疾
如破竹於是兩元帥與趙冲等誓爲兄弟萬
世無忘又世祖皇帝返旆江南我忠敬王知
天命之有歸人心之攸服跋涉五千餘里迎

謁梁楚之郊忠烈王亦躬修朝覲未嘗小懈
征收日本則悉敝賦而爲前驅追討哈丹則
助官軍而殲渠魁勤王之效不可枚舉故得
釐降公主世篤甥舅之好而不更舊俗以保
其宗祧社稷繫世皇詔旨是賴今聞朝廷擬
於小邦立行省比諸路若其果然小邦之功
且不論其如世祖詔旨何伏讀年前十一月
新降詔條使邪正異途海宇康乂以復中統
至元之治聖上發此德音實天下四海之福

也獨於小邦之事不體世祖詔旨可乎中庸
之書聖門所以垂訓後世非空言也觀其所
言繼者吾且治之廢者吾且興之亂者治之
危者安之也今無故將叢爾之國四百年之
業一朝而廢絕之使社稷無主宗祧乏祀以
理揣之必不應爾更念小邦地不過千里山
林川藪無用之地十分而七稅其地未周於
漕運賦其民未支於俸祿於朝廷用度九牛
之一毛耳加以地遠民愚言語与上國不同

趨舍与中華絕異恐其聞此必生疑懼之心
未可以家至戶諭而安之也又與倭民濱海
相望儻一聞之無乃以我爲戒而自以爲得
計耶伏望執事閣下追世祖念功之意記中
庸訓世之言國其國人其人使修其政賦而
爲之藩籬以奉我無疆之休豈惟三韓之民
室家相慶歌詠盛德而已其宗祧社稷之靈
將感泣於冥冥之間矣議遂寢忠宣被讒流
吐蕃齊賢又與崔誠之獻書元郎中曰竊伏

海濱歆芳名高下風爲日久矣思欲覩梧竹
之標聞秋陽之論顧無紹介爲之先容因循
歲月顒莫之遂今忽焉披露肝膽以效於前
交淺言深恐未足以感發尊聽然而敝邑於
足下爲恭桑之地雖出幽遷喬泥蟠雲飛家
中原仕上國墳墓親戚固在敝邑於僕等所
欲言又焉得而無情哉今聖天子勵精圖治
大丞相才略不世出言聽計從廟無遺筭有
一夫不獲其所一物不得其平必振拔而安

措之然後已而足下以端慤雄深之質文之
以禮樂詩書高冠博帶優游東閣潤色伊周
而彌縫房杜亦可謂得青雲知已以行其道
者矣竊惟敝邑事大以來百有餘年歲修職
貢未嘗小弛往者遼民遺種金山王子者驅
掠中原之民弄兵于海島朝廷遣哈眞扎剌
帥師討罪天寒雪深甬道不繼軍不得前却
幾爲兇徒所笑我忠憲王命僚臣趙冲金就
礪轉餉濟師掎角而滅之兩國之帥相與約

爲兄弟誓萬世無相忘是則敝邑所以盡力
於太祖皇帝時也世祖皇帝南征返旆將繼
大統時有介弟扇變于朔方諸侯憂疑道路
甚梗我忠敬王以世子率群臣拜迎于梁楚
之郊天下於是覩遠人之悅服知天命之有
歸是則敝邑所以盡忠於世祖皇帝者也忠
敬王襲爵東歸忠烈王復以世子入侍輦轂
世祖念其功嘉其義令尚公主以示殊恩屢
頒詔旨毋改舊俗四海之內稱爲美談我老

瀋王即公主子而世祖親甥也自世祖之時
以至于廠代歷事五朝既親且舊但以功成
不退變生所忽毁形易服遠竄吐蕃之地去
故國萬餘里顚崖絕險十步九折層氷積雪
四時一色嵐瘴薰蒸盜賊竊發革舩渡河牛
箱野宿間關半年方至其域飯麥麨處土屋
辛苦萬狀不可殫記行路聞之尚爲之於邑
況策名委質者哉閽闔阻排雲之叫廊廟絕
蟠木之容雖含恤而憤泣大聲而疾呼孰聞

而孰憐之耶此儀所以當食忘味已臥復起
皇皇栖栖淚盡而血繼者也蓋柔遠敦族先
王之政也以功覆過春秋之法也足下何不
從容爲丞相言之明往日之無他今日之自
艾累世之忠勤不可負國人之思慕不可遏
世祖肺腑之屬又不可以不錄於以入奏冕
旒導霈金雞之擇賜環而東復見天日使聖
天子之世無向隅而泣者則大丞相之德之
美益著於遐邇而不忘本之義善救物之仁
天下皆稱頌於足下豈惟敝邑君臣銘肌鏤
骨圖報其萬一而已哉又上書丞相拜住曰
小國下臣敢以陋言仰瀆尊聽其爲狂僭大
矣然而江河之量無所不容蒭蕘之言必有
可取伏望哀其迫切之意先寬其罪而小加
憐察孟子曰禹思天下有溺者如已溺之稷
思天下有飢者如已飢之也天下之溺與飢
者非禹手攜之而稷遏其哺也何其心斷然
自以爲責而不辭歟天之降任于大人本欲

使之濟斯人也苟覩其困窮無告者恬不爲
愧豈天之降任意耶此所以忘胼胝之苦親
播植之勞宅九土粒蒸民左右堯舜而澤及
後世者也設有一人焉不幸而陷濤瀨轉溝
壑爲稷而見之將圖其須臾之活而已耶吾
知必爲之計使之不復虞飢患溺然後已也
恭惟丞相執事光輔聖天子不動聲色措天
下於泰山之安玉燭淸明年穀屢登戴白之
叟以爲復覩中統至元之治人之生於此時
亦可謂幸矣如此而有一人焉困窮之勢甚
於飢溺執事其何以處之往歲我老瀋王遭
天震怒措躬無所執事哀而憐之生死肉骨
於雷霆之下得從輕典流宥遠方再造之恩
有踰父母然其地甚遠且僻語音不通風氣
絕異盜賊之不虞飢渴之相逼支体羸瘠頭
鬢盡白辛苦之態言之可謂流涕語其親則
世祖之親甥也語其功則先帝之功臣也又
其祖考粤自聖武龍興之際率義先服世著

勤王之效傳所謂猶將十世宥之者也寬謫以來已及四年華心悔過亦已多矣伏惟執事既嘗力救於始無忘終惠於後申奏韃聰導宣睿渥俾還本國以終天年其爲感幸豈止陷濤瀨者履坦途轉溝壑者飫美食而已哉若謂時未可也姑徐爲之日延月引而爲賢且有力者所先天下之士將謂執事見事獨遲小國之人將謂執事爲德不竟竊爲執事惜之既而帝命量移忠宣于朶思麻之地

從拜住所奏也齊賢往謁忠宣謳吟道中忠憤藹然加密直司使賜推誠亮節功臣號尋轉僉議評理政堂文學又封金海君忠肅薨曹頔構亂忠惠擊殺之然其黨在都者甚衆必欲抵王罪元遣使召王人心疑懼禍且不測齊賢奮不顧曰吾知吾君之子而已從之如京師事得辨析功在一等賜鐵券既還群小益煽齊賢屏迹不出著櫟翁稗說忠惠被執于元宰相國老會畏天寺議上書請赦王

罪齊賢草其書曰高麗國耆老衆官謹齋沐上書于征東省諸相公執事朝廷使臣朶赤等欽奉郊天大赦德音前來王京我寶塔實憐二引僚吏備儀仗出迎城外入于本省聽詔訖使臣等就執王上馬回去事出倉卒凡在陪臣措躬無所尚復奚言然念王年少不更事直情徑行所以致此原其本意蓋亦無他天日照臨胡可誣也又念小邦始祖王氏開國殆隅四百二十六年子孫相繼二十八

世歷宋遼金通使往來羈縻而已及我太祖聖武皇帝龍興之際有金山王子者驅掠中原之民圖復亡遼之業勢窮東走陸梁島嶼太祖命哈眞扎剌兩將帥討罪天寒雪深餉道不繼我忠憲王遣趙冲金就礪等助兵与粮一舉破賊於是兩國同盟萬世子孫無忘今日因分所虜生口爲信今小邦有契丹場是也世祖文武皇帝觀兵襄陽阿里孛哥扇變漠北諸侯狐疑各懷去取我忠敬王時爲

世子蒙犯霜露直至汴梁以迎于道世祖皇
見驚喜曰高麗荒遠之邦今我北歸將繼大
統彼其世子自來歸我天贊我也忠敬王既
嘗固陪臣林惟茂父子不喜內屬擅廢立阻
兵江華世子忠烈王奔告朝廷世祖赫怒詔
王復位乘馹入覲王及世子引兵東還擒戮
逆黨去水而陸一心供職忠烈王之世世祖
兩征日本王遣金方慶等修其戰艦每為先
鋒又乃顏之黨哈丹攻陷水達達女眞之地

侵及我疆欲抗天威王出兵逆擊之隻輪無
返者大德末益知禮不花王左右仁宗皇帝
定亂清宮奉迎武宗皇帝為一等功臣是則
王氏忠於朝廷也久矣又念世祖皇帝釐降
忽篤怯迷思公主是生益知禮不花王益知
禮不花生阿納忒室利王阿納忒室利生寶
塔實里王寶塔實里王雖踈且遠其於世祖
實有肺腑之親焉又念皇后奇氏生自小邦
上配至尊誕毓元良為天下所慶賴朝廷之

視小邦不應與諸蕃同焉又念小邦與日本
隔海為隣我之禍福彼則愧其歸化之遲我
之獲戾彼則甘其執迷之顯勢之必然者也
昔周執衛侯衎而卒今復位漢徵梁王武而
亦使歸梁有以見王者之大度也況我朝廷
自列聖以來好生之德萬萬過於周漢而今
則親享南郊尊祖配天大禮既成德音廣布
外薄四海蹈舞歡呼苟有一物不被其仁澤
者所宜痛心欽惟聖天子以宥過無大之仁

儻回一念使我寶塔實里王免離罪咎游泳
恩波且使王氏君臣社稷不替其名衣冠風
俗並仍其制山海愚民獲安舊業則太祖世
祖勤恤小邦之意豈不益明世祖釐降公主
生子若孫以繫遠方之心其規模豈不益遠
皇后誕毓元良天下之慶賴豈不益偉小邦
勤王敵愾之志豈不益堅日本未服之民革
其執迷樂於歸化其意豈不益篤四百二十
六年二十八世血食之鬼豈不益感朝廷甯

過無大好生之德豈不益播於天下後世哉
伏惟執事俯察芻言達于天聰後欲署名呈
省國老多不至事竟未就忠穆襲位進判三
司事封府院君上書都堂曰今我國王殿下
以古者元子入學之年承天子明命紹祖宗
重業而當前王顚覆之後可不小心翼翼以
敬以愼敬愼之實莫如修德修德之要莫如
嚮學今祭酒田淑蒙已名爲師更擇賢儒二
人與淑蒙講孝經語孟大學中庸以習格物

致知誠意正心之道而選衣冠子弟正直謹
厚好學愛禮者十輩爲侍學左右輔導四書
旣熟六經以次講明驕奢淫佚聲色狗馬不
使接于耳目習与性成德造罔覺此當務之
最急者也君臣義同一體元首股肱不親附
可乎今宰相非宴會不相接非特召不得進
此何理乎當請日坐便殿與宰相論議政
事或可分日進對雖無事不廢此禮不然則
大臣日疎宦寺日親生民休戚宗社安危恐

莫得而上聞也政房之名起于權臣之世非
古制也當革政房歸之典理軍簿置考功司
標其功過論其才否每年六月十二月吏都
目考政案用以黜陟永爲恒規則可以絕請
謁之徒杜僥倖之門今若因循不復古制深
恐將來梁將祖倫朴仁壽高謙之輩蜂起而
黑冊之謗不可遏也鷹坊內乘毒民尤甚者
前已下令革罷後復遷延中外失望至使龍
番馳出見責可不愧于心乎德寧實與等庫

凡非古制者一切釐革庶永不負聖旨勸[illegible]
之意刺史守令得其人則民受其福不得其
人則民遭其害官高而降爲者偃肆不遵法
年邁而求得者昏懦不任事或以請謁起壠
畝垂金魚者又不足言也請如古制朝士之
未入叅者必經監務縣令至于四品例爲牧
守而監察司按廉使必行褒貶爲之賞罰所
謂官高者年邁者用請謁起壠畝者如不得
已寧授京官勿與親民之任行之二十年[illegible]

亡不復貢賦不足表之有也金銀錦繡不產
我國前輩公卿被服只用素段子若紬布器
皿只用鍮銅甆瓦德陵作一衣問直則重難
而不爲毅陵嘗責前王變金之衣插羽之笠
非吾祖舊法有以見國家四百餘年能保社
稷徒以儉德也近來風俗窮極奢侈民生困
而國用匱職此而已請寧相今後不以錦繡
爲服金玉爲器又不使袪服乘馬者擁其後
各務儉約諷上而化下風俗可以歸厚也前

三十六

者迫徵暴斂之布便合歸於納者然恐官吏
憤緣爲奸細民未蒙實惠故宜分付諸司以
充來歲雜貢令其得免先納借貸之弊行省
既有文移當早施行三食邑既立之後百僚
俸祿不備夫以一國之主取群臣養廉之資
以實私藏豈不貽譏後世請聞諸兩宮罷食
邑還屬廣興倉充其俸祿京畿土田除祖業
口分餘皆折給爲祿科田行之近五十年邇
者權豪之門奪占略盡中間屢議釐革輒以

危言脅欺上聽卒莫能行此大臣不固執之
所致也果能釐革悅者甚衆不悅者權豪數
十輩而已何憚而不果爲哉州郡遠年貢賦
之逋欠者有司百計迫徵十分莫得其一祇
是斂怨而已望下令自至正三年已前逋欠
貢賦一切蠲免前此數年窮民有因暴斂典
賣男女請令諸道存撫安撫使出榜許其來
京自告因以宮財量給贖還其買者亦令自
首若不自首後有告者不與其直勒還父母

三十七

甚者治罪後與安軸李穀安震李仁復增修
閔漬所撰編年綱目又修忠烈忠宣忠肅三
朝實錄恭愍即位未至國命齊賢攝政丞權
斷征東省事齊賢上書于王曰伏聞聖旨國
王丞相一時受命上自德慶府下至小民踊
躍歡忭不可勝言又奉王旨凡一國緊要利
民利國勾當悉皆行下見聞者莫不有更生
之望但臣才微年邁萬事皆不如人忽承重
命爲權省政丞感激之情上有天日懇不勝

任措躬無地惟望印寶既至妙選賢能以備庶官早下新命尋拜都僉議政丞齊賢下理問裴佺及朴守明于行省獄流直城君盧英瑞于可德島贊成事尹時遇于角山驛贊成事鄭天起爲濟州牧使知都僉議韓大淳爲機張監務時王在元國空虛齊賢措置得宜人賴以安嘗於拜表陛陛上行禮儀衛與王無異人譏之趙日新挾負羈之功兼横驕恣以齊賢居右深忌之相詰齊賢白王曰臣不敢居其贍之地固辭不允又因墜馬傷足上箋辭臣不允加推誠亮節同德協義贊化功臣號齊賢又[illegible][illegible]箋牢讓不已遂致仕日新聚群不逞夜入宮害所忌縱兵誅殺齊賢以辭位得免日新伏誅起齊賢爲右政丞賜純誠直節同德贊化功臣號明年辭以府院君知貢舉取李穡等復爲右政丞辭封金海侯改門下侍中又辭不允六年乞以本職致仕從之國制封君致仕頒祿有差既老而猶受

厚祿於義不安故有是請朝論以爲本職致仕非所以敬老臣也復封雞林府院君奇轍等伏誅王以轍等衣服繒帛賜宦寺及兩府齊賢辭以無功不受又上箋請老仍致仕撰國史於其第史官及三館皆會焉王嘗命齊賢議定昭穆之次語在禮志王又以修築京城訪大臣耆老齊賢上言曰三代而上不可知三代而下立都而無城郭未之聞也我太祖東征西討削平僭亂統三爲一之後七年而甍用瘡痍之民起土木之役所不忍也故不城松京非不爲也勢不可也其後因循至於顯王之初契丹蹂躪京邑燒毀宮室顯王蒼黃南狩當時若有城郭之固契丹未必蹂躪燒毀若此其甚且易也顯王二十年始命李可道築開京城郭後金山王子引兵而來西海道忠清道沙平津北無處不至不得入京都餘古東羅大屯兵黃橋又不能入京都以有城郭也城郭之當修無智愚皆知之矣

若修之則農時不可奪糗粮之資板築之材不可不備起役之後大衆一聚宮城及城門必令守備可也既定此議雖有陰陽忌諱確然不改然後可就也紅巾之亂王南幸齊賢謁于尚州嘗揮涕嘆曰今日播遷何異玄宗祿山之亂及賊退又與洪彥博言曰古人稱壯哉山河此魏國之寳也初若設險守隘制勝可必恨不早圖也賊若野戰則我軍必敗但因雨雪乘賊不虞故勝之此賴宗社山河

之祐也十六年卒年八十一謚文忠天資厚重輔以學問其發於議論措諸事業者俱有可觀初齊賢讀史至則天紀曰那將周餘分續我唐日月後得朱子綱目自驗其學之正人有片善稱譽惟恐不聞先輩遺事雖細以為難及平生未嘗疾言遽色又及穢語晚年閑居對客置酒商摧古今亹亹不倦崔瀣嘗歎曰士別三日刮目相待吾於益齋見之矣齊賢務遵古法不喜更張曰吾志豈不如古

但吾才不及今人耳齊賢之孫連姻奇氏齊賢忌其盛滿及拜平章恭愍勅兩制賦詩以賀且命齊賢叙其事齊賢辭不為恭愍之寵辛旽也齊賢白王曰臣嘗一見旽其骨法類古之凶人必貽後患請上勿近旽深銜之毀之百端以其老不得加害乃謂王曰儒者稱座主門生布列中外互相干請恣其所欲如李齊賢門生門下見門生遂為滿國之盜儒者之為害如此及旽之敗王曰益齋先見之

明不可及已自少儕輩不敢斥名必稱益齋及為宰相人無貴賤皆稱益齋其見重於世如此然不樂性理之學無定力空談孔孟心術不端作事未甚合理為識者所短後配享恭愍廟庭所著亂藁十卷行於世齊賢嘗病國史不備與白文寳李達衷作紀年傳志齊賢起太祖至肅宗文寳達衷撰睿宗以下文寳僅草睿仁二朝達衷未就棄南遷時皆散逸唯齊賢太祖紀年在三子瑞種達尊彰路

瑞種子寶林

達尊字天覺工文詞初以蔭補別將忠肅朝登第賜鞓帶由思補陞獻納尋遷監察掌令典儀副令忠惠如元與其父從之王復位授典理揔郎東道道卒年二十八子德林壽林寶林爲人嚴毅方正有政事才嘗知南原府新置濟用財以支供費民無橫歛又宰京山府道聞婦人哭曰哭聲不哀若有喜者執訊之果與奸夫謀殺夫者也有人訟隣人劓我牛舌隣人不服寶林渴其牛會里人和醬于水令曰以次飮牛牛欲飮即止里人如令至所訟人則牛駭走訊之果服牛食我禾故斷其舌又有人馬逸食人麥苗殆盡麥主將訴之馬主曰我有麥田稔與汝勿訴麥主訴之及夏麥再苗猶可收馬主曰汝麥亦稔不與麥主訴寶林命馬主坐麥主立曰俱走不及者罰馬主不及詰之曰彼立我坐其能及乎寶林曰麥亦然故而徵苗其及稔乎汝逸馬

食麥罪一也乞令不告罪二也違約不與罪三也亂法之民不可不懲遂杖之以麥歸告者爲政嚴明類此卒禑初判安東府事以治最擢拜大司憲時林樸不署呈北元書寶林阿仁任意劾流之人譏其無雅操尋遷密直副使濟州進殺䮝分畜諸州多物故不華令贖其價宰相欲分其餘畜之寶林與權仲和言民贖價而吾輩分之於義何如遂止官至政堂文學封雞林君卒謚文肅無子

李凌幹

李凌幹南原居寧縣人忠宣王嘗以所事二姬賜凌幹及白文擧獨凌幹置別室莫敢近王義之又從王在元爲盤纏別監同事者皆致富凌幹獨清苦自勵冬月破衫單袴不私一錢及王竄吐蕃凌幹懷金潛附驛吏獻王王及從臣賴以不乏王薨奉梓宮東歸號呼跋涉勤苦備至忠肅朝由密直副使遷知司事右常侍元嘗欲立省本國凌幹與金怡全

英甫等奏請于帝議遂寢論功爲一等爵其父母妻子賜田及臧獲後爲監察大夫陞僉議叅理拜政丞曹頔之亂侍從忠惠功在第一賜鐵券尋封寧川府院君及王被執如元宰相國老議欲上書請赦王罪凌幹曰天子聞臣無道罪之若上書論奏是以天子之命爲非而可乎恭愍朝爲左政丞領都僉議事六年以門下侍中致仕卒官庇事以葬

列傳卷第二十三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敎修

廉悌臣

廉悌臣字愷叔小字佛奴中贊承益之孫少孤長于姑夫元平章末吉家泰定帝自晉邸入繼統末吉率悌臣迓駕于和林帝一見奇之命宿衛禁中賊臣御史大夫帖失謀以女弟賜之悌臣曰臣雖無知不願近逆黨帝益重之居數歲以父不省母乞告帝命降香金剛山還授尚衣使又請歸養授征東省郎中同僚頗弄威福悌臣力爭之多所裁抑田民詞訟悉還攸司忠肅歎曰廉郎中清簡矣左右司請署文移必曰吾郎中署乎有則行無則止元召授翊正司丞後奉使江浙省會討中政院錢貨官吏多行賂求媚悌臣一切却之丞相別哥不花待以殊禮及入相薦於順帝曰老臣在江浙知廉佛奴清白具以事白

帝將用之悌臣以母病力請東歸忠穆朝拜二司右使賜輸誠翊戴功臣號轉都僉議評理進贊成事征東省官以事欲閑臺臣時李公遂爲大夫悌臣曰臺綱非所當撓李大夫一時之傑其可辱乎事得寢恭愍初拜左政丞賜端誠守義同德輔理功臣號蔡河中在元謀復相會元南征求勇士河中密說太師脫脫請還國出兵助征仍薦悌臣有勇略悌臣知之上疏自退王亦逼脫脫勢以河中爲

政丞罷悌臣封曲城府院君與柳濯等赴征將士爭奪人馬行省牓禁不止民間嗷嗷悌臣羅英傑孫佛求獨不然行至鴨江康允忠謀於衆曰吾輩離親戚左墳墓以就死地何日旋歸欲以精騎五十馳還京城斬始謀發兵者以告悌臣悌臣曰非計也吾君天也天可逃乎忠臣義士豈有反側之言閑道疾行既至都王遣使請還悌臣帝以爲高麗大臣賜宴徽政院遣之王誅奇氏畏元有譴以悌

臣爲西北面都元帥賜貂裘金帶授節鉞曰卿行之後吾不北顧矣其治軍政芻糧爲先城堡次之器械次之拜守門下侍中再三辭不允上疏論軍務曰食爲民天兵藏於農今軍士有事則操兵無事則屯田庶轉餉省而軍食足矣師之强弱在於儲偫令師興有日而輓輸之路阻脩如選精强分屯要害移其餘卒就食安州等處觀變而動則輓粟之勞減矣戍邊之法以時而代今軍士盛夏北來

淹至冬月無衣無褐何以禦寒設使驅而納諸矢石之閒豈肯盡力請率以半年相代軍卒遭喪不免行伍人子之情在所不忍請自今凡遭喪者許人代之如無代者計日給暇後以盛滿辭復起爲右政丞紅賊之亂悌臣馱妻孥財賄車馬甚盛弃母而去臺諫論以不孝拜相逾月不署告身會金鏞誅以鏞姻好罷既而母沒大斂而葬明年領都僉議司事時辛旽用事惡悌臣不附己譖於王命

其子增諭以不可絕貳之意悌臣終不變凡剌之役悌臣爲西北面都統使節度諸將師還封曲城伯親圖形賜之復爲門下侍中幸臣金興慶多所請謁悌臣不假借興慶有怨言王曰侍中學於中原性高潔非他廷臣比且大臣用心非汝所知也興慶不敢復言辛禑立以悌臣領三司事尋領門下府事禑拜畢御正殿宰相上壽悌臣首陳爲君難爲臣不易親賢遠佞等語禑爲之改容加賜忠誠守義同德論道輔理功臣號北元遣使[illegible][illegible]作院使悌臣既老國有大疑必與議盡言無隱位冢宰凡二十九年及疾禑遣中官賜宮醞藥餌悌臣具衣冠受之謂曰公善爲老臣言上之所以念及老臣者徒以臣嘗左右先君也臣今殆矣願上日慎一日惟求治是圖卒年七十九謚忠敬遺命三日而葬子國寶與邦廷秀皆登第興邦自有傳國寶封瑞城君廷秀官至大司憲與興邦伏誅

李嵒

李嵒字古雲初名君侅祖尊庇初名仁成早孤學於其舅白文節善屬文工隷書元宗初登第籍內侍遷國學博士直翰林院累轉吏部侍郎忠烈朝歷尚書右丞司議大夫拜左承旨時左副承旨金周鼎建議新置必闍赤委機務尊庇正直初不與其議故不在選中左右以爲不宜斥之卒以爲必闍赤進密直副使歲辛巳征日本尊庇爲慶尚忠淸全羅道都巡問使調兵糧戰艦措置得宜民不見擾以判密直司事監察大夫世子元賓卒世子聞之泣嘆曰尊庇正直何夭如是父瑀[illegible]原君嵒髫齔異凡兒忠宣時年十七登第忠肅愛其才命典符印除秘書校勘累遷都官正郎忠惠初擢密直代言兼監察執義忠肅復位以嵒爲忠惠嬖幸杖流海島罷瑀歸田里忠惠復位授知申事進同知樞密院事轉政堂文學僉議評理王以武人韓用規爲典

樞副令嵒執不可王不聽忠穆即位拜贊成
事與提學鄭思度提調政房官者高龍普以
銓注不公白王流嵒于密城思度于光陽既
而免之忠穆薨忠定如元及嗣位命嵒聽
斷國務還國命提調政房賜推誠守義同德
贊化功臣復除贊成事拜左政丞閱戰艦于
江還帶弓矢從者三十餘騎二騎前導觀者
以爲僭恭愍初封鐵原君乞骸入清平山丑
徵還守門下侍中紅賊入寇嵒爲西北面都
元帥領兵二千行有朴居士者自言有秘術
能破賊以惑人嵒執送于京既而以嵒懦不
能軍遣平章事李承慶代之紅賊逼京城從
王南幸賊平錄扈從功爲一等封鐵城府院
君賜推誠守義同德贊化翊祚功臣號十三
年卒年六十八命有司以禮葬之謚文貞嵒
謹守繩墨居家不問有無以圖書自娛書法
妙一時嘗手寫大甲篇獻王語其子岡曰汝
志之吾既老矣無官守無言責當以格君心
爲務耳辛禑元年配享忠定廟庭子寅崇蔭
岡寅辛禑十年以固城君卒蔭與諸將平紅
賊以功拜上將軍職淺
岡字思甲少好學年十五登第忠定時選充
侍讀及王遜于江都岡從之恭愍即位召見
奇之授典儀注簿掌符璽常在左右愈久愈
謹爲吏部郎中當遷岡奏曰臣執筆注臣名
臣實不敢王益重之出爲慶尚道按廉使丑
之南幸也迎候奉禮供億甚盛既還以元從
壽薦代松壽爲知申事掌銓選時方邊報絡
繹上下維持調之功居多然惟務承迎識者
譏之拜密直副使卒年三十六王悼甚賜重
賻樞密例不得謚特謚文敬子原

洪彥博 師禹 柳淵

洪彥博字仲容南陽府院君奎之孫少好讀
書善屬文忠肅十七年登第王賜廐馬一匹
忠穆四年授密直提學俄遷知申事恭愍元
年拜僉議贊成事賜推誠亮節佐理功臣號

封南陽君時典大寺判事階奉翊省郎不署
依牒王怒因右司議宋天鳳將罪之彥博與
洪彬嘗嫩得免三年拜左政丞遷右政丞加
端誠亮節輔理安社功臣號尋封南陽侯錄
誅奇轍功爲一等十年以門下侍中紅賊逼
京城衆議欲避之彥博獨以爲先王基緒不
可輕也勸王自將與民効死俄而西兵告敗
王南幸彥博從之明年收復京城制勝方略
多彥博指畫判密直事宋卿言於彥博曰君
生望公復相久矣今爲首相何無一事協輿
望乎去歲播遷宗社陷賊主上蒙塵取天下
笑公之不早圖也今公子握府兵壻長憲司
富貴已極何不憂國家彥博憚之罷卿時彥
博壻柳淵爲監察大夫故卿云然行宮所需
金銀之少王之用度無節彥博白曰內帑之
儲何如在都時經費宜加裁省王熟視不應
彥博退曰言不見從是何訑訑也李齊賢聞
之曰吾爲相時每言事若此吾未嘗不爲王

惜也王欲遷都江華命卜於開泰寺太祖眞
殿人民洶洶太后洪氏彥博姑也面責彥博
曰爾以外戚且室位冢宰中外之望咸屬焉
今王欲遷都而國人皆不欲爾盍諫止之彥
博以告於王王曰予非決遷欲知吉凶耳卜
果不吉國人大悅時訛言紅賊復來議選大
帥以彥博不恤國事命左政丞柳濯爲都統
使彥博與柳淑同掌貢舉宰樞咸設筵以慰
彥博勳戚首相淑帷幄寵臣雖當播越之時
群臣所以傾待者如此十二年王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延不發彥博曰供頓已備若淹此期防農實
事民受其弊王從之南遷後祀典廢缺文宣
王朔望奠亦廢成均十二徒請復行彥博以
中外多事寢之興王之變子師範遣人走報
令避之時尚早彥博方與妻卧聞之自若曰
不可不食而赴難令作粥賊遣其黨趣彥博
所會門客急告曰賊將至而猶不起耶俄而
賊至四[illegible][illegible]命家人報曰賊在門宜[illegible][illegible]

孝博曰吾見賊問其故終不避子及妻勸避猶不肯曰安有爲首相而逃死者乎徐整衣冠出戶曰爾乃賊也何稱帝旨賊斮之血濺屋椽年五十五賊在興王者聞之皆呼萬歲贈謚文正以禮葬之子師普師範師禹師瓊師普官至判閤門事以子寃獄逆被誅師範知密直司事如京師賀平蜀還至海中許山遭風溺死恭愍悼之特賜謚師禹恭愍時爲慶尚道都巡問使鎭合浦淸謹自守吏民畏愛倭寇龜山縣三日浦師禹往擊之賊潰走乘勝奮擊賊登山師禹麾兵四面攻之斬獲一百餘溺水死者以千數奪被虜者十人兵仗不可勝紀後爲全羅道都巡問使以子倫獄逆遣人鞫之杖流遠州尋遣崔仁祐殺師禹及子彝于陝州當刑彝泣謂仁祐曰請誅彝釋吾父師禹曰吾已老矣願誅老夫釋吾子仍歎曰吾嘗斬獲倭賊甚多功何在耶父子相摟而死人皆憐之全羅慶尚之民呈有流涕者師瓊與書柳淵晉州人三司左使之淀子也以公廉才幹稱執事必恪居官稱職屢爲將帥頗得衆心辛禑二年以贊成事商議卒年四十九中外惜之謚貞靖子龍生

柳濯

柳濯字春卿高興府院君淸臣之孫有膽略善武藝早以門蔭入元宿衛還拜監門衛大護軍不數年三轉封高興君元授合浦萬戶忠定朝拜都僉議參理賜推誠亮節翊祚功臣號進贊成事恭愍初出爲全羅道萬戶持軍整肅不擾州縣與士卒同甘苦王下教褒奬賜衣酒勞之倭寇萬德社殺掠而去濯以輕騎追捕悉還其俘終濯在鎭寇不復犯自製長生浦等曲傳樂府召復爲贊成事未幾拜左政丞罷封高興府院君賜輸誠亮節翊祚輔理功臣號元將南征紅巾等賊求勇士蔡河中薦濯及廉悌臣等四十餘人有勇略元遣使召之濯等率兵數千如元從太師脫

脫征高郵賊張士誠連戰頗有功復舊官制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尋以事流外起封高興侯王避紅賊南幸以濯爲慶尙道都巡問兼兵馬使復拜左政丞錄興王定難功爲一等又定辛丑扈從功臣以濯請師有勞又爲一等改侍中與評理崔瑩密直副使吳仁澤提調政房崔吳方有寵一日除官濯曰宜先擇臺省瑩率爾曰我擇之屬[illegible][illegible]吏曰將亐達赤名簿來濯惡其不遜辭色方厲仁澤曰臺省豈可於亐達赤擇之須先擇儒士與有名望者二人專咨訪若無人濯辭疾不與魯國公主薨王惑浮屠說欲火葬以問濯不可乃止賜推忠秉義同德輔理翊祚功臣號舊制僉議樞密監察重房夕直者供給甚盛亂後始廢兩府欲復之久未定都僉議司吏金富等愬稽緩大書錄事朴允龍孫國英名倒帖柱曰誓不出二人告身允龍國英時掌錢穀者濯聞之愬下富等獄鞫之曰

右司議崔安顏左正言金存誠府爲事聞[illegible]安顏等初公主薨設四都監十三色以掌喪事濯多繆擧安顏監府中譏議濯恚之至是罷人皆非之有詔使來擧止甚峻頗傲於王見宰相不肯與坐及見濯禮貌甚恭發書宰樞謂同列曰侍中動容中禮見重宜矣監察司因都評議錄事家奴濯見執義崔元祐請放元祐既許退又因一奴濯曰因錄事家奴是因我奴也愬不朝宰樞因元祐獄繫之元祐嘆曰臺中事必會議而行豈獨老夫但老夫無用固宜貶黜有巫自稱天帝釋妖言惑衆杖之元使大都驢謂濯曰古安有刑婦人者濯無學不能對累乞退不允王大營公主影殿于馬岩濯謂同知密直安克仁等書營宮寢遷因馬岩之役非但勞民傷財家有害家室乎玆異姓王矣濯濫首百官食君之祿豈可腹非而從若上之過貽譏後世耶寧死不可不諫克仁等從之上書曰今歲大

旱五穀不登民將無食乞停中外土木之役王大怒曰是沮吾影殿之役也下濯恩遣獄以克仁定妃父勒歸私第濯持重異風度動止可觀同列服之及下獄皆驚歎太后使人諭王曰是祗以彰君之過而見宰相之賢也可釋濯等王不聽即以李春富代濯爲侍中命李穡等淘以魯國之薨闋祭三日其葬降用永和公主例濯曰公主國母也賓天之初臣等哀慟罔知所爲變致闕祭辛丑之亂禮文皆失故葬禮以臣等所知爲例耳非有他也以聞王怒甚辛旽出曰侍中當死矣王欲殺濯命穡製諭衆文穡對以濯無死罪不敢爲辭力爭王又大怒下穡獄穡泣曰臣非畏死恐王以無罪殺大臣耳王皆釋之翌日濯等謝王賜酒慰之曰予失於怒辱卿等數曰毋恠也語在穡傳後王又以正陵無臘祭爲濯所定下獄免爲庶人籍其家都堂言諸陵皆無臘祭請釋之王怒解還告身及家財辛旽既誅憲司奏濯爲首相[illegible]欲專占金羅宣民依妹壻也先帖木兒設萬戶府成軍目青冊納樞密院又公主昇遐之初闕殯奠葬用薄禮又黨逆賊辛旽賄以奴婢錢財相與結援李伯修告旽逆謀濯知而不首乞置與刑以正不敬不忠之罪王從之太后使宦者沙顏不花請宥之王怒因沙顏不花遂縊殺濯于青郊年六十一國人有涕泣者時議以爲王憾濯諫止影殿之役也後我太祖夢濯祈爵其子濕異之贈濯特進輔國高興伯謚忠靖授濕官子雲濕譱

慶復興

慶復興初名千興清州人父斯萬性質素娶明德太后姪女以故昵侍禁掖與宦寺無異人譏之官至右代言嘗受命醮摩利山塹城閒空中若有呼慶代言不幸短命者再還謂友人曰吾不久於世矣未幾果卒復興性清直累遷監察掌令恭愍初拜軍簿判書歷判

樞密院事叅知門下政事陞知政事商議時議築京城復興與鄭世雲柳淑言今四方兵起瘡痍飢饉若築城民將不堪主命罷其役錄誅奇轍功爲一等改叅知中書省事御史臺劾黃裳楊伯淵姦判密直辛貴妻康氏復興言康之失節以夫在流不能防閑也自丙申以來流竄者寔繁室家怨曠多失節請皆放還鄕里從之紅賊入寇以復興爲西北面元帥尋爲副元帥率兵千餘屯安州畏賊不

敢戰王怒欲論以軍法洪彦博言復興公廉謹篤然不閑將略是用者過也王怒解賊退賜盡忠同德恊輔功臣號尋拜平章事守門下侍中錄己亥擊走紅賊辛丑扈從功俱爲一等崔濡在元譖于帝廢王立德興君發遼陽省兵納之遣李家奴來收王印章王以復興爲西北面都元帥屯安州李珣爲都體察使屯泥城禹磾朴椿爲都兵馬使分屯江界禿魯江等處安遇慶李龜壽洪瑄池龍壽分

屯諸州皆受復興節度以密直副使丁贊爲西北面都安撫使椿聞家奴將至收兵得卒數千甲士二百餘人生獲二獐詣家奴所舍曰椿某處萬戶管下千戶也王令椿防倭故到此今有廢立之言然乎椿將爲我王死也因泣下殺獐餽之家奴嘆息且有懼心椿又從間道以所領兵送珣屯所令珣遇家奴亦如之贊遣麾下兵馬使睦忠將兵屯要害處乃宰相仁吉從弟也依勢不從贊節度贊不能制忠怨贊誣構贊與德興通謀議乃弃屯所逼贊營欲執殺之贊大懼弃軍奔復興營明其誣王遣使繫致巡軍召忠對置事無驗憂憤而卒贊性寬博有武藝時人惜之復興移檄德興君從者曰本國父老子弟或以功名或以朝覲用賓中國久近不同老於旅食豈無東意道里云遠盜賊蜂起歲月愈深歸計愈踈父母妻子夜夢晝思言及涕下貌同敬他握粟出卜妄喜且悲曷月曷日予還歸

哉奈何今又自貽伊阻聽人誦言僞主云從
至爲防身弓矢甲刃旁招殘賊妄謂羽翼野
宿風飡靡所定居憫惘遷延不進則退謀所
不謀爲所不爲乃聽以謂吾事儻濟以是欲
見三族欲榮一巳夸耀里閭拜掃松楸何異
緣木求魚理舟涉山柢自勞苦甚於狂妄緣
木求魚理舟涉山巳云狂妄猶無後災如爾
之災未容口頰尙我主上至仁以慈欲爾改
修存爾三族雖法吏職刑[illegible]革田亦堅執
不許姑待須臾且如年前邊將負勇不備紅
賊賊逼都城乃於蒼黃主上自今鰥寡孤獨
無保持者先出遠害毋犯賊鋒及至南幸惠
養如子肆爾三族得保首領又不窮乏今猶
昔也爾尙不知委質報德誤從白家之息自
納簒逆之罪必使之與三族撥墳墓瀦宅舍
沒田口然後已乎豈惟國人施爾顯戮抑亦
社鬼丕降陰誅爾何悖理至於如斯然而體
懇爾心亦不得已不得巳說茲復不贅聊以

招懷國中之人孰非故舊有位之士孰非姻
親[illegible]復面目實無畏志爾勿爲胡越爾勿爲
鬼蜮且彼蘇武牧羊猶持使節管仲射鉤終
相桓公二人之事其審克之主上宰臣協謀
成言苟能來者仍其僞授不降一級爵之命
之嗚呼四山雪滿大野風鳴獲氈車下仰視
星斗於斯時也鄉思幾何越鳥南枝狐貉首
丘爾可以人不如禽獸書到爾部不出三日
戒爾徒旅勤爾跋涉如魚得水如鳥歸林嗚
呼此厥不聽與爾永訣珣又移書諭崔濡處
英傑柳仁雨黃順洪法華等曰本朝自太祖
統三以來聖子神孫繼繼相承迄于今日非
王氏不得爲王爾等所共知也乃何以異姓
白家之子欲立爲王反攻父母之邦耶爾等
離鄉土辭親戚䒦身憔思千里而從人者無
乃欲富貴其身而顯榮於鄉黨親戚乎今若
率兵欲入則爾之三族無遺類矣然則雖能
得入誰與爲榮且爲人子未免亂賊之名則

何面目立乎天地之閒宜各挺身渡江而來
來則罪輕不則罪重可不愼哉濡奉德興渡
鴨綠江崔瑩安遇慶等諸將擊敗之濡渡江
而走復興遣錄事金南貴獻捷王賜南貴銀
一錠遣人賜復興酒拜左侍中凱還王命有
司如迎駕儀令百官宴于國淸寺南郊慰之
賜諸將賊臣田宅貲產辛旽用事復興雖在
相位不得與聞政事爲旽所擠罷封淸原府
院君後與吳仁澤等謀除旽事洩杖流興州

後爲奴籍其家旽誅召還復拜左侍中提調
政房已見弒復興欲立宗室仁任乃立辛禑
禑始開書筵翼日稱疾欲停講復興曰聖賢
書雖不讀常在手亦自有益禑乃講有韓略
者口給無才行初爲司憲令史登明經科以
禑外戚超授官又托乳媼宦寺求爲持平禑
一日用小帖擬略臺官金瑄重房韓忠典法
下政房瑄忠亦禑外戚也復興言注授已訖
不可更改禑曰有紙墨改之何難復興又言

古者外戚不除言官請授他職禑曰何不從
命強之復興力爭終不授復興與仁任瑩池
奫同注擬奫曰當先軍功復興曰此則都目
宜後軍功久未定時池李擅權擧國趨附復
興廉潔自守雖惡其貪饕知不可救日以醉
酒爲事及其銓注輒薦賢以抑行賄之輩然
杔二人不能行已意或先出不與都堂將議
呈省書復興醉不至瑩呼堂吏曰可撤禁酒
榜首相乃如是耶諸相遂請復興第復興[illegible]

然曰吾因飮樂而醉未能進也嘗與親[illegible]
飮聯句典客令金七霖曰予近自外來民之
憔悴莫甚此豈唱和爲樂之時耶復興默然
又嘗與瑩率私兵大獵東郊時方旱蝗識者
譏之六年國家聞遼東欲攻納哈出慮其掠
我界遣人覘之還言遼東摠兵已出師都堂
亟會議復興醉又不至仁任林堅味忌復興
淸直訴以嗜酒不視事流淸州又流門下評
理薛師德密直副使崔德麟判事鄭龍壽裴

吉李乙卿王伯上護軍薛懷揔郎薛群薛拳
中郎將羅興俊等皆復興酒徒也師德乙卿
道死復興卒于貶所謚貞烈辛昌立賜祭曰
嗚呼我先祖恭愍王有周宣中興之志有漢
祖知人之明即位之初側席求賢旰食圖理
擢卿百寮之中置之憲司引入御寢咨訪達
旦潛邸元從莫有知者凡百姓苦樂士大夫
忠姦睿聰灼知興利除害進賢退不肖遂能
內誅奇轍外殲紅賊文德武烈聞於天下元
季東南割據若方國珍張士誠輩皆遣使獻
獻我先祖中興之烈有光于祖宗卿有力焉
迨至癸卯賊臣崔濡黨緣轍黨推奉孽醜德
興請兵元朝突入鴨綠我先祖授卿節鉞與
崔瑩等擊走以存我社稷功在帶礪賜券圖
形及逆肫以左道惑我先祖領僉議事三韓
卿大夫望塵趨拜昏夜走謁惟恐不及其門
湯沸肫亦歆卿清忠狷慨欲屈卿而致之門
倚以為重屢遣私人通慇懃之意於卿而卿

不一進其門肫乃譖卿而我先祖方委政於
肫難違其言卿於是有明夷之行三韓之人
知與不知莫不泣下肫謀既覺而誅我先祖
悔甚即日召卿復卿左相及我上王嗣位賊
臣李仁任秉開專恣黷官貨獄敗我先祖嚴
恭抑畏事大之禮尚賴卿之在朝五六載之
間社稷粗安而仁任憚卿不能縱其溪壑之
欲朝夕側目但以我王母明德妃信卿之深
未敢發也及明德昇遐仁任嗾群兇而逐卿
於是仁任窮兇極惡籠山川以為田壓良民
而為隸兇惡覆載醜聞上國遂致天子欲立
衛於鐵嶺杜稷幾顛而崔瑩奮忠廓清群兇
上王命予小子乃權國事一新庶政予惟汲
黯在漢而淮南之謀不得行孔父在宋而華
督之惡不敢作卿在上王朝身佩王室安危
朝廷輕重卿誠唐之郭汾陽裴晉公之儔也
嗚呼卿位極人臣而無一畝於京甸無斗粟
於家瓶簞食水飲敝裘瘦馬求之千載如卿

者幾何卿之忠清義烈足以範三韓而聳萬世令遣密直副使柳爰廷往奠卿墓英靈有知歆玆異數諒予至懷永佑我王家子補臻儀

金續命

金續命中贊之淑之孫性清直敢言恭愍初拜監察執義與大夫元顗持平洪元老協心彈糾執法不阿凡拜官者有疵累輒不署告身於是內人宦豎惡之遂皆見罷累遷左副

代言王避紅賊南幸續命扈從策功爲二等賜土田臧獲轉監察大夫辭不允王以災異求言續命與獻納黃瑾等上言書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殿下氣稟沉重春秋鼎盛卽位日久備諳國事智出萬全多不信人宦官僧徒雜類之言有時信聽雖大臣議一事出一言必候上旨承順施行以故諂諛成風直言路絕此德政之最大者也地者臣道也今賞罰不明故大小之臣怠弛曠官又因軍功白丁驟拜卿相皁隷濫處朝班臣道濟亂以致地震請自今信賞必罰重惜名器古者選軍給之土田故兵皆足食不憚征役近豪勢兼幷至千百結曾無一畝及於軍夫及其徵發赴敵之際率皆解體況望敵愾乎請復選軍給田之法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君誰與爲不正刑餘陰類殿下日與相狎樂聞鄙俚無稽之言夜分不寢日中乃興疎遠大臣嘉謀讜

議無自而入冬雷地震咎實在玆自今三職官者各留十人餘悉汰去正人端士常令侍側治國之道布在經史未聞以佛書致治者也殿下過信佛法群髡緣此干謁濟私願自今斷絕緇流出入禁闥復開經筵日訪治道常觀聖賢之書勿雜異端之說女謁爲政之大害令針線娘子內竪之女亦有封爲主宅主者僭擬踰分殊失尊卑之體自今除宗室勳舊外勿許封爵已封者請奪之田里戚休

在於守令令雖有臺省政曹保擧之令皆徇面情其所薦擧至有不識字者願自今臨軒引見覈其名實擧非其人必罰擧主傳曰無赦之國其政必平養稂莠者害嘉穀惠姦宄者賊良民感召水旱在於數赦願自今毋赦有罪以長姦惡王召臺諫詰之臺諫面爭益切王怒甚知都僉議柳淑進曰既求直言而怒言者可乎王怒爲之小解遷知密直司事出爲慶尚道都巡問使倭賊三千餘人入寇

鎮海縣續命帥兵急擊之賊倉皇不暇乘船乃登縣之北山斫木爲鹿角柵守之續命復進擊大敗之遂獻所獲兵仗王喜遣中使賜衣酒金帶爵戰士有差未幾拜三司左使賜端誠揆義輔理功臣號轉僉議評理後爲大司憲以論崔瑩罷辛禑時改三司右使時集全羅道兵屯守東江贊成睦仁吉欲以其兵行幾句諸島捕倭禑許之續命不可曰今無門庭之寇天寒氷合募卒遠來疲弊戰艦未

完且大臣不可輕出不聽續命以太后外戚專擅宮中之事剛直不撓人皆畏忌執政至有欲殺者出爲楊廣慶尚道都安撫使蓋斥之也太后欲留之召柳實問之實曰今北有邊警大臣不可出外太后遂遣中使止之時李仁任池奫林堅味等專權用事貪黷無厭唯憚續命不敢肆續命嘗移病在第慶復興仁任奫問疾續命曰古制兩府省五樞七而已今一日所除宰樞至五十人如物議何復

興曰不得已爾續命曰今宰樞寫祿尸位而心不正者無我若也仁任曰公不正誰爲正乎續命曰予伴食都堂凡署事心非口是心不正誰如我乎池李深銜之奫使其妻交結禑乳媪出入宮禁招權納賄續命譏之奫聞而益惡會般若事起兩府臺諫耆老集興國寺辨之密直權仲和以書筵進講獨不至續命謂堂吏曰王母未定宜速辨以解國人之疑何用書筵爲既而嘆曰天下未辨其父者

容或有之未辨其母者我未聞也於是仁任等嗾司議許時金濤等劾之曰為人臣止於敬天下古今之常典也臣而不敬罪莫大焉近集議興國寺續命發口不可道之言不敬孰甚請鞫治疏再上太后力救乃流文義縣遂罷柳實以朴林宗代之實續命所薦林宗仁任姻親也續命既竄太后如失左右手時人惜之十二年卒謚忠簡恭讓初左常侍尹紹宗等言辛禑既立辛旽婢妾般若自言君母仁任等詐以禑為玄陵所幸故宮人所出求其名代未定金續命以為天下未辨其父者容或有之豈有未辨其母者乎仁任欲殺之賴明德太后之救僅得流竄身雖已沒忠義感人乞追加褒謚弔祭其墓錄其子孫以慰忠魂從之

李子松

李子松青陽人恭愍朝拜典法判書德興君之變子松與洪淳在元帝令高麗人皆從德興之國金添壽柳仁雨康之衍黃順安福從文益漸奇叔倫等皆附之唯子松淳黃大豆等堅不從久居燕錢粮匱竭終始不貳既還王嘉其節義各賜米豆三十碩授子松密直副使賜端誠輔祚功臣號久之出為東北面存撫使倭寇安邊等地掠婦女奪倉米萬餘石坐罷歸田里辛禑時以三司左使為巡衛府上萬戶祭酒方句麟三司左尹金鼎暉妻鼎暉欲訴于官句乞哀乃止句反告巡衛府曰鼎暉盜殺內乘馬又殺其奴子松聞之大怒捕鼎暉鞫之開城少尹韓興壽亦訴鼎暉強姦已妾鼎暉依勢免止流于外進拜守門下侍中禑遷都漢陽命子松留守子松自松京來謁禑賜酒慰之曰留守松都庶事惟繁卿獨處之豈不難乎禑墜馬傷子松與洪永通言殿下醉輒馳馬臣等心常危懼今果顛躓致傷尊體願自今端居九重戒遊畋慎酒色毋或輕動禑默然不悅未幾罷封公山府

陁君崔瑩勸禑攻遼子松諫瑩第力言不可瑩白禑杖以黨附林堅味杖百七擬流全羅道內廂尋殺之或云妬妓燕雙飛也子松清康國人注意復相及聞其死莫不悲之

趙暾 仁沃

趙暾初名祐雙城揔管暉之孫也世居龍津未弱冠事忠肅王時吏民逋入女眞洪肯三撒禿魯兀海陽等地王遣暾至海陽刷六十餘戶還授監門衛郎將後復至海陽刷百餘戶來王嘉之賜廐馬綾段尋除左右衛護軍王薨暾還龍津初暉以雙城等地叛入元恭愍五年欲收復舊地以密直副使柳仁雨爲東北面兵馬使大護軍貢天甫宗簿令金元鳳爲副使與江陵道存撫使李仁任往擊之仁雨率兵過鐵嶺次登州去雙城二百餘里留十餘日不進雙城揔管趙小生暾從子也聞變與千戶卓都卿召暾暾至小生舉兵爲拒守計劫暾曰今事急矣叔父仕高麗爲累朝所寵待今日叔父南向高麗則雙城之地十二城誰肯從我乃與都卿選腹心驍健者三十人衛暾實拘之也仁任說仁雨曰暾雖小生叔父心在朝廷必不與逆豎同叛今以王命諭之必來暾來雙城可傳檄而定逆豎之首不足血也仁雨然之遂以蠟書遺暾暾見書秘之伺間未得暾少時見雙城人趙都赤英俠與之交遊深結懽心及是都赤以百戶爲小生謀主暾諭都赤曰今兩豎所以拒朝命者以汝爲腹心也汝本高麗人曾祖與吾祖皆自漢陽來今背本國從逆豎獨何心哉棄逆從順去危就安功名富貴此其時也汝其圖之都赤泫然泣下舉手指天曰叔父活我矣公且先吾從之暾喜與弟天柱挺身馳出至三歧江乘舟已中流追騎百餘及岸而返暾至龍津謂家人曰從夫人浮海會我于登州率子仁壁仁瓊仁珪仁沃一夜馳二百里黎明詣仁雨營謂仁雨曰二豎勢窮將

北走雙城人皆竄山谷今大軍還至必驗不下清野無食爲公計莫若先遣吾子仁壁招諭之仁雨然之乃使仁壁及知通州事張天翮徇雙城雙城人聞仁壁至喜相告曰趙别將來吾屬更生矣相率來降犒迎官軍曰高麗王眞我主也初我

桓祖以雙城等處千戶來朝王迎謂曰撫綏頑民不亦勞乎時有人密告奇轍潜通雙城叛民爲黨援謀逆王諭

桓祖曰卿宜歸鎭吾民脫有變當如吾命且是王聞仁雨逗遛授

桓祖小府尹遣兵馬判官丁臣桂諭

桓祖内應

桓祖聞命即銜枚就行與仁雨合兵攻破雙城揔管府小生都卿棄妻子逃入伊板嶺北立石之地於是按地圖收復和登定長預高文宜州及宣德元興寧仁耀德静邊等鎭盖咸州以北哈蘭洪獻三撒之地本爲我疆自

暉等叛没于元凡九十九年今皆復之臣桂領兵過伊板與女眞戰大捷斬其魁帖木兒傳首于京仁雨之初至也端州以北千數百里靡然南向仁雨貪財殺戮及都赤來見王授護軍賜金符爲東北面千戶使往撫女眞仁雨忌而殺之天翮隷仁雨麾下濫殺無辜掠牛馬財産奪人妻妾凡九人遂沮北人歸附之心瞰深以爲恨瞰還王大喜超授禮賓卿賜第于京六年遷太僕卿小生都卿竄女眞境勢窮欲降見都赤降而被害欲見璽書乃降八年王遣瞰賫璽書往諭瞰至登州浮海舟行半月至海陽賜璽書小生等欲從瞰入朝復懷異志衷甲而待瞰即登舟而還紅賊陷西京以知兵馬事隷安祐麾下擊走之九年拜判司農寺事十年轉工部尚書從王南幸王命瞰及睦仁吉分領福州兵宿衛行宫十一年出牧海州居母憂踰年起復爲禮儀判書尋檢校密直副使録擊走紅賊功爲

一等二十七年老職遷居牛峯縣辛禑元年
封龍城君五年歸老龍津仁沃欲從行瞰力
止之曰吾家遭時危疑先祀之存僅如毫髮
過蒙玄陵眷顧一門以全位至封君汝兄弟
官皆顯達百無所報若等無以老夫爲念致
力王室猶在吾側也明年卒年七十三仁壁
屢立戰功官至三司左使仁沃累遷判典儀
寺事卒
太祖回軍尹紹宗懷霍光傳以獻

太祖令仁沃讀而聽之仁沃因極陳復立王
氏之議拜典法判書辛昌立仁沃與同列上
疏由佛氏之教以清淨寡欲離世絶俗爲宗
非所以治天下國家之道也近世以來僧徒
不顧其師寡欲之教土田之租奴婢之傭不
以供佛僧而自富其身出入寡婦之家汚染
風俗賄賂權勢之門希求巨刹其於清淨絶
俗之教何顧自今選有道行者住諸寺院其
田租奴婢之傭令所在官收之載諸公案計
僧徒之數而給之禁住持竊用凡僧留宿人
家者以姦論充軍籍其主家亦論罪貴賤婦
女雖父母喪毋得詣寺違者以失節論敢祝
婦人髮者加以重罪其爲尼者亦論以失節
州縣吏驛吏及公私奴婢勿許爲僧尼從之
遷密直代言恭讓時錄回軍功賜鐵券土田
尋以事罷起爲吏曹判書自此以後入 本
朝

崔宰

崔宰字宰之完山人父得枰廉正自守人嚴
憚之官至選部典書宰忠肅朝登第累遷中
部令出知瑞州事以母憂不赴明年汰冗官
有薦宰者王以有父風即除監察持平宰不
獲已就職忠惠即位乃褫其職王被執如元
凡王所設置悉皆更革立都監以宰爲判官
宰嘆曰王之失德非王自爲乃左右逢之耳
逢之於前揚之於後吾實恥之稱疾不出忠
穆時轉典法正郎出知興州事爲印承旦所

思從遜與密副令忠定瞻如襄州有使者降
香凌原[illegible]撫使宰曰將及我矣棄官歸執政
喜向王除監察掌令恭愍初陞執義改尚書
右丞後爲尙州牧使王避紅賊南幸駐蹕于
尙州盡心供辦然不饋遺左右左右短之遂
罷起爲監察大夫尋封完山君移典理判書
辛禑三年拜密直副使商議因辭乞退復封
完山君四年卒性剛直不撓見重於世子思
美德成有慶

宋天逢

宋天逢金海人擢魁科歷正言獻納起居郎
忠穆時爲監察掌令劾評理金允臧身爲輔
相席寵恣橫不供其職交結宦人潛竊御寶
閔祥正訴先王于帝以爲不可君國而允臧
黨於祥正罪莫甚焉請加罷黜允臧譖之出
爲草島勾當臺官皆辭職監察等詣闕請召
天逢還政丞王煦救之不得不[illegible][illegible]政堂文
學李孟判密直李公遂力請之改光陽監務

恭愍初召拜監察執義[illegible]判典校金君綏爲
文行之士許懸麟俞思廉尹守常等又掌監
試取韓達漢等王召達漢及最少者五人令
賦牧丹詩多不工一人曳素王怒收其榜責
天逢曰考藝不精何至是耶天逢慚恧無以
對辛禑初以大司憲與同列上疏曰竊見當
者判崇敬府事尹忠佐順州郡人濫荷王恩
秩同宰相擅權用事蒙蔽上聰沮遏下情曾
在先王之前發忿拔刀手截其髮狠戾悖逆
無君之心已著又於賓天之後佯稱聾瞽拱
手觀變其心叵測徒以姦佞便媚得見任用
且順州咀呪之鄉以其鄉人置之左右尤爲
不可疏奏罷遣忠佐就舍天逢等復疏曰自
古宦者之禍昭然可考在本國伯顏禿古思
得幸元朝誣譖忠宣竄之吐蕃高龍普陰譖
忠惠以致岳陽之禍前日萬生敢行太逆神
人所共憤今忠佐不忠不敬之罪已具前疏
固不容誅且擅權蒙蔽汲引庸人除授官職

廣占土田誤國害民令止免官國人觖望乞收告身籍沒家產鞫問決罪以戒後來命削官收田諫官亦上䟽曰殿下即位之初固宜舍己從人容受直言以收輿意近者宋天逢等上言請除宦官祿俸又劾前上護軍李美忠前典工摠郎徐陵俊盜用內帑之罪殿下不允自古人主之失拒諫爲大以殿下天資之美決不如此而此輩欲圖專橫甘言詭辭蠱惑宸衷陷殿下於拒諫之失此臣等夙夜拊心疾首爲殿下深痛者也宦官尹忠佐姦邪凶險善爲逢迎指嗾黨與陰弄權柄與金師幸尹祥同惡相濟師幸祥已皆竄逐而忠佐獨蒙再造之恩至受爵命又與狡宦黃中吉結爲父子蒙蔽聖聰罪不容誅宜從天逢之言以正忠佐中吉之罪且美忠陵俊當先王時諂事逆臣辛旽金興慶掌內帑恣其出納使倉庫虛耗其所盜竊不可勝數乞依天逢所申幷正其罪禑命中吉美忠陵俊除名不敍臺諫復請下美忠陵俊典法獄美忠行賄權貴移囚巡軍國人嘆曰二賊賂何人移繫輕獄天逢後拜簽書密直司事封金海君卒年八十一諡文貞

洪仲宣

洪仲宣初名仲元忠惠朝登第累遷內府副令恭愍初出爲漢陽府尹以釋器黨杖之辛禑初判開城府事轉政堂文學侍中李仁任等請釋宦官流竄者仲宣謂金續命曰閹宦用事先朝以階禍亂放竄宜矣近者諫官屢以直言見斥一無召還今乃反釋此輩何以爲國陞門下贊成事商議禑開書筵以仲宣權仲和爲師傅仁任林堅味等與仲宣同在政房惡其分權以仲宣爲啓稟使時納哈出率兵向遼東路梗仲宣不即行諫官徐鈞衡等素與仲宣有怨且希仁任意遂劾奏仲宣在先王朝潛懷異志敗露被罪又附辛旽得至密直濫蒙殿下之恩驟拜贊成擢爲師傅

宣其盡忠奉公今擬仲宣等四人爲啓稟使
仲宣欲自免乃言曰四人同時入朝則必拘
留其半以惑衆聽復議遣二人仲宣不免則
又言曰四人當同往不顧大體以圖自便不
忠莫甚乞鞫問遠流不敘乃流宜寧縣楊伯
淵之獄起辭連仲宣乃遣版圖判書表德麟
典法判書柳蕃等殺之籍其家國人冤之仲
宣聞德麟等至知不免仰天誓曰予實無罪
予死天必動威及死天果大雷電以風邑人
異之

金濤

金濤字長源延安府人恭愍朝登第補全州
司錄五遷爲正言言事罷中洪武四年制科
勅授東昌府丘縣丞濤辭以不解華語且親
老願還本國
詔許之及還王謂左右曰我國之人登制科
者固罕況此人既登科又蒙勅授名揚一時
使天下知我國有人恨不早知其來而禮迎
之遂擢右司諫藝文應教累遷成均司藝王
手書金濤長源蘿葍山人八字賜之辛禑時
拜右司議承李仁任池奫指嗾劾三司右使
金續命流之轉左副代言陞知申事拜密直
提學濤附洪仲宣論議人物仁任惡之適濤
家奴竊延慶宮舊基之石憲吏執之仁任嗾
臺官劾以不敬鞫之宦官李得芬與濤有故
白禑止令免官憲司復請遠配得芬又留其
狀楊伯淵之獄起濤逮繫被榜掠絕復蘇者
三遂誣服殺之梟首于市籍其家濤初對獄
官曰我死不足惜殺一無辜反受其殃獄官
皆惕然知其冤及死門生進士十餘人隨至
門外擭屍有辛悰者抱屍入川洗其血解衣
衣之裹以葦網其首而懸之再拜而去時人
義之予自知汝知致知學知

林樸

林樸字元質安東府吉安縣人恭愍九年登
第調開城叅軍明年紅賊陷京元帥金得培

以樸精曉兵法置纛下賜之壽昌南遷時春秋史籍典校祭享儀軌掘地以藏及賊平發之頗有多漫棄不收樸與柳珣李玖以爲國典不可使湮滅監檢收拾得十之二十二年以書狀官從李公遂如元時德興君謀奏帝曰高麗王幾於紅賊帝以德興爲王樸與公遂奏曰吾王破紅賊今尚無恙帝令樸等奉德興之國樸等復奏曰臣等若從僧王無異於婦人之背其夫也帝曰任從汝志德興謂

樸曰爾若不從我死且無益除典理摠郎以誘之樸不受曰寧死誓不從德興將東行請詩於樸樸書其屏曰藥本滔滔逐東行泰山還似一毫輕投鞭直欲橫江去嗜餅徒勞畫地成得羞彝時誰識破吹竽混處謾求榮莫將繪事迷人目我愛天然古石屏學士危素見而嘆曰今亦有忠節之士樸還王謂曰德興誘以華秩汝不從吾亦以華秩褒之乃除中書舍人樸疏上正心論綱二十條王益重

之又除典儀副令王命陳時政得失復上十餘事王嘉納尋陞爲令河南王使郭永錫來樸爲館伴永錫曰嘗聞高麗山水之異尚有箕子之風願觀地圖禮樂官制樸曰欲知我國山水靈異亦今上有皇后太子豈非鍾其秀氣耶永錫拊膝高吟曰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左右慚赧十六年爲濟州宣撫使樸至州謂其萬户曰達達牧子喜反側君宜盡心撫綏勿令生事又謂星主王子

曰君輩乃枏人之後入新羅爲星主入本朝爲王子服事歷代歷代之待君輩亦甚厚君輩宜各一心服事勿與牧子扇變於是星主王子及軍民皆俯伏曰敢不唯命先是宣撫者率皆貪暴恣其侵漁民甚苦之牧胡因誘以數叛樸行至羅州取水盛瓮而歸雖茶湯不入口民大悅相謂曰聖人來也王官皆如林宣撫我輩何至叛乎然州人或有譏其載水者轉成均祭酒上書始分五經四書齋科

舉一依中朝撥檢通考之法陞大司成判典
校事初成石璘爲劉子房知印不阿附辛旽
旽譖于王以樸代之樸性好詭異倜儻敢言
又喜立名常自言但知奉公未嘗干謁然每
夜微衣徒行出入旽第爲旽畫計蹤迹詭秘
旽嘗往平壤樸佩刀從行無愧色每與旽爲
感德故旽說之及爲知印手執班簿品第高
下親舊之人則曾不薦引宦官宮妾咸得所
欲善伺候王意又揣旽好惡唯務迎合於是
眷遇日密權在代言之上慶復興李仁任等
深忌其專樸嘗語旽曰公摠國政宜整田民
爭訟之冤者旽遂白王立推整都監命旽爲
提調樸爲使樸多將平決然旽之偏聽者不
爲之辨故冤屈頗多二十三年拜代言王囊
翼日樸在殯側露齒笑殯殿都監判官柳爰
廷性鯁直敢言嘗侍王講讀大爲器重是日
見樸笑責之曰先王嘗稱子爲社稷臣今子
忘哀而笑是非忠臣及樸秉政惡而不用然

樸喪玄陵素帶三年辛禑初仁任倡議與百
官爲書將呈北元中書省樸與朴尚衷鄭道
傳不署名大司憲李寶林阿仁任意劾樸廢
爲庶人流吉安縣初禮安人附池奫藏禑胎
于其縣陞爲郡又與安東爭地樸在吉安相
其地曰不吉安東人告於朝曰禮安不宜藏
胎實以樸言奫由是惡樸奫黨執義金承得
知申事金允升謂奫曰林樸不署呈省書必
有迎立瀋王之志是可罪也承得遂率臺官
上書曰林樸本系庸人嘗附逆賊辛旽爲其
腹心多行譎詐及旽伏誅又附金興慶殿下
即位之初乃與朴尚衷革結爲黨援蔑視都
堂違忤衆心以悖理之事誘令上書罪固不
細元朝開叛賊金義之言議立瀋王於是本
朝耆老百官呈省辨明樸陰懷異志獨不署
名請誅之以正典刑允升從中下其書遣體
覆孫慶生鎖致典法杖百流務安中路踢殺
之子椽

文益漸

文益漸晉州江城縣人恭愍朝登第累遷正言奉使如元因留附德興君及德興敗乃還得木緜種歸屬其舅鄭天益種之初不曉培養之術幾槁止一莖在比三年遂大蕃衍其取子車繅絲車皆天益創之辛昌立以左司議侍學上書論爲學之道時諫官李擣等以私田不可復上書爭之益漸附李穡李琳禹玄寶移病不署名翌日徑赴書筵大司憲趙

浚劾曰益漸本以遺逸躬耕晉鄙殿下以賢良徵拜諫大夫置之左右以資清問誠宜進盡忠言敷陳治道以補聖治而乃日侍經帷依阿苟容以飾忠直之狀承順逢迎而無諫諍之節傴僂束手唯唯諾諾頃者同舍郎吳思忠李舒各自上疏極言時事益漸持祿患失無一語及之又同舍郎聯名上疏極論田制益漸依阿權勢稱疾不仕不與其議規避衆謗自以爲得計上累殿下知人之明下負士林期待之意是宜削其爵位放歸田野以爲有言責而不言者之戒乃罷之子中庸中誠中實中晉中啓

列傳卷第二十四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
敎修

李公遂

李公遂益州人戶部典書行儉之孫以監察糾正擢魁科授典儀注簿累遷典校副令忠穆朝歷知申事監察大夫有金用謙者性暴戾因姪宦者龍藏驟拜代言龍藏姪郭允正亦藉其勢拜大卿用謙忌之說龍藏罷之又奪龍藏所給資產允正訴監察司劾之八關會王觀樂命用謙入侍公遂奏用謙被彈不可齒朝列代言等請姑留王曰寧少一代言不欲拒諫錄事金龍起爲陰竹別監厚斂民財盜用事覺憲司鞫之龍起謂持平崔安沼曰爾昔在陰竹斂民尤甚安有以盜治盜者王命釋龍起公遂曰龍起國蠹也今釋之是勸人以盜也不聽恭愍時拜僉議評理進贊成事授行省都事辭封益山府院君紅寇既

平復拜贊成事領分司百官留守京都肅經兵亂庶事草創公遂盡心匡畫朝無廢政時補諸陵殿直命留都宰相薦之多擧親屬公遂獨不擧一人曰國家有命豈爲吾等子孫弟姪耶元廢王立德興君公遂適奉使如元至西京謁太祖原廟誓曰吾君不復位臣死不復還公遂奇后內兄也既至都后及太子遣人郊勞帝在興慶宮召見后設饌慰曰卿盡心孝吾母是吾親兄也敢不以親兄待之公遂曰周姜嫄任姒育聖基化及其中衰[illegible]后侍罪宣王以興褒妲呂武覆宗絕祀[illegible]昭然千載龜鑑本國於大朝戎臣既結兄弟大子又定甥舅魚水相得百有餘年剗令后卽周之妊姒三韓之幸也今王勤王敵愾爲國樹勳當行賞示四方以激將帥奈何逞私憾廢公義手丙申之禍實我家不戒盛滿之致然耳非王之罪也不知反咎而廢有功之主他日必爲天下笑願善奏于帝復吾王遂

姦臣后感其言然怒猶未已令公遂奉德興
東歸時國人在燕京者皆受僞官東歸公遂
獨不肯后及太子強之公遂曰老臣縱不能
以頸血濺德興之轅其忍從耶辭疾請留皇
后不敢強尋拜大常禮儀院使辭曰臣生長
荒陬不慣華語不習華禮何敢冒寵取譏況
今將帥布列于外獲功者未賞臣恐天下有
以議陛下也不允適大享宗廟公遂爲大常
卿蹈禮不違觀者敬之太子以帝命召公遂
上萬壽山廣寒殿太子問殿額仁智之義公
遂曰愛民之謂仁辨物之謂智帝王用此[illegible]
世則可致大平矣指殿金玉柱曰老人曾見
乎曰帝王發政施仁則所居屋雖朽木堅於
金石不然金玉反不如朽木也太子彈瑟來
放曲曰久不習忘之矣公遂跪曰第不忘憂
民之心耳瑟上一二調忘之何害帝在大液
池舟上太子以公遂言奏帝曰朕固知此老
賢沒外家唯此一人耳一日后問兄徹禍敗

所由公遂曰貪財聚怨鮮有免者勢激而然
非王之心也宦官朴不花密告后曰公遂但
爲其主豈念其親后由是久不召見德興至
遼陽崔濡曰李公遂在都其心莫測事或中
變悔無及矣重賂禿魯帖木兒朴不花必欲
得公遂以歸公遂知之謂書狀官林樸曰吾
既無父母又無後位亦極矣豈復有一毫顧
藉意耶當祝髮入山決不從彼也禿魯帖木
兒等入奏帝不從本國拜左政丞未幾譯語
李得春妄言德興指公遂爲右政丞乃罷之
德興既敗公遂與洪淳許綱李子松金興貴
大臣[illegible]子溫林樸等爲書納竹杖中潛遣傔
從鄭良宋元衣藍縷爲乞人狀從間道報崔
濡復謀起大兵而東願勿謂德興已敗謹備
之本國始知得春妄拜公遂領都僉議賜推
忠守義同德贊化功臣號以旌之會孛羅帖
木兒引兵入都黜丞相代其位與御史大夫
禿堅帖木兒平章老的沙言曰高麗王有功

無罪爲小人所陷盡先申理帝降詔復王位
械濡以遣公遂亦辭職東還忠義聞天下出
燕京齊化門令蒼頭吹笛曰天下之樂復有
加於此者乎中途馬困蒼頭以矢買束救飼
之公遂曰何故奪窮民食乎截縣布償之間
山站無人粟積于野從者又取飼馬公遂問
粟一束直布幾尺如其言書布兩端置粟積
中從者曰人必取去何益不如不償曰吾固
知之然必如是吾心得安既還時方修國學

公遂喜即解所賜金帶助其費辛旽當國
忌公遂名望公遂亦以盛滿自戒杜門不出
未嘗一日坐廟堂行事人頗恨之旽竟罷公
遂封益山府院君十五年卒年五十九王哀
悼命官庀葬事謚文忠公遂精明謹愼一毫
不妄取與臨事剛毅不爲形勢所窘風流閑
雅蕭然有山野之趣置別墅德水縣自稱南
村先生幅巾藜杖逍遙自適早喪母長於姊
夫金公義家既顯事公義如父姊如母公遂

遘疾親屬謂妻金氏曰盍禱于佛金曰公平
生未嘗佞佛安敢背其遺以欺耶辛禑二年
配享恭愍廟庭無子

柳淑　實

柳淑字純夫瑞州人忠惠後元年登第調安
東司錄恭愍以王弟入侍元朝淑從之居四
年忠穆即位恭愍僚佐多不守節淑獨不變
選補春秋脩撰轉三司都事棄官如元忠穆
薨耆老百官上書中書省請立恭愍命將下

淑聞母病即日請歸或止之淑曰忠臣孝子
名異實同本末則有序況事君日長事親日
短萬一不諱悔之何益遂東歸母見淑喜病
即愈尋又如元恭愍即位還國至遼陽拜淑
左副代言陞右代言左司議大夫叅典機務
然非有召未嘗詣內爲趙日新所構罷屏居
田莊王錄燕邸侍從功爲一等日新誅淑方
居母憂起復爲代言尋判典校王事皆咨訪
淑不欲昵近屢辭以疾一日使宦者再召不

至王怒下巡軍歷版圖典理判書樞密院直
學士累陞知院事錄誅奇轍功賜安社功臣
鐵券淑謂諸功臣曰功券即罪案也願相勉
保終始又曰君子不黨吾決不黨於人願諸
公同心奉王室無私黨紅賊入黃州勢甚逼
淑曰國所恃者城池與糧餉也今城未完倉
無儲將何以守遂決策南幸進樞密院使翰
林學士承旨同修國史賊平論賞將士判事
金貴抗言於淑曰黃裳金琳冒受高官貴獨
何人功大賞微淑怡然曰公不要忙因以俚
語慰之曰安知先之羨不爲後之羨也安祐
等殺摠兵官鄭世雲曰今既殺摠兵官矣柳
淑居中每出奇謀可畏也盍去之淑知之告
于王曰衆怒難犯今諸將忌臣者徒以在殿
下左右耳殿下如逐臣則臣一布衣耳誰復
置齒牙間耶於是出爲東京留守未幾召知
都僉議賜忠勤節義贊化功臣號遷評理王
以手敎賜嬖人公州倉米按廉李之泰曰王
命必由兩府而下且兵糧不可虛以與人不
奉命其人訴于王王怒罪且不測淑固執不
可王怒甚曰事皆由卿等耶目淑曰出淑趣
出王復召之淑具以之泰語白王且曰殿下
怒不已臣恐後世以爲口實王怒解置不問
他日淑謝曰臣受恩既久而無纖芥之效反
以口舌妄觸天威罪在不赦上賜黃金以慰
之且曰賞卿之言也淑以盛滿乞骸骨封瑞
寧君興王之變王避于密室聞賊相語曰何
故來遲曰殺洪彥博柳淑故遲既而諸將率
兵入討淑隨之入王曰謂卿已死不復再見
及見卿面疑其恩成聞卿之語疑始釋矣乃
拜政堂文學兼監察大夫策功爲一等又策
辛丑扈從功亦爲一等進拜僉議贊成事商
議會議都監事藝文館大提學知春秋館事
忤辛旽罷復封瑞寧君淑見王多猜忌功臣
少有全者屢乞退王不許淑告病不朝不通
賓客者數月初旽出入禁闥數構抑之及進

用作威福中傷大臣氣焰可畏每招淑淑不往旽深銜之且惡淑忠直譏毀百端王稍信之召淑執手嘆曰予倚卿亦作股肱何其衰耗乃爾卿其言志無隱唯卿所欲淑乞退田里許之將相大臣門生故吏咸餞广郊車騎塞路觀者咨嗟淑賦詩其末聯云不是忠衰誠意薄大名之下久居難人皆嘉其明哲淑既去旽勢日熾無所忌憚後王猶不忘淑稱之不已旽恐淑復用必欲加害陰求淑罪有人爲旽誦淑詩旽譖于王曰淑之乞退有隙意上知之乎曰何意邪旽曰淑以勾踐比上范蠡自比故其乞退甚懇范蠡爲勾踐將伐吳勝之取吳王妃西施載船而去曰鳥背魚腍食人之相大名之下難以久居淑以上比勾踐罪莫大焉王曰何以聞之旽曰淑將行賦詩其一聯云云此其驗也今淑在瑞州近海若效范蠡乘舟而去則必向燕都謀立德興不如早除以絕後患王問諸左右曰淑未

時作詩否有舉末聯以對者王愈疑之旽欲殺淑王重違旽意乃命杖之除名籍沒旽遂縊殺于靈光淑之屏居也聞國事異於平日未嘗不涕泗交下及禍作家人以淑平日之言送龍腦又謂不如走乃送良馬淑曰君父天也天可逃乎且死生有命固當順受亡將何之就死顏色如平時人皆爲之流涕子實與厚亦皆流竄家人收骨藁葬及旽誅王始知其然悼甚有旨雪其冤謚文僖召還實厚又命以禮葬之辛禑二年配享恭愍廟庭

實傾驍勇善騎射恭愍朝累遷禮儀摠郎錄辛丑扈從興王定亂功俱二等辛禑時拜版圖判書出爲全羅道兵馬使倭賊二十餘艘寇林州實與知益州事金密力戰却之倭又寇朗山豐堤等縣實與元帥柳濚力戰射殪三十餘人奪所掠牛馬二百餘還其主禑喜厚加賞賜倭三百餘騎又寇古阜泰山等縣使官廨實追擊之副令金玄伯舍人閔中行

戰死實退屯賊乘夜圍之士卒驚潰實僅脫身走賊遂陷合州實與戰不利賊退屯歸信寺實擊却之賊陷臨坡縣撤橋自固實潛使士卒作橋都指揮使邊安烈率兵得渡令按廉李士穎設伏橋畔賊望見逆擊之我軍敗憲司上疏曰兵馬使柳實當倭寇泰山失機致敗又不能收復全州元帥柳濚不念閫寄日玩聲色致賊乘勝肆暴及陷全州詐稱墜馬擁兵逗遛罪俱大矣然實於全州悉力擊却與濚罪似有重輕請科等治罪於是奪濚告身配海島削實奉翊以上官遠流尋釋之後以密直副使商議卒子惠剛惠和

李仁復

李仁復字克禮星山君兆年之孫生而狀貌魁偉稍長舉止如老成力學善屬文兆年每撫背曰大吾門者汝乎忠肅朝年十九登第調福州司錄選補春秋供奉忠惠時除起居舍人中元朝制科授大寧路錦州判官東還遷起居注忠穆即位以仁復中制科有名望四轉爲右副代言進密直提學命進講書筵仁復貌嚴辭氣簡重王每謂左右曰吾見李公不覺竦然累遷三司左使元授征東行省都事恭愍初趙日新作亂號令中外朝臣洶懼噤無一言王密召仁復曰事已至此何爲則可對曰人臣倡亂固有常刑況今天朝堂堂法令彰明如其猶豫臣恐累及於上王決意誅日新王素重仁復及是對益重之遂拜政堂文學兼監察大夫尋封星山君元授征東省員外郎元下詔赦誅奇氏及犯邊之罪當遣使謝王以仁復知大體守節義遣之平章事李承慶仁復諸父也言於王曰臣以李仁復爲薆王曰何謂也曰仁復平生所學經濟之術何不一陳於王乎改尚書左僕射御史大夫謂李穡曰予不才長憲臺者再三未嘗振紀綱自念瑣碎不足煩上聽大事又在廟堂不可中撓也轉參知中書政事歷判開

城府事僉議評理進賛成事賜端誠佐理功臣號王遣仁復如元謝復位時孛羅帖木兒引兵入燕京黜丞相代其位仁復入見辭簡貌重孛羅帖木兒屢目之仁復退謂從者曰就之不見所畏其斯人乎王奏授奉議大夫征東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忤辛旽罷封興安府院君尋判三司事王大設文殊會率兩府禮佛唯仁復與李穡至拜時輒出不拜二十二年以檢校侍中居父憂在京山王遣判

典校寺事林樸弔慰明年疽發背自度不起具衣冠北面稽顙若辭違之狀臨歿弟仁任勸念佛曰吾平生不佞佛今不可自欺進藥又却之謂仁任曰寧臣歿官庀葬事國家厚恩顧吾平日未有絲毫補死且有愧爲我辭焉言訖命加朝服於身而卒年六十七王悼甚素膳遣使致祭以禮葬之謚文忠仁復剛直有守闒人善雖小必喜一事失當必懟形于色然不發於口人謂口吃自言吾性褊急

恐失言以忍爲守爲文章[illegible]實撰[illegible]綴極苦叙事賦物語多譏諷嘗修閔漬編年綱目忠烈忠宣忠肅三朝實錄及古今金鏡二錄仁復密啓旽非端人他日必有變請遠之不聽及旽誅王歎其先見之明仁復惡弟仁任仁敏之爲人曰敗國亡宗者必二弟也後果敗其孫存性亦連坐辛禑元年配享忠定廟庭子向容

白文寶

白文寶字和父稷山縣人忠肅朝登第[illegible]春秋檢閱累遷右常侍恭愍初轉典理判書上書請設十科以舉士拜密直提學兵火之餘史局所藏史藁實錄僅餘數篋王在清州遣供奉郭樞移置海印寺文寶時留都與僉議祖議曰令寇亂甫定不可遽移國史駭人[illegible]聽留樞待後命後上疏言事曰國家世守東社文物禮樂有古遺風不意寇患屢作紅巾陷京乘輿南狩言之可謂痛心令當戡亂之

後民不聊生宜霈寬恩以慰遺黎且天數循環周而復始七百年為一小元積三千六百年為一大周元此皇帝王覇理亂興衰之期吾東方自檀君至今已三千六百年乃為周元之會宜遵堯舜六經之道不行功利禍福之說如是則上天純祐陰陽順時國祚延長願念睿廟置清燕寶文閣故事講究天人道德之說以明聖學且鄉曲皆正則國家可理唐鄉置大中正國初亦置事審今宜大小州郡復置事審糾察非違新羅始崇佛法民盡出家鄉驛之吏悉逃徭賦士夫有一子亦皆祝髮自今官給度牒始得出家三丁不足者並不聽初王還都權置廟主于彌陀寺設還安都監文寶與平陽伯金敬直主其事稽緩踰月王怒督之對以無典籍可稽遣史官南永仲詣海印史庫取三禮圖杜祐通典至文寶倣通典又採寢園老給事朴忠語為儀制忠不識字多出於臆計辛禑為大君就學王命文寶及田祿生鄭樞為師官至政堂文學封稷山君二十三年卒謚忠簡性廉潔正直不惑異端善屬文無子

田祿生

田祿生字孟耕潭陽人忠惠時登第補濟州司錄入為典校校勘中征東鄉試祿生嘗為整治官究治權豪忤其意以故沮之未得應舉有姜璜寶者行不潔為儕輩所斥不錄禁中題名記祿生與璜寶父昌富為隣家貧受昌富惠多請同僚錄名同僚不從祿生竟書之恭愍朝授起居舍人與諫議李穡司諫李寶林鄭樞等上書論鹽鐵別監之弊王召臺諫宰相問利害穡寶林稱疾祿生樞固執前議不變遷殿中侍御史出按全羅道奏曰自有倭寇以來一道置戍多至十八所軍將擅州郡以立威役戍卒以濟私遂使凋弊逃散及寇至更徵州郡兵謂之烟戶軍未見禦寇祇以害民不若罷諸戍令州郡謹烽燧嚴斥

候以應變如不得已當審其要害省其戍所則民力舒而軍餉節矣紅賊之亂扈駕南幸錄功爲二等累轉左常侍拜監察大夫王以公主娠彌月赦祿生與掌令李茂芳擇情不可原者復因之前此糾正宋綱與大護軍韓仲實爭路由是重房憲司有隙至是倖官尹祥爲上護軍重房嗛前事使祥譖于王王大怒將下祿生獄侍中慶千興諫乃止尋改密直提學歷大司憲政堂文學官至門下評理

賜推忠贊化輔理功臣號辛禑初諫官李詹全伯英請誅李仁任池奫禑下詹伯英獄辭連祿生及朴尚衷杖流俱道死

李存吾

李存吾字順卿慶州人姿相端潔簡重寡言早孤力學慷慨有志節年十餘與十二徒賦江漲詩云大野皆爲沒高山獨不降識者異之恭愍九年登第調水原書記選補史翰與鄭夢周朴尚衷李崇仁鄭道傳金九容金齊顏相友善講論無虛日大爲人稱賞累授監察糾正十五年爲正言辛旽當國凌僭不法無敢言者存吾奮不顧身將論之袖疏藁赴省示同列曰妖物誤國不可不去諸郎畏縮無敢應者左司議大夫鄭樞存吾姻親也謂曰兄不當如是樞從之遂上疏曰臣等伏値本月十八日於殿內設文殊會領都僉議辛旽不坐宰臣之列敢與殿下並坐間不數尺國人驚駭罔不洶洶夫禮所以辨上下定民

志苟無禮焉何以爲君臣何以爲父子何以爲國家乎聖人制禮嚴上下之分謀深而慮遠也竊見旽過蒙上恩專國政而有無君之心當初領都僉議判監察命下之日法當朝服進謝而半月不出及進闕庭膝不少屈常騎馬出入紅門與殿下並據胡床在其家宰相拜庭下皆坐待之雖崔沆金仁俊林衍之所爲亦未有如此者也昔爲沙門當置之度外不必責其無禮今爲宰相名位已定而敢

失禮毀常若此原究其由必托以師傅之名
然俞升旦高王之師鄭可臣德陵之傅臣等
未聞彼二人者敢若此也李資謙仁王之外
祖仁王謙讓欲以祖孫之禮相見畏公論而
不敢蓋君臣之分素定故也是禮也自有君
臣以來亘萬古而不易非旽與殿下之所得
私也旽是何人敢自尊若此乎洪範曰惟辟
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而有作福作威
玉食必害于家凶于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

忒是謂臣而僭上之權則有位者皆不安其
分小民化之亦踰越其常也旽作福作威又
與殿下抗禮是國有兩君也陵僭之至驕慢
成習則有位者不安其分小民踰越其常可
不畏哉宋司馬光曰紀綱不立奸雄生心然
則禮不可不嚴習不可不慎若殿下必敬此
人而民無災禍則髡其頭緇其服削其官置
之寺院而敬之必用此人而國家平康則裁
抑其權嚴上下之禮以使之民志定矣國[illegible]

綱矣且殿下以旽爲賢自旽用事以來陰陽
失時冬月而雷黃霧四塞弥旬日黑子夜赤
祲天狗墜地木氷太甚淸明之後雨雹寒風
乾文屢變山禽野獸白日飛走於城中旽之
論道燮理功臣之號果合於天地祖宗之意
乎臣等職在諫院惜殿下相非其人將取笑
於四方見譏於萬世故不得嘿嘿庶免不言
之責旣以言矣敬聽所裁疏上命代言權仲
和讀之讀未半王大怒遽命焚之召樞存吾

面責時旽與王對床存吾目旽叱之曰老僧
何得無禮如此旽惶駭不覺下床王愈怒下
巡軍獄命贊成事李春富密直副使金蘭簽
書密直李穡同知密直金達祥鞫之乃請左
右曰予畏存吾怒目也春富等問存吾曰爾
乳臭童子何能自知必有老狐陰嗾者其無
隱曰國家不以童子無知置之言官敢不言
以負國家耶時年二十五旽黨必欲殺之穡
謂春富曰二人狂妄固可罪矣然我太祖以

來五百年間未嘗殺一諫官今因令公殺諫官恐惡聲遠播且小儒之言於大人何損不如白令公勿殺春富等然之得免貶爲長沙監務國人稱之曰此正言也退卧公州之石灘旽勢益熾存吾憂憤成疾二十年疾革令左右扶起曰旽尚熾乎左右曰然還卧曰旽亡吾乃亡返席未安而卒年三十一歿三月而旽誅王思其忠贈成均大司成子來年十歲王手書諫臣存吾之子安國下政房授掌

車直長安國來少字存吾性孝友兄養吾嘗出爲賊所殺并其三奴存吾累月乃得聞即奔赴將收葬屍已成骸不可辨存吾曰吾兄異常手有六指驗之乃得以葬請于官盡獲其賊

李達衷

李達衷慶州人父倩登第官至僉議參理封月城君達衷忠肅朝登第累官成均祭酒恭愍元年拜典理判書轉監察大夫八年遷戶部尚書八關會有司設盥洗兼于僕射廳南壁樊限內外達衷與刑部尚書李挺坐廳上令撤其樊王在儀鳳樓見之大怒命繫獄左右請之止囚家奴御史臺又劾之挺嘗提調內佛堂特原之十五年王以達衷名儒擢爲密直提學時辛旽方用事達衷嘗於廣坐謂旽曰人謂相公好酒色旽不悅未幾見罷及旽伏誅作詩云天地生成品彙煩誰于洪造擅寒暄歡情浹洽藏春塢怒氣陰凝蔽日寰

雉蜃鷹鳩猶足恠龍魚鼠虎豈容言可憐老木風吹倒蘿蔦離披失所援騁恠馳妖老野狐那知有手競張弧威能假虎熊羆懾媚或爲男婦女趨黃狗蒼鷹尤所忌烏雞白馬是何辜曾聞汝死必丘首今見城東官道隅旽性畏畋犬惡射獵且縱淫常殺烏雞白馬以助陽道時人謂旽爲老狐精故云後拜雞林府尹上箋辭不允辛禑十一年以雞林君卒謚文靖性剛直不撓有鑑識嘗爲東北面都

巡問使及還我
桓祖餞于野
太祖立
桓祖後
桓祖行酒違衷立飲
太祖行酒乃跪飲
桓祖怪問之曰此子誠異人非公所及公之
家業此子必能大之因以子孫僞之所著有
所集行于世其詩文大爲李齊賢所稱賞子

十二　二十三

禶𡚸𡟤竑
偰遜　長壽

偰遜初名百遼遜回鶻人以世居偰輦河因
以偰爲氏自高祖嶽璘帖穆爾歸于元世仕
元父哲篤官至江西行省右丞遜順帝時中
進士歷翰林應奉文字宣政院斷事官還爲
端本堂正字授皇太子經爲丞相哈麻所忌
出守單州居父憂寓居大寧紅賊逼大寧恭
愍七年避兵東來王之在元也侍從皇太子

于端本堂與遜有舊由是待之甚厚賜第封
高昌伯改封富原侯賜田富原九年卒所著
有近思齋逸藁行于世子長壽延壽福壽慶
壽眉壽
長壽字天民恭愍時以慶順府舍人居父憂
王以色目人特命脫衰赴試遂登第官累判
典農寺事上書曰臣本羈旅賤愚於世無補
謬荷深仁嘗守晉陽周歲之間頗知民瘼倭
寇防戍最爲緊急竊計賊船出没無有定時

十二　二十四

民庶安危朝夕靡測而沿海防戍雖有其名
無益於事盖鎭戍兵卒悉皆烏合之衆素無
敎錬之嚴器械甲冑未爲堅利又無營壘以
爲保障不過草屋薪籬僅庇風雨而已故一
有寇至則望風奔潰雖使頗牧爲將亦不能
號令之也其防戍之處遠者相去五六十里
近者不下二三十里賊可由此入寇而濱海
郡縣村落之民或聚或寄四散而居彼賊多
則千百成群小則什伍爲隊妖謀詭計言所

雖窮清明之晝則尚可覘其來蹤[illegible]其多少
以爲警備昏晦之夜則[illegible][illegible]遠故往往出
我不意肆其陸梁[illegible]則虛張聲勢指西向東
使我兵勢互分潛爲[illegible]擄或亦防戍而直趨
居民或搶居民而先[illegible]防戍少則預遣間諜
伺其富實之家潛爲剽劫比官兵得知而追
逐賊已飽載而遁追於是加發男丁則民已
殘而盜已去及其故還則民才去而盜復來
故民無得息之時兵無可用之勢至若清野

卷[illegible]十二　二十五

之策其弊尤深大[illegible]濱海之地頗多膏腴[illegible]
小民各懷其土[illegible]欲利之反以爲害之且[illegible]
遠之處田亦有限而土著之民恃以爲生者
使養客戶則彼亦凋廢由是被遷之民懷怨
而流移深陸之民受缺而失業此臣所以痛
心切齒於平昔者也且入保之令始則限以
一息程途今賊之所至往往過六七十里以
是載之雖百里亦無益也臣愚以爲沿海百
里之間刷已徙及見在之民方三十里或五

十里膏腴可耕之地擇形勢平易有薪水處
計戶數衆寡築城堡以二三百家爲率設官
守以居之俾接屋連墻僅容其衆除屋舍外
止留穀場其園圃俱於城外給之凡城塹高
深上設樓櫓門置釣橋其餘守具隨宜布置
城壁之間多掘品字小坑樹鹿角以遏往來
嚴更鼓謹烽烟及耕耘之時則遠者不過二
十餘里晨出暮入往來無難禾熟則隨刈隨
輸毋使稽緩設有賊至則少壯登城老弱供

卷[illegible]十二　二十六

食分方面以堅拒守之志通烽燧以招隣救
之兵隣城有急擇精騎以赴之其知而不[illegible]
赴救者罪及所管之官夫賊之往來恃潮水
爲期非欲攻城略地以謀久長特以寇抄爲
心而已既無所得勢必還退於是乘釁以襲
之多方以誤之使其勇無所施衆無所用掠
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受敵之憂退有
首尾衝決之患以我之逸待彼之勞則不戰
而屈人兵盜可制而民可息矣若循習故[illegible]

徒設防戍之虛文則所謂揖讓歎楚從容拯
溺蕪益於事取侮於人也至若兩江京師之
層齒陽川貢賦之會同亦不可不慮也臣之
所言於事似難以臣愚料之始難而後當易
也下都堂議竟不行辛禑時拜知密直事再
轉政堂文學賷禑遜位表如京師我
太祖定策立恭讓長壽恭謀議王賜中興功
臣鐵券封忠義君下敎褒奬曰迺者僞主辛
禑頑兇狂悖傷敗彝倫妄興師旅潛圖猾夏
尚賴祖宗之靈啓迪於上忠義之臣憤激王
下擧義旋師當此之時人情恟懼國論紛紜
卿入覲天庭敷奏詳明
天子嘉之授以丁寧之訓卿乃常懷匡復之
心以待事機之變乃與侍中
李太祖舊諱等上奏
天子之命下徇臣民之情推戴寡躬剗除異
姓使九廟之主有所依歸三韓之人得以永
賴肆命有司追贈三代宥及永世立閣圖形

勒碑紀績錫之奴婢土田又賜銀錠馬匹進
贊成事賜定亂功臣號遷判三司事憲府劾
附鄭夢周罷之復上疏請除名遠流王不得
已從之自此以後入 本朝

韓復

韓復元朝人本名拜住順帝至正元年擢進
士第一名官至樞密院副使恭愍十九年我
太祖擊兀剌山城城降鬨壞垣中有哭聲使
人視之有人裸立掩泣執以問乃曰我元朝
壯元拜住也貴國李仁復吾同年也
太祖聞其語即解衣衣之與馬騎之遂與俱
來王厚加待遇拜判司農寺事賜姓名韓復
王欲幸籍田先命辛旽往觀之復初欲徒
見旽以女樂自隨惡其僭乃止復事
太祖甚謹又與仁復李穡相從唱和擧子多
以程文取正累遷至大匡西原君進賢館大
提學

李茂方

李茂方字釋之光陽人忠穆時登第補典校校勘恭愍初出知淳昌郡有求土物於郡者茂方解所佩筆鞘及帶與吏曰朋友私請不可以公物應之以此易所求與之請者愧而去後爲獻納時金鏞執國柄屢求見茂方辭不往鏞曰朝官無不求見我茂方獨不來吾親往亦不來簡我也轉掌令國制陵隧必使執義署封世謂封陵者多不達及封正陵執義洪原拮惑於拘忌規避之茂方代署惟謹

王嘉之曰掌令清白忠直寡人所知達與不達不在我乎原拮懼遂祝髮避嫌居母憂起復判典校寺事固辭不允遷民部尚書改司憲府大司憲賜推忠佐命功臣號陞密直學士王以旱命茂方禱雨于康安殿茂方爇臂以禱王聞之曰愛民如是可爲首相尋出爲雞林府尹初府大饑及茂方至適歲稔茂方因民之便販魚鹽置義倉以備賑貸崔瑩巡審六道法甚峻守令多貶黜者至雞林境內肅然瑩大喜召判開城府事加賜礪節功臣號王以茂方清寒賜米五十碩茂方以爲大臣不可虛受賜不受拜政堂文學王每稱政堂國耳忘家不畏權勢雖古人無以過之辛禑立開書筵以茂方爲師傅所畜鴿在禁中禑常愛玩茂方講旅獒篇進講仍言鴿亦珍禽也願勿畜禑乃命左右去之茂方嘗責侍中慶復興不籍韓方信盧稹家財竟罷封光陽君俄拜門下評理辛昌立拜檢校門下

侍中恭讓宴群臣茂方侍宴年八十一上壽起舞風儀可觀王稱嘆賜推忠礪節贊化功臣號入　本朝封光陽府院君卒謚文簡以禮葬之

鄭習仁

鄭習仁字顯叔草溪人有志氣使酒敢言忠肅朝登第補成均學官出知榮州將視事吏以故事請詣消災圖焚香習仁曰人臣不蹈非彝災何由生若其無妄順受而已命吏撤

去州有塔名曰無信習仁曰異哉惡木不息
盜泉不飲惡其名也烏有巍然其形爲一邑
所瞻視而以無信表之耆命刻曰夷之用其
覲修賓館率吏閱而怒繫雞林獄閱數月移
繫典法困苦之吏必欲置死地廷臣憐之營
救得免廢爲庶人令就州復構其塔吏誅起
知密州又知密城所至抑豪強禁淫祀率稱
特授典校令日本來聘命習仁報聘日本使
例者也聞習仁名乃曰斥佛者吾輩所不與

請易之不果行習仁居父母憂皆廬墓終制
治喪一用朱子家禮恭讓即位除右散騎常
侍王將幸南京遷都日官洞吉日王以其日
不利於妃欲緩其期將由逈路入都習仁與
左散騎陳義貴言其不可王不悅謂習仁曰
女非宰相所薦我自用之毋多言習仁囁嚅
而退尋以不署尹龜澤告身流于外語在金
宗衍傳子畯

河允源

河允源晉州人父楫贊成事致仕封晉川君
卒子僧元珪火葬謚元正允源忠惠末登第
補典校校勘恭愍朝以典理摠郎從諸將克
復京城策功爲二等嘗出按慶尚西海楊廣
交州四道牧原尚二州所至有聲績卒吏用
事允源不諂附卒禑初擢拜大司憲封晉山
君書知非誤斷皇天降罰八字於柱每赴臺
必掛之然後視事居母憂廬墓禑下書徵之
曰三年行喪雖古今之通制百日即吉因時
勢以從宜可移孝以爲忠其抑哀而赴
禾至卒子有宗自宗啓宗

朴尚衷

朴尚衷字誠夫羅州潘南縣人恭愍朝登第
累遷禮曹正郎凡享祀禮儀司恙掌之舊無
文簿屢致錯誤尚衷參證古禮序次條貫分
寫之以爲祀典後之繼是任者得有所據丁
母憂授典校令時士大夫服父母喪百日即除
尚衷欲終三年不得遂就職然不食肉終制

辛禑初金義殺　朝廷使臣奔北元及義從
者來李仁任安師琦待之厚尚衷上䟽曰金
義殺使之罪在所當問宰相待其從者甚厚
是師琦嗾義殺使其迹已見今若不正其罪
社稷之禍自此始矣太后下其䟽都堂斬師
琦梟首于市仁任等又與宗親耆老百官連
名爲書將呈北元中書省獨尚衷與林樸鄭
道傳等以爲先王既決策事南今不當事北
不署名尋判典校寺事北元使來尚衷又上
䟽請却之曰臣備員侍從有年矣侍從而[illegible]
言古之制也比來事之可言者不爲少而臣
不敢言豈職非諫諍而侵官爲慮乎又豈欲
名爲嫌而含默者乎今者大開言路宰相[illegible]
執事無不得言者蓋欲聞便民之策也臣愚
以爲便民之策多矣而國之大勢有不安則
雖欲便民不可得矣當今之務正所謂厝火
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謂之安者
也有識之士孰不痛心先王初薨未葬

大明使臣猶在境而遽興事北之議使人心
疑惑者何人擅殺定遼衛所遣人者何人倡
議害使定遼軍人之欲迎使臣者遁去而不
恤者何人先王所命護送使臣者不惟金義
而大臣受先王命至安州自還者何人欲以
西北軍擊定遼衛者何人殺金義之舍以滅
口而所謂擅殺人生事者及叛賊毋黨置而
不問者何哉義叛逾月而不欲達之朝廷何
哉崔源之奉使果皆出於大臣之意乎今又
聞北方使人與金義同叛者偕來叛賊而自
回其謂已有罪而本國不問乎然則義之叛
其必有使之然者此乃危急存亡之一大機
也事勢如此雖至愚者且知其利害是非之
所在今之言者略不及此畏禍之甚者也以
理而言則惠迪吉從逆凶以勢而言則南強
北弱人之所共知者也夫棄信而從逆天下
之不義也背強而向弱今日之非計也爲臣
子而叛先王事大之意至使殺天子之使而

奪其馬罪惡孰甚焉而一二臣心懷不忠規
賣國以自利欲以其罪惡嫁禍於國家必欲
使宗社殄滅生民糜爛而後已可不痛哉事
勢至此而殿下不與二三大臣之忠直者早
辨而處之則將如宗社何將如生民何且夫
趨利避害好生惡死人之同情也臣豈病風
者哉今乃自納於不測之誅而敢言者忠憤
之至不恤其蹈害况於近名乎况於侵官乎
儻殿下曲察臣言有以處之使宗社安生民

永賴則臣之一身萬死無恨矣復上疏曰小
之事大免於罪責斯可矣今有不免之大罪
四以臣之愚尚能知之豈以大臣而不知乎
然一有恐見詰之心而不顧義理則凡可以
避患者無不爲之故心有所蔽雖有過人之
知反不如愚者之見臣請數其罪以陳免之
之術可守委曲從順服事
大明者先王之志也先王晏駕之日遂倡事
北之議爲臣子而反君父使殿下得罪於上

國此其罪一也吳季南之鎮北也擅殺定遼
人遣言以駭其軍乃掩護其罪黨惡招禍以
危國家其罪二也金義殺使奪進獻馬以叛
天下之大惡人人之所願誅者也今義之同
叛者來不即究問使其罪延及國家雖至滅
宗社殄生民而不恤其罪三也義叛逾月而
不肯聞于朝廷又於崔源之行敢違王命使
不出境因循累月使大國愈疑其罪四也四
罪而有其一足以爲戮况有此四罪而不能

罪之欲同受其禍何哉殿下誠能與大臣之
忠直者議而辨之則其罪必有所歸矣旣得
其罪人則繫囚之使大臣奉表達之
天子以待其察則聰明之下安有不辨之理
乎宗社生民之安危在此一擧一失此機噬
臍何及諫官李詹全伯英亦疏論仁任之罪
下詹等獄鞫之尚衷辭連遠獄杖流道死年
四十四性沈默寡言慷慨有大志博該經史
善屬文燕居但觀書言不及產業兼通星命

卜人吉凶多中居家孝友莅官勤謹視人不
義富貴幾如也嘗寄詩代言林樸云忠臣義
士世相傳宗社生靈五百年那料奸人能賣
國坐令逆黨得安眠樸不答專事撲樓子昔

朴宜中

朴宜中字子虛初名實密城人父仁杞版圖
摠郎宜中恭愍朝擢魁科授典儀直長累轉
獻納司藝辛禑時除門下舍人陞左司議大
夫與鄭蘉上疏曰近日臺諫所申數事允合

公論而殿下未盡俞允竊恐衰[illegible]言之
書曰明王奉若天道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
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是以古之人君無
輕民事而惟難無安厥位而惟危怵惕惟厲
中夜以興坐以待旦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
暇食用咸和萬民奚暇為逸豫哉我國家自
祖聖創業已來列聖相承持盈守成殿下以
明睿之資幼沖嗣位亦克持守九年于玆比
年以來倭賊日熾深入為寇殺掠天民焚毀

廬舍州郡凋弊田野荒蕪加之水旱饑饉荐
臻而餓殍相望倉廩虛耗而用度不足又草
賊竊發私相屠戮人民離散父子不保禍亂
之極莫此為甚竊惟上國不許通好屯兵近
境窺伺釁隙又況天災人妖地怪與夫鳥獸
泉魚之異疊見譴告一國人民大小戰慄罔
不憂懼殿下誠宜兢兢業業無敢逸豫廣延
衆論以圖治安以消變異不可一日之或怠
一事之或忽況可為不急之務縱耳目之娛

恣心志之欲而盤樂怠傲哉昔在有夏太康
尸位以逸豫滅厥德厥弟五人述大禹之戒
以作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
嗜音峻宇雕墻有一於此靡或不亡大禹之
訓如是其嚴而太康乃盤遊無度罔有悛心
卒以不保商之太甲欲敗度縱敗禮伊尹訓
之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
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
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玆三

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
身國必亡大甲以是爲戒而克終允德爲商
之令主夫大甲大康之所以有聞者顧訓之
行與不行耳先儒謂以此二訓揭之座隅銘
之楹席若古聖人儼臨乎前則保國之金湯
全生之藥石也伏望殿下以大甲爲法大康
爲戒日以二訓三省于身輟酒色歌舞之樂
絕鷹犬遊畋之戲無侮聖言無逆忠直無邇
耆德無比頑童崇素儉戒逸豫遠讒聽諫任

賢去邪夙夜孜孜小心翼翼常以敬天勤民
爲務則可以答上天立君之意可以勝祖考
付托之重可以慰臣民期望之心而盈成之
業可永保矣不報還成均大司成拜密直提
學如京師請還鐵嶺迤北自恭愍朝奉使者
多費金銀土產市彩帛輕貨雖有識者迫於
權貴所托私裝居貢獻十分之九中國以爲
高麗人假事大貪貿易來耳及林廉用事其
獘尤甚宜中不費一物遼東護送鎮撫徐顯

深嘉宜中傾囊示之辭所著紵衣與之顯
其清白以告禮部官
天子引見待之有加顯出語人曰與宰相而
下吾所見高麗使臣多矣至尊禮待未有如
朴宰相者帝又命禮部官享宜中于會同館
坐之前元平章院使上遂請鐵嶺立衛之議
時張子溫死於錦衣衛其從行二人尚未東
還帝附宜中還之行數日遼東以崔瑩舉兵
聞宜中到遼海從者恐爲遼東所執中路皆

逃宜中單騎到遼東略無懼色辛昌立賜推
誠補祚功臣號恭讓時爲同知經筵一日王
御經筵謂侍講官曰予年齒已暮雖讀聖經
恐無益也宜中曰昔晉平公謂師曠曰吾年
已七十七欲學恐年老矣師曠曰何不炳燭
乎平公曰安有爲人臣而戲其君者乎師曠
曰盲臣安敢戲其君乎吾聞之少而好學如
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
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公然之

令殿下春秋尚富學未晩也王嘉納書雲觀
上䟽曰道詵密記有地理衰旺之說宜幸漢
陽以休松都地德王謂宜中曰卿以遷都爲
何如對曰古昔人君以讖緯術數保其國家
臣未之聞况今下民多疑有書來自上國則
曰必有事西北界有報牒急騎則曰天兵將
至禁宮門闌入則曰是必有以也民心既如
是又動衆以遷則下民尤惑矣供億之費擾
擾之弊不可勝言書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
人主罔與成厥功願殿下察焉王曰吾非不
知其弊陰陽之說豈盡誣也不聽尋拜藝文
館提學兼成均大司成入 本朝爲檢校參
贊議政府事卒年六十七天資明敏學問篤
實廉清慷慨夷險一節爲文章精深典雅子
景賁景武景文

趙云仡

趙云仡漢陽府豐壤縣人恭愍六年登第調
安東書記累轉閤門舍人十年授刑部員外
郎紅賊之亂從王南幸錄功爲二等明年遷
國子直講歷全羅西海楊廣三道按廉使其
在全羅評理廉之琥妻兄與其黨盜太山人
金彥龍馬云仡按驗具服徵布殺爲首者會
金允琯代云仡聽之琥屬反徵彥龍布五百
匹還之令吏將獄辭押彥龍及盜詣法司辨
之盜中路竊獄辭亡匿之琥家彥龍跡而得
之告憲司憲司劾之琥以宰相庇盜捕之之
琥逃杖允琯除名二十三年以典法摠郎辭
職居尚州露陰山下自號石磵棲霞翁佯狂
自晦出入必騎牛著騎牛圖贊石磵歌以見
意與慈恩僧宗林爲方外交超然有世外之
想辛禑三年起授左諫議大夫與同列上䟽
曰自古人君未有不由學而能治天下國家
者也爲學之要無他讀書窮理誠意正心而
已是以先考聖王置講官侍學使之講明道
學蒙以養正其慮深矣近來書筵講學或作
或輟臣等竊爲殿下惜也願奉先考之遺訓

復設書筵俾正直之士日近左右萬機之暇
講習經史樂聞善道涵養德性以臻至理尋
轉判典校寺事六年乞退居廣州古垣江村
董管板橋沙平兩院自稱院主敝衣草屨與
役徒同其勞過者不知爲達官也十四年復
起爲典理判書遷密直提學時議按廉秩卑
不能舉職選兩府有威望者爲都觀察黜陟
使授教書鈇鉞以遣云仡爲西海道都觀察
使將行上書曰臣聞芳餌之下必有巨魚重
賞之下必有良將又曰行虛惠而受實禍斯
言至矣凡爲國者當家給人足內外無患之
時猶且思危況我本朝水近倭島陸連胡地
不可不虞國界自西海至楊廣全羅至慶尚
海道幾二千餘里有水中可居之洲曰大青
小青喬桐江華珍島絕影南海巨濟等大島
二十小島不可勝數皆有沃壤魚鹽之利今
廢而不資爲可嘆已宜於五軍將帥八道軍
官各給虎符金牌其千戶百戶授以牌面仍

以大小海島爲其食邑傳諸子孫則不惟將
帥一身之富子孫萬世衣食有餘矣人人誰
不各自爲戰爭人人各自爲戰則戰艦自備
兵糧自費而爲遊兵因出其不意擊之則賊
不敢窺覦民得以富庶烟火相望雞犬相聞
民獲魚鹽之利國無漕轉之虞祖宗土地復
全於今日矣願與大臣洽議施行禑下其書
都堂云仡觀察州郡頓綱振紀抑強扶弱有
犯法者毫髮不貸部內大治辛昌元年召拜
簽書密直司事俄陞同知恭讓二年出爲雞
林府尹入　本朝授江陵大都護府使尋以
病辭歸于廣州別墅又拜檢校政堂文學檢
校例受祿云仡辭不受爲人立志奇古跌宕
瑰偉徑情直行不肯隨時俯仰將終自述墓
誌曰趙云仡本豐壤人高麗太祖臣平章事
趙孟三十代孫恭愍代興安君李仁復門下
登科歷仕中外佩印五州觀風四道雖大無
聲績亦無塵陋年七十三病終廣州古垣城

無後以日月爲珠璣以清風明月爲蓋而葬予古楊州峩塞山南摩訶耶孔子杏壇上釋迦雙樹下古今聖賢豈有獨存哉咄咄人生事畢

列傳卷第二十五